

淨
土
聖
賢
錄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淨土聖賢錄排印流通序

淨土法門。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天姿聰明者。每以事簡易而理庸常。遂致不加詳審。不但自不修習。且復發爲議論。阻止破斥他人之修持。以顯己之高明。此正所謂徧觀六合而不見眇毛。盡知諸法而不識自己之世智辯聰。自視爲宗教皆通。佛稱爲可憐憫者。不思華嚴歸宗。在于求生淨土。文殊普賢。通皆發願往生。此其人爲何如人。此其事爲何如事。吾儕縱稍明教義。而煩惑未斷。生死未了。一經再生之變。能不迷失乎哉。坏器未燒。經雨則化。此如來特開淨土法門。俾上聖下凡。同于現生。直出生死之所以也。况彼二大士。久已成佛。示居等覺。以身率物。發願求生。我何人斯。敢與彼抗。如是詳審。定必幡然改圖。遵如來普度聖凡之教。隨文殊普賢馬鳴龍樹遠公智者善導永明等諸大菩薩祖師之班。一致進行。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作究竟大丈夫。誰肯以此大利益。甘讓他人。而自己安住三界火宅。常受焦灼也。

哉。自大法東來。親證三昧。現生得道而往生者。與具足煩惑。仗佛慈力。得以帶業往生者。何可勝數。清乾隆間。彭際清居士。飭其姪希涑。輯錄往生淨土諸傳。首彌陀。以示立此法門之教主。次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以示闡此法門之聖衆。次往生比丘。僧尼。王臣。士庶。女人。物類。以示往生淨土之四衆。共五百餘人。名曰淨土聖賢錄。是爲初編。其間若聖若凡。若智若愚。同入如來大誓願海。以漸證夫常寂光樂。觀此知淨土法門。猶如大海。普納衆流。亦如太虛。徧含萬象。盡法界衆生。無一人不攝其中。盡法界諸法。皆由此得其實際。以其爲如來一代時教之特別法門。三世諸佛之總持要道故也。至道光末。蓮歸居士胡珽。輯乾隆後之往生者。得百數十人。名爲淨土聖賢錄續編。咸同之際。兵劫瀾漫。提倡者少。稍形寂寥。近來世道人心。愈趨愈下。凡具通方眼。存救世心者。莫不提倡因果報應。信願念佛之法。具正知見者。無不靡然風從。故數十年來。又輯二百餘人。名爲淨土聖賢錄三編。此稿乃德森師所輯。今已排竣。故爲敘其緣起。在昔無輪船。火車。郵局。報館。雖地鄰疆址。每各不相知。故古之

法道大興。而所記往生者。千數百年。祇數百人耳。一以記錄缺乏。一以古書散佚。若如今之各事便利。雖數十萬。亦不爲多。閱者切不可以古論今。謂爲未必皆實。亦不得以今論古。謂爲法未大興。試思善導在長安。少康在新定。念佛之聲。盈于道路。其往生者。當不止百千萬億。今則千里之遙。朝發夕至。加以郵電報紙。故雖數千里外。悉可卽知。然猶多有未記者。使一一記之。真不勝其多也。願舉世之人。各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爲基址。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修持。則生爲聖賢徒侶。沒入如來封疆。其爲利益。非佛莫知。普願見聞。各各勉旃。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仲夏。常慙愧僧釋印光謹撰。

淨土聖賢錄原序

至哉淨土之教。其諸聖人所由以踐形者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知形色之爲天性。則不容離土以言心。知天性之爲形色。則不容外心以求土。離土以言心。是以天性爲有外也。其所謂心。一介然者而已矣。外心以求土。是以形色爲有外也。其所謂土。

一塊然者而已矣。是皆不明乎踐形之說者也。華嚴圓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普賢偈曰。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此踐形之極則也。又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剎。此踐形之正軌也。或以毗盧遮那。徧一切處。何得徧指西方。有乖全體。曾不知華藏海中。一塵一毛。具足十方無邊器界。極樂莊嚴。亦復如是。然則但見阿彌陀一佛。卽已徧見十方諸佛。但生西方極樂一土。卽已徧歷十方佛土。何以故。卽一卽多。無二無差別故。唯此法門。我釋迦世尊。金口所宣。十方恆河沙諸佛所共讚。諸大菩薩流通護持。轉轉無盡。自大教東來。單傳直指外。以念佛得度者。若緇若白。未易悉數。際清素服儒風。兼修淨行。常欲蒼萃舊聞。用資警策。而日力倉卒。因循至今。會兄子希涑。初發信心。願成此錄。以堅向往。因爲標指體要。載稽經論。次支那著述。續以耳目所及。斟酌損益。勒成一編。名之曰淨土聖賢錄。庶幾見聞隨喜。得預法流。一念歸誠。同登彼岸。豈不善哉。詩有之。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夫淨土亦聖賢之邱隅也。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得所止矣。而下

學之功莫先於知止。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經云：彼國常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心耶、土耶、形色耶、天性耶，直下知歸，絕諸戲論。蓮華種子，只在當人。覽是錄者，其諸有樂於踐形之說矣乎。踐形者，往生之謂也。乾隆四十八年孟春之月，淨業學人彭際清撰。

淨土聖賢錄發凡

一、凡錄往生者，祇載支那著述。至經論所明淨教緣起，多從闕略。譬之治河，不由積石導江，不自岷山，既昧其原，其流將壅。茲首標教主，著所宗也。次觀音勢至，明有輔也。普賢文殊，左右遮那，而同讚西方，同揚淨業，故知十方諸大菩薩，莫不以淨土爲歸矣。至如西天諸祖，及諸論師，卽不盡著往生之驗，而既登果地，豈局東西。凡諸議論，有關斯教者，亦並著之。廣資勸誘云爾。

一、華嚴入法界品，如德雲比丘，解脫長者，鞞瑟胝羅居士，俱不離念佛而入解脫門。

乃至一念之頃。現無邊刹土。見無量諸佛。斯唯達自心原。窮諸行海。方能親證。如斯三昧。修淨業人。決當剗心頂受。然事屬通途。不專一刹。理周沙界。匪局西方。儻濫入此編。恐有乖全例。故概略其文。獨標其義如此。

一。歷代高僧傳。佛祖統紀。佛祖通載。諸書。但載諸師事蹟。而議論激揚。概從簡棄。雲棲往生集。又唯標事驗。行實罕詳。遂可合張李爲一身。溷淄澠而同味。覽未及終。倦而思臥者多矣。茲則該羅細行。圓具全身。綜貫千章。獨標警策。如智者十疑論。紫閣寶王論。永明萬善同歸。虎溪蓮宗寶鑑。天如或問。鄞江直指。西齋淨土詩。雲棲法策。截流警語。以及方內諸公種種論述。網全帙而難周。掇片言而奚欠。用代適人之詔。宛同天鼓之鳴。願諸仁者。敬而聽之。

一。向之錄往生者。必著事驗。事驗無聞。遂多闕漏。雖然。不覩其形。願察其影。但自淨心。往生何待。首楞嚴經云。若飛心中兼福兼慧。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故知紫閣天衣。中峯天如。妙叶空谷。憨山諸尊。宿及陳瑩中。馮濟川。諸前

輩。密因有在。正果非虛。撒手便行。不移跬步。何待臨終十念。始能決定往生。不宜逐迹而求。轉乖教理。

一。往生集。曲爲時宜。唯以吉祥善逝爲高。其捐軀舍命者。概不錄。雖慮出萬全。而事難一概。普賢行願品言。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六度經中。廣明斯事。故如此錄。靜藹爲法捐軀。常愍忘身濟物。悲心深廣。淨願堅牢。載覽遺言。猶懷悚厲。他如善導。志通文輦。慧誠超城。諸公速捨報身。求生淨土。神明安定。不震不撓。是則以普賢願王。回向彌陀法界。憑茲猛烈。不退菩提。如斯榜樣。祇應隨學。詎可輕排。然則魔可毋慮乎。曰。魔之與佛。只在一心。但辦正因。決成正果。了知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當捨身時。如遺迹。委蛻等。誰爲能捨。誰爲所捨。然則刀山火聚。悉是道場。寶樹華池。不離當處。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夫何遠之有。如其三昧未成。我執未化。祇因欣厭之情。激成取捨之行。竊恐痛苦所逼。煩惱轉強。九品難期。波旬得便。雲棲所慮。良在於斯。末法行人。切宜自審。

一。從上諸家紀述。繁簡不齊。雅俗並奏。不經甄別。難免淆訛。茲斟酌舊文。參稽往牒。加之潤飾。就我準繩。要於本旨。初無乖刺。仍各注原書。以明左證。

一。淨土諸書。標指古德。概以師稱。而高僧傳。則凡屬二名。但舉一字。此錄前有佛菩薩。後有宰官居士。若不書名。頗難合轍。故於出家二衆。準高僧傳。但書一字。其在家者。準前史例。仍書二名。

一。往生集載周續之臨終見佛。合掌而逝。考諸前史。及東林傳。都無此文。當屬後人和會。又載白樂天。蘇子瞻。張天覺。三人。謂據因考果。當生西方。夫白公雖有繪圖

迴向之誠。而平生信樂。多在兜率。集中文句。確然可徵。

集中畫彌勒上生幀記。次畫西方幀記之後。並題兜

成五年三月。或謂白先勸兜率。後歸安養者。非也。

子瞻臥病時。向徑山長老口占偈言。灑然解脫。洵爲希

有。至語及西方。則曰西方不無。然箇裏著力不得。夫修淨業者。必具三心。所謂深心。至誠心。迴向發願心。乃至臨終十念。未有不由著力而得者。至云著力不得。則三心未具。難保往生。無盡居士。深入法源。眼空四海。今所錄發願文。有類童蒙。頗

同寒乞。與他所傳文字不類。亦未可信。故并刪之。

一居士傳善女人傳所錄諸賢必徵素行。苟有瑕疵。概從簡斥。茲則但以末後爲憑。不論既往之失。故如雄俊。惟恭之輩。鍾馗。善和之徒。既登末品。便預聖流。其他概可知矣。是知彌陀願力。極樂莊嚴。如大海不拒夫百川。杲日不遺於一孔。但肯回心。都無棄物。凡屬有情。普應信受。

右鄙見數條。當是錄草創之始。卽口授希涑。每一篇成。輒爲隨手勘定。全帙既具。大旨無乖。復筆之簡端。以告來者。淨業學人彭際清記。

淨土聖賢錄偈

淨業弟子彭希涑述

大哉衆生心。微妙難思議。究竟如虛空。無一法可得。普能作佛事。
成熟菩提果。一念不自覺。迷妄起空華。由諸業力持。建立十方土。
衆生於其中。顛倒靡已時。百萬有八千。亂想無根緒。七趣如輪轉。
了達唯一心。心心互周徧。刹刹分勝劣。或淨寶莊嚴。或瓦礫穢聚。

或照曜明朗。或無日月光。或菩薩住處。安隱壽無量。或是雜生居。
苦多而樂少。或餓鬼充滿。幽魄長叫喚。或純現地獄。碾磑受苦楚。
諸佛普住持。隨所宜說法。彌陀大願王。發心取淨土。成就安樂刹。
十方莫能比。備諸珍寶性。有情所愛樂。正覺華化生。聞法悟無上。
他方諸衆生。起心信慕者。佛力悉加護。命終得往生。嗟彼無智人。
聞言盡狂惑。不知是淨土。我心所畢具。凡夫一念間。諸佛悉炳現。
香水無邊刹。光明互徧滿。念佛便見佛。求生便往生。如取自家珍。
東西非罣礙。良哉諸上人。善能了實相。知諸法如夢。而不趨寂滅。
隨順修多羅。嚴淨佛國土。我今普歸依。讚歎并隨喜。乃至誠心。
深心迴向心。願捨此堪忍。疾生清淨域。佛力不可說。心力不可說。
轉彼穢濁居。悉作蓮華藏。我今說偈已。頂禮諸賢聖。願舒白毫光。
攝盡微塵衆。華開彈指頃。畢入菩提場。

淨土聖賢錄初編目次上冊 ○全部有切編・續編・三編。初編分上冊・中冊・續編作下冊上・二編作下冊下。洋裝下冊雖分・仍釘爲一。共祇三冊。本裝下冊須釘爲二。故共四冊。各册目次・統繫於此。

卷一 淨土教主第一 本裝一至五頁 ○ 一人
洋裝一至十號 ○ 一人

阿彌陀佛

闡教聖衆第二 本裝五至十六頁 ○ 聖衆
洋裝十至三一號 ○ 九人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普賢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祈婆迦尊者

馬鳴尊者 龍樹尊者 天親論師 覺明妙行菩薩

卷二 往生比丘第三之一 本裝十六至三十八頁 ○ 正傳七十五人
洋裝三一至七六號 ○ 附傳十六人

晉慧遠 蓮宗初祖 影持 晉慧永 晉僧顯 晉慧虔 晉僧濟 晉慧恭 僧光 慧蘭

晉曇恆 宋道敬 宋曇順 宋佛馱跋陀羅 宋道昞 宋僧叡

宋曇詵 宋慧崇 宋曇鑑 道海・惠龍・惠恭・曇私・道廣・道九 宋慧通 齊曇宏 齊慧進

齊法琳 齊僧柔 齊慧敬 梁道珍 魏曇鸞 北齊慧光 北齊道憑

北周慧命 音法 北周靜藹 隋曇延 隋道喩 隋智舜 隋登法師 隋智顓

隋慧成 隋慧命 隋慧海 隋智通 隋真慧 隋法智 隋法喜

隋壽洪 隋二沙彌 唐善胃 唐道傑 樊 結 唐灌頂 唐僧藏 唐道昂

唐智琰 唐等觀 唐道綽 道 協 唐僧銜 啓芳 果 唐普明 唐德美 唐慧滿

唐神素 唐明瞻 唐元會 唐慧璿 唐明溶 唐善導蓮宗二祖 唐懷感

唐法祥 唐寶相 唐功迴 唐惟岸小童子 唐法持 唐懷玉 唐慧日

唐常愍從遊弟子 唐法善 唐神皓 唐道光 唐飛錫 唐齊翰 唐自覺

卷三 往生比邱第三之二本裝三十九至六十頁 洋裝七七至百二十號 ○正傳五十一人 附傳八人

唐承遠蓮宗三祖 唐法照蓮宗四祖 唐少康蓮宗五祖 唐辯才 唐善道 唐智欽 唐知玄

唐端甫 唐雄俊 唐惟恭 唐大行 石晉志通 後周可止 宋紹巖

宋守眞 宋延壽蓮宗六祖 宋晤恩備文 宋文輦 宋義通 宋有基 宋省常蓮宗七祖

宋知禮 宋遵式 宋義懷 宋本如 宋仁岳 宋處謙 宋慧才

宋靈照 宋思義 宋宗蹟師母 宋元淨 宋從雅 宋可久勸公·徐道姑·孫十二郎

宋擇瑛 宋宗本 宋有嚴 宋妙生 宋曇異 宋善本 宋宗坦

宋中立 宋元照 宋法宗 宋了然與成·有空 宋智仙 宋智深 宋思照

宋若愚則章 宋仲閔 宋介然

卷四 往生比邱第三之三本裝六十至七十八頁 洋裝百二十至百五十五號 ○正傳六十四人 附傳二人

宋齊玉 宋蘊齊 宋道言 宋元肇 宋思淨 宋如湛 宋宗利

宋道琛 宋子元 宋妙雲 宋晞顏 宋道因 宋有朋 宋惟月

宋思敏 宋慧亨孫居士 宋行誥 宋用欽 宋惟渥 宋仲明 宋沖益

宋本空 宋法因 宋智廉 宋慧明 宋了義 宋慧誠 宋祖南

宋晞澹 宋法持 宋了宣榮善 宋曇詵 宋太微 宋思聰 宋淨觀

宋利先 宋師安 宋如寶 宋顯超 宋有開 宋道生 宋若觀

宋瑩珂 宋智印 宋戒度 宋祖輝 宋如鑑 宋祖新 宋文慧

金祖朗 元妙文 元善住 元旨公 元性澄 元蒙潤 元明本

元優曇 元宏濟 元必才 元悅可 元維則 元善繼 元子文

元盤谷

淨土聖賢錄初編目次中册

卷五 往生比邱第三之四本裝一至二十頁 洋裝一至三號 正傳三十一人 附傳二人

明梵琦 明妙叶 明可授 明慧日 明普智 明景隆古音 明寶珠

明本明 明義秀 明雪梅 明性專 明祖香 明圓果 明真清

明明證真定 明明玉 明法祥 明殊宏通宗八祖 明如榮 明如清 明廣製

明真緣 明傳記 明德清 明傳燈 明古松 明仲光 明金童廟僧

明海寶 明大雲 清無名僧

淨土聖賢錄卷首 初編卷四目次 卷五目次

卷六 往生比邱第二之五 本裝二十至三十七頁 洋裝三九至七四號 ○正傳三十一人 附傳一人

清智旭 蓮宗 九祖 清如會 清大勅 清大眞 清道樞 清崇文 清具宗

清讀體 清林谷 清萬緣 清勝慈 清成時 清行策 清海潤 長溼 僧

清指南 清超城 清明宏 清明德 清實賢 專家 十祖 清明悟 清德峻

清聞言 清道徹 清成註 清了庵 清實定 際 會 清實圓 清恆一

清慧端 清法眞 清佛安

往生比邱尼第四 本裝三十八三十九頁 洋裝七五至七八號 ○正傳十一人

劉宋慧木 劉宋法盛 唐淨眞 唐法藏 宋悟性 宋能奉 宋慧安

明殊錦 明廣覺 明成靜 清潮音

卷七 往生人王第五 本裝三十九至四一頁 洋裝七八至七九號 ○正傳一人

烏菴國王

往生王臣第六 本裝四十至五十六頁 洋裝七九至百十二號 ○正傳三十五人 附傳十三人

七萬釋種 晉劉程之 隋徐孝克 唐于昶 唐馬子雲 唐韋文晉 石晉張抗 長翁 兒

宋文彥博 宋楊傑 王仲 同 宋王古 葛 繁 宋鍾離瑾 景融 松 宋馬玗 永逸 婢 宋江公望

宋陳瓊 宋王衷 宋張迪 宋胡闡 宋馮楫 宋吳秉信 宋張掄

宋李秉 宋陸沅 宋錢象祖 宋皆定國計 宋梅汝能 明朱綱 明陳瓚

明嚴澂機 明蔡承植 明虞淳熙 明唐時 明袁宏道宗道·登·中道 清丁明登

清黃翼聖 清金光前氏

卷八 往生居士第七本裝五十六至七十七頁 洋裝百十二至百五十三號 ○正傳七十一人 附傳十一人

佛世差摩竭 晉闕公則 晉張野 宋張詮 宋何曇遠 宋魏世子

梁庾詵 梁高浩象 隋宋滿 唐鄭牧卿 唐李知遙 宋孫忠子二 宋左伸

宋孫良 宋賈純仁 宋范儼 宋孫忭母氏 宋唐世良 宋陸浚 宋王闢

宋王日休 宋樓汾 宋張元祥 宋元子平 宋姚約僧景 宋梅福 宋胡嵩

宋陸偉 宋閻邦榮 宋吳克己 元陳君璋 元王九蓮父 明楊嘉禕 明陳道民

明唐廷任 明戈以安 明孫叔子 明郭大林 明劉通志李白 明郝熙載

明杜居士 明吳大恩 明吳繼勛 明華居士 明顧源 明朱元正 明周廷璋

明程見山 明張守約 明莊廣還 明鮑宗馨 明莊嚴 明黃承惠 明聞啓初

明沈咸安 明朱鷺 明吳瞻樓 明吳鳴珙 明王醇 明陳至善 清張光緯

清袁列星 清皇甫土坊 清羅允枚 清周夢顏王孟繁·余繼亨 清沈中旭

清楊廣文 清顧天瑞融氏·融氏 清姜見龍 清沈炳 清王恭

卷九 往生雜流第八 本裝七十七至八十頁 洋裝百五三至百五十九號 ○正傳十七人

唐張鍾馗 唐張善和 宋金爽 宋馮珉 宋吳瓊 宋李彥通 宋黃生

宋徐六公 宋沈三郎 宋師贊 宋倪道者 宋大善寺行童 明張爰

明吳澆燭 清吳毛 清王仰泉 清梁維周

往生女人第九 本裝八十至九十五頁 洋裝百五九至百八十九號 ○正傳七十九人 附傳五百十人

韋提希夫人 五百侍女 佛世樂音老母 宋紀氏 宋魏世子女

隋獨孤皇后 唐王氏 唐姚婆 唐溫靜文妻 宋任氏

宋王氏 侍妾 宋陳媪 宋于媪 宋王氏 宋馮氏

宋吳氏 二侍女 宋龔氏 妾子氏 宋孫氏女 宋郭氏 宋施氏 夫沈 宋姚婆 宋王氏

宋王百娘 宋朱氏 宋陸氏 宋蔡氏 宋項氏 宋沈氏 宋鍾婆

宋梁氏女 宋黃婆 宋崔婆 宋陶氏 宋李氏 宋盛媪 宋黃氏

宋王氏女 宋樓氏 女妙 宋周婆 宋朱氏 宋裴氏女 宋孫媪 宋秦媪

宋蔣十八妻 并夫 宋沈媪 宋孟氏 宋陳氏 宋胡媪 宋周氏 舅姑

宋鄭氏 元周婆 元張夫人 明薛氏 明方氏 明徐氏 明許氏婦

明于媪 明潘氏 明朱氏 明祝氏 明張太宜人 明楊選一妻

明鍾氏 明吳氏女 明盧氏 明費氏 明李氏 明李氏 清陳嫗

清張寡婦 清陸寡婦 清楊氏 清江氏 清徐太宜人 清凌氏母葉氏

清余嫗 清楊嫗 清余氏

往生物類第十本裝九十五至九十六頁
洋裝百九十五至百九十一號○三傳

唐鸚鵡 宋鸚鵡 明白鸚鵡

淨土聖賢錄續編目次下冊上

卷一 往生比邱第一本裝二至十三頁
洋裝三至二六號○正傳三十三人 附傳三人

清性修 清行修 清忍生 清仁筏 清實球 清常智 清絡絲僧

清廣志 清道證梅松 清千一 清徹迷 清嵩安 清邁春 清律淨

清慧明 清一禪 清際醒蓮宗十二祖 清起信 清真傳 清達純 清靈徹

清道守 清列權 清佛度相絕 清覺源 清真眞 清東瓜和尙

清定基 清悟靈母周氏 清圓融 清悟開 清方海 清昌茂

往生比邱尼第二本裝十四至十六頁
洋裝二七至三三號○正傳十一人 附傳一人

清湖上老尼 清本印 清遂欽 清律宗 清佛琦 清蓮芳

清朗然 清妙成 清道乾 清蘭若庵尼 清道悟母

淨土聖賢錄卷首 初編卷九目次 續編卷一目次 十七

卷二 往生王臣第二 本裝十六至十八頁 洋裝三二至三五號 ○正傳二人

清張師誠 清章攀桂

往生居士第四之一 本裝十八至三十一頁 洋裝三六至六一號 ○正傳三十三人 附傳五人

清黃武城 清吳如庵 清俞有光 清蘇起鳳 吳敬山

清蔡鵬九 清唐溫 清陳君魁 清陸士銓 清馬榮祖 附傳

清彭紹升 清呂蔚若 清曾庚 清陸西橋 清凌樹 清沈暢 附傳 清蔣龜蒙 附傳

清曹聖友 清馮庭桂 清浦文榮 清鄭兆榮 清吳濂 清沈廷瑜 清施靜巖

清張孝林 附傳 清方剛 清潘萬宗 清沈舒華 清沈虞尊 清馬敬修 清許仁熟

卷三 往生居士第四之二 本裝三十一至四十三頁 洋裝六一至八六號 ○正傳二十七人 附傳十人

清裴永度 清鍾九思 沈氏 清周光 清路坤 清吳允升 清范元禮 母金氏 沈氏

清孫復元 清張清新 清丁繁桂 清李勤 附傳 清張惇五 少 清曹諧和 母沈氏 清潘遵懋

清宋萊 清周慶孫 清陳居士 清余邦賢 妻 清吳宗魏 清張齒延 清金庭棟

清徐傳 妻嚴氏 清錢萬鎰 清華漢槎 清方步瀛 清朱麟書 清陳鏗 附傳 清郭觀光

往生雜流第五 本裝四十三至四十七頁 洋裝八六至九三號 ○正傳十三人

清吳生 清沈承先 清周絢堂 清姚生 清宋寶官 清陳德心 清東門勾者

清癡頭道士 清周耀發 清瞿晉槐 清孫松亭 清陳畫叟 清丁童子

卷四 往生女人第六 本裝四十七至六十頁 洋裝九三至百十九號 ○正傳三十九人 附傳四人

清田婆 清蔣氏 清賀氏 清黃氏女 清王荆石女 清陸氏

清徐氏 清兵家婦 某氏 婦 清曹媪 許氏 母 清陶氏 清汪氏 清費孺人

清許節婦 清宋孺人 清鄭氏 清百不管老媪 清陸氏 清吳氏

清沈媪 清姚氏 清汪氏 清王氏 清倪媪 清潘氏

清汝氏 清祁氏 清王氏 張氏 陳氏 清朱氏 清羅氏 清王氏女

清邵媪 清張家婦 清俞媪 清吳婆 清錢孺人 清沈婆 清陸安人

往生生物類第七 本裝第六十頁 洋裝百十九百二十號 ○一傳 附五切

明雞 蛇 貓 猴 雀 豬

淨土聖賢錄三編目次下 冊下

往生比丘第一 本裝二至二十頁 洋裝三至四十號 ○正傳四十三人 附傳三人

清善隆 清達禪 清定意 清明舟 清周全 清靜波 清鑑辨

清霞麟 清妙湛 清授心 清思岸 清古峴 清海岸 清至善 尊 願

清克勤 清靜海 清上仁 清香燈僧 清慧達 王 尊 清良修 清普眞

淨土聖賢錄卷首 續編卷三目次 卷四目次 三編比丘目次 十九

清靜禪 民國德堂 民國本泉 民國常慧 民國明果真 民國今彩 民國戒然

民國靜亮 民國正誠 民國佛乘 民國傳性 民國香亭 民國澄松 民國戒心

民國德智 民國宗律 民國空三 民國金濁 民國念佛僧 民國古虛

民國省元 民國持心

往生比邱尼第二本裝二十至二十四頁 洋裝四十至四七號 ○正傳八人

民國如智 民國如覺 民國蓮貞 民國了定 民國果仁 民國聖道 民國大悟

民國宏源

往生居士第三王臣。雜流。幼童。統列其中。本裝二十四至五十六頁 洋裝四七至百十二號 ○正傳八十七人 附傳五人

清王君榮 清唐景垣 清高士楨 清沈載元 清王際良 清夏耀文

清曹居士 清丁世濟 清錢文彬 清邱逢泰父維 洛 清錢文燦 清汪善慶

清余慎行 清謝春華 清葉其達 清胡亦薛 清周勵之 清楊文會

清甘露寺役 民國沈善長 民國賀國昌 民國李盡臣 民國方海生開樂 棧

民國徐雷 民國周乃勳 民國張榮深 民國張炳楨 民國張文甫 民國丁棗馨

民國周明謙 民國鍾子良 民國陳德 民國柳步瀛 民國孫克繩 民國周廷弼

民國王逢源 民國柴祖堯 民國單德尊 民國馮日南 民國楊蓮航 民國王景柵

民國岳泰元 民國沈筱荃 民國劉春才 民國紹英 民國王燕濟 民國湯居士

民國童養正 民國江邦濟 民國鄭伯儀 民國劉開難 民國劉翰廷 民國沙元炳

民國沈同文 民國王桂祥 民國張珍午 民國羅禹曾 民國袁保治 民國王貽善

民國吳鍾鎔 民國趙尊仁 民國賴德祥 民國程蓉孫 民國賴祥麟 民國吳志福

民國曹雲蓀 民國陳琴軒 民國朱少章 民國陳鏡潭 民國葉久誠 民國李幼澄

民國陳治 民國潘貞桂 民國朱烜奎 民國沈荷生 民國歐陽柱朱太宜人

民國任老 民國陳性良妻胡氏 妾沙氏 民國江庵南 民國江任銓 民國李國泉

民國趙可 民國陳益卿 民國朱兆法 民國陸鴻達 民國金榮軒 民國林鴻猷

往生女人第四本裝五十六至八十六頁 附傳四人 洋裝百七十二號 ○正傳九十人

元念佛婆 清楊氏 清張氏 清林節母 清丁氏女 清邵嫗

清陸孺人 清錢氏 清易特墨太夫人 清姚嫂 清沈貞女

清某貞女 清陸嫗 清譚氏 清張貞女 清白氏 清許太夫人

清王母 民國沈氏 民國李媪 民國周氏 民國陳氏 民國陸貞女

民國王婆 民國葛夫人 民國王氏 民國曾氏 民國雷太夫人

民國歐陽安人 民國唐氏 民國陳母 民國劉氏 民國貧婦

民國江母 民國陳貞女 民國黃氏 民國蕭俞氏 民國徐夫人 民國馮宜人

民國李母 民國徐母 民國潘太夫人 民國張夫人 民國毛母

民國曹宜人 民國王母 民國沈葆三妻 民國焦女士 民國楊母

民國某校書 民國任恭人 民國汪夫人 民國朱母 民國鄧女士 民國林夫人

民國崔母 民國程母 民國李夫人 民國程氏貞女 民國饒氏 民國郁貞女

民國查童女 民國姚夫人 民國沈婆女普 民國范氏 民國朱節母

民國晉貞女 民國何王氏 民國汪氏 民國樂婦 民國周氏 民國蔣氏

民國劉二姑 民國錢母 民國江母 民國魚貞女 民國李貞女 民國朱氏越

民國張媪 民國寶母 民國陳氏 民國婁氏 民國二節婦 民國桑氏女

民國李四姑 民國田氏 民國顧氏 民國王氏

補遺第五 本號八十六至九十二頁 附傳九人

惠鏡 道如 僧感 道詮師母 宋法雲母○王。張啓。吳彥。英。金廷珪。錢安人。 法船 明寂光 妙光

民國覺照 民國長齡 隋尼大明 民國尼能開師公 天竺婆羅門 李趙待

張元壽 民國小王 佛化鸚鵡 佛化大魚 民國尼德成 民國余氏 民國馮氏

淨土聖賢錄目次終 (初續三各編目錄統此完)

淨土聖賢錄

上冊
(初編)

淨土聖賢錄卷一

淨土教主第一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之教主也。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彼佛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故號阿彌陀。按無量壽經。過去久遠世自在王佛世中。有一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發無上正真道意。棄國捐王。而作沙門。號曰法藏。詣世自在王佛。求佛說法。時世自在王佛。爲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刹土。天人之善惡。國土之麤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時彼比邱。聞佛所說嚴淨國土。皆悉覩見。起發無上殊勝之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具足五劫。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白佛言。唯願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第一願。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第二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終之後。復更三惡道者。不取正覺。第三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眞金色者。不取正覺。第四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醜者。不取正覺。第五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識宿命。下至知百千億那

由他諸劫事者。不取正覺。第六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七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聞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說。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覺。第八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見他心智。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衆生心念者。不取正覺。第九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神足。於一念頃。下至不能超過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十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若起想念。貪計身者。不取正覺。第十一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滅度者。不取正覺。第十二願。設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十三願。設我得佛。壽命有限量。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覺。第十四願。設我得佛。國中聲聞。有能計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悉成緣覺。於百千劫。悉共計校。知其數者。不取正覺。第十五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命無限量。除其本願。修短自在。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十六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乃至聞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第十七願。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

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第十八願。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第十九願。設我得佛。十方衆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衆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第二十願。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衆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一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二願。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衆。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爲衆生故。被宏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衆生。使立無上正眞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三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徧至無數無量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二十四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在諸佛前。現其德本。諸所求欲。供養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五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能演說一切智者。不取正覺。

第二十六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得金剛那羅延身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七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一切萬物。嚴淨光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衆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名數者。不取正覺。第二十八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見。其道場樹。無量光色。高四百萬里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九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若受讀經法。諷誦持說。而不得辯才智慧者。不取正覺。第三十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智慧辯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一願。設我得佛。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猶如明鏡。覩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二願。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如是。不取正覺。第三十三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衆生之類。蒙我光明觸其身者。身心柔軟。超過天人。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四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衆生之類。

聞我名字。不得菩薩無生法忍。諸深總持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五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爲女像者。不取正覺。第三十六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菩薩衆。聞我名字。壽終之後。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七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天人。聞我名字。五體投地。稽首作禮。歡喜信樂。修菩薩行。諸天人。莫不致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八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欲得衣服。隨念卽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縫。擣染浣濯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九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所受快樂。不如漏盡比丘者。不取正覺。第四十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意欲見。十方無量嚴淨佛土。應時如願。於寶樹中。悉皆照見。猶如明鏡。覩見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一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至於得佛。諸根缺陋。不具足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二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皆悉逮得清淨解脫三昧。住是三昧。一

發意頃。供養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三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壽終之後。生尊貴家。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四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歡喜踴躍。修菩薩行。具足德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五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皆悉逮得普等三昧。住是三昧。至於成佛。常見無量不可思議一切諸佛。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六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七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不即得至不退轉者。不取正覺。第四十八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不即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於諸佛法。不能即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時法藏比丘說此四十八願已。普地六種震動。天雨妙華。空中讚言。決定必成無上正覺。法藏比丘建此願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所修佛國。開廓廣大。超勝獨妙。建立常然。無衰無變。於不可思議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不生欲覺。瞋覺。害覺。不起欲想。瞋想。害想。不著

色聲香味觸法。忍力成就。不計衆苦。少欲知足。無染恚癡。三昧常寂。智慧無礙。無有虛僞諂曲之心。和顏愛語。先意承問。勇猛精進。志願無倦。專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羣生。恭敬三寶。奉事師長。以大莊嚴。具足衆行。令諸衆生。功德成就。住空無相無願之法。無作無起。觀法如化。遠離麤言。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習善語。自利利人。人我兼利。棄國捐王。絕去財色。自行六波羅蜜。教人令行。無央數劫。積功累德。隨其生處。任意所欲。無量寶藏。自然發應。教化安立。無數衆生。住於無上正眞之道。或爲長者居士。豪姓尊貴。或爲刹利國君。轉輪聖帝。或爲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四事供養恭敬。一切諸佛。如是功德。不可稱說。口氣香潔。如優鉢羅華。身諸毛孔。出梅檀香。其香普熏無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無盡之寶。衣服飲食。珍妙華香。繪蓋幢幡莊嚴之具。如是等事。超諸天人。於一切法。而得自在。法藏菩薩。今已成佛。現在西方。去此十萬億刹。其佛世界。名曰安樂。成佛以來。凡歷十劫。又悲華經言。往昔過恆河沙阿僧祇劫。有世界名刪提嵐。劫名善持。有轉輪王。名無諍念。於寶藏如來所。

發菩提心。願取淨土。佛卽授記。西方過百千萬億佛土。有尊音王如來世界。過一恆河沙阿僧祇劫。入第二恆河沙阿僧祇劫。是時世界。轉名安樂。汝於是時。當得作佛。號無量壽如來。其所發願言。略與無量壽經相似。一向出生菩薩經。又言。阿彌陀佛。於無量阿僧祇劫前。爲輪王太子。名不思議勝功德。生年十六。從寶功德星宿劫王如來所。聞法本陀羅尼。於七萬歲中。精勤修習。未曾睡眠。亦不偃側。得值九十億大千那由他佛。諸佛說法。盡能聞持修習。厭家薙髮。而作沙門。作已。復於九萬歲中。修習此陀羅尼。復爲衆生分別顯示。一生之中。力精教化。令八十億那由他衆生。得發道心。積功累德。至不退地。法華經亦言。過去大通智勝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爲沙彌。時彼佛說法華經已。卽入靜室。八萬四千劫。是時十六菩薩。各升法座。爲四部衆。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衆生。是十六菩薩。一名阿彌陀。第十六。我釋迦牟尼。是知阿彌陀佛。由本願力。起諸勝行。無量億劫。成就莊嚴。唯此經文。略標梗概。其他依正等報。備具諸經。今不盡錄。

往生三品。準無量壽經云。其上輩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此等衆生。臨壽終時。無量壽佛與大衆現其人前。卽隨彼佛。往生其國。便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轉。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難。其有衆生。欲於今世見無量壽佛。應發無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願生彼國。其中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彼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繪然燈。散華燒香。以此迴向。願生彼國。其人臨終。無量壽佛化現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卽隨化佛。往生其國。住不退轉。功德智慧。次如上輩者也。其下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求生彼國。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意。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若聞深法。歡喜信樂。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此人臨終。夢見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輩者也。按觀無量壽佛經。所分九品。其上中二品。略攝此三輩中。其下三品。俱係

一生造罪。末後回心。又三輩所未及。準涅槃經。闡提亦有佛性之旨。必合觀經九品。義類始圓。讀者詳之。

論曰。諸佛法身。徧一切處。遮那既爾。彌陀亦然。本無淨穢。安有東西。然方便門中。全分勝劣。在凡夫階不退者。唯極樂同居則然。非餘佛土所能及也。五濁衆生。但發肯心。十念功成。頓超塵劫。我佛慈悲。於斯爲極。幸逢大法。得聞彌陀如來本願功德。而不能發希有心。生慕樂想。背父逃逝。躑躅窮途。長劫漂流。莫能哀救。可不懼哉。可不勸哉。

闡教聖衆第二

觀世音菩薩●●觀世音。梵語阿那婆婁吉。低輸。現在西方極樂世界。爲補處菩薩。按悲華經。往昔劫中。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觀世音菩薩爲王第一太子。名曰不眴。爾時寶藏如來爲輪王授記已。不眴太子前白佛言。世尊。今我以大音聲。告諸衆生。我之所有一切善根。盡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我行菩薩道時。若有衆生。受

諸苦惱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墮大暗處。憂愁孤窮。無有救護。無依無舍。若能念我。稱我名字。若其爲我天耳所聞。天眼所見。是衆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惱者。我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我今復當爲衆生故。發上勝願。願令轉輪聖王。於安樂世界作佛事。已入無餘涅槃。乃至正法住時。我於其中。修菩薩道。是佛正法。於初夜滅。卽其後夜。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寶藏佛。尋爲授記曰。汝觀天人三惡一切衆生。生大悲心。欲斷衆生諸苦惱故。欲令衆生住安樂故。今當字汝爲觀世音。無量壽佛。般涅槃已。第二恆河沙等阿僧祇劫。彼土轉名一切珍寶所成就世界。所有種種莊嚴。無量無邊。安樂世界。所不及也。汝於菩提樹下。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徧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又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云。佛言。乃往過去廣遠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世界名無量德聚安樂。示現佛號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土清淨莊嚴。說不可盡。其佛法中。有王名曰威德。王千世界。彼威德王。於其園觀。入於三昧。其王左右有二蓮華。從地湧出。有二童子。化生其中。與威德王俱詣

佛所頭面禮足。聽佛說法。時二童子卽說偈云。諸天龍鬼神。聽我師子吼。今於如來前。宏誓發菩提。生死無量劫。本際不可知。爲一衆生故。爾數劫行道。况此諸劫中。度脫無量衆。修行菩提道。而生疲倦心。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瞋恚癡垢。慳嫉亦復然。今我說實語。遠離於虛妄。我若於今始。起於聲聞心。不樂修菩提。是則欺世尊。亦不求緣覺。自濟利己身。當於萬億劫。大悲度衆生。如今日。佛土清淨妙莊嚴。令我得道時。超踰億百千。國無聲聞衆。亦無緣覺乘。純有諸菩薩。其數無限量。衆生淨無垢。悉具上妙樂。出生於正覺。總持諸法藏。此誓若誠實。當動大千界。說如是偈已。應時普震動。百千衆伎樂。演發和雅音。光曜微妙服。旋轉而來降。諸天於空中。雨散衆末香。其香普流熏。悅可衆生心。爾時威德王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時二童子。今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是也。是二菩薩。於彼佛所。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來曠遠不可計劫。阿彌陀佛當般涅槃。般涅槃後。正法住世。等佛壽命。在世滅後。所度衆生。悉皆同等。佛涅槃後。或有衆生。不見佛者。有

諸菩薩得念佛三昧。常見阿彌陀佛。彼佛滅後。一切寶物。浴池蓮華。衆寶行樹。常演法音。與佛無異。正法滅後。過中夜分明相出時。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結跏趺坐。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其佛國土。自然七寶。衆妙合成。莊嚴之事。諸佛世尊。於恆沙劫。說不可盡。國中無有聲聞緣覺之名。純諸菩薩。充滿其國。國土號衆寶普集莊嚴。普光功德山王隨其壽命。得大勢菩薩親近供養。至於涅槃。般涅槃後。奉持正法。乃至滅盡。法滅盡已。卽於其國。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如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國土光明壽命。諸菩薩衆。乃至法住。等無有異。如上二經。載觀世音菩薩本願功德。取淨佛土。與阿彌陀佛本因。了無差別。故其果地莊嚴。如是如是。他如三十二應。十四施無畏力。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具足神通。廣修方便。具如楞嚴法華。及諸經所說。今不具錄。又大悲經言。佛在補陀落伽山。觀世音宮殿寶莊嚴道場。觀世音菩薩放光普照十方刹土。自言過去無量億劫。於千光王靜住如來所。受大悲心大陀羅尼。卽從初地超第八地。應時具足千手千眼。由持此

呪故。所生之處。恆在佛前。蓮華花生。故其誓云。若有衆生。誦持大悲神呪。不得往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佛告大衆。此觀世音菩薩。於過去無量劫中。已作佛竟。號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爲欲發起一切菩薩。安樂成熟諸衆生故。現作菩薩。汝等大衆。常須供養。專稱名號。得無量福。滅無量罪。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國。據此經文。當知恭敬供養觀世音菩薩。及專稱名號。迴向極樂者。與其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果報略同。福德正等。行者思之。

大勢至菩薩 ●●大勢至梵語摩訶那鉢。現在極樂世界。第二補處菩薩也。按悲華經。昔阿彌陀佛爲輪王時。大勢至菩薩爲第二王子。名曰尼摩。爾時寶藏如來。爲王及第一太子授記已。第二王子亦白佛言。世尊。如我所有身口意業清淨福德。盡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徧出功德光明。佛始初成道。我當先請轉於法輪。隨其說法所經時節。於其中間。行菩薩道。是佛涅槃後。正法滅已。我於其後。次第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作佛時。所作佛事。世界所有種種莊嚴。涅槃後。正法住世。

悉如彼佛等無有異。爾時佛告第二王子。汝今所願取大世界。如汝所願。當於如是最大世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善住珍寶山王如來。由汝願取大世界故。因是字汝爲得大勢。合上篇所錄受記因緣觀之。當知大勢至與觀世音同行同願。歷劫以來。不相違遠。乃至嚴淨佛土。先後成佛。功德亦等。首楞嚴經所陳念佛法門。尤爲切要。大勢至白佛言。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夫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入道。乃至修菩薩行。化度衆生。皆不離此法門。修淨

土者當知效法焉。

普賢菩薩。●普賢。梵語卍輸跋陀。悲華經。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第八王子泯圖。於寶藏佛前。願於是不淨世界。修菩薩行。復當修治莊嚴十千不淨世界。令其嚴淨。如青香光明無垢世界。亦當教化無量菩薩。令心清淨。皆趣大乘。悉使充滿我之世界。佛卽改泯圖字。號爲普賢。授記未來於北方知水善淨功德世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智剛吼自在相王如來。普賢行願品。普賢菩薩。稱讚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若欲成就此功德者。當修十種廣大行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衆生。十者普皆迴向。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閒業。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

導其前。一刹那中。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卽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衆生心。而爲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成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刹極微塵數衆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衆生。偈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刹。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衆生界。據此經文。誠欲長菩提苗。行殊勝行。而不知迴向極樂。發願往生者。猶卻行而求前也。至普賢所示念佛三昧。別見如來不思議境界經。經言。爾時世尊入於三昧。名如來不思議境界。普賢菩薩告德藏菩薩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爲求無上菩提。發心欲證此三昧者。是人要須先修智慧。以此三昧。由慧得故。修智慧者。應當遠離妄語綺語。及諸散亂無益之事。詣精舍中。覩佛形像。金色莊嚴。或純金成。身相具足。

無量化佛。在圓光中。次第而坐。卽於像前。頭面禮足。作是思惟。我聞十方無量諸佛。今現在世。所謂一切義成佛。阿彌陀佛。寶幢佛。阿閼佛。毗盧遮那佛。寶月佛。寶光佛。等於彼諸佛。隨心所樂。尊重之處。生大淨信。想佛形像。作彼如來真實之身。恭敬尊重。如現前見。上下諦觀。一心不亂。往空閒處。端坐思惟。如佛現前。一手量許。心常繫念。不令忘失。若暫忘失。復應往觀。如是觀時。生極尊重恭敬之心。如佛眞身。現在其前。了了明見。不復於彼作形像解。見已。卽應於彼佛所。以妙華鬘。末香塗香。恭敬右繞。種種供養。彼應如是一心繫念。常如世尊現其前住。然佛世尊。一切見者。一切聞者。一切知者。悉知我心。如是審復。想見成已。還詣空處。繫念在前。不令忘失。一心勤修。滿三七日。若福德者。卽見如來。現在其前。其有先世造惡業障。不得見者。若能一心精勤不退。更無異想。還得速見。何以故。若有爲求無上菩提。於一事中。專心修習。無不成辦。譬如有人。於大海中。飲一掬水。卽爲已飲。閻浮提中。一切河水。菩薩若能修習此菩提海。則爲已修一切三昧。諸忍。諸地。諸陀羅尼。是故應常勤修。匪懈離於

放逸繫念一心。要令自得現前見佛。如是修習。初見佛時。作是思惟。爲眞佛耶。爲形像耶。知所見像。由想生故。乃至虛空。毛端量處。一切眞佛。皆亦如是。猶如虛空平等無異。自心作佛。離心無佛。乃至三世一切諸佛。亦復如是。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常見如來。親承供養。按此經文。與觀無量壽佛經相發。修淨業者。其毋忽也。

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或云曼殊室利。此云妙德。亦云妙吉祥。生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從母右脅出身。紫色。金色。墮地能語。尋於佛所出家。見文殊般涅槃

經首楞嚴三昧經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南方世界。名曰平等。佛號龍種上如來。卽文殊是。央掘經言。現在北方常喜世界。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卽文殊是。而悲華經言。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第三王子。名曰王衆。於寶藏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於來世。行菩薩道。無有齊限。莊嚴佛刹。令三千大千世界。恆河沙等十方佛土。

爲一佛利。大寶塹廁。又無惡觸。及諸女人。及其名字。亦無聲聞辟支佛等。一生菩薩。充滿其中。佛卽號爲文殊師利。於未來世。南方世界。名曰清淨無垢寶竇。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普現如來。觀佛三昧海經言。時世尊爲諸大衆。說觀佛三昧已。文殊菩薩復告大衆言。過去寶威德如來時。有長者子。名曰戒護。在母胎時。受三歸依。年至八歲。父母請佛。於家供養。童子見佛。安行徐步。足下生華。有大光明。見已歡喜。爲佛作禮。禮已諦觀。目不暫捨。一見佛已。卽能除卻百萬億那由他劫生死之罪。從是已後。恆得值遇百億那由他恆河沙佛。是諸世尊。皆說如是觀佛三昧。其後有百萬佛出。皆同一字。名梅檀海。時彼童子。親侍諸佛。閒無空缺。禮佛供養。合掌觀佛。觀佛功德。因緣力故。復得值遇百萬阿僧祇佛。從是已後。卽得百萬億念佛三昧。得百萬阿僧祇旋陀羅尼。旣得此已。諸佛現前。說無相法。須臾之間。得首楞嚴三昧。時彼童子受三歸依。一禮佛故。諦觀佛相。心無疲厭。由此因緣。值無數佛。何況繫念具足。思惟觀佛色身。時彼童子。豈異人乎。卽我身是。佛告阿難。汝持文殊師利語。徧告大

衆及未來世衆生。若能禮拜者。若能念佛者。若能觀佛者。當知此人。與文殊師利等。無有異。又文殊發願經。與普賢行願品。末後偈略同。終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刹。生彼佛國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夫文殊普賢。華嚴二聖。所陳行願。說法度人。莫不以念佛爲基。以淨土爲歸。世有執華嚴薄淨土者。當知所鑑焉。

祁婆迦尊者●●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羅雙樹間。臨般涅槃。爲諸天人說種種法。復告阿難。我滅度後。於未來世。北天竺國。當有比丘。名祁婆迦。出興於世。曾於過去無量百佛。植諸善根。供養恭敬。深信具足。安住大乘。爲欲憐愍利益安樂諸衆生。故發如是心。多聞持菩薩藏。稱揚大乘。顯發大乘。興造如來無量形像。及諸塔廟。能令諸天人衆。心生信樂。彼祁婆迦比丘。修習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已。而取命終。生於西方過億百千諸佛世界。無量壽國。於彼佛所。種諸善根。復經八十億諸如來所。修諸梵行。以此善根。於未來世。過九十九億劫。而成正覺。佛號無垢光。世界名

一切功德莊嚴。大悲經

馬鳴尊者●●馬鳴。梵語阿溼矩沙。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也。得法於夜奢尊者。嘗製大乘起信論。末後勸人求生淨土。曰。衆生以住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卽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後付法於迦毗摩羅尊者。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還復本位。而取涅槃。傳燈錄大起信論

龍樹尊者●●龍樹。梵語那伽曷樹那。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得法於迦毗摩羅尊者。意欲廣演經教。時大龍菩薩。卽以神力。接入海宮。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卽送之出宮。還天竺國。大宏法施。嘗造毗婆沙論。論中有稱讚彌陀偈。其略云。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爲現身。是故我歸命。彼佛本願力。十方諸

菩薩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彼土諸菩薩。具足諸相好。以自莊嚴身。我今歸命禮。彼諸大菩薩。日日於三時。供養十方佛。是故稽首禮。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其土具嚴飾。殊彼諸天宮。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又造大智度論。示修念佛法門云。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及先世罪。餘諸三昧。有能除淫。不能除瞋。有能除瞋。不能除淫。有能除癡。不能除淫。恚。有能除三毒。不能除先世罪。是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種種罪。復次念佛三昧。有大福德。能度衆生。是諸菩薩欲度衆生。諸餘三昧。無如此念佛三昧福德。能速滅諸罪。復次佛爲法王。菩薩爲法將。所尊所重。唯佛世尊。是故應當念佛。譬如大臣。特蒙恩寵。常念其主。菩薩亦如是。知種種功德。無量智慧。皆從佛得知。恩重故常念佛。又云。常欲不離諸佛者。菩薩世所生。常值諸佛。問曰。菩薩當化衆生。何故常欲值佛。答曰。有未入菩薩位。未得阿鞞跋致。受記蒞故。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不能自度。安能度人。如人乘船。中流壞敗。欲度他人。反自沒水。

又如少湯投大冰池。雖消少處。反更成冰。菩薩未入法位。若遠離諸佛。以少功德。無方便力。欲化衆生。雖少利益。反更墜落。聲聞辟支。雖有涅槃利益。無一切智故。不能教導菩薩。諸佛得一切種智故。能教導菩薩。如象沒泥。非象不能出。菩薩若入非道中。唯佛能救。同大道故。復次。菩薩作是念。我未得佛眼。如盲無異。若不爲佛所引導。則無所趣。錯入餘道。設聞佛法。異處行者。未知教化時節。行法多少。復次。菩薩見佛。或眼見。心清淨。若聞所說。心則樂法。得大智慧。隨法修行。而得解脫。如是等值佛無量。益利。豈不一心求欲見佛。如嬰兒不應離母。行道不離糧食。大熱不離涼風。冷水大寒不離火。度深水不離船。病人不離良醫。菩薩不離諸佛。過於上事。父母親屬。知識人。天王等。皆不能如佛。益利。諸菩薩。離諸苦處。住世尊之地。問云。何得不離諸佛。答。衆生有無量劫罪。因緣。雖行福德。智慧薄少。雖行智慧。福德薄少。菩薩求佛道。要行生忍法。忍。行生忍。故一切衆生中。發慈悲心。滅無量劫罪。得無量福德。行法忍。故破諸法無明。得無量智慧。二行和合。世世不離諸佛。復次。菩薩常愛樂念佛。

故捨身受身。恆得值佛。如衆生習欲心重。受淫鳥身。瞋恚偏多。生毒蟲中。菩薩不貴。轉輪聖王。人天福樂。但念諸佛。故隨心所重。而受身形。復次菩薩常善修念佛三昧。因緣故。所生常值諸佛。如般舟三昧經中說。菩薩入是三昧。卽現生阿彌陀國。後付法於迦那提婆尊者。已入三昧。如蟬蛻而去。按入楞伽經。佛告大慧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邱。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自世尊入寂七百年。而龍樹出世。適符佛記。

傳燈錄毗婆沙論大智度論。

天親論師。●天親。梵語婆藪槃豆。天竺富婁叉國人也。出家樂聞小乘。輒毀大乘經典。後聞其兄無著。誦十地經。聞已感悟。追悔前愆。欲自斷舌。無著止之曰。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斷舌絕言。其利安在。天親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行於世。所製無量壽經論。開示淨土立五念門。一禮拜。二讚歎。三作願。四觀察。五迴向。冠以偈曰。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

安樂國。我依修多羅。真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寶性功德草。柔輒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鄰陀。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徧圍繞。無量寶交絡。羅網徧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雨華衣莊嚴。無量香普熏。佛慧明淨日。除世癡闇冥。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如來淨華衆。正覺華化生。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爲食。永離身心惱。愛樂常無閒。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衆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故我願往生。阿彌陀佛國。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相好光一尋。色像超羣生。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同地水火風。虛空無分別。天人不動衆。清淨智海生。如須彌山王。勝妙無過者。天人丈夫衆。恭敬繞瞻仰。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無

垢莊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羣生。兩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佛諸功德。無有分別心。何等世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按此論發揮淨土莊嚴利益。最爲詳明。元魏曇鸞法師爲之述註。妙極修淨業者。當詳閱之。無量壽經論。翻譯名義。

覺明妙行菩薩●●覺明妙行菩薩。明崇禎十六年。降於吳門。迄清順治四年。以往昔因緣。應機說法。開闡淨土法門。首說偈曰。諸佛之法要。微密不思議。以非思議故。無能盡宣說。牟尼大慈父。悲憫衆生者。說所不能說。導彼今後世。更以異方便。顯示安樂刹。令發願往生。橫截諸惡趣。由佛阿彌陀。大願攝羣品。聞名能受持。決定生無惑。若有大力人。專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現前亦見佛。今我如佛教。將開化導門。念爾等迷倒。確指正修路。是非弱小緣。應生難遭想。西方萬億程。一念信卽是。又云。所示淨土一門。眞諸佛心宗。人天徑路。今汝等雖求往生。若發願不切。如入海而不獲寶珠。徒勞無益也。我昔於晉明帝時。受貧子身。爲貧苦故。乃發大願云。我以夙業。受

此苦報。若我今日。不得見阿彌陀佛。生極樂國。成就一切功德者。縱令喪身。終不退息。誓已七日七夜。專精憶念。便得心開。見阿彌陀佛。相好光明。徧十方世界。我於佛前。親蒙授記。後年七十五而坐脫。竟生極樂。後以度生願重。再來此土。隨方顯化。或爲比丘。或爲居士。或爲國王。或爲臣宰。或爲女人。或爲屠丐。或隱或顯。或順或逆。皆隨順說法。導諸羣品。今則又爲汝等發明邪正。闡揚淨土。汝等當一意一心。堅修此門。必不相悞。若心志一堅。又不待隔世而生。現前亦得見佛。有偈曰。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有問。念佛不能一心。當作何方便。菩薩曰。汝但息想定慮。徐徐念去。要使聲合乎心。心隨乎聲。念久自得諸念澄清。心境絕照。證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須多念。從千至萬。心無閒斷。則根器最易成熟。若強之使一。終不一也。又曰。心行處滅。是諸佛常住真心。心行處有。是衆生生死業心。其間不容絲髮。若汝等能綿密加工。使此心無些子空隙。方得幾分相應。莫略做半年十月。便謂我能苦心修道。不知此正障道處。切宜慎之。又工夫雖加。若未到銅山鐵壁。推不倒。

移不動處。猶未是打成一片。切莫見些影響。便卽歇手。是爲半途而廢。必至棄其前功。毫無所益。此又學道人大病。不可不知。要知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斷非小小知見之所能盡。應盡形修習。造極爲則。切莫作容易想。顧定成求教。示曰。善男子。心本無念。念逐想生。此想虛妄。流轉生死。汝當知此一句阿彌陀佛。不從想生。不從念有。不住內外。無有相貌。卽是盡諸妄想。與諸佛如來清淨微妙真實之身。非一非異。不可分別。如是念者。煩惱塵勞。無斷無縛。止是一心。必得一心。方得名爲執持名號。方得名爲一心不亂。淨業功成。直趨上品。汝今當發大願。願生極樂。然後至誠懇惻。稱於阿彌陀佛。必使聲緣於心。心緣於聲。聲心相依。如貓捕鼠。久久不失。則入正憶念。三昧。更欲上進。當廣參知識。博詢高明。自悟卽心。是佛妙諦。示無朽曰。大抵修淨業人。行住坐臥。起居飲食。俱宜西向。則機感易成。根境易熟。室中止供一佛。一經。一鑪。一桌。一牀。一椅。不得放一多餘物件。庭中亦掃除潔淨。使經行無礙。要使此心一絲不挂。萬慮俱忘。空洞洞地。不知有身。不知有世。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如

是則與道日親。與世日隔。可以趨向淨業。蓋汝生時。撇得乾淨。拋得乾淨。念頭上不存一些子根節。大限到來。洒洒落落。不作兒女子顧戀身家子孫之態。豈不是大丈夫舉動。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別無沾滯。正爲此一大關目也。至於修淨土之法。不出專勤二字。專則不別爲一事。勤則不虛棄一時。汝今晨起。卽誦彌陀經一卷。持阿彌陀佛一千聲。向佛前迴向。念一心歸命文。以此文言簡而意備也。此爲一時之課。若初起。或身心未寧。日止四時。稍寧。增至六時。又漸增至十二時。合經十二卷。佛號一萬二千聲。更於迴向時。禮佛百拜。亦可分作四時。此爲每日常課。餘工不必計數。或默或聲。但攝心諦念而已。又持名之法。必須字字句句。聲心相依。不雜分毫。世念久成。熟決定得生極樂。坐寶蓮華。登不退地。勉之勉之。菩薩說法。凡二十四會。弟子常攝等。集其語爲西方確指。刊板行世。西方確指

論曰。維摩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羣生。蓋大乘菩薩。莫不以菩提心爲根本。卽莫不以淨土爲莊嚴。不如是。無以滿普賢行願。故入法界品。

言諸大聲聞。本不讚說十方佛刹清淨功德。本不稱歎諸佛世尊種種神變。本不得嚴淨佛刹諸神通智。故於華藏華嚴。不聞不見。是知博地凡夫。但能發清淨心。迴向諸佛者。勝彼聲聞所有功德。百千萬億倍。決能疾入華嚴不思議境界。至如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徧參知識。首於德雲所聞念佛法門。其卒也。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一念圓融。頓周塵刹。修行軌則。無過於斯。彼唯證偏空。高談無佛者。智果出文殊普賢上耶。

淨土聖賢錄卷二

往生比丘第三之一

晉慧遠

達宗初祖
慧持

●慧遠。姓賈。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時釋

道安。建刹於太行恆山。遠往歸之。聞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因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繼晷。安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晉太元六年。過潯陽。見廬山閒曠。可以

棲止。乃立精舍。號龍泉寺。時遠同門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寢衆。西林隘不可處。刺史桓伊。爲遠更立寺於山東。遂號東林。遠於是率衆行道。鑿池種蓮。於水上立十二葉蓮華。因波隨轉。分刻晝夜。以爲行道之節。既而四方清信之士。聞風而至者。百二十三人。遠曰。諸君之來。能無意於淨土乎。乃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社。令劉遺民著發願文。勒之石。時王喬之等數人。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遠爲作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是二者。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以成鑑。鑑明則內照交暎。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所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將頽。懼來儲之未積。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

進乘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遠以江東經藏多闕。遣弟子遠越葱嶺。購諸梵本。並傳關中所有經律。出諸廬山。幾至百卷。嘗造法性論。以明泥洹常住之旨。鳩摩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大經。便闡與理合。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專志淨土。澄心觀想。三見聖相。而沈厚不言。義熙十二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社中先化者。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等。皆在側。前揖曰。師早發心。何來之晚。遠謂弟子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生淨土必矣。卽自製遺戒。至八月六日。端坐入寂。年八十三。慧持遠同母弟。與遠同事安公。徧學衆經。亦有高行。隆安中。辭兄入蜀。以西方爲期。住郫縣龍淵寺。大宏佛化。義熙八年。入寂。年七十六。遺命諸弟子。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云。

東林傳。
廬山集。

晉慧永●●慧永姓潘河內人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恆山既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太元初至廬山刺史陶範捨宅爲西林以居之永布衣蔬食精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輒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平時厲行勤苦願生安養義熙十年示疾忽斂衣求屣欲起衆問故答曰佛來也言訖而化年八十三異香七日乃寂

東林傳

晉僧顯●●僧顯姓傅北地人貞苦善戒誦經業禪常獨處山林或數日入定晉太興末南遊江左經歷名山修己恆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光照其身所苦頓愈是夕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至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高僧傳

晉慧虔●●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義熙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五載寢疾自知將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尼名淨嚴者宿德有戒行夢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

日月幢幡華蓋七寶莊嚴。淨嚴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虔亦預覩聖相。疾雖綿篤。神色如平日。侍者咸聞異香。頃之入寂。道俗聞見者莫不歎羨。高僧傳

晉僧濟◎●僧濟不詳其所出。入廬山。從遠公學。精悟法要。年過三十。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公歎曰：與吾共宏大法者。其在爾乎。後疾篤。懇期淨土。想像彌陀。遠公遺濟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衆行道。於是暫臥。夢自乘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徧至十方。欻然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謂弼曰：佛來也。吾其去矣。轉身西向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年四十五。高僧傳。東林傳。

晉慧恭僧光◎●慧恭。豫章豐城人。入廬山蓮社。與僧光。慧蘭等同學。光等學不逮恭。而繫心淨土。較爲虔切。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響奏音樂。悅彼

不自聞。恭未之信也。後七年中。蘭等先逝。去時皆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歎曰。六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兩淚叩頭。誓心安養。志不少閒。忽見阿彌陀佛。以金臺前迎。覺自身乘其上。又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告恭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喜慰。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東林傳

晉曇恆●●曇恆。河東人。童年依遠公出家。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常有羣鹿。馴繞座隅。自入廬山。專志念佛。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東林傳

宋道敬●●道敬。瑯琊王氏子。祖凝之。爲江州刺史。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爲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日夜弗替。遠公既歸寂。乃入若耶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年五十二。東林傳

宋曇順●●曇順。黃龍人。幼出家。從羅什法師。講釋羣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

曰此子奇器也。後入廬山修淨業。時寧蠻校尉劉遵孝創寺江陵。延順居焉。盛宏念

佛三昧。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年七十九。

東林傳

宋佛馱跋陀羅。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之裔也。幼爲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姚秦沙門智嚴至西域。要與俱東。泛海達青州。至長安。秦太子延請演法東宮。與羅什論色空義。深詣玄奧。復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等。凡十五部。元嘉六年。念佛而化。

東林傳

宋道昞。道昞。姓陳。潁川人。幼出家。爲遠公弟子。該通經律。言與行合。究心念佛。三昧。日夜無閒。晉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致謁。請紹遠師之席。衆咸宗仰。

宋元嘉二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年七十一。

東林傳

宋僧叡。僧叡。魏郡長樂人。少樂出家。年十八。始獲從志。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至二十外。博通經論。遊歷名邦。隨處講說。後羅什法師至關。因請出禪法要解經二卷。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羅什所翻經。叡並參正。入廬山。依遠公。

修淨業。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叡善攝威儀。宏讚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行住坐臥。不敢背西。元嘉十六年。無疾。忽集僧衆告別。遂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面西。合掌而化。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年六十七。高僧傳

宋曇詵●●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詰經。行於世。嘗述蓮社錄。記往生靈蹟。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稱佛百聲。閉息而寂。年八十。東林傳

宋慧崇●●慧崇。涼州人。拓跋魏武帝時。爲尙書韓萬德門師。與釋世高。並爲時所尊重。會太子晃得罪。事連高及崇。遂并受法。僧法達。素欽高德。行號泣哀慕。累日不食。高忽飛空而至。達頂禮已。因問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此閻浮提。崇公常祈歸安養。今果心矣。言訖而隱。高僧傳

宋曇鑑近海。惠龜。惠恭。●●曇鑑。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六十餘矣。平生片善。必迴向西方。誓

願見佛。一日定中見阿彌陀佛。以水灑其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汝之身口俱悉嚴淨。又於瓶中出蓮華一枝授之。定起。乃囑付後事。與寺僧共敍無常。夜深。衆僧歸房。獨步廊下。念佛至五鼓。其聲益厲。及旦。弟子依常問訊。跌坐不動。就而視之。逝矣。年七十時。又有江陵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宏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咸有瑞應。高僧傳。淨土傳。

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從涼州慧紹禪師。咨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一日微疾。於禪定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云。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赫然。定起。具告同學。言訖便化。異香三日乃歇。年五十九。高僧傳。

齊曇宏。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南遊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永初中。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抱持而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復入谷燒身。弟子

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積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宏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道俗方悟其神異。收骨葬焉。高僧傳

齊慧進●●慧進。姓姚。吳興人。少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出家。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乃發願造法華百部。以懺前障。於是集諸信施。造經滿百部。病亦尋瘥。厲操愈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忽聞空中聲曰。汝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年八十五。高僧傳

齊法琳●●法琳。姓樂。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時隱公至蜀。琳從之學。克己厲志。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年。諸部毗尼。洞悉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修淨業。常持無量壽觀音二經。轉誦之時。輒見一偉貌沙門。形甚殊大。屹然在前。齊建武二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高僧傳

齊僧柔●●僧柔。姓陶。丹陽人。少有出塵之志。出家。爲法師宏稱弟子。精勤戒品。博

綜經部。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曰。法師將至矣。明旦。柔果至。蕭齊之世。應諸王請。出居京師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服。柔誓生安養。每至懸輪西次。輒頓容合掌。至臨卒之日。體無所患。語弟子曰。吾應去矣。鋪席於地。西向虔禮而化。室內外俱聞異香。年六十四。高僧傳

齊慧敬◎◎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博通經論。常以福業爲務。所至輒興立塔像。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志操嚴明。精於戒律。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高僧傳

梁道珍◎◎道珍。未詳其所出。梁初。住廬山中。作彌陀觀。然心尙猶豫。一夕。夢有人乘船大海中。云往阿彌陀佛國。珍願隨去。船人云。汝未營浴室。及誦彌陀經。淨業未成。未可去也。既覺。乃營室浴僧。誦彌陀經。歷年不輟。後於房中入觀。見有攜白銀臺而至者。曰。法師報盡。當陞此臺。又曰。師之功行。當乘金臺。奈初心猶豫。故止此耳。珍喜。因默記其事。藏於經函。命盡之夕。半山以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望見。謂是諸

王禮觀。及旦。乃聞珍卒。後搜檢經函。方知往生瑞應。續高僧傳。樂邦文類。

魏曇鸞。雁門人。少遊五臺山。見神迹靈異。因發信心出家。讀大集經。以其詞義深密。因爲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周行醫療。既而歎曰。人命危脆。旦夕無常。吾聞長年神仙。往往閒出。得是法已。方崇佛教。不亦可乎。遂往江南陶隱居所。懇求仙術。隱居授以仙經十卷。欣然而還。至洛下。遇三藏菩提留支。鸞問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仙經者乎。留支曰。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卒歸輪轉。曷足貴乎。夫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以十六觀經授之。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爲壽也。河沙劫量。莫能比也。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大喜。遂焚仙經。而專修淨觀。自行化他。流布彌廣。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又撰安樂集兩卷。傳於世。魏主重之。號爲神鸞。勅住并州大寺。晚移汾州玄中寺。興和四年。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集衆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不懼。九品淨

業不可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唱佛。西向稽顙而終。在寺者俱見幡華幢蓋。自西而來。

天樂盈空。良久乃已。事聞於朝。勅葬汾西文谷。建塔立碑。續高僧傳。樂邦文類。

北齊慧光。●●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

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

本願。彈指而寂。佛祖統紀

北齊道憑。●●道憑姓韓。平恩人。年十二出家。通貫經論。徧叩講席。日臻玄奧。宏法

魏趙之間。講涅槃華嚴諸律論。目不尋文。洞中肯綮。居常福智雙習。袒肩跣足。乞食

自資。發願迴向。求生西方。齊天保十年三月十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年七十

有二。臨終。佛光滿室。異香充庭。續高僧傳

北周慧命。法音●●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出家後。專行方等普賢等懺。投恩光先

路二禪師。後遊仙城山。先是有道士孟壽者。祈心返正。捨所居館。改建寺塔。及命將

至山。壽忽恍焉如夢。見神祇嚴衛館側。覺而命至。即捨所住。爲善光寺。供事之。衆侶

咸集。未幾辭反故林。時有法音禪師者。與命善。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所。修學禪定。後俱還仙城。居五載。命與音自知亡日。攜手於松林之下。相顧笑曰。卽此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二人同時遇疾。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命正坐跏趺。面西念佛。衆咸見佛來。合掌而卒。衆有夢天人下臨。幡幢耀日。又聞房宇中唱善哉。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念佛而卒。所現瑞相亦同年。皆三十八。卽於樹下。構壁成墳。續高僧傳

北周靜謐。●靜謐。姓鄭。滎陽人。少遊寺。觀地獄變相。悚然求出家。遂往瓦棺寺。依和禪師。年十七。受具戒。嚴護律儀。通貫經論。行大慈門。繪續皮革。一無踐服。惟履毳布。終其身。周武帝將滅法。謫詣闕上表理訴。面抗上旨。既不見用。乃攜其門人。入終南山居焉。後又潛遁太一山錫谷中。躬被斬袞。潛闡大乘。多諸撰述。藏巖洞中。悼大法淪廢。謂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將事捨身。一日。獨據別巖。令侍者下山。明日當早至。謫乃跏坐盤石。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於松枝。五臟皆外見。筋肉手足頭

面。斲析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時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侍人明晨至。猶見合掌捧心。西向跏坐如初。骸無遺血。但白乳滂流。凝於石上。又見手書遺偈。在於石壁。其文云。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卽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偈云。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修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徑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汗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他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遇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人。怨中之怨。吾以爲讎。誓斷根原。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圍繞。百病

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藪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聖賢。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緣既運。湊業盡於今日。

續高僧傳

隋曇延。姓王。蒲州桑泉人。年十六出家。游歷講肆。深悟法要。著涅槃大疏。既成。卷軸放光。徹夜塔中舍利。又放異光。魏相宇文泰爲立寺京西。名曰雲居。周建德中。授爲僧統。隋開皇初。勅主延興寺。八年八月十三日終。年七十三。延恆以西方

爲正觀語默之際。注想不移。若在深定。遺命以身骨肉。施諸禽獸。示寂時。寺側有任金寶者。云見空中幡蓋。列於延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達於山西。續高僧傳

隋道喩○道喩不詳其所出。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造栴檀像。長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太小耶。曰。心大卽大。心小卽小。言訖。遂見佛身徧滿虛空。佛告曰。汝當澡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見佛來迎。光明滿室。乃寂。時開皇八年

也。淨土文

隋智舜○智舜不詳其所出。入廬山。踵遠師淨業。大業初。講觀經畢。卽示疾。見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吾今日往生矣。遂化去。佛祖統紀

隋登法師○登法師不詳其所出。講涅槃經於并州興國寺。來聽經者。普勸念佛往生。開皇十二年卒。臨終。異香滿室。及殯。香雲徧諸聚落。往生集

隋智顛○智顛字德安。姓陳。潁川人。母孕時。夢煙五采。縈繞懷抱。及誕。室內光明洞然。眼有重瞳。臥必合掌。坐必面西。少長見像卽禮。逢僧必敬。年十八。投湘州果願

寺法緒出家。誦法華經。兼通律藏。性樂禪悅。詣光州大蘇山禮慧思禪師。思一見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以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顛乃於此山修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照了法華。達諸法相。陳光大元年初。至金陵。居瓦官寺。創宏禪法。大建七年。往臨海天台山。結庵於北峯。居焉。未幾。奉詔入金陵。陳亡。去之廬山。又周遊荆揚間。隋開皇十四年。歸天台。前後造寺三十六所。佛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贖魚鼈溪梁六十餘所。作放生池。表聞於朝。嚴禁採捕。龍天致敬。道俗向化。法教於斯大盛。晉王廣。從受菩薩戒。奉以名曰智者。嘗著淨土十疑論。其末篇示欣厭二義。曰。欲決定生西方者。具二種行。定得生彼。一厭離行。二欣願行。厭離行者。凡夫無始以來。爲五欲纏縛。輪迴六道。備受衆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爲此常觀此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涅槃經云。如是身城。愚癡羅刹。止住其中。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又經云。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不淨。扼縛癱瘡等。根本無義利。至諸天身。

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若睡若覺。常觀此身。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縱妻房不能頓斷。漸漸生厭。作七種不淨觀。一。觀此淫欲身。從貪愛煩惱生。是種子不淨。二。父母赤白和合。是受生不淨。三。住母胎臟。是住處不淨。四。在胎唯食母血。是食噉不淨。五。十月滿足。從產門出。是初生不淨。六。薄皮覆上。其內膿血徧一切處。是舉體不淨。七。死後降脹爛壞。是究竟不淨。觀身既爾。觀人亦然。所愛境界男女身等。深生厭離。常觀不淨。能如此觀者。淫欲煩惱。漸漸減少。又發願。願我永離三界雜食臭穢膿血不淨。耽荒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爲厭離行。欣願行。復二種。一。先明求往生之意。二。觀彼淨土莊嚴等事。欣心願求。明往生意者。所以求生淨土。爲欲救拔一切衆生苦。卽自思忖。我今無力。若在惡世。煩惱境強。自爲業縛。淪溺三途。動經劫數。如是輪轉。無始來未曾休歇。何時得救苦衆生。爲此求生淨土。親近諸佛。若證無生忍。方能於惡世救苦衆生。故往生論發菩提心者。正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則是度衆生心。度生心。則是攝衆生。生佛國心。又願生淨土。須具二行。一。須遠離三種障苦。

提門法。二須得三種順菩提門法。何爲遠離三種障菩提法。一依智慧門。不求自樂。遠離我心貪著自身故。二依慈悲門。拔一切衆生苦。遠離無安衆生心故。三依方便門。憐憫一切衆生。欲與其樂。遠離恭敬供養自身心故。若能遠離三種菩提障。則得三種順菩提法。一無染清淨心。不爲自身求諸樂故。菩提是無染清淨處。若爲自身求樂。卽染身心。障菩提門。故無染清淨心。是順菩提門。二安清淨心。爲拔衆生苦故。菩提是安隱一切衆生清淨處。若不作心拔一切衆生。令離生死苦。卽違菩提門。故安清淨心。是順菩提門。三樂清淨心。欲令一切衆生證大菩提涅槃故。菩提涅槃。是畢竟常樂處。若不作心令一切衆生得畢竟常樂。卽遮菩提門。故樂清淨心。是順菩提門。此菩提因何而得。要因生淨土。常不離佛。得無生忍。已於生死國中救苦衆生。悲智內融。定而常用。自在無礙。卽菩提心。此是願生之意。二欣心願求者。希心起想。緣彌陀佛。若法身若報身等。金色光明。八萬四千相。一一相八萬四千好。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明。常照法界。攝取念佛衆生。又觀彼土七寶莊嚴妙樂等。備如無量壽。

經十六觀經等。常行念佛三昧。及施戒修等一切善行。悉以迴施衆生。同生彼國。決定得生。此欣願門也。顓化緣既畢。往剡東石城寺。謂弟子曰。吾當卒於此矣。命施牀東壁。面向西方。專稱阿彌陀佛。般若觀音。又令多然香火。唱無量壽經。及觀經題。竟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尙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弟子請云。未審大師證入何位。沒此何生。顓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人。但登五品。吾諸師友。今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言訖。端坐如入三昧。年六十七。時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天鄉寺釋慧延。聞顓遷化。感咽無已。欲知顓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夜夢顓從觀音西來。顧謂曰。疑心遣否。其外靈異數著。類如此。續高僧傳。佛祖統紀。十疑論。

隋慧成。姓段。澧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後聞南岳思禪師闡化之盛。卽往依之。開眼坐禪。夜以達旦。南岳令人方等。觀音法華。般舟三昧。以消宿障。行之三年。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後於荊州枝江。創寺居焉。誦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

臥。每入定。常見淨土蓮臺寶樹。一日。語門人。急登殿階。吾當講涅槃。及事竣。建講。適

智者大師自玉泉來。共談玄理。良久入滅。是夕。人夢成坐蓮臺。隱隱西去。佛祖統紀

隋慧命●●慧命。天台仙城人。參南岳思禪師。聞說三觀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

如瀉。將終。誠門人精修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與大士來迎。命隨佛向西而去。佛祖統紀

隋慧海●●慧海。姓張。清和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國寺罔法師。聽講涅槃。

楞伽。再徧。卽能覆述。慧辯過人。學徒皆推服。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修葺伽藍。莊

嚴佛事。嘗以淨土爲期。精誠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者。齎阿彌陀佛畫像來。微妙工

巧。世所未有。云是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安樂世界。圖繪而來。海冥會素

情。虔篤禮敬。見神光照燦。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國。沒齒爲念。隋大業五年五月旦。

有疾。謂弟子曰。吾當滅矣。伸五指以表終期。至五日夜。歛然而起。面西禮竟。跏坐至

曉而逝。年六十九。海自少精苦。老而愈篤。兼以仁慈接物。誘勸後進。其沒也。道俗悲

涼。散香華。施金寶者無算。續高僧傳

隋智通●●智通姓程河東猗氏人生而樂道志求出家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後剃落接事師長執履謙冲嚴戒行晝夜詠法言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已而從俊律師延法師受業立孤老寺等心賑贍閒復授戒說法廣修衆善大業七年十月有疾命侍者稱阿彌陀佛名迴向願生彼國已而開目正視良久不眴如有所覩云不可思議也侍僧頂蓋問故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初夜又云何故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光明何爲轉盛蓋曰是師淨相不可怪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遂逝山地動搖窗戶皆震裂時寺僧道慧適假寐夢見西嶺上樓閣殿堂乘空而去續高僧傳

隋真慧●●真慧姓陳陝州河北人早厭身世年二十往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遊學四方道業日進後築室於蒲坂首山麻谷居十八年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挺身正念依像作觀隋仁壽四年召住棲巖寺爲人清儉退讓獨處樂靜坐禪禮懺晝夜勤苦大業十一年十月寢疾神色如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華相候又聞異

鐘聲聲幽遠。異香充蔚。潛然而絕。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隋法智●●法智不詳其所出。髫年出家。凡百講肆。無不留神。晚歲聞徑直之門。莫如念佛。乃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地獄。可信。又聞經言。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有明者示云。汝大邪見。俱是佛言。何得不信。遂於國清寺兜率臺。晝夜精勤念佛。感觀音勢至二菩薩現身。異日又感天冠寶瓶。光映其身。一日辭道俗云。吾生西方有日矣。何以餞我。遂剋三日後會食。食罷。或宿其房以候之。中夜智於繩牀念佛。安坐而化。時有金色光自西而來。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驗智之往生云。宋高僧傳。樂邦文類。

隋法喜●●法喜不詳其所出。徧參知識。力學無倦。年六十始於大蘇山遇智者大師。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專修禪慧。嘗行方等三昧。忽一雉來索命。有神人呵曰。法師當生淨土。豈償汝命耶。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行業。迴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衆來迎。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隋壽洪●●壽洪汾陽人。常勤持念。求生西方。將亡。兜率天童子來迎。洪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卽令衆唱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佛祖統紀

隋二沙彌●●汝州二沙彌。不知何許人。同志念佛。經五年。長者先亡。至淨土。見佛白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可得生否。佛言。由彼勸汝。汝方發心。汝今可歸。益修淨業。三年後。當同來此。至期。二人見佛與聖衆。自西而來。大地震動。天華飄舞。一時同化。

佛祖統紀

唐善胄●●善胄。姓淮。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屢涉講會。尤善涅槃。多摧伏座主。隋初。度北。依遠師。止於京邑淨影寺。遠亡後。勅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大業間。廣選德僧。胄應選。屢開法席。然常潛修淨業。人莫知也。因感風疾。脣口偏向。後患忽損。如恆日。胄曰。吾患旣差。命必終矣。唐武德三年三月。病革。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心。在佛。不慮不生淨土。卽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起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高座。世尊來也。胄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旋就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見否。吾當去矣。

語訖便卒。續高僧傳

唐道傑樊綽。道傑，姓楊，河東安邑人。少有出世志。隋開皇十一年，歲將冠，投瑩

法師剃落受具。繼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講成實。記師化去，遂周遊齊土，搜求論學。屢開講席。久之，忽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迷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深入緣起，慧歎為利根。傑為人少欲希言，疎財薄食，苦樂不以累意。晚為棲巖僧主。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山，年五十五。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為白衣，常參法宇。傑深器之。綽已先亡，有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故來相迎。」因向棲巖而去。其日，傑適患病停講。臨終，見綽竚空中，合寺聞異香及天樂聲。續高僧傳

唐灌頂。灌頂，姓吳，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能稱三寶名。七歲入攝靜寺出家。陳至德初，謁智者於修禪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聞法，悉能領解。隋開皇間，智者入寂，頂宣揚遺教，勤修定慧。每宴坐誦經，常有天華飄墜其側。

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蔽日。神兵皆長丈餘。盜驚而潰。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可多爇名香。吾將去矣。忽起合掌。如有所敬。三稱阿彌陀佛。顏色愉然。就臥而逝。頂暖經日。年七十二。續高祖傳。佛統紀。

唐僧藏●●僧藏。西河人。幼出家。屈己事人。一切恭敬。不辭勞苦。見他僧衣故。則潛爲澣濯而縫紉之。天暑。脫衣坐草中。以身血肉施諸蚊蚋。日念佛號。不紀其數。確志冥心。未嘗少廢。及報盡。見諸天次第來迎。皆不赴。俄告人曰。適往淨土。見諸上善人散華空中。乃合掌念佛而化。宋高僧傳。

唐道昂●●道昂。魏郡人。風神清徹。慧解夙成。投靈裕法師出家。鑽研大教。嘗於寒陵山寺講華嚴地論。昏夜無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明照堂宇。衆驚異。昂曰。此光手中恆有耳。何足怪耶。平時志結西方。願生安養。後在報應寺。自知時至。預告有緣。八月初當來取別。至期。無所患苦。問齋時至未。卽升高座。鑪發異香。引四衆受菩薩。

戒詞理切要。聽者神竦。昂舉目高視。見天衆繽紛。管弦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衆曰。兜率陀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非所願也。常祈心淨土。如何此願不果。遂耶。言訖。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吾往矣。言訖。但見香鑪墜手。卽於高座而逝。年六十九時。貞觀七年也。續高僧傳

唐智琰。字明燦。姓朱。吳郡人。梁散騎侍郎獻之孫也。生有異質。八歲出家。事通元寺瓌法師爲弟子。徧歷名利。開宏經論。陳亡。歸虎邱。面巖壑者三十載。後避兵他徙。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李世嘉。迎還山寺。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集善侶五百餘人。至寺念佛。每月一集。將逾十載。貞觀八年十月。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我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謂寺衆曰。無邊光。乃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遂逝。年七十一。佛祖統紀。虎邱志。

唐等觀。姓孫。富陽人。受心觀於智者禪師。居天台。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

餘杭法忍寺。請觀講演。明年正月旦。有王服者至。謂觀曰。弟子爲皋亭廟神。昨師過廟庭。適弟子巡遊。未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觀乃然香。爲授菩薩大戒。神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趺坐。稱西方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爲弟子說三觀法門。言畢而終。佛祖統紀

唐道綽道撫

●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年十四出家。習經論。又事瓚禪師學禪。後

居汶水石壁谷玄中寺。曇鸞法師之所立也。綽慕鸞法師淨土之業。於是潛心觀想。坐常向西。六時禮敬不缺。念佛日以七萬計。有僧定中觀西方靈相。見綽手持數珠。絕如七寶山。他諸瑞應。未可殫述。綽爲衆講無量壽經。觀經。幾二百遍。聽講者各捏珠稱佛號。若潮汐聲。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平時激勸淨業。理致泉湧。勸人攝慮靜緣。一心念佛。著淨土論二卷。統該龍樹天親。邇及慧遠曇鸞文句。詞旨切要。當世重之。貞觀二年。衆咸見鸞法師坐七寶船上。謂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又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衆皆忻仰歎異。綽自此報力愈強。容色盛發。道俗嚮風者日衆。年

八十餘卒。時有釋道撫者。與綽同志。每相見。必指淨土爲期。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可追而及矣。於佛像前。叩頭祝願。退就座而化。

續高僧傳。
佛祖統紀。

唐僧銜

啓芳
圓果

●僧銜。并州人。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見道綽禪師。著安樂

集。講觀經。始迴心念佛。恐壽將終。日夜禮佛一千拜。念佛八九萬聲。於五年間。一心無忘。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吾其行矣。言訖而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藍田縣悟真寺。一夏結期。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置觀音手中。祝曰。若得生淨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益鮮翠。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閱五月。於觀想中。覺身臨寶池。見觀音勢至。坐二大寶蓮華。有千萬蓮華。彌滿其間。阿彌陀佛從西來。坐一最大蓮華。光明映照。芳果作禮。問曰。閻浮提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讚法華經。其前有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二僧俗相半。其

三唯僧也。云皆是念佛人。來生此矣。芳果既出定。歷與其徒言之如此。宋高僧傳

唐普明●●普明。姓衛。蒲州安邑人。年十三出家。周遊肆席。大業四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武德元年。住蒲州仁壽寺。每日常誦戒本一徧。金剛般若二十徧。六時禮懺。所有善根。迴向淨土。如是終其身。凡造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講涅槃八十餘徧。攝論勝鬘諸經論。不記其數。年八十六。卒於住寺。續高僧傳

唐德美●●德美。姓王。清河臨清人。年十六出家。十九剃染。隋開皇中。觀化京師。受持戒律。日以禮懺爲務。常誦萬五千佛名。大業中。住京師慧靈寺。普興福業。多諸感應。唐武德初。居會昌寺。於院西造懺悔堂。行般舟三昧。終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斷絕世想。專念西方。持佛號。終身不輟。貞觀十一年十二月。忽合掌念佛而卒。年六十三。續高僧傳

唐慧滿●●慧滿。姓梁。雍州長安人。七歲出家。明慎威儀。遊講四方。貞觀中。奉勅住宏濟寺。專宏律訓。獎勵僧徒。嘗願生安養。浴僧爲業。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微疾。

自知將盡。出所用物。盡歸常住。正坐繩牀。召寺衆訣別而終。年七十五。續高僧傳

唐神素。神素。姓王安。邑鳴條人。少與道傑齊名。每相攜問道。遊學講肆。大業四年。傑公停講。素繼之。講阿毗曇成實論。共六十餘座。貞觀二年。主棲巖。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山。年七十二。素一生行業。屬想西方。臨終日。召大衆與別。跏趺正坐。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聲。又令一人唱。餘人和。迄夜。端坐儼然。視之逝矣。是夕。仁壽寺智寬法師夜坐。如見素來告別。囑以護持正法。報如來恩。及旦。始知素示寂云。續高僧傳

唐明瞻。明瞻。姓杜。恆州石邑人。少有超世之志。年十七。州縣舉爲進士。不就。投飛龍山應覺寺。出家。隋初。居京師。屢主法座。唐貞觀初。詔入內殿。昇御牀。食訖。廣論明君御世之術。以慈護爲宗。上大悅。下詔。年三月六。普斷屠殺。並於行陳之所。廣建佛寺。瞻私以施物。歲飯千僧。書寫大乘經論。後入太乙山智炬寺而隱焉。晚歲。刻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乎。貞觀二年冬。遇疾。自知時至。

就京邑興善寺。設齋別衆。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卽日返智炬寺。觀想西方。竭誠不替。十月二十七日。忽告侍者曰。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第十二觀。餘者不了。今見善相。當逝矣。怡然合掌而化。年七十。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元會●●元會字懷默。姓席。京兆樊川人。年十二。欣志捐俗。出家海覺寺。爲總法師弟子。落髮後。卽預講席。專志涅槃。義解通釋。造涅槃義章四卷。時新建慈悲寺。延會爲寺主。講揚經教。接引後學。貞觀八年。勅住宏福寺。輒廢講事。專修定業。夢無量壽佛。以手承之。遂造阿彌陀佛像。繫心作觀。常坐不臥。十四年五月。遘疾。返慈悲寺。見佛來迎。遂逝。年五十九。續高僧傳。

唐慧璿●●慧璿姓董。少出家襄州。周滅法後。南入茅山。歷棲霞。往安州。聽講諸經論。並契幽極。晚歸襄州。住光福寺。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衣紫袍。身長一丈。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念。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若一人講說。能令所住之地。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

食豐饒。若念小乘。前事俱失。唯願宏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寺北窪處。清泉香美。合寺相慶。璿慈育爲懷。容常含笑。居山久之。道俗翹敬。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夜。見山神告曰。法師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斂手曰。生受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與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終於法座。年七十九。續高僧傳

唐明濬。明濬。姓孫。齊人。常誦金剛般若爲業。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卒。心尙煖。周時復蘇。云。初見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答云。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功德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令二青衣送之還寺。濬自是精勤愈倍。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續高僧傳

唐善導。蓮宗二祖。善導。不詳其所出。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

禮誦。旋至京師。激發四衆。每入室。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則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未嘗睡眠。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供衆。粗惡自奉。所有願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塔寺。然燈續明。道俗從其化者甚衆。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徧者。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其間得三昧生淨土者。不可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導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或問何故不令人作觀。直遣專稱名號耶。答曰。衆生障重。境細心麤。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卽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爲期者。十卽十生。百卽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續念。報佛

恩故。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比見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卽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無一。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厲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爲期。前念命終。後念卽生。長時永劫。受無爲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又作臨終正念文曰。凡人臨終欲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緣。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著。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爲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輒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歎懊恨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教記取阿彌陀佛。守令氣盡。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爲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慮也。死門甚大。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導一日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寺前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

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逝。高宗知其神異。賜寺額曰光明云。佛祖統紀樂邦文類。

唐懷感●●懷感不詳其所出。秉持強毅。精苦力學。聞經言念佛少時得生安養。疑

情未決。還叩善導。導曰。念佛往生。諸佛誠言。子能信入。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

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導不許。勸令益加精進。三年。感佛化金

色光。覩眉間毫相。證念佛三昧。著決疑論七卷。臨終。見化佛來迎。面西而卒。宋高僧傳

唐法祥●●法祥同州人。少出家。周遊訪道。清貧寡欲。棲止無定處。後住揚州大興

國寺。三十餘年。立身凝肅。常坐臥一大房。開通前後。當風而住。以讀經爲業。道俗有

問訊者。非盡卷不交一言。以安養爲期。凡有饒益事。必迴向淨土。後疾甚。侍者參立。

聞祥連稱佛像。侍者回顧。瞥見佛現形。佇立西壁。光明若鏡。須臾漸隱。俄而香樂盈

空。又見白鶴西來。繞屋三匝。還向西去。少時祥卒。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寶相●●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年十九出家。行頭陀行。六時禮懺。四十餘年。每

夜分課誦阿彌陀經七徧。持佛號六萬聲。先後讀涅槃一千八十徧。兼誦金剛經。般

若經終於卽世。平居冷食粗衣。一心正念。晨宵翹注。及病既革。誦念自剋。終斯不捨。囑道俗曰。念佛爲先。勿虛度世。當於西方相待。又曰。燒散吾尸。不勞銘塔。言訖而逝。年八十三。續高僧傳

唐功迴。功迴。浚儀人。行普賢懺。身不倚牀者三十年。一日。見普賢大士。乘六牙象。地白金色。晚年專講法華。至藥草譬喻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願迴詮疏功德。求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所願足矣。乃繫念西方。不食而化。佛祖統紀

唐惟岸。小童子

惟岸。并州人。平生行方等懺。迴向淨土。遇微疾。禪觀無閒。一日。

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空中。遲久不滅。岸頂禮。雨淚曰。幸以肉眼得覩聖容。所恨後世無傳。乃召畫工。無能畫者。忽有二人。自言從西京來。欲往五臺。願畫菩薩像。畫畢。忽不見。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岸令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未信也。頃之。沐浴更衣。入道場坐。念佛而化。岸撫其

背曰。小子先我行耶。因索筆作偈。讚所畫二菩薩像。讚畢。別諸弟子。入道場。命門徒助稱佛名。端坐而逝。年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宋高僧傳

唐法持◎◎法持。姓張。潤州江寧人。幼出家。年十三。謁黃梅忍禪師。蒙示法要。領解幽玄。後事方禪師。爲入室弟子。已而專修淨業。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臨終。遺命露屍松林之下。施與烏鳶螻蟻。使食吾血肉者。起淨土因。言已瞑目。寺僧見神幡數首。從西而來。幡出異光。以燭其室。年六十八。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懷玉◎◎懷玉。姓高。丹邱人。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蝨恣生。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常行懺悔。天寶元年六月九日。見西方聖像。數如恆沙。一人擎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爲不然。聖衆遂隱。玉倍加精進。忽聞空中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趺坐結印。以俟佛來。越三日。異光滿室。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書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上品蓮臺爲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說偈已。香氣盈空。聖衆徧滿。見阿彌

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逝郡太守段懷然作偈讚曰
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金臺。宋高僧傳

唐慧日●●慧日姓辛東萊人唐中宗時得度見義淨三藏詣西域求法心慕之於是泛舶渡海經三年得達天竺禮如來聖迹尋求梵本日既閱歷艱苦深厭閻浮思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皆勸修淨土法門日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大山山有觀世音像有至誠祈請者每見大士現身日至山叩頭七日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身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既困憊聞已精神頓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閱一十八年開元七年達長安詣闕獻佛真容梵夾等賜號曰慈愍三藏日勤修淨業唱導一時著往生淨土集行於世天寶七年卒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常愍從遊弟子●常愍并州人。落髮後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嘗發大誓。願生極

樂。專修淨業。稱念佛名。後遊京洛。專崇斯業。輒有冥應。遂發願寫般若經滿萬卷。又欲遠詣西域。禮如來聖迹。以此勝福。迴向淨土。遂至海濱。附舶從訶陵國。至末羅瑜國。欲往中天。商舶載重。解纜未遠。風起。舟且覆。商人爭上小舶。互相排擠。舶主高聲喚愍上舶。愍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者何。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稱阿彌陀佛。舟沈身沒。聲盡而終。年五十餘。有從遊弟子一人。亦念佛名。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具陳其事如此。西域求法高僧傳

唐法善●法善不詳其所出。天寶間遊京師。習天台教。常誦法華。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臨終。見金蓮華從空下。迎天樂競鳴。隱隱向西去。佛祖統紀

唐神皓●神皓字恆度。姓徐。蘇州人。天性耿潔。依錢塘龍泉一公出家。天寶六年。得度。乾元初。住蘇州開元寺。結道俗爲西方社。其有懈怠者。退之時。以爲梅檀林中。常材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矣。澡身易衣。端坐而逝。

香氣滿室。是夜天瑠璃色。星隕如雨。年七十五。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道光●●道光。姓楮。幼出家。長而受具。學通毗尼。持法華經。創建塔廟。沒身不忘。

上元元年仲秋。示疾。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觀阿彌陀佛。忽見佛身。現在其前。滿

庭。碧華。昔所未覩。四日昧爽。有一異人。見請。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五日。曼陀

羅華。自天而雨。五色雲氣。覆映其廬。遂卒。年七十九。宋高僧傳。

唐飛錫●●飛錫。不詳其所出。初學律儀。後與楚金法師。研習天台教觀。天寶初。遊

京師。止終南紫閣草堂。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其上卷。明通念三世一切佛門。略

言。夫帝網未張。千瓔焉覩。宏綱忽舉。萬目齊開。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

成於三昧。而世人念過去釋迦。想現在彌陀。獨未聞念未來諸佛。何耶。以諸佛爲至

尊也。衆生爲至卑也。高下出焉。羣妄興矣。敬傲立焉。一真隱矣。般若云。一切有情皆

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徧故。夫貧女懷玉。米在糠稭。鏡然可觀。人皆侮未來玉。毫不

敢侮。過現金色。起罪之由。在當來佛上。非已今佛上也。衆生苟非當佛焉在。若知母

因子貴米以稊全。有叶法華不輕之心。則念佛三昧不速而成。是故嬖女羣盜。不可或輕。鬼獄畜生。亦宜普敬。乃至無善可擇。無惡可棄。故隨所念。無非佛矣。其中卷明念現在佛。專注一境門。略言悲華經言。密蘇王子發心已來。行時步步。心心數法。常念諸佛。今登正覺。生妙樂刹。卽阿閼佛是。吾謂經行廣陌。徒步幽林。固當如密蘇之見。卽鳴珂入仗。動佩朝天。肅肅羽儀。駸駸車馬。又安得不用心於步步間哉。夫含齒戴髮。死生交際。未有無出入息者。世人多以寶玉木槌等爲數珠。吾以出入息爲念珠。壽稱佛名號。隨之於息。有大恃怙。安懼一息不還。卽屬後世者哉。余行住坐臥。常用此珠。縱令昏寐。含佛而寢。覺卽續之。必於夢中得見彼佛。如鑽燧煙飛火之前相。夢之不已。三昧成焉。面覩玉毫。親蒙授記。萬無一失也。問然則但能繼想。無取高聲乎。答辟散之要。要存乎聲。聲之不厲。心竊無定。有五義焉。拔茅連茹。乘策其後。畢命一對。長謝百憂。一也。聲光所及。萬禍冰消。功德叢林。千山松茂。二也。金容煒煌。以散彩。寶華淅瀝。而雨空。若指諸掌。皆聲致焉。三也。如牽木石。重而不前。洪音發號。飄然

輕舉四也。與魔軍戰。旗鼓相望。用聲律於戎軒。以定破於強敵。五也。喧靜兩全。止觀雙運。叶夫佛意。不亦可乎。華嚴經。寧受無量苦。得聞佛音聲。不受一切樂。而不聞佛名。然則佛聲遠震。開善萌芽。猶春雷之動百草。安得輕誣哉。其下卷。明理事雙修。卽生無生門。略言。世人謂念佛有念也。吾則謂念佛無念也。又念卽是空。焉得有。非念滅空。焉得無念。性自空。焉得生滅。又無所念心者。應無所住也。而修念佛者。而生其心也。無所念心者。從無住本也。而修念佛者。立一切法也。無所念心者。念卽是空也。而修念佛者。空卽是念也。此明中道雙寂雙照。照而常寂。無所念心矣。寂而常照。而修念佛焉。如來寂照三摩地。念佛三昧究竟之位也。故此三昧。能生首楞嚴王師子吼定。菩薩念佛三昧經。破相偈曰。念佛真金色。安住無著心。觀法何名佛。攝心恆相續。金色非如來。四陰亦如是。離色非如來。想色應當知。此是佛世尊。最勝寂靜處。善能滅一切。外道諸邪見。如龍王降雨。澤及於一切。此經明六度萬行。未有一法。不是念佛三昧也。大品經。佛爲鈍根人。說諸法空寂。以其動生執見也。爲利根人。說諸佛

相好。知其蓮不染塵也。坐禪三昧經。菩薩坐禪。不念一切。唯念一佛。如清冷海中金。須彌山。乃至功德法身。亦如是念。故知不得以不念爲無念。觀佛實相。觀身亦然。遇境皆真。無心不佛。必不離念。存於無念。離生立於無生。若離而別立者。斯不了煩惱。卽菩提衆生。卽諸佛矣。旣離之不可。卽念佛真無念也。卽往生真無生也。其義煥然。若秋天澄霽。明月出雲矣。永泰初。詔於大明宮內。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及密嚴經。充證義正員。後不知其終。宋高僧傳。寶王三昧論。

唐齊翰◎◎齊翰字等至。姓沈。湖州人。天寶八年出家。永定寺。道性淵默。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專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卽見淨土境相。乃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蓉輝映兮寶光隨。乘光西邁兮偕者誰。未幾遇疾。謂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否。弟子問曰。和尚捨生。何乃抱病。翰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卽回瞻聖像而亡。年六十八。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自覺●●自覺博陵望都人。少出家開元寺。至德二年。往靈壽縣禪法寺。習律經論。勤瘁九年。皆造精微。大曆元年。往平山縣界。得重林山院居焉。拾果采蔬。日唯一食。歲大旱。恆陽節度使張公。聞其精苦。躬入山。請其祈雨。覺虔告龍神。大雨立下。張甚尊禮之。初欲鑄大悲菩薩像。并建佛寺。至是施者駢集。鑄像高四十九尺。梵相端嚴。迨年稔。寺亦隨成。遂於壇前矢願。願承聖力。早生淨土。夜三更。見金光二道。中有阿彌陀佛。自光中下。二大士左右隨之。佛垂金臂。摩覺頂曰。守願勿易。利物爲先。寶池生處。任從汝願。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見神人現半身雲中。俯謂覺曰。師西歸之期至矣。覺舉手謝之。六月十四日。卽於觀音像前趺坐而化。覺所鑄大悲像。屢著顯應。至周顯德初。勅令天下銅像一例除燬。及是像匠氏暴卒。後宋太祖令重鑄於寺焉。

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三

往生比丘第三之二

唐承遠蓮宗三祖



承遠

不詳其所出。始學於成都唐公。次資川誥公。至荊州。進

學於玉泉真公。真公令居衡山設教。人從而化者萬計。始居山西南巖石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羸形垢面。躬負薪樵。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法門。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是爲彌陀寺。營造之餘。則施與餓疾者。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年九十一。先是有釋法照者。居廬山。由正定中。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之學。傳教天下。照在代宗時。爲國師。言其師有至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德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柳宗元爲製碑。立石寺門之右。

柳子厚文集

唐法照

蓮宗四祖



法照

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居衡州雲峯寺。勤修不懈。一

日於僧堂粥鉢中。觀五色祥雲。雲內現山寺。寺東北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內復有一寺。榜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以所見問知識。有一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勢面。乃五臺也。四年。照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覆。雲中現樓閣。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衡州舉郭咸焚香瞻禮。良久方滅。照復遇一老人。謂曰。汝曾發願往金色世界。禮觀大聖。今何輒止。言訖不見。照遂與同志數人。遠詣五臺。五年四月六日。至五臺縣佛光寺。其夕四更。遙見異光照身。卽之行五十里。得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童子。自稱善財難陀。引至一寺。榜曰大聖竹林寺。如鉢中所見。金地寶樹。以爲莊嚴。入寺登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座。萬衆圍繞。而爲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去聖時遠。知識隘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爲其要。文殊告曰。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善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

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照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閒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語已。二大聖同舒金臂。摩照頂曰。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照歡喜作禮。辭而退。二童子送出寺門。舉頭忽失所在。乃立石標記其處。至四月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虔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大嚴淨。琉璃宮殿。文殊普賢。俱在一處。復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以身撲地。見梵僧佛陀波利。引入一院。額曰金剛般若寺。異寶莊嚴。光明閃爍。照雖歷觀靈異。而未語人也。是年十二月。於華嚴寺。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七月初夜。正念佛時。見一梵僧入。謂曰。汝所見臺山境界。胡不傳示世人。言畢不見。照心異之。翌日。又見梵僧語如前。照曰。非敢秘密聖道。恐生疑謗耳。僧曰。大聖文殊。現在此山。尚招人謗。汝何惜焉。但以所見境界。普告衆生。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

遂憶所見錄以傳世。明年江東釋慧從與華嚴寺諸僧隨照至金剛窟及立石標記處瞻仰舊迹。大衆悲喜未已。忽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愈驚異。知照所見不虛。因書於屋壁。願見聞者共發勝心。後於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仍號竹林焉。照於是篤志念佛。日夜無曠。忽見佛陀波利謂曰。汝華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謂衆曰。吾行矣。端坐而逝。或言照嘗於并州五會念佛。德宗時詔入京師。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宋高僧傳。樂邦文類。

唐少康

蓮宗五祖

●少康。姓周。縉雲仙都山人。生而不言。七歲入靈山寺禮佛。母

問識否。忽發言曰。釋迦牟尼佛。父母遂捨之出家。年十五能通五部經。貞元初詣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康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使此文再現光明。言已。光復閃爍。光中隱隱有化菩薩。康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之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導真像升空。謂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南至江陵。遇一法師。謂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緣在於彼。

言訖不見。乃適新定。乞錢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卽與一錢。如是年餘。凡男女少長見康者。皆云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於道路。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每遇齋日。善信畢集。所化三千許人。每升座。高聲唱佛。衆共和之。康一唱佛。衆見一佛從其口出。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焉。康謂衆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衆皆欣慰。二十一年十月。囑道俗曰。當於淨土起增進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見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寂然而逝。塔於臺巖。號臺巖法師。宋高僧傳。樂邦文類。

唐辯才●●辯才。姓李。襄陽人。其誕也。異香發於室。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周遊列郡。師事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頒律師。剖析經義。無所不通。後爲章信寺僧主。密修淨土二十年。未嘗告人。獨與護戎任公善。謂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至期。使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至。才曰。吾去矣。安坐繩牀。默然歸寂。衆聞天樂西來。異香滿室。年五十六。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善道●●善道。臨淄人。嘗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修十

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迹。愾然增思。後遁迹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觀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檐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卽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

向西而隱。佛祖統紀

唐智欽。智欽不詳其人。專習禪業。又禮念萬五千佛名。至萬徧。後於鄆縣阿育王塔前。然一臂。求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應曰。來迎欽法師耳。護急啓戶。見佛身放大光明。旛華寶蓋。騰空飛下。欽卽時化去。佛祖統紀

唐知玄。知玄字後覺。姓陳。眉州洪雅人。七歲在寧夷寺。聽講涅槃經。宛如宿習。

是夕夢佛手摩其頂。年十一出家。授以經疏。通達深奧。年十三。卽升堂講論。黑白傾聽。宣宗朝。召入京。賜紫袈裟。奏復天下廢寺。尋乞歸故山。僖宗朝。錫號悟達國師。賜沈香座。膝上忽生人面瘡。特往蜀彭州九龍山。訪前在京所遇患迦摩羅病之僧。以求救療。其僧令童子引至一泉。洗之。瘡忽語曰。公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卽盎。我乃錯也。累世求報。而公十世爲高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故能害之。今家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因洗之。其瘡遂差。玄少欲。過中不食。六時行道。累致顯應。一日。忽聞空中聲曰。必生淨土。乃訊曰。孰之語耶。空又應曰。佛也。又見一菩薩降庭中。丁寧讚諭。忽不見。臨終時。囑令棄屍飼魚鳥。曰。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今其時矣。言訖。右脅面西而沒。年七十三。本高僧傳。神僧傳。

唐端甫。端甫姓趙。天水人。母夢梵僧授舍利。令吞之。遂誕甫。十歲。依道悟禪師。出家崇福寺。十七。剃染。隸安國寺。徧參講座。兼通經律。夢梵僧以瑠璃器盛滿舍利。令吞之。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才辯無礙。演經太原。傾都畢會。德宗徵入。賜

紫方袍。迄順憲兩朝。俱見尊禮。講涅槃唯識。凡一百六十座。日持諸部。以淨土爲息肩之地。所得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嚴飾殿宇。而方丈單牀。泊然自得。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異香鬱然。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宋高僧傳

唐雄俊。雄俊。姓周。成都人。善講說。無戒行。嘗罷道從戎。尋復爲僧。亦頗知愧悔。常持佛名。大曆中。暴亡入冥。主者呵責。命付地獄。俊大呼曰。觀經言。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卽得往生。雄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準念佛之功。合生淨土。不然。三世諸佛。卽成妄語。遂合掌諦念寶臺。忽現乘空西去。同時有自冥還者。傳其事云。宋高僧傳。佛祖統紀載。

雄俊入冥。自陳念佛功。主者放還。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居四年。別衆坐逝。與此互異。

唐惟恭。惟恭。荊州人。常事酒博。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有靈歸者。迹頗類之。里人爲之語曰。靈歸作盡業。惟恭繼其迹。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恭聞曰。我雖罪無所逃。然仰賴佛力。十念往生。豈復墮惡道耶。一日。恭病。歸出寺。見少年手執樂器。問所從來。曰。西來迎恭上人耳。一人懷中出蓮華。華合如拳。葉出異光。望寺而馳。次

日至寺。恭已亡矣。歸因感悟改節。以名德著。

佛祖統紀

唐大行●●大行齊州人。初學天台教。後入泰山居焉。結草爲衣。拾果爲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大士現身。一日歎曰。人命無常。不久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大藏叩禱。信手探之。得阿彌陀經。於是專心思念阿彌陀佛。閱三七日夜半。忽覩琉璃地。心眼洞明。又見佛及二大士。湧立空中。僖宗聞行名。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謂左右曰。寶地復現。安養之期至矣。卽日。右脅而終。

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石晉志通●●志通。姓張。鳳翔人。出家遊洛下。遇囉日囉三藏。行瑜伽教法。通禮事之。錢文穆王時。東遊吳越。入天台山。於智者道場。覽淨土靈瑞傳。發心願生彼國。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一日。登山中。招手巖。誦四十八願。願速生淨土。投身而下。墮一大樹中。枝輒榦柔。殊無少損。乃復整身登巖。誓曰。大願已發。餘生可厭。唯望聖衆。同來接引。再投而下。棲於草上。久之。蘇矣。衆僧尋至。掖歸。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而下。又見蓮華開合於前。通曰。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華光相。

受生處也。淨相現矣。乃起禮佛而終。茶毗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高不

僧傳。佛
祖統紀。

後周可止。可止姓馬。范陽大房山人。年十二出家。十九抵五臺山求戒。感文殊

靈光燭身。二十三往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後於長安開演。化導日衆。未幾歸故鄉。

母猶在堂。持孟乞食以養母。長誦金剛經。晚居長壽淨土院。後周廣順元年正月二

十二日。微疾。召弟子念阿彌陀佛。助吾往生。奄然而化。年七十五。宋高僧傳

宋紹巖。紹巖姓劉。雍州人。七歲出家。依高安禪師。徧覽經書。有如宿習。後居錢

塘湖心寺。恆諷持法華經。晝夜無閒。期滿萬部。得生淨土。俄感蓮華生於陸地。誓焚

身供養西方三聖。吳越王俶力勸止之。又投身曹娥江中。如有物藉其足。得不死。吳

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居之。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求藥石。作偈累篇。示門

徒曰。吾誦經二萬部。決生安養。跏趺而化。茶毗舍利無算。年七十三。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宋守眞。守眞姓紀。字法燈。永興萬年人。出家聖壽寺。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

性光師傳華嚴法界觀。後禮演祕閣黎授瑜伽教。並得心要。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無少怠。賜號曰昭信。常於中夜習西方無量壽觀。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同唱佛名。久之令止。奄然歸寂。年七十八。閣維。獲舍利焉。宋高

傳僧

宋延壽運宗六祖。●●延壽字冲玄。錢塘王氏子也。少誦法華。錢文穆王時。知稅務。

多用官錢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王使人矚之色不變。命釋之。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復參天台韶國師。發明心要。嘗於國清寺行法華懺。禪觀中見觀音菩薩。以甘露灌其口。因是獲大辯才。以宿願未決。登智者禪院。作二圖。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莊嚴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淨土圖。於是一意修淨業。建隆二年。忠懿王請住永明寺。賜號智覺禪師。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誦法華經。積一萬三千部。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施鬼神食。買贖生命。皆以迴向淨土。著宗鏡錄一百卷。會天台賢首慈恩異同之旨。

又著萬善同歸集。集中指歸淨土處。最爲切要。其略曰。問。唯心淨土。周徧十方。何得託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取舍之念。豈達無生之門。忻厭情生。何成平等。答。唯心淨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極樂佛土。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著境祇墮所緣境中。旣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卽仰教生信。其柰力量未充。觀淺心浮。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卽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卽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卽作生解。聞無生卽作無生解。不知生卽無生。無生卽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旣了境唯心。了心卽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卽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忘。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礙。卽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卽無見。

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衆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爲逼害事。故皆是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彼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備。親證無生者。則可。初心之人。何可妄效。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答。九品經文。自有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習定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衆善資熏。回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獄。若在狴牢。怨賊所迫。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閒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爲業障所牽。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

功德。回向此時。念念不虧。卽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瞋恚邪淫。卽地獄業。慳貪不捨。卽餓鬼業。愚癡闇蔽。卽畜生業。我慢貢高。卽修羅業。堅持五戒。卽人業。精修十善。卽天業。證悟人空。卽聲聞業。知緣性離。卽緣覺業。六度齊修。卽菩薩業。眞慈平等。卽佛業。若心淨。卽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邱陵阬坎。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原。更無別體。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趨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又嘗作四料簡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牀并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趺坐而化。年七十二。後有僧來自臨川。經年繞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致禮拜。因詢其人。曰。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已往生西方。上上品矣。王重其德。故禮敬耳。

樂邦文類。萬善同歸集。

宋晤恩

文備

●●晤恩字修己。姓路。常熟人。年十三。聞人誦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

興福寺出家。後唐長興中。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既而聽習法華光明諸經。及止觀論。咸造精微。終日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右脅。坐必跏趺。每布薩。必潸然流涕。徧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講演法華二十餘部。宋雍熙三年八月朔夜。覩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夢一沙門。執金鑪焚香。三繞其室。言是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呼門人至。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爲衆說止觀指歸。及觀心大義。端坐面西而化。年七十五。寺衆聞管弦鈴鐸之音。嘹亮空中。久而漸遠。茶毗得舍利無算。恩弟子文備。洞明觀法。一室坐忘者三十年。雍熙二年。微疾。淨土現前。累足而逝。

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宋文輦●●文輦。永嘉平陽人。既受戒。徧學三乘。依縉雲明昭禪師法會。疑情頓決。後復依天台德韶禪師。重有悟入。閱藏經三周。宗說兼通。逍遙無滯。太平興國三年。伐梅檀。結成一龕。趺坐其內。自持火炬。誓曰。願舍此殘軀。上供十方諸佛菩薩。命衆

唱佛助我往生。須臾焰發。其煙五色。旋轉虛空。猶聞佛聲。頃之乃寂。火熄。收舍利無算。年八十四。宋高僧傳

宋義通。字惟遠。姓尹。高麗國人。頂有肉髻。眉長五六寸。受具後。學華嚴起信。晉天福時。來遊中國。至天台雲居寺。見韶國師。忽有契悟。及謁螺溪寂法師。聞一心三觀之旨。遂留受業。稱具體焉。開寶元年。漕使顧承徽舍宅爲寺。請通居之。太平興國七年。賜寺額爲寶雲。通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常呼人爲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故鄉。諸人皆當往生。卽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右脅而化。闍維。舍利盈滿。年六十二。佛祖統紀

宋有基。字及賢。姓王。錢塘人。五歲出家。從天台壽昌法超爲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之。受法華止觀。隨言解義。曲盡其妙。端拱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數百人。每白黑月。必集衆誦菩薩戒法。勸道俗念佛四十年。數至萬人。遇歲歉。則持鉢以供聽衆。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令祥請曰。和尚西

歸可無留訓。基乃廣談圓旨。逾時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基曰。西方三聖人來也。卽右脅西向而化。有夢基具威儀往西方者。有夢基坐青蓮華對佛說法者。有夢阿彌陀佛爲基授記者。法智聞而歎曰。臥病談禪。臨終見佛。信希有事哉。茶毗。出舍利無算。佛祖統紀

宋省常連宗七祖。省常字造微。姓顏。錢塘人。七歲出家。十七受具戒。宋淳化中。

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刻無量壽佛像。刺血書華嚴淨行品。於是易蓮社爲淨行社。士夫與會者一百二十人。皆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且爲之首。比邱及千人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常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曰。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隱。年六十二。佛祖統紀

宋知禮。知禮字約言。明州金氏子也。其父母禱佛求嗣。夢神僧攜一童畀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未幾生禮。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往太平興國寺。依洪選師得度。稍長。依寶雲寺義通法師學教觀。圓頓之旨。一受卽了。淳化中。通旣歸。

寂。受請主乾符寺。尋徙保恩院。敷揚教觀。學徒踵至。明州旱。禮與慈雲式公。修光明懺。約三日不雨。當自焚一手。如期。果大雨。大中祥符三年。重建保恩。賜名曰延慶。六年。建念佛施戒會。親爲疏文以勸。曰。原夫一念本融。諸法無礙。遇熏旣異。感報成差。是以順性而修。則顯諸佛淨土。隨情而作。則循五趣苦輪。所以處娑婆者。升出尤難。墮落者衆。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直待三修行備。方免四趣受生。蓋境界麤強。煩惱熾盛。自力求脫。實難其人。若夫生安養者。國土莊嚴。身心清淨。直至成佛。不墮三途。經云。尙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又云。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若欲生彼。但當稱彼佛號。修彼佛慈。必爲彼佛本願攝取。捨此報身。定生彼國。具如經說。實非臆談。今結萬人以爲一社。心心繫念。日日要期。每歲仲春。同集一處。同修供養。同聽法音。會彼萬心。以爲一志。俾成淨業。誓取往生。況劫濁命光。其猶風燭。一息不至。三途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緣。唯勤念佛。自此二月望日。歲舉會以爲常。嘗集十僧。修法華懺三年。期以懺畢。焚身供養妙經。

求生淨土。後爲衆沮不果。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載。然三指供佛。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勳奏禮高行。賜號法智大師。勅令住世演教。禮以從上諸祖。闡揚淨土者。多談事相。罕示觀門。暫被時機。未窮圓頓。因取天台觀無量壽佛經疏。研極理奧。曲暢玄風。成妙宗鈔數萬言。其釋題略云。觀者總舉能觀。卽十六觀也。無量壽佛者。舉所觀要。攝十五境也。能觀皆是一心三觀。所觀皆是三諦一境。毗盧遮那徧一切處。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所謂衆生性德之佛。非自非他。非因非果。卽是圓常大覺之體。故起信論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常住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故知果佛圓明之體。是我凡夫本具性德。故一切教所談行法。無不爲顯此之覺體。故四三昧。通名念佛。一常坐。卽一行三昧。二常行。卽般舟三昧。三半行半坐。卽法華

三昧。四非行非坐。亦名隨。自意三昧。詳見摩訶止觀。雖俱念佛。而是通途顯諸佛體。若此觀門。及般舟三昧。託彼安養依正之境。用微妙觀。專就彌陀顯真佛體。雖託彼境。須知依正同居一心。心性徧周。無法不造。無法不具。若一毫法從心外生。則不名爲大乘觀也。所言心性具

一切法造一切法者。實無能具所具。能造所造。卽心是法。卽法是心。能造因緣。及所造法。皆悉當處。全是心性。是故今觀若依若正。乃法界心觀法界境。生於法界依正色心。是則名爲唯依唯正唯色唯心唯觀唯境。故釋觀字。用一心三觀。釋無量壽用一體三身體宗力用。義並從圓判教屬頓。寄語行者。觀雖深妙。本被初心。若能進功。何憂不就。縱未入品。爲因亦強。生至彼邦。得預大會。所見依正微妙難思。速入聖階。度生亦廣。況塵境麤強。誠爲險處。故須外加事懺。內勤理觀。正助雙行。加願要制。必於寶刹。速證無生。今解觀門。其意在此。禮他所撰述。多指歸淨土。此其最切者。時方詔天下立放生池。禮歲遇佛生日。結放生會。集衆作法。縱諸魚鳥。有司以聞。勅樞密劉筠撰文。立碑院內。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將示寂。建光明懺七日。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衆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年六十九。露龕二七日。爪髮加長。閣維時。舌根不壞。若蓮華然。四明教行錄。觀經疏鈔。佛祖統紀。

宋遵式●●遵式字知白。台州寧海葉氏子也。母夢熈明珠而生。式稍長。往東掖山。

依義全師出家。勤苦自厲。初學律部。繼入國清寺。然指普賢像前。誓傳天台教法。雍熙初。往四明寶雲寺。事義通法師。嘗行般舟三昧。積勞嘔血。兩足皮裂。以死自誓。忽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數蟲。又指端出甘露灌之。覺身心清涼。所患頓失。已而頂高寸許。聲如洪鐘。慧辯無礙。通示寂式。反天台。淳化元年。居寶雲。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咸平中。歸東掖。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祥符七年。應杭人請。主昭慶寺。尋赴蘇州。講經開元寺。復反杭。主靈山。王欽若判杭州。奏復天竺寺舊名。賜式號曰慈雲。式嘗以天台智者放生故事語欽若。欽若因奏請以西湖爲放生池。報可。先後依經撰集諸懺法。圓融三觀。以淨土爲歸。又因知府馬亮問道。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其決疑門略云。佛法有二。一者小乘。不了義法。二者大乘。了義法。大乘中。復有了義。不了義。今談淨土。唯是大乘了義中之義之法也。此教詮旨。圓融因果。頓足佛法之妙。經云。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惟一佛乘。斯之謂與。是則十方淨穢。卷懷同在於刹那。一念色心。羅列徧周於法界。並天真本具。非緣起新成。一念

既然一塵亦爾。故能一一塵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塵復互周。重重無盡無障礙。一時頓現非隱顯。一切圓成無勝劣。我心既然。生佛體等。此則回神億刹。實生於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乎刹那際內。信此圓談。則事無不達。昧斯至理。則觸類皆迷。故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乃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今但直決疑情。令知淨土百寶莊嚴。九品因果。並在衆生介爾心中。理性具足。方得往生事用。隨願自然。免信常流。執此非彼。其行願門。文多不載。別有論往生坐禪觀法云。欲修往生觀者。當於一處繩牀。西向。易觀想故。表正向故。跏趺端坐。頂脊相對。不昂不偃。調和氣息。定住其心。然所修觀門。經論甚多。初心凡夫。那能徧習。今從要易略示。一種於二種中。仍逐所宜。不必併用。其有於餘觀想熟者。任便。但得不離淨土法門。皆應修習。所言二種。一者扶普觀意。坐已。自想即時所修。計功合生極樂世界。當便起心。生於彼想。於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華合想。作華開想。當華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作眼目開想。見佛菩薩及國土想。卽於佛前。坐聽妙法。及聞一切音。

聲皆說所樂聞法。所聞要與十二部經合。作此想時。大須堅固。令心不散。心想明了。如眼所見。經久乃起。二者直想阿彌陀佛。丈六金軀。坐於華上。專繫眉間白毫一相。其毫長一丈五尺。周圍五寸。外有八楞。其毫中空。右旋宛轉。在眉中間。瑩淨明徹。不可具說。顯映金顏。分齊分明。作此想時。停心注想。堅固勿移。然後復應觀想念所見。若成未成。皆想念因緣。無實性相。所有皆空。一如鏡中面像。如水現月影。如夢如幻。卽空卽假。卽中不一不異。非縱非橫。不可思議。心想寂靜。則能成就念佛三昧。天聖中。別於寺東建日觀庵。送想西方。爲往生之業。尋講維摩經畢。與衆訣別。以講席付弟子祖韶。作謝緣詩。示將歸寂。其明年爲明道元年。十月八日。有疾。卻醫藥。仍爲衆略說法要。令請彌陀像。或以觀音至。禮炷香祝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受我一炷之香。諸佛證明。往生安養。或叩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晚坐脫。年六十九。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峯。紅光赫然。樂邦文類佛祖紀。蓮宗寶鑑。

宋義懷●●義懷。姓陳。永嘉樂清人。遊京師。投景德寺。爲行童。天聖中。試經得度。徧

參諸方。依明覺禪師於翠峯。偶汲水折擔。忽大悟。作偈呈覺。覺稱善。其後五坐道場。自鐵佛至天衣。化導甚廣。懷既了法原。仍密修淨土。嘗問學者云。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取捨之情。乃是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又違佛語。畢竟如何。復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晚以疾居池陽松山庵。弟子智才。住臨平佛日寺。迎歸侍奉。才往蘇州。懷促之歸。別衆而逝。年七十二。寶傳樂邦文類。

宋本如。本如。明州句章人。少依法智法師。善詞翰。嘗請益經義。法智曰。爲我作知事三年。卻向汝道。三年復請。法智厲聲一喝。復呼曰。本如。如豁然有省。以頌呈法智。肯之。祥符四年。主東山承天寺。大振法道。歷三十年。講法華。涅槃。光明。觀。無量壽等經。及天台教觀。至六七徧。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瑞應屢見。寶曆二年。賜號神照法師。與丞相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仁宗欽其道。賜名白蓮寺。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升堂說法。與衆訣別。遂逝。年七十。時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向去。天氣盛暑。異香非常。明年。門人啓鑰。貌如生。有大蓮華。產於塔前。佛祖統紀

宋仁岳●●仁岳字潛夫。姓姜。雲川人。聞法智南湖之化。往而學焉。久之。豁然有得。又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宴坐靜室。恍如夢覺。後歷主杭州叢席。大宏法化。年老還鄉。主祥符。賜號淨覺。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供佛。持律至嚴。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謂門人曰。吾翌日午刻當行。及明日留偈安坐而逝。嘗著彌陀經疏二卷。又作指歸記二卷以釋之。其後三十年。寺衆夢岳謂宜遷塔。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

遂具禮葬焉。

佛祖統紀

宋處謙●●處謙姓潘。永嘉人。母夢瑞雲入懷。娠三年始生。依常寧寺契能出家。祥符初得度。卽往學於天竺。慈雲深器之。復謁神照如法師。大明圓頓之旨。未幾居首座。尋歸主常寧。歷慈雲妙果。赤城慧林。淨住南屏。天竺十坐道場。閱四十年。講唱不倦。登門者三千人。賜號神悟。熙寧八年四月十五日晨興沐浴更衣。集衆諷普賢行法。阿彌陀經。頃之升座。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久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寂然而逝。

佛祖統紀

宋慧才●●慧才姓王永嘉樂清人。祥符初得度。年十三。受具戒。往學於四明。自恨昏鈍。常持大悲咒。忽夢一梵僧。長數丈。脫袈裟被之。翌日臨講。豁然開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後謁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住法慧寶閣。賜號廣慈。未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咒百八爲課。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佛號一夕。夢至寶閣宮殿。有告之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年春。爲道俗千人授大戒於雷峯。方羯摩。觀音像頂放光明。燈炬日光。皆爲映奪。淨慈守一禪師爲作戒光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讚佛畢。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往。年八十六。佛祖統紀。釋氏稽古略。

宋靈照●●靈照姓盧。蘭溪人。出家寶慧寺。未朞月。通法華光明二經。數歲往錢塘。依香巖湛師學教。觀復往吳興。依淨覺岳師。台宗戶牖。無不通曉。元豐中。主吳山解空寺。繼遷景德寺。熙寧中。遷華亭超果寺。先後數歲中。遇春首。必開淨業社。與者二萬人。輒多獲驗。嘗於夢中。見三聖儀相。跪而問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克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卽生。又誦經深夜。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普賢。

像誦經萬部。以嚴淨業。元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養之期已至。遂面西。累足而化。闍維。異香襲人。舍利流迸。佛祖統紀

宋思義。字和甫。姓凌。湖州武康人。試法華經第一得度。依明智詔法師學。悟解過人。修四三昧行。頸上生一肉瘻。夜夢功德天。食之以桃。其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帥杭。請師居天竺。大振道法。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中夜忽跌坐。別衆而逝。衆誦念久之。忽蘇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人。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來迎。至二十五日。復跌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如引導狀。向西而沒。佛祖統紀

宋宗蹟。母師。宗蹟。襄陽人。父早亡。母陳氏。鞠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博通世典。年二十九。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深明宗要。元祐中。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薙染。持念阿彌陀佛。始終七載。母臨終無疾。念佛而逝。蹟自謂報親之心盡矣。乃遵廬山之規。建蓮華勝會。普勸僧俗。習西方妙觀。其次專持佛名。回向發願。期生淨

土。自爲文以唱之曰。夫以念爲念。以生爲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爲無念。以無生爲無生者。邪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總攝諸根。蓋有念佛三昧。還原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終日念佛。而不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應道交。東西不相往來。而神遷淨刹。此不可得而致詰也。故經云。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夫如來世尊。雖分折攝二門。現居淨穢兩土。然本聖之意。豈直以娑婆國土。邱陵坑坎。五趣雜居。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以是爲可厭。極樂世界。黃金爲地。行樹參空。樓簷七珍。華敷四色。以是爲可欣。蓋以初心入道。忍力未淳。須託淨緣。以爲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爲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撓亂。女色妖淫。極樂世

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報清淨。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淺信之人。偏生疑謗。竊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慕蘭若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衆苦。何止俗舍之喧煩。極樂優游。豈直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爲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誠以發明大事。決擇死生。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洪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衆。皆樂棲遲。少衆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衆。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髦。疾病相仍。昏沈睡眠。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尙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實爲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胞。更無死苦。相續無閒。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惟越致。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迷於淨土。長年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迴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高超十地。詆訶

淨土耽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比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淨土。豈不迷哉。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則界繫之所不能拘。劫波之所不能害。謝人間之八苦。無天上之五衰。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唯顯一乘之教。決定無三。歸依一體三寶。奉事十方如來。佛光照體。萬惑潛消。法味資神。六通具足。三十七品助道法。應念圓成。三十二應隨類身。徧塵刹土。周旋五趣。普被諸根。不動一心。徧行三昧。灑定水於三千。引衆生於火宅。自利利他。皆悉圓滿。然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蓋解脫之要門。乃修行之捷徑。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度人。先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海衆。各念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迴向同緣。願生彼國。竊冀蓮池勝會。金地法明。綺互相資。必諧斯願。操舟順水。更加櫂棹之功。十萬之遙。可不勞而至也。蹟一夕夢一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可三十許。揖謂蹟曰。欲入蓮華會。求書一名。蹟乃取會錄。問曰。何姓名。

答曰。普慧。書已。白衣又云。家兄亦求書一名。曰。令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遂隱。既覺。謂諸耆宿曰。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今建會。共期西方。感二大士幽贊。乃以二大士爲會首。於是遠近皆嚮化焉。蓮宗寶鑑樂邦文類。

宋元淨◎元淨字無象。姓徐。杭州於潛人。十歲出家。稍長。就學於慈雲。慈雲沒。復事明智。閩講止觀。悟第一義。應太守呂臻請。住大悲閣。賜號辯才。遷主上天竺。尋退隱南山之龍井。時賢蘇軾趙抃輩。欽其德器。屢致褒詠。已復主靈山慈雲講席。說法晝夜無閒。居常精修淨土。未嘗暫歇。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嘗禱大士求放光。光卽隨現。一日。與僧熙仲同食。仲視淨眉間有光如蚕。攬之。得舍利數粒。後常有於臥處得舍利者。將示寂。乃入方圓庵。宴坐。謝賓客。止飲食。語僧道潛曰。吾淨業已成。七日無障。所願遂矣。及七日。出偈示衆。右脅而化。年八十一。時元祐六年九月晦也。佛祖統紀樂邦類文。

宋從雅◎從雅錢塘人。始從海月辯法師。學止觀。後入南山天王院。誦法華經五

藏金剛般若經四藏。彌陀經十藏。禮舍利塔千徧。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拜。佛號五千萬聲。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過。心期淨土。一生坐不背西。無爲楊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雅欲發起衆信。遂於淨住寺圖九品三輩。刻傑讚於石。或奏雅道行。賜號法寶。一日無病。面西趺坐而逝。天樂鳴空。室有異香。弗祖統紀

宋可久

勳公徐道姑

可久不詳其所出。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人號爲久

法華。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游淨土。見諸勝境。與經符契。此間修淨業者。蓮華臺上。皆已標名。標金臺者。一成都廣教院勳公。一明州孫十二郎。一可久。標銀臺者。一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久言悉驗。淨土文

宋擇瑛。擇瑛姓俞。嚴州桐江人。出家於杭州壽寧寺。熙寧中。參神悟法師。深悟

止觀之道。閱不二門金錘。不寢者數月。當湖魯氏。創一院以迎瑛。大開法施。久之。遨遊杭秀蘇湖間。嘗作往生淨土十願文曰。願我永離三惡道。願我速斷貪瞋癡。願我

常聞佛法僧。願我勤修戒定慧。願我恆隨諸佛學。願我不退菩提心。願我速見阿彌陀。願我決定生安養。願我分身徧塵刹。願我廣度諸衆生。元符二年春。於杭之祥符寺示疾。俄奮身凭几西向。誦阿彌陀經。卷終而逝。樂邦文類。佛祖統紀。

宋宗本●宗本字無詰。姓管。常州無錫人。出家後。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後居杭州淨慈寺。歲大旱。湖井皆竭。寺西隅忽湧甘泉。得金鰻魚。浚爲井。寺僧千餘。賴以汲飲。張氏有女死。母夢女爲蛇。旣覺。得蛇棺下。持詣本。爲說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吾女者。可入籠中。當再持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女見夢曰。二報已解脫矣。母因問。生死輪迴。是信有之。何以得免。女曰。六道四生。如井上轆轤。無一人可免。唯修出世法。當得脫耳。盍問淨慈法主乎。其顯化類如此。本奉詔入東京慧林寺。召對稱旨。賜號圓照禪師。平時密修淨業。時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曦公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其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公。其他蓮華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有

萎者。云是退惰人也。晚居蘇州靈巖寺。元符間。將示寂。沐浴而臥。弟子環擁請偈。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作甚麼偈。尋常要臥便臥。今日亦何須特地坐也。乃索筆書後事。付守榮。擲筆而逝。若熟睡者然。佛祖統紀。蘇州府志。

宋有嚴。有嚴。姓胡。台州臨海人。六歲。依靈鷲從師。十四。受具。往東山。學於神照。契一心三觀之旨。修法華三昧。旋主赤城寺。紹聖中。隱故山東峯。廬於檀木之旁。因自號檀庵。嚴護戒律。一鉢之餘。不畜分寸。所修三昧。每現瑞應。專事淨業。其所論述。多激勸往生。或問。生欲天者。十善爲因。生色天者。禪定爲因。生淨土者。必須修無生妙觀。乃可得耳。今之學者。都惜教旨。謂生天難。而生淨土易。又孰信乎。答曰。法無難易。難易在人。難者疑情。咫尺萬里。易者信心。萬里咫尺。所云修無生妙觀得生者。此乃上品往生之一門耳。然不可闢一門。而塞多門。安樂集云。生淨土者。有二種。一有相心。謂著相欣樂。二無相心。謂理觀相應。若今之世。中下鈍根。愚迷障重。待理觀相應。方生者。或少矣。原夫佛慈接物。方便多門。有定散之善焉。有佛法之力焉。有事福。

而假願力回向焉。有垂終劇怖而賴求救焉。如是等類。百千萬數。但藉其一。必得往生。定善者。修心妙觀。首楞嚴定是也。散善者。如無量壽經十念念佛。亦得往生是也。佛力者。緣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衆生。衆生承佛願力。卽得往生。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其自力。輪王之力也。法力者。如佛告蓮華明王菩薩。令誦灌頂神呪。加持沙土。散亡者尸。或亡者墓。彼之亡者。或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承是真言。生極樂國是也。事福假回向者。慈心不殺。具諸戒善。受持祕呪。讀誦大乘種種福善。回向莊嚴。成淨土。因得生極樂是也。垂終求救者。臨命終時。火車相現。稱佛力故。猛火化爲清涼風。如僧雄俊。及張鍾馗。一稱佛號。俱生淨土是也。是故經云。諸小行菩薩。及修小功德者。不可稱計。皆當往生。佛曰。易往。子曰。難生。乍可順教。而談易往。開人解脫之門。不須執迷而說難生。塞彼菩提之路。建中靖國元年孟夏一日。天神降空中。謂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圍繞。乃作自餞詩。示衆。後七日。跏趺而化。

佛祖統紀
樂邦文類

宋妙生●●妙生會稽人。習律學。勤修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諷彌陀經。就榻端坐。焚香合掌。嗒然而化。佛祖統紀

宋曇異●●曇異。姓杜。餘姚人。皇祐間得度。習教觀於天竺明智。後入雷峯廣慈之室。孜孜叩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里。敷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普賢彌陀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集衆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卽澡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貫珠然。佛祖統紀

宋善本●●善本。姓董。開封人。母無子。禱佛乃生。及長。試華嚴經得度。爲圓照本師弟子。時號大小本。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寺。杜門卻掃。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跏趺坐。面西而化。佛祖統紀

宋宗坦●●宗坦。姓申。潞州黎城人。年十六。落髮受具。少通義學。長而徧訪名師。垂五十年。名播講林。晚於唐鄧汝穎之間。講淨土觀經。勸人念佛。求生安養。聽者如雲。

皆稟淨業。後於唐州青臺鎮。誓求安養。持名作觀。未嘗暫忘。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中見阿彌陀佛。告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衆。次日。講唱不輟。至五月四日後夜。自知時至。鳴鐘集衆。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豈宜錯過。願衆念佛。助我往生。又曰。享年七十六。四大分離處。淨土禮彌陀。永超三界苦。言已。坐脫。滿室雷鳴。白雲覆地。從西而來。三日方歇。蓮宗寶鑑

宋中立。姓陳。明州鄞人。九歲出家。於甬東棲心寺。受諸經卷。過目不忘。治平中。試經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神智繼主南湖。復依之。座下二百人。無出立右者。神智謝事。立繼其席。常以淨業誘人。命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以延淨業之士。已而謝去。未幾。重興寶雲寺。又退居白雲庵。日宣止觀法門。著述頗衆。應衆請。重主南湖。升座說法。開牖無盡。前後誦淨名光明數十過。誦法華逾萬部。爲人祈禳。輒驗。政和五年四月辛亥夕。忽謂門人法維曰。聞異香否。卽集衆。含笑言曰。吾往生期至。面西坐逝。佛統紀

宋元照◎元照字湛然。姓唐。餘杭人。初依東藏慧鑑律師。專學毗尼。後從神悟謙師。講天台教觀。謙勸以究明法華爲本務。復從廣慈才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現。乃博究南山一宗。杖錫持鉢。乞食於市。晚主靈芝三十年。傳戒度僧。及六十會。篤意淨業。每日。生宏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嘗集淨業禮懺儀。自爲序。曰。元照自下壇來。便知學律。但稟性庸薄。爲行不肖。後遇天台神悟法師。苦口提誨。始知改迹。深求祖教。博究佛乘。於是發大誓願。常生娑婆五濁惡世。作大導師。提誘羣生。令入佛道。復見高僧傳。慧布法師云。方土雖淨。非吾所願。若使十二劫蓮華中。受樂。何如三途極苦處。救衆生也。由是堅持所見。歷涉歲年。於淨土門。略無歸向。見修淨業。復生輕謗。後遭重病。色力痿羸。神識迷茫。莫知趣向。既而病差。頓覺前非。悲泣感傷。深自克責。志雖洪大。力未堪任。仍覽天台十疑論。初心菩薩。未得無生忍。要須常不離佛。又引智度論云。具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無有是處。譬如嬰兒。不得離父母。又如弱羽。祇可傳枝。自是盡棄平生所學。專尋淨土教門。二十餘年。未

嘗暫舍研詳理教。披括古今。頓釋羣疑。愈加深信。復見善導和尚專雜二修。若專修者。百卽百生。若雜修者。萬千一二。心識散亂。觀行難成。一志專持四字名號。幾生逃逝。今始知歸。仍以所修。展轉化導。盡未來際。洪贊何窮。方便多門。以信得入。如大勢至。以念佛心。獲悟圓通。入三摩地。復自思念。已前所造無量罪業。不信淨土。謗法毀人。業因既成。苦果必就。內懷慚恥。曉夕兢惶。於是躬對聖前。吐露肝膽。五體投地。苦到懺悔。仍發大願。普攝衆生。同修念佛。盡生淨土。欲常修習。須立軌儀。故集諸文。布成此法。從始至末。第列十門。並準聖言。咸遵古式。事從簡要。法在精專。後賢披覽。知我志焉。又撰十六觀經。小彌陀義疏。其外著述累數百卷。政和六年秋。命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天樂聲。榮邦文類。佛祖統紀。西湖高僧事略。

宋法宗。法宗。姓顏。錢塘人。十歲出家。依廣慈才法師。專研教觀。十九從廣慧初法師。服勤十年。後歸侍廣慈。依止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載。凡有禱祈。悉獲靈應。嘗與天竺光明懺期。至五日。禪觀中。忽見慈雲法師。侍僧數十。宗作禮問曰。自昔同修。

者皆得生淨土。否。慈雲曰：元照已得往生，擇瑛尙欲宏經惡世。汝宜勤修，以成本願。宗歸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聖像，然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名卿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七年春，微疾，夢彌陀聖衆授手接引。後三日沐浴，易衣盥口，寂然而逝。佛祖統紀

宋了然與咸有空。●●了然，姓薛，臨海人。母患無子，禱於寺。夢僧授以蓮華，令食之。曰：汝

生子必出家。未幾生子，稍長，遂令出家。十六受具，從安國惠法師學教觀。慧解驟發。夢泛海見觀世音，坐山上竹林間，因說百偈以讚覺憶。其半自是頓發辯才。後住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日唯一食，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戲空中，一化爲神人，從空中下，於衣袖出簡示云：師七日當行。既寤，搥鼓集衆說法，垂囑後事。已而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極樂。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卽沐浴更衣，與衆同聲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衆聞天樂盈空，祥光燭天。表弟子與咸有空二人亦修淨業，皆念佛坐脫。佛祖統紀明高僧傳。

宋智仙●●智仙姓李。仙居人。幼不樂世俗。出家遊學。至天竺。得三觀之旨。於首座明義。還鄉。依白蓮惠師。聽講止觀。大有發明。竟嗣其席。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修法華三昧。而沾沾往生。爲仙曰。荆溪云。分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卽三佛身。此大衆卽一切衆。以惑未斷。故須修同居淨土。問者云。同居類多。何必極樂。仙曰。教說多故。宿緣厚故。令專注。故佛願攝。故仙住白蓮寺。講道十三年。西向禮念。未嘗少廢。覺微疾。別諸外護。還寺。易牀。西向。設彌陀像。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比鄰能仁寺僧。皆聞念佛聲。沸天。仙樂盈耳。黎明。乃知仙亡。佛祖統紀

宋智深●●智深姓沈。嘉禾人。初依海月辯法師。學教觀。旣成。歸嘉禾崇福西寺。建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行業上聞。賜號慈行。平居專志淨土。勸人稱佛號。從其教者。往往得顯驗。政和五年六月。示疾。客至。談論如常。客方出。已坐脫矣。人共見紫雲向西而沒。茶毗日。異香襲人。舍利無算。佛祖統紀

宋思照●●思照姓陽錢塘人十四歲從淨住從雅聽法華方等於南屏復往東掖參神悟大有契入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彌陀經十藏法華經一千部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十卷專修念佛三昧築小庵曰德雲刻三聖像每夜四更即起唱佛懈怠比丘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三聖常及千衆凡三十年一日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乃日請七僧助念至七日晚涌身合掌厲聲唱佛趺坐結印而化時宣和元年春也

閣維牙齒明瑩如玉石然

佛祖統紀

宋若愚則章●●若愚姓馬海鹽人學教於辯才淨法師居龍井久之後於湖之仙

潭營室接待僧衆建無量壽佛閣勸道俗念佛來者嘗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諸賢臨沒時多有瑞應或奏愚道行賜號法鑑釋則章與愚爲友同修淨行章既沒愚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汝愚乃沐浴更衣命衆諷觀無量壽佛經端坐默聽誦畢忽云淨土現前吾其往矣遽書偈而化偈曰本自

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踢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時靖康元年九月也。年七十二。閣維得舍利數百粒。佛祖統紀

宋仲閔●●仲閔。衢州人。受業祥符寺。後依南文法師。以雄辯見稱。政和初。還鄉居浮石山。學者驟至。嘗言。吾座下不五百衆。不講大部。故一生唯講光明觀音。順寂之日。集衆昇堂。登師子座。方趺坐。忽見銀臺自西至。閔曰。吾平生解第一義。願取金臺。今何不然。瞑目而化。佛祖統紀

宋介然●●介然。明州鄞人。受業福泉山延壽寺。時明智立法師居南湖。從之學教。觀元豐初。專修淨業。三載期滿。謂同修者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觀堂。中設西方三聖像。環以池蓮。工竣。復然三指。以報佛恩。建炎四年正月七日。金兵至明州。寺衆盡散。然獨不去。兵至。訶之曰。不畏死耶。然曰。貧僧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求生也。金兵義之。謂曰。爲我歸北地。當作觀堂。似此規

制。遂強之行。後人以去日爲之忌。尊之曰定慧尊者。立像於觀堂之側。

佛祖
初紀

淨土聖賢錄卷四

往生比丘第三之三

宋齊玉。齊玉姓莫。雲川人。早歲出家。日記數千言。始參祥符神智。後依慈辯。受一心三觀之旨。出居茗溪寶藏寺。每歲終。大興淨業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作諸不善。其罪無量。犯一吉羅。尙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唯有一心念佛。則念念中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庶得出離地獄。成就莊嚴。況父母生我。令我出家。唯望度脫。以報重恩。若破戒墮陷。何以爲人。何以爲子。大衆聞者。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或損額失聲。宣和六年。遷居上竺。嘗中夜頂像行道。有僧失規。責之曰。汝無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呵以畜生。有玷三寶。自是。對佛悔過者三年。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

吾願也。所願見阿彌陀佛耳。可爲我集衆念佛。首座鳴鐘集衆僧至百餘人。玉舉首加敬曰。佛來也。端坐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宋蘊齊○●蘊齊字清辯。姓周。錢塘人。幼試經得度。傳教觀於法明會賢師。嘗患疫。百藥不治。遂力課觀音尊號。夢一女人以鑿開其胸。易其心。以手摩之。患卽瘳。疇昔所覽。靡不通曉。走筆成章。率歸典雅。歷主蘇杭諸方丈。晚歸常熟上方。建炎四年正月。集衆諷彌陀經。稱佛號而化。茶毗獲舍利。起塔上方。佛祖統紀

宋道言○●道言會稽人。靈芝元照之弟子也。專修淨業。臨終數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謂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俗。稱佛名三晝夜。將畢。自昇座說法。爲衆懺悔。至曉。卽座而化。佛祖統紀

宋元肇○●元肇姓陸。明州人。早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兵破明州。肇時住湖心寺。金兵強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卽聞笙歌聲。西望念佛而化。佛祖統紀

宋思淨●●思淨姓喻錢塘人。受法華於德藏瑛法師。既悟厥旨。復潛心淨觀。專志念佛。日課觀經。大觀初。於府治北關創精舍。飯僧三百萬。因擴舍爲寺。接待僧侶。宣和初。遇亂。直造賊壘。願以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然爲之少戢。素善畫佛。每畫先於淨室念佛。注想久之。乃下筆。一日畫丈六像。忽見佛光。良久乃滅。衆皆瞻禮。世因呼爲喻彌陀。或問淨何不參禪。答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不用起干戈。紹興七年冬。端坐想佛。經七日。忽起。然香供佛。歸座。跏趺而化。頂上經七日猶暖。異香不散。

佛祖統紀。西湖高僧事略。

宋如湛●●如湛姓焦。永嘉人。母夢見寶塔。而湛生。幼試法華得度。依車溪卿法師。後參慧覺玉法師於橫山。晝夜體究。盡通教觀。初主車溪壽聖寺。講餘。課法華經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者。不見用。其人懷憾。挾刃入室。見達官滿座。惶恐而退。次夜復入。則昏暗無路。又一夕復入。則見湛分身十餘。皆同一狀。遂駭走。其後私以告人。人亦以是神之。湛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門人謂湛年高宜

少息。湛曰：翾飛之類，安得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結淨緣耳。後人表其處爲餒蚊臺。晚歲謝事，閒居小庵，日熏淨業。紹興十年九月，念佛如常，端坐而化。閣維得五色舍利，著有淨業記、釋觀經疏等書。

佛祖統紀

宋宗利。姓高，會稽人。七歲受業於天華。既具戒，往蘇州，依神悟，卽入普賢懺室。要期三載，忽夢亡母謝曰：蒙汝懺功，已生善處。又見普賢，從空而過。懺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嘗於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寶林境界。尋詣新城碧沼寺，專修念佛三昧。閱十年，復遊天台，雁蕩，天封，皆建淨土道場。晚歸天華，建無量壽佛閣，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曰一相庵。紹興十四年正月，謂弟子曰：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越三日，復曰：佛來矣。卽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端坐而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不知所自。

云。佛祖統紀

宋道琛。姓彭，溫州樂清人。年十八，受具戒，初學律儀，已而從淵師於法明。

寺微言妙旨。一聞便領。尋主廣濟寺。遷廣慈。建炎三年。勅主資福院。賜號圓辯。專修念佛三昧。作唯心淨土說略云。或問。唯心淨土。本性彌陀。爲當往生。爲卽心是。若往生者。何謂唯心。若卽心是。何故經云。過十萬億佛土耶。答曰。當知十界四土。若淨若穢。不離我心。此但直具而已。若達全具。爲徧徧彼生佛。彼彼生佛。互徧亦爾。趣舉一法。是法界之大都。互具各具。互融互攝。參而不雜。離亦不分。一多自在。不相留礙。夫如是者。豈有娑婆釋迦。樂邦彌陀。而離我心耶。故輔行曰。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不知我心徧彼三千。彼彼三千。互徧亦爾。苟順凡情。生內外見。應照理體。本無四性。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今更以譬喻顯之。如彼帝釋殿上。千珠寶網。衆珠之影。映在一珠。一珠具足衆珠。彼彼千珠。互映亦爾。現前一心。卽是千珠中一。彼彌陀佛土。亦是千珠中一。所有十界衆生。趣舉一界。皆是千珠中一。既我一珠。能映衆珠。我珠之外。無復衆珠。則離我心外。無別淨土。何故爾耶。以釋迦亦是一珠。既舉一全。豈心外有法。故曰。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也。若爾。唯心而已。何云淨土。須知體非因果。一念唯

心迷悟既殊。因果宛爾。彌陀果悟。我等因迷。忻厭心生。順佛勸往。故云唯心。又稱淨土矣。然則既有取捨。忻厭莫成。虛偽耶。曰。當知圓人捨則捨穢。究盡三土九界皆捨。取則取淨。窮原直取上品寂光。故妙宗曰。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良由寂光不離三土。十界只是四土耳。若以四眼二智觀之。則萬像森羅。三土九界須捨。若以佛眼觀之。則真空冥寂。非離三土九界。別有寂光。非寂光外。別有娑婆。如古德曰。只緣卽心是佛。須假修行者。乃此意也。若了唯心本性。只一三千融妙之法。十萬遐方。皆不爲礙。何以故。以心具故。以三千故。以融攝故。故得如斯。以上略提梗概。若欲深證此理。須除情想。一日禪定中。見一老僧坐禪榻上。顧謂琛曰。吾四明法智也。琛驚喜作禮。問曰。道琛於一家法相。未能通達。乞垂指教。老僧首肯之。覺而心地豁然。慧辯日進。自是言教觀者。皆稟焉。紹興十二年。主南湖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建淨土繫念會。於月二十三日。集道俗念佛。至萬人。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衆諷觀經。晝夜不絕。衆聞異香盈室。琛曰。佛來接我。卽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

悟一念不生。卽入初住。令諷安樂行品。未終。嗒然而逝。留龕彌月。貌如生。佛祖統紀樂邦文類。

宋子元。●●子元。平江崑山人。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次日生。元。因名佛來。投延祥寺。出家。習止觀。定中聞鴉聲。大悟。自後棲心安養。自號萬事休。逆順境中。未嘗動念。慕廬山遠公蓮社遺風。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念阿彌陀佛五聲。以證五戒。普結淨緣。欲令世人淨五根。得五力。出五濁也。乃集大藏要書。編成晨朝懺儀。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期生安養。後往澱山湖。創立白蓮懺堂。同修淨業。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又作勸人發願偈云。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持戒無信願。不得生淨土。唯得人天福。福盡受輪迴。輾轉難脫離。看經無慧眼。不識佛深意。後世得聰明。亂心難出離。不如念佛好。現世無名利。行坐不多羅。則是阿彌陀。發願持戒力。迴向生樂國。如是各行持。千中不失一。釋迦金口說。彌陀親攝受。諸佛皆護念。諸天善護持。見此念佛人。與佛不相遠。應當坐道場。轉於大法輪。普度無邊衆。譬如貧家女。腹孕轉輪王。諸天常愛護。貧女自不知。腹中

有貴子。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憶佛常念佛。不久當成佛。諸佛善護持。其人自不知。我當生淨土。卻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譬如貧人家。地內有伏藏。藏神常守護。不令其有失。貧人自不知。家內有寶藏。逐日趁客作。求衣食自濟。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不知念佛人。具足如來藏。自說我無分。反要生人中。譬如病人家。自有真妙藥。不知妙藥性。不能自治病。每日牀枕邊。痛苦受無量。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不知念佛心。能滅貪瞋癡。能爲大醫王。能爲大寶藏。利濟一切人。能爲大法王。覆護一切衆。將謂是凡夫。不得生淨土。且自持齋戒。後世願爲人。輾轉更修行。方可生彼國。多見修行人。常作如是說。不稱彌陀願。不合淨土經。邪見障覆心。畢竟難出離。非是他障。皆是自障心。今世不得生。一蹉是百蹉。勸汝修行人。信我如來說。佛無不實語。豈是虛誑言。但當自精勤。一心求淨土。因風吹於火。用力不消多。幸有念佛心。回願超三界。逢寶不取寶。遇食苦長飢。咄哉大丈夫。不見真實意。我今略勸讚。輾轉傳與人。代我廣流通。作於如來使。真是諸佛子。真名報佛恩。普願如說行。同生極樂國。乾

道二年。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賜號慈照宗主。三月二十三日。於鐸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合掌辭衆。奄然示寂。二十七日。茶毗。舍利無數。

嘗集彌陀節要。行於世。運宗 寶鑑

宋妙雲。字慈室。姓楊。明州人。受業於清修久法師。通達教觀。紹興十九年。

繼主清修。歷慈溪南湖。尋退處溪口吳氏庵。一旦往別吳君。歸而沐浴趺坐。謂侍人

曰。吾有瓣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吾將有行矣。及香煙

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合掌就座而化。佛祖 統紀

宋晞顏。字聖徒。明州奉化人。幼試經得度。從久法師受觀法。文藻高妙。後

進愛慕。晚歲自省餘習未淨。乃住桃原厲氏庵。專志念佛十餘年。謂人曰。淨土之道。

豈有一法可得。但於修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證而證。扁所居小軒曰憶佛。嘗

步菜畦。見諸蟲啣食。懼傷物命。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以供朝夕。臨終預別道俗。沐浴

更衣。西向作觀。忽稱佛來。合掌而化。佛祖 統紀

宋道因○●道因字草庵。姓薛。明州人。十七。受具戒。從學於明智立法師。已而徧歷講壇。屢參禪室。讀四明十不二門指要鈔。有省。遂遙禮法智爲師。歷主永明寶雲。廣受治平。晚主延慶。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徒衆曰。華嚴世界。洞徹湛明。甚適我懷。今將行矣。乃令舉所述彌陀讚曰。無邊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宮周徧徧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難覓難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讚畢。隨衆唱佛數百。諷觀經至上品上生。卽斂念坐脫。越三日。頂足皆暖。佛祖統紀

宋有朋○●有朋字牧庵。金華人。性強記。謁車溪卿法師。晝夜叩請。盡得其道。主仙潭。講止觀。時天衣持師分衛至境。入寺就聽。竦然曰。我所未聞。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早沒。時現形於室。其家爲齋。千僧誦金剛般若。請朋演說經旨。婦憑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矣。翁問千僧同誦何言一卷。答曰。朋法師所誦者是。徒能仁。晚主

延慶開講日盛。乾道四年十二月三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令大

衆唱佛名。留偈坐逝。佛祖統紀

宋惟月●●惟月。不詳其所出。居諸暨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

日。微疾。急呼同住僧道寧曰。吾見阿彌陀佛。高八丈。駐空中。可以行矣。言訖而化。佛祖統紀

佛祖統紀

宋思敏●●思敏。不詳其所出。依靈芝照律師。增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如一日。

偶疾。請衆諷觀經者半月。越三日。見化佛滿室。臨終唱佛。聲出衆表。酷暑留龕七日。

異香郁然。佛祖統紀

宋慧亨孫居士●●慧亨。字清照。不詳其所出。初依靈芝習律。已而住杭州延壽寺。

專修淨業。閱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爲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友孫居士。預啓別亨。卽在家作印。而化。亨往炷香問訊。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衆念佛。爲說偈曰。彌

陀口口稱白毫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卽端坐脫去佛祖統紀

宋行詵●●行詵不詳其所出受具時誦四分戒本三日而通徹學律於大智律師

住明慶寺二十年偶寢疾卽設西方佛像命徒唱佛名數日忽起索三衣自諷彌陀

經厲聲稱佛跏趺而化佛祖統紀

宋用欽●●用欽不詳其所出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大智示衆曰生宏毗

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卽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嘗神遊淨土

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卽集衆唱佛黎明合掌西向跏趺而

化佛祖統紀

宋惟渥●●惟渥錢塘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華嚴法華諸經總誦二萬卷晚年

誦彌陀經二十藏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佛祖統紀

宋仲明●●仲明不詳其所出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

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爲上藥明依法念之至七日因甚寧又令觀

想佛像。久之。忽言。二菩薩至。已而曰。佛來也。瞑目而化。佛祖統紀

宋冲益●●冲益不詳其所出。居錢塘淨光寺。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彌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眾同唱佛名。諷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佛祖統紀

宋本空●●本空字虛堂。姓徐。明州奉化人。母夢神光繞室而有子。空少時常蔬食誦經。年十四出家。從智涌然法師受教。觀淳熙中。主資教寺。後遷白蓮寺。大揚宗教。日以往生爲正念。紹熙三年三月三日。別衆就座。書偈而化。佛祖統紀

宋法因●●法因字剗心。姓顧。明州慈溪人。學於草庵因法師。盡其旨要。時稱爲小因。主廣壽寺三十年。冥心淨業。晝夜講演。未嘗一日詣族姓家。施者至。不得卻。受其少分。所居室。或勸新之。曰。此軀尙無常。何事外物爲哉。紹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謂左右曰。吾觀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吾將行矣。卽集衆諷觀經。稱佛號。或請留偈。乃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

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化。佛祖統紀

宋智廉●●智廉不詳其所出。居上虞化度寺。稟性質朴。是非不挂唇吻。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元年秋八月。無病忽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身長七八尺。紫金相好。現白毫光。大衆圍繞而說法。佛言。諸善人等。當起大信心。修諸善法。來生我國。說已卽隱。我旣見佛。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雁過長空影沈寒水。無滅無生。蓮華國裏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化。年八十二。樂邦文類

宋慧明●●慧明字無晦。杭州鹽官人。出家祥符寺。依上竺慧光二十年。了一心三觀之旨。晚居善山常照寺。修淨業。日課法華全部。楞嚴圓覺等經。亦循環諷誦。持彌陀號。日萬數。慶元五年春。示疾。召徒囑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必遂矣。弟子請作頌。斥曰。我臨死。豈更謎語乎。不得已。大書骨頭。只煨過五字。卽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有頃而息。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樂邦文類

宋了義●●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也。年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

聞法開悟。卽從剃染。隨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閒斷。祥公赴黃檗。挽之偕行。一夕。祥夢義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衆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義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二人俱修淨業。事具本傳中。佛祖統紀

宋慧誠●●慧誠。不詳其所出。居錢塘資聖寺。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親覩佛容。旋於山岫。積薪爲龕。坐龕中。稱佛號。縱火自焚。佛祖統紀

宋祖南●●祖南。不詳其所出。居南岳。刺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先後二十七年。長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後血乾骨立。念佛之聲不絕。一日至方丈。升座而化。體中迸出舍利。隨取隨生。佛祖統紀

宋晞湛●●晞湛。山陰人。少爲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禿行人。建無量壽佛殿於院社。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作印而化。佛祖統紀

宋法持●●法持。不詳其所出。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

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呪。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養。一日。小疾。哭禱佛前。願垂接引。唱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於池上。卽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矣。端坐面西而化。佛祖統紀

宋了宣善榮●●了宣。姓潘。明州奉化人。肄業於南湖。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閱大乘經。無不通曉。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相善。凡所進修。必與榮偕。榮嘗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等經。宣助成之。或施人手畫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隨方勸誘。於是從而念佛者日衆。一日。宣詣榮室。曰。歸期已迫。當重會淨土。榮笑曰。正欲見君作略爾。宣卽集衆告別。命誦經。唱佛號。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流微涎。異香噴人。時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閣維舍利無算。宣入寂三年。榮取經像。分施故舊。諷普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令衆助稱佛號。乃跏趺曰。我赴宣公之約。言畢。蛻然而化。佛祖統紀。明高僧傳。

宋曇懿●●曇懿。不詳其所出。居錢塘淨住寺。以醫爲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

昧。出平時所蓄。供佛飯僧。造像設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屏藥石。延七僧唱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華大如屋。又一日。見梵僧臨榻問訊。夜半。衆聞唱佛聲漸微。視之。泊然逝矣。佛祖統紀

宋太微。太微不詳其所出。兒時。投錢塘法安法師出家。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發願。局門念佛。爲不退僧。嘗縱步後山。忽聞笛聲。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娛。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爲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忙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經火燼。跏趺地上而化。佛祖統紀

宋思聰。思聰不詳其所出。居錢塘法安寺。少喜作詩。及讀大乘諸經。有會。遂息心淨土。日誦蓮經二部。兼持佛名。未嘗語及世事。一日。忽謂弟子曰。夜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或恐魔試。奈何。聰曰。吾去後。但視吾胸前。可驗也。越二夕。命聲磬唱佛名。喜曰。佛來矣。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文紅潤如蓮華。佛祖統紀。西湖志。

宋淨觀●●淨觀不詳其所出。住嘉興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華。次日。又見黃華滿空。有化童子坐於華上。三日。入龕端坐。命衆唱佛。頃之脫去。嘉興縣志

宋利先●●利先不詳其所出。居新城法慧寺。日誦法華。兼持佛號。每至中夜。其聲哀切。願早脫娑婆。往生極樂。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衆同唱佛名。西向凝望。端坐而逝。佛祖統紀

宋師安●●師安不詳其所出。受業烏鎮普靜寺。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異常。時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卽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宋如寶●●如寶不詳其所出。受業雲川覺華寺。聞古德有以浴僧功德。回向淨土者。遂治浴室。供衆僧。閱二十年。建西方佛像。誓求往生。年八十一。請衆啜茶。言別。聞鐘鳴。衆方驚異。卽向西跏趺。合掌凝望而化。佛祖統紀

宋顯超●●顯超博州人。受金總持三藏。持穢迹金剛呪法。濟病解怨。計所得施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華徧滿。技樂雜奏。弟子哀懇。願留住世。救苦衆生。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忽聞天樂異香。佛及衆聖。並現空中。卽面西跏趺而化。佛祖統紀

宋有開●●有開不詳其所出。居雪川千步寺。專修淨業。且暮不忘。於歲旦請衆唱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卽瞑目長逝。佛祖統紀

宋道生●●道生不詳其所出。居常熟興福寺。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財莊彩。卽集衆諷經。唱佛陳白。慟哭辭佛歸臥房。書偈坐亡。佛祖統紀

宋若觀●●若觀不詳其所出。居烏鎮嘉會寺。結十萬人。同唱佛號。人各十萬聲。期先得生者。次第汲引。觀誦法華光明二經。滿數十萬部。誓與羣生莊嚴淨業。一日索筆書偈。趺坐而化。佛祖統紀

宋瑩珂●●瑩珂不詳其所出。受業雪川瑤山。酒炙無所擇。一日忽自念梵行虧缺。

且墮惡道。向同住僧取戒珠禪師所編往生傳讀之。大有感發。擇一室。面西設坐。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及大士告曰。汝壽尚有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言。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生安養。承事衆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命衆誦彌陀經。曰。佛及聖衆俱至。寂然而化。佛祖統紀

宋智印◎智印不詳其所出。居雲川祇園。常修淨觀。旦夜無閒。病中集衆誦彌陀經。甫畢。跏趺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宋戒度◎戒度不詳其所出。受業棲心寺。學四分律。晚住餘姚極樂寺。一意西歸。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見志。病中作書別士夫道舊。命衆誦觀經。至法身觀。厲聲唱佛。跏趺而化。佛祖統紀

宋祖輝◎祖輝不詳其所出。居明州城中之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鄞縣尉王用享夫婦敬事之一日。詣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明日送者俱會。卽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唱佛而化。佛祖統紀

宋如鑑●●如鑑不詳其所出居明州塔山兩閱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晚年庵居忽示疾請鄰庵諸僧唱佛面西跏趺含笑而化統佛祖紀

宋祖新●●祖新不詳其所出受業四明福原寺布衣糲食制行清苦住方氏庵別於福原創淨土院造三聖像栽池蓮月三三日集道俗繫念一日往別福原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欲索麪一碗以果枵腹可乎主人如其言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卽歸庵別衆謂曰吾其去矣願諸仁者勤心念佛得早相會卽跌坐唱佛遽云佛至合掌而化統佛祖紀

宋文慧●●文慧不詳其所出居嘉禾青龍寺善作詩已而專志淨業至老益厲一日有疾聞空中聲云中品中生遂逝統佛祖紀

金祖朗●●祖朗姓李薊州人九歲出家禮燕京大聖安寺圓通國師爲師金大定中歷住崇壽香林諸寺真祐間賜號圓通大師日誦彌陀數萬聲年七十四將示寂預告其徒曰吾生緣盡矣其徒訝之後七日口占偈曰咄這皮袋常爲患害繼祖無

能念佛有賴。來亦無來。去亦無礙。四大五陰。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麼。良久云。浮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遂跏趺而卒。湛然居士集

元妙文○●妙文。姓孫。蔚州人。九歲出家。二十一抵燕京。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後居薊之雲泉寺。勤儉節用。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饑民。薊人德之。累主講席。大宏方等。力唱圓宗。晚年退居逸老。專修念佛三昧。元延祐六年。示疾。令弟子高聲唱佛名。遽起跏趺。結三昧印。泊然而逝。年八十三。佛祖通載

元善住○●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掩關一室。六時念佛。病久不易。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往集生

元旨公○●旨公。字別宗。杭州人。戒德甚嚴。創觀室於龍山之陽。修念佛三昧。雖經亂離。亦不暫廢。臨終。無疾。沐浴端坐而化。往集生

元性澄○●性澄。字湛堂。姓孫。會稽人。母夢日輪墮空而生。澄四歲。輒拈筆爲佛像。授以佛經。卽能成誦。至元十三年。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後依佛鑑鈺公。習天台。

教觀。大德九年。住杭之東竺。十一年。吳越大旱。禱雨。雨立下。歲饑。民死無以斂。乃爲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治元年。驛召入京。命居清塔寺。校正大藏。賜號佛海大師。住上天竺。後歸佛果寺。篤志淨土。修一心三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月旦。衆前問訊。澄遠揖曰。老僧向非急於退步。幾至半途而廢矣。今日則有明日。恐無光陰。可把玩乎。煩點示衣鉢。用表無常。衆爲稱佛名。止之曰。佛須自念。明晨當來一別。黎明衆集。端坐而化。年七十八。明高僧傳

元蒙潤●●蒙潤。字玉岡。姓顧。海鹽人。年十四。出家白蓮寺。依古原法師。方禮伽藍神像。皆仆。古原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鉢。十不二門諸書。卽能了大意。古原歸寂。事竹堂傳法師。因苦學嬰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疾瘳。而心倍明利。尋主海鹽德藏寺。日講法華。遷南竺演福。旣而退居於龍井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依者日衆。復出主下竺。率衆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年。一日。呼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曰。吾生緣已盡。茲唯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泊然而化。潤生平力

修晝夜無閒。常行般舟三昧。以九十日爲期者七。修法華。金光明。大悲。淨土。諸懺。以

七七爲期者。不可悉數云。

明高僧傳

元明本。明本。姓孫。錢塘人。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常行不臥。已而參天目高峯妙公。遂從薙染。再三咨決。大徹法原。高峯旣示寂。本棲泊江湖間。所至學者輻湊。尋還山。廬高峯塔下。元大德十年。出主師子院。學者稱爲中峯和尚。尋謝去。諸達官多欲延主浙中諸名山。本固辭不就。仁宗欲致之。不可。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金襴袈裟。改師子院爲師子正宗禪寺。本旣單提向上。時復舉揚淨土。嘗言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有懷淨土詩一百八首。大行於世。又嘗作報恩院記曰。秉一心爲禪。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卽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凡夫迷昧。引起輪迴。苦樂升沈。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爲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

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所以一輪見諦。妙觀澄明。一處功成。諸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迹。如是觀者。卽見清淨願王。白毫亙天。紺目澄海。巍巍光明。殊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爲香臺寶樹。樓殿池沼。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卽聞卽見。卽覺卽知。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惘然混合者矣。然後卽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乃至過現未來。一切怨親。同時解脫。其爲報也。豈有量哉。又嘗率諸同事。歲遇佛誕。及三元日。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發四十八願。其一願云。從我今生。盡未來際。臨命終時。無諸疾苦。正念現前。心不顛倒。生極樂國。見佛聞法。卽悟無生。更往兜率內院。瞻拜慈氏。然後退位。出生娑婆。廣度羣迷。同登彼岸。至治三年。止天目東岡。八月十三日。手書別諸外護法屬。明日晨起。書偈云。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年六十一。其日白虹貫於山巔。露龕三日。貌如生。

中峯廣謙錄發行
錄發願文。

元優曇●●優曇姓蔣丹陽人家世事佛弱冠出家廬山東林寺後住丹陽妙果寺元至大初詔罷蓮宗曇大懼曰吾承其教將三十載矣而亡於吾之世乎卽白佛發誓必復其教於是著蓮宗寶鑑十卷今錄其尤警策者一云凡修淨土之人灼然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到了濟得甚麼邊事如何出離輪迴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發大精進莫問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如靠著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專其心一其意或參念觀念憶念十念或默念專念繫念禮念念茲在茲常憶常念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日日時時不要放捨綿綿密密如鷄抱卵常教暖氣相接卽是淨念相繼更加智照則知淨土卽是自心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穩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只是念阿彌陀佛無一念變異心無一念退惰心無一念雜想心直至盡生永無別念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果能如是用功則歷劫無明生

死業障。自然消殞。塵勞習漏。自然淨盡無餘。親見彌陀。不離本念。功成行滿。願力相資。臨命終時。定生上品。一云。若念佛之人。塵垢未淨。惡念起時。須自檢點。或有慳貪心。瞋恨心。癡愛心。嫉妬心。欺誑心。吾我心。貢高心。諂曲心。邪見心。輕慢心。能所心。及諸逆順境界。隨染所生一切不善之心。設或起時。急須高聲念佛。斂念歸正。勿令惡心相續。直下打併淨盡。永不復生。所有深信心。至誠心。發願回向心。慈悲心。謙下心。平等心。方便心。忍辱心。持戒心。喜捨心。禪定心。精進心。菩提心。及一切善心。常當守護。更要離非梵行。斷惡律儀。雞狗豬羊。慎勿畜養。畋獵漁捕。皆不應爲。當知極樂國內。諸上善人。良由捨棄惡緣。修行善業。獲生淨土。不退菩提。念佛之人。當隨佛學。應以去惡取善爲務焉。一云。凡修念佛之人。欲生淨土。每念世間一切無常。成必有壞。生必有死。若不親聞佛法。則捨身受身。輪轉三界。四生六道。無解脫期。我今有緣。得聞正法。得修淨業。唯佛爲念。捨此報身。當生淨土。入彼蓮胎。受諸快樂。永脫生死。不退菩提。此乃大丈夫平生之能事也。纔有疾病。正要向前。坦蕩身心。莫生疑慮。直須

西向正坐。專想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及無數化佛。現在其前。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聲聲不絕。於諸世間一切事務。不得思念。不得貪戀。若或心念起來。但要急稱佛號。於念念中。除滅罪障。只此一念。決定往生淨土。命若未盡。自得安寧。慎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當存自存。當死須死。但辦往生。何須疑慮。若解此理。如脫敝服。以著上衣。一捨凡身。便登佛地。豈不偉哉。一云。真信修行之事。端的是要生極樂世界。專意一念。持一句阿彌陀佛。只此一念。是我本師。只此一念。卽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羣邪之寶劍。只此一念。是開黑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大船。只此一念。是醫生死之良方。只此一念。是出三界之徑路。只此一念。是本性彌陀。只此一念。達唯心淨土。但只要記得這一句阿彌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念念常現前。念念不離心。無事也。如是念。有事也。如是念。安樂也。如是念。病苦也。如是念。生也。如是念。死也。如是念。如是一念分明不昧。又何必問人覓歸程乎。書成。徧證諸方。莫能易一字。上書仁宗。乞復其教。允之。命爲教主。賜號虎溪尊者。

至順初化去。江府志。蓮宗寶鑑。

元宏濟●●宏濟字同舟。姓姚。餘姚人。幼出家。里之寶積寺。年十六。剃染。持四分律。甚勤。後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於定中。覩四明尊者。授以犀角如意。自是辯才日溢。泰定元年。出住萬壽圓覺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惴惴。丞相脫驩憂之。命濟即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呪。徧撒其處。足迹所及。岸復固。人稱神焉。後遷集慶。顯慈圓通諸寺。晚歸寶積。專修念佛三昧。俄疾作。即召弟子。示以唯心淨土之說。或未達。濟厲聲曰。生死難處。遂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年八十六。護法錄

元必才●●必才字大用。姓屈。台州臨海人。母趙氏。奉佛謹。夢梵僧入堂。覺而生子。年十二。依報恩寺瞿法師出家。未幾。進具戒。後受業於玉岡潤法師。博覽羣經。深明教觀。玉岡歎曰。此子殆靈山會上人耶。泰定元年。繼玉岡主海鹽德藏寺。尋歷杭之興福。演福。爲人凝重沈默。精修觀行。至講演經義。縱橫無礙。聽者無不傾服。順帝賜

號佛鑑圓照。一日頭目岑然。卽謂衆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高稱阿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卽索浴更衣。爲書別相識。合掌而逝。年六十八。闍維。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如紅蓮華。齒牙如珂貝。舍利無算。明高僧傳

元悅可。字中庭。不詳其所出。住嘉定西隱寺。築十六觀堂。以修淨業。延祐間。賜號廣慧大師。至正中。無疾坐逝。茶毗。齒舌不壞。蘇州府志

元維則。字天如。姓譚。永新人。出家後。嗣法中峯本禪師。至正初。住蘇州師子林。屢召問。稱疾不赴。則旣密契單傳。復推天台永明之旨。兼宏淨土之教。著淨土或問。破諸疑惑。策進修行。今錄其尤警切者。或問。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得生。又無退轉。然則我且做世事。待臨終念佛。可乎。答曰。苦哉。苦哉。賺自己。又賺天下僧俗男女。皆此言也。逆惡凡夫。臨終念佛。是夙有善根。故遇善知識。而得念佛。此等僥倖。萬中無一。羣疑論云。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一。善友未必相遇。無勸念之人。二。業

苦纏身。不遑念佛。三偏風失語。四狂亂失心。五遭水火。六遇豺狼。七惡友壞彼信心。八昏迷致死。九陳亡。十墜高巖。此皆尋常聞見。不論僧俗。人皆有之。宿業所招。現業所感。忽爾現前。不容迴避。忽然遭著一種。便做手腳不得了也。知識活佛。救不得了也。便隨業向三途八難中受苦。到那時。要聞佛名。不聞了也。直饒無此惡緣。好病而死。未免風刀解體。四大分離。如生龜脫筒。痛苦逼迫。怕怖慄惶。念佛不得了也。更饒無病而死。世緣未了。世念未休。貪生怖死。擾亂胸懷。又兼家私未明。後事未辦。妻啼子哭。百種憂煎。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未死以前。只些少病痛在身。未免忍疼忍苦。叫喚呻吟。問藥求醫。祈禱懺悔。雜念紛飛。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未病以前。只是年紀老大。衰相現前。困頓龍鍾。愁歎憂惱。向箇衰老身上。左安右排。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未老以前。正是少壯。稍或狂心未歇。俗務相關。東攀西緣。胡思亂想。業識茫茫。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清閒自在。有志修行。稍於世相照不破。放不下。把不定。坐不斷。些子境界現前。一箇主人翁。隨他顛倒。念佛不得了也。你看老病之時。少壯清閒之日。稍有

一事挂心。早是念佛不得。況臨終時哉。更道且做世事。你真癡人。說癡話。敢保你錯用心了也。且世事如夢。那一件替得生死。縱饒造伽藍。增常住。攀名位。結官豪。將謂多做好事。殊不知犯了不體道本。廣造伽藍等戒。豈不見道。有爲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生死未明。皆成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時。方知平日所爲。盡是枷上添枷。鎖上添鎖。鑊湯下增柴炭。劍樹上助刀槍。袈裟下失卻人身。萬劫難復。鐵漢聞之。也須淚落。祖師如此苦口。曾許你臨終念佛乎。死心禪師道。世人財寶如山。妻妾滿前。日夜歡樂。爭柰前程有限。暗裏相催。符到奉行。不容住滯。閻羅老子。不順人情。無常鬼王。有何面目。且據諸人眼見耳聞。前街後巷。親情眷屬。朋友兄弟。強壯後生。死卻多少。世人多云。老來念佛。豈不知黃泉路上無老少。古人云。莫待老來方念佛。孤墳多是少年人。死心如此苦口。勸人曾許你且待臨終念佛乎。人生在世。能有幾時。石火電光。眨眼便過。趁未老未病。抖擻身心。撥棄世事。得一日光景。念一日佛名。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由他命終。我之盤纏預辦。前程穩當了也。若不如此。後

悔難追。或問：定力未成，念頭無主，眨得眼來，千里萬里去了。又或惹著一毫世事，便是五日十日，半月一月，擺脫不去。當何策以治之？答曰：嗚呼！此天下學者之通患也。汝當閒斷之時，若不痛加鞭策，則專修無閒之念，永無成就之期。余聞古人有三種痛鞭之策：一曰報恩，二曰決志，三曰求驗。第一報恩者，既修淨土，當念報恩。佛恩國恩，固未暇論。只如父母養育，師長作成，此恩豈非重大。你出家以來，便說要報重恩，離鄉背井，二三十年，父母師長，艱難困苦，你總不顧。父母老病，你又不看。及聞其死，你也不歸。如今或在三途受罪受苦，望你救他，望你度他，你卻念念閒斷，淨土不成。淨土不成，自救不了。如何救他？既不能相救，你是忘恩負義，大不孝人。經云：不孝之罪，當墮地獄。然則一念閒斷之心，便是地獄業也。又且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僧房臥具，受用現成。你當勤修淨業，圖報信施之恩。祖師道，此是施主妻子分上，減刻將來。道眼未明，滴水寸絲，也須牽犁曳耙，償他始得。你卻念念閒斷，淨土不成。淨土不成，酬償有分。然則一念閒斷之心，便是畜生業也。第二決志者，若學專修，志須決定。你

一生參禪。禪既不悟。及乎看教。教又不明。弄到如今。念頭未死。又要說幾句禪。又要說幾句教。又要寫幾箇字。又要做幾首詩。情挂兩頭。念分四路。祖師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譬爾情生。萬劫羈鎖。你卻志無決定。情念多端。因此多端。閒斷正念。然則一念閒斷之心。便是三途羈鎖業也。又且守護戒根。志不決定。或因身口。念念馳求。教中道。寧以洋銅灌口。不可以破戒之口。受人飲食。寧以熱鐵纏身。不可以破戒之身。受人衣服。況因諸戒不嚴。邪心妄動。因此妄動。閒斷真修。然則一念閒斷之心。何止熱鐵洋銅業也。又且斷除憎愛。志不決定。每於虛名浮利。自照不破。名利屬我。便生貪愛。名利屬他。便生憎妒。古人云。貪名貪利。同趨鬼類。逐愛逐憎。同入火坑。你卻因此愛憎。閒斷淨土。然則一念閒斷之心。便是餓鬼火坑業也。第三求驗者。既學專修。當求靈驗。你如今髮白面皺。死相現前。知道臨終。更有幾日。須在目前。便要見佛。只如廬山遠法師。一生三度見佛。又如懷感法師。稱念佛名。便得見佛。又如少康法師。唱佛一聲。卽有一佛從口飛出。此等靈驗。萬萬千。你若心無閒斷。見佛不難。閒斷

心生決不見佛。既不見佛。與佛無緣。既無佛緣。難生淨土。淨土不生。必墮惡道。然則一念閒斷之心。便是三途惡道業也。如上三策。當自痛鞭。使其念不離佛。佛不離念。感應道交。現前見佛。既見樂邦之佛。卽見十方諸佛。既見十方諸佛。卽見自性天真之佛。既見自性天真之佛。卽得大用現前。然後推其悲願。廣化一切衆生。此名淨土禪。亦名禪淨土也。蘇州府志。淨土或問。

元善繼◎◎善繼字絕宗。姓婁。越之諸暨人。母夢神僧授以芙蕖。因而有身。生卽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合掌和之。大德間。剃染。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後往南竺。謁湛堂澄公。澄深器之。至正中。主天台薦福。又遷能仁。晚歲。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衆曰。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年七十二。茶毗。舌根不壞。明高僧傳。

元子文◎◎子文字宗周。明州象山人。受業於北溪聞法師。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與人言。若不出口。至升座說法。滔滔莫之禦也。一日。講十六觀經終。卽就

座別衆將入滅。或啓和尚後事。未曾囑付。何遽爾。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漢伎倆。衆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卽合掌稱西方聖號。回向發願畢。遂逝。閣維舍利無數。異香襲人。彌日乃止。明高僧傳

元盤谷●●盤谷字麗水。海鹽人。志氣超邁。博通經史。講華嚴大意於杭之慧因寺。辯才無礙。七衆傾服。後至松江構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無疾。預爲期。端坐而寂。明高僧傳

◎治肺病二良方

蕪菜佐膳久之自愈（此菜多產江浙湖澤中。葉橢圓莖及葉背皆有黏液。作羹甚美。若治病勿同葷菜煮）

枇杷葉去毛煎茶。日日飲之。一月後大便中見小蟲。卽愈。

附錄山堂法師念佛修心術

諸大乘經勸生淨土。因通二種。一定二散。定。謂卽心觀佛。想彼西方依正主伴。唯心本具。我心空故。如來本空。我心假故。如來宛爾。我心中故。如來絕待。或想蓮華開合。我居其中。合表卽空。開表卽假。四微體同。卽表中道。故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此乃如來親示。唯心三昧。圓常觀體。了彼淨土生佛依正色心。悉我自心性具功德。卽境爲觀。心外無佛。性外無土。觀之不已。證無生忍。二者散善。用純實心。信有西方。一心不亂。繫念彌陀。一日七日。聲聲不絕。念念無閒。經云。執持名號。一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命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然事想彼國。但無三觀。名散善耳。故三種淨業。迴向願生。咸登極樂。吾祖智者云。根有利鈍。行有定散。觀佛三昧名定。修餘善業。說以爲散。散善力微。不能滅除五逆。此經明觀。故得往生。是知若定若散。或鈍或利。皆淨土因。咸趣無生。永無退轉矣。

(上冊完)

淨土聖賢錄

中冊
(初編)

淨土聖賢錄卷五

往生比丘第三之四

明梵琦●●梵琦字楚石。姓朱。寧波象山人。母夢日墮懷而生琦。九歲出家永祚寺。十六得度。依晉翁詢師。閱楞嚴經有省。詣徑山參元叟端公。不契。尋應詔書經。抵燕京。聞西樓鼓聲。豁然大徹。還徑山。謁元叟。遂蒙印可。元泰定中。出主海鹽福臻寺。遷主永祚。歷嘉興本覺。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再遷報恩光孝。尋退隱永祚。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定中見大蓮華。充滿世界。彌陀在中。衆聖圍繞。作懷淨土詩傳於世。今錄其百韻詩曰。欲生安養國。承事鼓音王。合掌須西向。低頭禮彼方。觀門誠易入。儀軌信難量。佛願尤深廣。人心要久長。嬰兒思乳母。遠客望家鄉。鄭重迎新月。殷勤送夕陽。分明蒙接引。造次莫遺忘。飲啄齋稱首。熏修策最良。五辛全斬斷。十惡永隄防。勿用求名利。毋勞論否臧。布裘遮幻質。藜糝塞空腸。擺撥多生債。枝梧九漏囊。精神纔懶慢。喜怒便搶攘。水滴俄盈器。江流始濫觴。積來功行滿。趁取色身強。室置千

華座鑪焚百種香。新衣經獻著。美饌待呈嘗。莫點殘油炬。宜煎浴像湯。形骸同土木。戒檢若冰霜。想念離諸妄。跏趺在一牀。刹那登淨域。方寸發幽光。骨肉都融化。乾坤極杳茫。太虛函表裏。佛刹據中央。蓮吐葳蕤萼。波翻潑灑塘。鮮飆隨動蕩。綵仗恣搖颺。燦爛黃金殿。參差白玉堂。樓將四寶合。臺備七珍妝。鏡面鋪階砌。荷心結洞房。珊瑚裁作檻。瑪瑙製爲梁。田地琉璃展。園林錦繡張。內皆陳綺席。外盡繞銀牆。覆有玲瓏網。平無突兀岡。璫林連處處。琪樹列行行。果大甜如蜜。音清妙似簧。喬柯元自對。翠葉正相當。一一吟鸚鵡。雙雙集鳳凰。瑤池無晝夜。珠水自宮商。渠滎金沙底。風輕寶岸旁。高低敷菡萏。深淺戲鴛鴦。異彩吞羣鳥。奇葩掩衆芳。千枝分赤白。萬朵閒青黃。暫挹身根爽。微通鼻觀涼。頻伽前鼓舞。共命後飛翔。竟日鶯調舌。沖霄鶴引吭。悟空寧有我。知苦悉無常。大士談玄理。聲聞會寶坊。經宣十二部。偈演百千章。直指菩提徑。俱浮般若航。挽回尋劍客。喚醒失頭狂。九品標麤妙。三乘互抑揚。鍊深終絕鑿。簸淨豈存糠。示現真彌勒。咨參妙吉祥。聖賢雲鬢鬢。天樂日鏗鏘。俊偉純童子。優伊

絕女郎。語言工。問答進退巧。趨蹌火齊恆流燄。摩尼益耀芒。不須懸日月。何處限封疆。食是天餽饈。餐非世稻粱。挂肩如意服。擎鉢自然漿。脫體殊清淨。含暉更焜煌。袈裟籠瑞靄。瓔珞襯仙裳。徧往微塵國。周遊正覺場。慈顏容禮覲。供具任持將。側聽能仁教。還令所得亡。及歸彈指頃。翻笑取途忙。每受經行樂。誰云坐臥妨。普天除鬪諍。而地息災殃。南北威靈被。東西德化彰。幾番經劫燒。四海變耕桑。此界無虧損。斯人但壽昌。戶丁休點注。年甲罷推詳。滿耳唯聞法。充飢不假糧。永懷恩入髓。且免毒侵瘡。試說娑婆苦。爭禁涕淚滂。內宗誰復解。邪見轉堪傷。忍被貪瞋縛。甘投利欲坑。賊同村裏住。戈向室中戕。儘愛錢堆屋。仍思米溢倉。山中搜雉兔。野外牧牛羊。奪命他生報。銜怨累世償。太平逢盜賊。離亂遇刀槍。好飲耽杯酒。迷情戀市娼。心猿拋罽索。意馬放垂韁。逸志摧中路。英魂赴北邙。干戈消禮樂。揖讓去陶唐。戰伐愁邊鄙。烽煙徹上蒼。連村遭殺戮。暴骨滿城隍。鬼哭聞陰雨。人悲弔國殤。歲凶多餓死。棺貴少埋藏。瓦礫堆禪刹。荆榛滿教庠。征徭兼賦稅。禾黍減豐穰。念佛緣猶阻。尋經事亦荒。素

襟龍奮迅。高步鵠騰驤。載顧同羣鴈。母爲獨跳躑。聖胎吾已就。法侶爾相望。寶地同瀟灑。金臺共頡頏。翹勤山岌業。積德海汪洋。曠劫功彌著。纖毫過卽禳。三心期遠到。十念整遙裝。必欲超魔界。從今奉覺皇。明洪武元年。詔入京師。說法蔣山。尋復應召者再。三年秋。詔問鬼神情狀。琦館天界寺。集經論成書。將入奏。忽示微疾。越四日。具浴更衣。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謂同召僧夢堂。語曰。吾行矣。問何往。答曰。西方。語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厲聲一喝而化。年七十五。闍維。

齒舌數珠不壞。謹法錄。西齋淨土詩。

明妙叶●●妙叶。明州鄞縣人。元明之際。出家爲僧。精研台教。專修念佛三昧。著念佛直指上下卷。其直指心要一篇。斥妄顯眞。最爲精造。文曰。大雄氏觀娑婆有生老病死業繫諸苦。教人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國土。去聖逾遠。人世澆漓。錯解諸法。在心便認胸中六塵緣影。謂樂土在內。不求生彼。此六緣影皆屬前塵。本無自體。前塵若無。此心卽滅。云何有土在此內耶。或謂悟道便爲佛土在心。既見性。豈有反執緣。

影之理。世無此見。最下劣矣。汝欲悟真實本心者。當觀所認六塵緣影之心。本在汝胸。胸住於身。身居國土。及一切淨穢利海。悉在虛空。虛空無際。十界依正。一切在此。空雖大。我不動真實本心。非大極大。彼空在我真心。如小片雲點太清裏。云何淨穢利海。不在本心中耶。然則佛說諸法在心者。非在胸中妄想緣影心內。乃在現前一念本真心內也。此心離知覺超聞見。永斷一切生滅增減之相。既一切身土皆在此心。則知極樂娑婆等境。乃全我心。任意於中。捨東取西。厭穢忻淨。熾然著相而求。皆不離我心也。故極樂彌陀相好現時。卽自心顯。自心顯時。卽彼佛現。我心彼佛心。彼佛我心佛。一體無二。故云唯心淨土。本性彌陀。非謂西方無土無佛。不須求生。但在汝生滅緣影之中。名爲唯心本性也。求彼佛卽求自心。求自心須求彼佛。云何今時破法散僧。閒道遊儒。與泛參禪理者。不知卽境卽心。求不礙真之理。反於不二法中。分內分外。辨境辨心。教人捨外取內。背境向心。使愛憎轉多。分別更甚。一分其境。便以極樂爲外。教人不必求生。一分其心。便妄指六塵緣影虛僞妄想爲心。謂極樂

在內。又思此心無質。本無一切因果善惡修證之法。從是恣意妄涉世緣。教人不須禮佛。燒香。然燈。誦經。懺願等。謂之著相。而於天堂地獄。及樂土塵刹。雖曾聞名。因不見故。直說爲無。反言快樂便是天堂。苦楚便是地獄。其見卑哉。如來說爲可憐愍者。不知我心實與佛心同一理。故彌陀願力威德光明在我心中。承我心愚癡之力。作一切佛事。無時不引導於我。我心亦於彌陀願心之內。修念佛求生一切善行。無行不具。含佛德。了彼佛德。成我三昧。故知彌陀願力。始發心。終究竟。無一法不直趣我心。以我心卽佛心。故我亦於無始至今。盡未來際。修一切三昧。無一法不攝歸佛海。成本來佛。以佛心卽我心。故如是依正色心。因果淨穢。雖同一心。而實不妨一一自分。各住其位。以一心故。雖淨穢不同。所求不出於真心。以自分故。雖一心。而必捨穢取淨也。捨穢取淨。則感應道交。見彼本性彌陀。了悟一心。則淨穢自分。可悟唯心淨土。如是而修。如一滴投海。便同一味。方知大海卽自己也。豈有一行虛棄。不成功的。者哉。村愚夫婦。雖不識理。以信實有彼土故。於命終時。反得往生。畏有陷空之人。因

認緣影爲心。謂無外土。故雖修道行。還受生死。是故凡求生者。當深心起勝願行。或稱名持呪。或旋繞禮拜。燒香散華。六時懺悔。盡撥世緣。一心專注。觀白毫相。心不懈廢。命終便生彼國。更能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修如此法。亦生彼也。如此念念求生。正是無念無求無生。何故。卽精修是無修。非不修是無修也。人命無常。轉息來世。塵事連環。鈎鎖不斷。若不能於塵勞鬱結。及得志歇手不得處。一割割斷。起願力行。盡力一跳。焉得應念生彼。我今作禮。奉勸佛子。當一心而行也。念佛直指

明可授。●可授。字無旨。姓李。台州臨海人。年十二出家。十九得度。受具戒。潛心參究。遇普覺明公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至元間。出主大雄山安聖寺。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遷眞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作休庵於西塢。日修念佛三昧。明洪武六年。復起主杭之淨慈寺。居二載。忽集衆。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退。示微疾。端坐西向。曰。吾將逝矣。左右請書偈。麾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稱佛號。聲漸微而寂。

護法錄

明慧日●●慧日字東溟姓賈台州赤城人幼出家於縣之廣嚴寺習教於柏子庭既游上竺依竹屋湛堂尋出主吳山聖水寺元至正四年下天竺災日應衆請爲葺新之寺既成遷上竺順帝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明洪武初召入京詔就天界開山復瓦官寺故蹟復令說戒於鍾山旋辭歸上竺謝院事修彌陀懺十二年七月朔謂弟子曰吾夢青蓮華生方池中清芬襲人淨土之祥現矣後四日趺坐合爪而終年八十九明高僧傳

明普智●●普智字無礙姓楮杭州人出家龍井寺依東溟日公受天台性具之學講說無礙四坐道場門風大振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終老焉專修淨業寒暑不輟永樂六年正月二日微疾會衆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嘗註阿彌陀經一卷明高僧傳

明景隆古音琴●●景隆字祖庭號空谷蘇州陳氏子也幼不茹葷好趺坐若禪定然稍長從弁山懶雲和尚參叩大法年二十八出家虎邱洪熙中給牒爲僧依石庵

和尙於杭州靈隱寺。尋往天目。刻苦研究。忽有省。馳詣懶雲。遂蒙印可。隆旣提持。向上兼以淨業勸人。著淨土詩一百八首。或問永明四料簡之旨。答言。參禪人執守話頭。自謂守靜工夫。更無別事。念佛往生。寅夕禮誦。皆所不行。此所謂有禪無淨土也。此等參禪。亦非正氣。是爲守死話頭。不異土木瓦石。坐此病者。十有八九。莫之能救。真得禪旨。如水上葫蘆。捺著便轉。活潑潑地。如此參禪。不輕念佛往生之道。寅夕禮誦。亦所遵行。左之右之。無不是道。此所謂有禪有淨土也。又云。念佛一門。修行捷徑。識破此身不實。世間虛妄。唯淨土可歸。念佛可恃。緊念慢念。高聲低聲。總無拘礙。但令身心閒淡。默念不忘。靜鬧閒忙。一而無二。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然若將心求悟。反成障礙。但以信心爲本。一切雜念。都不隨之。如是行去。縱然不悟。沒後亦生淨土。階級進修。無有退轉。優曇和尚。令人提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今不必用此法。只用平常念去。隆年五十餘。嘗自作塔銘。其沒也。無所考。時又有琴公。

者。字古音。福建蔡氏子。嘗作念佛警策偈曰。一句阿彌陀佛。宗門頭則公案。譬如騎馬拄杖。把穩生涯一段。不拘四衆人等。持之悉有應驗。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便入念佛三昧。親證極樂內院。蓮胎標的姓名。極功之者自見。親見彌陀授記。便同菩薩作伴。自此出離娑婆。一路了無憂患。直至無上菩提。永劫隨心散誕。依得此道歸來。決定成佛不欠。名僧輯略。空谷集。

明寶珠●●寶珠。不詳其所出。嘗遊浙中杭嘉間。冬夏一衲。乞食自活。宿無恆居。念佛不絕口。人與之言。略酬一二語。卽連聲念佛。後於海門寺。忽若顛狂者。將半月。一僧呵曰。爾平日實行。當與世人作眼目。何得乃爾。珠曰。如是。吾行矣。索浴畢。安然立化。往生集。

明本明●●本明。不詳其所出。居通州靜嘉寺。梵行清白。勤於講業。後輟講。專心淨土。六時禮念。歷年弗替。忽微恙。自知時至。告衆安然而化。異香七日。往生集。

明義秀●●義秀溫里人。嘉靖初居蒲之讚歎庵。日課阿彌陀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閒。歷五十餘年。經行之所。甄砌成坳。人試補之。久復成坳如故。初有貧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久之。不善其所爲。呵曰。汝真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氣盡。佛聲乃寂。紫柏老人集

明雪梅●●雪梅蘇州人。蹤迹奇異。不拘戒律。好吟詩。嘉靖中遊南京。止報恩寺。每見法師講經。輒笑曰。亂說亂說。專修淨土。動靜無閒。尋還蘇。住竹堂寺。年八十餘。忽辭衆。剋日行。衆僧餼錢治龕。至期。送者雲集。梅笑曰。爾輩纔布施幾文錢。便欲逼取老僧性命。尙早尙早。衆廢然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泊然而化。雪梅紀略

明性專●●性專字守庵。姓張。蘇州卞山人。少薙髮。徧訪知識。謁妙峯。受戒。預聽法華講席。後辭去。往峯頂行頭陀行。十二時中。唯誦法華。行深禪定。嘗於空中見西方寶池。成琉璃色。深廣無際。以白妙峯。妙峯曰。此觀行初成之相。不生取著。是善境界。專遂深祕不言。石城有百尺彌勒像。嘉靖間。經兵燹。金剝。專爲新之。又構石殿。與像

稱感佛放光。夜明如旦。二十三年秋。延法師傳燈。講小本彌陀經。有請易彌勒上生經者。專曰。不然。吾聞彌陀與彌勒。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余將俾海衆同悟本性。彌陀卽本性彌勒。先遊蓮華淨土。然後預龍華勝會也。二十五年仲冬。沐浴更衣。命衆椎鐘誦經。趺坐而化。前數日。衣褶中生靈芝一本。大於拳。色紅白。法華持驗

明祖香 祖香臨江新喻人。於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居士王傑者。築庵延之。香語傑云。某日當歸家。衆苦留香云。歸安養家耳。及期敷坐。西向坐逝。舉龕入山。火出自焚。往集生

明圓果 圓果字祇園。一字幻空。不詳其所出。少爲鳳陽衛守陵指揮使。已而棄官。出家五臺山。淹貫經論。頓悟直指。東遊至蘇杭。登座說法。天華晝下。繽紛如雨。嘉靖三十四年。浙中倭亂。剽掠至北新關。果時在杭佛慧寺。巡撫胡宗憲聞果道高。延請出山。商退賊之策。果辭曰。毋庸。三日後。賊當自退耳。後三日。軍士見雲中有神兵數千。擊倭。倭退竄。皆以爲果力也。臨化之日。囑弟子十年後茶毗。至期。昇棺至野。忽

自起火。灰燼無遺。道俗觀者千人。咸見雲中現出西方境界。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寶池。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金銀琉璃玻瓈碑礫赤珠瑪瑙之所嚴飾。池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華。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種種奇妙。與佛經所說無有差別。俄而天樂振空。移時方滅。

園

明真清●●真清字象先。姓羅。長沙湘潭人。少強記絕人。年十五補諸生。十九遭家難。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薙髮受具。看無字話。因舟觸岸。有省。珠化去。清駐錫覺皇寺。患背疾。夢關雲長授之藥。病瘳。南遊天台。結茅居焉。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開演十乘。闡明三觀。學者歸附日衆。應居士王太初請。就永明禪室。講觀經妙宗鈔百日。居常日勤五悔。密持觀經。及梵網心地品。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二菩薩。方展拜間。旁有沙彌。授以一牌。書曰戒香熏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萬曆三十一年正月。抱疾。盡出所儲。付五臺。雲棲。西興諸寺。飯僧。有進藥石者。卻之曰。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不久辭世。藥何爲乎。正月

七日絕粒。唯飲檀香水。期於二十九日告終。與衆說無生法。誨諭甚切。至二十九日夜。起別衆曰。吾逝矣。衆請曰。和尙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衆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熏。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茶毗日。香氣充郁。骨鏘鏘有聲。年五十七。明高僧傳

明明證真定。明證字無塵。姓魏。會稽人。性醇厚。簡默。少不樂腥羶。常欲出家。弱

冠過鄰寺。遇五臺龐眉老僧。若舊相識者。願相依爲弟子。老僧云。汝三年後。方可薙髮。當先行苦行。學諸經典。證遂往叢林。作重務。學楞嚴呪。日止誦一字。夜禮觀音。徹曉不寐。三年而呪始畢。忽臥病七日。偏身發痛。若換骨者。病瘉。夙慧頓開。而五臺僧復至。爲祝髮。受具戒。囑令終身誦法華經。遂展經朗誦。無滯已。而華嚴涅槃諸經。悉成誦。乃謂老僧曰。吾欲盡形乞食供養。以報師德。是夜。老僧不知所往。證日誦法華一部。日惟二餐。三衣經鉢外。一無所蓄。人有施者。隨得隨捨。或與之言。止微笑而已。如是者三十年。一日誦經。艱然不懌。弟子問故。曰。吾持誦一生。求生淨土。豈將墮紅

塵耶。於是更加勤誦三年。一日。撫案大笑曰。我今不到紅塵去矣。往謁雲棲宏公。還至澗中。謂侍者曰。汝往報衆徒。我明日當去。次日。諸徒至。證問甚麼時。答云。亭午。遂命具湯盥沐。端坐念佛。誦觀世音大勢至。至清淨大。卽閉口。衆聞空中朗誦海衆菩薩。異香馥然。合掌而寂。如入禪定。七日後。開龕。時值炎暑。儀容若生。年五十。時萬曆二十一年也。證弟子真定。字靜明。出家後。秉師之訓。精勤念佛。求生淨土。兼禮拜華嚴法華諸經。造像齋僧。行諸苦行。年七十二。預刻期。面西念佛而化。理安寺紀

明明玉●●明明玉。字無瑕。姓劉。西蜀人。出家後。徧歷名山。參叩知識。苦行絕倫。禮華嚴法華經。一字一禮。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忽謂弟子曰。吾業繫娑婆七十二年。今將歸矣。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如洪鐘。臨終沐浴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已而大聲云。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國。聲絕而逝。慈山夢遊集

明法祥●●法祥。字瑞光。姓周。紹興嵯縣人。少有出世志。參嘯巖老人。嘯巖示以念佛法門。遂出家居南岳側刀峯。影不出山。專志念佛。以豆記數。日夜精勤。脅不至席。

人稱爲豆兒佛。未幾成叢林。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索浴禮佛。告衆曰。瓜子熟也。

正落蒂時。衆莫喻者。入室趺坐。令衆唱佛名。合掌而逝。峯前聞音樂聲。慈山夢遊集

明株宏蓮宗八祖 ● ● 株宏字佛慧。號蓮池。杭州仁和沈氏子也。年十七。補諸生。以

學行稱。鄰有老嫗。日課佛名數千。問其故。嫗曰。先夫持佛名。臨終無病。與人一拱而別。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宏自此棲心淨土。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以自策。年三十二。出家。謁徧融。笑巖。諸大老。參念佛者是誰。有省。隆慶五年。乞食雲棲。見山水幽絕。居焉。山故多虎。爲放瑜伽餓口。虎不爲患。歲亢旱。居民乞禱雨。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固請。乃持木魚出。循田膝行。唱佛名。時雨隨注。如足所及。衆悅。相與庀材造屋。衲子曰。歸附。遂成叢林。宏主張淨土。痛斥狂禪。著阿彌陀經疏鈔。融會事理。統攝三根。至爲淵奧。時有曹魯川者。致書雲棲。略曰。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所謂於廣大海。張衆多網。又所謂大困小困也者。祇宜談大以該小。詎可舉一而廢多。比吾黨中有唱爲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者。夫漸亦聖說。未嘗不是。而以漸廢頓。左

矣。尊者內祕頓圓。而外顯淨土法門。諸佛有然。無足疑者。柰近來聽衆。直欲以彌陀一聖。而盡廢十五王子。以淨土一經。而盡廢三藏十二部。則不佞之所不願聞也。時雖末法。而斯人之機。豈無利鈍。有如釋尊爲迦葉。爲憍陳如。其說如此。爲善財。爲龍女。其說如彼。二十五聖。各證圓通。文殊所稱。又如彼。正所謂昨日定。今日不定。又所謂說我是空。且不是空。說我是有。且不是有。此所以爲善無常主。活潑潑地。如水上按葫蘆然。倘釘椿守窟。焉利人天。所願尊者。爲大衆衍淨教。遇利根指上乘。圓融通達。不滯方隅。俾鵬鷄並適。不亦盡善盡美哉。又佛華嚴。乃無上一乘圓教。如來稱性之極談。尊者乃與彌陀經並稱。已似未妥。因此遂有著論騰之。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朱紫遞淆之謂何。亦願尊者。爲淨土根人說淨土。爲華嚴根人說華嚴。毋相誚。亦毋相濫。乃爲流通佛乘。乃爲五教並陳。三根盡攝。柰之何必刻舟而求劍。且彈雀而走鶴也。宏報書曰。夫華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就時之機。蓋由此一門而入華嚴。非舉此一門而廢華嚴也。來諭謂不肖以彌陀與華嚴並稱。

因此遂有著論。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此論誰作乎。華嚴如天子。誰有駕諸侯王大臣百官於天子之上者乎。然不肖亦未嘗並稱也。疏鈔中特謂華嚴圓極。彌陀經得圓少分。是華嚴之眷屬流類。非並也。又來諭謂宜隨機演教。爲宜淨土人說淨土。宜華嚴人說華嚴。此意甚妙。然中有二義。一者。千機並育。乃如來出世事。非不肖所能。故曹溪專直指之禪。豈其不通餘教。遠公擅東林之社。亦非止接鈍根。至於雲門。法眼。曹洞。滄仰。臨濟。雖五宗同出一原。而亦授受稍別。門庭施設。理自應爾。無足怪者。況不肖凡品乎。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今日不定。而漫無師承。變亂不一。名曰利人。實悞人矣。何以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平民號曰國王。不可不慎也。二者說華嚴則該淨土。說淨土亦通華嚴。是以說華嚴者自說華嚴。說淨土者自說淨土。固並行而不相悖。今人但知華嚴廣於極樂。而不知彌陀卽是遮那也。又龍樹於龍宮誦出華嚴。而願生極樂。普賢爲華嚴長子。而願生極樂。文殊與普賢同佐遮那。號華嚴三聖。而願生極樂。咸有明據。皎如日星。居士將提唱華嚴。以風四方。而與文殊普賢龍樹

違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況方山列十種淨土。極樂雖曰是權。而華嚴權實融通。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故淫房殺地。無非清淨道場。而況七寶莊嚴之極樂乎。婆須無厭。皆是古佛作用。而況萬德具足之彌陀乎。居士遊戲於華嚴無礙門中。而礙淨土。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不肖與居士同爲華藏逆良友。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復欲拉居士爲蓮胎骨肉弟兄。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魯川復致書曰。諸不了義經論。別行普賢行願品。與起信等論。皆稱說淨土。此豈無因。然華嚴經中。未嘗及之。卽方山所列第十淨土。更晰也。法華鱗差十六王子。內有彌陀。未嘗定爲一尊。其讚持經功德。旁援安樂。實說女人因果。首楞嚴二十五聖證圓通。文殊無所軒輊。但云方便有多門。又云順逆皆方便。然繼以遲速不同倫。則於無軒輊中。又未嘗無指歸也者。故要極於普門。而不推詡夫勢至。更加貶剝。曰無常。曰生滅。若夫賢首清涼諸師。亟標小始。終頓圓五教。僉以爲允。而未嘗品及淨土。心宗家流。尤所蕩掃。如齊己禪師。曰。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繞。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又曰。其或準前捨父逃。

逝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此等語言。或以爲苛。然豈無謂。而彼言之。亦必有道矣。所以達者。亟道祇劫辛苦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又道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況無論三乘一乘。要之無我我所。今之往生淨土者。我爲能生。土爲所生。自他歷然。生滅宛然。欣厭紛然。所未及悉。顧從來談淨土者。必曰。華開見佛。悟無生。蓋必往生而見彌陀。始從觀音。若勢至。抑或彌陀。誨以無生。此時方悟。似爲迂遲。再華嚴性海所現全身。如人身中有八萬四千毛孔。東藥師。西彌陀。各各在一毛孔中。說法度生。倘拋撮全身。入一毛孔。不但海漚倒置。而蠅投窗紙。其謂之何。昨不佞手疏所云。爲宜淨土人說淨土。爲宜華嚴人說華嚴。自謂不悖諸佛法門。亦是爲尊者赤心片片。尊者乃欲攜我入蓮胎。則昔人所云。捉物入迷津。與夫棄金擔草之謂矣。尊者會下聽衆。自杭過蘇者。罔弗津津九品。閒與之言。稍涉上乘。則駭心瞪目。或更笑之。此其過在弟子耶。在師耶。大丈夫氣宇沖天。度生爲急。既出世矣。開堂矣。敷座矣。不具大人作略。祇作閭巷老齋公老齋婆舉止。忽被伶俐人問著。明眼人

撈著。擬向北斗裏潛身耶。抑鐵圍山裏潛身耶。佛法大事。非同小可。願尊者重厝意焉。宏又以書復曰。辱惠書。玄詞妙辯。汪洋層疊。誠羨之仰之。然竊以爲愛我深。而詞太費也。果欲揚禪宗。抑淨土。不消多語。曷不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既一佛不立。何人更是彌陀。又曷不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既寸土皆無。何方更有極樂國。只此二語。來諭攝無不盡矣。茲擬一一酬對。則恐犯鬪爭。不對則大道所關。終不可默。敢略陳之。來諭謂不了義經。乃談說淨土。而以行願品起信論當之。起信且止。行願以一品而攝八十卷之全經。自古及今。誰敢議其不了義者。居士獨尙華嚴。而非行願。行願不了義。則華嚴亦不了義矣。又來諭謂法華記往生淨土。爲女人因果。則龍女成佛。亦只是女人因果耶。謂彌陀乃十六王子之一。則毗盧遮那亦只是二十重華藏之第十三耶。居士獨尊毗盧。柰何毗盧與彌陀等也。又來諭謂楞嚴取觀音遺勢至。復貶爲無常生滅。則憍陳如悟客塵二字。可謂達無常契不生滅矣。何不入圓通之選。誠曰觀音登科。勢至下第。豈不聞龍門點額之喻。爲齊東野人之語耶。

又來諭謂齊己禪師將古人念佛偈逐句著語。其曰唯有徑路修行。則著云依舊打之繞。其曰但念阿彌陀佛。則著云念得不濟事。居士達禪宗。何不知此是宗師家直下爲人解黏去縛。乃作實法會而死在句下耶。果爾。古人有言。踢毗盧頂上行。則不但彌陀不濟事。毗盧亦不濟事耶。此等語言。語錄傳記中。百千萬億。老朽四十年前。亦曾用以快其唇吻。雄其筆劄。後知慚愧。不敢復然。至於今。猶赧赧也。又齊己謂求西方者。捨父逃逝。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往應之曰。卽今卻是如子憶母。還歸本鄉。捨東得西。樂哉阿彌陀佛。且道此語。與齊己所說。相去多少。又來諭謂多劫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居士已得無生法忍否。如得。則不應以我爲能生。以土爲所生。何則。卽心是土。誰爲能生。卽土是心。誰爲所生。不見能生所生。而往生。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乃所以爲真無生也。必不許生。而後謂之無生。是斷滅空也。非無生之旨也。又來諭以華開見佛。方悟無生。則爲迂遲。居士達禪宗。豈不知從迷得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念佛人有現生見性者。是華開頃刻也。有生後見性者。是

華開久遠也。機有利鈍。功有勤惰。故華開有遲速。安得概以爲迂遲耶。又來諭喻華藏以全身。喻西方以毛孔。生西方者如撮全身入毛孔。爲海漚倒置。夫大小之喻。則然矣。第居士通華嚴宗。柰何止許小入大。不許大入小。且大小相入。特華嚴十玄門之一玄耳。舉華藏不可說不可說無盡世界。而入極樂國一蓮華中。尙不盈華之一葉。葉之一芥子地。則何傷於全身之入毛孔也。又來諭謂荒山僧。但問以上乘。便駭心瞠目。居士向謂宜華嚴者。語以華嚴。宜淨土者。語以淨土。今此鈍根輩。正宜淨土。何爲不與應病之藥。而強聒之耶。又來諭謂老朽既出世開堂。不具大人作略。而作老齋公齋婆舉止。被伶侗人問著。明眼人拶著。向北斗裏潛身耶。鐵圍裏潛身耶。老朽曾不敢當出世之名。自應無有大人之略。姑置弗論。而以修淨土者。鄙之齋公齋婆。則古人所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豈獨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凡遠公。善導。天台。永明等。諸菩薩。諸善知識。悉齋公齋婆耶。劉遺民。白少傅。柳柳州。蘇長公等。諸大君子。悉齋公齋婆耶。就令齋公齋婆。但念佛往生者。卽得不退轉。

地亦安可鄙耶。且齋公齋婆庸馱下劣而謹守規模者是也。愚也。若夫聰明才辯妄談般若。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魔也。愚貴安愚。吾誠自揣矣。寧爲老齋公老齋婆。無爲老魔民老魔女也。至於所稱伶俐人明眼人者。來問著拶著。則彼齋公齋婆不須高登北斗。遠覓鐵圍。只就伶俐漢咽喉處安單。明眼人瞳子上敷座。何以故。且教伊暫閉口頭三昧。回光返照。故抑居士尙華嚴而力詆淨土。老朽業淨土而極讚華嚴。居士靜中試一思之。是果何爲而然乎。又來諭謂勸已求生淨土。喻如棄金擔麻。是顛倒行事。大相屈辱也。但此喻尙未親切。今代作一喻。如農人投刺於大富長者之門。延之入彼田舍。聞者皆笑之。農人更掃徑謀重請焉。笑之者曰。主人向者不汝責幸矣。欲爲馮婦乎。農人曰。吾見諸富室。有爲富而不仁者。有外富而中貧者。有未富而先驕者。有典庫於富人之門。而自以爲富者。且金谷鄙塢。於今安在哉。而吾以田舍翁享太平之樂。故忘己卑賤憐而爲此。今知過矣。於是相與大笑散去。宏居常廣修衆善。以資淨業。時戒壇久禁不行。宏令求戒者具三衣。於佛前受之。爲作證。

明。又定水陸儀文。及瑜伽餒口。以拯幽冥之苦。開放生池。著戒殺文。從而化者甚衆。萬曆四十年六月杪。忽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曰。吾將他往。還山設茶。別衆衆莫測。至七月朔晚。入堂曰。明日吾行矣。次夕。入丈室。示微疾。瞑目坐。城中諸弟子畢至。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莫捏怪。莫壞我規矩。向西稱佛名而逝。年八十一。雲棲法覺

明如榮●●如榮字大賢。杭州海寧人。壯歲業屠。爲豕所嚙。遂感悟。詣縣之北寺。薙染爲僧。後歸雲棲。時年六十矣。晝隨衆操作。夜持佛名。精勤不忘。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長跪佛座前。厲聲稱願。生西方者三。衆環繞唱佛。合掌而逝。雲棲紀事

明如清●●如清字法原。姓阮。紹興上虞人。初出家於西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沈綿者數月。既革。聞堂中念佛聲。忽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翹仰而逝。雲棲紀事

明廣製●●廣製字安廬。不詳其所出。少夢入金盤庵。拱立琉璃燈下。面西方三聖像。寂無人影。內心澄澈。覺而樂之。稍長。又夢入安隱庵。見觀音大士作思憶衆生相。

自是發出世志。年二十出家。謁雲棲大師。聞西方淨土無輪回苦。卽躍然曰。吾今而後。知有歸泊處矣。於是精研淨土法門。作懷淨土詩。及諸詞賦。多清婉可諷。今錄其懷淨土賦序云。清泰國者。蓋西方之珍域也。涉水則有瑤池玉沚。登陸則有寶階金道。皆法身大士之所遊化。諸上善人之所盤桓也。夫其都邑之華。宮室之美。越仙都之玄虛。跨天宮之壯麗矣。所以交讚於十方。名載於羣典者。豈不以其土殊勝。其道捷徑哉。或名超於列刹。或體異於諸方。始離輪回之鄉。卒踐無生之地。非夫厭世惡欲。怖無常者。焉能向慕而願樂之。非夫窮幽探蹟。信法篤者。何能遐想而好求之。予所以神馳思運。念結情存。興寐之間。若已往生者也。洗脫塵根。託心茲境。不任專想之至。聊寫景以寄懷。賦曰。真原寥廓。不變隨緣。有流穢濁而成泥沙。有結清淨而爲金寶。猗極樂之所莊嚴。實行願之所扶持。蔭世王以發軔。託法藏以正基。或讚揚於祕典。或詠歌於淨詩。證以聖心之如語。莫以凡情而致疑。邈彼奇域。幽玄窈窕。拘墟者守見而不信。信淺者滯情而莫曉。斥鷃翱翔於蓬蒿。罔測搏風之矯矯。理微事而

不彰。果微因而莫兆。慮亡羊而泣歧。守持名之一道。覩靈驗而西徂。忽吾生之將行。仍先聖之故轍。泊不死之壽庭。苟上善之可攀。亦何憚於疑城。釋生死之桎梏。暢無生之高情。被銖衣之拂拂。振金錫之鈴鈴。披寶葉之蒙龍。蹈珍萼之崢嶸。陟璇空而欲上。顧碧落而迅征。躡穹隆之飛觀。臨下界之玄冥。搏空青以爲蓋。指林翠而爲屏。攬披風之綠條。捫含露之紫莖。雖未及於登堂。乃先得乎長生。既契心於幽旨。入重玄而夷平。獲緩步於九達。路靡滯而不通。恣心目之曠朗。任來往之從容。蹴勾衣之忍草。蹂滅跗之落紅。覩鸚鵡之裔裔。聽迦陵之嚙嚙。過靈沼而試浴。水隨意以淪胸。滌八垢之汙濁。洗五蓋之冥蒙。追遠公之芳軌。步善導之玄蹤。唯茲聖境。空王所都。行樹夾以引路。蓮華結而成居。紺宇嵯峨於中林。朱閣玲瓏於方隅。流霞光於翼樞。承曦影於綺疏。鳥晝啼而夜息。華夕合而晨敷。天樂同繁於風葉。契經合響於流渠。庭富藍田之玉。淵沈赤水之珠。舉衣襪以盛華。聽說法而陵虛。况兮沒此而見彼。杳兮出有而入無。騁斯須之神變。同萬億之浮屠。體靜氣閒。心境都捐。肯綮未嘗。神遇。

無全。飲智海之洪濤。吸長鯨之百川。御風而行。衣角高褰。法鼓琅琅而振響。異香馥馥以颺煙。行道出林間之衆。散華來空外之仙。聆水鳥之法音。同石竇之迸泉。始兼空有之說。暢以聖諦之篇。深入卽離之境。妙出有無之間。一空有以齊旨。亡眞假而得玄。旣中道之不存。泯圓觀於三翻。談不二於毗耶。貴淨名之無言。合萬物以成已。歸同體之自然。後不詳其終。淨土雜
詠并序

明眞緣 ● 眞緣字慧廣。姓姚。常州無錫人。年三十出家。徧參老宿。歷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二十二年。駐錫明州阿育王寺。親睹舍利放光。中現釋迦文佛。遂誓焚身供養。普請衆僧。求施薪槁。人與一束。累爲高座。因取香油塗身。趺坐積薪上。合掌誦佛號。火然及身。俄成灰燼。衆見五色光。從緣頂門而出。光中現菩薩金身。長二尺許。晃然四照。久之方滅。猗園

明傳記 ● 傳記。寧波鄞縣人。性好獨居。日誦法華爲業。數及九千七百餘部。世稱爲法華和尙。萬曆十四年。司勳虞淳熙。舉法華三昧懺記。禁足修長期者三。九歷寒

暑屢獲瑞應。後憩杭州西溪道上。肩水負薪行諸佛事。或曰。和尚乃猶作此有爲功德。記厲聲曰。無爲豈在有爲外乎。四十一年七月。辭諸弟子。稱佛名三千聲。唱妙法蓮華經題者數四。面西合掌而逝。越日。頂門猶暖。異香滿室。法華持驗

明德清●●德清字澄印。晚號憨山老人。金陵蔡氏子也。母夢觀音抱送童子而孕。及誕。白衣重胞。年十九出家。專心念佛。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面目光相。了了分明。自此聖相炳然。時時在目。尋至五臺習定。發明本有刺血書華嚴經。每下一筆。念佛一聲。久之。動靜一如。萬曆十年。清居牢山。李太后命輸金造寺。賜額曰海印。時太后數遣中使修諸塔寺。權貴與中使有隙者。令東廠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侵占事聞。事連清。坐私造寺院。戍雷州。清隨所至。冠巾說法。又發宏經之願。疏論楞伽楞嚴諸經。四十二年。奉恩詔。反僧服。還過廬山。結庵五乳峯下。效遠公六時刻漏。修淨業益精。時有海陽禪人。求授戒法。因問修淨土之要。清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爲捷要。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

三根普被。四衆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筋。折旋俯仰。動靜閒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然一心持名。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佛爲韋提希說十六妙觀。便得一生取辦。今當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池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臨命終時。一念頓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永斷惡念煩惱。以此淨心。觀念相繼。淨土真因。無外此者。又有淨心居士者。問

念佛不能成片。請開示。清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能念佛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卽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爲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反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杯水救輿薪之火。有是理哉。若果爲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不求成片而自成片矣。此事全要自己著力。若但將念佛做面皮。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勇猛。更莫遲疑。居廬山數歲之曹溪。天啓三年十月。示微疾。謂人曰。老僧世緣將盡矣。沐浴焚香。危坐而逝。有光燭。天年七十八。步遊集

明傳燈●●傳燈。姓葉。衢州人。少從進賢映庵禪師薙髮。隨謁百松法師。聞講法華。恍有神會。次問楞嚴大定之旨。百松瞪目周視。燈卽契入。百松以金雲紫袈裟授之。一生修法華。大悲。光明。彌陀。楞嚴。等懺。無虛日。卜居幽溪高明寺。先有土人葉祺。葬親寺後。夢神云。此聖道場地。將有肉身菩薩。大作佛事。可速遷。祺不信。俄舉家病困。

懼而徙焉。翌日燈至。卽其地立天台祖庭。學侶輻湊。嘗於新昌大佛前登座。豎義衆聞石室中天樂鏗鏘。講畢乃寂。嘗著生無生論。融會三觀。闡揚淨土法門。又有法語一篇。最爲切要。曰楊次公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娑婆有一愛之不一。則臨終爲此愛所牽。矧多愛乎。極樂有一念之不一。則臨終爲此念所轉。矧多念乎。夫愛有輕焉。重焉。厚焉。薄焉。正報焉。依報焉。歷舉其目。則父母妻子昆弟朋友功名富貴。文章詩賦。道術技藝。衣服飲食。屋宇田園。林泉華卉。珍寶玩物。不可枚盡。有一物之不忘。愛也。有一念之不遺。愛也。有一愛存於懷。則念不一。有一念不歸於一。則不得生。或問。輕愛有道乎。曰。輕愛莫要於一念。一念有道乎。曰。一念莫要於輕愛。蓋念不一。由散心異緣使然。散心異緣。由逐境紛馳使然。娑婆有一境。則衆生有一心。衆生有一心。則娑婆有一境。衆緣內搖。趣外奔逸。心境交馳。紛若塵沙。故欲輕其愛者。莫若杜其境。衆境皆空。萬緣都寂。萬緣都寂。一念自成。一念既成。則愛緣俱盡矣。曰。杜境有道乎。曰。杜境者。非屏除萬有也。亦非閉目不覩也。卽境以了其虛。會本

以空其末也。萬法本自不有。有之者情。故情在物在。情空物空。萬法空而本性現。本性現而情念息。自然而然。非加勉強。楞嚴所謂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原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以欲杜其境。莫若體物虛。體物虛。卽情自絕。情絕則愛不生。而唯心現。念一成。故圓覺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一去一留。不容轉側。功效之速。有若桴鼓。學道之士。於此宜盡心焉。曰。輕愛旣聞命矣。一念如何。曰。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願。求生極樂。以敦信爲始。必須徧讀大乘。廣學祖教。凡是發明淨土之書。皆須一一參求。悟極樂原是我唯心之淨土。不是他土。了彌陀原是我本性之自佛。非是他佛。二。修行者行門有二。一正。二助。正行復二。一稱名。二觀想。稱名如小本彌陀經。七日持名。一心不亂。有事一心。理一心。若口稱佛名。繫心在緣。聲聲相續。心心不亂。設心緣外境。攝之令還。此須發決定心。斷後際念。撥棄世事。放下緣心。使念心漸漸增長。從漸至久。自少至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畢竟要成一心不亂而後已。事一心也。苟得此已。則極樂

之淨因成就垂終之正念必然。親見彌陀垂手接引得生淨土必矣。理一心亦無他。但於事一心念念了達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三際平等十方互融非空非有非自非他無去無來不生不滅現前一念之心便是未來淨土之際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生而生生而無生於無可念中熾然而念於無可生中熾然求生是爲事一心中明理一心也。二觀想者具如觀無量壽佛經境有十六觀佛最要當觀阿彌陀佛丈六之身作紫磨黃金色像立華池上作垂手接引狀身有三十二種大人相相有八十種隨形好。此二種正行須相須而進。凡行住睡臥時則一心稱名。凡趺坐則心心作觀行倦則趺坐以觀佛坐出則經行以稱名。苟於四威儀中修之不閒往生淨土必矣。二助行亦有二。一世間之行如孝順父母行世仁慈心不殺具諸戒律一切利益之事若能回向西方無非助道之行。二出世之行如六度萬行種種功德讀誦大乘修諸懺法亦須以回向心而助修之無非淨土行也。更有一種微妙助行當歷緣境處處用心如見眷屬當作西方法眷想以淨土法門而開導之令輕愛以一其念。

永作將來無生眷屬。若生恩愛時。當念淨土眷屬。無有情愛。何當得生淨土。遠離此愛。若生瞋恚時。當念淨土眷屬。無有觸惱。何當得生淨土。得離此瞋。若受苦時。當念淨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若受樂時。當念淨土之樂。無央無待。凡歷緣境。皆以此意而推廣之。則一切時處。無非淨土之助行也。第三願者。淨土舟航。要以信爲柁。行爲篙。檣。纜。願爲風帆。無柁則無所指南。無篙。檣。纜。則不能運行。無風帆。則不能破浪疾到。故次行以明願也。第願有通別。有廣狹。有徧局。通如古德所立。回向發願文。別則各隨己意。廣謂四宏。上求下化。狹謂量力。決志往生。局如課誦。有時隨衆同發。徧則時時發願。處處標心。但須體合四宏。不得師心妄立。如此三法。可以期生淨土。速觀彌陀。一切淨土法門。舉不外於是矣。燈每歲修四三昧。身先率衆。精進勇猛。註楞嚴維摩等經。凡染翰。必被戒衲。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年七十五。預知時至。手書妙法蓮華經五字。復高唱經題者。再泊然而寂。

法華持驗
淨土法語

明古松◎◎古松山西平陽人。幼出家於五臺山羅睺寺。得念佛三昧。山多虎松爲

說戒命以名虎遂不復傷人。呼輒至。萬曆十三年。至京口。建淨業禪林。時潛深谷。坐樹下入定。居三十九年。一日。合掌舉手。別衆而逝。入龕。未建塔也。崇禎四年四月八日。龕中忽現五色光。啓龕見松趺坐端凝。貌如生。清順治十五年十月二日。再現寶光。異香滿室。三日方止。鎮江府志

明仲光●●仲光字法雨。號佛石山儂。錢塘戴氏子也。母夢僧以伽黎覆體。而光生。自幼惡聞腥羶。年十四。投靜明師剃染。十八。受戒於雲棲。歷遊講肆。習天台教觀。深入一乘。萬曆二十二年。謁紫柏禪師於金陵。親承授記。還武林。至十八澗中。愛其林壑幽異。誅茅壘石。構一小舍。一日掘地得殘碑。知爲古理安寺。因重建焉。衲子競集。遂成叢林。光隨機引導。於禪堂外。別開念佛堂。會憨山清公至。相與商立規制。分十二時。人均六班。班各六時。經行唱佛。禮拜回向。餘各靜坐。隨聞默念。或習觀門。動靜兩得。崇禎九年七月十五日。忽示微疾。謂弟子曰。今日晴朗。吾欲遠去。弟子曰。師病欲何往。光曰。汝謂我病耶。扶杖出寢室。趺坐。集衆。囑付後事。適有蔡居士至。光撫掌。

笑曰。居士證明。餘不及待也。因書偈曰。一句彌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討青天。而今好箇真消息。夜半鐘聲到客船。書畢。顧視左右。投筆而逝。淨土全書。理安寺紀。

明金童廟僧●●金童廟僧者。遺其名。廟在常熟北門。僧日持一版。擊於街巷。高聲唱。無常迅速。一心念佛。衆不甚異之。崇禎十三年三月。徧辭諸鄰舍曰。好念佛。老僧去矣。人莫解其故。次日。拈香佛前。合掌稱佛名。端坐而逝。淨土約說。後跋。

明海寶●●海寶。不詳其所出。居常州天寧寺。貌甚樸。人與語。不答片言。唯嘻笑而已。破衲滿蟣蝨。暇則席地對佛。拈蝨上下。不離其身。常募錢買蔬腐。供寺僧。又積施金。懇衆誦經禮懺。已則念佛。回向。歷年如是。崇禎間。翰林鄭胙長。約寶朝南海。已而卻之。發棹後。常見寶在陸前行。追之不及。迨登山入殿。寶又在焉。遣使要師同回。復不得。鄭抵郡。卽詣寺候寶。弟子云。師沈臥一月餘。昨方起耳。鄭述其神異。郡人由此欽信。一日。趺坐念佛而化。淨土晨鐘。

明大雲●●大雲。字萬安。姓郭。仁和人。出家永慶寺。受具於雲棲。居北郊。篤志淨業。

相依者衆。募建吉祥寺。寮宇燦然。遂成叢席。共住規約。一秉雲棲之制。未幾。示微疾。卽絕飲食。專稱佛號。閱一月。或有往省之者。雲曰。彌陀不念。念我何爲。臨終。語弟子智經曰。爲我灑掃。佛來迎矣。跌坐念佛而逝。年五十九。靈峯宗論

清無名僧●●無名僧者。居湖廣黃州。專持阿彌陀佛。晝夜不輟。隨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崇禎十六年。總兵黃鼎守州城。僧大聲唱佛。衝其導。執之。適張獻忠攻黃州。僧坐城上。夜間高聲唱佛。軍士不得睡。恨之。縛投城下。俄而復在城上唱佛。如是四次。每東城下。西城上。南城下。北城上。總兵聞之。始敬禮焉。黃州大饑。人相食。僧出城外。饑民持刀乞僧捨身。僧解衣示衆云。俟我念佛千聲。卽食我。稱至三百聲。衆急欲加刃。忽有神兵從空中來。饑民驚散。而僧已在城中矣。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僧欲贖放之。獵人索三十金。僧止得四金。獵人云。汝能執虎耳三市。則與汝虎。僧授記虎。執虎耳三市。遂縱之。虎依僧不去。僧與虎同往黃麻山金剛洞中。巡撫盧象昇督兵過黃州。詣山訪之。欲見虎。僧語虎探頭窗外。盧欲見全身。虎乃大叫躍出。盧亦納贖。稱弟

子而去。僧一日行街中。見一雞。高聲唱佛。雞亦隨聲而唱。清順治七年。欲之武林。道經白門。寓秦淮河房。端午。見遊船中有錢生者。其弟子也。遂呼云。錢阿彌陀佛。錢登岸見僧。僧問同遊人。知爲某某。放聲大哭曰。衆生以苦爲樂。乃如是耶。錢懇示修行之要。僧云。一心念阿彌陀佛。復云。我行後。汝有所疑。可問覺浪。此明眼人也。後不知其終。覺浪名道盛。歷王金陵天界。杭州崇光。諸處道場。宗風大振。淨土晨鐘

淨土聖賢錄卷六

往生比丘第三之五

清智旭蓮宗九祖 ●●智旭。字蕩益。姓鍾。吳縣人。父持白衣大悲呪。夢大士送子而

生。旭少以聖學自任。著書闢佛。凡數千言。及閱雲棲竹窗隨筆。乃焚所著論。年二十。讀地藏本願經。發出世志。日誦佛名。天啓元年。年二十四。聽一法師講經。疑情忽發。用心參究。已而豁然。尋掩關於吳江。遇疾且殆。始一意求生淨土。疾少閒。結壇持往。

生。呪七日。說偈曰。稽首無量壽。拔業障根本。觀世音勢至。海衆菩薩僧。我迷本智光。妄墮輪回苦。曠劫不暫停。無救無歸趣。劣得此人身。仍遭劫濁亂。雖復預僧倫。未入法流水。目擊法輪壞。欲挽力未能。良由無始世。不植勝善根。今以決定心。求生極樂土。乘我本誓船。廣度沈淪衆。我若不往生。不能滿所願。是故於娑婆。畢定應舍離。猶如被溺人。先求疾到岸。乃以方便力。悉拯暴流人。我以至誠心。深心回向心。然臂香三炷。結一七淨壇。專持往生呪。惟除食睡時。以此功德力。求決生安養。我若退初心。不向西方者。寧卽墮泥犁。令疾生改悔。誓不戀人天。及以無爲處。仰願大威神力。無畏不共。三寶無邊德。加被智旭等。折伏使不退。攝受令增長。其後歷住溫陵。漳州。石城。毘溪。長水。新安。廣宏台教。而歸老於靈峯。時諸方禪者。多以淨土爲權教。遇念佛人。必令參究誰字。旭獨謂持名一法。卽是圓頓心宗。有卓左車者。嘗設問言。如何是念佛門中向上一路。如何得離四句絕百非。如何是念佛人最後極則。如何是淆譌處。腦後一鎚。冀和尙將向來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等語。撇向一邊。親見如來境界。快

說一番震動大千世界。旭答言。向上一著。非禪非淨。卽禪卽淨。才言參究。已是曲爲下根。果大丈夫。自應諦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設一念與佛有隔。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與佛無閒。何勞更問阿誰。淨土極則事。無念外之佛。爲念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於佛。正下手時。便不落四句百非。通身拶入。但見阿彌陀佛一毛孔光。卽見十方無量諸佛。但生西方極樂一佛國土。卽生十方諸佛淨土。此是向上一路。若捨現前彌陀。別言自性彌陀。捨西方淨土。別言唯心淨土。此是淆譌公案。經云。二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此是腦後一鎚。但能深信此門。依信起願。依願起行。則念念流出無量如來。徧坐十方微塵國土。轉大法輪。照古照今。非爲分外。何止震動大千世界。又嘗示人云。夫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力行爲要耳。佛云。若人但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天台云。四種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名爲三昧中王。雲棲云。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可惜如今人。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謂愚夫愚婦工夫。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終日悠悠。淨功莫剋。或有巧設方便。欲深明此

念佛三昧者。動以參究誰字爲向上。殊不知一念現前之心。本自離句絕非。不消作意離絕。卽現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超情離見。何勞說妙說玄。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五萬三萬。以決定不缺爲準。畢此一生。誓無變改。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爲誑語。一得往生。則永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四。遇著教下人。又思尋章摘句。遇著宗門人。又思參究問答。遇著持律人。又思搭衣用鉢。此則頭頭不了。帳帳不清。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卽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瞋癡。卽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卽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閒斷夾雜。卽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卽大禪定。真能念佛。不爲他歧所惑。卽大智慧。試自簡點。若於身心世界。猶未放下。貪瞋癡念。猶自現起。是非人我。猶自挂懷。閒斷夾雜。猶未除盡。妄想馳逐。猶未永滅。種種他歧。猶能惑志。便不名爲真念佛也。要到一心不亂境界。亦無他

術。最初下手。須用數珠。記得分明。刻定課程。決定無缺。久久純熟。不念自念。然後記數亦得。不記數亦得。若初心便要說好看話。要不著相。要學圓融自在。總是信不深。行不力。饒汝講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公案。皆是生死岸邊事。臨命終時。決然用不著。順治十一年冬。有疾。遺命閣維。後。屑骨和粉。分施禽魚。結西方緣。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晨起。病良已。午刻。跌坐繩牀。向西舉手而逝。年五十七。既寂三年。如法閣維。啓龕。髮長覆耳。面如生。門人不忍從遺命。收其骨。塔於靈峯。靈峯宗論

清如會●●如會號妙圓。姓譚。順天人。少斷肉。二十九歲出家。誓行頭陀。脅不著席。前後共然六指。以懺宿業。煉頂燒臂無算。初至南方。唯事苦行。後爲道侶所感發。一心念佛。遂得豁忘身世。見一切縑素。不作寒溫語。誨人必猛厲懇切。單已獨行。不蓄長物。夏棄冬衣。冬盡捨夏。嘗在水草庵。謂劉道澂曰。一心念佛。專求上品上生。便是向上第一義。子等他日。方信此言。順治五年秋。過淮安清江浦。衆共留之。未幾。以一衲贈萬德庵主人。且囑之曰。吾不久將去。特一事相託。主人曰。和尚方來。何遽言去。

曰。西方去耳。可以遺身付江流中。普與魚蟲結淨土緣。主人辭不敢。會曰。然則茶毗後。以骨和麪粉。爲我結緣。何如。主人曰。諾。因命購大燭好香。衆莫測其意。十月十九日。夜四鼓。大呼主人曰。速啓大門。燒香然燭。主人然燭。竟視之。寂然坐逝矣。遠近聞異香。遵遺命。茶毗粉骨。送之江。年七十一。靈峯宗論

清大勅。●●大勅。字冲符。姓邊。紹興諸暨人。髫年出家於邑之大雄寺。及長。聞雲棲聲教。因渡江禮焉。機緣契合。遂傾心淨土。晚年。憩錫大善禪堂。雅好華嚴。日誦一函。著懷淨土詩一百八首。今錄其四首。一云。佛種從緣起。大機吾今活。計掩吾扉。身輕煉得同仙鶴。極樂橫橫一直飛。一云。自笑山僧不奈何。乾坤浪蕩熱心多。逢人要說西方話。指示明明一刹那。一云。苦盡甘來屆晚年。佛聲念徹齒流泉。金臺少見庭槐兆。再著精勤勿怨天。一云。兀然起念念伽婆。平地無風自作波。念念消歸無念處。豈知無念亦爲多。順治六年十一月。示疾。親書封龕記對。囑諸後事。至期。起坐。著淨衣。面西。稱阿彌陀佛而逝。冲符禪師淨土詩并跋

清大真●●大真號新伊。姓周。常德武陵人。在襁褓中。卽能合掌。稱南無佛陀。逮就外傳。不伍羣兒。聚沙畫地爲佛塔。或跌坐觀鼻。九歲詣蓮居紹覺師。受歸戒。遂依座下。十五薙髮。二十入雲棲。受具戒。真父母先後禮紹覺師出家。真就養無方。數十年如一日。師歿。真主蓮居。著唯識合響。兼授金剛寶戒。建大悲壇。兼修事理二懺。年七十一。秋。示微疾。集居士弟子。囑以護持正法。越七日。沐浴更衣。跌坐持珠。與衆同稱佛號。頃之。聲息俱寂。鼻垂玉筍。過尺許。踰時頂猶熱。先是優婆塞周氏。夢天樂迎真西逝。急偕戚屬數人。來受皈戒。庵主道聲。預以元日夢真坐蓮臺上云。靈峯宗論

清道樞●●道樞。仁和人。通天台教。篤志淨業。不親世緣。順治十二年。夢偕神僧登玉屏峯頂。明年六月。微疾。二十六日早起。語衆曰。吾夜夢神僧來迓。豈卽昔之登玉屏峯者耶。人靜時。忽見幡蓋盈空。蓮華布地。卽跌坐合掌。朗誦法華經題七遍。唱阿彌陀佛百餘聲。安詳而逝。顏色不變。龕几間。異香郁然。淨土全書

清崇文●●崇文。不詳其所出。受業雲棲宏公之門人。住常熟南洙村靜室。雙目失

明乃專心念佛。夜每登座施瑜伽食。三年不輟。順治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遣其徒行先報城中緇素曰。明日當西歸。特遣告別。明日凌晨。衆集。凡三十餘人。文坐於牀。命其徒誦彌陀經一卷。誦畢入寂。室中香氣三日不散。淨土約說後跋

清具宗●●具宗。常州無錫人。講天台止觀。修念佛三昧。誨人不倦。順治十六年。示疾。具湯沐浴。著一履。誦彌陀經畢。唱佛十聲。大書八字云。廓落靈虛。無往來處。擲筆而逝。趺坐三日。顏色不變。淨土全書

清讀體●●讀體。字見月。姓許。其先江南句容人。從軍滇黔。以功襲指揮使。遂家於楚。體不欲襲官。去之劍州赤宕巖。修真三載。一日。遇老僧。授以華嚴經。披閱大悟。遂出家。受具戒於三昧光律師。三昧主寶華山。將示寂。授以衣鉢。爲寶華第二代祖。靜修般舟三昧。不坐不臥。不依倚。晝夜壁立者九十日。四方緇素。翕然歸附。南北禮請開戒者。無虛月。一日。示微疾。曰。勿進湯藥。後七日。吾當行矣。至期。寂然而逝。年七十九。茶毗。見蓮華佛相。騰於火中。獲五色舍利升餘。寶華山志

清林谷●●林谷紹興人住羅山之西南破衲麻鞋唯勸人念佛一日見白雲中有佛來迎遂化去土人名其庵曰白雲淨土全書

清萬緣●●萬緣姓喬湖州長興人爲人愚鈍人詈之弗瞋也譽之弗喜也專持佛號數十年康熙二年七月忽自縛草龕有殷任之者與緣善謂曰師既縛龕我往蘇賣茶歸當爲置褥緣曰承汝好心恐不及待耳至九月一日微疾但飲白水至六日方午自入草龕趺坐而逝淨土全書

清勝慈●●勝慈字與樂姓楊滁州北譙人出家雞鳴寺年十四謁西竺大師學唯識論未契時碧空大師講法華經於師子窟慈往依焉嘗以生死大事啓發二親二親感悟俱出家年二十九西竺以衣鉢付之明年主雞鳴寺後居上乘庵唯以淨土爲歸未幾示疾臨終謂母氏曰彌陀舟航能渡苦海言訖而逝時康熙二年十二月七日也年五十七賢首宗乘

清成時●●成時號堅密姓吳徽州歙縣人少爲諸生年二十八出家於禪教二宗

參訪略徧。及見滿益法師。遂終身依止。卒傳其道。歛人延時居仰山。山中猛獸皆馴伏。自撰齋天法儀。感天神現身。人多見者。後往江寧。駐錫天界半峯。宏靈峯之遺教。勤修淨業。日有定課。雖甚寒暑不少懈。刻淨土十要爲之序。以暢其旨。其文曰。淨土法門者。法界緣起也。何謂法界。吾人現前一念之心。不唯非塊然。亦復非條爾。纔有能起。卽屬所緣。非能緣者。不得已強名之曰無相。然虛空兔角。亦受無相之名。而虛空有表顯相。兔角有斷無相。非真無相。又不得已強名此無相曰真。唯其無相而真。故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皆在我現前一念無相真心中。炳然齊現。心無相而真。從心所現一切諸法。莫不無相而真。是故於中隨拈一毫末。一一皆具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而無餘欠。乃至一欸一掉一名一字。罔非自心之全體大用。而欸掉名字之外。更無一法可得。此所謂法界也。何謂法界緣起。聖凡皆此法界。非蟲妙無減增。不涉生死。不干迷悟。而悟順法界故。出生二種涅槃。迷逆法界故。妄現二種生死。迷逆生死。法界宛然。無奈衆生從未悟故。終不能了。諸佛菩薩

愍之。從一眞法界起種種因緣。世出世間事類無算。一介螻螳萬聖互援。神力既同。慈心亦等。而衆生迷逆妄故。受化不齊。於諸佛菩薩平等光中。有有緣無緣。及緣中淺深久近之異。緣分差等。化辨從違。若或無緣。徒勞引領。此所謂法界緣起也。是故建化門中。只論繫珠一義。如法華妙典。廣談宿因。先聖以四釋闡明。因緣釋。約教釋。本迹釋。觀心釋。而必以因緣居首。由緣匪一。故教網弛張。由教無方。故恩德貫徹。由恩不可窮盡。故得消歸自己。領納家珍。故知因緣卽第一義。是旨也。精研藏教。備考羣宗。由忍土而遐攬十虛。從末流而曠觀三際。則求生淨土一法。誠法界第一緣起矣。說者謂阿彌願勝。駕越諸方。然諸佛願等。子等心等。法性海中。豈容優劣。而千經萬論。極口指歸樂邦。十方廣長。同聲勸讚光壽者。何哉。緣在故耳。緣何謂在。信也。何謂不在。不信也。信不在處。惡業障之。又諸佛四土上三土。容有橫義。至同居土。大抵有豎無橫。唯極樂同居。橫具四土。是故有情以凡夫而例。一生補處。國土卽緣生而顯稱性法塵。佛身因應化而見法身眞常。說法從衆鳥而聞梵音深遠。以要言之。法法圓融。塵塵究

竟。教海無一名相可筌蹄。法門無一因果可比擬。然此等希有十方罕聞。而唯在極樂者。何哉。緣深故耳。緣何謂深。信深也。緣何謂淺。信淺也。信根淺處。恆情域之。諸佛度生。皆經累劫。從凡階聖。不退爲難。今求生極樂。但七日竭誠。十念傾注。雖陷惡逆。悉記往生。纔得往生。便圓踞三不退地。且見阿彌。卽見十方諸佛。生極樂。卽生一切刹海。乃至阿彌一光。極樂一塵。悉能於中頓證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而不出刹那際三昧。夫諸佛度生。如彼難。阿彌度生。如此易者。何哉。緣久故耳。緣何謂久。信久也。緣何謂近。信近也。信緣近處。時分限之。如上所論。專重有緣。緣深。則境界難思。非十地等覺所能測。緣久。則神力迅速。非三祇百劫所可倫。要之。阿彌非有加於吾心也。吾心一念離絕。故聖凡無在。吾心萬法頓融。故四土無在。吾心不屬時劫。故十世刹那無在。吾心不屬方隅。故微塵刹海無在。吾心不屬特仗。故增上因緣。一顯發之耳。故淨土一門。至簡至妙。唯以現前一念無明業識之心。專稱阿彌陀佛名號。無閒一心。未有不親證親到者。但恐法門之戲論難忘。生死之天懷不切。或執

摩尼而視同瓦礫。或以指爪而撮摩虛空。或抉腎而與眼以明。或傳經而苦舌之鳩。如此則揚之與抑。總莫暢乎本懷。而信之與疑。皆不成乎三昧。閒有大智。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未遘至人。未獲圓悟。未窮極致。未學要詮。欲升永明之堂。入楚石之室。居五濁之世。闡難信之宗。殊非聊爾。昔靈峯老人。選定淨土十要一書。剗刪未全。乙未以後。梨棗四散。成時竊念淨土諸書。唯此十種。盡善盡美。爰加點評。稍事節略。自以觀經初門。彌陀行儀。二種附之。訂訖。倡募流通。而大心緇白。共成焉。於是成時合掌稽首。重爲告曰。淨土持名之法。有三大要焉。一者。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厭具足。如出幽獄。奔託王家。步步之間。欣厭具足。是故萬緣之唾不食。衆苦之忍莫回。高置身於蓮華。便訂盟於芬利。蛆蠅糞壤。可殺驚慚。二者。參禪必不可無淨土。爲防退墮。寧不寒心。淨土必不可入禪機。意見稍乘。二門俱破。果能專修淨業。不須更涉餘宗。冷煖自知。何容強諍。三者。一句彌陀。非大徹不能全提。而最愚亦無少欠。倘有些子分別。便成大法魔殃。只貴一心受持。寧表依稀解悟。乞兒若見小利。急須吐棄無餘。

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已上三要。頗切今時。倘能真實指迷。我願捨身供養。十方

三世。共聞此言。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江寧半峯。三日前。異香繞室。除學齋集淨土

十要序。

清行策。行策字截流。姓蔣。父全昌。宜興老儒也。與憨山清公爲友。憨山既示寂之三年。爲天啓六年。一夕。全昌夢憨山入室而生子。因名之曰夢憨。及長。父母相繼逝。發出世志。年二十三。投武林理安寺。箸庵問公出家。脅不至席者五年。頓徹法原。問公化去。策住報恩寺。遇同參息庵瑛師。勸修淨業。又遇錢塘樵石法師。引閱台教。乃同入淨室。修法華三昧。宿慧頓通。窮徹教髓。康熙二年。結庵於杭州法華山西溪河渚間。專修淨業。因名所居曰蓮村庵。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倡興蓮社。學者翕然宗之。著勸發真信文。曰念佛三昧。其來尙矣。雖曰功高易進。而末世行人。罕獲靈驗。良由信願不專。未能導其善行。以要歸淨土故也。今既廣邀善侶。同修淨因。若非諦審發心。寧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預斯法會者。須具真實信心。苟無真信。雖念佛持齋。

放生修福。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當受樂時。卽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正眼觀之。較他一闡提旃陀羅輩。僅差一步耳。如是信心。豈爲真實。所謂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我雖昏迷倒惑。覺性未曾失。我雖積劫輪轉。覺性未曾動。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彌陀是究竟佛。性雖無二。位乃天淵。若不專念彼佛。求生彼國。必至隨業流轉。受苦無量。所謂法身流轉五道。不名爲佛。名爲衆生矣。次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久居苦域。是彌陀心內之衆生。彌陀雖萬德莊嚴。遠在十萬億刹之外。是我心內之佛。既是心性無二。自然感應道交。如磁石吸鐵。無可疑者。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也。具如上真信者。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可回向西方。莊嚴淨土。何況持齋秉戒。放生布施。讀誦大乘。供養三寶。種種善行。豈不足充淨土資糧。唯其信處不真。遂乃淪於有漏。故今修行。別無要術。但於二六時中。加此三種真信。則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又嘗起精進七期。作文以示衆。曰七日持名。

貴在一心不亂。無閒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爲勝也。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一句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亂。亦不沈沒。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者矣。若能體究萬法。皆如無有二相。所謂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淨穢不二。苦樂不二。忻厭不二。取捨不二。菩提煩惱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淨。不用勉強差排。但自如實體究。體究之極。與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喫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二六時中。覓毫髮許異相。不可得。如是了達。方是真正學道人。一心精進持名也。前一心似難而易。後一心似易而難。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後一心者。上品可階。然此兩種一心。皆是博地凡夫邊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學。同堂緇素。各須勤策身心。近則七日內。遠則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縱不克證。爲因亦強。華宮託品。必不在中下矣。居普仁十三載。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卒。年五十五。時有孫翰者。病死。一晝夜復蘇。曰。吾爲冥司勾攝。繫閻羅殿。

下。黑暗中。忽覩光明燭天。香華布空。閻羅伏地。迎西歸大師。問大師何人。云截流也。吾以師光所照。遂得放還。同日有吳氏子病死。踰夕復活。具言所見。亦如翰言。餘學齋集

淨土約說。

清海潤長涇僧 ●●海潤字西一。淮安山陽人。康熙二十九年三月。至江寧華山年

僅二十餘。衆問作何行業。曰念佛。問茲來何爲。曰吾爲生死事故來。四月朔午刻。便去。衆問何去。曰到時自見也。至期衆忽見山頂火光燭天。亟趨視。見潤跏趺貴人峯。火從眼耳口鼻中迸出。然其軀良久。全身端直。火盡不傾。時無錫長涇有一庵僧。椎魯無他長。唯念佛而已。一日告衆曰。吾明日當去。至明日問其徒曰。日中否。徒曰未

日。姑遲之。少頃復問。徒曰中矣。乃踞座跏趺。口自出火。焚其身。息廬刺言

清指南 ●●指南蘇州常熟人。居東塔吳王庵。終日默坐念佛。人與之錢。卽轉施與人性坦率。於一切處無少繫戀。有芝塘里善士數人。素皈心焉。康熙三十年六月。入城謁南。南謂曰。來月五日。與諸檀施別。衆如期往。南無他語。惟勸令專心念佛。跏坐

而化。淨土約說後跋

清超城●●超城字霞標。徽州人。姓汪。初禮師一寶。剃染於常州南岳寺。繼之杭州南澗。受具於天笠珍公。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聞擊板聲。有省。作偈呈珍。珍頷之。自是機鋒迅利。信口說法。都成章句。後入華頂。開深雲庵。故址潛修淨業。總兵藍公感異夢。輸金助之。既成。以授廣潤鏡。去之南澗。尋客金壇東禪寺。受縣人李肖巖請。開淨土寺。康熙三十四年秋落成。卽請虞山身葉萃繼其席。其年十月六日。萃至。城設茶別諸外護。激勸深切。積薪爲座。將焚身供佛。詣大雄殿拈香。說偈云。漱口佛不喜聞。總是乞兒伎倆。直須念茲在茲。方爲現大人相。據座示衆曰。昔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諸仁者。看這一隊隨邪逐惡漢。萬劫無有解脫之期。殊不知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得天華亂墜。終是一場虛設。直到臨末梢頭。抵死命根不斷。城上座忍俊不禁。今且別資一格。使現前大衆。

箇箇如龍得水去也。遂展兩手云。汝等善觀吾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離這殼漏子。畢竟恁處與諸人相見。若謂我滅度。是我同流。若謂我不滅度。亦是我同流。何以故。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起。引衆繞佛。至積薪所。升座。復問衆云。高峯妙禪師道。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大衆試下一轉語。東禪格云。正是老弟受用處。城舉手笑曰。謝和尚證明。遂拊掌說長偈一首。以雙手擎兩燭臺云。這箇是金臺耶。銀臺耶。直下構得。便知自性彌陀。共證藥王三昧。遂合掌三唱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舉燭然薪。須臾火大熾。衆環誦阿彌陀經。至今現在說法。城高聲曰。住。頃之復展兩手。劈開薪焰。出示全身。端坐而化。年三十有五。東禪格其同門也。書所見爲之傳。諸

方誦之。

霞標禪師傳。
焚身說法記。

清明宏●●明宏字梅芳。杭州人。弱歲父爲納婦。逃去。母哭之。失明。後父母相繼而殂。始薙髮於紹興柯橋彌陀庵。尋事參訪。習天台教觀。坐禪有省。後閱藏於天台萬年寺。久之。兩目並勞損。曰。此吾違親慈念之報也。自是一心念佛。寒暑無閒。嘗曰。我

因失明得大利益。平時一鉢一杖居無常處。所得勦施。隨施貧乏。思齊賢公與宏交。嘗謂宏決生淨土。謂宏有三真。真解脫。真乾淨。真精進也。雍正五年九月。賢公於梵天寺起念佛七期。招宏入社。時宏患痢而持名不少懈。七期畢。往無錫齋僧館。病轉劇。一日徧告檀越。期以明日將行。衆如期至。卽起坐念佛。合掌而化。思齊大帥遺稿

清明德。○明德字聖眼。姓馬。杭州海寧人。四歲出家。梵天寺十六羅髮。性孤僻。不好世務。年三十六。將詣律師求戒。忽得喘疾。日甚。有徒孫一葦。延數僧在寺開淨業堂。思齊賢公亦與焉。堂之左卽德臥室。日聞衆唱佛聲。恆默隨之。已而自知時至。命一葦延衆僧至牀前。齊聲唱佛。少頃止之。謂賢公曰。願師開示。賢公曰。汝當盡捨萬緣。一心念佛。了生脫死。在此一時。急宜著力。德遂偕衆持佛名。復發四宏誓願。語極懇切。至夜半。佛聲方畢。纔舉觀音聖號。卽轉身垂目而逝。時雍正七年十二月廿六日也。思齊大帥遺稿

清實賢

蓮宗十祖

○實賢字思齊。號省庵。常熟時氏子也。自少不茹葷。出家後。參

念佛者是誰。有省曰。吾夢覺矣。掩關真寂寺。三年。晝覽藏文。晚課佛號。詣鄧山禮阿育王塔。嘗以佛涅槃日。大合緇白。廣修供養。然指佛前發四十八大願。卒感舍利放光。作勸發菩提心文。以激厲四衆。誦者多爲涕下。其文曰。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尙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提願。不可緩也。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今爲大衆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僞。大小偏圓。是也。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是發心。名之爲邪。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報。唯爲生死爲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爲正。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衆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衆生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爲真。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爲名利之所夾雜。雖

有善法爲罪業之所染汙。如是發心名之爲僞。衆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爲大。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怨家。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爲小。若於心外見有衆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勳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名之爲偏。知自性是衆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爲圓。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於此八種中。爲邪爲正。爲真爲僞。爲大爲小。爲偏爲圓。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僞。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爲真正發菩提心也。此菩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爲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衆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已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爲令正法得久住故。云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從初發心。爲我等故。行菩薩道。經無量

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痛。欲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種善根。世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佛初出世。我尙沈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邱山難喻。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衆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纔得成人。指望紹繼門風。供奉祭祀。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甘旨不供。祭掃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沒不能導。其神靈於世間則爲大損。於出世又無實益。兩途既失。重罪寧逃。如是思惟。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衆生。則不唯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唯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昇。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於異類。不解佛

法則何異俗人。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爲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爲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並非己有。三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須。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爲我用。彼則竭力躬耕。尙難餬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彼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則衣服有餘。寧知愛惜。彼則華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廈閒庭。優游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於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於理順乎。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衆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泥犁餓鬼。惡報寧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云何念衆生恩。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爲父母。彼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寧無報效。今之披毛戴角。安知非昔爲其子乎。今之螻動蝟飛。安知不曾爲我父乎。至其號呼於地獄之下。宛轉於餓鬼之中。苦痛誰知。飢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薩觀於

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升沈片刻。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山。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飢。吞之而肝腸盡爛。洋銅寧療渴。飲之而骨肉都糜。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猛火城中。忍聽叫嗥之慘。煎熬盤裏。誰聞苦痛之聲。冰凍始凝。狀似青蓮蕊結。血肉既裂。身如紅蕩華開。一夜死生。地下每經萬徧。片時苦痛。人間已過百年。頻煩獄卒疲勞。誰信閻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淚。峨峨積骨。過彼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見誰聞。未覩佛經。此理寧知。寧覺其或依前貪戀。仍舊癡迷。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良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途惡報。還自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故宜斷生死流。出愛

慾海。自他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勳。在此一舉。是爲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云何尊重已靈。謂我現前一心直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猶是凡夫。又我世尊具有無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但有無量業繫煩惱。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譬如無價寶珠。沒在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故宜以無量善法。對治煩惱。修德有功。性德方顯。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明。映蔽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己靈。是爲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吉羅小罪。尙獲此報。何況重罪。其報難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恆違戒律。一殮一水。頻犯尸羅。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身歷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且以五戒言之。十人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爲優婆塞戒。尙不具足。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又不必言矣。若非自啟。他自傷傷他。身口併切。聲淚俱下。普與衆生。求哀懺悔。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云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其成

佛也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越於此。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莫若執持名號。言多善。莫若發廣大心。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蓋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爲。發心原爲修行。淨土不生。則雖發易退。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爲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爲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圓果滿。遂致成佛。既成佛已。化緣周訖。入於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爲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極重罪人。非我而誰。由是痛不可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偕諸善友。同到道場。述爲懺摩。建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既登九品。回入娑

婆。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闡。僧海澄清於此界。人民被化於東方。劫運爲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眞實苦心。是爲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趣向有門。開發有地。唯願大衆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如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爲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爲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爲忍力。則何慮艱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眞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衆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衆生。同成正覺。晚年居杭州仙林寺。雍正七年。結蓮社。爲文誓衆。以畢命爲期。判日課爲二十分。十分持名。九分作觀。一分禮懺。其

示禪者念佛偈曰。一句彌陀。頭則公案。無別商量。直下便判。如大火聚。觸之則燒。如太阿劍。撻之則爛。八萬四千法藏。六字全收。千七百隻葛藤。一刀齊斷。任他佛不喜聞。我自心心憶念。請君不必多言。只要一心不亂。十一年臘月八日。告弟子曰。明年四月。吾其去矣。遂掩關一室。日課佛名十萬聲。明年四月十二日。告衆曰。月朔以來。再見西方三聖。其將往生乎。遂書偈辭衆。明日。斷食飲。斂目危坐。五更。具浴更衣。十四日。將午。面西寂然。送者麀至。忽張目曰。吾去卽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矣。合掌連稱佛名。遂逝。年四十九。

思齊大師遺稿。僧素風述。

清明悟◎●明悟字丙元。黃州人。早歲出家。仁壽庵。受戒歸元寺。徧參諸方。了悟心法。受囑於皋亭佛日寺。璿鑑和尚。歷主吳江長慶。蘇州珠明。石門崇慶。皋亭佛日。諸寺。而歸老於蘇之龍興。晚而精修淨業。晝夜無閒。乾隆十七年正月九日。寺中齋天。悟語衆曰。諸公好住。吾於上元前當去矣。至十四日。作偈曰。山僧年望七。諸緣事已畢。自入涅槃門。不露真消息。遂取湯盥沐易衣。命衆稱佛名。至午而寂。年六十九。

僧鶴

述峯

清德峻●●德峻字廣聞一字蒼巖蘇州人出家於城中妙隱庵徧參諸方承曹洞宗住杭州回龍真寂寺歸而閉關盤溪小靈隱先後數年精修淨業定中兩度見佛出關遂造丈六彌陀像刻淨土或問導人念佛時赴衆請演瑜伽餒口屢有徵應所得颯施未嘗啓封每出所藏廣修佛事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微示喘疾召諸學徒環稱佛名者七日其日午後命衆詣殿焚香沐浴易衣端坐稱佛名而逝年八十五僧鶴

述峯

清聞言●●聞言字超然姓費嘉興桐鄉人幼不喜茹葷好跏趺坐七歲入靈隱山祇園庵出家爲人淳樸受具於雲林寺碩揆志禪師朝夕提策言曰某甲鈍根不善參究唯知念佛耳師曰念佛亦可了生死言依教奉行精嚴戒律二六時中唯持佛名弗問他事乾隆二年六月二日忽召徒衆謂曰我行矣汝等念佛送我卽說偈曰吾年七十七世緣俱已畢坐斷兩頭關得箇真消息且道如何是真消息響合掌端

坐而逝。雲林寺志

清道徹●●道徹錢塘人。出家於半山嶺安隱寺。初參崇福高旻諸老師。發明本有。已而專修淨業。居杭州北門外四十里打飯橋文殊庵中。結期閉關。室無長物。唯一几一單而已。甫數日。得疾。困甚。自奮曰。念佛正爲生死。奈何以病輟耶。持佛名益切。俄而金光照室。光中佛爲摩頂。病霍然瘳。遂得念佛三昧。行住坐臥。了無異念。如是三年。以三月望出關。升座說法。畢。謂衆曰。吾將以七月望後西歸。汝等可來送。及期衆咸集。徹方設盂蘭盆會。衆至。理前語。徹曰。有之。可止。少待。明日。延所善崇福僧。囑以庵中住持。又明日。設齋。別衆。方午。入龕。瞑坐而逝。頃之復蘇。謂衆曰。與諸君遠別。可無一言。娑婆之苦。不可說。不可說。極樂之樂。不可說。不可說。倘蒙記憶。但念阿彌陀佛。不久當相見。錯過此生。輪轉長夜。痛哉。痛哉。語訖而逝。年四十八。事在乾隆十九年。僧旅亭述

清成註●●成註字杲徹。姓郭。徐州銅山人。少出家。年二十。受具戒於寶華山。徧參

諸方。嗣法於天童石吼徹公。已而專修淨業。乾隆十二年。住蘇州獅林寺。上南巡。幸其寺。勅名畫禪。日率衆四會唱佛名。往往燭跋香燼。衆一一退散。註佛聲不絕也。時應衆請演瑜伽餒口。所得贖施。輒付監院充修造費。未幾堂廡煥然。日恢其舊。中夜修大悲懺法。脅不至席。一日。方持佛名。木魚墮地。忽有省。自是信口說偈。若夙習者。嘗示衆云。腳踢無生路。四面何回互。推出衆人前。分明絕舉揚。本來真面目。萬事皆具足。觸著與磕著。處處超佛祖。更有念佛親。西方勝境真。蓮胎保養處。不隔一毫塵。若人達此意。不勞向外尋。業識消磨盡。往生卽此心。華開親見佛。萬象盡回春。見居士問法者。輒曰。娑婆苦。盍從我西方去乎。三十四年四月。下痢臥病。頃之一日。召侍者曰。扶我起坐。索橘餅湯飲之。正念而逝。年七十三。畫禪寺雜錄。僧宏通述。

清了庵●●了庵。不詳其所出。遊歷叢林。參究甚切。晚修淨業。至漢口安單棲隱寺。居人嚴氏買園奉之。頃之得疾。謂嚴氏曰。可歸我江南。嚴氏具舟。送至金山。復歸江寧某寺。一日。積薪於庭。坐其上。連稱阿彌陀佛。召衆舉火。衆莫應。促之。或授以炷香。

取向鼻間吹之。火從鼻出。然面門肉片片落。唱佛聲不絕。而火益熾。隱隱聞佛聲。向空西邁。頃之乃寂。遺令其徒磨骨爲粉。飼江魚。結淨土緣。其徒從之。僧旅亭述

清實定際會

●●實定。字聞學。姓張。松江上海人。年二十餘。出家天台萬年寺。徧參

諸方。發明心要。尋主天目禪原寺。晚至蘇州。住文星閣。嘗言。達本之人。功未齊於諸聖。得生淨土。果行方圓。故常提唱念佛法門。著淨土詩一百八首。又言。諸佛法身。含裹十方世界。經云。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直是超諸限量。迴絕去來。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念念佛出世。念念佛滅度。念念無生。念念往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都盧是一句阿彌陀佛。方是眞實念佛人也。乾隆四十二年。歸江陰香山寺。十二月。有疾。明年正月三日。病七日矣。向晨。謂弟子曰。何日立春。曰。後四日。復問。今日是何日。曰。甲子。定曰。今日好。遂起坐。囑後事畢。就枕臥。至黃昏。起呼衆至。命具湯洗手者。再連稱阿彌陀佛。衆請說偈。口占曰。繼祖傳燈接虛響。開堂說法鬼打鑼。鼻孔今朝拈正了。蓮華池上見彌陀。偈畢。寂然。衆呼之。逝矣。年六十七。法嗣際會。字旅亭。亦修念佛三昧。臨

終作偈別衆吉祥而逝。二林居
後集

清實圓●●實圓松江人。少有出世志。年十八九。父母將爲娶妻。有日矣。夜走一寺。求主僧爲剃髮。已遂之。寶華山受具戒。其家控僧於官。官遣僧迹之。圓以僧服還。曰。吾髮已除矣。無及也。其父母閉之一室。日常跣坐。不食不寢。無已。乃聽出家。松江城有僧設關拜華嚴經。未竟。化去。爲終事焉。已而至金山。行般舟三昧。滿百日。乾隆二十五年。居常州天寧寺。入念佛堂。晝夜唱佛不絕。二十八年三月。示微疾。集衆唱佛名。盡出囊中錢爲贖。滿三日。沐浴具威儀。隨衆入堂。跣坐。唱佛而逝。僧正
琦述

清恆一●●恆一。字聖學。姓沈。常州武進人。出家於穹窿之茅篷。初參揚州高旻寺。已而習台宗。通其教。嘗止蘇州文星閣。得咯血疾。去之杭州半山顯義院。疾甚。剋日設齋筵。別諸道友。唱西方佛名而逝。一嘗言某庵僧落拓不持戒。一同戒友規之。不聽。已而病甚。召其友曰。不聽子言。故至此。今且奈何。友曰。西方阿彌陀佛。有本誓願。造業衆生。十念念佛。盡蒙接引。子能信否。僧曰。信。然力不支。奈何。友曰。無傷也。設像。

牀西偏。令注目勿動。爇鑪香。爲唱佛名。執病者手。令諦聽。如是三晝夜。病者忽起坐。謝其友曰。蒙佛接引。得中品生矣。舉手而別。僧淨雲述

清慧端。○慧端。不詳其所出。居杭州理安寺。日課佛名數萬。後住紹興善福庵。一日。要同參僧澄谷。與他僧五六人。至庵唱佛名。日方午。忽舉手高唱數聲。屹然而化。年二十餘。僧澄谷述

清法真。○法真。字朗如。瑞州高安人。得度於灌溪元文和尚。受具後。遊方至嶺南。居丹霞最久。平時潛心淨土。一日。偶與禪者論及無字公案。蓄疑久之。豁然有省。詣海幢禮正目老人。機語契合。遂受記莂。乾隆二十年。衆請主席海幢。提唱宗乘。兼宏淨業。晚年。謝院事。掩關寺之東偏。專課佛號。寒暑不懈者八年。嘗有偈云。百八輪珠晝夜提。芙蕖漸漸出深泥。輪珠擲卻芙蕖放。古佛元來不在西。三十八年九月初。示微疾。十一日黃昏。召弟子囑後事。翌日午時。集衆唱佛名。香過二寸餘。自舉小淨土文。未半而逝。僧杲堂述

清佛安●●佛安字誓願。蘇州人。年三十餘。鄰家殺豬。出其腑。有文曰曹操。瞿然發心。投上津橋天竺庵爲僧。已而住北濠大王廟。以念佛爲課。得錢。輒買香華供佛。放諸魚鳥。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有疾。遣徒往獅林寺。請僧禮淨土懺三日。演瑜伽餽口一壇。期滿。明日設齋筵。召客爲別。稱佛名。其徒和之。香三炷。日午。曰行矣。端坐而逝。平居偶爲詩。勸人回向。其末後有詩云。西方世界妙蓮臺。觀裏分明一朵開。赤白青黃無異色。心心唯願見如來。又云。莫道西方路正遙。只今彈指上金橋。彌陀接引微笑。讚爾娑婆戒行高。僧修學述

論曰。佛法入中國。自漢迄晉。多以傳經解義爲先。至遠公始建白蓮社。修念佛三昧。自利利人。後之言淨業者。歸焉。祖師西來。直指本心。曹溪說法。簡斥淨土。此乃最上一機。絕諸方便。至天台永明天如。楚石諸師。既悟無生之旨。復開念佛之門。豈非圓融性相。兼攝三乘者哉。夫所謂出家者。非獨辭親割愛而已。誠欲出三界之家也。能生極樂。是真出家。若諸公者。或由禪入淨。或卽佛明心。掉身汗泥之中。蟬蛻輪回之

苦斯亦極大丈夫之能事矣。

往生比丘尼第四

劉宋慧木●●慧木姓傅。年十一出家。居梁郡築弋村寺。日誦大品。多諸靈異。嘗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蕖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已而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一日。與大眾共禮無量壽佛。伏地不起。或蹴而問之。云。當伏地時。覺身到安養國。佛爲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而覺。甚追恨之。宋元嘉十四年。時木年已六十九。後不詳其終。法苑珠林

劉宋法盛●●法盛姓聶。清河人。宋元嘉十四年。年已七十許。出家於金陵建福寺。才識敏悟。謂同業曇敬曇愛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塔下禮佛。晚而不豫。病日加。其月晦夕。假寐。見如來從空而下。與二大士論二乘法。光明顯燭。寺衆咸驚。盛爲具說所見。言訖而絕。年七十二。比丘尼傳

唐淨真●●淨真唐時人。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篤志念佛。一

日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華。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矣。言訖。

跏趺而化。祥光滿寺。統佛祖紀

唐法藏統佛祖紀●●法藏唐時人居金陵。勤志念佛。夜見佛菩薩光明照寺。奄然而化。統佛祖紀

宋悟性統佛祖紀●●悟性宋時人居廬山。篤志念佛。求生西方。忽聞空中樂聲。謂左右曰。我

已得中品生矣。見諸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以待其生。言畢而逝。統佛祖紀

宋能奉統佛祖紀●●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常見佛光照身。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

至少頃。衆聞誦佛聲。厲往視之。已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有樂聲隱隱西去。統佛祖紀

統佛祖紀

宋慧安統佛祖紀●●慧安明州人。住小溪楊氏庵。專修西方。誦金剛經。寒暑不輟。常於室中

見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戒衆勿誼。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唱佛名。倏然脫去。年九

十六。統佛祖紀

明株錦統佛祖紀●●株錦字太素。姓湯。杭州人。歸同邑沈生。即蓮池宏公是也。宏公出家時。

錦年僅十九。或勸錦阻之。錦曰。熟聞渠稱生死事大。阻之。是悞渠也。不可。至年四十七。亦出家。受具。制行謹嚴。虔修淨業。萬曆四十二年。得疾。垂絕時。忽語侍者云。經稱十念往生。亟扶我起。起。則正坐念佛而逝。年六十七。孝義庵錄

明廣覺●●廣覺。姓龔。蘇州崇明人。年十二。卽斷肉。受持經呪。朝夕禮佛。唯謹。自誓不字。年二十八。剃染。至杭州。依孝義庵太素師居焉。精持梵行。純一不雜。質素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卻醫藥。一心待盡。氣奄奄不振。忽起。面西。跌坐。庵主爲設彌陀尊像。覺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盥手。著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者慮其傾仆。以二枕掖之。揮手云。無用此。衆環繞念佛。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衆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微聲稱佛名。氣漸促。泊然而逝。時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七日。

年三十三。孝義庵錄

明成靜●●成靜。字實修。廣州東岡人。自幼卽持齋戒。後出家進具。念佛不暫輟。嘗勸衆造栴檀千手眼大悲像。越明年。得微疾。預知時至。語弟子曰。千手千眼大悲觀。

世音菩薩。來此相接。吾往矣。即瞑目而化。觀音慈林集

清潮音。潮音。姓金。蘇州常熟人。適龔氏。寡居守節。與子端吾。同發心出家。端吾

既為僧。音亦至蘇州。禮尼真如為師。既而還里。僦屋焚修。晝夜六時。佛聲浩浩。一日

示微疾。沐浴披衣。堅坐中堂。日晡時。計曰。亥時去矣。斂手入袖。端坐而化。年七十三。

事在清順治中。潮音事略

論曰。余輯古比邱尼修淨業有聞者。落落不過數人。意傳之者。或逸歟。抑多浮沈。隨

俗。克自振厲者。少歟。而其僅可傳者。大率能謹持誦。堅誓願。臨終現諸瑞相。錄而傳

之。以為修行正軌云。

淨土聖賢錄卷七

往生人王第五

烏菟國王。烏菟國王。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我為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

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我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躬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終。容色愉悅。現諸瑞應。往生集論曰。自佛教東來。有國之君。深心宏護者。代不乏人。而往生瑞應。紀載罕聞。不可得而詳也。昔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夫誠能以淨土爲歸者。其於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往生王臣第六

七萬釋種。佛在迦毗羅國。尼居陀林。勅弟子迦盧陁夷。往化父王。迦盧陁夷至迦毗城。以神通力。於虛空中。跏趺而來。爲淨飯王。讚歎如來。希有功德。王起敬信心。率諸釋種。往詣佛所。佛既爲天龍八部。各授記已。因爲王廣說三解脫門。復言。一切諸法。皆是佛法。王言。若一切法。是佛法者。一切衆生。亦應是佛。佛言。若不顛倒見衆生者。卽是其佛。所言佛者。如實見衆生也。如實見衆生者。卽是見實際。實際者。卽是法界。一切法無生。此是陀羅尼門。可於此法中。而安其心。勿信於他。爾時淨飯王等。

七萬釋種。聞法解悟。得無生法忍。佛現微笑。而說偈曰。釋種決定智。是故於佛法。決定心安住。人中命終已。得生安樂國。面奉無量壽。無畏成菩提。寶積經

晉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孝。善老莊言。不委蛇於時俗。初爲府參軍。公卿先後引薦。皆力辭。時慧遠法師。止於廬山東林寺。修念佛三昧。程之往依之。遠曰。官祿巍巍。云何不爲。程之曰。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劉裕以其不屈。號曰遺民。以旌之。同時清信士宗慤。雷次宗。周續之。張野。張詮。畢穎之等。咸來廬山。乃於西方三聖像前。建齋立社。同修淨業。程之鑱石爲誓。其辭曰。夫緣化之理。既明。則去來之兆。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朝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

來萃者矣。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然後妙覲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心。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忘年。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宏哉。程之度西林。瀾北。別立禪坊。精研玄理。兼持禁戒。著念佛三昧詩。居半載。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更十五年。於正念佛時。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被之。他日又夢入七寶池。見蓮華青白色。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異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請僧轉妙法蓮華經。近數百周。程之對像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知有阿彌陀佛。此香當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與一

切有情俱生淨土。卽與衆別臥牀上面西合掌。泊然化去。時晉義熙六年。年五十九。

東林傳出
三藏記集。

隋徐孝克●●徐孝克性至孝。每侍宴無所食。噉還以遺母。疏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爲都官尙書時。省中多有鬼怪。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出。居省者多死亡。孝克居兩載。妖變皆息。人咸以爲貞正所致。開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令講金剛般若經。十九年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皆驚異之。陳書孝友傳

唐于昶●●于昶不詳其里居。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晝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災咎。陰爲之備。凡六年。丁母憂。持金剛經爲日課。更不復爲冥吏矣。年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西方聖人來迎我也。卽向西。連稱佛名而逝。報應記

唐馬子雲●●馬子雲不詳其里居。舉孝廉。任涇縣尉。充本郡租綱督運入京。舟溺。沈米萬斛。繫獄中。子雲專心念佛。閱五年。遇赦得出。隱南陵山寺中。持一食齋。天寶

十年卒於涇。先謂人曰：吾因數奇，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室。子雲云：佛來矣。遂逝。聞紀

唐韋文晉●●。韋文晉不詳其所出。仕於唐。位至觀察使。建西方道場。篤志淨業。求生西方。一日正持佛名。踟躕而化。異香滿室。佛祖統紀

石晉張抗翁兒●●。張抗不詳其所出。石晉朝官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徧。求生西方。一日寢疾。唯持佛名。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佛聲甫寂而化。翁兒者抗之孫。時已先逝矣。佛祖統紀

宋文彥博●●。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也。歷仕宋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潞國公。素皈信佛法。晚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云：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爲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而化焉。年九十二卒。

東都事略佛祖
統紀佛法金湯。

宋楊傑

王仲回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自號無爲子元豐中官太常初好禪宗從

天衣禪師遊參龐公機語及奉祠太山觀日出如盤湧忽大悟熙寧末以母憂歸閒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平生著述多指歸淨土其天台淨土十疑論序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娑婆之壽有量彼土之壽則無量矣娑婆備諸苦彼土則安養無苦矣娑婆隨業輪轉生死彼土一往則永證無生法忍若願度生則任意自在不爲諸業縛矣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而衆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阿彌陀佛淨土攝受之主也釋迦如來指導淨土之師也觀音勢至助佛揚化者也是以如來一代教典處處丁寧勸往生也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著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唯以濟度爲佛事是故阿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

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極樂國土。又無量壽經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憶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所以祇洹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蓋彌陀光明。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吾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衆善。若無誠信心。無回向發願心者。則不得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夫造惡業入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元祐中。官兩浙提點刑獄。卒。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先是有司士參軍王仲回者。與傑同鄉里。嘗從傑受念佛法門。問。如何得不閒斷。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卽是不閒斷也。仲回躍然。明年。傑守丹陽。一夕。夢

見仲回云。向蒙以淨土爲導。今得往生。特來致謝。再拜而出。已而得其子訃書。言仲回預知化期。徧別親友。逝矣。傑既卒。其後有荆王夫人。夢遊西方。見一人坐蓮華上。其衣飄揚。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問何人。云楊傑也。東都事略。樂邦文類。

宋王古葛繁。●●王古。字敏仲。東都人。文正公且之曾孫也。其先七世持不殺戒。古

更發心。放生命一百萬。遊江西。與晦堂楊岐諸老師。究宗門中事。既而作直指淨土決疑集。宏西方之教。閒居數珠不去手。行住坐臥。修行淨觀。無有閒歇。又嘗著淨土寶珠集序云。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勝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轟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韻天樂於六時。散祓華於億刹。諸佛共讚。十方來歸。彌陀心內。衆生新新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遊多刹。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眞實無

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於寶地。會歸實際。二乘終證於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沈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非遠。非近。迷之則卽近而遙。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閔若存亡。則以馬鳴龍樹爲未然。天台智覺爲不達。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籠鳥鼎魚。翻然游戲。隙駒風燭。妄計久長。虛受一報身。枉投諸苦趣。豈知大雄讚勸。金口丁寧。侶聖賢於刹那。具相好於俄頃。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途。於此不知。是爲可憫。徽宗朝。官戶部侍郎。以黨禍落職。尋化去。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在焉。繁澄江人。官至朝散大夫。公第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一日。方禮誦時。舍利從空而下。後無疾。面西端坐而逝。宋史樂邦文類法喜志。

宋鍾離瑾

景融

●●鍾離瑾。會稽人。母任夫人。精修淨土。臨終。勉瑾修淨業。瑾自是

感奮。日行利益二十事。後官浙西。與慈雲式公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任夫人故有栴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及是。瑾瞻禮間。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方夜半。忽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期至矣。卽跣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瑾乘青蓮華。

天樂圍繞。乘空西去。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無量壽佛經。修念佛三昧。棄官。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己家。一夕。請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聽畢。兩手作印而化。曾孫松。寓居蘇州。與寶積實公等。結社念佛。無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佛祖統紀

宋馬玠

永逸婢

●●馬玠。字仲玉。廬州合肥人。父忠肅公亮。守杭州日。慈雲式公授以

淨土法門。遂全家奉佛。元豐中。玠遇僧廣初。得天台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遂依慈雲十念回向法。行之二十餘年。後更與王古往還。益精進念佛。常以放生爲佛事。歷守淄川。新定。以慈惠爲政。課誦經呪。觀想西方。日有常法。時荆王夫人夢遊蓮池。見有朝服而坐華上者。曰。此馬玠楊傑也。時傑已化去。而玠尙無恙。崇寧元年。得疾。鹽沐易衣。端坐念佛而逝。有氣如青蓋。騰空而上。已而家人十數。同夢見玠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其秋。有婢臥疾。亦念佛而逝。子永逸。亦行十念法。習十六觀閱

三十餘年。已而得疾。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寂。香氣滿室。中既殮。柩上產五色華。其光爛然。樂邦文類

宋江公望。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尋出知淮陽軍。蔡京爲政。嫉諸言事者。編管安南。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繫心一緣。卽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舌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音聲歷然。聲不越竅。聞性內融。心印舌機。機抽念根。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念圓通。久久遂成唯心識觀。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消除。法法全真。門門絕待。警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有子早亡。見夢於其舅。乞公望就天寧寺。轉寶積經。祈生善處。且言見冥中金字碑云。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焚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

契宗風。名預脫乎幽關。身必歸乎淨土。後遇赦得歸。無疾而化。宋史樂邦文類。佛法金湯。

宋陳瓘●●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徽宗朝爲左司諫。以直道不容。尋出補外。

既而還爲右司員外郎。權給事中。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崇寧中。編管袁州。已而移通州。復謫台州。初瓘好華嚴經。自號華嚴居士。及遇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上根止觀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深有契入。自入台州。捐書不復爲文。專修念佛三昧。作天台十疑論後序云。人心無常。法亦無定。心法萬差。其本在此。信此則徧信。華嚴所以說十信。疑此則徧疑。智者所以說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離於此。得究竟處。淨土者。究竟處也。此處有說法之主。名無量壽。此佛說法。未嘗閒斷。疑障其耳。則聾而不聞。疑障其心。則昧而不覺。不聞不覺。安住惡習。讚歎不念。隨喜粗心。妄指蓮胞。以爲虛誕。終不自念。此分段身。從何而得。自何而來。胎獄穢濁。真實安在。信憑業識。自隔真際。於一幻境。非彼執此。生生不靈。永絕聖路。以如是故。釋迦如來。起大慈憫。於穢濁中。發大音聲。讚彼淨土上妙之樂。於生死中。爲大船師。載以

法船令趨彼岸。晝夜度生。無有休息。然而彌陀之岸。本無彼此。釋迦之船。實非往來。譬如一燈。分照八鏡。鏡有東西。光影無二。彌陀說法。徧光影中。而釋迦方便。獨指西鏡。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未入法界者。何自而泯東西。於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滯方隅。勿分彼此。但當正念諦信而已。此二聖之意。而智者之所以信也。信者。萬善之母。疑者。衆惡之根。能順其母。能勸其根。則向之所謂障緣衆生。聾可復聞。昧可復覺。未出生死。得出生死。未生淨土。得生淨土。順釋迦之誨。往而彌陀。隨彌陀之願。來助釋迦。在此而徧歷十方。卽西而普入諸鏡。自二聖建立以來。如是之人。如河沙數。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已。又作方便。令諸未信。無不信者。此則智者之所以爲悲也。居五年。復承事郎。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嘗語所親曰。吾往年遭患難。所懼惟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尋卒。年六十五。采都事略。佛祖統紀。李忠定集。

宋王衷●●王衷。嘉禾人。居錢塘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後官至朝散大夫。嘗參小本禪師。未有所入。偶聞僧誦彌陀經。有感。遂專心淨業。日誦阿彌陀經七過。佛

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閒斷。卽所居爲蓮社。無問道俗貴賤。咸得與會。一日無疾沐浴

面西。跣趺而化。

佛統紀。樂邦文類。

宋張迪。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專修淨業。佛前然臂香爲

誓。每稱佛名。其聲奮厲。至失音。猶不已。嘗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於前。又有綠髮

童子。合掌問訊。後三年。西向念佛名而化。

佛統紀。

宋胡闡。胡闡。字達夫。錢塘人。官宣義郎。晚年致仕。與清照律師遊。一日感疾。其

子請清照過之。謂曰。達夫平生與慧亨相善。豈可不知末後大事乎。闡曰。將謂心淨

則土淨也。清照曰。一切時中。無雜念染汙否。曰。未能也。清照曰。如此安能心淨土淨

耶。闡曰。經言。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何也。清照曰。阿彌陀佛有大

誓願。有大威德。光明神力。不可思議。具如經說。以是一稱洪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

中。霜雪何有。闡大感悟。遂一心稱佛名。請僧爲之助。累月。最後清照至。闡曰。此來何

晚。已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清照與衆僧同舉佛名。闡安然而化。

樂邦文類。

宋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也。由太學登第。初參佛眼遠禪師。有省復。參大慧杲禪師。入山結夏。深有悟入。已而兼修淨業。作彌陀懺儀。紹興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以西方爲歸。時經建炎兵亂後。名利藏經多殘燬。乃捐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分貯諸刹。著發願文云。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以貲造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財施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世之報。當知二報皆輪迴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託質其中。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現其身。而作佛事。以今財法二施之因。如觀世音菩薩。具大慈悲。遊歷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開發未悟。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後知邛州。二十三年秋。乞休。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期。今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日將午。具衣冠。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州事。著僧衣。據高座。囑諸官吏道俗。各宜向道。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

坐化。漕使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偈以表異蹟？楫復張目，索筆書曰：初三

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有語錄頌古行世。五燈會元。蓮宗寶鑑。

宋吳秉信●●吳秉信字子才，明州人。紹興中，官於朝，與秦檜忤，斥爲黨人。歸而築

庵城南，日夕宴坐，制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叩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

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卽起習禪誦。久之，檜死，以禮部侍郎

召。尋出知常州。二十六年，復被召，至蕭山驛舍坐，頃之，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

卽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旣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佛祖紀

宋張掄●●張掄不詳其所出。官浙西副都總管，虔修淨土，嘗請高宗書蓮社二字

顏其居，爲之記曰：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陀，始享國

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獨覺，悟心證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衆寶莊嚴。

地皆黃金，無山川邱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

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善導，衆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

佛號卽此一念。清淨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剎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說。刻厲精進。無有閒斷。唯佛唯念。亦既有年。闔門少長。靡不從化。乃闢敝廬之東偏。鑿池種蓮。倣慧遠結社之遺意。日率妻子。課佛萬遍。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涓良日。卽普靜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唱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爲茲社。距今閱數百禩。其間緇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然率閭閻不章。與木石同寂。臣獨何幸。乃蒙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灑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爲賜。雲章奎畫。得未曾有。萬目共瞻。歡喜踴躍。不獨傳示雲林。侈千載之盛遇。實願天下後世。凡歷見聞。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爲饒益。詎可量已。謹刊之金石。用對揚丕顯休命焉。

樂邦

類文

宋李秉●●李秉不詳其所出。紹興末爲內廷官。歷三朝。爵武功大夫。管御藥院。乞宮祠以去。秉壯歲慕禪宗。參淨慈自得禪師。有省。已而歸心淨土。刻龍舒淨土文以

勸世持誦謹篤逾三十年。子元長偕諸同好結淨業會於傳法寺。秉與焉。嘉泰四年秋有疾。減食卻劑。神色逾警。及冬夢中忽見彌陀現相。越七日。陵晨見金華滿室。呼二子掖起。別親友。索筆書曰。六十一年盡亂道。些兒見處卻也好。而今驀直往西方。萬劫長離生死老。置筆整手結印而逝。樂邦文類○秉蓋武臣直內廷者。往生集。又安得有二子耶。

宋陸沅●●陸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累官至太府寺丞。尋外轉。歷提舉福建市舶。已而得罪。閒居家明州橫溪之上。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卽澡浴焚香。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回。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周一部。如是三十年。年登八十。增至三部。復誦彌陀佛號。一意西馳。年八十五。沐浴易服而化。口鼻間出蓮華香郁然。彌日方息。事在紹熙五年。

潤南文集。法喜志。法華持驗記。

宋錢象祖●●錢象祖字同伯。台州人。起家太常丞。開禧中。官參知政事。與史彌遠

謀共誅韓侂胄。天下賴之。嘉定二年。拜左丞相。尋罷歸。初。象祖問道於此庵。元公參究大事。有省。既而歸心淨土。守金陵日。於鄉州建接待寺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庵。與高僧談處。其中自致政後。修持益力。嘉定四年。偶得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塵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僧有問起居者。答曰。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郡人同聞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淨土。爲慈濟菩薩。佛祖統紀續綱目往生傳。

台州志。

宋皆定國計公。皆定國號省齋。明州人。爲州學諭。常修淨業。結西歸社。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爲鄉民藏骨之所。月二八日。集緇白誦觀經。及佛號。爲擘窠圖。勸人念佛。有鐵工計公者。年將七十。喪明。因從受念佛圖。誦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滿十七圖。一日。方念佛次。忽暝。半日復甦。謂其子曰。我已見西方佛菩薩矣。皆學諭是勸導之首。當分六圖與之。并爲致謝焉。西向坐逝。嘉定四年。

定國夢青童告曰。佛令告君。三日當往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連稱佛號。端坐而化。
佛祖統紀

宋梅汝能。●梅汝能。常熟人。官縣令。有志淨業。一夕夢僧授以紙。有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照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往生。以見志。破山僧道生。倡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設齋禮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華百葉。是年冬。無疾而卒。
佛祖統紀

明朱綱。●朱綱。不詳其所出。明順天貢士。官終府同知。專修淨業。日誦佛名三萬聲。積十五年。一日坐榻上方提珠誦佛名。忽異香滿室。曰佛來也。遂逝。
往生集

明陳瓚。●陳瓚。字廷祿。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刑科給事中。直言被斥。家居。一意淨業。有客過之。呵曰。爾不聞大鑑之論唯心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爲答曰。唯心淨土。發之大鑑。而非自大鑑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之心。求淨土也。非曰土無垢淨也。且樂邦之可樂也。不獨華池珠閣。鳥音

風樹云爾也。吾幸而與羣聖人遊，被無量光，經無數劫，證無生忍，成無上道，濟無邊衆，誠樂矣。客以客之禪樂垢土，而我以我之禪樂淨土，禪無客，無我，樂無垢，無淨也。客無庸呵我矣。隆慶初，復起吏科。萬曆中，累官刑部侍郎。十六年七月，臥疾，誦佛名益虔。故事，京師大臣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於榻前，衆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屠欄楯鉤綴，窗格玲瓏。移時，冰漸消，塔影漸瘦，頃之氣絕，而影沒矣。一時都人皆傳異之。

明史樂邦文類序談薈

明嚴激樸 ●嚴激，字道徹，常熟人。文靖公訥之子也。少有清節，以父蔭爲中書舍人。官至邵武知府。晚而家居，奉雲棲之教。子樸，淳謹樂善。年二十五，得疾，將卒，激謂曰：「毋雜思，但一心念佛。」樸曰：「諾。」激又曰：「從今以往，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慮矣。」正容合掌而逝。激乃取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印之，廣遺親故，繫以書曰：「激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生舊計，有同嚼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卻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邊。聊奉勸。」

文用表誠意。卒年七十八。常熟志。雲棲法苑。淨土文跋。

明蔡承植。字槐庭。湖廣攸縣人。性孤迥。淡於聲利。年二十餘。長齋奉佛。嘗誦三千佛名。日記三名。至三年。乃卒業。遂終身不忘。登萬曆十一年進士第。官紹興太守。在官。日誦金剛經。室無長物。鑪香經案而已。重興古楞嚴寺。禁民間殺牲祀神。嘗問法於雲棲宏公。遂專修念佛三昧。已而官太常寺卿。乞休歸。晚歲結草庵。爲念佛會。導諸賣菜傭。同迴向淨土。作偈謝客曰。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住。稀羹信口餽。胸中絕憎愛。一任馬牛呼。將逝之歲。自號爲不久道人。及疾。昇詣佛寺。請僧祝髮。歸至臥室。見銀臺接引。連稱觀世音菩薩。遂逝。有淨土詩。及因果書行世。金剛新異錄

明虞淳熙。字長孺。錢塘人。生而長臥不瞑。三歲。唱佛號不絕口。蓮華寶樹。現於室中。以告祖母。祖母曰。此西方瑞相也。因教之習定。遂時時垂目端坐。弟淳貞。字僧孺。少而相得。居母喪。共習天台止觀。長而爲里中師。教羣兒習鼻觀。以是忤

主人弗恤也。已中鄉舉。尋授徒毗山。與同社友誦梁皇懺。至次日。雲光入楹。甘露霑壁。天雨金粟。玄黍沈水香。方冬。萬花盡吐。淳熙感其靈異。習定益堅。遂能前知。雲棲宏公聞而呵之曰。虞生墮魔網矣。萬曆十一年。成進士。以父喪歸。廬墓三年。受戒於宏公。居山日。以羹飯施諸顰兔。虎來輒吐去。服除。起職方司主事。頃之。復告歸。上天目。坐高峯死。關前晝夜策厲。至三七日。倦甚。欲就枕。忽見高峯禪師。斬其左臂。豁然有省。馳證雲棲。宏公曰。凡寐而覺者。不巾櫛。而復依衾枕。必復寐矣。迷而悟者。不莊嚴。而復親穢濁。必復迷矣。火蓮易萎。新篁易折。子自爲計。毋以一隙之光。自阻進修之路。因勸令迴向淨土。以續前因。淳熙遂終身行之。或有不信念佛者。告之曰。自覺覺他。覺滿曰佛。念佛者。念覺也。念念不常覺。而念念常迷。可乎。民止邦畿。鳥止邱隅。不止至善之地。而止不善之地。可乎。或問如何念佛。曰。提醒正念。相續不斷而已。百千方便。只一知字。念念無量光。何不可入佛知見。學人修道。專求出離生死。念念無量壽。有何生死可出離。已而還官。遷主客司員外郎。改司勳。復乞歸。與淳貞日遊湖。

上時宏公方坐南屏演圓覺經募錢贖萬工池立放生社緇白數萬伽陀之音震動川谷一時清節之士多與其會實淳熙倡率之遂復三潭放生池築堤架閣縱諸魚鳥頃之入南屏山不出淳貞亦隱靈鷲老焉

德園集附錄

明唐時●●唐時字宜之湖州人也。以諸生貢太學。出判壽陽。繼傅襄國。流賊破襄陽。時投端禮門左井中。家人掖之出絕。而復蘇。上書自訟。詔付三司究問。得白。放還家。時初參蓮池。授以念佛法門。遂勤修淨業。諸眷屬皆能覆誦金剛經及普門品。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迴向以爲常。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爲要。須穿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刹。佛光照身。淨想既成。往生何待。遂專修佛觀。過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次見塔頂放白光。佛爲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堂。推窗忽見大海中湧一山。佛坐其上。光明四徹。牆壁林木盡空不見。其精誠所感如此。時工文章。既皈心佛乘。每順世語言。說諸法要。著有蓮華世界詩。如來香頻迦音等書。刻行於世。嘗自營生壙。旋捨之棲霞寺中。遺言。死後必用茶毗法。臨終現諸

瑞相正念而逝。金剛持驗記。淨土晨鐘。

明袁宏道宗道登中道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公安人也兄宗道字伯修

弟中道字小修三人先後舉進士皆好禪宗萬曆中宏道爲吳江知縣後爲禮部主事謝病歸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喜辯論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迴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因博探經教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其論五種行門尤爲切要其略云一信心行者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一切諸行信爲正因乃至菩提果滿亦只完此信根如穀子墮地迨於成實不異初種如稚筍參天本是原竿初心菩薩無不依信力成就者蓮宗尤仗信爲根本一者信阿彌陀佛不動智根本智與己無異如太虛空日映則明雲來則翳虛空本無是故又雲日卽虛空故二者信阿彌陀佛那由他劫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何以故無始漂溺三途生苦死苦披毛戴角鐵牀銅柱一切無益之苦皆能受之況今菩薩萬行濟衆生事豈不能爲三者信阿彌陀佛無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我亦

當得。如來自性方便。具有如是不思議事。我與如來同一自體清淨性故。四者信阿彌陀佛不去不來。我亦不去不來。西方此土。不隔毫端。欲見卽見。何以故。一切諸佛。皆以法性爲身土故。五者信阿彌陀佛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刹那。我亦不移刹那。那位齊諸佛。何以故。時分者是業收。法界海中。業不可得故。如是信解。是入道初心。信一切諸佛淨土之行。二止觀行者。台宗三觀。示一心之筌蹄。攝諸法之要領。西方十六觀。一一具此三義。妙宗鈔云。性中三德。體是諸佛三身。卽此三德三身。是我一心三觀。若不然者。則觀外有佛。境不卽心。何名圓宗絕待之觀。亦可彌陀三身。以爲法身。我之三觀。以爲般若。觀成見佛。卽是解脫。舉一具三。如新_{音伊}△字。觀佛既爾。觀諸依正。理非異途。廣如疏鈔。不能具述。知此。則知念佛一聲。具足三觀。了能念之心。非肉團。非緣影。是空觀。了所念之佛。若依若正。各各主伴圓融。豎窮橫徧。是假觀。了能所絕待。雙亡雙照。是中觀。又能念卽一心三觀。所念卽一境三諦。能所不二。卽諦觀不二。三諦卽法身。三觀卽般若。諦觀不二。念佛相應。卽解脫。舉一卽三。如新△字。是

則念佛一聲。能淨四土。如拈一微塵。變大地作黃金。是謂法界圓融。不可思議觀門。
三。六度行者。起信論。菩薩深解現前。所修離相。知法性體離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
羅蜜。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隨順修行戒波羅蜜。法性無苦。離瞋惱故。隨順修行忍
波羅蜜。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隨順修行精進波羅蜜。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順
修行禪波羅蜜。法性體明。離無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故修淨土者。不越一行。
具此六義。念念離行於施。念念淨行於戒。念念寂行於忍。念念續行於進。念念一行
於定。念念佛行於智。當知離淨。寂續一。必有事相隨緣而起。而皆從念佛流出。正助
不二。事理不二。是故念佛一行。能該諸行。以念佛是一心法門。心外無諸行故。若廢
諸行。卽是廢心。四。悲願行者。諸佛菩薩。性海無盡。供養無盡。戒施無盡。乃至饒益無
盡。故天親菩薩淨土五念門。以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四種。爲成就入功德門。迴向一
切煩惱衆生。拔世間苦。爲成就出功德門。菩薩修五念門。速得阿耨菩提。難曰。淨名
經言。菩薩觀於衆生。如呼聲響。如水聚沫等。是則衆生本空。發願利生。將無眼見空。

華耶。答曰。智度論引佛云。無佛者。破著佛想。不言取無佛相。當知無衆生者。破衆生想。不言取無衆生相。故淨名謂菩薩作是觀已。自言我當爲衆生說無衆生法。是名眞實慈也。故知菩薩種種度生。是深達無衆生義。若見有衆生。卽有我慈悲心劣。豈能行如是饒益之行。五稱法行者。法界海無量無邊。行海亦無量無邊。故菩薩一切行。皆稱自性。非有非無。非行非不行。稱法自性。非初心得。非後心得。今當略出其相。一者。菩薩度一切衆生。究竟無餘涅槃。而生界不滅。如登場傀儡。悲笑宛然。唯一土泥。空無所有。二者。菩薩行五無閒。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無明。憍慢等過。如女子離魂。乃至生子。而身常在母前。三者。菩薩自身入定。他身起。一身入定。多身起。有情身入定。無情身起。如猛虎起屍。跪拜作舞。唯虎所欲。而屍無知。四者。菩薩於小衆生身中。轉大法輪。然大法炬。震大法雷。魔宮摧毀。大地震動。度無量無邊衆生。而此小衆生不覺不知。如天帝樂人。逃入小女子鼻孔。而女不知覺。五者。菩薩欲久住世。卽以念頃。衍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欲少住世。卽以無量無數。

百千億那由他劫。縮爲念頃。如小兒看燈中走馬。計其多寡首尾。了不可得。若證如是不思議行者。一念中。三世諸佛淨土。攝入無餘。是謂菩薩莊嚴淨土之行。以無思智照之可見。非情量所能猜度。何以故。自性超一切量故。書成。而宗道。中道。同時發心。回向淨土。已而宏道起。故官再遷至稽勳司郎中。復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宿於僧寺。無疾而卒。中道。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禮誦。萬曆四十二年望夕。課畢。趺坐。形神靜爽。忽入定。神出屋上。飄然乘雲。有二童子導之。西行。俄而下。至地。童子曰。住。中道隨下。見地平如掌。光耀滑潤。旁爲渠。廣十餘丈。中有五色蓮。芳香異常。金橋界渠。欄楯交羅。樓閣極整麗。揖問童子。此何地。卿何人。曰。予靈和先生侍者也。問先生爲誰。曰。君兄中郎也。今方佇君有所語。可疾往。復取道至一處。樹十餘株。池水汨汨。池上有白玉扉。一童子先入。一童子導。過樓閣。二十餘重。至一樓下。一人下迎。其顏如玉。衣如雲霞。長丈餘。見中道。喜曰。弟至矣。諦視之。則宏道也。上樓交拜。有四五人來共坐。宏道曰。此西方邊地也。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

亦名懈慢國。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百由旬。中有妙蓮。衆生生處。既生。則散處樓臺。與有緣淨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勝解易成。不久。進爲淨土中人。中道問。兄生何處。宏道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生此少時。今居淨土矣。終以戒緩。僅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尙需進修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飛行自在。遊諸刹土。諸佛說法。皆得往聽。此實爲勝。遂攜中道上升。倏忽千萬里。至一處。光耀無障礙。琉璃爲地。界以七寶樹。皆栴檀吉祥。出衆妙華。作異寶色。下爲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池中衆寶蓮。葉五色光。池上隱隱危樓迴帶。閣道旁出。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音。宏道曰。汝所見者。淨土地行衆生依報也。過此爲法身大士住處。甚美妙。千萬倍於此。神通亦千萬倍於此。吾以慧力遊其間。不得住也。過此爲十地等覺所居。吾不得而知。過此爲妙覺所居。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語罷。復至一處。無牆垣。有欄楯。光耀逾前。坐頃之。宏道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尙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

乘無戒。多爲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所親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
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
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齋法現存。遵
而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
雲如雨。何益於事。我與汝空王劫時。世爲兄弟。乃至六道。莫不皆然。幸我得善地。恐
汝墮落。方便神力。攝汝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時宗道已卒。因問其生處。宏道曰。
生處亦佳。汝後自知。忽陵空而逝。中道起步池上。忽若墜水。躍然而醒。自爲記如此。
初宗道有子曰登。年十三。病瘡將終。語宏道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宏道曰。汝但念
佛。卽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
微笑云。見一蓮華。色微紅。俄而云。華漸大。色鮮明。無與比者。俄而云。佛至。相好光明。
充滿一室。頃之。氣促。宗道曰。汝但稱佛字可也。登稱佛數聲。合掌而逝。

明史。西方合
論。白蘇齋集。

珂雪齋外
集。猗園。

清丁明登。字劍虹。江浦人。萬曆中。受三皈於雲棲。自號曰蓮侶。四十四年。登進士第。官泉州推官。遷知衢州。所至。輒以佛法勸人。法應杖者。聽納米以贖。贖諸獄囚。遇夏月。修獄舍。給諸囚香薰。飲葵扇。冬月。與之椒薑。擇醫視病者。人與念珠一串。教令念佛。雲棲宏公。嘗稱其鄰翁。居常念佛。臨終。與其友一請而逝。因繪一請圖。懸齋中。以自勸。崇禎中。受菩薩戒。清順治二年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白佛。求生淨土。日焚一疏。至第十日。飲粥如常時。面有光艷然。徧勸戚友。俾修淨業。側身就枕而逝。淨土晨鐘

清黃翼聖。字子羽。太倉人。素服雲棲之教。精修淨業。崇禎中。以薦起。爲四川新都知縣。治民以慈惠。嘗飯僧縣堂。躬行匕箸。布賑施。繼以股拜。張獻忠寇四川。過新都。新都千僧感翼聖之德。相率登城。稱佛號。夜中。聲震天。賊相戒。勿擾。寂然而去。以守城功。遷知吉州。明亡。棄官歸。修淨業益堅。所居樓曰蓮藥樓。自號蓮藥居士。營齋奉佛。日持佛號數萬。已而臥疾。浹月。四壁張彌陀像。請晦山顯公授菩薩戒。

顯公爲極談唯心淨觀。翼聖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明晨，顯公將別去，剋八日必行，已而果然。現果隨錄

清金光前龔氏

●●金光前，清正黃旗人。起身戎伍，見善必爲，戒諸兵士，毋得妄殺。

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舍。妻龔氏，能識字誦經。順治十年，隨征福建，道出杭州，聞具德和尚說法靈隱，光前同妻往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十二年夏，北還，駐錢塘江干。光前忽示疾，龔爲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爾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爲？龔大笑曰：不意公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妾與公偕行矣。稍遲，爲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卽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爲兩人乘炬，併囑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倚棺而睡。少頃，覺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果報隨錄

論曰：王臣入道，視居士較難。急功名者，以進取爲先，耽逸樂者，以靜修爲苦。非夫夙植善因，堅持正願者，其有不自崖而反乎？若此諸公，不捨塵勞，同皈淨域，斯可謂現

宰官身而說法者矣。至如柳子厚、白樂天、蘇子瞻、趙子昂、諸公讚歎皈依淨因。有在而臨當捨識。瑞應罕聞。良由智惑於多歧。病生於有愛。文人結習。自古固然。生死到來。決難傲幸。後之君子。當知鑑戒焉。

淨土聖賢錄卷八

往生居士第七

佛世差摩竭●●迦維羅衛國城中。有釋種長者子。名差摩竭。行詣佛所。白佛言。菩薩何行。疾得無上正真之道。普具三十二相。從一佛國。到一佛國。臨壽終時。其心不亂。所生不墮八難之處。常知去來之事。悉成諸法。周滿達事。知一切法。無所罣礙。信解空行。得不起法忍。恆以至心。欲作沙門。未曾犯戒。不樂居處。佛爲說菩薩忍辱布施等行。終言無我無人。諸法如化。是時差摩竭得不起法忍。五百比丘。及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住不退轉地。壽終。悉當生於西方無量佛清淨國。常護持無

數佛法教化成就一切人民使不退轉。如是無極恆沙邊劫當於此土以次作佛。

經生地

善

晉闕公則●●闕公則者趙人也。晉武帝時居於洛陽。蕭然恬放。日常誦正法華經。既卒。其友爲設會於白馬寺。至夕轉經。忽聞空中有聲。仰見一人。形色光麗。曰。我闕公也。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堂中人共見之。有汲郡衛士度者。受業於公。則其母常飯僧。是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諦視之。乃公則常所用鉢也。有飯滿中。其香充堂。食者七日不飢。支道林爲之讚曰。大哉闕公。歆虛納靈。神化西域。迹應東京。徘徊霄墟。流響耀形。豈欽一讚。示以匪冥。

大唐內典錄念
佛三昧寶王論

晉張野●●張野字萊民。潯陽人也。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甘苦與九族共之。州郡屢辟不應。朝命拜散騎常侍。亦不就。入廬山白蓮社。爲遠公門人。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年六十九。

東林傳

宋張詮●●張詮字秀實。野之族子也。尙情高逸。好古樂道。荷鋤力田。帶經不釋。以

散騎常侍徵不起。庾悅薦爲潯陽令。亦不應。已而入廬山。依遠公。研窮佛經。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西向念佛。無疾而卒。年六十五。東林傳

宋何曇遠。○何曇遠。廬江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少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居父喪。哀毀成疾。遂歸心淨土。請僧數人於家。懺悔宿業。久而益虔。一夕。轉經竟。衆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異而問之。曰。見佛身黃金色。光丈餘。自西而至。幡華翼從。充滿虛空。佛熙怡微笑。詔曇遠速去。曇遠素羸弱。至是神色壯厲。便取香華散之空中。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香數日乃歇。冥祥記

宋魏世子。○魏世子。梁郡人。生當宋世。奉佛精進。率諸子女。修西方淨業。唯婦獨不信。其女病死。七日復蘇。卽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各有大蓮華。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啓報。語竟而瞑。母自是亦奉法焉。冥祥記

梁庾詵。○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博通經史。緯候之學。而性尙夷簡。特愛林泉。蔬

食敝衣。不修產業。忍辱柔和。好行其德。梁武帝少與誥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不屈。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於宅內建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誥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訖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時年七十八。南史

梁高浩象。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居。日誦無量壽經。嘗於定中坐紅蓮華。泛白玉池。初未見佛。卽於華上傾心致敬。遙睇金容。光輝四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寂然而化。佛祖統紀

隋宋滿。宋滿。恆州人。生當隋世。篤志淨業。每持佛名。以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供佛。俄有三僧至。會乞食。食已。香華布空。飛騰而去。未久。滿面西坐脫。佛祖統紀

唐鄭牧卿。鄭牧卿。滎陽人。舉家修淨業。唐開元中。病篤。或勸進魚肉。不許。手執香鑪。一心西向。忽聞異香蔚然。遂逝。其舅尙書蘇頌。夢寶蓮華開。牧卿坐其上。佛祖統紀

唐李知遙。李知遙。長安人。篤志淨土。爲五會念佛。導諸衆信。晚得疾。忽云。和尚來也。洗漱著衣。然香鑪中。出堂頂禮。聞空中說偈云。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卻就牀坐。泊然而化。異香滿室。衆共聞之。淨土文

宋孫忠。二子。孫忠。明州人。早慕西方。蔬食持戒。於府城東。築庵鑿二池。種白蓮。

臨池建閣。月集衆爲念佛會。嘗見佛身現空中。趨出呼其二子。至同拜禮焉。久之始隱。後人因名其地爲駐佛巷。宋元祐八年。釋可久。已生西方。越三日復回。云見金臺標。孫忠名。說畢復逝。久之。忠得疾。請道俗百人爲念佛會。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合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能繼其業。亦向西坐化。佛祖統紀

宋左伸。左伸。天台臨海人。從法師神照受菩薩戒。聞大乘法要。豁然開悟。自是嚴奉戒律。造西方三聖像。旦夕虔事。求生淨土。誦法華經三千四百部。金剛經二萬卷。紹聖二年秋。有疾。命其子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已而夢三偉人立江皋。召伸登舟。警然西邁。伸知往生有期。乃請僧誦阿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卽沐浴更衣。戒

左右勿哭。勿逼我前。端坐。結印而化。法華持驗記。佛祖統紀。

宋孫良●●孫良。錢塘人。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名萬聲。二十年不輟。忽令家人。請僧唱佛名。方半日。望空合掌曰。世尊菩薩。已

荷降臨。卽退坐而化。佛祖統紀。

宋賈純仁●●賈純仁。湖州人。長齋。修淨業。一日。示疾。西向念佛。宴坐而逝。頂上有

白光圓相。異香滿室。佛祖統紀。

宋范儼●●范儼。仁和人。居常蔬食。不牽世緣。曰。百年旅泊耳。尙何求哉。日誦法華

經。手書一部。求生淨土。大觀中。忽見普賢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謂儼曰。汝嘗誦法

華。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來相報。越一夕。觀衆聖授手。就座。合掌而逝。佛祖統紀。

宋孫忬母龔氏●●孫忬。錢塘人。號無諍居士。掩關晦迹。日閱華嚴。金剛。諸經。以淨

土爲歸。母龔氏。修淨業。偶得疾。請清照律師說法。端坐而化。未幾。忬夢至蓮池。見清

照在側。旁一人。授以梵字帖。不識。其人曰。請十三日齋耳。時方十二月。及期。忽得疾。

有僧問疾。欲爲祈禱。竹曰。生死已定。何必禱。卽報清照云。當暫相違。遂跏趺作印。西向坐脫。翼日清照至。爲說法封龕。歸庵三日。亦逝。佛祖統紀

宋唐世良。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奉佛。日勤禮拜。老而得疾。未嘗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一日。謂家人云。佛來迎我。言訖。作禮。卽坐逝。時行者宗利。在道味山。夜夢西方有異光。旛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佛祖統紀

宋陸浚。陸浚。錢塘人。少爲吏。久之棄去。預西湖繫念會。以淨土爲歸。每對佛前懺悔。聲淚并下。閒與友人相見。說淨土因緣。未嘗不感慨嗚咽。恐此生之不度淨業之難成也。臨終。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上生章。圓淨語之曰。此時好去。浚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起就竹牀。面西端坐。頃刻化去。佛祖統紀

宋王闡。王闡。字無功。明州慈溪人。再舉進士。不第。布衣蔬食。徧參講席。晚年專修念佛三昧。述淨土自信錄。其自序云。吾佛淨土法門。一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圓教初信。小乘初果人。邪見三毒。永不復起。茲爲斷惑發

悟創入聖流。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超四趣。不失人天。至於凡夫地中。雖伏惑發悟。菩薩一經生死非常之變。則忘其所證所修。是故遇緣或退。仍墮苦塗者有之。乃若凡聖同居淨土。如極樂國等。雖具三界。唯有人天。故一切含識獲生者。卽長辭四趣。又助緣大備。壽數莫量。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證聖果。寧復有退失事乎。如來讚勸之本意。不過如此。且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導之。卽預優品。若夫愚朴輩。但能稱佛發願者。莫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矣。彼守癡空之徒。效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可不哀哉。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子沙門思齊曰。此吾淨業所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粟者百八粒。佛祖統紀樂邦文類。

宋王日休。字虛中。廬州人。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博通羣經。訓傳六經語孟數十萬言。一旦棄去。專修西方之業。布衣蔬食。日課千拜。著書名龍舒淨土文。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丐。僮奴。阜隸。優妓之屬。咸以淨土法門。勸引皈依。

其文淺說曲喻。至詳至懇。若父兄之教子弟。然日休每日晨起禮佛。祝願言。弟子日休。謹爲盡虛空界一切衆生。然香敬禮。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一切正法。一切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聖衆。乞成就一切善願。濟度無量無邊衆生。臨命終時。一剎那間。見阿彌陀佛。證無生忍。了六神通。不出此間一歲。卽來此間教化衆生。漸漸變此南閻浮提。盡娑婆世界。以至十方無量世界。皆爲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爲此南閻浮提。無巨無細一切衆生。敬禮諸天。天帝。日月后土一切靈祇。爲此等衆生。感謝覆載。照臨。生養。衛護之恩。謹爲此等衆生。念南無釋迦牟尼佛。一百八徧。以種無上善根。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百八徧。以結無上善緣。願此等衆生。常沐洪恩。歡喜相向。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進修佛法。脫離苦海。卽變此南閻浮提。爲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謹爲盡虛空界一切衆生。敬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聲聞諸上善人。仰惟大慈大悲。憫念衆生。沈淪苦海。無有出期。特展威神。遞相勸勉。分身於此震旦國中。教化衆生。使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易世澆漓。

共躋仁壽。及於此南閻浮提。盡此娑婆世界。及十方濁惡世界。身爲國王大臣。百僚庶尹。教化衆生。同修佛道。脫離苦海。卽變吾國。以至十方濁惡世界。皆爲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身在世網。宿業深重。願爲平昔所殺衆生。所食衆生。及南閻浮提所殺所食一切衆生。日誦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一百二十徧。仰惟如來大慈大悲。以日休所誦如來名號一聲。一如來度一衆生。盡其所誦之數。度一切衆生。同生極樂世界。其詳載淨土文中。乾道癸巳。廬陵李彥弼有疾。垂死。夢一人自稱龍舒居士。謂曰。汝起食白粥。疾當瘳。且汝尙憶闕仲雅教汝修行捷徑否。彥弼曰。每日念佛不輟。旣覺。索粥食之。立瘳。彥弼稔聞日休名。于正月使諸子往受學焉。不久回云。日休將卒前三日。徧別道友。勸以精修淨業。云將有行。不復相見。及期。與生徒講書畢。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至四月五日。彥弼病。四月十九。夢日休令食白粥而瘳。後見其畫像與夢合。而感之。爲刻日休像。并述其事傳遠近。自是廬陵人

多供事之。咸祐中，呂元益重刻淨土文，至祝願篇版中，得舍利三顆。其叔父師說載

其事於篇首。樂邦文類。淨土文。

宋樓汾樓汾明州人，兄寶洲，好內典，每與沙門談道。汾從旁傾聽，信向日切。年

二十二，得疾，遂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聞法，世間勝事，何以過此。」遂

請僧諷觀經，設像對臥牀，注視久之，曰：「吾已身在西方矣。」遂稱佛名向西而化。佛祖統紀

宋張元祥張元祥長安居，常念佛不輟。一日，謂家人曰：「西方聖人來此，待我

飯畢，同往淨土。」及飯訖，焚香面西，跏趺而化。佛祖統紀

宋元子平元子平不詳其所出。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一日，忽聞空中音樂，

卽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佛祖統紀

宋姚約僧景懿湖州仙潭人，潛心內典，覺海友公興淨業社，約實主其事。

忽告友公曰：「久厭浮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念佛。」友遂日與誦佛名。一日就座而化。

既而見夢於友，曰：「約已往生淨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得乎？」約曰：「師世壽未盡，

寺中景懿當先至。懿同社僧也。閱月便終。佛祖統紀

宋梅福●●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時至。即絕粒飲水。稱大勢

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佛祖統紀

宋胡嵩●●胡嵩。湖州人。平時信向佛法。修諸功德。一夕。忽夢佛語曰。汝可造屋迎

我。嵩乃建閣。以奉彌陀。臨終之夕。忽云。佛光照我。言訖而化。佛祖統紀

宋陸偉●●陸偉。錢塘人。初爲州吏。中年厭世。勤修淨業。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

人。閱二十年。遂成大會。偉手書法華華嚴圓覺金剛。金光明諸經。一日。易衣端坐。唱

佛而化。佛祖統紀

宋閻邦榮●●閻邦榮。池州青陽人。中年嘗遇曾勸修淨業。持往生呪。遂斷葷血。每

旦。向四誦呪千遍。又率諸男女。同聲誦之。積二十年。紹熙元年正月朔。閱大涅槃經。

歎曰。人生夢幻耳。吾何戀乎。三月朔。聞異香芬馥。彌日不歇。其子夢阿彌陀佛。放大

光明。徧照堂宇。皆作金色。越五日晨起。如常課誦。訖顧家人曰。我今日當行慎勿相

攬遂面西瞑目跏趺而坐。日過中。瞿然起曰。我去也。便起立。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而化。卷邦文類

宋吳克己。○吳克己字復之。自號鎧庵居士。居於婺之浦江。嘗苦目疾。或勸令持圓通大士號。從之。疾良已。遂起深信心。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既讀宗鏡錄。久之。有悟入。著法華樞鍵。回向極樂。曰。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宏經。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乾道中。寓蘇州。與寶積實公爲蓮社。命工繪十界九品圖於兩廡。一示萬法唯心。一指西方徑路。社友鍾離松爲之記。嘉定七年冬。終於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佛祖統紀。樂邦文類。

元陳君璋。○陳君璋黃巖人。生於元時。年四十。皈心佛法。與妻葉氏誦法華經。回向極樂。歷二十年。疾篤。命其子景星扶之坐。曰。吾歸去。景星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令死後用桑門闍維法。合掌稱阿彌陀佛而逝。往生集。

元王九蓮亡父。●●王九蓮不詳其所出。亦元時人也。虔修淨業。依經作觀。然夜所夢佛皆肖像。非活佛也。一日遇僧寂公。告以故。寂公曰。此易耳。子能憶先公容貌乎。曰。能。夢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不異也。寂公曰。佛本無相。因心有相。子欲見佛。卽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作眉間白毫光想。作面如真金想。作坐寶蓮華想。久久想成。漸見其身。日高日大。徧虛空界。則見活佛矣。九蓮如法修之。自後每夢見父。心輒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華。與說法要。九蓮心開。進修益篤。有父執馬生者。遠客歸。見九蓮言。某日得危疾。爲冥吏所攝。歷諸地獄。正惶急。忽有金光照身。光中一人坐蓮華。呼我字。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復活。不識尊公何修至此。九蓮語以故。馬生亦感動。誓同修淨業。云。脚環記

明楊嘉禱。●●楊嘉禱字邦華。吉安泰和人。明萬曆中諸生也。少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已而潛心內典。年十三。持不殺戒。蚤蟲無所傷。至二十餘。入南京國子監。俄疾作。夢遊地獄。見地藏菩薩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物。延僧誦經。唱佛號。已而謂人曰。吾

將逝矣。青蓮華現吾前。非淨土境界乎。遂晝夜唱佛號不絕。命侍者息燭。曰。吾常在光明中。不須燭也。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唯不見勢至耳。言訖。忽躍起拈香。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生矣。寂然而逝。往集生

明陳道民。陳道民。法名明覺。吳江人。自幼蔬食。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爲弟子。受優婆塞戒。六時課誦。口不離佛。萬曆十五年九月。預知時至。別諸道友。十七日夜。其婦方篝火絡絲。道民向婦拱手作別。坐牀角上。脫鞵與襪。以帶并束之。曰。明朝著不成矣。婦亟呼兒女環視。中夜念佛聲寂。便化去。園

明唐廷任。唐廷任。字體如。金華蘭溪諸生也。天性醇慤。躬孝友之行。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宏公。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閱十三年。如一日。年六十。當仲冬之旦。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號。微笑而逝。事在萬曆三十一年。往集生

明戈以安●●戈以安。錢塘人。事雲棲宏公爲師。法名廣泰。事親孝。好行陰德。晚歲奉佛甚虔。與僧元素結春秋二社。爲念佛會。誦華嚴經。已而曰。吾大限迫矣。當爲西歸計。遂閉一室。習禪誦。晨夕不輟。預刻歸期。前二日。家人來視。甚悲。以安曰。生必有滅。奚悲爲。吾方凝神淨域。面覲彌陀。若等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請元素至。共唱佛號。及期而化。往集生

明孫叔子●●孫叔子。安慶桐城人。父鏡。吾居士。讀雲棲彌陀疏鈔。喟然歎曰。至哉妙用。旋乾轉坤。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唯念佛一門乎。鑄阿彌陀佛像。按四十八願。以爲莊嚴像。成。送之雲棲。因乞法名爲廣寓。稱弟子。叔子年十二。從焉。遂受五戒。法名大玕。歸而斷葷血。棄科舉業。修念佛三昧。勤苦不惜身命。俄見兩比丘。持蓮華立於前。曰。孺子善哉。一心淨土。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瞿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唱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有淨土十二時歌傳於世。其室中歲產瑞芝。卒之歲。有大如斗者。其色或如金。或如赤白輪。住生集。雲棲法苑。

明郭大林●●郭大林湯陰人久專志淨業年七十六一日謂其子曰明午吾去矣

無疾而逝。往集生

明劉通志李白齋●●劉通志順天人精勤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其法侶李

白齋先卒。通志絕而復甦。謂家人曰。白齋與我當同生淨土。已維舟待矣。爲我易衣。

挂念珠於項。從之。遂逝。往集生

明郝熙載●●郝熙載錢塘諸生。爲人忠信不欺。晚歸雲棲之教。法名廣定。居家禪

誦無閒。已而得疾。一日忽舉首視窗外。謂其子曰。今者別一乾坤矣。夜半云。佛坐蓮

華臺。現吾前。吾往矣。遂逝。事在萬曆三十九年。往集生

明杜居士●●杜居士遺其名順天宛平人。隱西山瑞光寺側。古齋堂中。三十年專

志念佛。對人唯合掌稱佛號。預知將終。禮懺九日。誦至懺中懇切語。輒流涕哽咽。遂

絕食。日飲水少許。懺畢。坐脫。浹旬始殮。顏色如生。有五色雲盤屋上。中人傳異之。

往集生

明吳大恩●●吳大恩。仁和人。仁慈好施。恤孤窮。護生命。鄉里稱之。已而皈心佛法。晨夕誦經。唱佛號。一日別衆。跣趺而逝。神色煥然。室有香氣。事在萬曆四十年。往生集

明吳繼勛●●吳繼勛。字用卿。江南徽州人。性沈毅。嗜善若渴。晚修淨業。持往生呪。唱佛號。日有定課。嘗失足墮江中。有物藉之。流十里。躍而登舟。衆以爲神。已而患背疽。持誦自若。俄而正念示寂。往生集

明華居士●●華居士。杭州江干人。醇樸無偽。與人不款曲。中年獨處一室。不涉世事。唯孜孜念佛而已。及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衆而逝。往生集

明顧源●●顧源。字清甫。號寶幢居士。應天人。嘉靖間諸生也。少豪雋。工詩。善書畫。年及四十。盡棄所習。斷酒肉。構小樓。獨坐其上。精修禪觀。家人女子。絕不見其面。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其舍旁有屠兒。每聞木魚聲。卽起屠豕。一日遲起。恚而責其妻。妻曰。爾不聞彼道人日打木魚念佛耶。自不知罪。乃責我何也。屠兒愕然。卽折刀不復屠。一時屠兒從而徙業者甚衆。源與棲霞雲谷禪師善。結西方

社。愍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一道者。閒閒如孤鶴。卽之。其目不瞬。脫若遺世。已而入殿門。禮舍利塔。瞻拜良久。塔頂忽現五色光。楮如寶錯。清公異之。以語雲谷。雲谷曰。此寶幢也。方作西方觀耳。頃之。示微疾。請名僧數人相對唱佛號。已而內人走報曰。滿宅聞蓮華香。衆驚喜。源恬然如平時。徐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徧虛空世界。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而挈我。又以袈裟覆我。我決定往西方矣。諸子涕泣請曰。父卽往。柰兒輩何。源笑曰。汝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觀於日乎。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是果沒乎。遂剋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愍山夢遊集

明朱元正。◎◎朱元正海鹽諸生也。平生有志聖學。律身甚嚴。年六十餘。深入禪悅。居宅後敝屋中。閉關不問家事。每日晨誦法華經一卷。日過中則靜坐。其門人陳則梁訪之曰。先生年高。盍少開酒禁。元正曰。子謂我須調養血氣耶。不知我於生死已畫得斷。則梁竦然。其年七月。語其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問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至十二月朔。示微疾。不食。家人蒼黃治殮具。元正曰。勿忙。此後八日半夜。

事也。及期端坐欲逝。復曰：吾生平秋毫不負人。今冬舍後匠人爲我平後門一片地。欲待明年元日。便老人出關行步。其好意未報。因取紙作詩謝之。寂然而逝。時方雞鳴。預戒家人。臨行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乃來。來亦勿哭。比天明。眷屬至。皆哭。元正復張目搖頭。令婦女去。去盡乃瞑。法華持驗紀事

明周廷璋。周廷璋號楚峯。雲南人也。生於正德嘉靖間。爲人淳朴。治家不計有無。有輒散之貧者。人與之語。輒笑。或謔之。詈辱之。亦笑而已。素向佛法。晨起必誦金剛彌陀觀音諸經各一卷。充然自得。曰：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如是而已。年八十七。以清明日上冢。決辭祖考。還謂其婦曰：吾將行矣。彌陀迎我。觀音勢至俱來也。已而曰：觀音謂我絕葷五日。可西行。遂日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如來名而已。誦經既畢。端坐而逝。翼日有香發於體。貌如生。金剛靈應錄

明程見山。程見山以字傳。遺其名。天性孝友。少爲賈。已而棄去。家居精研佛理。禮誦有定程。雖穴不廢。晚年益靜默。日以禪觀爲業。疾革。家人方蒼黃。見山云：汝等

無出聲。我方澄念。以西方爲歸。平時所願。今克從矣。遂卒。年七十六。劉子威禪悅小草

明張守約。浙江秀水縣人。貧而好施。倡諸同志。廣行利益事。以百千種計。晚乃盡謝世事。一蔬一飯。日誦西方佛名。嘗擬寒山詩三百首。激勸縑素。一以淨土爲歸。一云。淨土大法門。彌陀大願力。千生萬劫來。今朝始識得。當生難遭想。慎勿更錯失。念佛求往生。貴在心專一。一云。物外寄閒身。諸緣任運歇。不染半點塵。唯念一聲佛。性使輒如綿。心要硬如鐵。肯作無益事。水底去撈月。一云。昨日入蓮社。口佛心亦佛。今日火宅中。事雜念亦雜。若非根器深。未免靡勞汨。是以古哲人。山中修淨業。一云。上品見佛速。下品見佛遲。雖有遲速異。終無退轉時。參禪病著相。念佛貴斷疑。實實有淨土。實實有蓮池。一云。七十古來稀。前面無多日。急急辦盤纏。猶恐來不及。橫也。任他橫。直也。任他直。安得閒工夫。與之分皁白。妻陶氏。自歸守約。亦課誦無閒。守約詣普陀。禮大士。陶氏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至今始悟。婆婆緣盡。吾其行矣。剋期端坐而逝。次日。守約歸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華。其數五。擬寒山詩并序。往生集。

明莊廣還●●莊廣還字復真嘉興桐鄉人少爲儒已而學醫年四十餘頗厭世事遂從事養生術久之致疾乃喟然曰吾獨不能爲天地間一閒人乎遂構小園疊石樹華木嘯歌其中一日覩華開落悟身無常卽毀園閉關坐禪取金剛諸經誦之偶出遊杭州遇一翁與之語學佛翁曰子學佛誰所師曰未也翁曰子不讀柳子厚服氣書乎雲棲有蓮池禪師者近在此盍往師之應曰諾遂徒步詣雲棲謁蓮池蓮池授以念佛法遂受五戒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未半載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詣雲棲受菩薩戒歸老於家居常病其鄉人不知正法多宗邪教閱淨土諸經論撥其要語名曰淨土資糧集以導衆信鄉人從而化焉

淨土資糧集

明鮑宗肇●●鮑宗肇字性泉紹興山陰人家世信佛宗肇旣冠斷葷酒能覆誦法華楞嚴二經每日一周其父命鬻楮於嘉興怒其折閱罰之跪良久起則已默轉楞嚴竟矣嘗從紫柏散木諸老師遊晚而歸心雲棲篤志淨業兼肆力於方山合論永明宗鏡錄諸書信解通利自號天鼓居士著書曰天樂鳴空臨終囑其子治齋邀法

侶王季常等緇衣數人至。同聲誦西方佛號。日西時。忽合掌謝衆曰。與諸君永別矣。

遂趺坐而化。天樂鳴空集

明莊嚴●●莊嚴字平叔。松江華亭人。深達佛法。導諸同事。衣履所餘。常以施人。家有一子。一壻。視之泊如也。閒作詩。及小詞。皆清遠有致。嘗調滿庭芳一闋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梁浮華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破急翻身。蹬斷絲韜。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活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逍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天啓四年。卒於其友胡子瀨之園。崑山王弱生錄其詞。以爲數年中所見學道人。以平叔爲第一也。

王弱生河洛集

明黃承惠●●黃承惠字元孚。杭州錢塘人。爲人耿介。不合俗。不能治生產。事大母。母盡孝。好施與。鄰人寒無衣者。解衣衣之。無食者。傾其囊中錢與之。妻弟聞啓初。奇其清苦。導往雲棲宏公所。以弟子禮見。宏公名之曰淨明。其後得嘔血疾。積三歲。弗

廖且亟。啓初教之念佛。承惠方苦痛。弗省。啓初厲聲曰。汝眼光墮地。卽今知痛者。畢竟落在何處。承惠悚然曰。將奈何。啓初曰。莫如念佛。承惠曰。爾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啓初曰。汝將謂有二耶。承惠遽有省。請慧文法師至。設佛像。爲說淨土因緣。承惠欣然。請法師爲剃髮。受沙彌戒。屏家屬。唱佛號。默轉蓮華經七日。家人皆聞蓮華香。忽微笑。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真實意。乃命家人治齋供佛。請僧唱佛號。讀雲棲發願文。至云阿彌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歡然起坐。諦觀佛像而逝。慈山夢遊集

明聞啓初●●聞啓初字子與。法名大晟。與承惠同鄉里。少善病。志欲出生死。乃往雲棲受念佛法門。雲棲示寂。愍山清公來弔。啓初作禮白言。願薙髮爲弟子。清公曰。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能爲礙乎。况子有親在。未可也。啓初乃已。俄而疾作。啓初曰。吾當直往西方耳。疾無傷也。及疾甚。神志瞽亂。不能自持。大懼。亟命家人請僧至。唱佛號。越一日。瞽亂如故。復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立起。盥沐著衣。對

佛焚香煉臂。哀苦懺悔。徹夜無少倦。及還坐。神安志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袈裟。別衆而逝。愍山清公聞而歎曰。勇哉聞生。其可謂烈丈夫矣。愍山夢遊集

明沈咸宏。字稚咸。吳江人。少穎異。弱冠補諸生。性純孝。父母相繼歿。哀毀

骨立。偶閱彌陀楞嚴諸大乘經。有省。參謁雲棲大師歸。乃除葷腥。屏居邑之水西庵。專修淨土。日誦佛號五萬聲。寒暑無閒。復莊書楞嚴經。以薦母。嘗與僧淵鑑結淨土會。邑中人多從而化焉。忽一日。謂其子婦曰。吾世緣已盡。西方佛來接引。吾隨之歸矣。頃之面西。趺坐而逝。時萬曆三十九年也。子宏亦修淨業。嘗血書金剛經。章夢易撰沈居士

傳士

明朱鷺。字白民。吳江諸生也。少有俊才。親亡。棄諸生。學長生術。已而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宏公化去。鷺因禮塔作偈曰。我昔初謁師。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隨口出。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快哉此一語。令人心膽悅。時時舉向人。諸方徧傳說。念佛人無盡。是指亦無盡。靈山會未散。蓮池舌長活。短偈作供養。合掌無

縫塔與王在公同遊徑山。闢一軒居之。閱般若經。晚居蘇州蓮華峯下。偕山僧修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雲棲法苑吳江志。慈山夢遊集。

明吳瞻樓●●吳瞻樓。遺其名。太倉人。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一意西邁。日持佛號萬聲。誦大小彌陀經。及往生呪。兼作西方觀。不雜餘業。閱十二年如一日。西方聖境。累現目前。牀前時湧白蓮華。大如白。童稚皆見之。年七十餘。怡然坐脫。子孫以事佛世其家焉。現果隨錄

明吳鳴琪●●吳鳴琪。字叔寶。太倉人。家素饒。好施。然不甚通佛法。年六十餘。忽別衆沐浴。延隆福寺印初法師。授三皈五戒。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頃復開目。語人曰。吾纔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蓮華世界。忽已現前。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報。傳語諸公。各須努力。言訖。索水自照。恍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復大呼快哉而逝。異香發於室。現果隨錄

明王醇●●王醇。字先民。揚州人。徧遊吳越山水。參一雨禪師。受優婆塞戒。居山日

誦蓮華經。已而歸揚州。居慈雲庵。虔修淨業。顏其居曰寶藥。臨終。預知時至。結跏趺坐。請僧環誦佛名而逝。土先民傳

明陳至善。字用拙。常熟人。孩時聞祖母誦佛號。啼輒止。既入塾。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入問母曰。人死安歸。母不能答。以告其父。父曰。汝意云何。至善曰。欲知生死。其必聞道乎。父曰。是兒他日定入無生法。及長。聞雲棲之風。慕之。篤志淨業。放諸生命。有寂公者。嗣法雲棲。已而結茅藤溪。至善爲募金。構禪院。一日。寂公夢至善。緇衣黃縑。含笑言別。亟走視之。見至善方誦佛號。右脅而逝。常熟志

清張光緯。字次民。無錫人。年十四。補諸生。明亡。棄舉業。家居。課生徒。年五十餘。妻子盡喪。孑然獨處。因究心內典。自號息廬居士。奉雲棲之教。所著文。率以淨土爲歸。日課佛名萬計。兼觀佛像。每夕禮佛。雙燈結華。或如珠。或如粟。或如瓔珞。如鬘雲。一夕。左燈忽現蓮華。有佛跏趺其上。峨峨金容。相好畢具。良久方滅。光緯拜。願得再見。越三日。夕。左燈之上。現佛立像。右燈之上。亦湧蓮華。佛斜坐其上。家人

咸見之。光緯受優婆塞戒。尤以戒殺爲第一義。一蚊一蟻。咸所護念。晚而長齋。祭先祀神。悉用菜果。食飲無所擇。有珍味。輒以餉人。冬夏一冠。二十年不易也。年七十三時。自爲終制。不受人弔。不立木主。殯不過七七。自謂無營。無戀。無瞋。恚。泊然待盡而已。未幾卒。有淨土剩言。刻行於世。其念佛說三篇。尤切於學者。略言經云。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執持云者。若可把捉。而非把捉。儒家所謂拳拳服膺。朱子訓以恭敬奉持者是。下文弗失。便是不亂義。儒家又言顧諟。朱子釋以常自在之。卽是觀佛義。亦卽是不亂義。口誦佛名。眼觀佛像。耳還自聽。聲從舌流。禪味悅心。鼻聞香氣。如是念佛。反六還一。云何得亂。吾今念佛。作一方便。自視此心。如淨寶瓶。佛名如穀。逐字逐句。如穀投瓶。貫珠而下。穀旣無盡。瓶亦不滿。不放一粒。拋向瓶外。顧念此瓶。不滿徑寸。中藏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微塵數佛。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安住其中。我亦與之俱會一處。游樂宴息。方是我安身立命處也。又曰。石南和尚偈曰。念佛切莫貪多念。且念一百心不亂。九十九聲一念差。將轉數珠都不算。

如是一百百至千。從千至萬如珠貫。箭射不入刀不侵。百萬魔軍皆退竄。吾向來念佛。亦只囫圇念過。今始知須字字從心裏出。還須字字入心裏去。當念佛時。先要閉目端坐。凝神定慮。不可有一毫雜亂心。躁競心。昏惰心。開口出聲。務令聲從心發。心藉口傳。息調聲和。不徐不疾。字字分明。句句相續。分之則一字可作一句。貫之則百千句直如一句。絲絲密密。自一聲以至千萬聲。自一刻以至十二時。無斷無續。不缺不漏。久之純熟。華開見佛。到時自驗。決不賺人。又云。念佛之法。須兼作觀。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驀直西去。漸見樹林。及諸水鳥。金繩界道。欄楯交羅。取次遶行。寶池勝蓮。香臺樓閣。種種在目。儼然如來現身丈六。觀音侍左。勢至侍右。放眉間光。垂手接引。我及海衆。同攝光中。隨引而上。禮足悲懇。于時忽見金掌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獲大安隱。徐徐神返。若出定然。於彼世界中。日遊一徧。往生路熟。時至不迷。願以此告諸念佛人。須知心念莫但口念。入此門時。去佛不遠。淨土剩言

清袁列星●●袁列星字垣三。岷山人。嘗寓杭州西溪。因自號西溪居士。成童時習

舉業。一日聞外祖母誦金剛經無四相句。卽有契入。既而遇悅山禪師。參求向上。日加精進。會白嵩老人自雪峯來。毗列星再三叩擊。言下洞然。遂受記筭。已而道風日播。隨機接引。慧辯無礙。提唱一乘。兼宏淨土。時諸同輩好修仙術。兼慕枯禪。多有不信淨土者。列星曉之曰。淨土法門。圓通廣大。我向來密修密證。不敢輕以語人。非祕而不言也。時節未至。恐言之無益耳。諸佛甚深法藏。二乘聲聞辟支佛聞之。尙是不信。蓋彼住在涅槃清淨。已證神通妙用。不知淨土大莊嚴海。處處現成。故諸佛呵二乘爲邪。謂其墮無爲坑。飲三昧酒。可歎今之禪者。尙未能到涅槃清淨。二乘境界。使空腹高心。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於六根未動時。認著一箇光影。以爲既悟。便爾莽莽蕩蕩。呵斥淨土。真可憐憫。就使真正大徹大悟。摸著娘生鼻孔。還能逃得寂光淨土否。又曰。知是般事。便撥向一邊。密雲老人云。你要撥向那一邊。真正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古德云。今時禪者。以透過法身爲極。則不知透過後。又作麼生。假饒透後。有甚麼消息。亦是病。眞實語言。所宜痛省。今時禪者。尙不出微細所知魔。反指修淨土者。

爲愚亦甚惑矣。夫盡虛空有十法界。淨土是第一法界。故九界同歸。但修淨土者。人道爲易。蓋地獄餓鬼衆苦煎逼。并不知有佛名。諸佛日以威神法力。清淨光明。哀憐救護。彼盲然聵然。不一知也。如或業盡心開。一聞佛名。地獄餓鬼立變清涼法界矣。畜生癡迷罔覺。修羅瞋恨熾盛。難覩慈光。而最不肯修淨土者。尤莫如天仙道。彼非不知淨土之爲美也。但已得神通妙用。飛騰變化。出有入無。亦能放現金光。幻出諸菩薩形像。幻出種種莊嚴勝具。以爲淨土之樂。不過如是。而不知其墮於幻識也。都是自己精氣神團聚幻成。吾佛所呵不修正覺。未是無爲。報盡還墮者也。吾人本來一切現成。旋天轉地。不待安排。更無他物。並非鍊而成者。若曰修鍊而得。都是魔說。吾前所謂不生不滅。惟不生者不滅。若修鍊而成。卽是有生。無有不滅者也。元精元氣。不出元神。元神者。識之別名也。大丈夫要復本來。方將洗淨神識。斬斷命根。柰何反修成一箇神識。愈膠愈固。難以驟拔。久之。中力衰敗。有未至劫火而先壞者。縱能堅持牢固。劫火一到。同歸於盡。蓋劫火不唯破有形。亦能破無形。無自安慰曰。吾道

如虛空永不能壞也。須知虛空亦是神識幻出。無上道眼方能覷破。天仙現種種勝境。畢竟不十分光明。不十分正大。豈如淨土一切如來。同共光明徧徹。一切菩薩聲聞。同共光明徧徹。一切水鳥樹林華香音樂。同共光明徧徹。於一毫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妙法輪。非天仙法界所可擬其萬一者也。誠能深信淨土。專而行之。已超過百億天仙。倘猶不能斷除學仙之念。是未明乎大小之分也。蓋淨土法門。乃一切聖賢所歸宿地也。得生淨土。福慧雙足。來返娑婆。遇仙度仙。遇魔度魔。遇人度人。遇鬼度鬼。遇恩度恩。遇仇度仇。方是大丈夫事。君今決定信修淨土。永不退轉。池中蓮華。便已舒條吐萼。一切諸佛光明。塞滿汝眼。一切法音。塞滿汝耳。一切妙典。塞滿汝心。一切妙香妙味。塞滿汝口。汝鼻。如是加護。一絲不露。勝境盡絕。便是一尊古佛矣。有不天地皆歸。仙魔畢度者哉。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卒於寶樹庵。年六十二。門人輯其言。爲西溪居士集。西溪集

清皇甫士坊●●皇甫士坊字子儀。錢塘人。世業醫。士坊少讀龍舒居士淨土文。惕

然深省。與思齊大師爲方外交。篤修淨業。平居作淨土詩。積百餘首。今錄其尤切要者。一云。大哉淨土門。至簡亦至易。持名願往生。無人不果遂。凡夫根器薄。輾轉生疑貳。自疑積習深。宿業難捐棄。復慮念力微。勝境莫能致。不知無始來。罪性本虛僞。但能持佛名。速滅生死罪。如風掃雲霧。如燈除暗昧。雲暗本非真。心空滌陳穢。况此萬德名。感應難思議。如石性本沈。得舟終不墜。如人犯官刑。皇恩能赦庇。佛力妙難思。自力亦奇異。勿謂念力微。念力必如意。念比金石堅。念比鋒刃利。念西決生西。念佛佛必至。先聖有格言。匹夫難奪志。一云。二乘見偏空。執理而廢事。遂謂無淨土。心淨卽土義。不知心與土。非一亦非二。諸土唯心生。一心衆土備。極樂心之淨。娑婆心之穢。極樂是虛名。娑婆亦應僞。愛重生娑婆。念專自西去。淨穢既生心。土亦隨所與。譬如一輪月。映入諸水內。水清月自明。水濁月晦昧。月比本來心。水比諸世界。一心含萬利。莫作有無解。無實亦無虛。事理兩無註。又作十二時頌。曰。平旦寅常時。佛課在陵晨。一刻工夫十聲號。能超生死出沈淪。希有法妙難論。往生全以信爲因。君能聽

受無疑惑。便是多生受記人。日出卯。朝露易晞。人易老。試將親友細尋思。眼前多少埋芳草。要修行。須及早。一寸光陰無價寶。閒時不肯念彌陀。直待臨終空懊惱。日高辰。人世遷居必擇鄰。莫向人天求福報。壽終難免再沈淪。生切利。作轉輪。暫時快樂未爲真。勸君念佛求西去。永作逍遙自在人。禹中已。食時處處炊烟起。自餐飽飯自充飢。自己修持了生死。子憶娘。母憶子。到底工夫全在己。拌捨身心見願王。十萬餘程近如咫。日南午。佛日當空目不覩。一條直路少人行。反向長途受辛苦。不談禪。不揮塵。念念彌陀常作主。雖然身未出娑婆。棲神已在蓮華土。日晷未。六蛇共室真堪畏。出沒閻浮是幾遭。多生還不分涇渭。猛回頭。滌塵胃。人命無常須不諱。死字常將挂在眉。纔覺西方有滋味。晡時申。歎息人身似轉輪。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休錯過。莫因循。幾多戴角與披鱗。千佛慈悲難救度。塵沙劫數自沈淪。日落酉。返照餘光不悠久。堪笑愚人顧目前。死生大事君知否。臭錢財。閒茶酒。賺得凡夫終日走。波波不暇念彌陀。臘月到來空束手。黃昏戌。一盞孤燈明夜室。上牀別了襪和

鞵。魂夢冥冥黑如漆。歎人身容易失。要出輪迴須念佛。無邊罪障一時消。佛光皎似千輪日。人定亥。富貴功名不常在。枕上黃粱夢未醒。癡情猶自憂千載。略因循。成懈怠。一息不來窮劫悔。孤負西方老願王。遙垂金臂恩如海。夜半子。淨穢相形分彼此。不是娑婆苦折磨。誰肯灰心厭生死。既厭離。要知止。黃金地上樂無比。眼前煩惱爲誰來。都是西方促裝使。雞鳴丑。君願往生誰掣肘。煩惱場中正好修。念佛須教心應口。離是非。無可否。凡事隨緣我何有。但看蓮華不陸生。結根偏在泥中蕩。後不詳其

終。儒齋淨土詩

清羅允枚。◎羅允枚。太倉人。父夢一僧。求寄居。及旦。而允枚生。四五歲時。猶能憶前生事。一日。繞柱走。頭暈仆地。自後遂失所憶。及長。以多病。棄舉業。參巒巖老人。了徹向上。復回心淨土。康熙四十年秋。病且革。忽聞空中聲云。勝蓮居士。尙餘壽一紀。已而頓痊。因自號勝蓮。時州人罕知修淨業者。允枚首倡念佛社。三四處。蓮風大振。五十二年秋。病復作。人以爲憂。允枚絕不介意。一夕。夢神告曰。汝勸人修淨業。功甚

大。今。延。汝。壽。矣。允。枚。性。慈。善。凡。放。生。育。嬰。賑。饑。諸。善。事。咸。樂。成。之。年。七。十。一。其。年。六。月。二。日。徧。別。親。友。云。將。於。初。六。日。辭。世。至。期。沐。浴。端。坐。說。偈。曰。七。十。一。年。拖。著。皮。袋。今。日。撒。下。何。等。自。在。偈。畢。寂。然。頃。之。家。人。哭。喚。不。已。忽。張。目。曰。累。我。更。遲。七。日。十。四。日。晨。起。曰。今。日。吾。必。行。矣。亟。請。乾。行。長。老。暨。道。友。某。某。來。助。我。念。佛。衆。至。唱。佛。名。至。辰。刻。忽。聳。然。曰。大。士。來。矣。合。掌。向。西。稱。佛。而。脫。

周安士
文稿

清周夢顏

王孟鄰
余鶴亭

●周夢顏一名思仁字安士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淨土

法門自號懷西居士嘗以衆生造無量罪唯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著戒殺戒淫二書其戒殺書名萬善先資言多懇切深痛自言每過一切神祠必祝願云唯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乃至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蟻唯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

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書名慾海回狂。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爲息淫原始方便。次觀此身。諸蟲蝟集。宛轉遊行。食人腦髓。是爲初開不淨方便。次觀男女膿血。洩唾惡露。中滿猶如溷廁。糞穢所都是爲息淫對治方便。次想死人。正直仰臥。寒冰徹骨。黃水流出。臭不可聞。徧體生蟲。處處鑽嚙。皮肉漸盡。骨節縱橫。乃至冢破骨出。人獸踐蹋。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是爲斷淫窮原方便。次觀自身。在極樂世界。七寶池內。蓮華之中。蓮華開敷。見阿彌陀佛坐寶蓮華。及諸種種莊嚴瑞相。亦見自身。禮拜供養於佛。作是觀時。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永脫淫罪。是爲究竟解脫方便。又嘗輯西歸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與家人訣。云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卻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郁然滿一室。年八十四。初有王孟鄰者。與夢顏交。其年十一月朔。謂夢顏曰。十七日爲彌陀聖誕。吾將行矣。至十六日。問夢顏曰。云何決定得生淨土。夢顏曰。當於念佛時。發四宏誓願。則淨因堅固。決無退轉。孟鄰以爲然。十七日。念

佛坐逝。顏色不變。又有余鶴亭者。見夢顏所著書。悅之。因問往生之訣。夢顏爲指示。

法要。鶴亭歡喜奉行。未幾。徧別親友。遺偈而逝。慈海回狂萬善先資安士文稿。

清沈中旭。字啓白。吳縣人。少豪宕。急人之難。既而以醫名。益喜施。貧者不取藥直。或與之錢粟。年二十五。喪偶。不復娶。虔修淨業。所過僧坊。街頭橋下。徧書西方佛名。及警策語。勸人念佛。遇有危疾。輒蹙然曰。孽深矣。吾力不能救汝。奈何。病者涕泣。固以請。則曰。無已。其必念佛乎。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能至心稱念一聲者。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汝能信否。其人唯唯。曰。汝能念否。其人復唯唯。曰。誠如是疾。可爲也。乃下藥焉。亦往往有奇驗。從而歸佛者。甚衆。中旭年七十餘。有疾。其嗣子戒門者。屏人勿通。其逝也。無知狀者。然至今城西人論數十年來。白衣中修淨業者。必以中旭爲首稱云。二林居後集

清楊廣文。字道原。吳縣人。少孤。不娶。皈心淨業。歲饑。道有棄兒。輒收養之。至十數。長而後遣之。門有乞者。教令唱佛名。卽予之錢。由是乞者踵至。每語人曰。

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只此八字。是無上法門。更無他說。乾隆三十五年。得疾。其友沈炳。往省之。唱佛名不絕口。明日遂逝。年六十餘。二林居後集

清顧天瑞

陸氏 俞氏

●顧天瑞。蘇州城西大村人也。中年長齋。爲念佛會。妻陸氏亦長

齋。日誦佛名甚虔。年六十三。得微疾。預知將終。沐浴易衣。就寢。其姁俞氏。別室居。忽聞陸氏遙語云。吾先去。姆早晚好來也。俞氏亟遣子視之。逝矣。俞氏故長齋。修淨業。居半載。無疾而逝。天瑞後數年。別諸親故。沐浴唱佛名。亦無疾而逝。事在乾隆三十

五年。二林居後集

清姜見龍 ●姜見龍。字元標。吳縣人。嘗倡設義冢。埋諸暴骸。歲饑。捐金以賑。家遂中落。習眼科。以自活。初好長生術。一夕夢至一所。巉崖幽谷。陰風颯然。急覓路。行數里。忽見天日。幢旛蔽空。寶輿中一人。跌坐。身金色。見龍請曰。夙生罪障。悞入險途。願見救拔。輿中人言。汝能發願否。見龍稽首曰。願從今日。作佛家奴。輿中人言。甚善。明日當有比丘導爾修行。慎勿錯過。言畢。頓失所見。及旦。果有一僧款門而入。爲言修

行之要。無過念佛。能念佛者。決生西方。能念佛者。得不退轉。能念佛者。疾成正覺。見龍大喜。日持佛名萬餘聲。徹里巷。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示微疾。謂諸子曰。吾一心求生西方。無他戀也。其月既望。書偈曰。脫卻五濁苦。往生極樂土。七寶蓮胎圓。一念成正果。明日將午。寂然而逝。年七十五。

姜岷成述

清沈炳。字敬孚。長洲人。年十五得喘病。過三十而劇。因發出世心。持佛名頗切。至年五十。病益甚。自正月至五月。一息僅屬。遂矢願長齋。其友楊廣文往省之。勸持金剛經。扶起授之讀。盡卷。居三日。加持至三卷。半月而病瘳。自後日以三卷爲常。持佛名不輟。夜坐。輒至曉。喘病遂除。而身微僵。閱五年。夜坐頃。自誓不取正覺。終不休歇。脊梁忽聲振。挺豎如平人。尋受五戒於旅亭會公。炳常言。世間萬法。生滅不停。唯有一句阿彌陀佛。是大休歇處。又自謂念佛工夫。尤於病中得力。諸苦煎熬。獨一念炯然。不曾打失耳。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示微疾數日。其月晦晨起。盥沐畢。喘甚。回身向西。結跏念佛。其妻在旁。揮之去。已而寂然。則坐逝矣。遺言以龕殮。用茶毗。

法。其妻亦長齋。修淨業。已而出家爲尼。

二林居後集

清王恭。字禮言。太倉人。爲人恬澹。寡嗜慾。少棄舉子業。好爲詩。所居南園。故宗老文肅公別墅。竹石蕭涼。偕諸羣從。觴詠自得。年五十餘。輟詩不復爲。長齋。修淨業。自號破有居士。一夕。夢遊淨土。覺而志以詩。曰。無多些子沒商量。夢入蓮邦大歇場。諸上善人譚法性。各天帝釋雨華香。鳥音樹樂無停響。珠閣金臺盡放光。咫尺仙源曾不隔。莫教迷路歎漁郎。又曰。雪山老子最多情。指點歸家路甚明。不住直須這裏住。無生恰好箇中生。投將種後芽旋發。培得根來果自成。領取臺山鷲直去。何勞萬里訪蓬瀛。時年七十二矣。其明年夏。臥疾園之潭影軒。軒前有蓮池。華未放。一蓮蕊傍崖石。獨對榻而開。色鮮好。滿二日。恭課佛名如常時。手結印而逝。而華亦萎。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八日也。無何。劉河人有以乩降神者。恭子冲往叩之。乩大書曰。我破有主人也。問今居何處。答幸登蓮界。問頗憶家否。答何思何慮。問家事。答南無佛。固問。又書南無佛。如是者三。遂寂。

願成志。許培秀述。

論曰。余少聞輪迴往返之說。輒自悲流浪五濁。俛俛然靡所依也。既長。觀庾彥寶。王虛中。諸公行事。遺棄世榮。一心西邁。誠慕之。夫百年須臾耳。身家妻子之謀。日固悲歡得失。榮辱之數。日出而死。已隨其後矣。昔人謂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爲喫緊。置身烈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一息不來。而鐵牀銅柱隨之。非仰賴佛力。何以敵此。其有覽諸君子之遺蹟。而奮然興起者乎。是皆蓮胎骨肉也。余願執鞭以隨其後。

淨土聖賢錄卷九

往生雜流第八

唐張鍾馗。●張鍾馗。唐時人。居長安。殺雞爲業。臨死。見緋衣人驅羣雞至。唱言啄啄。雞輒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可忍。有沙門宏道見之。爲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羣雞散去。卽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唐張善和。●張善和。亦唐時人。屠牛爲業。臨終。見牛數十頭。作人言曰。汝殺我。善

和告妻。急延僧爲我念佛。僧至。謂云。經言。若有衆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至心具足。十念稱阿彌陀佛者。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云。地獄至急。不暇取香鑪矣。卽以左手擎火。右手拈香。向西厲聲稱佛。未滿十聲。遽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佛祖統紀

宋金奩●●金奩不詳其所出。以漁爲業。已而改行。斷葷血。持佛名。日萬聲不輟。一日。忽告家人曰。我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矣。我將歸淨土也。次日。又曰。有金蓮華來迎我。焚香安坐。以手結印而化。天樂異香。終日不散。事在宋政和六年。淨土文

宋馮珉●●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爲鄉民患。珉殺之。慮蛇爲怨。乃皈心佛法。回向西方。修懺。誦佛名。如是十年。一夕。請淨業友數人。同誦阿彌陀經。唱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往生偈已。卽端坐合掌而終。佛祖統紀

宋吳瓊●●吳瓊。不詳其所出。先爲僧。已而返俗。作庖人。當切肉時。口中稱佛名不輟。每教村中人誦經修懺。念阿彌陀佛。後眼郭生瘤。大如雞子。乃惶怖。分遣妻子。造

一草庵。晝夜焚修。紹興二十三年秋。告村中人曰。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日晚。報諸道友曰。時至矣。好來念佛相助。復將布衫質酒飲盡。卽寫頌曰。把盞空。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風。端坐合掌。稱佛名。忽大聲曰。佛來也。卽化去。淨土文

宋李彥通。會稽人。爲鍛工。偶入邑中繫念會。忽悟身世無常。歸心淨土。一日得疾。云我夢遊淨土。見二門。扃鎖甚固。適遇僧宗利。開門引入。見樓閣中佛與菩薩。吾將去矣。遂請晞經。道果二僧。至臥榻前。策發淨業。令舉家齊誦佛號。西向坐逝。佛祖統紀

宋黃生。潭州人。以鍛鐵爲生。每打鐵時。口稱阿彌陀佛不絕。一日。口占一頌。令鄰人書之。曰。玳玳瑤瑤。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且云。我去後。可將此頌流布。廣勸人念佛也。卽化去。佛祖統紀

宋徐六公。嘉興農夫也。長齋念佛。設像瞻禮。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卽曰。佛來迎我。泊然而逝。佛祖統紀

宋沈三郎●●沈三郎臨安賈人也。晚而奉佛甚謹。一日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像。日夕西顧。易衣而終。頃之。膝微屈。如欲起坐者。二子曳脛直之。忽瞿然起坐。遂易龕。茶毗。有白鶴翔雲西去。統佛祖紀

宋師贊●●師贊雍州人。爲行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而亡。俄復甦。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統佛祖紀

宋倪道者●●倪道者。仁和人。棄家。建小庵。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衆生供養諸佛。於是集衆唱佛名。來者至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金光高半尺許。語人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青二色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也。已而發炬。端坐其中。二色雲現。火盡乃滅。統佛祖紀

宋大善寺行童●●大善寺行童。常隨師善輝。持誦佛名。一夕。夢婦人持數珠示之。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耳。婦人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卽以數珠投口中。童寤。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

更過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也。童卽語人云。我七日當行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卽座而化。佛祖統紀

明張愛●●張愛明萬曆間中官也。晚持金剛經。閱數年。病死。至一王者所謂曰。汝合向人間受胎。答曰。愛持金剛經。願生淨土。不願受胎。王者曰。汝持經功少。柰何。愛曰。曾聞十念成就。況其久乎。王者曰。且放還。聽持經去。既甦。遂去之西山碧雲寺。專誦金剛經。又十一年。一日。集衆曰。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沐浴更衣。端坐而逝。金剛新異錄

明吳澆燭●●吳澆燭。居蘇州婁門。以澆燭爲業。因以得名。子身無偶。長齋晝夜念佛。爲人不欺。賣燭家爭迎澆燭。吳傾油一杓。必稱佛數聲。以爲常。年七十餘。忽語主人曰。吾積有薄貲。本爲身後計。今念佛功成。某日吾當去。往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主人請爲作福事。吳喜。乃引至一窖。出千金。主人爲分給諸大寺。盡以飯僧。至期。吳合掌念佛。端然坐逝。用遺言以龕殮。及闍維日。送者千萬人。事在崇禎七年。現果

錄隨

清吳毛●●吳毛青陽吳氏僕也。平時持齋。誦佛名。兼修衆善。左良玉兵渡江。吳氏合家避去。毛獨居守。兵至。被七槍而死。亂定。家主反。毛復甦。曰。我以宿業。當受豬身七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槍散怨。今佛來接引。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事在順治元年。果報聞見錄

清王仰泉●●王仰泉杭州人。以屠羊爲業。所殺無算。後疾病。見羣羊索命。心甚懼。病瘳。遂幡然改業。長齋事佛。誦金剛經。滿三藏數。晚又禮拜法華。晝夜無倦。年八十一。忽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待佛來纔去。閱五日。果見佛現大身。垂手接引。怡然而逝。現果隨錄

清梁維周●●梁維周紹興嵎縣人。在龍潭庵爲行者。年四十而誓。無所得食。欲求死。僧雲麗止之。曰。毋徒死也。西方有佛。曰阿彌陀。子能至心稱念。不難橫截生死。誓豈足患乎。從之。雲麗爲募飯供之。維周念佛甚切。三年。目復明。居半月。告衆曰。吾將

去矣。越三日。方午。向西坐脫。事在乾隆三十八年。僧雲麗述
論曰。修淨業者。不論貴賤。不擇賢愚。信深則入。誠積而通。如鍾馗善和諸人。皆販夫屠戶耳。一念回光。頓超彼岸。故知心力不可思議。佛力亦不可思議。

往生女人第九

韋提希夫人侍女五百●●韋提希。摩竭提國王頻婆娑羅夫人也。有太子名阿闍世。隨順調達惡友之教。收執父王。置七重室內。制諸羣臣。一不得往。時韋提希恭敬大王。澡浴清淨。以酥蜜和麩。用塗其身。諸瓔珞中。盛葡萄漿。密以上王。王得不死。阿闍世聞之。卽執利劍。欲害其母。爲二大臣諫止。遂閉母深宮。不令復出。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遙向耆闍崛山。爲佛作禮。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恆遣阿難來慰問我。我今愁憂。世尊威重。無由得見。願遣目連尊者。阿難與我相見。作是語已。悲泣雨淚。遙向佛禮。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韋提希心之所念。卽勅大目犍連。及以阿難。從空而來。佛從耆闍崛山沒。於王宮出。時韋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

佛身紫金。坐百寶蓮華。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華。時韋提希號泣向佛。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唯願世尊。爲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今向世尊。求哀懺悔。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徧照十方無量世界。還住佛頂。化爲金臺。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時韋提希見已。白佛言。是諸佛土。雖復嚴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佛告韋提希。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我今廣爲汝說。亦令未來凡夫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名爲淨業正因。佛又爲韋提希說十六觀法已。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卽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得見佛身。及二菩薩。心生歡喜。歎未曾有。豁然大悟。逮無生

忍。五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世尊悉記。皆當往生。生彼國已。獲得諸佛現前三昧。觀無量壽佛經

佛世樂音老母。佛在維耶羅國。所止處。名曰樂音。有貧窮老母。來白佛言。生老病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乃至六識。六根。五大。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言。生老病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乃至六識。六根。五大。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便滅。諸法亦如是。因緣合會。乃成。因緣離散。即滅。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因爲廣說諸譬。老母聞法開解。即得法眼。佛言。我前世發菩薩心時。曾爲其子。今此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中。供養諸佛。卻後六十億劫。當得作佛。字扶波犍。其國名化作。佛說老母經

宋紀氏。紀氏。句容葛濟之妻。劉宋時人也。濟之爲葛洪之後。世學仙術。紀氏獨心樂佛法。存誠不替。一日。方織。仰首見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忽有寶蓋幢幡。自西方來。中擁一如來。金色晃耀。照徹雲表。紀氏停梭諦觀。中懷踴躍。曰。經說無量壽佛。此

其是耶。便頭面作禮。仍引濟之。指示佛處。濟之但見半身。及諸旛蓋。俄而隱沒。於時

鄉里老幼。咸共覩聞。從而歸佛者甚衆。冥祥記

宋魏世子女●●魏世子女。梁郡人。其父兄皆修淨業。女亦篤志往生。無何化去。七

日復甦。卽升高座。誦無量壽經。既畢。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七寶池中。兒及

父兄。各有一大蓮華。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來相報。語訖而瞑。母自是亦

奉法焉。冥祥記

隋獨孤皇后●●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隋文帝未貴

時。娶爲夫人。及受禪。立爲皇后。性賢明。朝廷政事。多所匡益。然頗妬忌。後宮希得進

御。帝宏護佛法。勅諸州郡。徧造靈塔。安置舍利。多感瑞應。后亦敬慕大乘。常持佛名。

當持名時。必先易淨衣。嚼沈水香盥口。以爲常。仁壽二年八月甲子。崩於永安宮。年

五十。于時異香滿室。天樂振響。帝問梵僧闍提斯那。是何祥也。對曰。淨土有佛。名阿

彌陀。皇后往生。故現斯瑞耳。隋書。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唐王氏●●王氏。隋時人。薛翁妻。僧頂蓋母也。讀誦諸經。勤修懺法。志求淨土。唐貞觀十一年。有疾。勤懇彌至。俄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斗甕。已又見青蓮華。充滿一室。阿彌陀佛。觀音。勢至。降臨空中。其孫大興侍側。見佛身高大。迴出二菩薩上。良久乃隱。而王氏逝矣。續高僧傳

唐姚婆●●姚婆。上黨人。與范婆善。范婆勸令念阿彌陀佛。姚婆從之。遂屏息家緣。一心念佛。臨終。見阿彌陀佛降臨空中。二菩薩侍左右。姚婆白佛。不遇范婆。安得見佛。請佛少住。與渠作別。及范婆至。佛猶儼然。姚婆遂立化。淨土文

唐溫靜文妻●●溫靜文妻。并州人。久病臥牀。靜文教念阿彌陀佛。妻從之。默誦佛名。二年不絕。一日。忽告靜文言。吾已見佛。後月中定去。沒前之三日。蓮華現前。大如日輪。及期。具食獻父母。云。今幸得生淨土。願父母與夫。專念阿彌陀佛。便當相見於淨土。言訖而終。淨土文

宋任氏●●鍾離夫人任氏。宋知開封府會稽鍾離瑾之母也。平生篤志淨業。刻梅

檀爲彌陀佛像。常頂戴行道。年九十八。起居如常時。一日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處處無非極樂。不解歸來。予將行矣。汝其念之。翼日晨起。焚香持佛名。頃之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宋王氏侍妾。越國夫人王氏。哲宗從父荆王之妻也。專修淨土。晝夜無閒。導諸

妾婢。并志西歸。中有一妾獨懈慢。夫人曰。不可以爾一人壞我規矩。擯之。妾悚悔。遂發憤精進。久之弗倦。一日謂同事曰。吾其行矣。夜聞異香滿室。無疾而逝。越宿同事者告夫人言。夜夢化去之妾。令致謝夫人。幸蒙訓責。得生西方。感德無量。夫人曰。彼能入我夢。乃可信爾。其夕夫人夢亡妾致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妾曰。可。遂導夫人行。頃之見一大池。中有蓮華。大小閒錯。或榮或悴。夫人問其故。妾曰。世間修西方者。纔發一念。此中便生一華。勤惰不同。榮悴遂異。精進者榮。怠廢者悴。若歷久不息。念熟觀成。形消神謝。決生其中。中有一人朝服而坐。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妾曰。楊傑也。又一人朝服而坐。其華頗悴。夫人又問何人。曰。馬玕也。兩人

俱修淨業。事具本傳。夫人曰。我當生何處。妾導之行。可數里。望見一華臺。金碧晃耀。光明洞然。妾曰。此夫人生處。乃金臺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交至。其年遇生日。晨起。秉鑪爇香。望觀音閣而立。諸眷屬方趣前爲壽。視之。則已化去矣。樂邦文類

宋陳媪。陳媪。錢塘人。從靈芝律師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經案間。迸出舍利。臨終。見佛來迎。顧旁人言未竟。寂然而化。佛祖統紀

宋袁媪。袁媪。錢塘人。從靈芝受菩薩戒。卽斷葷酒。篤修淨業。家人皆化之。如是二十年。一日。示疾。請圓淨律師說法。俄見佛菩薩衆。現前接引。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宋陳媪。陳媪。長蘆蹟禪師之母也。蹟嘗作蓮華勝會錄。普勸緇白。求生西方。其住廣平普會寺。迎母居方丈東室。朝夕持佛名。已而有疾。集衆唱佛。盡二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前一日。蹟夢母謂曰。吾見尼師十餘來。相召蹟曰。此往生之祥也。言已坐滅。面如珂玉。既卒之明日。頂微溫。面白如夢所見然。佛祖統紀

宋于媪。于媪。錢塘秦氏女也。其夫販魚爲業。有子遭官事。破家。媪愁苦。欲沈身。

於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夙世業緣。總宜順受。枉自沈江。不如念佛。媪猛省。卽然一指佛前。誓長齋。日稱佛名。十年不忘。見一切人。皆稱爲佛子。一日。請僧誦觀無量壽佛經。而已持珠誦佛名。至觀像章。寂然而化。佛祖統紀

宋王氏。合肥馬永逸妻也。永逸修淨業。事載馬珥傳。王氏亦持佛名。行天竺十念法。又嘗持破地獄偈。偈出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夕。夢地獄主者來謝云。幸蒙持偈功德。獄中衆生。出生善道者多矣。其後寢疾。持佛名不絕口。旣逝。諸親屬及其侍女。皆夢王氏報云。吾已得生淨土矣。

樂邦
文類

宋馮氏。廣平郡夫人馮氏。名法信。贈少師珣之女。鎮洮軍承宣使陳思恭之妻也。少多病。及歸陳。病日劇。時慈受深禪師居王城。唱導佛法。夫人造其室。求卻病方。慈受教以持齋。誦西方佛名。夫人信受。還家未踰月。遂屏葷血。卻膏沐衣。掃塔衣。修西方淨觀。自翻經行道。及起居動靜。一以西方爲歸。頃之病良已。理家事如初。亦不

廢淨業。如是十年。無惰容。無矜色。心安體舒。神氣日王。一日。索筆書偈曰。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耕牛。大可憐。打疊身心早脫去。免將鼻孔被人牽。見者怪之。夫人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卽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其年九月。示疾。至十二月一夕。語侍者云。吾已神遊淨土。面禮慈尊。觀音左顧。勢至右盼。百千萬億清淨佛子。稽首慶我得生其國。至如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十六觀經所說無二無別。到者方知。非可以語汝曹也。侍者呼思恭至。語其故。乃相與合掌誦佛名。至明晨。右脅而逝。三日而殮。家人輒聞妙香。及茶毗。啓視。面如生時。年三十六。樂邦文類

宋吳氏 二侍女

●●吳氏。都官員外郎呂宏妻也。宏素明佛理。與吳氏合志清修。有

二侍女。亦絕葷血。其一頗好禪。俄而得疾。談笑坐逝。如委蛻然。其一奉戒刻苦。或終日不食。但日飲吳氏所呪觀音淨水一盞而已。一日。忽見金蓮華現前。其上雙趺隱然。數日見膝。又數日見身。又數日頭面悉見。相好具足。其中阿彌陀佛。左右則觀音。勢至也。已而宮殿樹林。皎若指掌。清淨男子。經行其際。如是三年。瞬息不隔。或問。曾

聞佛說法否。曰：我但得天眼，未得天耳。佛所說法，未得聞也。頃之，自言往生時，遂化去。吳氏事觀音甚虔，室中列瓶數十，注以淨水。日誦大悲咒，輒見觀音放光入瓶中。有病者飲水，輒瘳。其水積歲，色味不變。雖大寒不凍。故世號吳氏爲觀音縣君。淨土文

宋龔氏妾于氏。●龔氏，錢塘人，孫忭之母也。誦彌陀經，常持佛名。一日有疾，請清

照律師至，稱說淨土諸莊嚴事。語未及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常持佛號。頃之，夢

龔氏告曰：吾已生淨土。卻後七日，汝當來也。及期亦逝。佛祖統紀

宋孫氏女。●孫氏女，錢塘人，常持佛名，兼習梵呪。已而有疾，請清照律師至，告曰：

久病厭世，安得脫離五濁。受諸妙樂乎。師爲稱說淨土因緣，女大喜。其夜，夢師授藥

一盞，服之，脫然病瘳。後三日，語侍人曰：迦葉尊者在，此大好金蓮華座，吾其行矣。結

印而化。佛祖統紀

宋郭氏。●郭氏，名妙圓，仁和人，清照律師之妹也。長齋誦佛名，課法華、彌陀、二經。

兼行方等懺法。每諦觀落日。注想西方。忽聞空中聲云。郭妙圓。決生淨土。嘗往律師所作繫念會齋百僧。臨終請師說法。卽時坐脫。佛祖統紀

宋施氏夫沈銓●●施氏錢塘沈銓妻也。與夫同修淨業。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

往生圖。以資觀想。平居供佛飯僧。印施般若經。建徑山天寧諸寺殿。所有善功。悉回向淨土。與夫先後化去。皆見化佛垂手。面西而逝。佛祖統紀

宋姚婆●●姚婆不知何許人。專修淨業。觀念無閒。一日。方向西念佛。忽見日輪中現阿彌陀佛。相好具足。因請僧思淨圖其像。僧法怡爲之讚曰。極樂世界有方所。祇在尋常日沒處。所以佛教章提希。諦觀落日如懸鼓。善哉姚氏一老嫗。能以是心求淨土。暮觀朝想無歲年。行持坐念忘寒暑。彌陀忽從心想生。恍惚之間明了覩。是時虛空絕纖雲。桑榆尙駐羲和御。佛日晃耀奪陽輝。紺目玉毫妙相具。目駭心驚喜。且悲走告導師彌陀喻。思淨號具陳所見實希有。願寫金容託毫素。我聞勝事歎善哉。爲說偈言開未悟。當知去佛本不遠。闡提那得明其故。雖過刹土十萬億。一念超越

如跬步。若有迷人問路頭。向道恁麼驀直去。樂邦文類

宋王氏●●王氏。明州人。日持金剛經。懷孕二十八月。羸瘦日甚。偶倚門立。一異僧過之。謂曰。汝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千卷。王氏從之。又齋千僧。誦金剛經千卷。至夜三更。見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男在牀矣。王氏遂持齋誦經不輟。年六十一。暴卒。二使者引見冥王。自言從幼持金剛經。王賜金牀。命坐殿側。朗誦一遍。王問。何不念呪。答云。世間無本。勅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至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汝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來此處矣。王氏遂還。後至九十一歲。無疾坐化。其補闕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事在紹興九年。金剛證果

宋王百娘●●王百娘。明州人。少孤。既嫁而寡。依其舅舍人陳安行。從之官舍。紹興二年夏。忽病瘖聵。有所欲。但書之紙上。安行教令歸誠觀音大士。百娘遂晨夕禮拜。一日。假寐。忽覩大士現身。示以修行捷徑。今日向西方。作禮阿彌陀佛。因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禮西。但能回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人持誦。未踰月。二

病頓瘳。安行謂其念力純至。應答如響。爲鐫其事。以廣其傳。夷堅志

宋朱氏●●朱氏名如一。明州薛生妻也。年二十餘。卽素服齋居。虔修淨業。嘗以黃絹請善書者寫法華經。繡以碧絨。鍼鋒綿密。點畫較然。閱十年而成。中間唱禮佛名。至八萬四千。復繡阿彌陀佛觀世音像。習法華經。三月成誦。次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俱能通利。又鉸木爲圖。勸人念阿彌陀佛。受圖者。滿十萬聲。爲回向西方。所化至二十萬人。尋結廬墓旁。一室奉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給侍唯一婢子。甘苦共之。紹熙四年春。盡斥賣奩具。爲三日會。飯千比邱。合緇白萬人。共唱西方佛名。建寶幢。裝所繡經七軸。並書會者姓名。送羅睺羅道場僧堂供奉。十二月。示微疾。垂暝。輒起。跌坐。薛生曰。我家無是法也。請就寢。遂右脅而逝。年三十七。樂邦文類

宋陸氏●●王宜人陸氏。錢塘人。朝請王璵妻也。常誦法華。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唱佛萬聲。如是三十年。偶感微疾。忽聞天鼓自鳴。卽面西端坐。兩手結印而逝。佛祖統紀

宋蔡氏●●蔡氏。錢塘人。早歲寡居。持經念佛。日禮佛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

空中遽索平時修行課目納之懷安坐而逝。佛祖統紀

宋項氏●●項氏名妙智鄞縣人夫沒後奉法甚勤常持佛名有女二人悉令為尼。

嘗預治一棺及將逝謂其女曰吾欲坐脫如此棺何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遂諷觀

經上品章轉身西向兩手結印微笑而逝事在紹定六年。佛祖統紀

宋沈氏●●沈氏名妙智慈溪人歸章氏幼而長齋日課佛號既嫁篤志不變憐憫

有情周其凍餒已而得微疾念佛益切忽見阿彌陀佛踴現虛空菩薩聖衆左右圍

繞放白毫光至行者所若長虹駕空千燈普照頃之吉祥而逝事在端平二年。佛祖統紀

宋鍾婆●●鍾婆嘉禾人日誦阿彌陀經兼持佛號垂二十年一日語其子曰西方

衆聖徧於虛空大白蓮華光明普耀吾其行矣端坐聳身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宋梁氏女●●梁氏女汾陽人少而盲遇一沙門教持阿彌陀佛越三年兩目忽明

女持佛名不輟一日見空中旛蓋下臨佛及菩薩同來接引遂化去。佛祖統紀

宋黃婆●●黃婆潮山人專持佛號兼誦法華金剛二經偶病下痢自知時至便卻

食日飲水數盂。一夕鄰庵僧善修夢婆來別云將往西方。越二日西向念佛端坐而逝。紅霞爛然覆其屋上。里人皆見之。佛祖統紀

宋崔婆●●崔婆淄州人。東平梁氏之乳媪也。爲人朴愿。早斷葷血。主母晁氏留意禪學。婆在旁。唯日誦阿彌陀佛。未嘗有閒。亦莫計其數。年七十二。下痢。持念益力。忽唱一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阬。去時不用著鞋襪。爲有蓮華步步生。或問婆何時當去。曰。申時已而果然。茶毗時。舌獨不化。若蓮華然。往生集

宋陶氏●●陶氏常熟人。喪偶獨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大士以蓮華授之。又夢梵僧授經一卷。啓之。乃阿彌陀經也。既覺。取經誦之。宛如夙習。一夕室中有光。朗然若晝。阿彌陀佛現身立經函上。由是持誦益虔。經卷上舍利迸出。積至合餘。佛祖統紀

宋李氏●●李氏上虞胡生之妻也。夫喪後。日誦佛名。及阿彌陀經。夜以繼晝。聲徹內外。凡十餘年。一日方端坐念佛。有僧現前。覆以緋蓋。曰。十五日子時。汝當往生。問師何人。曰。汝所念者。李氏遂別諸親故。至期。異香鬱然。光明照室。端坐而逝。七日茶

毗齒舌目睛皆不壞舍利無數次日茶毗處生一華色白周圓二寸餘莫知其何名也。佛祖統紀

宋盛媪●●盛媪錢塘人日誦佛名兼課觀無量壽佛經無何得病一日起命左右具湯浴畢面西端坐問左右曰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笑曰佛菩薩已至金臺現前吾其行矣言訖而化。佛祖統紀

宋黃氏●●黃氏明州人早喪夫還家依父精修淨業臨終見佛來迎結印徐行屹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晨起驗之生蓮華一朵。佛祖統紀

宋王氏女●●王氏女吉安人少慕淨業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母病亡將殮流血被體女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母體不生臭穢誓已流血卽止及殮卽之絕無穢氣已而父娶繼室與同修淨業一日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門俄起索衣吉祥而臥手攬觀音像前寶幡奄然示寂將殮繼母篩灰於室出蓮華數朵。佛祖統紀

宋樓氏女妙聰●●樓氏名靜慧寺簿周元卿妻也嘗閱傳燈錄發明見地已而皈

心淨土念佛不輟。晚年得疾。忽見蓮臺現前。化佛無數。異香滿室。頃刻而化。有女名妙聰。因母發心。亦篤志念佛。病中請僧行懺。恍惚見己身著新淨衣。升七寶樓閣。繞佛作禮。謂家人曰。勤修淨業。西方現前。西向。右脅而逝。佛祖統紀

宋周婆。周婆。太平人。早修淨業。至老益虔。一夕。胡跪稱佛名。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振錫而行。婆在其後。須臾之間。冉冉騰空。向西而沒。佛祖統紀

宋朱氏。朱氏。雪川人。持佛名者三十年矣。兼持金剛經。開卷時。每謂衆聖監臨。不敢踞坐。忽斷食。日飲水數盂。閱四旬。夢三比丘。手執蓮華。謂媪曰。吾先爲汝種此華。今日當開。故來迓汝。既覺。請僧同唱佛名。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宋裴氏女。裴氏女。汾陽人。清淨自居。專志念佛。臨終。索火焚香。言佛來迎我。我當往生。已而天華飛墜。安坐而化。佛祖統紀

宋孫媪。孫媪。明州人。孀居三十年。日常念佛。兼手製衣衾。履施諸比丘。一日。微疾。夢至懺堂。身挂縵衣。隨諸比丘。經行繞佛。既覺。沐浴。更淨衣。請僧行懺。親詣佛

前誦阿彌陀佛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寂然坐逝。空中奏天樂聲。聞於遠近。佛祖統紀

宋秦媪●●秦媪。名淨堅。松江人。志慕大法。厭惡女身。與夫別處。嚴持戒法。晨夕修

淨土懺儀。禮佛千拜。兼閱華嚴般若。法華。光明。諸大乘經。日無虛晷。一日。方端坐室

中。忽有光明照空。逾於皎日。面西而逝。佛祖統紀

宋蔣十八妻并夫●●蔣十八妻者。海鹽人。中歲。與其夫合志修行。斷除愛慾。日誦

大乘經。歷四十餘年。一日。各洗漱更衣。炷香唱佛名。並書一頌而逝。蔣頌曰。這箇幻

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

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有言說。四十年來。脫離嗜慾。惟闡大乘。朝誦暮讀。今朝撒

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其妻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

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開窗括異志

宋沈媪●●沈媪。錢塘人。持佛號十餘年。日益精進。嘗屬畫師繪八尺阿彌陀像。及

有疾。安設牀前。晨夕繫念。並請僧同持佛號。忽語衆曰。有一大僧。授我金座。吾當乘

之。遂聳身。前席。衆唱佛益力。媼曰。念佛功德。已登蓮臺。吾其往矣。遂瞑。統祖紀

宋孟氏。孟氏。禮泉人。既嫁。得痼疾。有僧教以專持佛名。行之三年。忽謂夫曰。可

急報諸親屬。吾將去矣。已而送者畢集。孟氏焚香。與衆唱佛名。頃之。見一沙門振錫

空中。曰。汝當往生。俄而旛蓋翩翩。佛與菩薩同時俱至。遂化去。統祖紀

宋陳氏。陳氏。吳興人。受持齋戒。以禪誦爲樂。持佛名者三十年。兼誦法華經五

千部。金剛。彌陀。二經。各五千四十八部。一日不食。家人問何故。曰。欲求見佛耳。遂右

脅而化。統佛祖紀

宋胡媼。胡媼。名淨安。會稽人。專修淨業。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每一相好。

各禮一拜。如是者四度。偶得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皆聞空中樂聲。隱隱西

去。統佛祖紀

宋周氏。舅姑。周氏。嘉禾人。適孫氏。與舅姑同修淨業。感室中佛像現光。香華盈

案。或空中現諸佛菩薩。時聞天樂。或聞空中誦經聲。統佛祖紀

宋鄭氏●●鄭氏名淨安。錢塘人。常持佛名。偶得疾。聞空中聲曰。汝西行有期。毋得自怠。已而佛現在前。身真金色。卽起。面西端坐。有子義修。已出家矣。召之。令誦阿彌陀經。安然而化。其女夜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矣。佛祖統紀

元周婆●●周婆。鄞縣人。精修淨土。遇歲首。常持不語戒。晝夜端坐。盡月而止。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一夕。夢大蓮葉。徧覆市衢。已手執數珠。經行葉上。既而微疾。鄰人夜見寶蓋幢旛。自空中來。入其門內。黎明。合掌唱佛而逝。往生集

元張夫人●●張夫人者。不詳其里居。晚而長齋。日誦西方佛名。年七十九矣。每夜坐息。燭四壁放光。現諸瓔珞。臨終。焚香案上。篆煙宛轉。結成佛像。須臾之間。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接引狀。篆煙甫消。而夫人寂矣。淨土節要

明薛氏●●薛氏。武塘世家女也。母夢長庚入懷。而薛氏生。後歸周。生子五人而寡。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室中供觀音大士。香煙吐藥。結成蓮華。人皆見之。萬曆十五年五月。得疾。醫進乳糜。卻之。遂斷食。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曰。四日足。吾事畢矣。設西

方佛像。晝夜繫念。令諸子同唱佛名。婦女母得入。至第五日。晨起。索水盥手。誦甘露真言。著新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唱然香讚佛偈。及三自皈依禮三拜。誦佛名一百八聲。方午。跏趺結印而化。神氣熙然。家人聞蓮華香滿室中。遺令具龕。母用棺槨。母迎眚神。母燒紙錢。母殺牲以祭。諸子皆從之。往生集

明方氏●●方氏。桐城諸生吳應賓妻也。年三十而寡。秉節自誓。專修淨土。一老嫗亦持戒。晨夕隨侍。萬曆十三年。方氏年五十矣。有小疾。呼老嫗相對唱佛名。晨夕無閒。既而具浴更衣。晨起。然香禮佛。還坐一榻。泊然而化。往生集

明徐氏●●徐氏。嘉定陸生妻也。夫亡。篤志淨業。舊有千金貸人。焚券不問。篋中服物。悉用布施。朝夕佛前禮誦。如是十年。一夕。忽呼侍者曰。看東方光發否。吾往生時至矣。遂高聲唱佛。合掌而化。往生集

明許氏婦●●許氏婦。杭州人。爲人謹厚。日課佛名。久而彌篤。一日。呼家人與訣曰。吾將去矣。著淨衣端坐。取天目白華簪之。安然而逝。往生集

明于媪○于媪，昌平于貴之母也。專修淨業，至老彌篤。一日，取所著衣，浣濯甚潔。謂其子曰：「將以某日往生淨土。」子未之信。及期，置几庭中，坐几上化去。空中隱隱有天樂聲，鄉人皆聞之。往集生

明潘氏○潘氏，名廣潭，工部主事餘杭李陽春之妻也。陽春故好施，晚常誦西方佛名。既逝踰年，現神於潘氏，登樓啓窗，作洪語曰：「要修行，要修行。」潘氏通古今，初好排觥釋教，晚而皈禮雲棲，斷葷血，習禪定，夜常跏趺達旦，兼修諸功德，散錢票不訾。萬曆三十九年冬，得疾。明年正月，自知不起，遺囑家財，已而謂人曰：「吾三世梵僧，今且偕大士而西矣。」稱佛名不絕口，屈三指而化。及斂，支體輕軟，貌如生。虞德園集

明朱氏○朱氏，仁和諸生孫標妻也。平生奉持齋戒，專修淨土。嘗然燈禮佛，燈光爛然，化成五彩，有佛跏趺其上。及將終，端坐合掌，稱佛名不輟。及斂，貌如生。學佛考訓

明祝氏○祝氏，公安龔仲淳婦也。甥袁宏道兄弟好談佛法。祝氏聞淨土法門，信之，遂專持佛名，兼誦金剛經。一日，語諸子曰：「佛言三日後當來迎我。」及期沐浴，坐堂

上諸眷屬拱列。良久。自言佛至。眉間放白毫光。長數丈。又言見一僧相好莊嚴。自稱須菩提。俄化爲百餘僧。或從旁謂曰。經中凡一百三十八須菩提。卽此是也。諸眷屬共焚香。誦佛名。祝氏微笑而逝。閣中一九歲婢。方臥地。忽大呼起立。言見數金甲巨人。執幢旛爲夫人導。其幢柄拂面過。不覺痛失聲。察之。傷痕宛然。旣殮。棺中時發異香。袁中郎集

明張太宜人。張太宜人金氏。綿州人。普安知府張懷麓妻也。家世貴盛。而自奉甚薄。中年失偶。教諸子有法度。子正道。正學。皆以科名顯。太宜人晚得淨土書。讀之。遂注心極樂。晨夕禮誦。一夕戒諸孫曰。爾輩好讀祖父書。吾其去矣。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後。現夢於孫曰。適從西方來。始知太宜人實生淨土云。白蘇齋集

明楊選一妻。楊選一妻。南昌人。客居南京。年三十生子。卽與夫別居。聽夫置妾。自是長齋念佛。閱十五年。其年八月。疽發於背。痛入骨。見一惡鬼持刀逼之。有大力神驅之去。其痛頓息。旋謂夫曰。吾將行矣。有童子四人相迎。可以清茶供之。問將何

往。曰。往西方。合掌。唱佛名而逝。淨土晨鐘

明鍾氏。鍾氏。仁和張後溪繼室也。年四十。喪夫。遂長齋。日誦西方佛名。歷四十餘載。居常每聞天樂。鳴空。及唱佛聲。泰昌元年十二月。臥病數日。飲湯一盞。明年元旦。爲家人言。蓮華布地。旛蓋懸空。爾曹亦見之乎。口中唱佛名不輟。及暮。吉祥而化。

淨土全書

明吳氏女。吳氏女。太倉人。生時。跣坐而下。稍長。皈心佛乘。事親孝。不願有家。人或勸之。輒指天爲誓。初從昆弟。析諸字義。已而誦佛經。悉通曉大意。朝夕禮拜甚虔。俄夢神授以梵書。準提呪。有病瘡者。以梵字治之。立瘳。嘗於夢中得通宿命。自言。曾爲宋高僧。此來專爲父母。年二十三。當成道果。崇禎四年。年二十三矣。閉關一室。專修淨土。仲冬之末。示微疾。作偈辭世。勉親堅修。勿懈。日方午。索玉戒指。佩之。右脅而逝。將殮。紅光溢於面。母爲理髮。異香從頂中出。達於戶外。經夕不散。居四年。茶毗。骨瑩如玉。頂作黃金色。爲起塔以奉之。續往生集

明盧氏●●盧氏名智福。徽州程季清妻也。晚遷湖州。季清奉佛甚虔。力營福業。盧氏竭資爲助。長齋日課。佛名二三萬。約已惠下。未嘗詈人。崇禎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師授五戒。咨淨土法要。遂一意西歸。季清爲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參。爲一一講說。盧氏悉領解。季清復策之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努力直往。毋猶豫也。遂高聲唱佛。夜以繼晝。如是半月。其母及女來問視。悉謝遣之。曰。毋亂人意。十一月八日。忽覩蓮華現前。化佛垂手。身心踴躍。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連稱佛名。右脅而逝。時方午。及暮。捫其頂。熱可灼手。年三十九。滿益法師爲之傳。系以讚曰。哀哉三界。愛欲爲根。根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華國土。永離塵情。此緣能斷。彼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一日一夜。淨念功殷。華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冰。吉祥善逝。長辭苦輪。我今隨喜。願共羣倫。頓除愛網。證入玄門。鑿峯宗論

明費氏●●費氏。湖州雙林鎮沈春郊妻也。少寡。織紡自饜。持齋數十年。供養三世佛畫像。及檀香大士。日誦金剛經一卷。佛名千聲。寒暑不輟。崇禎十一年。大疫。壻張

世茂迎費氏往居其家。止攜大士以行。費氏居一樓。日課回向。祝願此香直達佛所。如是三載。忽空中有香繞樓數日。粉牆上湧現三世佛像。莊嚴精妙。遠邇詫傳。瞻禮日衆。或以淨巾擦之。色愈光明。又四年。一日告壻曰。吾欲返故居。入門。卽灑掃焚香。參佛誦經。至第三日。早沐浴更衣。端坐念佛。午刻大呼佛來也。我行矣。別衆而逝。年七十有三。巾馭乘續集

明李氏●●李氏。劉道隆之母也。年四十。長齋奉佛。除靜室一間。供奉觀音大士。朝夕禮拜。唱佛名千聲。雖大寒暑不輟。刻金剛經以施人。每遇誕日。誠子婦。母置酒。唯禮懺一日。或三日。如是二十五年。將終前一歲。延僧誦經七晝夜。夢所奉大士持數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數乃汝往生淨土之期。數之得五十三。覺而識之。至明年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往西方矣。可爲我同聲唱佛名。助我西行。子婦輩坐榻前唱佛。李氏面西。端坐而逝。道隆述其事。爲世勸焉。金剛持驗記

明李氏●●黃太宜人李氏者。南京儀制主事建昌黃端伯之母也。賢明仁慈。信樂

佛法晚歲誦金剛經地藏經日度一夕夢跌坐山巔佛光照身覺謂其子曰西方之期至矣無何示微疾端坐而逝建昌志懸楊編

清陳嫗●陳嫗常熟人居於城南以紡爲業篤信佛法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三十年一日忽呼其子謂曰而不見空中寶蓋幢旛乎吾其逝矣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卽合掌化去事在順治十年翁尙書叔元方微時聞其事親往視之見嫗凝然危坐室中香氣襲人晚著淨土約說書其事以證焉淨土約說書後

清張寡婦●張寡婦常熟人居小東門外安貧守節專持佛號不擇淨穢未嘗少閒以下痢終遺一破裙臭不可近棄之中流忽見蓮華交發五色燦然散布水面見者驚異乃取裙還送一庵作佛座前案圍事在順治間果報聞見錄

清陸寡婦●陸寡婦常熟人年二十夫亡持齋戒念佛與人無競至六十七而終焚其衫裙火氣既絕忽見金光迸出灰中儼然有佛像在焉共數十閭里聚觀皆焚香膜拜事在康熙三年果報聞見錄

清楊氏。楊氏張秩斯之妻也。父次弁。虞山嚴氏出。嚴家世學佛。故楊氏自幼卽歸心大法。既適張。尋禮僧德真。受三皈五戒。斷除愛慾。年二十七。病劇。發願求生西方。室中供接引佛像。高唱佛名。五日。室中聞栴檀香。至七日。瞑目。頃之。見觀音大士。謂曰。蓮華種子。已有半功。其半看汝手段。問從何處著力。答曰。撒手便行。卽合掌唱佛。趺坐而逝。

續往
生集

清江氏。江氏。餘杭嚴訥公繼室也。訥公故雲棲弟子。奉西方之教。江氏自歸嚴。奉教甚篤。雞鳴起。跪佛前。唱佛千聲。次及諸經呪。凡爇香炳燭盥飲之事。胥自爲之。不以役侍婢。康熙七年三月六日。晨課畢。俄而體憊。復就寢。移時。忽大聲曰。觀世音菩薩來矣。促具湯洗沐畢。就枕而逝。及殮。顏色紅潤。手足柔輒。若委蛻者。然。

淨土
全書

清徐太宜人。徐太宜人。錢塘徐浩軒之母也。平生奉佛甚謹。誦西方佛名。繪像爲圖。旁累數千圈。記所誦數。每一圖畢。卽納黃布囊中。如是數歲。康熙三十四年卒。卒之日。家人焚囊於盆。忽聞盆內爆然。視之。見五色光起。布成縑色。其上現樓閣欄

楯重疊周巾。中湧蓮華數十。華上各有一佛合掌趺坐。復現諸天女恭敬圍繞。一一皆如粉色畫本。見者莫不驚歎。明日撥灰視囊背所現諸形象。與囊面無異。惟佛後又有一老母執拂隨行。浩軒爲之記如此。信徵錄

清凌氏母葉氏

●●凌氏法名善益。吳人張廷表之妻也。母葉氏長齋四十年。禮古

潭和尚爲師。日拜華嚴經。周而復始者三年八十一。夢羅漢現金色身。遂逝。凌氏年四十餘。亦長齋。禮古潭爲師。日夜六時行大悲懺法。拜華嚴經。凡再周。常以五更起入佛堂。廷表爲煑湯果餉之。晚而專誦大悲呪。阿彌陀佛號。求生西方。一日觀音大士現像。遂示疾。謂其女曰。佛光滿室。吾行矣。遂逝。年六十九。事在乾隆三十四年。女適朱氏。奉法亦虔。課法華經。持西方佛號。其家人多從而化焉。善女人傳

清余媪●●余媪徐州宗氏女。昭月和尙之母也。和尙既主揚州高旻寺。迎媪至寺。闢一室居之。媪初入室。思家頗切。與和尙言。輒道家事。和尙爲說苦空無常無我之法。勸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弗省。和尙遂匿弗見。媪召之。亦弗往。媪無可柰何。遂勉

強持佛名。苦不能繼。居三年。稍益熟。遂發深信心。受菩薩戒。晨夕禮拜甚虔。和尚往見媪。問頗思家否。媪曰。念佛好。不思家也。一日。坐庭前。面塔唱佛名。忽光開。見金色世界。光耀無際。牆壁樹林。廓然摧滅。媪大喜。踴身卽之。倏無所覩。自此六根悄然。動靜起居。不生二念。久之。夢至一人家。有婦坐草。媪驚曰。何爲至此。吾方求生西方。入胎出胎。大可畏也。急走出。瞿然而覺。晨起。以告和尚。曰。吾生緣殆盡矣。其爲我集僧唱佛名。送我西行。從之。遂西向坐逝。事在乾隆二十七年。善女人傳

清楊媪●●楊媪。杭州人。居北門外石灰壩。年五十餘。得風疾。僵臥呻吟。徹晝夜。有旅亭師者。自京師還。天目過其居。其子爲設齋。請入視母。媪頰蹙曰。病甚。師莫有好方。能瘳我否。師曰。有之。恐汝不肯服耳。媪曰。誠有之。安肯不服。師曰。病從身起。身從假合。汝能捨身。病自去矣。媪曰。捨身柰何。師曰。汝但將身放下一心。西向繫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大醫王。能除一切衆生之病。但能至誠念佛者。阿彌陀佛自來救汝。媪曰。佛果來乎。師曰。來。但患汝念不切耳。旣別去。媪遂持佛名。默觀西方。日益懇

至。居五月。語其子曰。阿彌陀佛至矣。四日後。吾當西歸。爲我請旅亭師作別。師時在天目。不至。及期。別請僧十人。共唱佛名。媪起坐。向西而化。事在乾隆三十六年。善女人傳

清余氏。○余氏。法名真修。吳人朱穎符妻也。年三十二而寡。至三十六。長齋奉佛。晚年。以家事付兒婦。專修淨業。年七十。夏秋之交。夢遊一池畔。池中有船。載比丘尼。優婆夷。十數人。中有一人。招余氏云。西方去。余氏自念言。此時不去。待歲晚可耳。招者遽云。且待後船。至九月六日。夢阿彌陀佛現身接引。既覺。自知時至。請所事文岐師作別。師至。索蓮華。不得。以蓮葉與之。余氏欣然。念佛彌切。內外俱聞異香。至十一日清晨。索水沐浴。更新衣。跣坐稱佛名。有頃。右脅而逝。事在乾隆三十六年。僧正琦述

論曰。十方嚴淨國土。純一化生。無有女人。而韋提希夫人。因子惡逆。起心厭離。卽得見阿彌陀佛。受記往生。又法華經。明受持之利。偏記女人往生極樂。故知娑婆女人。於西方淨土。有大因緣。自蓮宗盛行。閨閣諸賢。往往能專志勤業。一生取辦。彼具丈夫之形者。視此能無愧乎。

往生物類第十

唐鸚鵡●●唐河東裴氏家有鸚鵡以其名載梵經常狎而敬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自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佛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念念相續聞者莫不灑然貞元十九年七月恠而不懌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暨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閣維得舍利十餘粒節度使

韋皋爲之記。佛祖通載

宋鸚鵡●●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爲八八兒者也偶聞一僧念阿彌陀佛卽隨口稱念旦暮弗絕其家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華一枝或爲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爲人豈不知又天台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乃

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華。大智律師爲偈頌之。

佛祖統紀

明白鸚鵡。●白鸚鵡。嶺南一士人所畜也。晨朝必誦觀音號。白衣呪。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白諸詩。或晨課未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其夕奄然而化。

見問錄

論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藏性。乃至三惡道中。但有能繫念阿彌陀佛者。卽得往生彼國。見佛聞法。觀鸚鵡。鸚鵡事。豈不信然。經云。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幸得爲人。六根完具。不知念佛。甚者誣且毀焉。亦可謂自暴之尤者矣。豈不惜哉。

淨土聖賢錄初編終

附錄遵式大師校量念佛功德說

大般涅槃經云。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養一切衆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之一。假使鍛金爲人。車馬運載。乃至衆寶。各滿百數。以用布施。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假使有人。以大象車。盡載大秦國中種種珍寶。及以瓔珞。數各滿百。以用布施。猶亦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若以四事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猶亦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所得功德。無量無邊。經已上文普勸在家信心士女。每日晨朝。著衣淨心。瞻禮佛像。如見眞佛無異。莫令一日空過。設使公私忙急。亦須標心。略入佛堂。燒香頂戴。所貴舉一步向佛。若有閒暇。朝暮莫捨。不拘早晚。請觀一念念佛。及舉足向佛一步功德。如此殊勝。何況步步念念。旋繞念佛。所滅罪障。所得功德。不可思議。

淨土聖賢錄

下冊上

(續編)

淨土聖賢錄續編發凡

此編即
下冊上

一。是錄體例。悉準前錄。如出家二衆書一名。在家者書二名。唯二林居士。除本傳外。凡所引證。概以字稱。尊所主也。以前錄係居士所定故。

一。前錄首標教主。次闡教聖衆。係探本窮源之意。茲則既稱續編。首二層可以不贅。而有明以前諸書。前錄引用略備。故茲之分門別類。以比丘居先。紀月編年。以國初爲始。但敘事之前後。不論品之高低。唯是所採有限。挂漏必多。願諸君子。惠我遺珠。俟編三錄。

一。染香集諸書。凡臨終正念者。輒從登記。夫往生瑞應。雖或隱或顯。未可一定。然必徵諸素行。如其願力未深。功夫未熟。直待臨終念佛。難保決定回心。錄中如王貞生。施靜巖輩。雖亦十念之誠。實有百倍之勇。必如是者。生西可卜。否則名實不符。恐有魚目混珠之慮。因略加芟汰。以歸一致。

一。近來載往生者。每經引用。遞有增加。二林居士深痛其習。故前錄中。每一傳後。皆

注原書以作證明。茲仍其體例。但稍易其俚鄙之句。閒有近今故事。必出自不妄語人之口。復向故老咨訪再三。始敢筆之於書。其或淨行可傳。而臨終無正念者。概弗濫登。

一。雲樓往生集傳後閒有讚詞。晰其隱義。而前錄但有總論讚詞。概從簡略。茲則有義不明者。亦用評語發之。非敢妄生知見也。聊以導初機云爾。

淨土聖賢錄續編偈

淨業弟子胡 珽述

我觀真性海。妙湛本不動。世出世間法。無一不具足。上齊一切佛。
下同含識類。平等絕思議。離諸分別相。真俗皆無礙。理事悉圓融。
剎那不覺了。捏目忽生華。無明爲繫縛。障蔽智慧日。故於一相中。
妄起淨穢見。忘本唯逐物。念念入輪回。由是顛倒心。沈淪難脫離。
隨業而流轉。聖凡從此隔。豈知十方利。皆是一心生。覺心如虛空。
世界如浮雲。聚散本無迹。幻生而幻滅。但隨心淨垢。剎剎各差別。

業濁現五濁。	衆苦所逼惱。	心淨感淨土。	七寶爲莊嚴。	迷人但執境。
東西自不同。	如人在夢中。	還受夢苦樂。	覺知夢非真。	苦樂自然滅。
我佛大慈悲。	示此異方便。	一句阿彌陀。	能截生死流。	不出娑婆界。
穩坐紫金蓮。	彌陀及心土。	非一亦非二。	若能如是解。	決定入無生。
我今輯斯錄。	普勸諸有情。	願見者聞者。	悉發菩提心。	修諸福善業。
回向無上覺。	仰祈三寶力。	冥熏而加護。	令我及衆生。	同生極樂國。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往生比邱第一

清性修●●性修不詳其所出。清順治中。住常德府圓照庵。布衣蔬食。日課彌陀萬聲。寒暑不閒。遇款年。將所有錢米布帛。盡施飢寒孤苦之人。徒衆交責。修唯含淚念佛而已。年七十。一月前。自知時至。屆期含笑坐逝。天樂迎空。聞於遠近。室內異香。經

月不散。

身世金丹

評曰。不惜布施。則貪業盡。含淚念佛。則瞋業盡。自奉儉約。則癡業盡。

三業盡。而往生品位必高。異香天樂。非其梵行芬芳。心聲嘹亮之所致乎。

清行修。●行修。姓陳。泰州沙村人。業農。不識一丁。無以自活。一日。赴水求死。有白衣人救之。出年三十一。出家爲僧。冬夏一衲。苦行數年。朝普陀山。中道路絕。遇老人引至家止宿。迨天明。見荒墟而已。歸後。龕坐南關外荒冢中。嘗五七日不食。參向上事。一日夜深。有擊龕者。曰。若可受法。修隔龕見橋下有大船。燈火鼓吹過。遂大悟。後移住覺印寺。精修淨業者六年。康熙四年春。謂人曰。明年六月二日。吾行矣。次年初夏。皆來問訊。州主恐其惑衆。遣兵守之。曰。至期不驗。必置諸法。六月朔。猶無恙。人爲危慄。明日晨起。書偈曰。慧日中天照大千。晝行禮拜夜參禪。眉間斜挂吹毛劍。地獄天堂任我前。遂端坐龕中。命人舁至一橋。曰。不可。此地人皆畜形也。舁至東壩橋。曰。爲我南向。手一魚念佛。輕煙一縷。起自鼻端。須臾火熾。魚聲佛聲。琅琅達雲表。忽聞龕內訇然。龕頂飛墮百步。火餘遺一物。狀如蓮華。堅白不碎。揚州府志。逆藏。○揚州府志。載修十一月朔圓。

寂與蓮
藏互異。

評曰。出火焚身。非扭捏裝飾者所能。未得道者。切勿萌此妄想。以免著魔發狂。永墮惡道耳。

清忍生。姓李。山西平陽府世家子也。自幼厭俗。年四十四。出家參禪。深有悟入。崇念佛法門。行腳至泰州。遇下河楊居士。建庵供養。卽閉關精修淨業。化導各莊善信。後因下河被水。又至本州勸化。家家念佛。康熙八年正月初。預知時至。徧辭檀越。十九日。沐浴更衣。囑大衆念佛緊要。遂跏趺坐逝。異香滿室中。至廿六日。舉龕野外。出火自焚。蓮藏

清仁筏。姓裴。常州北郭人。父母早逝。家業彫零。爲人傭作。年三十餘。聞淨土法門。遂發心出家。募刊淨土經書。廣施四衆。後受華山具足戒。習禪定。每夜必坐香數炷。康熙十九年七月。忽示疾。廿一日。訣別諸友。次夕五鼓。謂其徒曰。吾行矣。乃整衣跏坐。有僧在旁。默誦佛號。筏曰。佛須朗念。乃高稱佛號一聲而化。蓮藏

清實琢。字珍輝。姓陳。鳳陽府霍邱縣人。誕生時。祥光燭鄰。異香滿室。幼有

奇相。膚不受垢。性慈恕。喜聞僧誦經。塾師授學。過目如流。師甚愛之。謂其父母曰。此子實非塵俗之流。乃佛門法器。勿相錯誤也。父母許之。遂送本邑大悲庵。從心開和。尙祝髮。旋受具戒。研究華嚴涅槃。諸大部。宛如宿習者。後移住龍潭下院。一意修持淨業。歷三十年。如一日。康熙六十一年春。示微疾。自知緣盡。囑付院事畢。唯注念淨域。至三月四日早。命具湯洗浴。集衆同稱佛號。數百聲。奄然而化。閣維時。火光如五色雲霞。散布四山。世壽四十八。僧臘三十一。南山宗統

清常智●●常智。字聞慧。淮安沭陽人。幼喜禮觀音大士。既長。披緇。投聞思寺稟具。一日。隨衆課誦。至心經之無罣礙句。胸中凝結。一時渙然。遂渡江。徧遊名刹。參諸知識。久之。無所契。歸而專修淨業。精嚴戒行。凡人有過。必循循化誘。有不遜者。亦必委婉遣之。終無愠色。又與諸同志結社修懺。數月前。卽知寂期。告諸同社。至期。集衆禮佛。命湯沐浴。跏趺而逝。閣維。有紫色蓮華。大如斗。自火光中湧出。上有重光。影影如智狀。久之。方散。人皆見之。南山宗統 評曰。明師無逾彌陀。善友誰如補處。昔人嘗言之。

矣。顧後世沙門。輕視淨土。往往指爲著相善提。藉非宿具慧根。洞明大道者。鮮不爲其所搖惑。聞慧徧參不契。方得眞實利益。何幸如之。

清絡絲僧●●絡絲僧不知何許人。住杭城之東園。俗以絡絲爲業。棄而出家。故名。獨居破庵。晝夜念佛不輟。顧無以自活。謂其舊主曰。但飯我。仍爲主。絡絲可乎。主從之。旣得食。則手軋軋。口喃喃。他無所事矣。如是數年。一日。攜零紙滿筐。向西冷居士吳樹虛。欲易百錢。詰其故。僧徐答曰。老居士前不敢隱。我某日西歸。擬市柴一擔耳。樹虛曰。果爾。余供師柴。僧合掌謝。擔柴歸。並期某時一臨。爲作證明。樹虛至時。往則僧已積柴爲座。跌坐其上。四面火然。僧於火中舉手作別。忽以手抹面一過。頓現黃金色。頃刻化盡。樹虛喟然歎曰。古德奇蹤。再見於今日矣。染香集 評曰。疊薪自燼。與行修之鼻端出火。類而不類。雖然。安知其所焚者。非三昧火乎。

清廣志●●廣志字爾立。會稽人。出家後。結茅天台黃金洞。專修淨業。蘇州殷天成詣天台飯僧。服其道行。延住吳山。接引庵。垂三十餘年。隨機化導。指歸淨土。從受戒。

者累百人。嘗結期念佛。晝夜不絕聲。其弟子造之。見志經行之地。大書阿彌陀佛。放金色光。訝之以問志。志曰。汝自本光發現耳。乾隆廿六年四月望。要弟子四人詣庵供佛。臨別謂曰。明日午前當來送我。及期衆至。焚香誦佛千聲。端坐而逝。西方公據集驗

清道證

梅松

●

道證

杭州人

住郡東大椿禪院

性誠實

專修淨土

每日三時

炷香

爲度

長跪佛前

虔持名號

年八十一日

謂衆曰

來年二月十二日

我西歸矣

及期無

恙

或戲之曰

今日是二月十二矣

師何不西歸

證驚曰

今果華朝耶

卽沐浴焚香

集衆而化

有僧梅松者

與證同修淨土

住妙嚴寺。其夜夢中有人告曰。道證師坐化。爾何不一送耶。梅松覺而趨視之。撫其背曰。平日相知。臨去何無消息。雖然。我亦不久於世矣。歸三日。亦坐化。事在乾隆三十年。染香集 評曰。至期而忘西歸。臨去而無消息。蓋無心於生死也。梅松隨步後塵。非淨業成熟而能然乎。

清千一 ● 千一 字遠人。姓王。海寧人。住西湖昭慶寺。謹持戒律。精勤念佛。志樂寂

靜。顏其居曰廬山僻處。潛修其中。乾隆四十三年秋。法侶過訪。一謂曰。公來恰好。正

我西歸。可作證明也。說偈坐化。塔於院左。染香集

清徹迷●●徹迷。姓鍾。嘉興人。爲人樸實。中年投海寧護國院。定高和尚。薙染一心淨業。後移住延恩寺。出入持珠默觀。餘無所長。人多忽之。一日。謂寮衆曰。我將辭別諸公。衆問何往。曰。往西方。衆共笑之。後數日。從外歸。又謂曰。今日決意去矣。頃之。更衣。趺坐。大聲云。我去也。遂寂然。衆呼之。逝矣。時在乾隆五十六年。染香集

清嵩安●●嵩安。不詳其所出。住舒邑白衣庵。性椎魯。秉戒於慈濟履實和尚。信根宿具。荃村道人教誦法華經。頗有悟入。後銳志念佛。晝夜不輟。晚年得腹鼓疾。自知定業。恬不介意。念佛如常時。疾垂革。徒衆往視。安止之。乃屈指曰。當於某日來候。及期沐浴更衣。誠徒輩勿哭泣。須高聲念佛。助我往生。頃之。怡然而逝。蓮宗集要

清邁春●●邁春。姓周。桐縣人。幼讀書聰慧。好內典。年十九。遊靈隱寺。登法堂。見心空及第額。有省。出家。天竺延壽堂。徧參名山。入福嚴室。樹蓮和尚。知爲法器。一日。問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春曰。本性湛然。有何煩惱。蓮深契之。遂付大法。春雖得法禪。

宗而崇尚淨業。既住雲峯寺。率衆念佛。剋廿一日爲期。周而復始。數年不懈。既復結期百日。晝夜持念。不展牀褥。嘉慶十二年冬。沐浴端坐。謂衆曰。頃見鸚鵡念佛法僧。其音微妙。殊可樂也。合掌而終。染香集

清律淨●●律淨。字明徹。姓錢。湖州德清人。年四十。出家杭之慈聖庵。嗣往東園德寧庵。以誦法華經爲日課。二十年不閒。一日。法侶戒乘語之曰。汝道心如此堅固。若加以念佛迴向。更佳矣。如智者大師得法華三昧。尙求往生淨土。汝何不然。因出十疑論示之。淨瞿然有省。自是誦經畢。卽念佛迴向。又年餘。嘉慶十一年七月。告其徒增秀曰。吾中秋前。當往西方。八月二日。復謂曰。初七日卯時行矣。問何以知之。淨笑曰。水到渠成。及期往視。已新衣趺坐。時鄰僧多來念佛相助。淨止之曰。用功全在平日。臨渴掘井何爲。乃移坐龕中。說偈云。吾年六十九。真實不虛口。放下者雙手。直往西方走。合掌而寂。染香集 評曰。前仁筏。嵩安。皆令高聲唱佛。明乎助緣緊要矣。而茲謂臨渴掘井者。正其功臻純熟。勉人精進耳。三昧未成者。切勿以是藉口。卽已得三

昧亦當提倡助念以期普利一切。此語雖高不足爲法。

清慧明●●慧明寧波鄞縣人住杭州報國寺。性質直唯知念佛。每執持洪名。聲若潮沸。香盡不知也。得施卽放生。隨放隨稱佛名。必迴向西方。見人不作寒暄語。但云死到哉。快些念佛。越中緇白知其名者。每居病危卽延之念佛。助往生緣。或叩其所得。曰。憶昔患熱病日甚。幾不能支。幸意根中佛號一句頂一句而出。連綿不已。病魔消卻。竟仗此而痊。自此以後。無論語默動靜。皆有一佛號從意根中一句頂一句而出也。嘉慶十二年。頸後患疽。絕不呻吟。臨終色和悅。手作捻珠狀。念佛移時而逝。先是杭城某夢所識。已故黃和尚語曰。我勸汝歸依慧明師。汝因循不果。今明師月內欲西歸。再遲無及矣。汝當速往求之。汝法名大通。已與汝定。醒而異之。天明起詣寺。明已疽發甚劇。急邀同伴五人。求歸依。明許之。及授法名。明手書五字。作圖置香臺旁。謂曰。我病中不及一一囑付。法名下一字皆通字派。汝等各隨緣自取上一字。某適拈得大字。宛若夢中故事云。

染香集

評曰。歸依而能預定法名。何也得宿命通者。

過去未來多劫中事皆可悉知。況此近在一二日中。又何難知之有。

清一禪●●一禪海寧人。俗業屠。年四旬。痛悔前非。思唯出家。可解此業。遂於本邑海音寺祝髮。旋受具。任監院職。誦經念佛。發露懺悔。迴向淨土。誠懇翹勤。二十餘載不倦。嘉慶十二年。年六十八。退監院。閉關數月。至臘月廿八日。命衆念佛一晝夜。次早沐浴禮佛而化。閣維得白色舍利數十粒。集染香

清際醒蓮宗十二祖●●際醒字徹悟。號訥堂。俗姓馬。京東豐潤縣人也。幼通經史。

薙染後。徧歷講席。博貫性相兩宗。而於法華三觀十乘之旨。尤爲心得。參廣通粹如純禪師。明向上事。師資道合。乃印心焉。後純公遷萬壽寺。醒繼席廣通。策勵後學。宗風大振。每謂永明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尙歸心淨土。況今末代。尤宜遵承。於是專修淨業。主張蓮宗。日限尺香。晤客過時。則禮念而已。嗣遷覺生寺住持。尋退居紅螺山資福寺。衲子依戀。追隨日衆。遂成叢林。醒爲法爲人。心終無厭。但一以淨土爲歸。每當開演如來救苦與樂之恩。或至淚隨聲落。聽者亦未嘗不涕泗沾衣也。其語錄二

卷尤爲切至。略言吾人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强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故心重能使業強。今以重心而修淨業。則淨業強。他日報盡命終。定生西方。不生餘處矣。如大樹大牆。尋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決不向餘處也。何爲重心。我輩修習淨業。信貴於深。願貴於切。以信願深切。故一切邪說。莫能搖惑。一切境緣。莫能引轉。假若正修淨業時。達摩祖師忽現在前。令我捨淨趨禪。可以立地成佛。我不敢從命。卽釋迦如來忽爾現身。謂更有更方便。勝於淨土。令我捨此從彼。我亦不敢依教。此之謂深信。假如赤熱鐵輪。旋轉頂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願。又若輪王勝妙五欲。現前。亦不以此樂。退失往生之願。如此逆順至極。尙不改所願。此之謂切願。信深願切。是謂重心。以是修淨淨業必強。業強則熟。極樂淨業若熟。娑婆染緣便盡。臨終時。雖欲輪回境界。再現在前。不可得矣。雖欲彌陀淨土。不現在前。亦不可得矣。然此信願。要在操之於素。到時自不入於歧路。如古德臨欲命終。六欲天童次第接引。皆不去。專心

待佛。佛現乃去。夫四大分張。此何時也。天童接引。此何境也。苟素常信願不到。十分堅固。當此時。對此境。而能強作主宰乎。又云。有禪者問曰。一切諸法。悉皆如夢。娑婆固夢也。極樂亦夢也。同是一夢。修之何益。答曰。不然。七地以前。夢中修道。無明大夢。雖等覺猶眠。唯佛一人。始稱大覺。當夢眼未開之時。苦樂宛然。與其夢受娑婆之苦。何若夢受極樂之樂。況娑婆之夢。從夢入夢。展轉沈迷者也。極樂之夢。從夢入覺。漸至於大覺者也。夢雖同。而所以夢者。實不同也。可概論乎。嘉慶十五年二月。預知時至。辭諸外護。囑曰。幻緣不久。虛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臨寂半月前。示疾。命衆助稱佛號。見空中幢旛無數。自西而來。告衆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至十二月十七日申刻。復告衆曰。昨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來接引。吾去矣。衆稱佛號愈厲。醒面西端坐。合掌凝眸曰。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言畢。結印而逝。衆聞異香。浮空露龕七日。貌如生。髮白變黑。閣維獲舍利百餘粒。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

徹悟禪師語錄

評曰。宗通說通。而獨歸心於安養。迹其梵行之精嚴。導人之

切至。抑何與蓮宗尊宿。如同一轍歟。爲人師。作佛祖。吾於是見之矣。

清起信。起信字香海。姓單。富春人。父華藏。博通內典。明向上事。令信出家。往南屏求戒。教看誰字話。信窮參力究。嘗徹夜不寐。兀坐一室。如木偶然。嘉慶元年七月。望登吳山。值夜分。見燈光互映。晃乎心目。有省。歸語華藏。華藏復令徧參知識。至蘇州。遇會一傳公。示念佛法門。信卽返杭。閉關古梅庵。日課彌陀十萬聲。偶爲詩。都指歸淨土。有念佛歌曰。念佛好。念佛好。萬事從頭一筆掃。幾回背父走風塵。旅邸神魂多顛倒。不參禪。不研教。一鑪香篆縈繚繞。奔波肩擔沒來由。訪友尋師何日了。休外求。只內照。衣裏摩尼無價寶。應聲現色忒分明。六道神光誰欠少。水自流。山自峭。靜裏觀來都入妙。笑他名利日忙忙。自在真修誰能造。月沈西。鐘報曉。漫說容顏未衰老。古來賢哲若河沙。誰非白骨埋荒草。獨此心。無壽夭。脫離苦海無煩惱。百年身世等空華。空華勘破一長嘯。鉢囊懸柱杖。拗卻塵緣歸路早。人生定數已安排。佛本天真非矜造。閒住庵。懶談道。吏難役兮君難召。禪牀鎮日坐忘機。碧眼胡僧覷不到。

曝晴檐。補破襖。一盂脫粟隨緣飽。敢云閉戶慕清高。亦非目視諸方藐。生寡交。死絕
弔。氣盡皮囊便撇掉。土埋火葬總由他。不贖兒孫免不肖。苦莫悲。喜莫笑。總是浮生
夢未覺。大家拋卻瓜葛藤。刀環請唱還鄉調。有一言。最簡要。世人如入羅網鳥。欲脫
羅網何處求。唯有勸君念佛好。十七年十月十九日。卒於東園隱修庵。臨終盥沐易
衣。念佛坐逝。逾時頂可灼手。舉體入龕。輕如一氎。華藏讚以聯句云。頂煖決生安樂
刹。身輕顯示涅槃心。年三十七。鐸頭吟并序。染香集。

清真傳●●真傳。字會一。姓何。蘇州吳縣人。年十九。遇懶珙和尚。指示佛乘。受五戒。
彭二林居士。招入文星閣。傳執贄。稱弟子。共修念佛三昧。年二十八。投杭州崇福寺
出家。研究楞嚴。唯識。大義。爲人講說。詞旨明暢。後住嘉興楞嚴寺。矢志募修大藏經
版。工興有日矣。忽疾作。退隱蘇州鳳巢庵。一意西歸。嘉慶十七年正月杪。謂其徒曰。
爾等勿訝。明日余將去矣。至夜分。蹶然起坐。西向念佛。含笑而逝。年五十二。參茶老
人集

清達純●●達純。字粹修。號悉檀。姓朱。嘉興桐鄉縣人。自幼薙染。住嘉興覺海寺。精

修淨業。一十六年。建西方三聖殿。春冬啓念佛期。遠近觀感。縉素雲集。嘗行般舟三昧二次。一夕夢中見大蓮華從空而降。自此知見超卓。辯才無礙。彭二林居士。逃聞道行。延住流水居。及文星閣。領衆念佛。日課嚴密。常演講雲棲彌陀疏鈔。及天台教觀。歷十載不倦。嗣開法南禪寺。百廢具興。淨業無閒。旋退隱殊勝庵。愈精念佛。嘉慶十八年冬。示疾。次年春。料理院務畢。時其徒悟靈在南禪。手書促至。曰。余將長往。需汝一訣。二月十三日。集衆念佛。沐浴更衣。跏趺說偈。曰。多生濁苦纏。一旦逍遙變。遷快觀彌陀影現。廓然別有一天。合掌而終。年六十三。僧臘五十七。悉檀吟稿。染香集。

清靈徹●●靈徹。杭州人。於郡之寶壽寺出家。精進念佛十餘載。年踰五旬。得疾。集衆念佛。以七日爲期。自亦力疾隨之。至三日。謝衆曰。吾得淨土生矣。諸公勉之。言訖而逝。時嘉慶二十年。染香集。

清道守●●道守。鳳陽人。出家九華山。三十年徧歷叢林。餅鉢蕭然。恬淡自得。後住嘉興鍾埭鎮古刹。杜門念佛者四載。嘉慶廿三年春。忽扁舟入城。徧勸檀越。專心念

佛意極懇切。次日相契。數人往候。見寮門未啓。排闥視之。已趺坐化去矣。染香集

清列權●●列權字天聖。海寧人。歸定高和尚爲弟子。與徹迷同居。延恩念佛精進。

嘉慶廿三年冬。謂人曰。吾將逝矣。走別四鄰。衆共驚異。欲送之歸。辭曰。勿爾。時尙未至。翌日晚課如常時。至二鼓始歸寮。及寺衆曉起。則趺坐終矣。染香集

清佛度絕相●●佛度安徽歙縣人。住蘇州南禪寺。過午不食。脅不貼席。專修淨業。

嘉慶廿三年春。有疾。辭諸道友。端坐而化。有僧絕相者。嘉禾人。亦居南禪。與度道誼頗洽。貌極陋。人多輕之。終日不言。持過午不食戒。晨禮四十八願。及大悲懺。餘時佛聲不絕口。夜則面西危坐。如是二十年。及度化去。乃曰。渠去。我亦隨之矣。沐浴焚香。

面西合掌而化。染香集

清覺源●●覺源字性海。安徽定遠張氏子。幼穎異。九歲五經俱成誦。弱冠入邑庠。文名日甚。顧無心仕進。每作出世想。閱華嚴法華。多有契悟。無何。父母相繼沒。遂決志出家。依金陵耆閣律師祝髮。禮封崇皓清律師。受具足戒。時年已四十矣。自以出

家遲暮。行苦行。堅持戒律。不妄語。不非時食。手不觸金銀寶物。身不著獸毛蠶吐。嘗於投子閱藏畢。行二時頭陀。徧參知識。聞焦山借庵禪師。爲洞下名德。特往參叩。機緣契合。遂承印記。復住山中閱藏。愈深入教海。於華嚴奧旨。獨有心得。口誦手披。不下數百過。乃至背誦不遺一字。常爲緇白開演大義。抉幽剔微。聽者豁然。因自別其號曰。一眞法界。已而棲心安養。日課西方佛名十萬聲。脅不著席者數十年。晚年石谷成公。延居高旻寺。素患足疾。雖至增劇。而六時禮拜無少閒。復加禮淨土懺。及彌陀四十八願禮。已卽誦佛名不歇口。見人不談他語。唯以西方淨業。諄諄勸勉而已。計居十餘載。緇白多欽其品。嘉慶廿四年六月。忽欲歸焦山。成公堅留。不可。歸甫逾月。示微疾。八月廿六日晨起。索浴竟。端坐念佛。如入禪定。閣維時。瑞雲盤空。有光五色。從火際透起。獲舍利三大粒。瑩淨如玉。現藏本山。世壽六十九。著有淨土詩百首。行世。染香評曰。昔人謂乘戒俱急。生品最高。若有乘無戒。流入鬼神趣中。源如是持戒。如是參修。非乘戒並急者乎。彼輕視木叉。而高談般若。嗚呼危矣。

清正眞●●正眞字達宗湖廣湘潭縣人曾參高旻昭月貞公薦紳延主鷲峯古刹初至則頽垣老屋人不堪其憂而眞則宴如也已而檀施普集百廢咸新次第建諸殿閣復置田數百頃率衆念佛凡來求法者雖臧獲所不忍棄示以持名法門維時宰官薦紳遠近縑素皆服其品太史姚姬傳觀察章淮樹尤爲宏護淮樹一日邀眞相對據榻出其二妾令授經眞曰授經之法須正几中庭焚香恭敬而後可不然是慢法也淮樹如所教既離榻則梁墜而榻碎淮樹異之率二妾同秉戒法後舍二妾爲尼精修淨土未幾眞慨然有隱志屏絕諸緣著淨土偈若干首道光元年正月九日令嗣法脫凡至寮劇談安養樂趣貌和神恬旋自鳴魚念佛時許命凡過堂食粥及復至則眞已新衣逝矣染香集

清東瓜和尚●●東瓜和尚遺其名姓孫杭州人嗜食東瓜故名出家華嚴庵爲人緘默竟日遊行街市寒暑無閒經十餘年人莫測之與鄰庵僧慧照友將寂之前月告照曰新正六日吾行矣汝合來送我屆期和尙赴法慧庵齋返見照先在曰汝何

來。照笑曰。汝與我約。特來相送耳。和尚曰。微子言。幾忘卻了。遂盥沐新衣。禮佛竟。謂照曰。既行。不可無偈。爲我書之。偈云。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怡然而終。染香集評曰。時至而忘歸期。前有道證。至此再見。何其生死自如乎。而究其所以致此者。無他。心佛相應故也。今人念佛之功。日僅片時。且不能一其心於安養。而亦欲冀臨終之瑞應。難矣哉。

清定基。字琳琇。臨海人。出家於天台山。受戒後。徧參知識。晚居蘇州靜室。掩關九載。誓不食鹹味。刺舌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日誦阿彌陀佛爲常課。道光元年。詣鄮山禮阿育王塔。臂香供養。塔中舍利。現黃白二珠。大如蓮子。光耀炫目。既歸。得盡疾。醫藥罔效。法侶乘戒往視之。策以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基曰。然。卽於臥榻前。供接引佛像。令庵內僧衆。輪流念佛。至七日。忽起坐。索浴易衣。曰。速邀乘公來。其徒從之。乘戒至。基謝曰。蒙君示我念佛。今晨見大勢至菩薩接引。我得中品中生矣。遂斂目合掌而逝。衆聞異香。彌時方息。年五十八。舍利應錄

清悟靈母周氏。◎◎悟靈字軼羣。號幻如。浙之海昌金氏子。幼有出塵志。見佛輒膜拜。洎九齡。善病。亟請於父母。求出家。許之。乃脫白於本城安國寺西房。禮象隴上座爲師。旋圓具於杭州昭慶寺。時悉檀純公。方開念佛堂於蘇州流水居。靈裹具從之。六時持念不懈。復逐字禮華嚴法華金剛圓覺等經。純公見靈腳根穩密。卽授衣拂。靈於淨土法門。諦信不貳。父早歿。勸母周氏。發往生願。母後果無疾。念佛而脫。其兄蓮隱。感而出家。純公寂後。靈繼席南禪。三年引退。居松江韋陀庵。精舍數楹。塵囂不到。與蓮隱同居。以念佛爲日課。嘗於中夜禪觀中。見天上衆星。由四方翕聚。成憶佛念佛四字。字大尋丈。晶光晃耀。自是目炯炯有光。凡緇白聞人。以及農販牧豎。皆見而生敬。感化念佛者。不下數千人。靈既專志淨業。念從上往生諸人。自淨土聖賢錄以後。無有續集。而高人輩出。不可湮沒無傳。於是廣採博訪。輯爲染香集一卷。自嘉慶以來。凡染香於此法門者。罔弗紀載。越五年而書成。刻行於世。道光八年春。患噎隔。集緇白交好。告以別期不久。諸君幸各自愛。專志念佛。以圖後會也。自製影堂聯

句云泥牛吼落江心月。木馬嘶歸海上雲。絕醫藥。一意西歸。入五月而劇。人來問疾。但曰生死事大。各自努力。便口佛喃喃而已。十七日。西向趺坐。持名。或問臨行一句作麼生。曰阿彌陀佛。良久。聲漸微。泊然歸寂。世壽六十一。坐三十五夏。三日合龕。貌如生。染香續集評曰。導母往生。感兄出家。可謂極孝悌之大者矣。至其見星成字。蓋精誠之極。心光發現耳。修淨業者。但辦一心。自得實益。切勿預期瑞相。以致心難純一也。

清圓融◎◎圓融字竺峯。姓姚。湖州德清人。年二十出家。薙染於杭州石屋嶺煙霞寺。旋於昭慶律寺受具足戒。持守無缺。而篤好禮念。以往生淨土爲一生決定志願。不自住庵。恆依人以修。謂可免雜用心也。亦不定居一處。合則留。不合則去。意氣灑落。不爲膠執。其所住處。不樂隨衆作務。常靜掩一關。禮念並行。不禮則念。不念則禮。無一時閒斷。亦不少參。以他法。竟以此二事終其身。嘗於一日午間。念阿彌陀佛名。魚聲朗朗相應。徹一夜。直至次日晡時。人見其終無休歇。大聲喚之。始止。自謂纔如

半日耳。問其飢否。則曰。我口中甜水如蜜。常盈常嘔。受用無量。更不思食也。脅不貼席者數十年。故少夢。偶有夢。亦不離禮念。更無異緣。其夢中常見佛菩薩活動如生。閒作獎勵之語。有時韋馱尊天導引念佛。蓋其所夢皆類此。道光十年三月十九日。寂於杭城東園之天華庵。前數日。示微疾。自知時至。略囑庵主數語。卽默自持念。更無他言。寂後。示頂煖相。閣維於龍慶寺之普同塔。香柴無多。頃刻化盡。世壽六十四。不畜徒。染香續集 評曰。居無常所。真解脫也。不畜徒衆。真清淨也。閣維速化。謂非不戀世緣之明徵哉。

清悟開●●悟開。字豁然。號水雲道人。姓張。蘇州木瀆人。幼孤。讀書聰慧。喜經史。根柢之學。而淡於功名。家貧。棄儒爲賈。一日。見僧背負警策。生死文句。市中行魚。勸人念佛。卽猛省。遂受三歸五戒。已而辭親。禮祥峯文公脫白。旋秉具於高旻如鑑和尚。留住過夏。結冬。窮參力究。苦不得入。一日。偶觸蹋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語本參一句。廓然頓現。復閱古德諸訛公案。皆據實供通。旋開法於荆南顯親寺。未

幾引退。歷居雲間。練川。支硎等處。皆水邊林下。有所修建。檀施不足。卽自罄其鉢囊。不住。則包裹以行。無貪戀心也。後歸住靈巖之寶藏庵。所至白衣向化。尤夥。一以淨土指歸。著有念佛百問。開示後學。自題偈曰。我以大悲心。闡揚念佛法。仰祈三寶尊。慈悲加護我。假此螢火光。化作智慧燈。照耀於世間。引之深入佛。念佛願往生。還來度含識。西方不退轉。直至成菩提。道光十年。入夏疾作。寄書遠道諸友。諄諄以生死事大爲勸。且有秋盡當西歸之語。常住事宜。以次了畢。絕藥食。九月二十日。凌晨向西趺坐。合掌誦楞嚴呪竟。接佛號觀音號。良久聲微。奄然而化。恰在立冬前二日。次日入龕。頂相猶溫。送者數百人。咸讚歎焉。染香續集。念佛百問。

清方海●●方海。字普澄。號西臺。姓崔。湖州烏程人。年二十一。入天台華頂寺。祝髮。旋受具於清涼寺。際雲禪師。專心閱藏。淹貫諸論。已而駐錫蘇州杯渡庵。純提淨土。廣勸緇白。從而信向者甚衆。先後遭父母喪。日禮華嚴法華。諸大乘經。代親回向。生平所著淨土詩。及書寫經論無算。道光廿一年七月。語徒屬曰。我月內將行。諸未了。

願囑付汝等。翌日而病。至廿七日。見幢旛招引。曰。佛來迎矣。索筆作偈。據几疾書曰。七十年來夢幻多。彌陀一句盡消磨。而今直入如來地。空有雙忘禮寶陀。遂擲筆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西臺賸稿

清昌茂●●昌茂字在經。紹興人。年二十五。出家於普陀積善堂。詣鄞山舍利塔前。然指供佛。徧參名山知識。晚年住蘇州松雲庵。終身供奉阿彌陀佛。及地藏菩薩。見人輒談因果。勸修淨土。歸依者盈千。生平不放燄口。曰。無德行故。受人銀錢。隨受隨施。嘗刊佛經數種。及萬善同歸等書。又鑄大鐘三具。發願度地獄衆生。道光廿八年正月廿三夜。忽患胃疾。自知將終。禮佛誦經。益加嚴密。命邀歸依弟子某某來。時夜將半。侍者勸待天明。曰。白菩薩至。吾定四更時去矣。口中念佛不絕。令沐浴更衣。果至四更。危坐而逝。年八十三。闍維得青白色舍利十餘粒。王吟軒述

論曰。自蓮宗之教行。有志之士。聞風向化者盛矣。顧念佛者如牛毛。往生者如麟角。究其病根。信願行不切故耳。如上諸公。或明向上。而理事圓融。或專淨行。而戒忍堅

固。卒乃出輪回。登聖域。甚哉。其善。牖後人也。彼身作沙門。而心非沙門者。觀此當何如。愧奮耶。

往生比邱尼第二

清湖上老尼。湖上老尼。不詳其人。念佛誦經。極虔謹。精嚴戒律。有道人。每歲一來。來則劇談彌日。然後去。一日。尼預與道人約。待之不至。自言將逝。不得與此友別。柰何。復待數日。又不至。乃命人舁龕斷橋上。手執綫香一枝。從容入龕。頃之火發。遂自焚。觀者如堵。至身已焦黑。念佛聲猶不絕云。何士瓌陰騰文註釋

清本印。本印。字松岐。吳縣人。幼多病。因發願出家。年二十五。父母送之城。中圓通庵。薙染。尋受具戒。別買屋數間以居。名曰觀幻。戒行潔清。勤修福業。歷諸名利。供佛飯僧。回向淨土。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自九華歸。結期禮大悲懺。甫逾二七。忽感微疾。曰。吾生緣其盡乎。遂輟懺。專持佛名。至十月初旬。臥牀七日。右脅西向。念佛無間。已而囑付後事畢。命其徒誦阿彌陀經。至三周。寂然而逝。西方公據集驗

清遂欽●●遂欽字越成。無錫人。九歲出家。稍長。遇一尼師。激發。專持佛名。行住無閒。尋住蘇州南園白衣庵。興復殿堂。念佛益切。年五十。始受具戒。至五十五。其年三月。鷄初鳴。召其徒曰。吾將去矣。徒曰。師無他恙。何出此言。因泣下。欽曰。癡人。哭我何益。認真念佛可爾。遂趺坐西向。同稱佛名。盡炷香。乃逝。事在乾隆五十三年。西方公據集驗

清律宗●●律宗字聖可。嘉定人。三歲失母。其祖母攜至蘇城圓通庵。尋雜染受具戒。少好禮佛。長誦法華經。苦不能解義。因詣金山。及杭州崇福。參究累冬。歸而專修淨業。屢詣諸名山。供佛飯僧。年五十三。得咳疾。遂閉關不出。以西方爲期。至年六十四。正月望。集諸緇白。同稱佛名。至日昃。顧視左右。勸勉修行。語劇苦切。尋舉手。稱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如是者三。趺坐而逝。蓮華香滿室中。事在乾隆五十五年。西方公據集驗

清佛琦●●佛琦字見琳。長洲縣人。自少不願有家。既長。其母送閭門外。兩華庵。薙染。尋受具戒。已而受城中崇佛庵。尼道堅囑付。繼爲庵主。募金千餘兩。造西方三聖。

梅檀像。高八尺。歲結七日期場。集淨行僧爲念佛會。歷諸名山。供佛飯僧。爲常州天寧寺。置田三十畝。晚而專修淨業。將逝前三日。見菩薩現身。兩童子侍。或言聞菊花香。琦曰。此青蓮華香也。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晦。有近事女問疾。琦令扶起。集衆焚香。稱佛名可二千聲。遂逝。西方公據集驗 評曰。飯僧作福。在家人恆有之。今出家女衆。亦屢見焉。謂非能破慳貪者乎。雖然。女衆可以修福。而號爲沙門者。愈當精進。若夫但圖人之供養。而不知己之承事。生死不了。其債將如何償乎。

清蓮芳●●蓮芳不詳其所出。居崇佛庵。目擊琦往生事迹。遂亦密密行持。年三十餘。得疾。念力益堅。臨終亦正念分明。面西趺坐。合掌而逝。事在嘉慶十三年。染香集

清朗然●●朗然姓沈。嘉善人。年十八。見嫂氏產難之苦。自誓不字。求父母出家於邑之陶莊淨池庵。專志淨土。行持既久。閒忙無閒。嘉慶十三年。謂其徒福緣曰。吾三月中。已三夢寶池。跏趺華中。往生有分矣。汝當篤志念佛。自然水到渠成。功不唐捐。慎毋錯過。至三月念五日。無疾坐脫。年七十一。染香集

清妙成●●妙成湖州菰城何氏女。生有慧性。髫年。卽容止端莊。不同常見。母故奉佛。每見母舉佛號。便合掌相和。年二十一。適同里王生。未半載。夫亡。翁亦信心念佛。顧家貧。成勤紡績。以供菽水。朝暮則誦華嚴。持佛號。爲常課。如是十餘年。後翁出家。爲僧。姑繼亡。成亦投本城北門外廣嚴庵。爲尼。旋受具戒。持守嚴恪。益專志誦經念佛。甘棲淡泊。絕意攀援。嘉慶十九年。示微疾。語侍者曰。吾生緣已盡。後三日當西去。若輩幸自努力修持。或有見期。勿忘吾言。至第三日。正趺坐誦佛。忽舉首曰。接引佛已到。吾行矣。卽瞑目而化。年四十七。染香續集

清道乾●●道乾字世禪。嘉禾雙溪陳氏女。年十七。出家於秀州之蘿庵。喜清淨。自居。看古德機緣。遂發明向上志。圓具後。詣天台國清寺。參寶林珍公。見時便問。如何是大人相。珍曰。待汝除卻五障來。卽向汝道。乾曰。與麼。則瞞和尚去也。珍曰。汝那裏學得這虛頭來。乾不覺汗流浹背。便禮拜。珍復問曰。如何是大人相。乾展兩手示之。珍公印可。旋受衣拂。乾旣得旨。罷參。住南湖之草庵。庵破敗不堪。處之宴如也。操履

眞實順逆一如。平居一字一禮。三轉華嚴。課大般若經數十部。由是道風遠著。施者雲集。次第建諸殿堂。其庵居偈曰。學道殷勤年復年。從今不著有無邊。歸家莫便家中坐。好爲人耕劫外田。又於庵中設念佛堂。晝夜魚聲不絕者垂四十年。嘉慶廿五年冬。示微疾。十一月十一日。謂其徒曰。吾明日寅時當去矣。至時說偈曰。八十八年無貪戀。歸去來兮。水清月現。命衆同聲念佛。吉祥而逝。染香集 評曰。自古及今。禪淨雙修。而出自女衆者。蓋鮮矣。至其居不求安。殷勤辦道。宛具大人之相。苟非眞實了當。其可勉強爲之耶。

清蘭若庵尼 ●●蘭若庵尼。失其名。姓陳。寧國郡西世家女。西禪寺僧某。未出家時。聘爲室。後某棄家爲僧。尼亦出家於三乘庵。旋移居蘭若。日則隨衆苦作。夜則獨坐念佛。性甘淡泊。其兄時遺衣食。卒乃卻之曰。我旣出家。若常與在家昆季往還。仍如未出家矣。後念佛坐化。時當酷暑。七日肉身不腐。染香集

清道悟母 ●●道悟。字慧心。姓汪。松江華亭人。早喪父。寡兄弟。與祖母母氏同居。家

甚貧。守貞不字。已而投吉祥庵出家。旋詣地藏院。受具戒。念佛精進。道光十三年六月。母氏念佛而逝。七月。祖母亦逝。悟於八月五日。請戒師道生和尚。告曰。大事了畢。吾欲西歸。懇置龕一具。明日。邀衆念佛一天。以爲助緣。是晚香湯澡浴。及旦。集衆念佛一永日。至夜告曰。佛來接引矣。跏趺而逝。楊滿槎筆記

論曰。或謂女人有三隔五礙。何以得生淨土。是不知衆生之身。皆由業造。視業輕重。而分男女。今以女身而決志出家。斯其宿業決定消除。以是而登清泰之鄉。成菩提之果。而女身男身。了不可得。復何有所隔礙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往生王臣第三

清張師誠●●張師誠字心友。號蘭渚。湖州歸安人。父夢日。輪照窗。寤而生師誠。母早故。事父以孝聞。少年登科第。歷任封疆。爲江蘇巡撫。見蘇城殺業甚夥。屢出示勸

戒。遇放生河等處。則嚴捕魚之禁。著中不宴客。不殺生。已而長齋奉佛。棲心淨土。自號一西居士。擇前賢淨土論說。輯徑中徑。又徑一書。後附淨土歌詠。其自作數十首。最為警切。今錄其八首。一云。佛緣幸遇識鴻名。火急西歸此一生。不向此生拌力去。胞胎再入墮無明。一云。纔提佛號衆魔侵。降伏云何到一心。口耳相聞心應手。牟尼歷歷字推尋。一云。全拋名利與悲歡。切已無如此一端。斫斷愛繩憑慧劍。雲棲七筆萬回看。一云。船乘大願度塵寰。自利利他念一般。先借枝棲蓮界穩。羽毛豐滿任飛還。一云。執持無閒矢初衷。尤在臨時一念融。堪惜坡公公據在。未能著力棄前功。自注。

東坡常以彌陀像自隨。謂生西方公據。似有志於淨土者。乃疾革時。則曰。西方不無。然箇裏著力不得。錢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是東坡臨終。竟未著力。不能往生。良可歎息。

一云。最怕臨終神識迷。舌根堅硬氣難提。若非平日心專一。那得資糧助往西。一云。唯心自性理難明。水火鏡觀取譬精。念到一心心佛合。臨時自有佛來迎。自注。般舟三昧經。水火鏡之喻。謂以鏡具水火之性。喻衆生本具佛性。自注。念到一心不亂。則此心此性。克復其初。與佛融成一片。臨命終時。自能見佛。一云。

稍留一愛未全捐。便恐臨時被此牽。欲出娑婆除必盡。次公名論許重詮。自注。宋楊次公嘗謂。

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夫極樂之上。必由念一。洵爲至論。而欲出娑婆。設有一愛未除。卽恐難離世網。非獨愛重者然也。當云愛不除。不出娑婆。似更精到。

道光八年。年六旬餘。乞假歸里。靜居斗室。一意西馳。逾年卒。臨終時。誦彌陀經畢。纔

舉佛號。至第五聲。寂然而逝。張蘭渚年譜。徑中。徑又徑。汪石心述。

清章攀桂。●章攀桂。不詳其人。乾隆間。服官在外。篤信淨業。自號寶嚴居士。與投

子沙門世惺。輯蓮宗集要一書。自爲序曰。淨名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華嚴云。應觀

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皆唯心淨土之旨也。樂邦苦域。金寶泥沙。垢淨心生。麤妙境現。

此理唯禪淨雙修者。可以默契。初機淺學。何由得其門哉。永明料揀云。但得見彌陀。

何愁不開悟。而雲棲謂。持名一法。徹上徹下。大小兼收。所以修淨土者。當以持名爲

正課。以修一切善法爲助因。正助既分。而後修行之路。皎然不惑。蓮池大師疏彌陀

經。以信願行。判爲一經資糧。而以一心不亂。專持名號爲宗旨。洵確論與。余素慕佛

乘。注心西極。雖宦遊幾三十年。夷險備歷。而十念定課。未嘗一日忘也。己酉春。與投

子愍公遊浮山。至華嚴寺。偶於案頭見龍舒淨土文。理明詞達。誠爲淨土津梁。但篇帙稍繁。讀者或不終卷而廢。乃與愍公。徧取淨土諸篇。細心商榷。重加編集。冗者節之。缺者補之。分門別類。略如蓮庵之淨土指歸。而大旨一主阿彌陀經。以持名爲宗旨。故開卷卽以此經冠首。俾行人知先守約。二六時中。專持名號。以爲正行。而以深信發願。爲往生前茅。信願行三者相須。淨業乃成。蓋淨土爲佛門之異方便。而持名又異方便中之方便也。書凡六卷。帙雖半於龍舒。義實該乎蓮藏。爰付剞劂。質之四方淨侶。倘以爲不背教理。不越淨規。愚者暫得心開。智士益增淨行。斯願足矣。若夫唯心淨土。則在當人默契。固無須門外漢之饒舌也。後莫知其所終。蓮宗要

論曰。向來載宰官往生。不下數十人。然皆古記所傳。而近代者無聞。余廣採博訪。寥寥然。僅得二人焉。何夙因之易昧若斯也。嗚呼。豪貴學道。自古爲難。況當像季。不更宜然。今者一則居尊貴。而不戀世榮。一則歷夷險。而不廢定課。有志淨業者。當以二人爲軌則。所謂案牘雖忙。姑少置。朝朝十念。不宜虧。不覺深味乎其言哉。

往生居士第四之一

清黃武城●黃武城泰州姜堰人。世業儒。遇法宗和尚。導以念佛。康熙十年。染微恙。沐浴更衣。請法宗至。決擇臨終四關。忽猛省。頓斷恩愛。不容妻孥相見。一心念佛。三日後。趺坐合掌而逝。蓮藏

清吳如庵●吳如庵徽州人。入籍常州宜興縣。生平信向佛乘。參璞中和和尚。遂修淨業。康熙十二年夏。示微疾。以數珠分給子女。教之修持。其姻親俞有光往省之。與如庵談及念佛法門。如庵曰。念佛之法。須閒也。念忙也。念行坐也。念夢寐也。念乃至鬼哭神號。無不念。纔是真念佛的人。欲得此真念者。只在一信字。汝當緊信。汝當緊信。乃說偈曰。參禪念佛本非歧。三聖慈悲引我西。普勸世人勤念佛。白蓮臺上見阿彌。遂命家人。朗念佛號。趺坐而逝。蓮藏

清俞有光●俞有光新安人。幼居宜興。與吳如庵同修淨業。日持佛號五千。金剛經三卷。發願往生。後見如庵西歸。益加精進。書念佛緊要四字於牀右。以自警策。康

熙廿三年三月三日。徧別親友。作偈曰。西方淨土是吾家。一句彌陀度歲華。清磬數聲明月上。此身穩坐白蓮華。初八日。示微疾。謂家人曰。吾去。汝等切莫啼哭。當念佛相送。十二日。閉目寂然。眷屬圍繞。忽張目曰。念佛緊要。言訖而逝。年七十八。藏 連

清蘇起鳳

吳敬山

◎◎蘇起鳳。字岐山。岷山人。幼年矢志宗乘。徧參知識。有所悟入。

一生戒殺。蟲蟻不傷。晚年篤修淨土。四威儀中。未嘗閒缺。康熙三十八年。年已八十時。值嚴寒。擁被而坐。十一月廿六日午間。謂其孫甸方曰。淨土之緣熟矣。三日前。卽見佛來。吾不欲顯言耳。今夜子時。吾往矣。更餘。披衣而起。焚香然燭。端坐向西。命家人念佛。自亦隨之。將三更。聲音漸低。寂然而化。有吳敬山者。與起鳳同里。爲蓮社友。年逾七十。發願參學。甸方以其年老。勸之專修淨土。可以一生成就。敬山信之。晝夜念佛不輟。未及一載。其至戚友來。謂甸方曰。今早敬山見護法神現。接引往生。臨行。安然坐脫。囑我致謝。是以來耳。西歸直指

清惲又駢◎◎惲又駢。常州人。素誦金剛經。長子嗣曾。季子臬聞。皆修淨業。其年春。

又駢疾作。二子呈蓮藏一函。又駢甚喜。二子曰。大人既信淨業。何不從此修持。又駢遂以佛誕日茹素。日持佛號萬聲。至五月廿六日。諸子進參劑。又駢不服。曰。藥醫不死病。乃舉念珠云。佛度有緣人。時舉家忽聞蓮華香。諸子驚異。請曰。大人此際意況若何。答曰。月白風清。香煙滿路。遂面西端坐而逝。事在康熙三十九年。藏 評曰。修淨業者。不在時之久。而在信之篤。又駢發心。纔一月耳。一念堅勇。疾證菩提。游移莫決者。此誠可爲龜鑑也。

清王貞生 ● 王貞生。崑山人。父彥敷。爲崑庠善友。崇奉三寶。而貞生多習氣。不甚信奉。一日得病。見有長大黑鬼。謂是前世怨仇。貞生怖甚。遂勇猛念佛。求生西方。念佛稍懈。鬼形遂現。由是求生益切。念佛益銳。念至數日。鬼不復現。臨歿時。至氣盡力竭。其聲漸低。隱隱向西去。西歸直指 評曰。臨終善友。最爲難值。貞生所見惡鬼。明爲怨仇。實則善友也。且貞生既得往生。惡鬼必能度脫。一得兩全。不可謂非幸也。

清蔡鵬九 ● 蔡鵬九。字資萬。蘇州西洞庭山人。世爲賈。鵬九則好二氏書。與高人

逸士遊。後遇唯然和尚。勸修淨業。始誦佛經。舉放生會。已而持長齋。自號虛白居士。無何得疾。以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八日終於家。先一夕洗浴。將旦。集家人與訣。謂曰。世間眷屬。報盡則離。圖久長者。當結法緣。若輩勉之。衆哭曰。勿哭。爲我齊聲唱阿彌陀佛。復謂其子曰。吾蔬食者一年矣。喪中設祭享賓。勿用肉。汝若憶我。須常斷殺。能斷殺者。是爲孝子。勉之。遂轉面向西而逝。及將斂。遷尸於堂。向西如故。其子跪而祝之。面始仰。卒年五十。一行居士集 評曰。往生者。首重慈心不殺。經有明文。今汝若憶我一語。直身衆生之身。心菩薩之心矣。悲哉言乎。

清唐漚和。●唐漚和不詳其所出。身列武庠。初不信因果。晚年與鑑機子遊。始信向。因教以受持十念法。精進不懈。年九十六。示微疾。忽躍起。合掌曰。佛來迎我。溘然而逝。蓮宗集要

清陳君魁。●陳君魁池陽貢生也。遇淨川老僧。指示念佛。遂長齋戒殺。精勤禮念。晝夜不輟。發願印施龍舒淨土文。結菩提緣。未半年。兩覩阿彌陀佛。身滿虛空。末後

又見自知往生時至沐浴焚香手執數珠端坐而化。

連宗集要

清陸士銓●●陸士銓字近堂蘇州元和人始習扶鸞術歸玉壇爲弟子後爲壇友祈疾神教禮梁皇懺士銓因禮懺發心遂詣天寧庵受菩薩戒會有寂根菩薩自極樂國來降於玉壇開闡淨土法門教人痛念生死屏絕歧趨一心念佛先後凡十一會由是與會者始知回向極樂然故習未忘多有出入唯士銓一意持名修觀誦法華經長齋一二年尋得瘍疾漏下減食遂開肉戒而疾亟臥牀不能起自知將終愧悔甚切先沒前七日屏葷腥連稱阿彌陀佛有女年十餘戒以持齋念佛去時勿哭及病革目光上燭若有所見口稱白蓮白鶴及諸上善人復連稱佛右脅而逝異香滿室中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也年三十九已而諸友詣壇叩士銓生處王天君報曰陸子大幸若非臨終正念幾至墮落現已得生西方邊地矣其明年五月朔士銓降壇示諸子曰有一件最切己事人人不能逃人人多忘卻者汝知之乎現前爾等四大輕安精神強健曾不思一旦臥病於牀魂離魄散東西不辨南北不

分前路茫茫。毫無把握。隨業輪轉。受苦無窮。唯有平生虔修淨業者。到時自見佛來。接引。生蓮華中。受諸快樂。壽命無量。諸子有志斯道者。當講信行願三事耳。信者。信西方之有淨土。猶此城之有閻胥。娑婆在東。猶此城之有婁葑。娑婆既實。實是有淨土。豈不實實是有。同在圓明覺海之中。舉念可到。亦猶同處一城之內。舉足可到也。既信得淨土。決定可到。又須信念佛法門。如穿衣喫飯一般。穿衣免凍。喫飯免飢。念佛免生死。今日信。明日不信。未爲真信。終身信。一念忽不信。未爲真信。從今日去。直至命終。一信到底。更無纖毫疑惑。方爲真信。既信有西方矣。又信有念佛法門矣。空言讚歎。何益生死。故凡發信心者。卽當如教奉行。今日信。今日卽行。明日信。明日卽行。切不可曰。我今後生。且待老年未晚。不見道。青冢多埋紅粉骨。黃泉半是黑頭人。何老年之可待也。又不可曰。我父母之事未完。兒女之債未了。且待閒暇無事時未晚。豈知無常迅速。鬼使臨門。不可向他道。我父母之事未完。兒女之債未畢。且待閒暇無事時。然後來也。又有勇猛一時。懈弛一時。是謂人而無恆。譬如雞之抱卵。必其

息息不離於卵。俾熱氣相續。方能生育。若今日抱之。明日去之。未有能生者也。涵養蓮胎。亦復如是。至願之一字。尤爲緊要。世間信佛念佛者。固不乏人。然或求現生富貴。或求來世福壽。得好人身。不至墮落。此爲背佛意指。佛教你出生死。你偏要入生死。佛教你生極樂。你偏要住娑婆。一生信行。盡付東流。譬如耕田。下了稗子。而望其生苗也。有是理乎。故發真信者。當行真行。行真行者。當發真願。盡此一生。決定不生天上人間。決定要生西方淨土。如此念佛。方爲隨順佛語。不至唐喪光陰。諸子勉之。其後四年。嘗再降黃敬敷家。勸勉同壇。語多切至。一行居集。西方公據書證。

清馬榮祖

僧祥峯

●●馬榮祖字宁良。浙江秀水人。少能文。弱冠補諸生。父母早逝。

事繼母甚謹。年三十。得咯血疾。又五年。疾甚。進食輒吐。有僧祥峯者。未出家時。與榮祖習。及是。參學還。宿慧頓開。信解通利。榮祖心異之。語及卻病方。祥峯曰。子病殆非藥石所能療。子能放下萬緣。觀佛念佛。日久功深。坐斷無明。無量劫來。生死重病。直下解脫。復何身病之患乎。榮祖瞿然有省。遂長齋。修淨業。病良已。先是夜夢虛空中。

涌出壽字。不可算數。光明爛然。已而閱梵書云。阿彌陀。一名無量壽。亦名無量光。適與夢符。益自喜。以爲宿緣在是矣。尋讀六祖壇經。默契法源。愧悔交切。後詣山陰大覺林。受三歸五戒。日持佛名三萬。阿彌陀經。金剛經。各一周。兼修淨觀。暇輒邀諸梵侶。晝夜課佛名。其年正月下旬。自蘇歸。閱月病作。三月初。臥牀不能起。謂所親曰。我從三十五歲。發菩提心。唯求嚴淨佛土。利益衆生。雖卿相之榮。視同敝屣矣。今卽沈疴在體。然一念歡喜心。未曾少變。庶幾臨終正念。直往西方耳。或問。數口嗷嗷。何以善後。曰。此有天焉。非吾所及也。至十八日晚。云。明日要大懺悔。晨起。搭衣禮佛。向西端坐。誦阿彌陀佛名數百。及雲棲發願文。盡炷香。乃就寢。又三日。云。三聖現前。爲我說法。我常在大光明中。其明日。又云。菩薩以淨水沐我。洗我夙垢。頓獲清涼。樂不可言。向晚。有友沈鴻調來視。問念佛否。曰。念。鴻調曰。不可著相。曰。卽心卽佛。何著之有。遂屏諸穀食。日飲茶二盞。已而唯飲淨水者二日。方向午。謂家人曰。佛來迎我。連舉阿彌陀佛。右脅而逝。時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廿九日也。年四十八。無子。遺命。不立後。

時祥峯和尚方閉關蘇州文星閣。修念佛三昧。其年冬夜夢三人入室。南向坐。其一僧服。旁兩居士。神儀儼然。上有白光覆頂。祥峯禮足已。問三大德何來。僧服者曰。西方來。祥峯曰。莫非阿彌陀佛國中人不。曰。然。因問何名。三人同聲曰。汝名甚麼。祥峯曰。弟子法名達文。僧服者曰。卻來妄語。祥峯曰。真也。非妄。僧服者又問。汝名甚麼。祥峯曰。弟子法名達文。僧服者云。還要妄語。祥峯曰。弟子實非妄語。如何。上座云。我妄語。僧服者曰。一切衆生。以妄爲真。執假爲實。故受輪轉。若有智者。知是妄語。卽無輪轉。汝莫自迷。失本真心。當知真心無心。真知無知。覺知乃魔。佛無知覺。汝當信受。莫懷疑惑。祥峯言下開悟。復進曰。上座之說的是。佛法不可思議。請問上座。既自阿彌陀佛國中來。可曾見阿彌陀佛否。左一人答曰。我向汝說。汝終不信。汝須親見始得。三人齊起。各向祥峯頂上一拍。爲說偈曰。應當勤精進。修諸清淨業。因深則果實。慎勿生疑惑。又曰。諸法從心生。諸法從心滅。心法本來空。取舍不可得。又曰。生佛心法。等譬如夢中境。如幻三摩提。汝已知少分。偈畢。忽見馬榮祖。嚴整威儀。頂禮三人。三

人卽騰空向西而去。空中樂音嘹亮。佛聲朗然。榮祖更向祥峯三拜。曰。蒙師勸我修淨業。歸依三寶。今已生淨土。得大安樂。故求菩薩來演妙法。以報深恩。又向祥峯三拜。合掌念佛向西而去。適晨鐘乍發。遽然而覺。向晨書之。爲紀夢篇。祥峯後隱婁江福城院。臨終預知時至。念佛坐脫。一行居集。西方公據書證。染香集。評曰。前近堂以降壇而勸同學。今宁良以託夢而謝深恩。孰謂一生安養。杳無信息乎。雖然。機緣未熟者。不可一概例也。

清彭希涑

順氏

●●彭希涑字樂園。號蘭臺。蘇州元和廩生。卽二林居士從子也。年

二十六。舉於鄉。少喜蔬食。成童後。卽長齋五年。已而得咯血疾。始開肉禁。然因病發心。遂信向佛。乘持六齋。誦華嚴經。日課西方佛名。求生淨土。雖舟車南北。未嘗廢忘。嘗作回向詩十首。一云。輾轉因緣十二支。塵沙劫數了何時。空王足下勤稽首。雙淚潛流不自知。二云。風力吹人豈自由。幻緣牽引惹閒愁。病魔天遣重重逼。垂死方悲不早修。三云。由來色相盡空虛。萬劫貪癡未易除。何似彌陀一句子。六根收拾了無

餘四云。營營逐逐不如閒。人命須知呼吸間。卻恐修行迷正路。臨歧回首黑漫漫。五云。靜觀深時落日斜。了知極樂路非賒。十年蕩子無歸處。一念回光便是家。六云。疏風林下百千樂。好鳥枝頭和雅音。一百八粒菩提子。種得蓮根十丈深。七云。心心相續。憶彌陀。萬事浮雲一任他。何待命終生彼國。現前先已出娑婆。八云。塵障空時法身現。潭心月映爲波清。大千無盡音聲海。收拾聞根絕送迎。九云。佛心念佛原無隔。六字繇繇覺亦忘。我已千生病煩惱。醍醐此日灌焦腸。十云。我爲菩提發宏誓。不求福利與生天。盡虛空際普賢願。未到蓮邦怎得圓。二林居士以雲棲往生集事詞太略。欲重加採輯。續以近今故事。甫創其凡。希涑欣然任之。與妻顧氏篝燈鈔寫。成書九卷。名曰淨土聖賢錄。刻行於世。又嘗手書法華經一周。累年始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病瘡且痢。自房中出。就母寢。絕口不及家事。日唯勸母念佛。曰。他日西方好相見也。先沒前三日。請澄谷和尚。至牀前設几案。受三歸五戒。懺悔發願。益加懇至。自言一二日間。淨念現前。寶池蓮華。宛然可掇也。十三日早。命家人張接引佛像。

移榻向西。仍請澄谷和尚至。曰：煩師助我念佛。至晚，口喃喃誦佛名，右脅而逝。異香滿室。中年三十三。二林居士贈以詩曰：徧界蓮華撲鼻香，條然撒手便還鄉。昌黎不識西方路，孤負當年十二郎。顧氏名韞玉，早慧能詩。年二十九得疾，亦念佛坐逝。關稿遺

清彭紹升。彭紹升，法名際清，字允初，一字尺木，蘇州長洲人。幼聰穎，年十六爲諸生。明年舉於鄉。又明年捷南宮，以名進士終於家。初不信佛，好世間文字，志存利濟。忽自省曰：吾未明吾心，柰何？或告以道家修鍊法，習之三年，不效。後讀佛書，爽然曰：道之所歸在是矣。始信向佛乘。慕梁谿高忠憲、廬山劉遺民之爲人，故又號曰二林。以兩公修學地，同名東林也。性純孝，居母喪，宿殯側者三年。父歿，建念佛道場，又願以平日所誦華嚴經十部、彌陀經一千部、金剛經一千部、佛號一千萬聲，代父回向西方。已而盡棄所習，專心竺教。好方山、永明之書，尤推蓮池、憨山爲淨土之前導。年二十九，斷肉食。又五年，從聞學定公，受菩薩戒。自是不復近婦人，以知歸子自稱。

嘗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網。其自誓文云。若我際清。既受戒已。還復破戒。增長惡法。毀壞善根。唯願護法諸天。速行誅殛。爲世鑑戒。若我際清。克厲身心。護持戒品。盡此形壽。必生安養。十方三寶。爲我證明。俾我速得念佛三昧。臨命終時。遠離塵垢。親見彌陀。脫然西邁。更無遮障。見者聞者。如我發心。生極樂國。獲無生忍。回入娑婆。普度有情。俱成正覺。後閉關文星閣。修一行三昧。顏所處曰。一行居。作閉關詩十首。一云。福德門頭事孰真。腳邊狼藉幾多春。而今回向無生國。蜨夢籠中瞌睡頻。二云。我佛真身徧十虛。塵塵寂滅更無餘。休將知見重分別。一念回光識得渠。三云。輪珠一串無頭尾。念念明時粒粒圓。六字打開無盡藏。拈來放去只如然。四云。園居深處悄如山。長日何人更扣關。報與諸公勤護惜。休從門外苦追攀。五云。堯峯山下雲深處。聞說幽人策短藜。多事東風輕漏泄。經聲又度小樓西。六云。一枝梅萼破寒林。得意春風枝上禽。聲色堆中休錯過。焚香爲爾念觀音。七云。舉首低頭放下看。蓮池不隔一毫端。迦陵音裏分明說。常寂光中休自瞞。八云。閒話閨中破寂寥。人傳此夕是元宵。法

華課罷無餘事。龍井新茶試一瓢。

自注：時爲二女子授法華經。

九云：重向尼山訪舊盟。鏗然點瑟

話無生。蓮華腳下如輪大。沂水春風掉臂行。十云：香山老子最清真。每到歧途一問津。莫悵華原消息斷。谿邊依舊十分春。又令畫工繪極樂世界圖。悉本淨土三經。依正莊嚴。凡四易稿。閱半載乃成。自題偈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讀華嚴偈。信入淨土門。由諸佛淨願。成就妙莊嚴。淨願如虛空。不拒種種相。無邊功德水。涌現寶蓮華。一華一衆生。具有如來藏。寶池及寶樹。圍繞寶欄楯。重重妙樓臺。充滿虛空界。或浴香水流。或享上妙味。或趺坐經行。或誦經聽法。或衣緘盛華。供養十方佛。或上善同會。畢入菩提場。衆鳥共天樂。暢發和雅音。從聞入思修。一念總超越。況乃無量壽。安坐寶華臺。慈雲覆人天。諸根普一雨。聞法得解脫。直至次補處。如斯利益事。思議何可窮。亦如彼畫師。一心所轉變。不離毫端量。現此寶王居。非我復非渠。一卽徧一切。畫與能畫人。畢竟了無有。願見者聞者。如我所發心。憑茲一念功。自致不退轉。何論萬億程。當處悉具足。又憫末法衆生。不具正眼。互相

抵觸。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闕。著華嚴念佛三昧論。以釋禪淨之諍。著淨土三經新論。以暢從上蓮宗未竟之旨。其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隨機接引。世多傳而誦之。又嘗釀金萬兩。權入出息。以創佛宮。刊教典。飯僧衆。開近取堂。以周窮乏。置潤族田。以贍貧族。舉恤釐會。以濟孀居。立放生會。以全物命。各有發願文。回向淨土。於蘇杭僧舍。屏居十餘年。日有課程。預爲終制。俾無立後。乾隆六十年秋。下痢。仍居文星閣。入冬。精神漸耗。將諸善會。賫一一囑付。其姪祝華。令以後永久勿替。有僧真清。問曾見瑞應否。紹升曰。有何瑞應。我大事在來年開印日耳。至嘉慶元年正月二十日清晨。作辭世偈云。出沒閻浮塵點身。流離瑣尾竟何因。而今驀直西方去。瞥眼收回萬劫春。遂西向趺坐。念佛而脫。時果爲署中開印日。年五十七。居士傳。二林居集。一行居

集。觀河集。彭氏家譜。僧真清述。

評曰。余聞二林不若一林好。就了廬山去。錫山竊深然其語。及讀

一行書。而歎其去就之得宜。讀決疑念佛兩論。覺非一非二。無我無渠。乃爽然自失矣。

清呂蔚若●●呂蔚若錢塘人。樂善好施。篤修淨業。茹素廿餘年。晨夕課誦無閒。嘉慶三年二月朔。抱疾。時茗溪章銓。因事至杭。舍其家。夜夢一僧。跏趺坐庭中。唱佛。因問念佛何爲。僧曰。呂某有善根。不日當歸極樂國土。君未之知耶。覺而異之。晨告其子文燕。愀然曰。吾父正月下旬。卽囑付後事。謂於二月七日。往生淨土。今公夢如此。信矣。至初六日。其臥室徧滿蓮華香。經宿不散。翌日清晨。香愈烈。自云。阿彌陀佛。與諸菩薩皆來矣。乃跏趺坐合掌。唱佛號而逝。章銓爲之傳。染香集

清曾庚●●曾庚江蘇寶山人。印顯觀察之子也。壯年舉賢良。不求仕進。好善樂施。尤喜放生。家中絕宰殺。有僧授以念佛法門。遂篤信力行。嘉慶十三年九月。下痢。自知不起。念佛愈切。至十月二日。告家人曰。我歸期在今日矣。汝等爲我稱佛名。一切事不許告我。自起作書。別其歸戒師智照和尚。踰刻。令家人焚香。合掌正念而逝。染香集

清陸西橋●●陸西橋以字傳。蘇州人。年少有才。而省試屢黜。乃慨然發出世心。與

妻周氏同修淨業。膝前止一女未嫁。一日西橋示疾。謂周氏曰。後七日吾行矣。汝勿令我女知之。恐其哭泣。亂人正念。周氏曰。諾。至期盥沐更衣。面西端坐。誦阿彌陀經。至白鶴孔雀句。舉目仰面。若有所見。寂然而逝。此嘉慶六七年間事也。往生近錄

清凌樹●●凌樹字吉人。松江婁縣庠生。喜講性理之學。言行篤實。鄉黨敬之。晚年閱雲棲法彙。遂發信心。常靜坐念佛。晨夕有定課。時松人多未知念佛法門。凌樹實倡之。繼起者遂衆。嘉慶十二年秋得疾。謂所親曰。我去。必趁中秋好月色。至中秋夜。果念佛而逝。時月明如晝。染香集

清沈暢願居士●●沈暢字紫林。元和武生。爲人沈靜。以訓蒙自給。既而歸心淨土。凡念佛七期。必與焉。節間解館。及歲終。輒居南禪寺念佛。一日忽謂其子曰。吾欲歸去。其子訝之。越日示微疾。招沙門數人助念。合掌而逝。有願居士者。亦居南禪念佛。先暢而去。西歸時。家人皆聞蓮華香。欲爲延僧助念。居士曰。無庸。我已坐蓮華中。見佛放光照我。我時在光中。不須燈燭也。如是三日吉祥而蛻。香三日始歇。事在嘉慶

十五年。西歸見聞錄

清蔣龜蒙●●蔣龜蒙。會稽人。壯年遊幕四方。樂行善事。尤注意淨土一門。嘉興楞嚴寺念佛堂。及放生會。皆其倡建。晚年旋家。作淨室三間。爲棲息地。中供阿彌陀佛像。日課洪名十萬聲。數年不閒。嘉慶十六年某月。預知時至。臨終前三日。徧辭親友。至期。邀僧十人。於靜室念佛。自趺坐庭中。僧衆繞行持名。日將午。正當行香。合掌而

逝。染香集

清曹聖友●●曹聖友。嘉善人。嘗患風病。手足癱瘓。進香杭之天竺。於佛前發願。念佛求生。誓不退轉。從此行住坐臥。佛聲不絕。念至切處。必痛哭流涕。如是者十年。嘉慶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令其子到北港荻秋庵。請僧六人。來家念佛。十四日僧至。聖友曰。吾十六日當西去。請師等三日相助。感謝不淺。卽於是日始。每日念香十枝。行坐相半。聖友日隨之。至十六日晚。坐香甫及二寸。遂化去。染香集 評曰。昔人念佛。痛哭流涕。今則鈞譽沾名。卽使勇猛一時。旋復怠弛。用力多而成功少者。職是故也。慎

之哉。

清馮庭桂●馮庭桂。蘇州元和人。受持五戒。嘗於普福禪院。禮華嚴法華兩經。每日千拜。寒暑不閒。後居南禪亦然。禮經之暇。卽念佛不輟。如是二十餘載。嘉慶十八年春。預知時至。徧辭親故。安然念佛而逝。異香三日。集 染香

清浦文榮●浦文榮。吳江人。中年歸依。接待寺僧。祥謙。秉受五戒。發心念佛。求生西方。數十年。日課佛號不輟。有二子。一出家。胥江禪院。亦常至父舍。父子兄弟。同心念佛。嘉慶十八年。文榮年七十。感微疾。自知時至。命二子同稱佛號。合掌而逝。室中異香。竟日不散。集 染香

清鄭兆榮●鄭兆榮。字廷勳。吳江盛澤人。自幼茹齋。好善。中年賈於漢口。家漸起。而善心益厚。先是有同事妻某氏。因病入冥。神責不孝。欲奪其命。氏急求免。神曰。爾欲消罪。須向善人徐大均商之。乃可。氏醒。如其言。乃獲免。其徐大均者。素修淨業。兆榮至戚也。兆榮聞其事。遂信向念佛。日漸加功。慨然捐資萬金。開善堂。濟貧困。回向

淨土。客至無事。不交一言。晚年自將久備。杪枋壽木。售人時懷數珠及錢。往諸貧里。施勸念佛。遇隆冬號寒。雖解衣。衣人所不惜也。嘉慶十八年十二月。染微疾。至望日。子欲辭之他往。兆榮曰。去宜速歸。吾行有日矣。至期。面西趺坐。眷屬環立。兆榮曰。爲我念佛。菩薩降臨矣。衆聞異香。移時而化。年七十八。集染香評曰。世俗愚人。生前不修安養。但知預備壽木。以爲安頓。一生及其身入棺中。無錢財者。付之一堆野火。有體面者。埋之萬里荒山。其爲計亦左矣。今廷勳以壽木售人。其亦有鑑於此夫。

清吳濂◎◎吳濂字芑謀。元和庠生。父奉佛。與師林寺某僧善。父病。僧頻來問疾。開示念佛法門。濂在旁聞之。恍然有省。遂棲心淨業。爲人簡默。雖念佛無閒人不知也。年三十餘。家貧。以教讀爲業。試前列。無喜色。嘗語所知曰。我之志固有大者在也。一日小腹忽起一瘤。醫治罔效。瘤潰。血流不止。因賦詩二絕。一云。贅瘤還繫贅瘤身。自歎今生半廢人。四大本來無我相。皮囊雖好不多春。一云。不用良方不用醫。自家有病自家知。從今晝夜彌陀佛。證到金剛不壞時。臥病兩月。病苦日劇。念力益堅。臨沒。

前三日預知時至。屏家人勿近。至期請名僧數人助念。跏趺合掌而終。時在嘉慶十九年二月廿三日。染香集

清沈廷瑜●●沈廷瑜嘉興北版人。性端謹。遇事必躬爲之。而信口佛聲。滔滔不絕。人或笑之。皆所不顧也。如是數十年。自云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年七十三。示微疾。忽語家人曰。佛來也。爲我炳燭。手自焚香而絕。時嘉慶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也。染香集

評曰。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此真動靜一如。深入三昧者也。營心名利者。動云我處事紛心。無暇念佛。直至生死到來。放下空手。是誰之過與。

清施靜巖●●施靜巖華亭人。性端謹。作事周密。爲人謀必盡心。親族多賴之。嘉慶廿三年春。臥病。藥餌罔效。入夏病劇。其表兄鄭慧庵來視。憫之曰。弟病亟矣。何不念阿彌陀佛。經云。臨終十念。亦得往生。靜巖曰。我恨平日未知念佛。今不能念矣。奈何。遂大哭。慧庵曰。無妨。弟聽我念。心中觀想可也。卽朗唱佛名。靜巖亦高聲隨誦。纔數十聲。忽曰。阿彌陀佛。并諸菩薩。多在目前。言畢而逝。染香集

清張孝林驥鍾●●張孝林號鹿泉華亭人奉佛甚虔好施與告急者無弗應日誦

金剛彌陀諸經並持佛號萬聲嘉慶廿三年晨起告家人曰吾夢蓮華開矣明年正月某夜炷香向西朗誦彌陀經及心經各一周復頂禮者三跌坐合掌默持佛號至夜半含笑而逝異香滿室先是孝林第四子名驥鍾隨父修淨業施與周急亦如孝林自奉甚薄蔬食終年不厭事親孝母死哀毀骨立嘔血數升曰父有三兄在我去矣卽跌坐母柩前默持佛號閱三日捻珠而逝載入郡志染香集

清方剛●●方剛字鐵華華亭庠生與蓮生庵主洵庵爲方外交知念佛法門由是長齋念佛精進數年嘉慶廿三年秋染疾自知不起絕食飲水命其弟邀洵庵夜話謂曰承師開示念佛法門遵以修行今我於十五日去矣感不去心故相邀一別耳至期能來一助爲望遂口占一聯云十念堪憑休放過臨終一念衆生可憫先了卻自己三生屆期洵庵至剛曰頃已見大和尚接引可急焚香念佛千聲卽去矣衆稱佛名果至千聲合掌而瞑染香集

清潘萬宗●潘萬宗。吳江黎涇港人。中年喪子。發出世心。詣南海佛頂山。求藏悟和尚。薙染。悟公曰。爾有母在。未可也。況修行不在出家。得一良友。不時熏習。足矣。萬宗乃已。晚年。長齋奉佛。下體素患癱疾。至是。忽升頭面。甚重。欲赴水自盡。方外友定川止之曰。疾從業起。業由心生。如其含怨沈波。則迷根深植。後生益苦。可不懼耶。若能悔悟自責。隨緣忍受。益其進修。則禍爲福基。所以經歎修行正念。而臨終尤甚。祇爲心力難思故也。萬宗言下豁然。由是念佛愈勤。一載後。疾良已。嘉慶廿四年仲夏時。見淨室門上。油雲盤旋。隱露葫蘆放光狀。心竊異之。是年十月朔。示微疾。又三日。沐浴更衣。端坐繩牀。令妻助稱佛號。移時而寂。妻爲焚衣。火滅後。灰燼中現三聖像。眉目分明。衣摺畢具。又於招魂日。化一襯衫。灰上現大字數十。皆赤色。惜爲無知者掃去。遠近歎異。年六十六。

染香集

清沈舒華●沈舒華。號苧茶。錢塘孝廉。自幼敬信三寶。力行善事。嘗刊佛經。及諸善書。印施。戒殺放生等事。尤實力奉行。中年受五戒。長齋奉佛。專心淨土。日誦彌陀。

名號五萬聲。數十年無閒。晚選寧郡教職。辭不赴。繪趺坐蓮臺圖以見志。一夕五鼓。忽睹室中光明。以爲天曉。遽起禮拜。未幾復暗。閱半月。早課甫畢。覺體憊倦。仍默持佛名不輟。明日晚。合掌而逝。時在嘉慶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染香集 評曰。古人有鏡光現於壁端者。有月光現於塔上者。往生集謂身心瑩徹之明驗。室中光明。得母類是。

清沈虞尊 ● ● 沈虞尊。震澤麻園濱人。自幼至老。念佛日課。無有閒斷。臨終前一日。徧召親友告別。屆期。澡浴易衣。出坐堂中。合掌念佛而逝。卒時。室中異香。達於鄰里。年六十七。染香集

清馬敬修 ● ● 馬敬修。松江金山縣人。中年好道。與里中同志數人。共修淨業。行願切實。樂善不倦。戒殺放生。尤爲勇猛。會參一和尚。暨松濤和尚。相與提持。益切求生之願。卽受優婆塞戒。苦志數年。後病頤腫。轉側維艱。然志不稍懈。適松濤和尚來問疾。留之念佛相助。三日後。自見牀前有金小塔。陵空而下。兼有四色蓮華。鮮盛異常。

乃合掌謝衆曰。導師來矣。連稱佛號而瞑。

染香集

清許仁熟●●許仁熟。丹徒南鄉人。性淳厚。父悟誠。精修淨業。仁熟亦篤信三寶。常誦準提呪。既冠。肄業城中。每得脩資。輒放生濟苦。悟誠欲爲聘妻。辭之。年二十二。赴院試。得咯血疾。後數年。漸入沈疴。呻吟牀第。悟誠曉之曰。病乃宿業所招。西方阿彌陀佛。是無上醫王。汝能往生彼國。萬劫沈疴。一朝脫去矣。仁熟恍然。遂請竹林寺雪谷和尚。庭中設座。受三歸五戒。發露懺悔。刻志西方。至四月八日。令延僧念佛。以七日爲期。期滿。卽薙髮披緇。眷屬悲甚。仁熟曰。爾等速去。勿亂我正念。自此持誦益力。五月一日。又令延僧念佛七日。遂絕粒飲水。直身仰臥。莫能舉轉。至初六日晚。謂悟誠曰。今夜圓滿可耳。遂上燈起香。至夜半。忽窗外紅光燭天。連放二次。仁熟自力轉身。右脅合掌。微笑而逝。年二十五。悟誠者。字心僧。有詠道詩偈行世。今錄其四首。一云。心似浮雲到處閒。本來不住有無邊。黃華翠竹皆眞諦。一著研求便落詮。一云。勤修淨業脫塵緣。不用思惟自了然。若是狐疑生識見。密雲濃霧障青天。一云。談宗講

教世滔滔。競說聰明見地高。何似堅修眞實行。彌陀一句斬魔刀。一云萬劫沈迷悔悟遲。今朝始識路多歧。幻緣報盡成無漏。七寶池蓮占一枝。詠道詩 傷并序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往生居士第四之二

清裴永度。●●裴永度。江蘇泰州人。世居曲塘鎮。耕稼爲業。性恬淡。無所好。而見善必爲。幼卽篤信佛法。長齋課佛。名無閒。旣而歸依高旻古光和尚。受滿分優婆塞戒。行持嚴潔。未嘗缺漏。其妻亦信向念佛法門。受優婆夷戒。夫婦雖同居一室。數十年中。履踐純白。人無得而議焉。早年無子。唯一女。亦齋素奉佛。未幾。懇求出家。許之。爲薙髮披緇。受苾芻尼大戒。永度捨宅爲庵。令妻女同修淨業。自則別構靜室。獨居念佛者數十年。後年近七旬。一日告其親族曰。吾五日後當相別矣。幸以吾遺蛻焚化。此身如幻。勿錯相愛惜也。至期。端坐持佛名而逝。家人從其遺命。閣維得舍利百餘。

粒如豆。五色晶瑩。遂貯以瑠璃餅。供奉庵中。時道光初年事也。染香續集

清鍾九思沈氏。●●鍾九思。杭州人。家西溪。爲人長厚。篤信三寶。鄰近僧舍茅蓬數

十九思。一一護持。供養不怠。或以事故虧其多金。亦無怨色。與人交易。無分毫欺詐。婦沈氏。同修淨業。九思作諸功德。恆樂助之。一子一女。皆樸素勤謹。道光六年初夏。九思示微疾。至廿四日清晨。告其妻曰。我以平日忠實不欺。淨願肫切。蒙佛菩薩接引。今午當西去。爾等好事量力常作。其慎守我志也。及午。曰。爲我然香燭。復謂沈氏曰。爾來日無多。念佛緊要。言訖而逝。年五十二歲。明年七月。沈氏亦示疾。邀其夫兄。將家事交付畢。靜坐念佛。至廿一日。謂子女曰。做好人。泊然而逝。年五十四歲。染香續集

清周光。●●周光。字西蓮。江寧諸生。天性純厚。淡於榮利。雖家世貴顯。絕無執袴習。中年長齋奉佛。日誦金剛般若經。佛號數萬聲。求生淨土。每朋友相見。寒暄數語外。卽提倡淨土法門。諄諄勸勉。集資重刊彌陀經疏鈔。手自校讎。流通江淮間。老年神氣矍鑠。念佛益銳。嘉慶廿二年秋。患疝疾。甚危。而執持名號不輟。疾旋已。人或以此

稱之則云。我於爾時。初亦痛苦難忍。繼想身既是假。則苦亦非真。況身之與心。精麤判然。彼身自痛苦。我無如彼何。我心自念佛。彼亦無如我何。始猶身心角立。漸漸只知有心。不知有身。而痛苦遂絕矣。尋卒。嘗作淨土詩百餘首。刊行於世。一云。早投清泰爲棲息。休向濁塵論有無。煩惱熾時徵定力。念頭起處作工夫。尺香勤課三千佛。趁意隨輪百八珠。慈母倚閭虛眼望。可憐遊子尙迷途。一云。娑婆障道事縱橫。說著蓮邦夢亦清。一息不來千劫恨。寸陰肯捨六時名。如雞抱卵溫相續。似火鎔金鍊愈精。當下情根除卻盡。自然真性現圓明。染香集。淨土詠。評曰。佛言。苦莫過於有身。是故有身。卽有罪業。有罪業。卽有痛苦。洵能知身假苦不真。斯返本窮源。罪亡心滅。西蓮其智矣乎。

清路坤 ●●路坤。江寧人。性慈善。信三寶。其弟某。服官他處。坤嘗至其署。見廚中日事宰割。惻然傷之。常以因果勸諭其弟。而仍復不斷。坤遂發願茹素。卽於署中。刺舌血。書阿彌陀經。求生淨土。旋辭歸。讀書教子。以道自樂。未幾。子入邑庠。乃令教讀。自

活。自此不問家事。一心念佛。雖寒暑疾病無少閒。與周光交好。常以淨業互相淬厲。坤體素肥。緣修持刻苦。日漸減瘦。至晚年。形消骨立。而課誦益密。無時無事。不回向西方。素喜誦金剛經。每於佛前跪誦。雖困頓俯伏。卷未終不起也。偶染病垂危。家人爲備身後事。坤於恍惚間。見梵僧八人。身皆丈餘。入其室中。鋪設壇場。代作佛事。坤方隨誦彌陀經。遽醒。經聲猶喃喃在口。而病若失矣。逾年無疾而逝。染香集

清吳允升●●吳允升字常導。徽州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於虎邱遇一僧。熟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十九歲有水厄。當奈何。允升甚恐。求解免之策。僧良久曰。從今以往。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佛。持大悲咒。或可免耳。允升信受奉行。并常以此勸人。至二十九歲。因歸里。道由杭州。於江干附舟。同舟十七人。開行數十里。而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前僧言。急合掌念佛。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昏瞽中。聞人語曰。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開目顧視。則身已登岸。乃爲漁人撈救而出也。冠履盡被水衝去。唯平日念佛十八子數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其同舟十六人。

已漂沒無蹤矣。自是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不復還里。於吳山開相館。謂藉此可與人談因果。自愈精進。嘗然臂香。作求生西方四字。以表行願。杭人承雲棲之遺風。多知信向念佛法門。但從事者。祇屬老年。每月一日。於寺中念佛。謂之老兒會。少年則否。會中亦不敢多集人。恐涉異教之嫌。允升慨然曰。念佛之法。無分老少。佛爲正教。我朝崇尚。乃一一爲開導之。是時延公儉田。方主鹽政於杭。允升與有舊。因募捐二百金爲倡。於紫陽山寶成寺。啓念佛會。每值會期。爲諸人開演利益。廣說因果。未發心者。勸其發心。已發心者。勉其精進。又於城中仙林寺等處。皆舉會勸化。信從者日衆。每期不下千餘人。率皆恂恂恭謹。絕無喧囂之習。寺中西方殿。并丈六像。亦是時所重新者。一日清晨。人共見大勢至菩薩鼻中。放白光如繩。蜿蜒殿庭。逾數刻始滅。自是以來。杭城念佛之風大行。城鄉之間。互相感化。男女老幼。手數珠。口喃喃者。習見爲常。不復詫異。允升之名。婦孺皆知。每值會期。無不延佇其來。西湖有靈峯寺。伏虎禪師遺迹也。頽廢已久。允升於道光初年。發願重興。經營數載。始告厥成。年六

十六卒。臨終時正念分明。自言見無數菩薩經行於前。跌坐泊然而化。時在道光九年五月朔日。染香續集 評曰。路坤念佛。本求往生。而兼免現生之病苦。常導念佛。本圖脫難。而復獲瑞應於終時。孰謂念佛功德。但利身後乎。顧彼二公者。皆實力奉行。諦信不貳。今人以少時之力。逞意貪求。不能傲倖於萬一。遂謂佛無靈驗。盡棄前功。良可慨也夫。

清范元禮

沈母余氏

●范元禮字用和。錢塘人。幼習儒。履踐篤實。事親孝。父有疾。刲肱和藥以進。遂霍然。母余氏病。復刲之而瘳。迨父母沒。妻隨亡。時甫壯年。慨然卻塵緣。從養真家遊。經十餘年。頗著功效。後閱雲棲書。有省。遂於雲棲受五戒。壹志堅持。乃至獸毛蠶吐。不以著體。盡棄所習。專修淨土。於觀想一法。尤爲精密。先是其母臨終時。彌留瞽亂。元禮勸以專心觀想觀世音。其母從之。一日忽謂曰。我見菩薩接引。將到勝妙處矣。言訖安然而終。故元禮深信觀想之效。性慈善。好施與。作放生恤貧等事。審慎周詳。不惜勞瘁。遇貧難僧衆。供養不缺。一時緇白無不耳其名者。道光八

年夏掩關城南大洞閣爲百日念佛期。一日方靜息間。壯歲玄功忽現。覺天地之氣於虛空中。縷縷然汨汨然。從口鼻貫入。直至丹田。與己之元氣和合。此時輕安之境。不可言喻。頃有嬰兒長數寸。由頂門出游。漾於前。經時許。仍由頂門入。自此以後。每至靜極忘念之際。輒有嬰兒出入如前。初意甚喜。既轉念曰。此得非如楞嚴五十種陰魔之謂耶。若作奇特。將受羣邪。且念佛者。志在西方。聖境不現。奚以此爲。遂時時覺照。正念現前。嬰兒乃不復出。從此於唯心之旨。深有契悟。信行願力。愈加純摯。常語人曰。此乃生平第一險關。少不省覺。便墮旁門。以知修行不可不慎也。十一年夏。養靜於清泰門外寂照寺。其地有瞽目沈嫗。志念佛。而爲媳所阻。元禮聞之。曰。是可轉也。彼所患者貧耳。若助以資糧。自當無辭。遂入城。爲募月米數斗。嫗取給外。有餘。則逮其媳。乃歡然不阻。元禮復爲演說念佛利益。并教以懺悔發願。閱數月。其鄰人來告曰。曩者念佛老嫗。生西去矣。問其由。具言自得供養後。如何精勤念佛。如何懺悔發願。至某月。預知去期。以告媳。及期沐浴更衣。合掌坐逝。曾遺言致謝范公。唯尙

無棺殮。媳將賣女營辦。奈何。元禮卽謀諸善友。得殮資若干。交其鄰人持去。旬日後。元禮詣其家訪之。至則有手數珠。口喃喃持佛名者。其媳也。一見元禮。歡然迎謝。甫坐次。其鄰舍人麴至。爭欲識范公面。旋交口爲述老嫗近事。一如向者鄰人之言。復指一幼女曰。此卽蒙恩免賣者也。問嫗柩安在。則曰。自棺殮後。鄰里共議。彼城中人。尙肯遠來作善。我等鄰舍。豈可坐視。遂集資買地。并其子久停之棺。同日安葬矣。元禮欣然歸。是年冬。其所經紀善事。促了之。明年正月。法侶所以次過從。殷殷敘談。若將遠別者。其子有松江之行。語之曰。汝出外。好自作務。吾年老。倘有變故。慎勿倉皇。遽拋正事。負人委任。其子頷之。謂是老年人過慮語也。至廿四日。早起。謂家人曰。今日殊覺氣急。然又如常食粥。粥後復詣鄰舍。盤桓刻許。歸家。則就堂中端坐念佛。姪輩有問。搖手止之。至午。氣漸微。遂終。次日酉時入殮。其頂猶溫。年六十三。時在道光十二年。染香續集 評曰。觀用和示子別友。先期了結諸務。不可謂非預知時至矣。然則何不明言之。曰。所貴預知者。貴其自知。以穩心地耳。非圖稱美於人也。況至時而善。

友齊臨。或有助道之益。設使眷屬圍繞。涕淚哭泣。豈非欲成反敗耶。用和之不言。良有以也。

清孫復元。字敏斯。仁和庠生。性慈善。幼喜讀感應篇。陰騭文。立願遵行。所居與屠肆相對。一日晨起。見屠豕。遂發願戒殺。買豬放雲棲。雖不能斷肉食。而常茹素。蚊虻蚤蝨。亦不偶傷。壯年後。日課佛號。金剛經。大悲懺。兼記功過格。甫二載。夜行無燭。目前輒有光明。愈自奮勉。行諸功德。尤以濟貧放生爲急務。事無巨細。皆盡力爲之。嗣因襄理鹺務。塵擾紛紜。夜行光明漸隱。乃瞿然曰。吾自誤大矣。遂辭歸。黽勉如前。光明復顯。益信感應不虛。念佛觀想。一意西馳。數十年無閒。七旬外。彌加精進。屢感瑞應。或夢大星如盃。燭照己身。或夢長跪白蓮。對佛持誦。一夕。纔就枕。聞人語曰。德由己積。福自天來。開眼無所覩。而語音歷歷在耳。道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正禮拜時。恍惚見一披袈裟者。立於蒲團前。頂禮時。首著其衣。及舉首。則又見其據高座。越三日。覺精力憊倦。臥持佛號。牟尼妙相。復現於窗牖間。至三月二日。早起。神

志怡悅。隨意行坐。略無病態。迨晚。諭家人曰。明日爲我買螺螄二擔。鱔鰻數百斤。散放河池。且曰。我死。汝等務須念佛放生。力行善事。勿忘此語。時方坐繩牀。卽燈下握管。親書放生文疏。字畫端楷。無少舛錯。書畢安臥。微聲持佛號而終。年七十五。續染香集

評曰。觀想功深。而屢感瑞應。乃事理之常。無足怪者。修淨業者。當致力於竭誠盡敬。一心憶念。此外不可妄有冀慕。庶可心與佛合。不至反起魔事也。

清張清新。字六華。金山附貢生。少孤。事母孝。及長。徧遊名勝。樂與方外交。名利淡如也。年三十餘。歸依軼羣靈公。法名真倏。旋禮豁然開公。奉葷酒戒。長齋念佛。戒殺放生。一門眷屬。咸欣從事。晨夕佛聲浩浩。三十年如一日。所居洙涇鎮。皆熏其德而善良。暇則手數珠。稱佛名者。比比然也。清新嘗於崇福寺。結淨制二七日。解制後。朝山禮海。徧參知識。心性益徹。勵志西歸。以其餘閒。著蘆菴居詩集若干卷。與佛旨相契。道光十一年冬。示微疾。命子詣崇福建水陸道場。明年五月。病劇。曰。吾三日內。當西歸。眷屬等勿得悲惱。命請洪基和尚至。令家人同聲念佛。至初四日。沐

浴跌坐而逝。頂煖一晝夜。壽六十二。染香續集

清丁繁桂。字小山。金山庠生。自幼攻舉子業。不談佛法。亦不毀謗。唯父母欲爲聘室。決志不從。曰。吾行吾志也。所親或伺察之。乃知其密行淨業已久。向者特不露相耳。道光十二年夏。陡發血證。延至八月十六夜。忽微笑。謂父母曰。報緣已盡。吾得西方去矣。朗誦佛號千聲而絕。年二十二。染香續集

清李勤杏姑。字香臺。仁和人。生而醇厚。與人無忤。穎悟好學。經史子集。靡不周覽。顧淡於名利。無意進取。思出世籠。從玄學家遊。志意清潔。皎然不汗。中年後。信向佛乘。受在家五戒。法名妙淨。由是進修緜密。於宗門中事。頗有省發。而特以淨土爲歸宿。嘗曰。一知半解。終歸無濟。吾寧守穩當法。不敢大言自欺也。勤家故不豐。而布施罔惜。且能不矜不伐。於三寶中事。尤極意尊崇。嘗鑄栴檀佛像。及金剛經塔。刻碑二座。立於海潮寺中。工費不敷。則質典以足其數。繼又鑄極樂世界全圖一碑。以志信願。一日。因齋僧宿寺中。賊乘閒踰垣入其室。天明方覺。門戶洞啓。竟未失物。

信爲鬼神呵護。國清寺鑑堂和尚爲近今叢林傑出。早卒於杭。有遺稿一卷。勤收拾而刊傳之。初未嘗識鑑公也。道光十二年夏。其姪女杏姑。病將革。勤日夕顧之。提其正念。卒能念佛化去。未幾。勤亦病。醫者曰。是積勞傷氣所致。宜善靜攝。不爾恐益深。醫去。勤曰。是正令我取小失大也。烏乎可。愈精勤念佛。并手了一切功德事。至十月。病劇。十一日中夜。跌坐持佛名。泊然而逝。先是三日前。向家人索僧帽一頂。急製與之。遽戴頭上。喜曰。縵衣吾固有之。所少者此耳。今得頂戴。以觀彌陀。吾願足矣。幸卽此成殮。以遂吾志。次日就木時。所親試啓帽視之。煖氣氤氳。如揭釜上蓋云。年四十

七。染香續集

清張惇五少女。張惇五。一名爻泰。字敘堂。長洲學附生。晚年篤信淨業。與善慶庵德公習。久之。淨業益純。持長齋。後因年高減食。長女勸開齋。少女曰。小孝無益。以是作往生券可矣。未幾。少女抱病。病中絕不念佛。惇五訝曰。病重力劣。誠可懼也。吾可不自省乎。乃日課佛號十萬聲。一日忽謂德公曰。緩急之秋。非時相招。幸必援我。

越數日。夜扣德公門。欲延淨侶數人。德公意謂惇五並未有疾。必其女逝。先遣數僧去。德公繼往。則惇五已跌坐逝矣。踰旬。其女亦念佛而逝。始知其病重不念。正以勵其父之努力也。時在道光十四年。西歸見開錄評曰。全父齋戒。激父勇猛。成父往生。孝之至矣。少女固善於啓發。敍堂亦樂於信從。敍堂沒而少女隨逝。豈非因緣會遇。乘宿願而來者哉。

清曹諧和母女 ●●曹諧和法名廣智。字聲五。江南上元人。業染絳於蘇家焉。道光

七年秋。延夏文榮視其妻病。文榮教以淨土法門。從之。既而疑焉。謂文榮曰。人說君以念佛誑人。何故。文榮曰。誘人以惑業。受苦果。輪轉三途。是流落他鄉也。謂之誑可。勸人以戒定慧。往生極樂。究竟菩提。乃勸人歸家也。何誑焉。諧和言下有省。問如何可以歸家。曰。持戒爲基。作福爲助。執持名號。到一心不亂。是歸家消息也。遂欣躍而去。既歸。依杯渡海公。明春受五戒於靈鷲義公。一夕忽夢黑山在前。欲上而溪水隔之。有紅日西沈之象。遂醒。悟塵緣將盡。功益進。家資二千金。不數年而布施罄矣。十

四年四月以資罄輟業歸。先是諧和勸母修淨業。母以其無子。命之納妾。謂母曰。願母同生淨土足矣。五濁多造業事。嗣續可不計也。既而奉母還鄉。未幾其母念佛而逝。是年六月。諧和示疾。越六日亦念佛安坐而逝。其女見之。發深信心。念佛四十九日。吉祥坐脫。西歸見聞錄 評曰。百日之內。亡其三人。在世俗豈無物議。而一門眷屬。同託蓮胎。實堪慶幸。此誠可爲知者道。

清潘遵懋●●潘遵懋字意蘭。吳縣人。少業賈。卅角後。卽歸心佛乘。修淨土法門。力行之。日有程課。仁慈好施。恤孤窮。護生命。飯僧修寺。諸功德。無不隨喜。平居自奉。泊如也。年三十。得咯血疾。乃發心刺舌血。書法華經。經畢而疾閒。自是屏絕塵累。專心禪誦。一室之內。鑪香餅水。蕭然寒衲。日與家人輩說無生法。每風日晴美。出遊名藍。蕭寺與一二禪慧。結林下契。善慶德公尤所莫逆。嘗隨德公詣鄮山。於阿育王塔前。設涅槃供。獲睹舍利瑞相。臂香翹敬。求生安養。道光十五年春。舊疾復作。自知不起。語德公曰。病亟矣。立意作西歸計。願諸淨侶。日來我家。爲我助念。我以持名切故。能

兩三時不起雜念。唯不見佛來。柰何。自恨障深緣淺。痛哭責勵。淚涔涔下。德公多方開示。越日。謂德公曰。西方有大白光來。照我身心。樂不可言。持念益切。一夕夢遊蓮池。境界莊嚴勝妙。如經所說。明日忽起。曰。見佛無數。徧滿虛空。我以念力勇猛。得中品生矣。寄語同學。努力進修。早來淨土。毋自阻也。合掌念佛而逝。家人得其日課之簿。持經念佛。按日登記。蓋二十年如一日云。僧覺阿撰
潘意蘭傳

清宋萊●●宋萊。字望山。蘇州人。年六十餘。聞淨土法門。日持佛號數萬。曰。我憑仗六字了當一生矣。後館錢萬里橋江氏館。主以其持齋念佛。故禁之不可。遂辭之。已而移席他所。師生相得。謂其徒曰。學堂甚好。我設終於此。可乎。一日。學徒入塾。見萊方合掌念佛。頃復入。如故。卽之逝矣。硯下得一紙。蓋三日前所書期也。室有異香。經宿不散。事在道光十五年。宋梅
浦述

清周慶孫●●周慶孫。字雲田。蘇州國學生。事母孝。娶曲阜孔氏。既而孔氏招之。將爲之援例得官。率其妻子往。舟覆於河。妻子俱死。慶孫僅以身免。遂絕意進取。奉母

家居。虔修淨業。自號夷白居士。爲人謹而慧。戒恐破。不敢受齋。恐開。不敢持。經論畏深。不敢閱。時鐵君定公。與慶孫善。謂曰。佛門修持。當不知足。君如此自餒。幾生能了生死耶。慶孫默然。一日。忽到定公處。投地頂禮曰。今日始知君之善也。近閱藏經。獲無量妙益。決意長齋矣。持名亦甚得力。微君則不及此。精進數載。道光十五年八月望。早啜粥一盂。箸忽落地。無疾而終。僧覺阿在朱涇。卽是庵。於是月下句。忽夢張惇五。及慶孫。慶孫不言。惇五謂覺阿曰。我竭力僅能到西方耳。不及渠品位高也。醒而異之。九月。其弟到庵。覺阿述其夢始知慶孫之已卒也。西歸見聞錄

清陳居士●●陳居士遺其名。常熟人。世英茂才之從父也。平日晨起。爇香默然。誦經課佛。家人莫之知者。蓋密行也。風雨寒暑不閒。歷有年所。道光十五年七月。自言九月廿三日西歸。家人以其無疾。弗信。及逝之前三日。示微疾。而起居如常。至期坐脫。家人環呼。乃開目。略示數言。旋曰。吾行矣。遂瞑。異香發自毛孔。旣殮。室猶三日香也。往生近驗錄

評曰。修密行者。蘊釀必深。體發異香。所以顯之也。

清余邦賢妻 ●●余邦賢紹興人少業賈年六十餘輟業與妻同修淨土念佛之外嘗各禮華嚴經八部道光十八年年八十六矣妻先示疾邦賢亦病一日妻謂其媳曰爲我辭汝翁吾欲行矣媳訝之以告邦賢邦賢曰姑緩三日可與同行妻聞曰諾果至三日同時化去時爲六月廿三

朱寅堂述

清吳宗魏 ●●吳宗魏字秋亭元和人父濂修淨業往生事載本傳母周氏故有肝疾宗魏侍奉極孝病劇刲肱以進疾旋已既而母沒宗魏於七七日中午刺血書地藏本願經遂歸心佛乘宗教兼通諸方老宿亟稱之已而專修淨土自號一如居士長齋受五戒於寄葉庵結蓮社其於放生施衣捨棹諸善事皆盡力助行一日示疾自知不起遺書諸道友一以淨土相勸自謂平日功夫病中祇存一半有退無進甚難甚難諸君子切勿謂我平日且作世事待病時用功悔之無及自誤不小其沈痛若此沒之前一日其友錢文燦省之問念佛否時宗魏言已艱澀索筆書曰死苦如是往生願力愈堅翌日遂逝遺言不焚衣不接殺不繪遺容時道光十八年七月廿六

日。吳吟
帆述

清張齒延。●●張齒延。常熟國學生。素善飲。自命不凡。聽人談及佛典。卽聲色俱厲。一日。偶閱因果輪回之說。忽明生死大事。遂戒殺屏飲。日持金剛經。大悲呪。佛號。回向生西。懺悔宿業。已而斷葷血。時方患風疾。右體偏枯。有勸食肉調養者。笑謝而已。道光十九年春。手書普門品數冊。刊印散施。謂人曰。苦海慈航。勿覲面錯過也。是秋。夢吞蓮華。自是益精進。告其弟爾。且曰。吾誦普門品。須滿一萬二千。方酬我願。爾且詰其故。太息曰。世閒四苦。生老病死。吾歷其三。所未可預剋者。死耳。然亦駸駸迫矣。可弗早備資糧耶。二十年正月十一夜。爾且臥不成寐。聞齒延誦普門品。聲琅琅然。問之。則齒延正在熟睡。並未出聲。蓋夢中誦也。明日晨起。常誦畢。以事往姻戚家。忽痰湧塞喉。急送之歸。臥牀不醒。十三日晚。其友謝鳳梧來視疾。令爇香然燭於榻前。以其平日數珠授之。手忽舉。掐珠至胸前。目光上燭。舉體皆動。而氣遂絕。衆決之曰。此善逝也。必生西方。獨妻不信。向棺祝曰。果爾。當於夢中相報。越五日。夜夢有人傳。

語曰。勿哭勿哭。汝家此人。已往越十萬億佛土矣。醒而異之。然平生未誦彌陀經。不知十萬億佛土五字爲何義。次日問諸大衆。始知其夫往生有明驗矣。爾且字眉叔。亦修淨業。刊往生近驗錄行世。近生近

清金庭棟。字友蘭。蘇州人。篤修淨業。道光二十年冬。得疾。自知將終。請其歸依師亮寬和尚。及善友數人來。告之曰。吾生死將判。願諸公助成勝緣耳。衆舉聲唱佛號。良久曰。此時吾目前所見之地。皆七寶合成。然蹋之柔輒。耳中所聞之聲。則微妙難狀。且極西見金色八字。甚分明。一友正之曰。汝誤矣。今所誦者六字耳。庭棟以手指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非八字耶。又久之。合掌告師曰。弟子行矣。遂逝。近生

近生
錄

清徐僖妻嚴氏。徐僖字夢白。吳庠增廣生。少遊黔滇。攬江山之勝。胸襟曠如。遇

節孝等事。輒爲表彰。中年遊幕於外。四旬餘。遇朱麟書。以龍舒淨土文攜贈。遂信奉佛乘。更號夢蓮。茹十齋。立淨課。矢願往西。詣尊勝庵。歸依亮寬和尚。法名如超。六旬

餘業益專。依靈鷲義公。受苦薩戒。時城中盧師庵。方募建大通閣。億極力資助。道光廿一年夏。忽清釐家務。謂家人曰。人生七十。已慶古稀。吾七十有二。今秋殆必歸矣。著反本瑣言數則。誠臨終諸事。一則云。人生如寄。生必有死。死固人之常事。唯妻孥兒女情長。以爲從此永別。不禁痛哭哀號。殊不知全受全歸。令終爲福。且吾輩既修淨業。正欲脫離苦海。直往樂邦。所望臨終。一心不亂。庶可如願往生。若聞哀哭之聲。必至爲情愛所牽。寸心散亂。則平日之修持。都屬無用。是眷屬之愛吾。吾適所以惡吾。害吾矣。切記於氣將斷絕時。各人助吾念佛。不可混叫亂哭。須俟瞑目過二時。方可舉動。易衣轉屍。寧遲毋速。昔邵康節先生父。伊川丈人。臨終謂家人曰。候吾就殮。方哭。勿急叫號。俾吾失路。語見康節外傳。是可法也。又作禪淨料簡云。念佛不參禪。老實做鈍漢。念到佛卽心。勝把話頭看。參禪不念佛。直須桶底脫。倘有一點疑。盡頭難著力。念佛復參禪。是二卽是一。參念要膠黏。否則易放佚。不念亦不參。得法可捨法。若未到岸時。欲渡苦無筏。其年秋。果遘疾。日邀僧人善友。到家念佛。牀前供像。

拈香。自七月廿一日起病。至八月廿一日。月粒米未進。但飲水漿而已。延醫進藥。堅不服口。疾革時。合掌朗念而逝。妻嚴氏。平居亦持呪。課佛名。年七十三。下痢臥牀不起。素患耳聾。一日忽聰聽。身中痛苦俱絕。其子立方。以西方之說進。曰。余固時時念佛。未嘗廢忘也。至夜二鼓時。謂家人曰。我天明去矣。遂起坐。朗念輪珠一串。至力竭不能支。復就寢。迨天明。曰。時至矣。復起坐。合掌。立方勸直往西方。決然應曰。諾。遂終。

反本頌言。
徐稼甫述。

清錢萬鎰。字翼山。常熟人。居梅里鎮。世業酤。已而戒殺。修淨業。力改前行。膝下止一子。病瘵。念佛而終。旁人誹笑之。萬鎰奉佛如故。一夕。店屋失火。望空祝曰。吾業應焚燒。願勿傷鄰舍。撲滅後。鄰果無恙。初。萬鎰勸母吳氏長齋念佛。母從之。旋復自斷葷血。然餘習未除。善飲酒。其至戚謝鳳梧勸戒。力除之。道光廿二年春。妻亡。處之淡然。有勸續娶者。萬鎰拒之曰。有子而殤。續復何爲。且吾志在出世。豈屑屑於嗣續哉。是年夏。患咯血疾。念佛加勵。生死心益切。至七月初。病劇。進食輒吐。鳳梧

往視之。告以古德斷食見佛之事。欣然曰。有此大便宜事。吾當勇爲。卽於次日盥沐。詣佛前拈香發誓。持七日齋。出資放生。求生淨土。日夜念佛不輟。渴則噉瓜而已。人問徹夜不睡。得不疲乏乎。曰。利其不睡。得多念佛。我無病時。不得安閒。今病得閒。正好著力。何疲乏之有。及七日期滿。神識警亂。進以薄糜。卽苦脹悶。久之。警亂益甚。大懼。合掌枕上。命然指。鳳梧曰。君此時發此願。與然指同。不如一意西方之爲愈也。遂閉目念佛。初若勉強。用力猛勵。神志安定。復得助緣者十數人。晝夜佛聲相續。初十日晚。自言見一人至牀前。令瓜果俱勿食。問之曰。吾上界使人也。言訖不見。明日忽見西方三聖。光明相好。住立於前。欲踊身入金臺。聞空中聲言。汝身未淨。卽命香湯沐浴。浴畢。三聖現前如故。又謂家人曰。吾已遊淨土。見無數蓮華。吾坐其中。樂不可言。復自指身口。此非吾身也。十二日清晨。告其母曰。佛盈室矣。面西趺坐。合掌而逝。年三十八。謝鳳梧撰 錢翼山傳 評曰。遭逆境而初心不退。纏疾苦而正念堅持。卒乃瑞感金臺。神遊蓮域。其高登品位也無疑。嗚呼。勇矣哉。

清華漢槎●●華漢槎字以傳。蘇州人。年七旬餘。遇善士蔣文勳。開示念佛法門。且招之供養。信心篤實。歸依在經茂公。一日禮佛時。倏見蓮華徧滿虛空。自是念力益純。道光廿四年正月十九日晚。課佛名至夜半。聲不絕口。人詰之曰。將往西方。明晨自著衣冠。欲往蔣文勳家辭別。因天雨而止。人以其無疾。不介意。頃入視之。跌坐合掌逝矣。楊蕙槎。周尚文述。

清方步瀛●●方步瀛字小湘。崑山人。善書畫。多藝能。既習扶鸞術。神教誦大悲呪。從之。每晨起。定課數十徧。已而遇張爾旦。勸修淨土。始專心西邁。一日示微疾。起居如常。向晚。謂其僕曰。吾逝期在明日。汝慎勿告女主。僕曰。吾不以告。恐事後有怨。曰。設有怨。汝言生死之事。非他人所可預知也。僕頷之。明日有友過從。步瀛延之坐。曰。爲我誦彌陀經。友曰。吾未習學。如何。步瀛取經授之。曰。吾教汝。遂從容誦經終卷。纔舉佛號。目光上燭。掀髯微笑。趣視之。已化去矣。汪石心述。

清朱麟書●●朱麟書字文泉。新陽庠生。年近五旬。遘危疾。生大怖畏。遂棲心內典。

手不釋卷。常以勸善諸書贈人。志存利濟。時亮寬和尚自師林退院。住尊勝庵。有梵行。麟書歸依。受五戒。法名如因。結社尊勝。月一集。禮四明懺法。與社諸人。互相策勵。講演淨土法門。後兩目矇矓。不能看書。而課誦益勤。行住坐臥間。默誦西方佛號。不輟。年七十。示疾數月。臨逝前數日。夢寐中見白光。述偈言三首。一云。一入塵勞名利牽。忙忙營逐不知愆。室人交謫怨盈耳。生計無聊度老年。樂道安貧知有命。存心養性俟諸天。隨緣應世了前業。幻境空華任變遷。一云。旅泊他鄉七十秋。升沈變態豈無由。回頭覺岸徑歸去。不變隨緣自在遊。一云。業報今已盡。自性幸不迷。蹋著無生路。引心已到西。及革起坐念佛而逝。氣絕逾時。掌猶緊合不釋。時在道光廿五年冬月。郭仰山。徐稼甫述。

清陳鎰

薛紹基

●●陳鎰。法名廣聲。字西堂。嘉興石門人。業賈蘇州。長齋奉佛。爲人

鯁直。歸依杯渡海公。復從靈鷲義公受五戒。日與朱麟書結念佛社於定慧寺。雖冗忙不輟。道光廿五年十月。下痢。至初六日。有友談雲屏往省之。鎰曰。子來恰好。我明

日一早欲行爲我往小普陀。邀朱寅堂作別。時寅堂以路遠時晚不至。復顧其弟曰。汝學醫試爲余診脈。自後凡脈象似此者不可再示方也。頃之從容念佛。至夜半聲漸厲。人問見佛否。曰見大和尚特遠耳。迨天明泊然而寂。年五十五。越四載蘇州有薛紹基者。鏗在日常主其家。勸之念佛。後亦發心信行。年六旬疾篤。神識瞽亂。忽作鏗口音云。此刻緊要。何故不念佛。且須向西臥。紹基遂自舉轉。家人往視。宛然是鏗聲。頃之紹基念佛而逝。此道光廿八年三月中事也。錢安軒朱寅堂述。評曰。藉助緣而往生者。屢聞之矣。至若沒經數載而乃念故舊之深情。顯靈蹤而接引。斯誠極千古之異事哉。

清郭觀光。郭觀光字尙賓。一字仰山。蘇州元和人。爲人醇謹。業醫。不與人計利。病者招之。輒往。中年奉西方教。從杯渡海公受歸戒。法名廣仁。每晨起靜掃斗室。默誦佛號。寒暑無閒。祖遺有魚蕩一所。在陸墓北蕪塘。租人捕魚。爲祭掃費。觀光再三向族人商議。解囊金代之。請示勒石。捐作放生河。活生靈無算。常與家人言。己酉八

月有凶。道光廿九年歲次己酉春間病篤。家人爲之恐懼。觀光搖手曰。勿慮。木樨香未聞。余命未絕也。至八月復病。命延僧唱佛。初五日家人問逝期。觀光豎二指。至初七日晚合掌而逝。頂上煖氣勃發。良久乃散。年五十六。郭辰生述評曰。余識仰山於談道會。和藹之風溢於眉宇。及叩其淨業之修。余固決其必定生也。而卒能不出所料。其化族捐河一節。不尤足多乎。

論曰。古今來才人傑士。講道論德者不少。概見。求其臨逝安詳。現諸瑞應。則十百千萬中。未有一人也。獨此念佛往生之人。或聞異香盈室。或見化佛迎空。種種休祥。未易悉數。而世之顛倒凡夫。不此之警覺。反自附於儒者之列。毀之斥之。卒至沈淪於苦海中。而莫之救也。悲夫。

往生雜流第五

清吳生●●吳生。杭州人。祖父俱庠生。清順治初年。大兵圍城。父母失散。生被掠。送張將官標下服役。時年方十三。自歎吾本儒家子。今下賤若此。必是宿業。遂於佛前

立誓持齋念佛。日誦金剛經。回向生西。年十六。本官發糧充丁。卽將糧銀買香供佛。跪誦阿彌陀聖號。至十四年十月廿二日。忽告本官欲往西方。本官不信。訶爲妖言。次日。又到提督前乞假。提督怒批本官搥打十五。毫無怨言。又向各營作別。自限十一月一日歸西。是日五更沐浴焚香。禮佛畢。仍至本官船上叩辭。本官大怒。遣兵迹之。見其西向三拜。端坐說偈曰。身在營中心出家。身披鎧甲是袈裟。刀刀親見彌陀佛。箭箭射著白蓮華。偈畢。自吐火焚其軀。合營官長皆遙望羅拜。本官合門齋戒。蓮藏清沈承先。沈承先。岷山人。住宣化坊。業木工。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專修淨土。手不停斧斤。而佛聲亦不絕口。康熙十年三月。預知時至。三日前。徧別親友。謂將往西方。此後不復相見。告家人曰。明日十五。當行矣。明晨澡浴易衣。向西趺坐。取一淨几。置前。焚香念佛而終。西諦直指清周絢堂。周絢堂。潛陽人。始辦事公門。旣而勘破世情。立除澆惡。靜坐一室。誦白衣呪。持齋放生。廣行方便。見貧而無歸者。隨力救護。後遇岳莊道人。勸修淨土。遂

銳志念佛。六時不懈。并轉以教友朋。從中多信向者。曾刻極樂津梁。廣爲施送。乾隆五十一年春。荒邑中募賑粥糜。絢堂殫精竭力。晝夜從事。一日五鼓。忽起。索浴更衣。謂妻子曰。吾生西時至矣。汝等勿效世俗。但一心念佛。言畢。端坐而逝。略無一語及家事。是早。猶有人見絢堂在粥廠中。住來檢視云。蓮宗集要評曰。絢堂既已往生。何以復在粥廠。意者慮人疑謗。故示奇蹤耳。其願力之宏。不益見哉。

清姚生●●姚生。爲長洲縣役。家貧。聘妻卒。不復娶。役事讓諸人。寺院中事。竭心力爲之。爲人正直。能面斥人過。夜定。必坐持佛號。萬聲無閒。年二十餘。以疾卒。端坐而逝。香盈室。頂如灼也。鐵君定公讚以詩曰。醴泉及芝草。本無根與源。居士西方來。廣度諸有緣。緣盡便歸去。脚跟絕牽纏。斯人難再得。高望長巽然。西歸見聞錄

清宋寶官●●宋寶官。華亭人。家貧。賣醬度日。事母孝。奉養甘旨。不諉昆季。聞人說淨土法門。遂篤信遵行。一日告其母曰。母有兄在。兒將西歸。卽念佛坐逝。時在嘉慶

十六年。染香集

清陳德心●●陳德心字大坤。蘇州農夫也。夏日納涼。偶過村館。見敬信錄。乞塾師講解。有省。沿街收拾字紙。彭二林居士聞之。招入文星閣。勸修念佛三昧。德心素不識字。奉教靜篤。後漸能書。未幾。爲蘇郡妙濟堂司放生掩埋等事。每見髑髏。頻生嗟歎。悟世非常。於是念佛益勤。終身不娶。年六十九。身健如常。忽自知時至。走別親友。至期。於堂中寂然。閉戶久之。同事推門入視。見案上供佛一尊。雙燭輝煌。香煙滿室。德心面西坐逝矣。時嘉慶十八年八月望日事也。染香集

清東門囚者●●東門囚者。住松江明星橋一破屋中。日向市門誦心經一卷。乞一錢。與之。則連聲稱謝。訶之。亦不介意。但足供一日糠粃。卽闔扉念佛。蔡西齋方伯異之。親餽錢米。欲葺其廬。囚者卻之。西齋曰。我所施皆廉俸。豈盜泉乎。囚者曰。素知公操守嚴潔。我懼爲衣食房屋移我素志耳。無已。請爲公飯僧。卽攜所贈往東禪修供。已則仍歸破廬。念佛如故。嘉慶中。無疾坐脫。里人葬之桃華庵後。染香集

清癡頭道士●●癡頭道士。姓王。直隸人。極愚。親亡乏食。因臥敝廬。無所爲計。或與

之錢亦莫辨數之多寡。京邑陳道人收爲徒。今日掃地拾柴。晚則課彌陀佛號數百。禮拜炷香爲度。癡頭誦佛不成韻。每昏沈欲睡。道人以長竿擊之曰。汝愚昧若此。尙不知精進耶。如是者三載。一夕呵呵大笑。道人復擊之。癡頭曰。今日打我不得矣。詰其故曰。師枯坐十八年。不知修法。若能如我老實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道人奇之。而莫測其所謂。翌日癡頭登峭崖。西向合掌。屹立而化。閣維得舍利二粒。染香集評曰。道士往生。古傳罕聞。今癡頭以愚昧之子。爲千古特出之人。而黃冠者流。則曰。我學神仙念佛。乃愚夫所爲。豈非反被聰明誤耶。

清周耀發●●周耀發。蘇州伶人也。爲演劇。不唱淫辭。暇則默誦佛號。家中絕宰殺。晚年念佛禮拜。益勤謹。額間成叩印。且逢人卽勸。優伶中。閒有爲其所感發者。年六十六。示疾臥牀。月餘。念佛不輟。一日。忽令妻子掖起。曰。吾欲行矣。爲我取滌腸湯來。妻子不解。問之。曰。淨水耳。遂飲水一盞。腹中滌然作聲。久之。令家人稱佛名。端坐向西。隨誦數聲。合掌而終。移時。鼻筋下垂。長尺許。久之。方隱。事在道光六年十一月。錢安

述軒 評曰。篤信念佛。固佳矣。但未知其回向淨土與否。往生未可定也。第其端坐向西。從容而逝。卽不生不遠矣。

清瞿晉槐●●瞿晉槐。常熟人。素不信佛。以求生西方爲大愚。道光十七年三月。病咯血。漸劇。服藥不效。忽夢神告曰。汝之病。唯孫姓者可治。醒而憶及戚友中有孫旃林。延之診脈。旃林曰。病深矣。投藥不過盡人事。君能念佛回向。卽是妙方。否則非吾所能治。晉槐遂持佛名。忽謂家人曰。吾今戒殺。爲我買生命放之。且曰。今悟矣。當詣和尚處受戒。以懺宿業。然獨言獨語。從未有與之言此事者。及卒前兩日。以家事囑母料理積逋。若將遠行者。至四月十四日。強起憑几。忽仰首。若有所見。急稱阿彌陀佛。連唱十餘聲。首俯而絕。往生近錄 評曰。或疑晉槐旣已緣熟。神曷必藉口於孫姓。噫。佛世一城人難化。獨與目連有緣。寧不聞之乎。

清孫松亭●●孫松亭。錢塘人。素奉斗。道光十七年秋。病亟。見旌蓋輿馬來迎。謂人曰。吾從之行矣。其季弟又村止之曰。此鬼神趣。非大善處。不可從也。良久曰。若輩悉

滅形矣。吾將安歸。又村以淨土法門進。松亭奮然欲誦佛名。而舌本強澀。格格不能成六字。又村助誦之。始琅然出聲。至千餘聲乃寂。往生近錄

清陳畫叟●●陳畫叟紹興人以善畫遊滇家焉。長齋奉佛。歷數十年。鄰有善女人。爲叟所敬服。有疑必諮。習爲常。道光十九年夏。年六十餘。忽厭齋素。臨飯減食。且漸形聲色。子婦邀其敬服者來相勸勉。遂愧而自責曰。余爲舌根所誤矣。謂家人曰。今後供饌。勿問余。隨緣而已。又何擇哉。由是仍復如常。一日忽命設祭於寢。子婦異之。曰。余將西歸。與先靈別。無他故也。問其期。曰。三日後從之。至期晨沐衣冠。西向跌坐。爇香朗誦佛名。顧子婦曰。尙有囑付。可邀鄰女來。家人伴諾之。而未往。叟顧日影。太息曰。緣止如是。吾不欲久稽矣。遂合掌而終。此事范西民孝廉在滇中。得於鄰女所

自述者。往生近錄

清丁童子●●丁童子常熟人居梅里鎮。七歲時聞其父母持佛名。亦每朝持之。未幾有微疾。晨臥。忽蹶然興曰。今日未課佛名。自誤大矣。遂盥漱禮誦畢。復就寢。至晚

告母曰。吾隨佛西去。願勿驚訝。乃連誦佛名。良久暈絕。母出不意。猶望其蘇。聞喉中作聲。若欲有言。喚之不應。忽大聲稱大慈大悲四字。遂絕。次日就殮。舉體皆冷。而頂則尚煖也。往生近錄

論曰。或疑雜流往生。純是淨土聖賢隨機化導。言雖近理。而畫地自限者多矣。觀是錄中。若阜隸。若伶人。若勾者。乃至闡提外道。但肯發心。都能成就。猥曰下愚根鈍。不足以及上智乎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往生女人第六

清田婆。田婆。泰州野田莊人。夫婦俱信三寶。造像放生。齋僧布施。其夫日誦法華經。婆獨念佛。如是二十餘年。婆忽於順治十四年八月廿三日。向子言。可將二妹領回。我今日西方去矣。子從之。家人都爲淚下。婆說偈曰。五十六年大事畢。丈夫兒

女休啼泣。我今撒手往西方。摩訶般若波羅蜜。端坐而逝。藏蓮

清蔣氏●●蔣氏興化縣東鄉人。年四十。夫亡。葬畢。向子泣曰。無常到來。莫能替代。

譬如我今亦死。汝亦無奈。從今以後。我持齋念佛。不管閒事矣。子順母命。宅旁蓋一

茅舍。禁足念佛。經歷五載。至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忽向子言。可買木作龕。吾於

廿三日午時。西方去矣。遂往鄰家辭別。屆期念佛而逝。頃之。出火自焚。藏蓮 評曰。夫

亡而修成淨業。則夫必藉以超生。理實可推。近世有青年喪偶。而自盡其軀者。縱節

烈可風。失利益矣。孰若蔣氏之爲得計耶。

清賀氏●●賀氏常州魏村人。與夫潘尙高。同修淨業。日誦金剛經。晨夕禮拜念佛。

回向西方。康熙十九年七月。有疾。預期廿九日午刻辭世。屆期。子女畢集。又延諸善

友至。齊聲念佛而終。藏蓮

清黃氏女●●黃氏女名峻。不詳其里居。自幼失怙。隨其祖母。願禮佛誦經。年十四。

受陸某聘。甫五日。而病。且劇。乃決意出家。命扶掖起。向佛膜拜。懺悔宿業。壻聞來候。

家人欲引至榻前。峻搖手止之。日暮。延僧受戒。訖。朗呼陸某曰。自今姻緣斷絕。勿復爲念。爾亦及早回頭。毋久迷也。遂令僧祝髮。從之。合掌三謝。儵然坐脫。逾時不傾。次日。家人爲更衣。體發異香。眉頰間紅光赫然。何士瓌陰鸞文註釋

清王荆石女。王荆石女。江蘇太倉人。許字徐景韶。年十七。忽長齋受戒。朝夕禮

大士像。後景韶病死。聞訃日。卽布衣草履。別築一室。焚修五年。一日與家人別。期重

九日當行。屆期。左手結印。卓立而逝。何士瓌陰鸞文註釋

清陸氏。陸氏。太倉人。大西關外張季思妻也。年十七。卽長齋念佛。且誦金剛經。

大悲呪。回向西方。見殺物命者。卽發願救度。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室中見輿舟西往。

其肩輿運舟者皆僧。不三日。安然念佛而脫。時爲九月廿六。西歸直指

清徐氏。徐氏。松江人。歸本郡楊拂齋。年三十二。茹素念佛。并虔持大悲神呪。期

生安養。每晨興。必盥洗焚香。念佛千聲。持呪二十一徧。然後理家事。如是數十年。乾

隆三十五年夏。微疾。至六月八日。課誦如常。持呪刻許。漸覺聲出戶外。視之。已含笑

坐逝矣。時值酷暑。三日後。顏色如生。焚化衣衫。火焰皆成五色蓮華。見者歎異。染香集

清兵家婦某氏婦 ●●松江一兵家婦。失其姓氏。寡居。無子女。住普照寺南。性質直。

見婦女有過。必面斥其非。以故婦女輩多敬憚之。婦日有常課。曉起誦金剛經數卷。畢。始經理紡績資生等事。夜則闔扉念佛。至老不倦。一日。有高行老僧過其門。婦合掌問曰。我聞金剛不壞身。誦此經者。肉身亦可不壞。信乎。僧曰。然。婦隨坐脫。時當盛暑。貧無以斂。三日尸不腐。異香滿室中。提督楊公捷夫人。親臨其喪。卽其地建坐化庵。漆其身。至今尙存。後有鎮江某氏婦。隨宦松城。青年夫死。自誓守貞。焚修此庵。以念佛爲日課。五十年。足不踰闕。年荒。煮草爲食。婦女輩或周之。非其人。一毫不受。先後致徒數人。不堪其苦。輒散去。年五十。語其所契某齋婆曰。我旣歸向佛門。不可不聞戒律。遂偕往大雄山。禮谿谷和尚。稟受戒法。旣歸。行持益勵。年近九旬。念佛吉祥而逝。事在乾隆中。染香集 評曰。盛暑不腐。必其淨業已久。戒行堅固所致。然而往生淨土之人。或不盡是。切勿取相以求也。

清曹媪許氏母

●曹媪常州柏天佑母也。天佑平生樂善事，呂真人謹嘗設鸞問

仙術，退輒冥心端坐。已而至蘇，或詒以西方確指一書，闕仙術，指歸淨土，始回向佛乘。然頗疑與仙術異，以問真人。真人曰：爾何疑哉？三災到時，我輩亦無別路可走。樂邦安隱，爾其勉之。因令兼誦金剛般若經。天佑意遂釋然。先是媪年六十四，病熱，天佑自蘇馳歸，視母氣已絕，唯胸前微溫。家人爲治棺衾。天佑悲慟，禱於白衣大士，誦白衣呪一萬二千，願減己壽一紀以益母。涕淚并下。其明日索飲，閱數日病起。言始死時，爲兩吏所引，歷土地城隍諸司，尋詣東嶽府。府君言：汝有子，爲汝誠禱，仗大力貸汝死，命吏引出放還。天佑由是勸母修淨業。媪遂長齋，日以初中後分，掐數珠，課西方佛名，回向淨土。居十二年，年七十六。九月既望，晨興，謂天佑曰：吾將去矣。可召諸親屬爲別。越三日起坐，洗沐易衣，就枕而逝。又天佑有外姑許氏，母家居亦長齋念佛，而未能專一。天佑迎之至家，教以放下萬緣，一心念佛。母如其言。時年六十五矣。自三月至六月，未嘗有閒。一日，向天佑拜，驚問其由。曰：吾生六十餘年，顛倒夢

想中未嘗獲一日安樂。自子導我以念佛。吾旦而念焉。俄然而夜矣。夕而念焉。俄然而且矣。世間安樂。何以過之。微子則不及此。是以拜。天佑因爲稱說極樂莊嚴。且曰。但得一心。聖境自現。聖境現時。亦勿生著。又三月。方夜坐。忽見金蓮華現前。已而化作百千萬億。鄂不層出。上升虛空。光耀無極。向晨。復拜天佑。言其事。母自是容色腴潤。如三十許人。終日無他言。夜臥更許。卽起坐念佛。時乾隆四十二年。後不詳其所終。西方公據集驗 評曰。觀真人此語。則修淨土其急務矣。世有崇仙術而譏佛理者。將誰欺乎。

清陶氏。陶氏名善。字慶餘。一字瓊樓。蘇州長洲人。彭二林居士從子希洛之妻也。幼穎敏。通等韻之學。與妹仁。晨夕酬倡。性愛蕭寂。遇佳山水。一往有遺世志。時見於詩。無何。妹得羸疾以沒。遂輟詩。不復爲。讀大報恩經。感如來往昔苦行因緣。遂發大願。願證無生法忍。手書是經。及金剛。彌陀。諸經。楷法端整。日誦西方佛名不輟。著慚愧吟數十首。多近裏之言。既嫁。日與家人說苦空無常之法。晨興。仍課淨業。以次

閱法華楞嚴華嚴諸大乘經。信解益利。其年秋。和二林居士閉關詩十首。一云。無相光中自有真。慈風披拂四時春。而今一著通消息。回向蓮邦稽首頻。二云。原來無實亦無虛。論道談禪事也餘。一句彌陀空自性。孰爲是我孰爲渠。三云。冰泮波塘水影定。照空萬象慧光圓。須知行滿功成後。鳥語花香也自然。四云。亭俯清流屋倚山。綠蘿影裏掩松關。閒來好認歸家路。免得臨時無處攀。五云。淨域神遊明似日。杖頭何用夜然藜。漫論十萬八千路。樓閣虛空更在西。六云。行樹何殊七寶林。枝頭也得聽靈禽。自然說法東風裏。演出百千微妙音。七云。夙夜惺惺徹底看。幾番生滅總無端。前村雪後梅花放。露出春光不可瞞。八云。九十風光易寂寥。然燈朗照度春宵。烹茶非爲清香味。適興何妨飲一瓢。九云。此土結得蓮華盟。八功德水蓮華生。一心不亂超凡品。定向樂邦淨處行。十云。勘破重關觸處真。從今不入舊迷津。輪回六字無終始。流水行雲總是春。入冬感疾。自知不起。時誦西方佛名。沒之前。請母爲別。已而曰。大和尚來。吾去矣。侍者曰。如老人何。曰。西方好。吾他日當迓老人去也。遂瞑。時爲乾

隆四十五年正月廿三日。年二十五。四十九年春。有西方大士降於玉壇。爲諸弟子宣揚淨土法門。一日。二林居士往造焉。問異時師友所生諸處。大士一一答之。某生兜率。某歸福報。其生淨土者四人。香山老人。名實定。旅亭。名際會。誓願。名佛安。三師。沈居士敬孚。名炳也。以上四人詳賢錄初編。最後問及陶氏。大士曰。陶氏已生西方邊地矣。未幾。陶氏至。題詩曰。雨歇閒階芳草多。五年消息等流梭。洞中深閉煙霞迹。一任熏風送客過。因語衆曰。子等歸向極樂。全要打得一副金鐵心腸。外不爲六塵所染。內不爲七情所錮。汗泥中便有蓮華出現也。一句佛號。便有一光。千句佛號。便有千光。光自內生。非從外得。以無相故。阿彌陀佛。在爾諸人面門。隨處出現。才有絲毫隔礙。此光便不能發現矣。念佛心要時。時覺照。方發得不退念頭。念佛聲要心心悲切。方發得無上願力。心聲互融。光明四徹。無處不是佛。無時不念佛。方爲得手。佛號無量。要知智慧無量。神通無量。慈悲無量。攝受無量。苟不發無量心。安能親見本師頂相。悲哉衆生。欲念未除。道根日壞。佛之視爾。將何以堪。快快念佛去也。踰月。二林居士復往。致札陶

氏曰。聞卿得生淨土。不負生平志願。大善。但羅臺山朱仲君。清齋宏誓。甚爲希有。尙羈福報。而卿戒品未全。功夫未熟。乃能直往無礙。此何故也。其往生時光景。旣生後如何享用。如何進修。亦已見佛否。已登不退地否。試一一言之。俾聞者起欣慕心。起精進心。斯亦度人之本願也。其日大士降報云。前月予適從西方邊地行化而來。故陶氏亦得隨到。今日彼不能至矣。彼平日功夫戒力。雖不及臺山輩。然臨終正念。遠勝臺山。故感觀音接引。終時見金蓮華現前。卽覺身變男子。已到西方七寶世界。衣食自然。雖不能見佛。每日諸大菩薩說法二會。精進者漸登九品。懈怠者壽五百歲。娑婆百年。邊地一日。陶氏自往生以來。頗精進。將來可得上品下生。其時尙須娑婆二千年耳。大士者。號寂根。無量壽。維摩詰諸經。皆嘗與法會。其證果久如。未能詳也。

善女人傳。瓊樓吟
稿。西方公據書證。

清汪氏。汪氏自號鏡智道人。吳縣人。歸李景熹爲繼室。年二十六而寡。子甫七月。汪氏旣痛其夫。適有以骷髏圖相示者。瞿然發出世心。旣復從。有些和尚受念佛。

法門。遂長齋。晨夕向西。懺悔發願。誓畢此生。決生安養。導諸族姻里黨。下及園丁竈婢。同歸佛法。從而起信者百餘人。其長齋修淨業者十餘人。已而參聞學定公。聞是心是佛之旨。有省。年三十四。從旅亭會公受菩薩戒。誦梵網經。發心刺血。書法華。彌陀二經。苦舌血不繼。有僧教以子午二時應候取之。始克終事焉。故有肝疾。歲秋輒發。至是血既枯。疾發益劇。或勸以補養。曰。此間學道。多致退緣。得速捨報身。見佛聞法。吾之願也。復何求哉。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下痢。臥牀數日。默觀不輟。至初十日。語侍者云。明日吾當西方去矣。問生何品。曰。中品上生。明日。有方氏婦省之。汪氏曰。子來大好。可爲我洗沐。洗沐畢。趺坐。頃之。命同舉佛名。方午。合掌而逝。梅檀香滿室。中年三十八。其後三年。有同里何氏女。病死。至三更而蘇。自言到冥王殿中。王令鬼卒取鎚欲打。忽見旛幢擁護。一道人自西方來。在冥教化。端正嚴潔。世無與比。審視之。卽萬年橋李家姆也。冥王跪迎。稱菩薩。姆令釋我。引我歷觀諸地獄苦。且謂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迎汝。遂命輿送歸。以是得醒。翌日病閒。其兄子性三。書其事而

傳之。一行居集西
方公據書證。

清費孺人。●●費孺人，名蘭襄，世居吳江縣，卽彭二林居士妻也。居常未嘗詈人，有不如意事，默默而已。先是在家時，庶祖母王氏好作佛事，孺人輒心慕，奉持齋禁，既嫁不輟。自歸居士五六年，連舉二女，已而居士修西方之業，每道出苦之要。孺人遂屏葷血，獨宿小園，日與二女講讀大乘經，回向淨土。乾隆五十五年秋，病肺嘔血，消損異常時，遂詣文星閣，請祥峯和尚授優婆夷戒，禮誦益虔。平生偶有私蓄，輒作佛事。至是罄所藏，囑居士詣雲棲建水陸大齋，願與一切有情，同生淨土。啓經之日，家中人皆聞異香，已而疾亟，臥牀五日，日向西視云：阿彌陀佛，當來迎我。居士自杭歸，策之曰：資糧已具，撒手便行，勿戀此殘生也。孺人曰：吾何戀哉！但患不能速去耳。其夜過半，忽朗唱佛名，可十聲，頃之遂逝。時九月八日也。後數年，普門大士降乩，司乩者黃敬敷，叩孺人生處，大士示云：一念能回向，送心先到西。功修久已積，終不退。菩提現生，懈慢國。西方
邊地。將來可登九品。一行居集西
方公據書證。評曰：自二林居士宣揚淨土法

門。眷屬中隨順修持。先後往生。錄至此。蓋五人焉。善人並萃一門。良非偶然矣。

清許節婦 ●●許節婦。太倉錢氏女也。年二十。歸太學生許照。六載而寡。乾隆三十七年。有司上聞。以節婦旌。節婦自幼信西方之教。母邁危疾。節婦禱於佛。日誦佛名千聲。病尋瘳。既寡。事佛益虔。時出所藏濟貧拯厄。惠及禽畜。日誦金剛經。回向生西。晚而斷葷血者六年。先沒前半月。夢觀世音現身接引。及期。命侍者焚香合掌誦西方佛名。跌坐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也。年七十二。一行居集

清宋孺人 ●●宋孺人。長洲人。歸太學生顧文燿。事姑謹。姑故奉觀音大士。既卽世。遺宋瓷大士像。孺人供奉日虔。垂十餘年。已而其子晉芳。夢兩大士。身衣破衲。如有所乞。且遇一舟子。攜兩軸來售。一舊刻吳道子畫僧相觀音。一繡像送子觀音也。急償以直。囑工裝新。送貯里中月聲庵。逾年。晉芳復夢兩大士云。將有行。急往視之。則皮置之壁間。久矣。遂齋還家。張挂淨室。孺人日侍像旁。誦西方佛名。及諸經呪。瞻拜無虛日。一日室中甃面。忽現僧相。大士如道子畫。其後八日。又現一尊作送子像。善

財龍女先後迸出。遂發甄刻像。金容爛然。自此屏除葷血。一心淨業。晚得痺疾。日扶掖下牀。課誦不輟。已而感熱增劇。臥病半月。臨終。訓勉諸子。各敦本行。命同稱佛名。勿哭。遂合掌至頂。誦所習呪。忽聞異香滿室中。泊然而逝。時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年五十四。一行居集 評曰。潘萬宗居士。衣灰現三聖。今孺人甄面現大士。皆精誠之凝結也。而或疑其荒誕。試問蛤蜊殼中。豬牙齒白等之變現。獨何與。

清鄭氏●●鄭氏。松江人。適吳姓。少寡。矢志柏舟。別構淨室。閉戶誦經念佛者數十年。至嘉慶初年。七十九。庭前石上。忽生大蓮華二莖。適其母舅蔡鴻業司寇。致仕歸。見而奇之。爲文勒石。記其事。是年臘月。謂家人曰。我將西歸。逾旬。無疾而逝。染香集

清百不管老媪●●百不管老媪。失其姓。杭州人。嘗問於孝慈庵道源和尚曰。修何法門。一生決離苦海。和尚曰。無過念佛。然念佛不難。而難於持久。持久不難。而難於一心。汝若能一切不管。專心持名。至誠發願往生。臨終佛來接引。卽得離苦海矣。媪歡然拜謝。卽將家事。委子婦等。闢淨室供佛。修持其中。年餘。復問和尚曰。自蒙開

示弟子棄捨家務專事念佛。自問亦可謂久而不懈。但苦一心之難。師當復有以教我。和尚曰。汝雖拋卻家務。而兒孫眷屬。不無塵念。此則愛根未拔。如何一心。汝今加功。先拔去愛根。將一切放下。然後能得一心也。媪歎曰。師言是也。我雖不管於身。不能不管於心。從此真當百不管矣。遂愈加精進。愛心偶動。卽默持此百不管三字。以自驅除。或咨以家事。亦依此三字拒之。於是百不管之名。播傳親黨間。如是者又年餘。一日。詣庵謝曰。師不我欺也。弟子西行有日矣。數日後。無疾而逝。嘉慶初年事。

香染

集 評曰。百不管。渾名也。推言之。則百至千。千至萬。皆所不管矣。約言之。卽一旦不管。何有於百。能如是。而後塵緣可斷。能如是。而後淨業可成。嗚呼。安得世間人士。咸如此百不管耶。

清陸氏。陸氏。婁縣人。適周姓。中年茹素。受五戒。遇西禪寺僧邁春。示念佛法門。卽依教行持。三十年不倦。夫死。依壻袁退庵家棲止。嘉慶十一年。感微疾。一心念佛。期生淨土。臨終。右脅而臥。如入禪定。室中異香直透中堂。及殮。猶有餘香。

染香集

清吳氏●●吳氏蘇州元和人。適張姓。中年奉佛。歸依畫禪寺道林和尚。茹素戒殺。專心淨業。後因夢中見觀音大士。教以跪念。於是每念必跪。香燼始起。未嘗稍懈。晚年有微疾。命子眉山。延僧數人念佛。至三日。乃曰。我見空中有兩和尚招手。僧曰。此二大士也。正宜一心向往。言未竟。已吉祥逝矣。眉山亦因母教。遂長齋奉佛云。染香集

清沈媪●●沈媪法名善月。吳江黎里人。歸陳士坊爲室。生子二年二十五。修念佛三昧。四十斷葷血。屏家務。勤行放生諸功德。既喪少子。旋孀居。功益進。日誦華嚴行願品一卷。大悲呪五十遍。佛號三萬聲。爲正課。暮年從子遷居城中。闢一靜室。不越戶限。寢食於斯。棲心淨土。數十年如一日。年七十五。染恙繇延。佛名不輟。臨終呼眷屬扶起。索湯盥身。易衣趺坐。面西合掌而逝。俄而几現蓮華。影像不滅。時嘉慶廿一年十月廿八日。染香集

清姚氏●●姚氏松江人。平日從夫張某。奉斗甚虔。已而姚氏患病。其姊省之。教以專心念佛。從之。甫半日。忽笑曰。我見蓮華無數。大如斗。語竟卽逝。染香集 評曰。見蓮

華不見化佛持誦之功未深耳。而一生安養終當見佛矣。

清汪氏●●汪氏華亭人。年十六歸周文榮家。赤貧。文榮遊幕遠方。汪氏女紅自活。長齋奉佛。後文榮客死湖北。久無耗。汪氏撫子方容成立。乃命尋父。方容徒步數千里。卒負父骨歸。學使探風。以母節子孝表其閭。方容故善書畫。人重其孝行。爭購之。以是甘旨無缺。汪氏晚年念佛益虔。願父母翁姑及夫齊生蓮界。嘉慶某年得疾。日閉戶念佛。不問家事。臨終謂方容曰。我昨夢汝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汝父。俱住蓮華世界。現前五色雲。擁一瓣蓮。大如舟。我殆乘此往生乎。言訖。怡然長逝。室中香氣如蘭。殮時未散。染香集 評曰。前發是願。卒符其夢。然則夫沒而修淨業。夫必藉以超生。願不足徵歟。願法界衆生同歸安養。回入娑婆。必能度脫。又不足徵歟。乃今之節婦。不明乎是。小則哀傷得疾。大則隨夫長往。不知一盡今形。各隨其白業黑業而報之。縱能相見黃泉。亦祇同於陌路。唯西方淨土。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其間利害。實霄壤焉。唯智者思之。

清王氏●●王氏。金山縣人。適張姓。善事父母舅姑。嘗兩次刲肱。夫沒。柏舟節操。家法肅然。每見喪家接眚甚怖。因問人曰。何能免此。或告以念佛法門。遂發心茹素。禮誦不輟。教諸子婦。闔門信奉。力行放生。掩骼諸善事。後患脾疾。求參一和尚。授優婆夷戒。經年病革。行願益誠。臨終。誦彌陀經。以次稱佛號。移時而逝。遺命不迎眚神。不以葷酒設祭。子婦皆從之。集染香評曰。用葷酒而設祭享賓。於亡者失大利益。智者弗爲也。至於迎眚之舉。尤屬不經。而積習成風。深堪痛恨。修行人力挽頽風。此其可法矣。

清吳媪●●吳媪。江寧人。夫早喪。遺一子。撫之成立。婚娶數年。子又亡。乃與寡媳共撫弱孫。孤苦度日。後篤信淨土法門。長齋奉佛。受優婆夷戒。潔小樓供佛像。每晨起盥漱。後卽炷香禮拜。持佛名三千。定爲日課。課畢始理家事。如是數十年。同里有朱本願者。素與其子善。故常往還。嘉慶廿二年春。媪忽謂之曰。卻後某日子。幸過我。有一緊要事。須託辦也。本願諾之。至期往。媪已搭縵衣。趺坐牀上逝矣。問其媳云。近日

課誦如常。精神亦佳。昨夜索浴畢。卽安臥。不知何時坐化也。本願因爲料理喪葬事焉。染香集

清倪嫗●●倪嫗。法名顯真。嘉善人。住北港村。歸依佛門。茹素念佛。村中舊有觀音像。嫗早晚禮拜必誠。每供佛飯僧。俱親自任勞。嘉慶廿二年九月。數覩菩薩現相。隨示疾。謂其子曰。我數見菩薩喚我去。殆將去矣。子云。旣菩薩降臨。應備齋供。兒親往城中買蔬供奉。如何。曰。亦好。恐不及耳。子遂往。及歸。嫗已跣逝。念珠猶在手也。染香集

清潘氏●●潘氏。婁縣人。適孫某。生四女。智求。智禪。福庵。德庵。俱奉佛。受優婆夷戒。勸母發心。嘉慶廿三年。潘氏年七十九矣。會西林寺傳戒。四女復勸受戒。臥病。未能往。因代求之。錫法名曰印蓮。潘氏知之。卽斷肉食。一意西歸。是冬。南禪寺起念佛七期。四女同往念佛。至第六日。潘氏命促之歸。曰。速焚香。佛來矣。遂吉祥而脫。染香集

清汝氏●●汝氏。名季婉。吳江黎里人。適王枚。爲繼室。夫婦相敬如賓。五十餘載。未有所出。爲人靜厚。居常一以念佛爲事。嘉慶廿四年二月三日。病篤。語家人曰。大士

來臨。吾其逝矣。卽合掌垂目。誦大悲呪。旋聞梅檀香滿室中。沒後。慈容含笑。顏色轉
少年八十二。染香集

清祁氏。○祁氏。法名德濟。江蘇興化人。歸同里王生。年未四旬。慨然以濁世爲厭。
誓願求生安養。日誦佛名三萬聲。歸依溪谷和尚。旋受優婆夷戒。年八十九。染微疾。
其年三月八日。告所親曰。我十六日當西去。或謂之曰。十六乃紅沙日。不吉。祁氏曰。
我修行人。不依俗忌。有何不吉耶。雖然。勿令俗人議我。致退善心。卽以十四日去。何
如。至十四日晨起。披縵衣。持佛名而逝。時在嘉慶中。染香續集

清王氏。張氏。○王氏。鄞縣東鄉樹橋人。生不茹葷。自幼歸依三寶。法名淨隆。既嫁。

信向念佛法門。其夫性暴。時加詈辱。王氏唯忍受而已。年六十餘。益精進。一夕。其舍
被鄰隙放火。旋經撲滅。後赴寶林佛會。僧問。倘爾時被焚。將若之何。曰。此身可厭。被
焚。卽乘之而去矣。越歲。其鄰復放火。舍遂被燎。王氏竟不走避。唯緩聲持佛名。魚聲
朗朗。火光中。隔河人家。初見煙燄。幕其居。忽有金光一道。直冲霄漢。彷彿見王氏現。

身火滅。家人尋視見其遺骨。若跌坐地上者然。又鄞邑下殷有張氏者。與王氏同師。法名淨音。其信向念佛。而不得於夫。亦與王氏略似。雖百般磨折。道心不退。後患癱證。臥牀數年。念佛無閒。臨終合掌而逝。異香滿室。經數刻乃已。又鄞邑定橋有陳氏者。亦與王氏同師。法名淨瑞。爲人樸實。念佛求生。無少疑貳。常自言。我決定能生淨土。臨終熙怡端坐。念佛而逝。染香續集 評曰。王張二氏。宿業甚重。故自生至死。備嘗諸苦。卒以淨願堅牢。咸感瑞應。乃知前世之餘殃。不能累今生之勝果也。至若陳氏。雖宿業輕微。易成道業。不及二氏之忍力堅定。然其一往之意氣。絕不歧路亡羊。令人覽而神壯。可謂一門三傑矣。

清朱氏。朱氏。法名妙德。嘉興人。素患血疾。適許姓。年二十八。夫故。一子復夭。以鍼帶自活。家雖貧。見人飢寒。輒罄囊與之。道光六年春。同姑母妙圓。表妹立修。於精嚴寺。受五戒。長齋念佛。求生淨土。一夕。在妙圓佛堂內添燈油。見燈華結成荷葉一片。葉上立佛一尊。卽邀妙圓立修。至皆見之。九年正月。因母沒過哀。血疾復發。不能

營作常至乏食。性介。不輕干求。同里人知之。請誦大悲呪。與度日之資。至七月十八日。病劇。立修來視之。曰。他人皆言姊念佛精進。吾謂汝心尙未切。所以病不能瘳。佛不來迎耳。朱氏涕泣懺悔。益自努力。自後他人問言。皆不答。手唯合掌。眼唯流淚。夜將半。忽笑曰。西方三聖至矣。焚香洗沐。念佛數十聲而終。年四十四。續集

清朱氏。朱氏法名妙圓。卽節婦妙德之姑母也。歸許蔗如。道光元年。夫故。諸子已成立。卽將家產分析。其第三女。法名立修。幼字徐姓。未婚而夫亡。後歸徐門守貞。而常居母宅。設立佛堂。母女同修。早晚課佛外。日禮大悲淨土懺各一時。誦金剛經三卷。餘時念佛。不談雜事。遇放生濟貧等事。皆竭力爲之。九年七月。妙德先逝。現往生瑞相。朱氏曰。吾壽不永。亦欲去矣。至八月廿九夜。呼女曰。頃聞鐘鳴。已交寅時。今日吾神氣稍疲。不能進佛堂禮誦。汝可朗誦佛號。吾聞汝聲。運想可也。立修早課畢。進藥糜。曰。服之何益。吾別無他事。只待佛來。吾卽去矣。其季子泣告曰。兒等罔極未報。全賴吾母教訓。今何遽忍舍去耶。笑曰。吾兒女雖多。吾修淨業。塵事毫不繫心。久

矣。命延僧數人。輪流念佛。僧集淨水盥沐。自未至亥。隨衆默念。忽張目曰。接引佛來矣。爾等速焚香頂禮。卽含笑垂目而逝。時窗外忽有白光一道。徐徐向西去。人皆異之。年五十九。染香續集

清羅氏。●●羅氏。寧波慈谿人。長齋數十年。禮拜持名。無一日閒。嘉慶初。隨夫姚惠成。徙居杭州北新關。貨煙筒爲業。貿易之暇。勉夫念佛。惠成由是亦持長齋。道光九年三月四日黎明。謂夫曰。可入城招女壻來。爲我念佛。其壻張懷靜。向師吳允升。奉佛維謹。惠成往招。適因事稽阻。至日午。曰。吾不能待壻矣。具湯洗沐。趺坐念佛。日將昃。安然化去。面有笑容。年七十八。染香續集

清王氏女。●●王氏女。常熟人。素持白衣呪。及觀音名號。年二十餘。得瘵疾。一日告其母曰。兒命本於八月中謝世。因疾苦纏身。不能待。禱於菩薩。已許先一月迎我矣。母弗信。及期晨起。面有喜色。曰。菩薩來矣。母疑其見崇。以刀揮之。女奪刀告曰。嘻。菩薩也。速拜。尙不爾罪。母從之。拜起。視女已合掌逝矣。往生近驗錄

清邵媪●●邵媪不詳其人貧而寄食於姻戚家念佛精進曾於道光十七年秋夕暗室面西忽心開見西方勝境明年秋復覩菩薩金像晃耀心目又明年五月十四日以微疾逝逝時人不及見唯醫生范姓入爲診脈見其目光如生面容猶笑而鼻已無息范出而歎曰此善逝也吾見亦罕矣

往生近
驗錄

清張家婦●●張家婦常熟人素念佛一日示微疾晨課已畢仍誦佛名不輟異於他日謂家人曰吾今日逝矣家人不信頃之珠落而逝異香郁然達於鄰里咸集其門驚歎希有時道光十九年正月七日也

往生近
驗錄

清俞媪●●俞媪常熟王效曾之母也性和淑效曾素奉三寶勸母斷葷血從之長齋三年道光二十年春得疾臥牀不起入夏病劇效曾勸以默觀西方媪由是發心念佛然不能無雜念因循數月屢入冥界初則有兩童子喚之回繼則菩薩命回末後則夢中聞佛語若其前世固僧因昧本而墮女身者自是漸卻飲食已奄然垂絕矣忽於夜半朗唱佛名三四聲合掌西顧曰佛來矣右脅而逝時五月廿五日也後

其所愛長孫夢至一境。行樹樓觀。不同人間。但有欄楯限之。曲折繚繞。而不得踰入其限。忽見媪方遊行來。問從何入。媪曰。汝欲入。非念佛不可。其孫聞言。遂寤。述其夢如此。往生近
驗錄

清吳婆●●吳婆。蘇州人。自幼篤信佛法。夫家姓邨。壽七十餘。持齋誦佛。歷有年所。道光廿一年正月十二夜。忽通宿命。知其長子前世爲僧。次子則已三世爲母子。所言皆絕異。既而曰。吾今歸西方。永絕塵世矣。遂西向合掌而化。往生近
驗錄 評曰。業緣盡。而智慧開。其理至常。無足異者。

清錢孺人●●錢孺人。名瑞雲。常熟人。夫謝鳳梧患病。孺人禱於佛。願持長齋而痊。自歸鳳梧數載。舉一子一女。未嘗噉以葷血。已而知淨土法門。遂偕鳳梧受淨戒。斷情愛。道光廿二年。其兄萬鎰往生。孺人目擊其瑞。信向益篤。其年冬。子殤。哭之慟。既而曰。天其欲斷愛緣乎。漸不介意。閨中相對。唯策勵而已。母吳氏有疾。誤於醫。至不起。孺人念佛送其終。至廿五年六月。自患咯血。疾漸劇。其女亦病。鳳梧恐其復萌愛

念策之曰。未有心戀娑婆。口稱淨土。而能往生者。子其勉之。孺人瞿然興。作禮曰。賴君開示。吾知警矣。遂向西懺悔。涕淚并下。意極懇切。病中時聞異香。後至七月二十日。其女沒。孺人曰。今愛障絕矣。我歷盡諸苦。轉得自在。從此往生。不大快哉。遂屏穀食。渴唯啜瓜。延至八月九日。僅存一息。其夜過半。忽厲聲呼鳳梧曰。障重。速爲我然臂香。鳳梧從之。初若昏倦。繼則目光炯炯。正念分明。人問。一心不亂否。孺人點首者再。忽命扶掖起坐。兩目上視而逝。年三十一。越日就殮。頂門猶煖。貌如生。錢孺人事略

清沈婆●●沈婆。法名悟通。吳江黎里人。年三十九。長齋念佛。矢願生西。受菩薩戒。六時皆有定課。六旬餘。一夕忽夢空中現五色雲。湧舟西來。觀音大士坐於舟中。活動如生。莊嚴奇妙。世無與比。醒而念佛益銳。雖老病不減課程。後以念佛七期。用力過猛。病遂劇。居邑之地藏庵。至四月八日。謂侍者曰。今日爲佛誕。扶我起坐。吾行矣。侍者勸曰。婆病甚。宜善養息。厲聲曰。佛來接引我。遂聳身欲起。侍者力助之。更衣而逝。遺命以龕斂。用閣維法。從之。時在道光廿七年。壽六十八。呂默庵述

清陸安人。名岫梅。蘇州元和人。歸理問君吳昌濂。舉一子。殤年二十而寡。悲痛不已。得咯血疾。有以龍舒淨土文攜示者。遂回向佛乘。晨夕有定課。家中戒殺。食三淨肉。蟲蟻草木。咸所愛護。道光十四年。鐵君定公。校大乘經數十種。設局刊印。五年始畢。延其事。既從定公。受三歸五戒。定公名之曰師壽。已而詣鄮山禮阿育王塔。見塔中舍利現光。自是行善舉益力。嘗出資三萬兩。造像修寺。作諸功德。而尤勤於放生。歲出千金。不吝也。或有譏之者。曰。財產匪堅。勝緣難值。仗此功德。與四恩三有。早證無上菩提。吾願足矣。復奚戀哉。年三十四。疾大作。醫藥罔效。乃誓放生命。一千萬。於師林寺。建水陸大齋。以作往生資糧。病半載。自瘡。越五年。煉臂發願。斷葷血。祭先祀神。悉用蔬果。四旬生日。又於師林寺。供佛飯僧。親友祝嘏者。以所刊法華華嚴等經。施贈。其年秋。夢至一處。水流華放。迴非塵境。身立一橋。異香撲鼻。竊自念言。此其爲七寶池乎。何不見我佛也。俄而金容寶相。徧滿遙空。心大喜。方頂禮間。遽然而覺。晨起。以告家人。未幾。疾作。醫者勸食肉。弗從。呻吟數月。疾垂革。謂所親曰。吾

之始願志在出家。今不果矣。我死汝等勿哭。殮必披僧伽黎。喪中設祭享賓。勿用葷酒。吾姑年逾八旬。生死亦且暮事耳。異日壽終。亦如吾法。爲我延比丘尼六人。念佛助往生。從之。臨逝前二日。令家人代受菩薩戒。已而神識瞽亂。不克自主。大懼。乃迎佛像一尊。供牀畔几上。注目默觀者一晝夜。至五月四日清晨。急命掖起。曰。大和尚已來。吾西方去矣。令同稱佛號。手自拈香敬佛。人問大和尚何在。曰。坐几上者。遂面西趺坐。結印而逝。年四十一。時在道光廿八年。朱兆杓撰陸安人傳胡珽目擊。

論曰。阿彌陀佛於十方女人有大誓願。其詞曰。若有女人聞名信樂。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爲女相者。不取正覺。則閨閣賢豪。乘此方便。門開亟須爭先捷足。橫截生死之流。直趣菩提之岸。否則輪回六道。安能保其不墮。余次諸賢之傳。深幸韋提希之遺風。今猶未泯也。安得起而徧示閨閣哉。

往生物類第七

明雞

蛇貓猴
雀豬

●明崇禎間。有吳雪崖者。爲福州司理。生平虔奉佛法。其地開元寺。

僧多食肉。不守戒行。雪崖請示立石以禁之。一日坐禪堂。有雞作唱佛聲。索得之。謂僧曰。若輩謂寺中久不養生物。如何有雞。今觀畜生。尙有佛性。汝雍染破戒。不及此君多矣。寺僧始立誓齋戒。遂攜養署中。恆念佛不輟。後遷官過丹陽。送至海會庵中。以其爲接衆所。使遠近生信也。雞至庵。卽念佛立化。爲建塔供焉。又中州僧覺圓。發願廬山東林寺齋僧。立關募緣。時護關僧。至華氏托鉢回。有雄雞隨至中途。僧送還華氏。因閉其門。雞從屋上飛出。追赴關所。旋繞不去。同立關三年。後攜往東林。爲之受戒。大衆上堂念佛。雞輒隨之。逾年齋僧緣畢。雞卽立化。瘞於寺傍。又傳載江西有聽法蛇。廬州坐化貓。峽中有坐化猴。巢縣柘皋鎮有立化雀。黃大參庭翠。有放生坐化豬。種種靈異。不可殫述。唐宜之巾取。乘淨土晨鐘。

論曰。五濁惡世。染心易熾。淨德難成。故經言。娑婆勇猛。一日勝於淨土百年。今以物類而較人類。抑又其難焉者矣。而一念投誠。三途解脫。物類且然。況於人乎。

淨土聖賢錄

下冊下（三編）

淨土聖賢錄三編

此編卽
下冊下

淨土聖賢錄初編爲彭二林居士之姪希涑所輯。二林所鑑訂自佛世以至清乾隆時得編入之四衆已近有五百傳。雖記載少而遺漏多亦大有可觀。道光末有蓮歸居士胡珽爲之續編所載亦近百六十傳。二編文筆圓妙記事確實。修淨業者得此六七百篇之良模懿範自可發起深信切實修持爲生西之龜鑑。此次排印流通初由聶雲臺居士發起因病不能辦故久閣置。次李圓淨居士重提商請印光老法師老人卽一肩擔來引爲己任訂正底稿並料理排印各事宜仍命森與李圓淨陳无我三人同助校對原書木板字大二編共作六冊今鉛版字小訂作上中下三冊初編作二冊較厚續編作一冊較薄因厚薄故乃思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永明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是知時愈末法則淨土法門愈爲當機佛言祖語實足依憑所以近來念佛往生之人確較昔時爲多而深知淨土利益有心提倡者記錄亦正不少時有人提議

此時實有繼輯三編之必要。乃請示老人。擬以種蓮集及近代往生傳等所記。排於續編之後。合作下冊。老人亦頗贊許。卽命森爲之編訂。而兪慧郁居士。知此事。亦以其積年所記鈔來。俾同列入。然此次所編。概依初續二編成式。故不另出凡例。但前二編。閒分卷帙。於出家二衆外。又有王臣居士。雜流女人之分。此則統稱三編。不分卷數。唯以四衆各作一門。祇分四門爲異耳。第雖云編訂。一一各照原記之實事實理。并不另加點飾。祇刪繁節要。唯取有關淨土之實行。與特別出格之大略爲錄。及提前調後。稍正錯訛。俾各傳皆歸一樣格式而已。雖言詞粗鄙。挂漏必多。卻所載皆依人成文。按實登記。許止淨居士。復以向來遺漏見諸史冊者。函令補入。乃概列於全書之末。通作補遺。輯成。仍呈老人詳爲鑑定。以期無諸乖謬。堪稱信史。冀來哲目爲寶錄。唯願閱此書者。當仁不讓。見賢思齊。彼既丈夫。我亦應爾。自行化他。展轉宏揚。俾世界普扇蓮風。衆生同歸淨土。方暢我佛本懷。時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卽

佛曆二千九百六十年。立春日。淨業學人德森。述於蘇州報國寺清淨室。

往生比邱第一

清善隆●●善隆。台州臨海人。年十六。出家於蘇州白龍寺。參念佛是誰話。有省。夜坐不臥。過午不食。茹淡齋三年。刺舌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日持佛名六萬。法華經一部。禮佛一千六百拜。準爲定課。冬夏一衲。不妄談。力行致疾。益加精進。一夕於禪觀中。聞空中報曰。汝當得中品生。慎勿退息。遂屏諸藥石。一心西邁。至四月六日。端坐而逝。時在道光二年。年二十六。種蓮集

清達禪●●達禪。姓狄。嘉善人。出家於本邑景德寺。嘗兩修般舟三昧。後住北港荻秋庵。佛聲常徹戶外。見人卽警策生死。一日。謂其徒淨玉曰。我明年定去矣。汝等勿忘淨土法門也。次年。詣清淨庵。主念佛七。至第三日。示疾。仍入堂念佛。逾時。端坐化去。種蓮集

清定意●●定意。未詳其所出。中歲出家。精持戒律。主錫丹陽嘉山隆慶寺。同治紀

元避地楚水寶嚴。提倡蓮宗。率衆念佛。精純靡閒。日誦佛名五萬。淨懺二時。雖寒暑不渝。四衆歸心。咸以嘉山老人尊之。乙丑元日。豫刻逝期。日飲清水兩盞。至初七日平明。禮淨土懺畢。跏趺西向。端坐而逝。鄰人聞蓮華香。經時不散。唯蓮集

清明舟●●明舟。秦郵毛氏子。幼從觀音淨全。薙染年十八。受具臨澤安樂寺。以應赴爲業。後遇永清主人。授以淨土法門。遂發心念佛。嗣往來秦塘。日研深義。信心益固。常率衆持名。雖燭跋香銷。猶自哀籲佛前。願速生安樂。利濟有情。故遐邇傾心。雖闡提輩。亦稽首歸依也。同治乙丑三月。豫別知交。五月朔。示疾。至十二日平明。禮佛入龕。同衆念佛名者。定香四炷。至午。聲漸微。視之逝矣。秦郵僻處湖濱。二十年來。蓮宗之振。至家絃戶誦。蓋舟有以啓之也。種蓮集

清周全●●周全。字化方。山東壽張人。幼於本邑觀音寺出家。後住濟寧玉露庵。常誦法華經爲日課。回向淨土。始終如一。同治六年三月。住紅螺山。念佛看經不倦。七月。患痢疾甚重。念佛無異平日。至二十日。自云。將往生西方。請大衆念佛爲助。起著

法衣端坐而逝。近代往生傳

清靜波●●靜波。草堰場人。年二十。薙染於義阡寺。專心淨土。受戒後。往來常州天寧揚州高旻藏經等寺。性情淡定。念佛不懈。常起佛七。屏心息慮。人罕能企。嗣往金山。數載樓居。足不踰闔。忽一日。沐浴更衣。親詣丈室拜辭。曰。七日後。吾西歸矣。果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十日。毫無疾苦。跏趺念佛而逝。年八十二。種蓮集

清鑑辨●●鑑辨。姓張。廣東惠來人。年二十八。出家本邑榕石庵。盡貨所有。造十八羅漢。受具潮州開元寺。燃左手指二。時常住闕糧。辨募緣供衆。既而移居揭石永福寺。遂戒口不談話。日刺血書彌陀等經。或以施人。如是者十餘年。同治甲戌除夕。忽開口談話。自言壽盡。明年三月十二日。當爲衆開示法要。自是時時爲人解釋經典。至日。尙無恙。談笑如常。時有沙彌戲語曰。和尚言今日將回。何以了無動靜。辨曰。汝可爲我燒水浴身。浴竟。更衣趺坐。仍爲衆講說經旨。忽曰。吾去矣。遂瞑然長逝。年六十九。僧臘四十二。近代往生傳

清霞麟●●霞麟不詳其所出。年二十八。舟覆焦湖不死。乃出家。專心念佛。願早生淨土。于安徽巢縣。手創青蓮庵居之。故人稱爲青蓮和尚。於光緒元年。預期入秋西逝。備薪停當。獨禮普陀。人未之測也。於西逝前一日返巢。入市買零食等物。逢人徧給。曰。吾明日正午當逝。請大家念佛相助。及期。自坐薪上。面西而化。近代往生傳

清妙湛●●妙湛姓侯。金陵人。稟性忠厚。童稚時。不與人爭。不喜多言。及長。好行善。人以居士稱。既而於瑯琊山。依智徹師出家。稟戒後。修持精進。佛法大旨。頗知端倪。或勸其主刹領衆。湛曰。藏身懷道。隱化無方。一主大刹。難緣不了。後避兵維揚。遇許樾身宰官。請住揚之藏經院。領衆百餘人。專以念佛放生。刻經典。勸人求生淨土。不數年。將院務付徒輩。湛退居。修持益力。凡諸山有請託。皆力助。結隨喜緣。叢林中。皆以上座禮之。道俗皈依甚衆。同治間。金陵克復。乃回故里。諸相識。深感德化。莫不投誠。揚之妙空。清梵。善誠等。倡刻藏經。湛爲之。南北奔馳。風雨不避。募緣襄贊。不下千金。長跪佛前。然臂香回向。願與衆生結智慧因。同生淨土。衆弟子亦敬其溫厚和平。

至誠慈愛。踴躍樂從。生平見人行一善事。發一善心。則合掌讚歎。見惡人。則默然念佛。久則感化。每謂人曰。爲僧外不溫柔。則不能處世化人。內不嚴明。則又被塵勞所轉。光緒九年癸未九月初七日。示微疾。諸弟子不約而至者百有餘人。相助念佛。湛臨終示衆曰。念佛非容易。平時自著力。爾等念卽吾念也。自他并無分別。佛聲未斷。泰然而逝。自疾至去。面不改容。世壽六十。遺命焚身骨灰。和麪作丸。拋江。酬其前債。

近代往
生傳

清授心◎◎授心。字專西。姓毛。浙東芳城人。生而茹素。不食葷乳。長則厭惡塵勞。立志出家。年十八。投城西小靈山戒庵法師披薙。未受具。庵師疾篤。心思佛教鴻闡。端賴斯人。我生如朝露。命何足惜。是夜檀湯澡浴。於三寶前。焚香哀禱。回至寢室。剖腹割肝。將調藥而救。詎知一割。痛眩仆地。移時而蘇。匍匐至牀。東方已白。庵師知之。乃召前撫慰曰。子雖勇於孝慈。終非比丘正行。況余自知時至。觀念無生。生本無生。何有諸滅。斯皆子妄想所爲。念子之誠。留數月耳。及心受具歸。甫一月。庵師遂告寂矣。

心天性誠孝。悲慟逾恆。經理喪葬。井井有條。未幾。卽將院事交其法弟蓮塘。己卽出外參學。行頭陀行。冬夏一衲。赤足露頂。堅持戒行。專心淨土。世稱赤腳大師。光緒辛巳秋。歸小靈山。時值亢陽。四鄉求雨。縣令孫公。憂心如焚。朝夕祈禱。迄未有效。心以慈悲內熏。直謁孫公。慰令毋憂。以祈雨自任。翌日壬子。攜鉢至寒坑。取得一物。狀如守宮。乙卯日。立壇持呪。禮拜六時。丙辰寅刻。卽雨。頃刻復霽。孫公遣紳董李肖巖等。求心再禱。心曰。不勞憂念。明日當大致甘霖。是夜苦切懇求。終宵頂禮。果於丁巳下午。大雨若注。郊原水足。士民臚歡。孫公泊諸縉紳。上山謝雨。執弟子禮。並手書鉢龍降澤四字以紀之。心亦默默。孫公歎曰。今知僧德淵玄。不可思議。壬午冬。閉關一室。謝絕衆緣。二時功課外。日念彌陀聖號十萬。大悲心呪百八遍。觀音勢至二菩薩名。各千聲。本師教主。及西方三聖。各三十拜。晝夜行道。寒暑無閒。關中飼養貓犬各一。日爲皈依說戒。貓不捕鼠。犬不食穢。三年期滿。於九月十九出關。十一月初。示疾。薄痢數日而瘳。但肢體疲頹。反覺沈重。諸人侍護。心不許。曰。出家人各有功課。切勿彼

此相誤。若果時至。自當喚汝。至二十六日戌刻。喚徒孫等。近榻曰。吾今宵西方去也。速備香湯來。沐浴已。淨髮更衣。跣趺。自舉讚禮。西方讚。囑諸人和之。讚畢。諷偈念佛。至百十句。聲漸低。忽舉首曰。吾去矣。汝等珍重。昂然稱佛一聲。泊然而逝。關中所畜之貓犬。亦當夜化去。人皆謂其隨從往生。時光緒乙酉年也。近代往生傳

清思岸●●思岸。字願登。杭州錢塘謝氏子。少業儒。爲諸生。覺世無常。皈心三寶。宗教知識。參叩略徧。後聽玉峯法師開示。欲求脫苦。惟有念佛一法。最易成就。遂發心。日持佛名六萬爲定課。平生所作功德。悉皆回向淨土。同治壬申。受五戒於海潮寺。復深厭塵勞。早求解脫。於光緒九年。乃將家務付囑二子。徑往郡西護國寺。禮僧敬峯出家。是冬。受具戒於蕭山祇園寺。仍回護國。專精淨業。積勞既久。忽染病魔。雖經醫治。旋瘉旋發。二子思慕。迎養於家。別除一室。以爲修淨之所。至光緒十五年秋。忽患痢疾。醫藥罔效。然飲食雖減。而念佛愈切。至九月初十日。忽謂其子曰。吾往生期至。可請僧於家起佛七。助我西歸。自定十二日起。七。謂僧朗峯曰。還有七日。至十五

日執僧廷山手曰。止有三日。吾當去也。至十七日四更。問何時。其子答云。丑時。曰。丑時是十八日子。是我往生之期。可請諸師念佛相助。遂隨衆念佛。約香一枝半。忽瞑目無聲。良久。忽開眼合掌。向衆稱謝云。我已親到西方。親見阿彌陀佛。及二大士。仰荷佛慈。賜我淨衣。觀音大士。水洒我頂。又見蓮池大師。爲衆說法。又覩七寶池中衆寶蓮。中有我生處。承佛慈悲。命我回來。告知衆人。我已得生淨土。奉勸諸位。專精念佛。他日淨土相見可也。復索淨水三飲。吉祥而臥。念佛數十聲。泊然長往。次日入棺。

頂猶溫手。補遺集

清古峴。古峴字玉峯。一號懋西。志淨土也。江西廣信人。年十餘齡。投普寧寺出家。靈根宿具。初讀諸大乘經。卽了大意。繼受具戒於天台國清。志遵梵網。隨衆參禪。力究宗旨。忽聞鐘聲。恍然有省。後閱幽溪圓中鈔。密符自心。增益法喜。遂立堅固誓願。嚴持戒律。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自行化他。惟誠惟懇。僧俗從而化者甚衆。開示後學。生死之苦。其言痛切。聞者流淚。教人念佛。日有定課。持名記數。或一萬二萬。乃至

十萬隨人心力。中無閒斷。畢命爲期。如此不退。命終之後。定生淨土。此是前人已驗之法。可信無疑。又復著書多種。闡揚淨土法門。易行易成。功超衆行。若肯遵行。決不相賺。復刊印大乘經律。石刻彌陀寶典。流通正法。用報佛恩。及餘種種勝行。難以盡述。光緒十五年。明州西方寺僧淨果。請居西方寺。以寺名合於本願。遂居焉。峴自發心。直至臨終。日持佛名六萬。二時回向。寒暑無閒。永爲定課。光緒十八年七月初六。午飯後。覺腹微脹。次日淨果延醫診視。醫云。脈已全無。不須用藥。而峴面西。趺坐念佛。並無他語。精神爽健。過於平時。醫生歎爲希有。淨果云。請衆師念佛相助。可否。峴應諾。於是請僧八人。向西長跪。稱念彌陀聖號。約一枝香。甫至申刻。見峴合掌。猛力念佛數百聲。怡然而寂。初九日入龕。面色津潤。頂上猶溫。次年二月望日。茶毗。僧俗送者數百人。火既發。龕門先脫。見峴趺坐。儼然如生。猛燄既熾。衆見頂上現佛十尊。兩手各現佛像一尊。蓋峴生前。嘗於頂上燃香十炷。供養十方諸佛。兩手各燃一指。一供釋尊。一供彌陀。故於闍維之際。頂手現佛。實爲真誠所致。希有之瑞。嗚乎。生爲

淨宗領袖。沒後勝品往生。可謂末世津梁。稱蓮集

清海岸●●海岸。姓王。湘鄉人。咸豐十年。遇僧策發。悟世無常。趨衡岳。晤妙明老宿。卽從披剃。繼從普明律師受具。後徧參江浙諸名德。越五年。返錫福嚴。無何。退隱祝聖。著楞嚴起信彌陀諸疏。晚年。志慕淨土。念佛行道。兼修法華三昧。嘗爲偈曰。行道五百徧念佛。一千聲。六時常如此。西方定可生。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寅初。命其徒高唱佛名。怡然坐脫。世壽五十七。戒臘三十八。近代往生傳

清至善錦峯●●至善。不詳其所出。同治光緒間。開法廬山海會寺。道高德邵。四衆

宗仰。誠爲江西近代名德。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爲歸。故其時山中居民。人佩念珠。家奉佛像。樵夫牧豎。多於林間石上。宴坐持名。以作佛事。遺風至今未墜。晚年。以院事付高弟清虛。而弟子入室請益者。皆隨意命坐。循循善誘。一一開示。莫不以念佛求生西方爲切訓。僧錦峯。爲寺藏主。日樵採念佛。衆亦常人視之。某年冬初。至方丈告假。清虛和尚曰。常住將起。七汝何欲行之速。當留此度歲去。對曰。時至矣。不可留。和

尙曰。吾爲汝留。錦禮謝退。開歲二三日。錦又請行。和尚曰。新歲汝去。衆將動念。再緩數日可也。錦又退。十日後。又上方丈堅求去。且曰。某與山中諸同參相處久。情相厚。春期卽散。後來者不知誰何。某尙欲令諸同參相送一程也。和尚許之。錦又禮謝。乃往謁善。善預置淨水於盞。語侍者曰。錦來可飲此。不必相見。侍者以告。錦拜受而飲。既午。隨衆赴齋。和尚白衆曰。今錦藏主將去。午二板。衆各搭衣。攜魚磬赴藏主寮。聞者私怪不倫。時至。維那率衆趨送。錦已先潔其室。中陳香案。旁敷衆座。須臾。和尚至。錦作禮。並禮大衆。和尚說偈付之。衆始悟其將入滅矣。和尚退。維那舉彌陀經。錦歸座。隨衆持誦。經畢。接讚佛偈念佛。香過寸。聲漸低。少焉。念珠從手中墜地上。視之已寂。衆不敢驚。念佛如故。久之。復開目。令助念。竟一晝夜。錦遂長逝。光緒戊戌。朝廷變新政。善喟然曰。末法期至。吾衰老無所補救。願早生西方。證無生法。忍後。再來護我正教也。乃馳書諸方。與相識別。時清虛和尚住持南昌圓通寺。得書疾歸。抵寺。善方據案作書。見其來。笑曰。大事盡以付汝。吾去矣。卽座而化。

近代往生傳

清克勤●克勤姓蔣湖南湘陰人。幼時有膂力。爲人戇直。年壯投善化洪世庵羅髮。得戒於麓山。不識字。學課誦。五年始熟。行腳十年。徧游五嶽四山。及諸名勝。仍毫無所知。戇直如故。年六十。遇明果法師。打念佛七。聞持名念佛功德。貴在一心不亂。設心亂時。當以念佛令耳自聞。則雜念自除。妄想自滅。心得清淨。等開示。始知淨土法門。如是專修六年。則暴性全除。心恆自在。暇則常與人言。修行貴在一心不亂。我的業障。今已念佛消滅。且年來不但無煩惱。并得身心輕安。忽一日。著人請其師兄含安來。託諸後事。含師次日來。勤見而笑曰。克勤與師兄告假矣。含問何往。曰。往生西方。含謂得無瘋耶。勤曰。吾六年來心無雜念。念念彌陀。句句了然。親見淨土。自知時至。決定往生。非欺人也。遂將庵中各手續。及身後事。一一交付妥貼。復云。吾明日午時。卽與師兄別。老年兄弟。正好作一盤打算。同修念佛法門。以待末後。一著準備淨土資糧。是晚。獨坐念佛。不與人言。至次晨。沐浴更衣。拈香禮佛。辭祖畢。仍至淨室。跏趺坐。念佛。及日已午。乃緩步自入龕內。結跏趺坐。手持念珠。默然念佛。果正念分明。

寂然長往。直至二時之久。含探鼻息絕。始駭然而信。與普蔭等並聞異香。時光緒辛丑七月初五日午時也。正值農忙。又秋燥炎熱。停龕七日。尸不酸化。咸稱異焉。

近代
往生

清靜海●●靜海。字越岸。浙江太平縣人。姓朱。少孤。伯父無子。欲以爲嗣。命理其業。居市肆。鬱鬱不樂。讀三國志衍義。忽大感悟。以爲人才如諸葛關張。可謂第一輩流矣。然皆功未成而身死。吾輩仰希古人。千萬不及一。而欲於世立功名。不亦難哉。一念頓悟出世因。年十八。乃禮天台濟舟大師披雍。越三年。受戒於國清寺。遂住禪堂。年三十三。聞靈鷲寺講經。杖錫至蘇州。繼於木瀆某山閉關三載。後因蘇州寶蓮寺。能詮師西逝。訃書敦促。諸刹尊宿。復強之行。遂主寶蓮丈席。先是。寺遭兵燹。僅存遺址。能師興建地藏觀音二殿。海繼其後。勤修佛事。內明理觀。苦行過人。誠感佛力。加被。檀信歸仰。遂將佛殿寮舍。次第落成。自此焚修益篤。日誦法華全部。回向淨土。三十年無少懈。光緒壬寅六月之望。圓寂。先數月。夢一世界。淨如琉璃。身處其中。光明

無量。自知不久人世。嘗舉以語弟子。示寂之頃。趺坐禪牀。集諸四衆。爲說涅槃。復與衆訣曰。一超直入。決定往生。勉旃同學。努力精進。言訖念佛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

四十五。近代往
生傳

清上仁。字真源。晚號默庵。湖南衡州周氏子。父學儒。早卒。仁幼而穎捷。讀書目數行。下年十五。以文雄其儕輩。塾師期以遠到。越二年。肄業雁峯寺。嘗鈔金剛經。至過現未三心不可得。遂條然有出世想。咸豐七年。母爲授室。仁潛赴南峯寺。從普照禪師剃度。命名上仁。明年。於福嚴寺翠庭上人座下得戒。聞祝聖量禪師法席甚盛。往受心印。又明年。謁法雲禪師。深入教義。儒書亦由是貫通。好學者多喜與遊。勇於向上。避居南岳。已恭巖。與澹雲師互相策進。同治改元。徧參南北。繼返福嚴。精研三藏。光緒二年秋。葺精舍於南岳祝聖。苦切密修。日久。於內外典籍。一一融會貫通。地方名士。多與交遊。南岳大善寺。一古刹也。久鬻於鄰。贖而居之。仿徹悟禪師遺規。十方來者。至不能容。戒律精嚴。性相澄貫。以天台教觀爲學者前導。以彌陀淨土。

爲究竟指歸。初每日念佛六萬。久之不念自念。幾無閒時。壬寅春。以寺務付上首。且曰。吾將西歸。其冬。舉行佛七。旬有四日。定中見七寶池。八功德水。未幾。示微疾。卻醫藥。一心念佛。令徒屬輪念以助。嘉平朔。絕粒。已而絕飲。雖常吉祥而臥。日必再起念佛。一日。覩阿彌陀佛。白毫炯炯。遂向西端坐。命去棉衲。或以寒甚難之。則曰。吾將棄此易珍衣耳。徐問何謂解脫。左右皆不契。仁笑曰。不如學齋公齋婆。老實念佛去。時助念木魚聲急。乃令停擊。但同念南無阿彌陀佛。至一百五六十聲。合掌而寂。時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也。數時後。頂尙熱。體柔軟。世歲六十四。僧臘四十五。

近代

往生傳

清香燈僧 ● ● 香燈僧未詳所出。亦忘其名。光緒間。在普陀佛頂山大悲樓司香燈。無論忙閒。念佛不輟。所得襯施。悉以供衆結緣。向與同寺一行堂僧友善。一日。忽謂行堂僧曰。明晨早殿完。吾當西歸。勞兄一助。我臨去時。請擊大鐘三聲。行堂僧應諾。屆時且忘記。至粥後憶及始去。香燈僧曰。吾候兄久。何今始來。汝見此處諸多佛善。

薩否。遂端坐念佛而化。

此事在佛頂時。親聽文質和尙說。惜未問其名。○了然述

清慧達

王普願

●●慧達蘇州人。姓沈。因大病。瘡後。夫妻各感幻身危脆。相繼出家。

妻爲尼翁姑。自建家庵。撥田資養。達受具後。於天台山精修數載。返蘇。住關帝廟。專以淨土爲自行化他之要門。王普願太史。皈依於達。臨終時。請達開示。達策以一心念佛。果得神志清朗。云見佛菩薩幢幡來迎。異香滿室。歡謝而逝。達晚年專修淨土。念佛無閒。光緒末年。預示生西時日。屆期。弟子集數十人。悲仰住世。化諸一切。達謂革囊匪堅。念佛穩固。乃念佛安然化去。近代往生傳

清良修●●良修浙江鎮海人。少時供職鎮江信局。素與金陵寶華山九蓮峯茅篷從乾和尚善。一日厭世無常。因肩行李。登山求從師剃度。受具後。一心念佛。決志往生。後從師主席慈溪金仙寺。良亦隨至。甬有葉鳴年居士。喜其道行。另建小庵五楹。居之。凡諸所需。悉葉供給。庵居有年。室無長物。獨留草灰一堆。不知其故。有人來少接談。唯一近侍老傭供役使。至宣統初年。一日奔至葉家請假。云吾當行矣。荷承照

拂須生西後再爲報。葉留午飧。作別回庵。次日早膳後。謂侍人曰。午飯汝自喫。吾不用矣。侍人以爲有公外出。及午。照常炊爨。飯熟。請午飧。連喚不應。但見室門半開。推門入。見其右手執念珠於胸前。左手垂袖向下。呼不應。推不動。侍人急奔報葉。言良師去矣。葉聞言。卽命數人相隨到庵。見其立於室中。巍然不動。眞罕見聞之。希有事。揭其左袖。見手中有物。出而數之。是銀幣三十圓。復見手指有灰。始知其灰堆。卽爲一生藏蓄財產之廚櫃。蓄此。以免身後累人。用意深且良矣。如此一生信願。緜密修持。預知時至。屹然立化。往生品位必高。皇識隨開錄

清普眞●●普眞。浙江瑞安人。幼喜念佛。有出塵志。年十九。於青田縣金田寺披剃。受具後。聞玉峯大師弘揚淨土。往親近。自是持名彌切。屢廢寢食。歷五十年如一日。後居溫州頭陀寺。一意西馳。宣統元年秋。偶感風寒。至十月初二加劇。有一僧請佛像令觀。眞瞻仰。欣樂倍增。念聲益厲。申刻西逝。氣絕後。尙能手轉念珠不息。至一炷香之久。大衆見之。頗多感發。愈慧郁鈔集

清靜禪●●靜禪。湖南寶慶人。性孤寡言笑亦不與人忤。常好坐禪。於心地法門。頗有悟入。光緒三十四年返湘。在南岳祝聖寺司打掃。除正務外。常宴坐。宣統三年秋。忽遭疾。有勸其就醫者。但笑而不答。及疾日增。乃沐浴更衣。詣知客前曰。吾將去矣。請備龕以待。知客爲備之。未半月。又告其同參曰。吾今日將去。曷不念佛助吾往生。同參曰。汝平居習禪。何死時反要念佛。禪曰。念佛何過。豈障禪定。其同參乃邀十餘人助念。禪則端坐龕中。唱香讚畢。頭微低。同參呵曰。生平用工得力與否。盡在此時。頭何以低。禪曰。諾。頭卽正。念彌陀經。至無量諸天大衆俱時。其眼漸閉。人謂靜師行矣。忽閉目曰。還未。念至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時。眼忽一啓。現微笑相。卽溘然長逝。停龕三日。面如生。頭不歪斜。亦不低垂。觀者雲集。皆讚美其道行。卽最破壞佛法之耶教徒。亦謂者箇和尚到也奇怪。逾七日焚化。檢其寮。僅破衲一領而已。

代近

傳往生

民國德堂●●德堂。字天然。湖南清泉劉氏子。幼穎悟。抱出世願。崇禮觀音。而喜趺

坐。光緒丙申年二十三歲。出家南嶽磨鏡臺。海岸長老座下爲徒孫。尋詣上林寺受具戒。旋逢默庵法師講楞嚴經。及生無生論。於祝聖寺。乃奮志研究。屏居數年。三藏奧旨。無不契悟。而律學尤最。乙巳遊浙。禮舍利於阿育王寺。復至天童。禮密祖塔。寄禪杜多。契遇之。傳爲法嗣。丁未春。再於阿育王寺禮舍利。以志誠感舍利光明。照耀身心。後以民國更始。湘中禪德。再函請歸。教育後進。宣揚佛化。堂乃慨然歸來。以生平蘊蓄。盡力闡發。每當課餘。必日行法華三昧一周。念佛不懈。未幾。示微疾。見空中化佛來迎。而梵音不絕。臨寂對衆曰。人命無常。光陰迅速。汝等當翹心淨土。早期不退。吾濁世緣謝。蓮邦緣熟。不能與子長遊。遂面西端坐而逝。時民國壬子六月二十九日子時。世壽二十九。僧臘十八。

近代往生傳

民國本泉。●●本泉。自號棲蓮。表淨願也。初習應赴。後蒙迹端老人開示。痛改前非。遂負鉢參方。後主龍華。岳林中興。天台華頂。晚年重建瑞安仙巖寺。工書法。常爲人寫佛號。一筆一聲佛。雖奔走四方。常默持佛名。將募緣興修諸功德。盡作西方資糧。

民國二年示微疾。五月十三則願法師等往省之。見其談說若無病者。而泉自謂難再久住。乃命侍者取通書來擇吉西歸。曰：我生於卯時，死於卯時，不亦得乎？遂擇十八日卯時訣別。屆期仍自與諸匠結帳。則願法師等言彼容態如常焉。能遽去。吾輩盍先歸。剛出山門數武。寺僧追至高呼曰：老和尚生西矣。請公等速返寺。比返見其目已凝視。口尙念佛。大眾齊聲助念。奄然長逝。俞慧郁鈔集

民國常慧◎◎常慧字朗照。安徽霍山人。在九華山淨度寺出家。光緒元年冬。於本山甘露寺受戒。十七年四月初九日來常州天寧寺進念佛堂。歸心淨土。刻苦精勤。十五年如一日。後因年高遷住寺後普同塔院。仍然一意苦行。寺內時有閉關精修之僧。卽發願爲之護關。亦經多期。日誦法華。因見藥王焚身。故具焚身救世之念。當光復之際。慨念道德日喪。便欲實行其志。以衛佛法。以挽人心。爲衆勸阻。不得遂願。民國三年陰曆四月十七日夜半。於塔院門外東牆之側。自備柴炭。不使人知。積如小座。端坐於上。舉火自化。時年六十有九。寺內聞人言塔院火起。衆往觀。見其仍合

掌端坐於火光中。蓋焚已過半矣。最奇者。袈裟已成灰。而扣袈裟之銅鉤。仍懸於肩下。不墜落。足徵其端坐於上。竟未絲毫移動也。樹旁設香案一。鑪香未燼。可想其從容禮佛。然後舉火也。當時見者。無不發心敬禮。時狄葆賢居士在寺。目見。乃助資於焚身處。建小塔。爲修行人之紀念焉。近代往生傳

民國明果開興。●●明果。湖南湘陰人。年二十六。從邑中達摩山東林長老剃度。具戒後。歷參遠近諸名德。頗有領略。卽決志禪淨雙修。及歸湘。卓錫長沙萬壽寺。繼主衡州西禪寺。百廢重振。號爲中興。後住長沙萬福禪林。未幾。其徒聞真疾革。果欲醫之。聞真曰。非病也。何醫爲。乞師掖之起。果助之念佛。聞真口微動。念佛而逝。果自是修淨土之心更切。厭過城市。退居長沙沼北之白霞寺。略葺所居。卽邀緇素結蓮社。凡晤見。必以西方互爲期約。民國六年冬。知在世不久。以常住付託徒衆。七年夏。將告寂。一身徧腫。別衆偈曰。明果老人六十七。雲水參訪事已畢。空拳赤手往西歸。自性彌陀自性識。法法原來自家珍。三界輪迴從此出。今日拋卻臭皮囊。念佛三昧其

如的一心攝念實現成。凡聖同參忘歲月。又曰。吾身徧腫。若非數十年功夫。痛不可忍。汝等好助余念佛。正念時。忽假寐。旋寤曰。夢見僧數人來迎。未幾。脣微振。面西念佛。吉祥而逝。世壽六十七。僧臘三十九。時民國七年五月日也。近代往生傳

民國今彩●●今彩。姓方。江西雩都人。宿有善根。少即吃素。至三十後。深厭三界火宅。遂出家於福建長汀報恩寺。具戒後。專志苦行。於贛州光孝寺執香燈。精潔虔恭。見者皆歎其誠。惜常住物。如護目珠。日以禮拜念誦爲事。時無虛棄。爲寺衆所欽敬。繼欲專修淨業。徙寧都深山石室中。架松爲座。聚草作褥。種薯爲食。補衲爲衣。其苦行人所難堪。彩恬然適意。以道爲樂。久之。有造訪者。施以銀錢。則卻之不受。若與敝衣粗食。則受之。數年後。復往蓮花山。自以木板於寺中閒廊下。隔一小房而居。寺衆尊其道行。聽伊自便。終日閉戶誦經念佛。除早午二餐外。魚磬之聲。朗朗不輟。數十年如一日。由是緇素信慕者衆。每有誠心供養衣履襯施。不容推卻者。隨即供佛供僧。爲作功德。隨身僅留十圓。以備命終焚化之費。其清苦自甘。解脫無著。有如此者。

凡造訪者。無論縑素。均示以娑婆濁惡。極樂清淨。急求出離。是爲要務。然須明因識果。修行世善。謹守禁戒。誦經念佛。內外如一。始終不變。方得實益。從無一言涉及世間福樂。民國七年戊午。年七十四。十月初。示微疾。至初四日。斷飲食。念誦如常。夜深遂息。初五侵晨。寺衆不見其起。叩之。闐然不應。入室視之。已端坐化去。左手仍執引磬。一如平昔念佛時。頭略低垂。面帶笑容。與生無異。寺衆觀之。讚歎不已。僉云。決定神超淨域。質託寶蓮無疑矣。印光文鈔

民國戒然●●戒然號清泉。順天宛平人。家鄰黃黑二寺間。幼不識字。聞喇嘛誦經。似有所會。年二十九。請於母。披剃於彌陀寺。逾年。受具於拈花寺。尋詣紅螺山資福寺。研教念佛。居七年。因聽講唯識。不能領會。念佛又不得力。自恨根鈍。倘非苦行。恐將空過。乃勵志燒拜香朝山。自誓三步一拜。朝峨眉。九華。普陀。天童。天目等處。兩易寒暑。復由金山北歸省母。乃至五臺。後常在金山。高旻二寺。磨煉身心。民國戊午正月。由金山起單。赴滬。駐錫玉佛寺。有程雪樓居士見訪。則暢談甚歡。庚申二月。程抱

病然訪之曰。得無有恙耶。程答。疾甚苦。然云。要去便去。苦由他苦。三月二十九日夜。程訪於玉佛寺。猶劇談甚快。臨別。語程公曰。明日初一。努力念佛。次日。然晨起。曬衣。忽語同單僧曰。余將告假。又曰。今夜不能執務。煩若暫代。逮午過堂畢。入室閉戶。搭衣捻珠。端坐而逝。程公聞信。往視。見其衣履整潔。端坐單上。蓋前數日。曾取單銀三圓。自製新衣袴。先日下午。預沐浴更新衣。至是毫無病苦。宴然坐化。世壽六十。僧臘

三十一。近代往
生傳

民國靜亮。●●靜亮。少業農。四十餘歲出家。居溫州頭陀山妙智寺。二十餘年。司羅漢樓香燈職。爲人靜默。寡言笑。終日念佛。及禮華嚴經。破衣瓦鉢。外無長物。常年不用一文錢。所得襯施。咸積作念普佛。回向有情。同登樂土之用。民國九年十月。染微疾。云將西歸。人見其行動如常。未深信。數日後。不思飲食。惟念阿彌陀佛。接引六字。果正念而終。殯殮畢。將出龕。大眾舉念阿彌陀經。忽龕側放白光。直上屋頂。於空中變成一大星。後隨二小星。向西而馳。

民國正誠●●正誠姓朱。江西弋陽人。家貧。久有出塵想。由西天目化主滿覺師。教其念佛求生西方。聞卽諦信。遂常念佛。因有外親窮老無依。誠父子爲小經紀奉養之。每語子云。俟斯人壽終喪葬畢。可同出家。果至六十八歲。料理外親周妥後。始攜子投鉛山縣峯頂山出家。子卽爲徒。法名明智。誠出家後。修持益力。房有竹木二座。夏竹冬木。在山十三年。從不倒單。凡念佛。必高聲。常常念至通身汗流而後止。旁人嫌其喧噪。每呵之。復有同戒輩。常勸其小聲點。免噪人討厭。誠雖含笑稱是。至念時。依然高聲。想其念佛心專。既至一心境界。念時祇知有佛可念。並無別念。亦不知聲之大小。會噪人否。故致如是。寺旁有靜室。近年古華師住其中。誠常在靜室旁大松下念佛。或對山尖靜坐。每見佛像立山尖頂處。曾二次呼古師看。古則不能見也。至民國壬戌年。六月初三。親至縣買白布一方。請人做袋。爲盛靈骨用。復說偈四句。請古師書於袋上。人見其無病。天又熱。云此不急之務。可緩做。誠自知時至。急催之。果於初四。卽端坐念佛而化。其袋臨化時始做好。古師忘其偈語。故未書。初七茶毗。適

逢年例翻藏經。來人頗多。四衆圍繞化身窻。有見火光如蓮華者。金色晃耀者。火燄綠華者。人皆歎爲罕見。各各念經念佛禮拜。此亦末世僧伽之希有事也。古華函述

民國佛乘●●佛乘。湖南桂陽彭氏子。卯角入道。岐嶷不凡。示以深經。輒能了解。年稍長。聞岐山道風甚盛。遂往參。未幾。復至衡州羅漢寺梅檀林。掩關打七。有省。復往南岳。親炙默庵老人。一見器之。服勤數載。性相俱徹。同儕稱爲義虎。嘗曰。佛恩難報。乃燃一指。以報不報之恩。民國十二年。退居福嚴寺養靜。忽示疾。十月十二日。沐浴更衣。面西趺坐。其同參德安法師謂曰。吾師當世宗匠。今最後一著。應猛著精彩。以爲後學標榜。答曰。諾。乃合掌念佛一聲。聲未終。氣已絕。時年五十一。僧臘四十。其靈骨遵遺囑。瘞於福嚴寺之普同塔中。近代往生傳

民國傳性●●傳性。字清華。四川三台縣人。於峨眉金頂出家。民國五年冬。寶光寺受具。十一年。遊方至嘉興棲真寺。十二年。朝五臺。及反。仍至棲真寺。住念佛堂。精修淨業。於十三年四月十八晨。念佛坐化。先一月間。曾向知客師云。將有遠行。知客問

何往。曰：有去處。知客戲之曰：能往西方淨土爲佳。性曰：唯。及是日早課畢，先佛前展具頂禮。次就方丈向蓮仁和尙告假頂禮長跪，請求開示。和尙異之，詰其故。性曰：機緣已熟，不得不往。和尙許之。且告曰：努力念佛，必滿汝願。往生西方，得見彌陀。乃叩謝而起，徑歸堂中，趺坐念佛。及衆見其頂上熱氣蒸發，通身汗下，面色異常，急就之。已泊然化去。近代往生傳

民國香亭 ● ● 香亭號朗然，四川南部高氏子。年十九，披薙於南部觀音庵。逾年，詣成都昭覺寺受具戒，旋赴普陀禮大士，因參訪江浙諸名刹。回川，駐錫昭覺，日誦法華經，並任該寺參頭。當佛源老法師宣講首楞嚴經，亭每爲代座。民國甲子歲，成都佛學院成立，亭爲教務。是年冬，一音佛學社請講西歸直指，妙義宏宣，聽者動容。並爲主持念佛七，勤懇提撕，一意不倦。乙丑正月十日，小有不豫，仍趺坐念佛不輟。至十八日夜分，索溫水沐浴後，卽囑其弟子佛緣等，助念佛號。有頃，聲息審視之，已圓寂矣。次午入龕，頂溫體軟，面目含笑，其爲生西無疑。近代往生傳

民國澄松●●澄松少孤貧。久行傭於四川緜陽白衣庵。庵主見其誠樸。收爲徒。卽教以念佛。松遂奉行。師沒後。倍清儉。積以隆香火。崇像教。母下堂。老而貧。迎養。死以禮葬。待人厚。愍孤貧。常行利濟。晚年。修持益力。常徹夜趺坐念佛。民國十五年正月。初小恙。忽夜半。自言佛來接我。呼徒頂禮。香花供養。三夜皆如此。遂吉祥而逝。

懺業
僧述

民國戒心●●戒心。姓譚。山東黃縣人。少年慕道。卽懷出塵想。曾爲商於牛莊。念佛茹素。苦修有年。凡遇善舉。莫不力爲。年五十七。在海城祥雲寺出家。民國十一年冬。得戒於北平善果寺。自此益精勤念佛。晝夕不懈。凡見親友。惟勸念佛。不談世事。十三年春。營口楞嚴寺開始建築。心發心任務。不辭勞苦。十五年冬。感咳嗽疾。自知病苦莫非宿業。遂於彌陀誕日。然臂香四十八炷。釋迦成道日。又然香四十八炷。雖咳嗽日甚。而念佛不輟。十二日晨起。對衆云。昨晚見西方勝境。及三聖金容。自謂因緣已滿。往生在卽。時有王星橋者。邑之名醫。心之好友。亦於是夜。夢人告云。戒心師不日往生。應速去助念。王於夢中卽隨往見。謂云。日來診脈。十五前當無恙。何去之速。

歟。心答云。往生豈論脈耶。三聖已告歸期。汝扶我出。視到時否。及出。向西大笑曰。余生淨土。受勝妙樂。汝舉目一視。王昂首視之。果見勝境。遠現西方三聖。空中遙立。王曰。佛既來迎。何離太遠。左側有人曰。此師帶業往生。非佛不到前也。王醒後。徧告同人。咸謂爲心往生預兆。十三日早餐後。將所有紙幣數枚。令添佛前燈油。祝曰。用是光明。照破三千世界衆生之黑暗耳。語訖。又誦彌陀經七遍。晚對其俗子永潤。及友陸炳南等云。我生淨土後。分身回入娑婆。度脫無量衆生。話甫畢。乃跏趺合掌念佛。安然坐化。世壽六十三。俞慧郁鈔集

民國德智 ● ● 德智。姓張。湖北人。素業漁。年近六十。自思傷生業重。難逃惡報。非向三寶懺悔。無由解救。於民國元年壬子歲。投普陀佛頂山出家。受具後。雖有人語以參禪。稍事參究。自知障深根鈍。難得受用。繼聞印光法師提倡淨土。叩禮請示。聞卽信受。遂專事禮拜誦念。十餘年如一日。性剛直。崇儉樸。重戒行。於名利淡如也。對有道行僧。則特別恭敬。不拘年齡僧臘老幼。皆常致禮請示。凡得襯施。必歸常住。或助

行利濟事。自己毫不蓄積。後因同門。有以身後柴火費。勿累人者。一再責之。始以三十圓左右存庫房。不肯多積。民國丙寅秋。患痢疾。有以酒浸無花果令治者。則云。寧死不敢破酒戒。戊辰秋。復病。甚沈重。移臥如意寮。常汗牀蓐。因其平生喜結人緣。致遇一好香燈師。善爲料理洗淨。及將終前三四日。病即輕減。神志轉清。不再汗穢。因其肯修持。人喜敬。時如意寮樓上。有閱藏僧數人。知其臨終時近。常以一心念佛。望佛接引。生西爲要。提其正念。智深然之。臨終前四五小時。閱藏僧數人。專爲助念。並以接引佛像。令其觀念。勸其決定生西。智甚喜。云是。大家都要生到西方去。初則隨念。繼祇見口動。展轉數翻。乃右脅安臥。右手自放好。左手助念僧助之。放上。宛成吉祥。睡。遂不再轉動。口仍作念佛狀。漸漸安然化去。時午後二三句鐘。過數小時。通身皆冷。頭頂猶溫。至晚八句鐘。入龕。全身柔軟。其面素樸。憔悴黧黑。寂後。反光潤。帶笑容。通身潔淨。比生時好看。德森目擊

民國宗律 ●●宗律。姓楊。四川人。生而穎異。夙具慧根。幼年出家。貴州某寺。民國十

三年依度。法師聽楞嚴經。起信論等。未幾隨度師至金陵普照庵。入資生蓮社。專修淨行。以西方爲歸。六時禮念。懇苦翹勤。十六年返貴州。睹法門腐敗。遂爲之振作。十七年夏。於山東某寺講地藏經。圓滿。偶感微疾。而念佛較常愈懇切。來問疾者。必勸以切實念佛。八月十二日。見阿彌陀佛。放大光明。被其體。拈金蓮華與之。招手令去。十五早。沐浴更衣。面西拈香禮拜。既而曰。俟塵空。兄明日來再去。十六日。塵師果來。律正在搭衣。高聲念佛。喜曰。弟往生時至。待兄久矣。言訖。仍高聲念佛。至晚九點鐘。卽跏趺端坐。手結彌陀印而逝。異香經日不散。獲堅固子數粒。光明瑩徹。俞慧郁鈔集

民國空三●●空三。姓劉。奉天海城人。素業陶。好布施。營口楞嚴寺興修。凡瓴甌之屬。皆其資助。二年餘。寺落成。自惟人生夢幻。乃於本縣鎮河寺。禮脫塵師披剃。受戒後。於千山龍泉寺閱藏。兼修淨業。晝夜精勤念佛。民國十八年。聞諦閑法師至哈爾濱。極樂寺傳戒。遂遠道來寺。自請任照應。新戒湯藥執。時值夏令。暑熱熏蒸。患病者十有三四。三稱藥量水。昕宵不息。閔人痛苦。幾欲以身代。一日微恙。對如光師曰。弟

子不久當生西方。求師慈悲。賜一清淨所。以圖方便。如許之。詢以時日。曰。不出十日。衆未之信。翌晨。移寺東清潔室中。囑靜養。三曰。今日卽當往生。無靜養時。冀將遺骸。速火化。於願已足。如師敬諾。三跏趺閉目。合掌念佛不休。時縑素八十餘人。共宣佛號。助之往生。如師請說偈。三曰。能說不能行。終是假智慧。語訖。坐化。時五月十三日也。逾兩日。始入龕。端坐如生。旁無蠅蚋。且時聞異香。茶毗時。人皆聞梅檀氣。潘對逸述

民國金濁 ● ● 金濁。台州人。八歲時。於台州東門外延壽寺剃度。繼於國清寺受戒。初其師教誦大悲呪。及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此後日誦呪四十八遍。餘時專持聖號。未嘗閒斷。生平視名利如泡影。習氣嗜好。淨盡無餘。時與人治病。應手而瘳。亦不受酬。人問其法。祇云念觀世音菩薩。民國戊辰。自住小廟。遇匪劫。除破衲無餘物。匪恨以槍擊之。右額中二。右臂中一。尙未斃命。且不久卽瘳。槍痕宛然。此殆多生業債。重報輕受耳。己巳夏。至寧波阿育王寺。因無衣單。討單未準。靜坐半日。毫無怨言。乃送養心堂暫住。至八月。管堂師催單。濁云。我住不久。往生西方。請慈悲。至十月十九。

與衆云三日內脫離苦海。往生西方。奉勸同參。老實念佛。或念菩薩。一心稱名。必定往生。佛不妄語。并言觀世音菩薩。手執銀臺。時現我前。衆以爲誕。廿一日午前。搭衣持具。各殿禮佛。及管堂師處告言。午後一時。我卽生西。人猶以爲妄。九時過堂。仍飯兩盃無減。與同寮云。常住規例。人死送入山。擡力洋四角。我無餘物。只有鞋一雙。奉贈。請君代付。十一時。如廁畢。歸寮。面西而坐。至一鐘時。果安然而化。愈慧郁鈔集

民國念佛僧●●念佛僧忘其名。在江西廣豐縣靈鷲寺出家。具戒後。卽住本寺之地藏殿樓上。專門念佛。數年如一日。至民國辛未年正月某日。自備柴薪。安坐於上。自行舉火焚化。先是白衆。初當家志宗師等阻之。云此是小廟。不可顯異惑衆。彼堅確要行。並云阻我有罪。寺僧無可如何。遂任之。初皆遠遠遙望。繼見火光。大熾。乃近視之。果見其端坐火上。手足皆然而仍安坐不動。面目泰然。毫無痛苦狀。衆方歎爲希有。始急穿海青。禮拜念佛。助其往生。古華聞其寺中來人詳說。所以後忘其名。因其寺地僻。不易通信探問。故祇記其事云。古華述

民國古虛●古虛字諦閑。號卓三。姓朱。浙江黃巖人。慧性夙具。二十歲投臨海縣白雲山出家。越二年。受具天台國清寺。自此冬參夏學。精進不已。親炙諸耆宿。尤以敏曦法師最相得。預法華講筵。未終卷。已領三諦三觀妙旨。覆講小座。同列震驚。敏公歎爲法門龍象。二十八歲。卽於杭州六通寺。開演法華。至開佛知見處。忽入定。久之出定。則辯才無礙。答難析疑。如瓶瀉水。卷舒自在。莫之能禦。遂以弘法利生爲己任。復慮慧多定少。難免障道。乃掩關於慈谿聖果庵。精研諸大乘經。三年出關。受上海龍華請。再講法華。講畢。又往金山參究。旋回國清修觀。造詣益深。得法於迹端融祖。傳持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由是終身講演。到處迎請。法會所開。皆數千指。數十年來。講演雖繼續少閒。自修尤寒暑不輟。每日必持金剛圓覺觀經。行願品等。及念佛萬餘聲爲常課。朔望加誦梵網經。其間中興溫州頭陀。天台萬年。寧波觀宗。杭州梵天等寺。爲嘉惠來哲。造就僧材。安衆辦道之所。自以觀宗爲常卓錫地。著述宏富。皆妙契佛心。普投羣機。一生教闡天台。行專淨土。故凡講經。一一指歸念佛。行解超

妙四衆欽崇。人稱其爲中興台教。可謂不愧。加之公益慈善。無不慷慨助成。民國辛未春夏間。在上海玉佛寺講楞嚴。復應無錫居士請。爲講省庵勸發菩提心文。因年高時至。炎熱過勞。講畢。卽示疾。回甬。而精神日就疲乏。乃息心休養。決爲淨土之歸。雖無若何痛苦。而飲食日減。身體日弱。壬申夏。卽將觀宗一切事權。交付妥當。令門人寶靜等繼續弘持。至七月初二日午前。忽向西合掌良久云。佛來接引。老人將從此辭。旋令侍者用香湯沐浴更衣。繼命寺衆齊集大殿念佛。復令人扶行。跌坐龕中。午後一時三刻。於大衆念佛聲中。安詳含笑而逝。面色光潔。頂煖逾時不散。時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也。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塔於慈谿五磊山。季聖一撰 諱闍法師行狀

民國省元 ●●省元。姓賀。山東蓬萊人。少入庠。食餼。因友死。爲料理喪事。遂覺人命無常。起出世想。乃渡海至奉天。及高麗等地訪師。到處訪徧。仍回奉天遼陽千山中會寺。禮思公禪師。薙度。繼於天津海光寺受戒。後又出關返寺。禮祖謁師。尋至上方山住靜。後移雲梯庵。靜住苦修。對於禪宗大旨。頗有領略。庚子變亂。難民羣集山中。

元令一心念佛。均獲安全。閱數年。來北京。民國戊午。與拈花寺全朗和尚晤。一見傾心。庚申。卽移住拈花寺。全和尚卽許終身供養。遂兩次閉關。共歷九年。出關後。四衆雲集。請開示。元云。文字般若。口頭三昧。都不中用。唯四威儀中。單提一句阿彌陀佛。時時覺照。字字分明念去。加以眞信切願。決定求生西方。自得眞實受用。由是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爲歸。全和尚亦從此益敬。及量源和尚繼席。待遇尤隆。故嘗語人曰。我於拈花。人地飯三緣具足。容將由此生西矣。時有霞光法師。後省二年來寺。志同道合。同修淨業。因約互送往生。至民國壬申九月二十四日。行動如常。唯飲食稍減。體力漸微。依然精勤念佛。是日霞法師戲問。往生否。元應曰。我往生。汝送我乎。霞曰。必親送。量和尙見其容倦。卽延醫診治。無甚效。復欲再延醫。元云。時節已至。何用醫爲。至二十六日。則常問時刻。有人悟其意。云其將於夜十二時西歸。至晚。霞法師云。此是最要關節。請提起精神念佛。元云。老僧最愛念佛。時緇素亦多爲助念。少頃卽起趺坐。霞問。心明白乎。元曰。我何不明白。旋即擡頭西望數次。衆仍同爲助念。元乃

含笑而逝。時二十七日。子時。世壽七十二。戒臘三十七。霞師果爲親送。逝後。異香滿室。旬餘不散。有不信佛法者。曰。此香水假飾而致。則奇香愈爲馥郁。非尋常香氣可比。使闡提無從謗議。知爲確生西方。茶毗後三日。衆集收檢靈骨。屈映光居士亦其皈依弟子。知其修持真實。當有舍利。是日後至。問見舍利乎。衆曰。未。屈禮畢。舍利頓現。五色璀璨。多至千數。衆皆獲得。泱旬後。屈居士等數人。再至茶毗所。復各檢得舍利數粒。丁桂樵據屈映光函述 ○按屈函。丁時尙未辦妥。骨灰後遺。遺命將骨灰成粉。和麪灰。作九袋。盛附輪帶。青島投海。

民國持心 ●●持心。字志滄。姓曹。浙江鄞縣人。民國五年。四十一歲。出家於普陀山白華庵。明年。受具於本山普濟寺。後在佛頂山閱藏樓。恭閱藏經。未幾。於白華庵之後山。構一茅篷。爲修持之所。中奉西方三聖。凡入殿。必換淨履。飲食必先供佛。每日誦法華經一部。朝暮念佛。回向求生西方。寒暑不輟。近十年如一日。後因被盜。乃回庵中住。一閒寮。民國二十一年夏。自知不久於世。乃將素所蓄積。於普濟寺助裝佛像。及設千僧齋供衆。并各善舉。悉數用去。只留百餘圓。爲身後之需用。入秋。略患咳

嗽纏綿日久。自知時至。十月二十六。帶衣具。親至法雨寺庫房。對都監然祥師告假。謂其明日須往生。請代起龕入塔等語。所留百餘圓。概交其徒料理。人見其無甚重病。尙未之信。次日黎明。果安詳端坐。念佛而逝。時年五十七。月淨述

往生比丘尼第二

民國如智●●如智。號禮泉。姓王。京兆宛平人。秉性貞靜。幼不茹葷。喜聞經聲佛號。見從姊出家。住山苦節修行。則思齊念生。父母篤愛。故不敢言。但常隨姊山居。負薪汲水。蔬食菜羹。自若也。十八歲。染疾垂危。醫藥罔效。氣息奄奄。昏迷中。唯呼剃髮求戒。別無所言。父母痛女心切。遂遙向佛前允許。病乃漸痊。二十一歲。與姊同師同保老和尚祝髮。是年冬。求戒禮懺習律。惟謹惟勤。體不勝勞。宿疾復發。病中勉受十支淨戒。戒師憐之。命回寺調養。以便瘡後受具。及回寺。病革。已不可治。然念佛不輟。一日忽開眼。望空合掌。高聲稱觀世音菩薩三聲。作三禮拜狀。溘然而逝。時民國八年。

十一月十七日也。近代往
生傳

民國如覺●●如覺姓許。台州人。有兄三。姊一。其次三二兄俱出家。覺與姊亦慕之。遂於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同時披剃。時姊年二十二。而覺乃二十。具戒後。姊妹二人同閉關三年。又偕往各名山進香。一年歸。復同閉關九年。出關後。修持益篤。每日必禮佛千拜。誦佛號無算。見人卽勸以念佛。謂多念一句佛。卽少說一句話。少生一惡念。徒衆經其感化。訓誨均修持甚力。民國壬戌六月三日。早課畢。忽覺胸腹漲悶。徒衆急以痧藥進。無效。次日已小瘡。仍起課誦如常時。飯罷。驟發寒。乃蒙被臥。終不出汗。六日已乏甚。惟神志甚清。召徒至榻前念佛。至傍晚。目漸瞑。手足亦冰。因徒衆號泣。復張目微笑。語衆曰。生何喜。死何悲。汝曹何泣爲哉。我今去後。汝曹相處宜愈和好。修持愈勿懈。生死事大。時光有限。萬勿自誤。汝曹旣已以女子身。現尼僧相。得尼僧名。不可謂非勝因緣。無量幸福。務須時時惕勵。保持此比丘尼人格。做一箇有名有實的尼僧。語畢。遂寂然長往。狀極安詳。頂門至次午猶熱。世壽五十七。戒

臘三十八。近代往
生傳

民國蓮貞●●蓮貞丹徒趙氏女。於清光緒二十五年秋。宵遁至某庵。投圓信比丘尼祝髮。圓師憐而許之。遂爲剃度。時年十七。既現尼相。修持勤篤。日必誦阿彌陀經四十九遍。佛號數萬聲。雖病亦不閒斷。受戒後。始返里省親。父母喜。強其蓄髮還俗。貞誓死不從。居一月。仍還庵。自是修持愈謹。民國十一年七月廿九晚。燒地藏香畢。忽覺頭痛。便就寢。晨興。其徒悅禪以粥進。貞曰。無須。可爲我備水沐浴。浴罷。復剃髮。及取新淨衣。與袈裟等來。披著妥當。時衆聞訊咸至。貞合掌向圓師點首者三。曰。師我去矣。復向衆點首告別。言訖。遂瞑目長逝。時壬戌八月朔日下午三時也。近代往
生傳

民國了定●●了定安徽崔氏女。幼隨父游宦吳中。適黃氏。以有涉嫌疑事。大歸。父方正而嚴。將處死。母私縱之。既離家。茫無所歸。途遇青蓮庵德惠比丘尼。忽大感悟。遂尾行之。及抵庵。涕泣。以前事白德師。堅請出家。德師憐而留之。初不爲祝髮。居庵數月。功課已熟習。屢請德師求披剃。德師鑑其誠。且以其美貌年青。若不剃度。常居

庵中殊多不便。因剃度。使成正式尼相。爲取法名了定。以姿容白皙。乃自曬使黑。以期毀容而謹行止。受戒後。閉關三年。在關中。於壁上貼大紙二。其一曰。汝是什麼人。答曰。我是一箇尼僧。其二曰。做尼僧應該怎樣。答曰。做尼僧。應息妄念佛。每生妄念。及念佛疲倦時。便讀此二紙。心卽大定。念佛愈有精神。德師甚重之。謂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斯爲無過。又謂人人能如此立志。天下無一不好的僧尼。蓋少年男女出家。初時難免不生妄念。但能自己設法制止。加以警勵。日久妄念自止。妄念止。破戒壞法之事。自不會發生。修學亦自然勤奮。定曰。若天下爲師者。人人能如師之善於訓誨感導。則無論何人出家。亦必能持戒修行。故世之破戒毀法者。半爲師者之過。定待遇諸徒。恩德有加。師徒之間。如母女焉。而且訓誨嚴切。感導有方。故其徒皆持戒念佛甚勤謹。定晚年。專修淨土。於民國壬戌十月二十九日。無疾示寂。頗多瑞相。世壽七十六。戒臘五十六。

近代往生傳

民國果仁 ● 果仁。彭澤陶氏女。適宗姓。清光緒丙午年。出家於邑之淨土庵。禮聖

宗爲師。民國元年落髮。初習導引術。庚申春。劉契淨居士等。設佛學會於庵內。因得聞念佛求生淨土之簡妙法門。頓發信心。盡棄其前盲修瞎煉之外道法。而孜孜念佛。更習金剛經。彌陀經。大悲咒。分爲早晚功課。甲子冬。微患痰疾。其徒常參於臘月八日。夢見童子四人。前執幢旛。後四人扛轎一乘。云來接當家師往西方。乙丑四月二十日。仁自夢一僧。左手捧蓮華鉢。右手下垂過膝。謂之曰。汝當於六月五日登蓮座。明日以告常參。旋取鑰匙等付之。囑云。我得生西。親承佛誨。至慰。汝好好侍奉師公。撐持法門。謹守皈依。念經禮佛。如我在世無異。不可妄爲。臨終前七日。更令徒向山下人家告別。契淨居士。因其未受大戒。請城隍廟比丘悟道。爲說三壇戒法。及製衣具。六月初三夜。常參復夢一僧。身長丈餘。披紅袈裟。胸前斜挂帶一條。上書南無西方接引阿彌陀佛。首戴蓮華瓣帽。帽頂現白蓮一朵。一佛趺坐其上。口稱請當家師同去。後二日。卽仁預告西歸之期。悟道契淨等。均來助念。午飯後。仁謂衆曰。天氣太熱。請各回家洗浴。我戌時去。浴罷再來未晚也。衆果散去。屆時至。見仁趺坐。念佛。

數聲而寂。翌日入龕。貌如生。遺命散骨灰於路。結衆生緣。許止淨述

民國聖道●●聖道。彭澤宗氏女。適陶姓。清光緒三十二年。出家於本邑淨土庵。民國九年。劉契淨居士。創辦佛學會於庵內。道乃一意念佛。求生淨土。十五年八月間。夢一人來庵。向之合掌。云將接往西方。給書一函。囑勿遺失。十月間。夢朝南海。舟行數日。水盡登山。見嶺旁一媪。兩手徧現眼目。光燦燦如電。道問此何處。曰靈山。道乃脫帽下拜。媪讚云。汝念佛虔誠。我將帶汝生西。今且歸。手引之起。瞿然覺。則帽脫在枕畔矣。翌日即告徒孫常參。謂吾於明正十三日去。囑以後事甚悉。臘月除夕。常參夢道上殿禮佛。禮畢。言我去矣。而庵外人聲鼎沸。稱來迎老和尚。至丁卯正月十三。早課畢。謂常參曰。今日有佛事。宜早作炊。自入房印往生紙錢。午供後。用膳將竟。手忽寒縮。云要走。手中飯盃。忽旋轉上騰如花形。升至一人身之高。道笑曰。好看哉。約一刻鐘。盃始降於坐前熏籠梁上。端正而住。盃內之飯。未出顆粒。誠不可思議。至未時。果安詳而逝。許止淨述

民國大悟●●大悟字法林。姓袁。江蘇南通人。幼許邵。未嫁夫卒。誓不再適。投縣西大悲庵爲尼。立志念佛。求生淨土。常云。佛法之大。唯淨土爲契機。拜經坐香等。乃助消業障。俾易成就淨業耳。出家後。力任苦行。汲春炊爨。取給一己。晨夕淨課。日愈虔謹。初薙染時。年二十二。夫家執世見。百計阻之。悟志堅。卒成所願。庵荒敗。募修嚴飾。闢佛堂。營蔬圃。資衆清修。見人有苦。隨爲說法。常有感動。晚年。因色力漸退。急朝普陀。九華。頗感瑞相。民國十六年二月。示微疾。病中書偈云。世間萬緣都放下。唯有念佛是真心。一念超出娑婆苦。貪瞋癡愛都除盡。寸絲不挂光明臺。參透法身脫苦輪。得滿極樂清淨願。再入娑婆度衆生。至十八日。見佛垂光接引。安然化去。世壽七十三。至二十八閣維。得舍利五粒。費範九述

民國宏源●●宏源字性亮。剃度於南京慧月居。發心甚早。平生喜念佛。勤禮拜。敬師處衆。一一平和誠懇。寡言語。攝身嚴。待人厚。自奉薄。上殿念佛。領導大衆。爭先恐後。朝斯夕斯。寒暑不輟。數十年如一日。民國庚午秋。患病。延醫調理。未能奏效。臥牀。

數月。形容枯瘦。身體浮腫。飲食漸減。問病者至。但點頭不多語。祇管加緊念佛。不進飲食。已多日。仍念佛不休。臨終前數日。嘗親見阿彌陀佛數次。更聞異香滿室。并蓮華現於牀前。氣息奄奄時。舌根尙能微動。隨魚磬聲念佛。於冬月二十八日。正念分明而逝。俞慧郁鈔集

往生居士第三

初編續編皆有王臣居士雜流三門之分。此編爲省事。統作此一門。祈閱者諒之。

清王君榮●●王君榮。太倉人。自幼持戒參學。見地超卓。後修淨土。日課佛號萬聲。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二日。預知時至。請淨名庵乾行長老。至令作證明。日方午。乾師曰。歸期盍於後日。答曰。吾決定今日矣。遂索筆作偈。合掌而逝。遺命以龕斂。其女抱以入龕。力不能勝。因默禱之。忽然輕舉。年八十一。種蓮集

清唐景垣●●唐景垣。字筠谷。元和國學生。勤修淨業。每持名時。以指代珠。年七十。四。無疾而卒。氣絕逾時。猶指動作屈數狀。種蓮集

清高士楨●高士楨字廷三錢塘人其先世居山陰梅里故自號梅溪道人年五十一病入冥中遊視地獄有冥官囑云爾今回去要一心念佛一心行善定能出苦士楨識之三日蘇病良已發心念佛行諸善法回向西方并轉以教人如是二十五年至年七十五臨終三日前自知時至曰今離苦惱矣奉勸世人及早修持無貽後悔泊然而逝時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種蓮集

清沈載元●沈載元字桂萼自號可僧吳江人中年業賈六旬餘輟業潛心淨土長齋課佛日滿萬餘性慈恕有所餘輒濟貧放生嘉慶十六年秋有僧貿然而來直趣臥所略談數語洞徹玄微并囑他日臨終戒眷屬勿哭言訖而去載元感之炷香門外遙申敬禮其年冬示疾佛聲不絕口絕粒飲水者七日至十二月六日清晨令然燭四十八對堂中設香案洗體易衣端坐合掌朗誦佛名呼眷屬同聲助之頃之鼻氣如煙聲漸微而絕年七十二及殮貌如生種蓮集

清王際良●王際良金山縣人年五旬歸依三寶念佛放生篤志不倦其年二月

初有疾。屏諸醫藥。日夜持名。絕口不言家事。唯曰。月望。我其行矣。至期果然。先二日。索取數珠。沒後。猶緊捻不脫。種蓮集

清夏耀文●夏耀文。華亭人。持齋念佛。一心淨土。四十餘年。舉家不茹葷酒。道光四年十月。微疾。至十四日。命掖起。合掌念佛而逝。遺命龕殮。入龕時。體輒頂溫。顏色不變。年七十五。種蓮集

清曹居士●曹居士。不詳其人。持齋念佛。精進有年。道光二十年冬。微疾。一日。其子晨省。見其面色有異。指空中曰。汝見佛及衆菩薩乎。吾不圖持名功德之至於斯也。汝作證明。吾隨佛西歸矣。言訖而化。種蓮集

清丁世濟●丁世濟。字子沂。元和庠生。年五十。歸依杯渡海公。法名廣如。精修淨業。十載不倦。道光二十五年冬。有疾。每夜必念佛千聲。彌陀經三卷。發願文一徧。一夕。誦至淨光照我句。忽微笑曰。我今見佛淨光矣。十一月十三日夜半。諸眷屬環坐榻前。忽聞異香。浮空至。漸滿一室。共異之。次日。索筆作偈。體似七絕二首。而字迹模

糊。但識末後句。有我便回家。見佛六字。至夜合掌念佛而逝。年六十一。種蓮集

清錢文彬●●錢文彬字養愚。蘇州長洲人。每日晨起。默修十念法。作善事。皆隱行。嘗出千金。放諸魚鳥。素患咯血疾。年四十一。病劇。皈依在經茂公。病中喜聽誦佛聲。臨沒前一日。延靈鷲福海和尚。至牀前。供佛設座。受菩薩戒。延僧數人。輪流念佛。次日晡時。亟命扶掖起坐。諦視佛像而逝。時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種蓮集

清邱逢泰父維洛●●邱逢泰字星階。長洲廩生。少有咯血疾。其年夏。疾大作。忽信佛乘。延在經茂公牀前誦佛號。疾有閒。杜門不出。徧閱淨典。道光二十九年夏。疾復作。念佛不輟。跏趺坐合掌而逝。父維洛副貢生。素行善。修淨業。未幾亦念佛而逝。種蓮集

清錢文燦●●錢文燦法名空相。字安軒。卽文彬弟也。弱冠時。遇吳宗魏。指示淨業。歸依見心和尙。從靈鷲義公受菩薩戒。長齋念佛。二十餘年。嘗刊念佛警策。廣爲施送。靈鷲募建丈六三聖像。絀於資。文燦贊成之。虞山有古刹。募建三聖。則獨任之。天台國清寺鑄銅鐘。亦半賴其力也。放生濟貧。歲以爲常。道光三十年夏。下痢。令人往

虞山延蓮友張元祺至。曰：吾與君係生死交，病亟矣，請君一助。元祺曰：諾。日與念佛。每昏沈欲睡，卽策勵之。已而元祺欲返家，文燦曰：吾四日中，可無恙。過此不能待矣。

元祺如其言。及四日後復至，則昏沈益甚。元祺以聞啓初傳，與之細論。傳見淨土聖賢錄初編

文燦涕淚并下，遂猛力念佛。自未至亥，神識頓清，徹夜無倦。天將旦，手作蓮華狀示

張，遂右脅而逝。時七月初四日也。遺言：喪中不用葷酒。年四十三。種蓮集

清汪善慶。字閔仙，號法如，浙江仁和人。少孤，隨母氏莊，就傅外家。性至

孝，極聰慧。年方舞勺，卽入泮宮。及母卒，喪葬盡禮。聘朱氏未娶，遭粵匪亂，孑然一身

逃至江北呂泗場。值同里清修之許靈虛者，延爲西賓。居恆嘗作出世想。會西來徐

居士授以念佛法門，由是精心內典，一切經義，過目無遺。迨許返浙，移住揚州藏經

院。茹素十餘年。每靜坐，寡交遊。凡來問道者，皆傾心開導。體素瘠，勤苦勞憊，輒頭眩

咳嗽，然猶念佛不懈。同治九年閏月，疾篤，告諸友曰：西方境界好，吾於二十三日長

往矣。至期果逝，神色不變。越日將殮，撫其頂，氣尙溫。時年四十二。種蓮集

清余慎行●●余慎行法名淨阿揚州甘泉人夙精骨董學遂業以謀生眷屬緣盡子然獨處同治乙丑聞藏經院開念佛道場知識雲集卽信慕皈依茹素念佛護持道場放生禮念久無惰容光緒乙亥冬忽染微疾念佛倍切除夕對衆曰速具香花供佛吾將逝矣氣力漸微聚諸善衆助念而寂時年六十九種蓮集

清謝春華●●謝春華杭州錢塘人稟性和直與人無爭事親至孝未嘗忤顏凡善舉竭力相助但不知茹素念佛光緒十年忽染蠱脹疾醫禱無效呻吟待盡有表弟朱金伯居士久奉佛法參叩知識一日來謂春華曰觀兄病苦實是宿業若不立大善願念佛懺悔恐難消除春華首肯遂立願終身戒殺放生志心念佛立願已朱復教之共念阿彌陀佛四十九日爲期是晚夢僧與一藥丸令吞之既寤覺腹中響動連下數次當卽身安不三日病盡痊癒自此信心懇切念佛靡閒凡佛會皆預之光緒十五年夏初偶染微疾飲食少進而念佛益切至四月二十六日夢見西方三聖知是往生之兆徧告親友曰將生淨土謂姚居士明齋云二十八日我當西去可來

助念。曰：二十八日不暇來。又云：二十九可否？曰：二十九亦不暇。復云：若如此，定於五月初一去。如何？曰：初一當來送行也。至期，澡沐更衣，面西端坐，謂諸子曰：汝等若有孝心，念佛助我，慎勿哭泣。既而善友俱集，同稱佛號。約半枝香，舉手合掌謝眾。復仰目視空，若有所見，合掌向空，含笑而逝。沒後，異香數日不散。種蓮集

清葉其達。●葉其達，字竺庵，浙江餘姚人。生有異秉，自幼無戲言。比就傅，端謹逾成人。既冠游庠，不習舉子業，獨潛心理學，旁通釋典，躬行實踐，不事著述。溯自髮逆之亂，慘目傷心，意殺運非箇人力所能挽回，惟物命生殺之權操之由我，遂立戒殺持齋放生等願，不搖於迂儒血食之說。祭祀賓客，概不特殺，著爲家令。五旬以後，皈心淨土，專持佛號。每晨向西頂禮念佛，寒暑無間。光緒戊戌年，已六十九。三月初一，示微疾。初四夜半後，諭長子秉鈞曰：我如從此不起，汝率家屬念佛送終，不許啼哭。諄囑再四。自是寤寐間，輒朗宣佛號。數日後，言語不能續，聲亦寢微。惟念佛仍極流利。未嘗氣促，延至十三日戌刻西歸。三日前，侍疾之人，有聞異香者。臨終頂上墳起。

如饅頭見者以爲瑞感讚歎不已。近代往生傳

清胡亦薛●胡亦薛浙江泰順人其地有華嚴寺徹權大師專心淨土老實念佛亦薛三十歲時皈依徹師晝則返家務農夜則至寺念佛至三十五歲有病語其妻曰予當至寺養病遂拌命念佛半月間自知決生西方萬緣放下不談世事臨終之時約在下午命妻請師父與諸師助其念佛自亦高聲念愈念愈響聲震瓦壁後諸師讓其箇人念人雖氣絕而念佛之聲向空而去直至五六十聲漸遠漸低此真末世罕有勝事可見念佛往生之淨土法門真不可思議矣。皇懺隨聞錄

清周勵之●周勵之常熟人出巨族不染紈袴習年十七聞鄰僧講淨土義即于是年起持齋念佛無退無閒直至七十一歲六月十八日忽對家人言明朝觀音聖誕先爲我虔請香燭預備後事大士已親示歸期我將于翌早赴淨土矣家人不之信至時熏沐禮佛端坐而逝異香繞室者旬餘事在清宣統年間。近代往生傳

清楊文會●楊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人母孫太夫人娠時夢入一古利庭有巨

甕覆以箬笠。啓視。則有蓮華高出甕口。旋驚寤。未幾。文會生。幼穎悟。十四能文。不喜舉子業。同治二年癸亥。父樸庵公捐館舍。時文會年二十七。家無擔石儲。曾文正檄委穀米局。甲子歸葬父於鄉。事畢回省。感時疫病久。自是厥後。率爲學道之年。先是。不知誰何老尼。授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覺甚微妙。嗣於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閣置案頭。未暇寓目。病後檢閱他書。舉不愜意。讀起信論。乃不覺卷之不能釋也。賡續五徧。窺得奧旨。由是徧求佛經。久之。於坊間得楞嚴經。就几誦誦。幾忘身在書肆。此後。凡親朋往他省者。必仰覓經典。見行腳僧。必詢從何處來。有何利竿。有無經卷。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爲學。丙寅。移居江寧。時董江寧工程之役。同事王公梅叔。遠於佛學。相得甚歡。復與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遊。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爲末法。全賴流通經典。普濟衆生。雙徑書本。已燬於兵燹。於是發心刻書本藏經。俾廣流傳。手草章程。得同志十餘人。分任勸募。時發心最切者。爲江都鄭學川。未幾。鄭卽出家。名妙空子。創江北刻經處於揚州磚橋。刻經

甚夥。文會乃就金陵差次。擘畫刻經事。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所辦工程。費省工堅。軼其儕輩。曾李諸公咸以國士目之。知其淡於名利。每列保獎。不令前知。夙著勤勞。身兼數事。頗以障礙學佛爲苦。癸酉歲。屏絕世事。家居讀書。參考造像量度。及淨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畫家繪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十一面大悲觀音像。並搜得古時名人所繪佛菩薩像。刊佈流通。以資供奉。甲戌。泛舟遊歷蘇浙。禮舍利。朝普陀。數年來所刻之經。漸次增益。此後。已雖暫離金陵。隨曾惠敏。劉芝田等。一再出使歐州。考察英法各國政治。及製造諸學。實仍以刻經爲務。延定友人。專司其事。刻印不輟。至光緒己丑歲。年五十有三。見人心愈下。國事日非。誓不復與政界往還。丁酉。築室金陵城內延齡巷。爲存經板。及流通經典之所。是夏。孫太夫人壽終。闋服。詔其三子曰。我自二十八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以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亦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儀。汝等均已壯年。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爲

十方公產。此後母以世事累我。自此安居樂道。會釋經疏。維持法教。日無暇晷。嘗曰。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深憫宗教頹衰。大道沈淪。非具擇法眼。難免不爲邪見所誤。見日本重印續藏經。多至一萬餘卷。似駁雜。特加以選擇。歸於純正。詳訂書目。編輯提要。以示門徑。志願未遂。慧燈輟照。悲哉。辛亥秋初示疾。時年七十五。自知不起。回憶往時刻經事。艱苦備嘗。而大藏輯要。未覩成書。心頗戚戚。及得同志三人承認分任。則熙怡微笑。佛學研究會同人。擇於八月十七日開會。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之法。并議舉會長。會席未散。已於申刻去矣。是日上午。猶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及聞近得古本註釋數種。歡喜不已。曰。予幸得聞此書之存也。午刻。囑家人爲之濯足。剪指甲。至時。乃曰。此時會友當已齊集會所矣。須臾小解。身作微寒。向西瞑目而逝。面色不變。肌膚細滑不冰。病中囑其子媳曰。我之願力。與彌陀願力。膺合。去時便去。毫無繫累。爾等勿悲慘。一心念佛。送我西去。吾願已足。弘法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十餘萬張。而願力之弘。所屬望於將來者。更

無有窮盡也。著述甚富。現已次第梓行。

近代往
生傳

清甘露寺役●●鎮江甘露寺一僕役。向不識字。服務勤謹。並虔念阿彌陀佛。宣統三年。忽一日。自著海青禮佛。次第向和尚諸師禮拜畢。曰。我要與和尚諸師永別了。隨自坐缸中。立即氣盡。寺衆漸把缸封好。擡至後山。過二日。衆聞異香。不知何來。日勝一日。有一僧。循其香氣。尋至後山缸邊。始知香自缸中發。遂邀寺衆。同開缸蓋。香氣益烈。見其屍首如生。面容光彩。證知其念佛生西。一時頗多感動。

俞慧
郁鈔集

民國沈善長●●沈善長。號用九。浙江海鹽人。生而孤。事母孝。生平樂善好施。喜念佛。持戒甚嚴。與舅氏吾芝眉先生。同究大乘之學。闡發淨土。民國元年秋。有疾。家人爲覓醫。善長卻之。顧謂左右曰。四大色身。本非我有。醫奚以爲。惟願回向菩提。遠離塵垢。解脫歸真。盡除一切障礙。面見阿彌陀佛。則我願足矣。九月三十日。病益篤。凡來問疾者。皆爲念佛。室中佛聲不輟。善長亦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將終時。忽謂左右曰。五色蓮華。現我前矣。遂逝。神色不變。異香滿室。年二十五。

近代往
生傳

民國賀國昌。賀國昌字萃生。江西萍鄉人。祖父作宰。皆以廉潔稱。國昌以知縣數遷。至江西民政長。政績詳國史本傳。民國二年秋。以預計袁事。遂避地湖南南嶽某寺。改字衡樵。日持準提楞嚴諸呪。四年春。得有力者爲謀道地。其夏。又苦邑令誣侮。乃詣京自白。獄以解。有羅傑居士與國昌皆難後相覩。樂與往還。輒見其茹蔬修禪。怡然自得。一日于定中。聞有人呼爲寥空子。有句云。寥空識得來生路。又作人寰二次看。用是專修淨土。日誦華嚴經二卷。念佛二萬聲。禮佛百拜。撰持齋念佛觀心簡出四箴以自警。八年春。還里。大旱。禱之卽雨。水深數尺。設醮超拔先世。常於空中見諸佛菩薩像。又爲南北戰死者設醮。施食時。共見佛身湧起空際。無數鬼魂作禮向西而逝。返京。瀕行。示不復歸。戒家人于示寂後。弗殺生致祭。既至京。示疾。衆請延醫。卻之曰。余心甚安適。生死殊了了。焉用藥。念佛拜佛如平時。自是開目閉目。嘗云。見佛菩薩現廣大身。彌滿空際。散則無量。已而病銳減。念佛益勤。眷屬環立。循視一度。吉祥而逝。其初發菩提心也。見蓮華滿空。華各乘人。一惟虛一朵。國昌問故。旁一

人口留待君乘者也。甫返京。其女公子滌。則夢其乘蓮西邁。國昌雖白衣持戒特嚴。將示寂時。其弟子彭憲等請訓。告之曰。吾人夙業深重。欲斷生死根株。求生淨土。發願要真。懺悔要切。執持戒品。最要精密。若能三業清淨。許汝立見彌陀。又謂戒是無上菩提。萬善之本。正法之根。此是汝大師。身口意三。慎自護持。勿令有犯。卽學佛入處。其兢兢行持如此。

近代往
生傳

民國李蓋臣。李蓋臣。湖北夏口人。久宦江西。素想長生。修煉丹術。至年五十餘。反因煉丹致病。成蠱脹疾。素與一居士友善。一日居士往視。蓋臣痛哭求救。居士爲說念佛求生西方之妙法。令人將其臥室收拾潔淨。懸一阿彌陀佛接引像。令蓋臣口念佛號。眼觀佛像。一心望接引生西。蓋臣信受。居士亦同助念佛號五百聲。蓋臣卽心安。怕怖痛苦悉除。居士始別去。後蓋臣念佛數日。預知時至。告家人云。有金色阿彌陀佛。許明日接我去。我已得此好處。汝等切勿悲傷哭泣。須念佛助我生西。至次日。果安詳念佛閉目而逝。

愈慧
郁
鈔集

民國方海生

譚樂橋

●●方海生童子。香港方養秋居士之子也。養秋素行善。邇更

傾心淨土。海生年七歲。隨其父母僑居香港。常學乃父禮佛持念。又能誦準提呪。及華嚴破地獄偈。且能轉述淨土景象於其所親。曰。當念佛。念佛能生極樂世界。民國九年二月十九日。忽染病。其父時以念佛詔之。輒能隨聲念。又於合眼時。誦準提呪。語琅琅。不漏一字。其父抱之至佛前。見佛像。卽大聲念阿彌陀佛。至數十徧。其聲洪亮。勝於不病時。至二十一日下午。忽下牀步行。其父扶問何往。曰。禮佛去。時語言已不甚了了。然尙能拈香禮佛。夜十時。其妹之乳母。正念佛祈海生病。忽覺牆壁全空。光明如月。金光五色。燦爛炳煥。有一人抱海生從其頂上飛向西去。思疑間。倏如夢醒。無何。而海生氣絕矣。未絕時。手足已厥冷。眼注視父母。父益督率家人助其念佛。又與說淨土景象。指其西去。海生氣絕之後。手足反溫煖。面色如生。時久之方冷。而額爲最後。未病前一日。其母於假寐間。忽見一佛殿。甚宏壯。光作金色。正中深邃處。有一大蓮華。坐金佛其上。遠望之。僅見腿足。海生宿根深厚。故七歲卽知念佛。復得

此賢父以助。致臨終正念現前。瑞應鱗萃。同時又有譚樂橋者。南海人。素客香港。爲經紀生涯。性極謹樸。甚信因果。與養秋有舊。養秋導以念佛往生說。并授以西歸直指。樂橋卽篤信樂行不倦。一日染病頗重。自知不起。越宿回鄉。途中念佛不輟。至家痛苦若失。謂其妻曰。余將往生淨土。無須延醫。可助我念佛。其妻亦素信佛。一如其命。至臨終之日。猶能起身步行。無何。命其妻與之更換新衣。遂念佛吉祥而逝。顏色

如生。近代往
生傳

民國徐雷◎徐雷字電驅。浙江樂清人。出身行伍。喜飲酒。好冶游。烹割飲讌無虛日。民國庚申元夕。夢見一人。手足縛四短柱。二鬼卒以椿春其背。慘酷可怖。雷近視之。卽己身也。驚懼間。恍惚四肢被縛。背受痛擊。痛而大號。微聞空中念佛聲。隨口和之。頓醒。背猶作痛。因大懼。追念平日邪行。愧悔交集。旣而猛然曰。吾聞學佛可了生死。得離地獄之苦。由是痛改前非。日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持彌陀聖號不輟。旣而病篤。猶力疾誦經。空中常有白光。狀如圓鏡。一夕。謂其妻曰。明日佛菩薩來接引我。

當清淨室內。焚香預備。次日沐浴衣冠。端坐念佛而逝。

近代往
生傳

民國周乃勳。字蘭馨。號國香。浙江嘉善人。父憩南。性純篤。好施與。五十無子。禱於杭州天竺山。乃勳生。未幾。憩南卒。親族陵其孤寡。遂遷西塘居焉。幼聰慧。從姊丈金文楷。茂才學。過目成誦。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文譽蜚浙中。清季廢科舉。乃入上海理科專修學校。習理化博物之學。既畢業。先後任中小學校教員。感學生製動物標本不慎。傷命。乃悟因果報應之理。發悲願。持長齋。皈依三寶。因母勸不可違。勉應浙江第二中學校長聘。就學監職。然念佛不輟。知范古農居士。邃於內典。常與往還研究。淨業益精進。休沐之日。嘗會諸生講佛學。蓋欲以妙法化青年焉。事母孝。鄉黨僉以孝子目之。一日在校。念母病久不瘳。晨起焚香。刺指血。書南無阿彌陀佛六大字。並書願同念佛人。共生極樂國。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方寸字二十。後范居士摹付劄。印貼徧城廂。是日接家書。稱母於本日起牀。孝可格天。信然。民國九年冬。以腦病歸家。十二月十七日。坦然化去。驗其神識。通身冷透。頂上猶溫。時年

三十七。近代往
生傳

民國張榮深●●張榮深廣東澄海人。少年喜任俠。朋黨尋仇。豪暴苦鄉里。後聞淨土法門。遂專意念佛。力矯前行爲善人。出其向蓄刀劍搗毀之。曰。不給人殺人也。化其家人。皆使持素念佛。逢人必讚歎彌陀功德。民國九年得疾。自知不起。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弱子幼。又有寡嫂。向皆倚之爲生。頗滋憂懼。榮深亦苦惱自疑。既而訣其老母。自言心專向西。遂放下俗念。十年正月初八日。疾大漸。彌留之際。忽起坐。力唱金色相好之偈。求淨水。飲半杯。曰。佛來迎我。遂逝。遺言火化其身。近代往
生傳

民國張炳楨●●張炳楨字克誠四川廣漢人。晚年自號淨如居士。幼敏而質直。年十二。畢六經。弱冠。食餼。屢應鄉試不售。乃退而學易。以自消息。清光緒三十四年。至京師。國家始開殖邊高等學堂。以求才。炳楨以四十之年。就學數載。以最優等畢業。民國初。赴蒙古。參機密。復任大同執法處長。日理刑決。忽念此事非所應爲。遂棄官。偶讀楞嚴。乃深生感悟。尋返京師。居廣濟寺半載。不謁顯要。唯究楞嚴。一几一盃。蕭

然自得時清一老人。適止寺中。深相愛重。其寺歲久彫蕪。金像剝蝕。隨化有緣。權宜修葺。每謂平時用功。尙未精純。欲以福業爲助。民國二年。與同志沙門居士。立念佛會。是後。凡蓮社講席。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歲餘。清老棄世。乃移居鷺峯寺。寺已故朽。又一意修復。曲折經營。所得束脩。并盡施捨。念佛修福。雙輪並運。精誠篤勵。數年無改。嘗語其同行友。曾毅齋。孫道修。云。吾輩提倡佛學。但勸人向平實處學。莫勸人向玄妙新奇處學。將西逝之前十日。與孫曾二君。晤談良久。且云。近日事多違緣。惟念佛之功。猛進。於民國十年臘月二十七日未刻。坐化於寺。是夕。毅齋夢其御空西行。若駛飛機者。同乘十餘人。皆安隱自在。二十八夜方殮。頂門猶溫。時年五十八。

近代

往生傳

民國張文甫。張文甫。江蘇崇明人。妻早卒。媳亦繼亡。子卽赴申。搖船少回家。文甫日則傭工。早晚誦經念佛。朔望禮念益勤。終夜不寐。其勤儉耐苦。鄰里稱之。如遇年老貧乞。傾囊給與。忍飢推食。習以爲常。至民國某年七月十七日起。稍不適。卽語

鄰云。衆菩薩已宣示。至二十三日午刻。將西歸。請鄰人促其子歸。隨買缸一口。預備後事。於是不復進食。惟飲清水。神志清爽。若無病然。及子越日返里。囑咐一切。壽衣海青。早經製備。至二十三日巳刻。囑其子與鄰友幫同穿衣。預坐缸中。氣猶未絕。至十二點。果卽坐化。近村老幼圍觀者數百人。且預誠各鄰友。死後勿將錠帛箔類相贈。倘蒙垂情。炷香足矣。至晚封缸。頂門猶熱。面貌如生。年六十四。俞慧郁鈔集

民國丁菴馨●●丁菴馨。浙江嵊縣人。課徒爲業。屢試不售。惟頗誠篤。客有謁者。禮貌殊恭。人笑其迂。弗計也。自奉恆儉。雖粒米寸絲。不安棄。民國十年。館於張德威家。張爲講淨土法門。輒答云。余心喜專修。不耐兼修。有兒纔十餘齡。俟完婚後。圖之未晚。張曰。一息不來。卽是來世。我輩祇爲因循兩字。遂受千生萬劫。無量苦惱。幸遇如來大法。詎可再誤耶。菴馨雖頷之。而未能也。冬月某日。馬契慈過訪。晚膳後。相與共譚娑婆之苦。西方之樂。并勸其勿迷幻境。早辦資糧。聆之。欣欣然有喜色。立談之下。持佛名二千有奇。自是每日誦阿彌陀經一徧。佛名萬餘聲。心心彌陀。念念極樂。造

次弗離。顛沛罔懈。閱數月。夢一神授以紅片。長可尺許。中有明年閏五月生西字樣。因以告張。張謂當是用心過切所致。次年六月。由新塘莊解館歸。示微疾。臨終謂家人曰。我身頗有光明。殆將去矣。汝等扶我起。起則跣趺坐。又云。汝等念佛助我。勿哭。哭則恐擾正念。我死後。頂煖則生西。言至此。氣遂絕。無一語及家事。亦毫無痛苦。卒於午前。傍晚。頂尚煖。年四十八。近代往
生傳

民國周明謙●●周明謙字志遜。周學熙公之第五公子也。幼隨侍津邸。性篤孝。天姿聰穎。博通經史。兼精釋典。年十五。遭大父喪。隆冬嚴寒。日夜焚香。隨僧侶虔誦經。上薦冥福。及葬期。已嬰疾。猶步行烈風中。十數里。恭送靈輜。歸卽臥病。得異徵。自知不起。逾年。其母挈之入都。就醫。聞拈花寺方丈梵行高潔。卽皈依。法名顯禦。病榻中。猶讀楞嚴。法華。華嚴。諸經。及秋。病劇。恐傷父母心。堅請入醫院。越一日。其兄志俊往視。以其兄素不信淨土法門。謂之曰。修淨土者。決生西方。兄宜諦信。弟已親蒙佛接引矣。遂合掌。以極高聲。連稱佛號數聲。含笑而逝。其兄驚異。生正信心。時民國十

一年七月初八日也。近代往
生傳

民國鍾子良●●鍾子良浙江杭縣鍾大朗之父。醫藥爲業。本信道教。四十二歲時。有福濟寺慧生師。以龍舒淨土文送閱。閱後。卽篤信佛法。日誦金剛彌陀等經。念佛回向。求生西方。民國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晨。知生西時至。囑家人浴身換衣。並同念佛。晚膳後。囑兒輩點香燭念佛。絕無痛苦狀。戌時化去。壽六十九。俞慧郁
鈔集

民國陳德●●陳德字德剛。號育卿。廣東澄海人。幼與羣兒戲。見昆蟲。必放去。乃喜體素羸。喜習天文地理。科哲諸學。史算尤有心得。力行功過格。刊阿彌陀經等。及驗方行世。中年肺病益增。晚年聞淨土法門。便信受奉行。杜門不出。茹素誦經禮佛。十年如一日。於民國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感冒風寒。臥病不起。二十八晚。自言阿彌陀佛。與諸菩薩接其西歸。至二十九日。四眾圍繞。德自端坐化去。有聞異香者。年六十二。近代往
生傳

民國柳步瀛●●柳步瀛字錦洲。蘇州洞庭山人。性極誠篤。從事於膠濟鐵路十餘

年。德日之役。解職返滬。民國八年。管理羅店郵局。一病幾殆。遂辭差。回申養病。得與老友歐陽石芝相過從。因聞淨土法門。崇信力行。辛酉春。卽持戒。長齋念佛。適於廈門路能仁寺。組織蓮社海會。爲同志念佛之所。步瀛亦預發起之列。每逢會期。到最早。風雨寒暑無閒。迨淨業社成立於愛文義路。講經念佛。淨侶雲集。亦無日不至。諦閑法師來申講經。遂求授皈依。法名顯渠。壬戌秋。忽抱鼓盆痛。則厭世之心愈甚。求生之念愈切。素患痰喘。冬發春瘳。癸亥春。寒較烈。患久未痊。而奔走兩社。誦經念佛。毫無倦容。一日忽謂衆友曰。病苦累久。幸將脫離。不日須請諸公爲我一助。衆應之。更勉以放下萬緣。一心念佛。二月初八清晨。卽往蓮社。獨坐念佛。竟日不輟。社友雇車促之返。翌日晚。社友有往探視者。見其起坐。言笑如常。心慰甚。初不料其往生在卽。遂興辭去。步瀛乃跌坐牀頭。閉目念佛。約一小時。忽問其子曰。頃何人與我茶飲。子答曰。無復。曰。速往能仁寺請諸位來。余將去矣。子曰。時已夜分。諸君皆散。柰何。曰。然則速焚香燭。言畢。念佛愈急。少頃。張目四顧。曰。何來許多和尚。言已。合掌無聲。衆

急近聽之。已無息矣。遂同高聲念佛送之。時二月初十子時。年五十九。近代往
生傳

民國孫克繩。字念祖。法名果誠。原籍安徽歙縣。僦居休寧陽湖村。生有異徵。年十八。就安徽省立第二師範農博教員職。一學期。自思年少。求學爲宜。固辭教職。仍赴南通農校。抵滬。聞母凶耗。父恐其哀毀傷身。令勿歸。不得已。至南通。崇明農校聘爲教員。因思慈幃見背。心意皇皇。以境遇困難。勉就聘。授課之暇。輒瀏覽佛書。適江易園居士施無量壽經。得之。樂誦不倦。次年。父又病沒。告假奔喪。於是痛椿萱並謝。傷身世皆空。體復多病。發願出世。精求佛法。聞淨因師名。因訪拜。受三皈依。自此淨業大進。有所感悟。發爲詩。名念佛餘聲。民國癸亥二月。辭崇明農校職。赴杭梵天寺養病。將依淨因師出家。過滬。以念佛餘聲一卷。授江易園居士。江大讚賞。謂少年中。清才徹悟如此者。未多見也。居梵天寺一月。三月初八日。早一時。起坐牀席。與其弟念劬問答。既而不語。弟以告淨師。師至。知其將行。告之曰。予延諸僧爲汝念佛。送往西方。可乎。克繩點首。念佛三時許。安詳而終。年二十四。近代往
生傳

民國周廷弼◎◎周廷弼字舜卿晚號耐叟法名明覺江蘇無錫人秉性慈祥處事明斷數十年來通商惠工扶危濟難頗多德澤感人處經營錫金公所於海上以濟同鄉設置義田莊屋於里中以贍同族奮毅力以救冤囚出巨款而振災域樂善好施仗義疎財慈善本諸天性殆有宿根崇信佛法之後利濟尤多民國癸亥春於諦閑老法師前受三歸依奉行念佛法門六字彌陀不離於口朝斯夕斯衣斯食斯至此深知塵世空華亟亟謀根本之歸宿及秋七月二十日口念彌陀安詳而逝

近代
往生

民國王逢源◎◎王逢源字瀾臣江蘇無錫人性渾融無圭角練達世務然素履簡潔不希榮利唯對慈善公益毅然勇爲故邑中創溥仁慈善會推爲幹事居常和光同塵不拘成見及當事正直不恤勞怨辛酉春參霞上人與諸居士等結蓮社於西林禪院提倡淨業逢源亦欣然來集信願並摯昕夕有暇常宣佛號癸亥中秋前數日疽發於項百藥罔效浹旬之後患益甚二十七日夜脈象瀕危猶端坐誦持盡香

五寸許。翌日神氣宴然。病若失。豫知時至。召諸淨友助之念佛。夜分呼家人爲更衣。已命掖之起。面西立。掐珠念佛。狀殊從容。有頃登牀。趺坐念佛不休。三鼓後。顧其子語曰。我往生西方極樂國去矣。語畢。氣息寂然而指猶宛然。作掐珠狀。徧體全涼。頂門獨煖。時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年五十六。近代往生傳

民國柴祖堯●●柴祖堯法名顯性。浙江餘姚人。少孤。性坦直。一生無大善惡。自民國壬戌年在居士林。皈依諦閑老法師後。日誦阿彌陀經一卷。念佛若干聲。無日或閒。癸亥夏。往普陀禮佛。遇某師開示。回滬後。念佛更加精進。於九月二十六日。染痢。腹疼。服藥數日。瘡。十月初四晨。其姪婿李經緯往視。見神色甚佳。並垂詢諦老法師行蹤。以在如皋講經告。聞之殊樂。下午二時許。微覺氣急。家人欲爲另請良醫。力止之。並告人云。已定七時去。當時聞者俱不深信。至四時許。卽自起淨身濯足。旋即安臥靜養。念阿彌陀佛不止。惟音甚細。五時後。屢詢時刻。至七時許。家屬先後到。卽自起著衣。並云菩薩現前。須自往外室禮拜。其弟阻止。告以代拜。則領首稱善。旋坐起。

略囑付家常語。心識清明。繼云。念佛決定生西。汝等務精進。勿徘徊。並囑萬勿悲哭。須念佛相助。言畢。合掌念佛。安然而逝。年六十一。近代往生傳

民國單德尊。字仰庭。浙江紹興人。性剛直。見義勇爲。與駱季和居士同學。分袂後。彼此不相見者十餘年。民國癸亥年八月。自青島抱病歸。頗劇。知駱家居行醫。忽遣价請駱診。駱馳往。幸疾尙可爲。調理月餘而瘳。病後。夙慧頓發。嘗爲駱道身世虛幻。牽於人事之苦。駱因告以淨土法門。聞卽欣然有會。請示行持課程。及應讀經典。駱一一陳之。其後體漸康。遂發心於家中闢淨室。供佛菩薩像。爲禮拜觀行之計。其女愛珠。年纔十七。亦每日樂與持課不廢。德尊既從事佛學。造詣漸深。益復厭棄世務。欲終隱以樂其志。柰所任青島中國銀行文書一席。非伊莫屬。行長一再馳函敦促。誼不可辭。遂往。途次勞頓。到青後。患疝甚劇。後因疾甚。兼程歸里。至甲子年四月初一日。勢更劇。自知不起。處置家事甚悉。且囑身後勿做法事。但延一僧。在靈前常誦佛號足矣。家人向之悲泣。且曰。余方注心西向。毋亂人意。蓋羣聚念佛。助

我往生。我此去。徑往極樂世界。實未嘗死也。汝等未明佛理。不能爲汝細述。但前日。已有菩薩來告我。此去當有位置。其樂勝人世萬倍。我方爲大幸。汝等何悲爲。家人擬爲更衣。止曰。余去當於初三日未刻。頃尙非其時也。母過慮。但爲我念佛可矣。初二日。命薙髮洗手足。更衣禪。至初三日傍午。乃告家人曰。時至矣。急扶我跏趺。纔交未刻。卽安詳逝矣。體溫竟日不散。三日殮。顏色不變。溫潤逾病時。年五十八。

近代往
生傳

民國馮日南●●馮日南號融午。廣東博羅人。馮達庵居士之父也。晚年老病交迫。厭娑婆苦。遂發心念佛。求生樂國。自是六字洪名。或聲或默。未嘗閒斷。夢寐之際。時見佛光。民國甲子夏。老病益甚。起坐須人。秋七月望。病忽瘳。苦况頓減。十六日。空中覩大蓮華。絢麗莫可方喻。十七夕。謂家人曰。予淨土資糧既具。明日去矣。汝輩好自努力。翼日。家人進午粥。又曰。好好。啜此卽西歸。至申時。感三聖現前。亟呼兒曹頂禮。時精神固甚清晰。繼連持佛號彌殷。家人更番助念。夕陽垂暮。氣息漸微。安然化去。時舉體溫煖異常。容貌歡笑。轉增光澤。數時漸冰。頂上騰騰猶熱。年七十七。

俞慧
郇集

民國楊蓮航●●楊蓮航浙江餘姚人。家寒。幼業商。率履罔越。於民國十一年。聞同里童覺航居士修淨業。屢往就教。研究佛理。雖文學素淺。而解悟超羣。癸亥九月。蓮社友約發菩提心。蓮航與焉。甲子春暮。因病。私破殺生戒。漸與蓮友遠。至七月。病益劇。蓮友告以必將死。自審亦不起。乃憬然悔。於初八日。力疾詣佛前。盡情披露。投誠懺悔。復守五戒。誓不再犯。從此放下萬緣。掃除愛欲。一心默持佛號。以待報盡。蓮友知其持名功淺。故於臨終前六日。爲請人助念。至最後兩日。蓮友亦親自助念。從十二日助念起。至十五。忽覺神氣清爽。直至十七日間如常。據謂夢中見光明。如五六盞電燈者。至晚察觀亦如常。以爲時尚未至。蓮友高聲助念。至二更。欲回家。詎知此時助念已得力。伊聞停止。便云。我西方尙未到。須蓮友全夜助念。眾聞其言有異。卽復高聲助念。不到半小時。便笑。向人云。西方今到矣。呀。好蓮華。呀。偌大的七寶池。好光明。叮囑大家高聲助念。不可輟。從前僵臥不動之身。至此頭手甚活動。大聲言。好蓮華。好寶池。若常人之喜出望外者。如是一小時間。卽閉口不言。手足亦不動。但仰

臥雙目專注牀前佛像。漸見其目珠生翳。呼吸漸短。直至十八卯初方斷呼吸。此夜蓮友祇有四人。而全夜高聲助念。兼時時策勵。念到氣斷後一小時半。仍換所請之人再念。至體冷爲度。不令家人哭泣。命終後。至十點鐘。他處皆冷。頂門猶溫。蓮航得以往生。全得蓮社助念之力。時民國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年三十。近代往生傳

民國王景柵◎◎王景柵字梓庭。湖南武岡人。幼穎悟。科舉時。以制藝名。從遊者多。斐然成章。以屢試不售。棲隱講學。絕不與聞鄉里是非。世稱其高。性沈厚。人有見侮者。輒翻然曰。有容德乃大。何足與校。民國七八年間。有親友提倡佛學。景柵聞卽覺悟。大喜過望。且云。往日讀書盡糟粕。今始得安身立命之法於汝。益我良多矣。自是於家堂安立佛像。朝暮持金剛經。彌陀經。大悲咒等。復修十念法爲常課。日間無事。卽看經。或遇鄉愚齋公輩。輒爲讚說念佛法門。示以取舍。亦每以念佛戒殺等勸告同人。中年失偶。又屢鼓盆。晚境艱辛。處之淡然。雖極忙。不改念佛常課。甲子秋。八月初。因外感病久。十月初旬漸瘳。中旬復病。調治鮮效。日惟念佛。至十一月初六夜。精

神如常。忽稱少陪。又囑兒女輩云。吾去時勿悲哭。但念佛以助。次日辰刻。果合掌念佛而逝。家人遵囑。皆竭力念佛以助往生。近代往生傳

民國岳泰元●岳泰元。字運生。事親孝。樂善好義。天性忠厚。無適莫。其子步雲。於佛法生正信。因勸父母。同皆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并爲解說顯淺易解之淨土書。泰元年。年老喪明。因信佛念佛。得雙目復明。乃再看佛書。始知自心本具之佛性。因惑業障蔽。不得受用。幸有此仗佛慈力法門。俾我等少善根劣機眾生。於現生中。卽得橫超三界。高預九蓮。何幸如之。從茲心心憶念。冀遂所懷。至民國某年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早起。念佛畢。囑步雲速備衣棺。吾將去矣。待衣棺備齊。乃沐浴著衣。臥步雲戒其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復同聲念佛。以助往生。又勸其父。隨聲心念。雖不聞聲。其口輒動。久之遂止。蓋已去矣。面帶笑容。室浮異香。三日入殮。相貌如生。印光文鈔

民國沈筱荃●沈筱荃。江蘇如皋人。平素功課甚嚴。行住坐臥。皆不離一句佛號。體素弱。常臥病。每病一次。必語人曰。又加一鞭矣。後發喘病甚劇。醫藥罔效。自知不

起念佛益力。病之第三日夜半。忽聞空中有音樂聲。謂其妻曰。吾將往好處去。後會有期。毋徒作無益之悲。但吾氣絕後。吾之軀體未冷透。切勿搬動。此末了一關。最爲重要。並拱手曰。切託切託。其妻曰。謹如君言。但見西方三聖來迎時。務請告知。以堅我等之信心。而更加精進。筱荃曰。吾舌已硬。爾時恐不能語。比天明。李苦實居士往視。見其時呈昏迷之象。因與其妻在旁力爲助念。午後。忽向人有所索。語音低在喉際。人莫能辨。李以接引像示之。乃點頭。喜形於色。晚勢危篤。氣息僅續。其膚吻掀動不已。李近聽。聲聲皆佛號。良久。忽起。面西端坐。開目上視。左臂舉起甚高。放下後。雙手又微微一舉。作捧物狀。含笑而逝。衆益高聲念佛。約二小時始止。四肢柔輒。頂上獨溫。次晚入殮。面色仍與生人無異。俞慧郁鈔集

民國劉春才●●劉春才性孝。早孤。事母以色養。出於至誠。生不識字。以竹工終身。所得美食勿自食。必歸以獻。時新之物。必竭力買奉之。四十餘年如一日。母有病。必輟工侍奉。食不甘味。衣不解帶。壯年喪妻。無子。不再娶。或勸之。謝曰。吾所入。養母猶

慮不給。安忍有妻以奪母食。言之輒流涕。母既卒。懸像于壁。出入必呼母如生時。孝冠戴九年始脫。拜母墓。月必一次。且樂善不倦。沿街叫賣竹器。兼拾字紙。冬則街衢掃雪。夏則捐資施茶。雖家無隔宿糧。於母故後。遇有求助者。隨所有濟給之。無難色。里人李時新。專修淨土。與春才稱莫逆交。捐資于後樂園側。建社公祠以居。自是晚年。則朝夕念佛。專修淨業。民國乙丑年七十三。正月下旬。示微疾。二月望後。斷食。唯飲開水十餘天。三月初二夕。夢見五百僧人來迎。並預知初五辰刻歸西。後果于是日早辰。跏趺念佛而逝。邑人胡鵬。輓曰。孝譽久欽。出諸負販小民。菽水盡歡成至德。佛號朗誦。壽終魂遇羅漢。西方極樂必登臨。蓋紀實也。近代往
生傳

民國紹英。紹英字越千。奉天人。少講宋五子學。繼由陸王轉而學佛。沈靜和平。忠於清室。爲內務府大臣。晚遭世變。心力交瘁。日日念佛。民國十四年。胸膈不食。臥病兩月。但飲水漿。處分家事。神志清明。臨終前數日。令請佛像對榻。比擬手印。西向而寢。至閏四月初十日。略言後事。盥沐更衣。合掌念佛。晚間言佛聖並集。戒家人退。

避。勿悞我大事。自是氣微。至夜半而寂。近代往
生傳

民國王燕濟。浙江鎮海人。業農。性樸實。無嗜好。癸亥春。年七十七。其堂姪王春生。篤修淨業。燕濟一日至春生之佛堂中。默念佛號。忽聞琉璃燈爆發聲。視之。燈上現金色佛身。由是驚喜深信。日至其佛堂課佛二萬。甫二月。竟能一心不亂。三昧現前。夜間常覺一片光明。因而持念益切。旋患足腫眼痛氣喘等證。乃在家持念。增至三萬聲。甲子冬。雙目失明。課稍輟。乙丑春。目復明。因感佛佑。雖腫喘轉劇。而淨課益謹。閏四月望。夢見莊嚴樓閣。門皆鑰。叩門鈴得入。頓見大光明。地廣無涯際。內有頂放毫光。趺坐者數位。酷肖西方三聖等像。次晨召其姪曰。余夢游勝地。莊嚴光燦。非可以言語形容。予志決矣。望各奮勉。由是日夜持名。惟喘極痛甚時。稍歇而已。是月二十九日。夢見二人導至一池。令浴。次晨。見一老者。隨二童子。秉燭來迎。至午刻。異香滿室。五月朔。告家人曰。吾當拜佛去矣。至戌刻。念佛而逝。逾三日。入殮。頂

門猶溫。近代往
生傳

民國湯居士●●湯居士逸其名。漢口商場督辦湯薌銘之父。於民國乙丑秋初患痢。旋即治療。旬日來。並無疾苦。自知命終。強第五兒持齋念佛。再三叮嚀。殺生有罪。自七月初八起。卽一心念佛。勺水不能入口。而神智清明如故。初九夜。延請居士二十餘人助念。晝夜不斷。延至十三日。手結彌陀印而逝。次晚入殮。面帶笑容。並發金光。西歸後。其子湯督辦。電呈段執政。請喪假四十九日。閉門念佛。爲居士增高品位。

近代往生傳

民國童養正●●童養正字伯薪。法名蓮國。浙江餘姚人。賦性穎慧。才思敏捷。弱冠入邑庠。民國初年。兩次被選爲省議員。凡關於地方除弊興利事。屢有建議。必達官廳。執行而後已。未幾。積勞成疾。養疴歸里。杜門謝客。研究丹訣。欲求長生術。忽一夕。夢中有人指讀楞嚴經。時佛法未普。徧求始得。力疾誦竟。恍如夢覺。又得決定生西日課。讀之。始知淨土法門。圓頓超絕。三根普被。遂廣請淨典。及大乘經論。悉心研讀。益深信因果。悲喜交集。乃歎曰。人身難得。今已得。佛道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

度。更待何生度此身。從此戒殺放生。茹素念佛。決志求生。更廣勸知己。同發菩提心。修淨業。復創蓮社。爲禮敬念佛。研求修持之所。甲子春。又建阿彌陀佛院。頗具規模。乙丑六月。抱病。勢劇。則招社友。日夕輪流助念。或時稍疲倦。卽囑社友誦往生正信偈等。以提醒之。毫不談及家務世事。病中時以蓮池在前。鑊湯在後。不生佛國。便墮三途。以自勵。雖病苦。而一句阿彌陀佛。未嘗或失。至八月朔日未時。屏去家屬。向社友云。時已至矣。緊要助念。卽翻身右脅而臥。泊然長逝。呼吸斷後。脣尙微動。及脣不動。猶聞輕微念佛聲。一分餘鐘。時年三十九。近代往生傳

民國江邦濟 ●●江邦濟。字道卿。號晴舟。安徽婺源江灣。江易園居士之父。邦濟秉性仁孝。幼失怙。母詹氏。撫孤性嚴。時有所責。皆喜笑承之。生而好學。博通經史。誨人不倦。寬惠好施。晚年。由易園學佛。邦濟亦深生信向。得閱淨土經論。尤讚龍舒淨土文。每語人曰。守是一編。足矣。至民國乙丑。一日早起。下牀小仆。中痰昏厥。家人進宣穀。豁痰湯。旋得應聲。手足移動。謂但得痰開。更無他病。時家人共持大士洪名。以冀

挽救。不意年高時至。夜半痰聲漸沸。知無可爲。易園乃附耳勸請迴向西方。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請已復附耳朗誦南無阿彌陀佛。如是請誦。至于三四。邦濟亦點首者。再家人均高聲念佛。歷一時許。乃泰然而逝。如入禪定。家人素知淨土利益。力抑悲痛。仍齊聲念佛。過五小時。始沐浴更衣。時十月十八日丑時。世壽七十五。江易園述

民國鄭伯儀●●鄭伯儀浙江嘉興人。少讀書。青衿後。即輟學。民國癸亥歲。於從兄棊謀前。請問佛法。謀授以安士全書。印光法師文鈔等。復導往入嘉興佛學會。隨眾禮誦。於乙丑八月二十六日。病痢久不瘳。自知不起。囑咐家事甚詳。至十一月初六晨。語其妻曰。余今日起。不復道濁世事矣。余求生西方。阿彌陀佛。已命觀世音大勢至。二大士來接引。余臨命終時。須率兒輩。持香念佛。助余往生。切勿哭泣。且先延比丘到榻前念佛。初九日。乃延接輿師等助念。至初十夜分。語其妻曰。時至矣。速燻香湯浴我。啓牖戶。余神識從頂出。大勢至菩薩且至。浴竟。乃合掌面與師曰。敬謝師念佛送我。請師掖我起坐。於是興師扶伯儀背。其妻亦抑悲。令家屬等。擊引磬。及執香

跪誦佛號。伯儀復勸眷屬。自後日念彌陀。西方決定可去。既而凝神稱佛號。俄聲低。將寂。猶翕張脣。吻不已。須臾西去。時十一日丑時。年四十八。詰旦體冷。頂猶溫。俞慧 郁鈔

集

民國劉開難。字西樵。法名契淨。江西彭澤人。甫冠。蜚聲庠序。父曉峯先生。於楊仁山居士處。得窺佛學堂奧。華嚴楞嚴諸大乘經。硃墨交錯。開難年近弱冠。竊竊以爲迷信。民國紀元。佛化漸被。病中感夢。請讀華嚴合論。歎法界之弘妙。不可思議。始發心向道。而悔前非。並傷聞道之晚。己未佛誕日。始供佛位。朝夕頂禮。次年持長齋。每晨跪誦遺教經以治心。旋創辦佛學會。星期日。領衆禮佛。講演經論。從而發心者甚衆。壬戌秋。朝普陀。禮印光法師爲師。一經親近。契如鍼芥。印師詢知其有老母。囑勸念佛。以盡孝道。歸卽迎母至城。委婉勸進。母感動。亦日持佛名數百聲。癸亥十月。母臨終時。開難率衆助念。咸聞異香兩陣。沒後貌如生。嘗與許止淨居士云。受師父指誨。如撥雲見日。大悟念佛切要。不可一日緩。本邑淨土庵。尼果仁。聖道。皆

由其誨以念佛求生淨土。臨終皆預知時至。瑞相卓著。各具本傳。乙丑秋。抱病。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有人徘徊窗外。問之。以西方極樂世界。候西樵先生名片對。于時家人在佛前禮念。均爲求壽。開難呵之曰。五濁惡世。不可久居。况加病苦。我方以早離爲幸。汝等何以愛我之心。害我耶。自後回向。務求佛早來接引。不可癡心求壽。嗣後疊見瑞應。念佛益切。自是或聲或默。晝夜無閒。來問疾者。概不酬答。只一合十。卽念佛。又於昏寐中。忽見有人引令入冥。或言給以官職。更有請昇天者。均正色斥之。謂余發願求生淨土。作官造業。天福終墜。非我願也。臘月初九早。自起穿衣禮佛。旋語人曰。我業相已盡。幸不爲彼所轉。汝等當謹守念佛法門。無惑。初十早。告家人。以明日未時去。卒前數小時。謂牀後居士甚多。念佛程度亦高。汝等宜禮敬。自誦普賢十願文兩遍。自是默念不語。果至未刻安詳而逝。閱四小時。全身均冷。頂溫如生。

郁鈔集

民國劉翰廷●●劉翰廷。江西南昌人。清副榜。賦性誠樸。毫無嗜好。晚年因內弟包

培齋等奉佛。翰廷亦深信。專修淨業。每早晚皆有定課。數年無閒。民國乙丑臘月初。病熱。頭不安枕者已半月。十七日。友人說以刷痧法。治之頗效。十八。自云已瘳。十九。復病。家人請僧日夕輪流念佛。助其往生。二十日夜三句鐘。云佛與菩薩來迎。自下牀。跪十五分鐘之久。復對家人云。佛已去。五句鐘。索檀香水洗手面。至五句半鐘。端坐念佛而逝。時縑素雲集。皆歎希有。正通

民國沙元炳。沙元炳字健庵。江蘇如皋人。其品行操持。文章道義。皆足以爲末世楷。學重躬行。志在盡分。不慕世榮。故入詞林後。家居奉親。冀盡子職。初未知佛爲何如人。經具何如義。亦循韓歐程朱之習。國變後。悶極無聊。常存超出此世界想。試讀佛經。見其義理精微奧妙。圓融超脫。始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不禁喜極而悲。惜數十年拘墟之陋。從茲潛心研究。受持讀誦。以冀親證本有佛性。超出六道輪迴。民國十二年。年六十。厭世益切。適諦閑法師莅如講彌陀經要解。親預法筵。遂知淨土橫超法門。爲一切衆生。同得卽生證入之道。于是專修淨業。以期往

生。十三年得讀印光法師文鈔。深心景仰。擬一拜謁。以病未果。迄至將終前。與友談論。引爲憾事。十四年秋。左腋患癰。繼以咳血。至臘月十一。臥牀不起。略囑咐家事。頗悔從前改廣福寺爲議會。遷移佛像。有贊成之過。命其子進出三千元。于東門廣慧庵。改建佛殿。以贖前愆。又令家中眷屬。日夜輪班在牀前念佛。卽至臨終。亦復如是。不得預爲洗濯換衣。及哭泣等。殮以布衣。勿用綢緞。喪中無論祀神待客。勿用酒肉。又令請僧助念。必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于牀前設香案。供阿彌陀佛。接引像。面對慈容。口念心憶。專精一致。概不提及餘事。二十四夜。病益殆。僧眾咸來助念。元炳正念分明。聲默相隨。延至二十六酉時。溘然長逝。頗有異香。大眾念佛益烈。逾二小時。

頂猶溫。印光文鈔

民國沈同文。沈同文。字書軒。江蘇南通人。子女各一。婚嫁畢。乃喜曰。吾事了。趕辦吾大事。年五十四。盡以家付其子。獨居一樓。晝夜誦經。民國癸亥九月。以事過其戚沙健庵家。出示一紙。則自製發願文偈。意極懇惻。沙叩所持。則金剛高王玉皇諸

經無不誦。沙曰：高王僞經，可不誦。玉皇道家言，事佛人不必誦。汝我俱老，欲辦大事，舍淨土恐不及。贈以彌陀要解，小止觀，及淨土諸論，同文欣然領受。後二歲，復過沙家，自言往往見諸佛菩薩，充塞空際。又見五色蓮華，湧現左右。時至，吾必往生。沙曰：得毋妄乎？誠有之，且勿言。同文笑而不答。丙寅正月十八，體漸不適，日以憊。其子勸服藥，曰：吾待佛來迎，藥何能爲？竟不服。而念佛弗輟。且戒之曰：汝輩有眼耳鼻舌，須常念佛。他無所囑。三月初，值同文六十壽，卽命家人焚香誦佛，勿斷。并延他友爲之助。逝之日，自云：佛來矣。吾身入蓮華座矣。繼側身右脅臥，口喃喃誦，愈急。漸誦漸微。至聲息俱寂，脣猶翕張。時三月初六戌時，遺命斂以布衣。斂時，肢體柔和，顏色差勝。

生前。俞慧 郁鈔集

民國王桂祥 ● 王桂祥，湖南湘鄉人，以鹽船爲業。素性好善樂施，長齋奉佛。在舟中設小佛閣，禮誦有恆課，二十餘年無閒。近年始以舟事付二子，己則家居，專心念佛。民國丙寅年四月十八逝世，年七十八。先是半月前，自言西歸時，日命電召二子。

歸時一在漢口。一在十二圩。均得電趕至。桂祥果於預言之期。端坐示寂。遺命七日後殮。其長子道根。亦長齋念佛。日與家人對屍念佛。至七日殮。體尙柔輒。相貌如生。

俞慧郁
鈔集

民國張珍午●●張珍午。前在日本學醫。兼學密宗。民國某年。患腫病。業境發現。平日持呪靈驗。此時全不得力。乃轉而念佛。業境消滅。屏除醫藥。某日。其妻見其不進飲食。若何支持。正色責之。珍午曰。汝勿擾我。但助我念佛。並集道友來。一同助念。我今日行矣。自亦念佛。從被中出手結彌陀印。念佛而逝。俞慧郁鈔集

民國羅禹曾●●羅禹曾。字梓生。福建閩侯人。八歲失怙。少業儒。壯入軍籍。事節母。待兄弟。以孝友聞。而且篤信佛法。頗厭塵境。民國壬戌。丁母憂。遂屏絕葷腥。專修淨業。其子鏞。與彬。偕諸同志。組織福州佛化社。禹曾鼓舞贊襄。提倡尤力。甲子夏。社遷西湖開化寺。人地均稱適宜。其寺建久。棟宇參差。佛像剝落。欲令來念佛者。觀感興起。禹曾獨任修葺。惜工甫半。而謝世。幸鏞能繼父志。俾得圓功。可謂善于事親者。將

終前十餘日。疽生于項。內潰寒熱間作。禹曾欲借此苦。速獲往生。令眷屬就室念佛。以助正念。並預囑眷屬。臨終不得先行洗濯換衣哭泣等。喪中一切用素。殮以素布。子媳俱能遵命。十餘日中。雖有痛苦。心常鎮定。了無異念。臨終正念分明。安詳而逝。及殮。頂猶溫。四肢柔軟。時丙寅六月初九。壽六十。近代往生傳

民國袁保治●●袁保治童子。燕京袁堯年居士之子也。其父爲法律專家。嫻經史。擅方言。兼研佛學。且篤信力行。母張氏。亦出自名門。性賢淑。通詩書。習禮義。以壺範懿行稱。保治生於民國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燕京寓中。誕甫數月。卽穎慧。逾常兒。能作呼父語。每父遠出。輒尋繞座榻間。哭呼不置。旋隨父母宦遊濱江。言語舉動益奇異。三歲時。母教之識字。一過則能記憶。積至數百之多。屢試之不一或訛。惟每遇父母二字。讀後必置諸他字上。怪而問之。則曰。父母應尊敬。每食糕餅。上印有張正裕記四字者。獨留張字不食。使之盡食。則曰。母姓不宜食也。其孝性天然。有如是者。其父信佛。諭以念佛能生極樂世界。及佛國若何莊嚴。並示以衆生修持之法。竟默然

契感崇奉獨專。頂禮念佛不輟。誦觀音呪。三聖號。及釋迦名號。其聲朗然。音容誠懇。听夕無閒。終日持念佛珠。雖睡眠亦不釋手。父母倘飯後未能卽往佛堂。必牽衣堅請曰。快去念佛。諭以不應殺生。畜生亦皆畏死。戕之不仁。由是每食必問。此殺生否。告以素品。方樂然就食。雖見微生蟲蟻。亦不忍踐蹋。每遇殘老乞丐。必喜家人有所施。且喜觀佛像。丙寅夏。攜之遊極樂寺。徧觀佛像。若有所感。時僧衆諷經。更歡喜傾聽。流連不肯去者久之。幼弟殤。人問往何處。答以往極樂國。繼又曰。保治亦願去。乃祖斥之。彼更曰。不久卽去矣。詎知其宛然預知。果於六月二十六日晚。偶染嘔吐。證始終不言。僅連呼走了走了而已。家人圍其側念佛。童子亦合掌狂呼曰。大聲念佛。要多多念佛。翌日氣息微弱。神色稍異。請佛像置其前。但微笑側身向佛臥。告以念佛。答聲低細。午後四時。安然長逝。頂部至夜猶溫。衆聞異香滿室。時年甫四齡耳。嗣後堯年信佛益篤。專修淨土法門。

近代往生傳

民國王貽善●●王貽善字積軒。法名蓮臺。浙江紹縣人。秉性樸厚。虔修淨業。家政

早委諸兒輩。一意西向。已近三十年。民國丙寅七月。臥病。初不介意。至九月初五日。病劇。囑家人邀助念團友八人。就病榻前念佛。貽善亦作金剛持。神極清爽。應對如常。惟云。此次終不起。然絕不怕死。須勞諸君助念。以速往生。於願足矣。初於病中兩觀大士相。未語。繼復見。乃哀求菩薩早來接引。大士安慰曰。汝可以往生。然功行淺。生西後。尚須加功。時至當來接汝。又夢見青蓮華。甚嫩小。自是一心持名。更不間斷。初十日。病轉劇。夜夢見金蓮華。甚大。心頗自慰。夜半。數問天明未。且云。明日當往生矣。盍邀蓮航居士來。欲與語。次日復以電話相請。蓮航奔至。時已午刻。家人方環侍念佛。航就病榻與語曰。謹來助念。宜一心持名。正念往生。聞言。雖不能應。且數頷其首。時家人已預爲沐浴。外著法服而臥。覺其密持佛號。無氣喘狀。少頃。單適之至。乃敲引磬。高聲合念。經半小時許。氣息漸微。卽現悅豫之色。時合家老幼。均環立執香同念。一九齡孫。亦右手擎香。左手舉掌。高聲助念。又經半小時。氣息已無。如入禪定。安詳而逝。年七十四。二小時後。頂上猶熱。

俞慧
郁
鈔集

民國吳鍾鎔◎◎吳鍾鎔字璧華。法名志西。浙江永嘉人。爲人孝友仁慈。志願宏大。熱心愛國。東渡求學。卒業歸國。歷任軍事要職。居官廉潔明恕。人皆愛戴。因感國事日非。人心愈下。惘然憂之。後遇佛法。如飲甘露。乃頓悟爭戰非計。遂皈依三寶。究心佛教。以爲救國救民。捨此無術。民國九年。北五省災。與莊蘊寬等。發起佛教籌振會。躬親放振。救濟甚多。又設收容所。收集難民五千餘。俾老者安之。男讀女織。並皆導以念佛。故人皆稱爲吳菩薩。十一年。創辦蓮池海會於本籍。慕宋文潞公高風。欲化萬人。同歸淨域。故隨時隨地。於佛寺道觀。學校工廠。監獄舞臺。乃至耶蘇教堂。婚喪讌會。一一觀機投教。隨轉法輪。卽對小厮乞丐。亦一體平等。告曰。吾人苦極矣。願同念彌陀。同生淨土。以脫此苦。復給以錢。或施之食。方便誘掖。不勝枚舉。凡應遠近迎請講演。皆以五戒十善。念佛求生西方爲歸。真誠感化。信受者衆。其自行。最喜誦普賢行願品。嘗作偈曰。我行普賢廣大願。盡未來際不退轉。臨終見佛坐寶蓮。同往無量光佛刹。其餘禳災消劫。祈禱和平。安僧護法。救濟物命。一切有益法門。有利人物。

之事悉盡力爲之。數年來兢兢業業日以研究經典宏護佛法爲事。至十五年年五十體漸弱遂抱病不起。手書自警偈曰：死去任他死去，決不隨他流轉。原來本無一物。直生西方樂國。乃與其兄話別，並囑請僧助念。臨終前數日見觀世音菩薩來，卽

命家人禮拜。至十一月十二日子時兩手結印安詳而逝。全身皆冷。頂猶溫。周師壽函述

民國趙尊仁●●趙尊仁法名培庚江蘇如皋人年三十餘業商性情淳篤無僞作事果決率真近數年來得聞淨土法門深生信心日以念佛求生西方爲事置商業專辦慈善公益事極其認真由是倡辦濟生分會及佛經流通處凡有善舉量力爲之。地方路燈親自早收晚送不以爲勞。一方之人皆服其誠彼以誠感衆以誠應故勸募皆隨願圓成。民國十五年冬身嬰篤疾力疾提倡佛七以祝世界太平訂于臘月初二起七初八圓滿請掘港西方寺範成師主七入會念佛者四十餘人尊仁雖帶重病念佛精進若無病者。至初六下午七句鐘竟念佛坐逝。在會諸人益加懇切念佛助彼往生過數小時頂猶溫形色與生無異。印光文鈔

民國賴德祥●●賴德祥。江西興國人。賦性良善。少年卽素食奉佛。喜與僧道交。鄉里善舉。隨力勇爲。見戒僧卽頂禮。年六十餘。遇一僧。教以念佛。雖行十念法。不知精進。晚年得聆印光法師文鈔。雖識字不多。最喜聽人講說。聞文鈔中虔誠恭敬。及深信切願。力行之旨。乃發決定心。勇猛修持。專念佛名。以期臨終正念往生。雖未出家。向喜僧制。故早備龕。以俟往生火葬。民國十五六年間。偶感微疾。臨終前一日。夢僧云。明日佛來接汝。至日。自坐龕中。安然念佛而逝。面門有光。世壽七十餘。普明述

民國程蓉孫●●程蓉孫。浙江奉賢人。信佛以來。不及一載。而念佛心極懇切。民國十九年春。偶抱疾。臨終時。合掌念佛。且命家人同宣佛號。緩緩朗誦阿彌陀經。於是凝神靜聽。念畢。吉祥而逝。俞慧郁鈔集

民國賴祥麟●●賴祥麟。江西興國人。生性樸實。終身務農。別無嗜好。六十餘。一子中天。仍領寡媳孤孫。躬耕自食。因深厭人世煩苦。思念出離。向與族姪孫賴禪融居士善。聽講淨土法門。遂長齋念佛。專志往生。因素喜飲。而酒未戒。居士復說飲酒之

失旋力戒之。初覺四肢麻木疲倦。繼則身健神清。更好念佛。行之日久。念愈純熟。雖終日作務。而念佛無閒。鄰人相見。皆以阿彌陀佛呼之。祥麟亦隨聲應曰。阿彌陀佛。于民國十八年八月間。略示微疾。足稍腫。行走不便。臨終前數小時。命其孫向西陳列香供。云。西方境界甚好。汝看許多蓮華。吾今日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孫云。祖足有腫。如何得去。祥麟曰。非身去。乃心去。孫卽如命。果于是日未時。正其孫焚香之候。跌坐面西。念佛而逝。世壽七十餘。普明述

民國吳志福◎吳志福字履安。向崇儒佛。力修淨業。熱心慈善。濟急扶危。數十年來。遐邇同稱。民國十八年秋。初小恙。卽預知將終。延僧誦經三日。至九月二十七。自見諸大菩薩現虛空中。隨令其孫玉成。於門前焚香上供。一面請親友齊代高聲念佛。至申時。安然化去。壽七十一。俞慧郁鈔集

民國曹雲蓀◎曹雲蓀法名了義。江西九江人。家貧。經商。好施與。性尤孝。自以幼孤失學。創辦本族小學校。以繼父志。母譚氏。信佛。發願朝普陀九華。未行而卒。雲蓀

爲了慈幃心願。於光緒癸卯二月朝九華。繼轉普陀。至紫竹林。見其母儼然在內。狂呼遽進。忽失所在。乃慟哭。寺僧怪問。知其故。曰。此大士化身。慰汝孝思。次禮洛迦。歸舟時。海面現千葉蓮華。上坐千手眼觀音菩薩。由是悲喜交集。信根深植。後親近印光法師。知念佛法門。卽於九江廬山各寺。起念佛七。提倡淨土。民國乙丑夏。捨住宅。爲念佛林。己巳夏。結東林蓮社。與住僧立約。公諸十方。開單接眾。雲蓀任經費。冬季。建文殊閣。材木粗備。忽示微疾。庚午春。觀音大士誕日。集眾居士。謂文殊菩薩。許後三日來迎。乞諸君前來助念。聞者頗爲疑訝。至期。喚子天樟。取水沐浴更衣。正坐。按珠念佛。旋謂。我今生西期至。不能延誤。所創辦之蓮社。及重建文殊閣。汝當繼志勿懈。言畢而寂。時民國十九年春分日。年六十三。俞慧郁鈔集

民國陳琴軒●●陳琴軒。浙江鎮海人。業商。設元益輪船公司於滬上。篤信佛法。性寬和好。施與有告貸者。傾囊無吝色。爲濟人利物。屢舉債不惜也。一夕。夢游法會。恍惚騰空。已在佛前。佛囑云。汝本尙有十載壽。但恐被所迷。故囑汝。須更精進。聞已。忽

寤。自是用功尤切。晝無暇。繼之午夜。越年夏。示微疾。舍報時。謂佛來迎我。含笑而逝。時溽暑熏蒸。陳屍數日。異香滿室。面現金色。神采如生。頂熱三日。時民國十九年六月年四十。俞慧郁鈔集

民國朱少章●●朱少章。王店人。致力佛學。戒律謹嚴。平日雲游名山。尋訪佛蹟。年來道力通靈。能以精誠治病。民國十八年。曾一度來滬。就診者頗多。少章擇有緣者治之。輒有奇效。十九年春。息影家園。日誦阿彌陀佛。四十日不少閒。四月初四早七時。竟無疾而終。至晚七時。通身已冷。髮際尙有煖氣。聞者異之。俞慧郁鈔集

民國陳鏡潭●●陳鏡潭。上海曹行鎮人。課讀爲生。操履篤實。民國甲子歲。喬恂如居士。贈勸修淨土書數種。讀之。有省。遂發心。茹素念佛。旋皈依印光法師。法名智鏡。自幼足痿痺。不良於行。恆竟日危坐。皈依後。日在館。默持彌陀名號。庚午九月十九日。疾革。善友往集其家。爲助念。飭終。鏡潭亦隨念。俄喉際痰鳴。視之。已暝。年五十一。頭頂最後冷。已而家人爲焚紫花布衣袴。既燼。灰上現蓮華無數。俞慧郁鈔集

民國葉久誠●●葉久誠法名慧機。浙江餘姚人。幼業商。失怙後。歸治家政。人以精明稱。初由友人何梅山贈以初機淨業指南。閱竟。起信心。卽入餘姚佛學會。時受何居士等熏陶。信願漸堅。嘗與族姪照空謀解婦女以佛號作金錢之惑。爲說念佛求生西方之利。餘姚女眾因而信修淨土。又聞靜權法師等講大乘經典。知西方確有欣厭益深。每早未明卽起。日有定課。於戒殺放生奉行尤謹。民國丁卯夏。於寶靜法師座下受三皈。庚午歲地藏誕日。復受五戒。九月患痢。醫治無效。乃闢靜室居之。念佛益精進。十九夜靜中。忽現西方境界。醒猶光明在目。有頃始隱。信宿又見。病轉劇。自知不起。照空等往視。久誠曰。唯日求觀世音菩薩加被。消除業障。成就淨業。越數日。召二子吩咐後事畢。復曰。今當專辦己事。自是邀諸同緣。日來助念。并預囑其妻。將終時。勿令子媳等近前。妨礙往生。臨終前一夕。何李二居士及助念團友咸集。久誠仍隨眾默持佛號不倦。直至上午七時。何居士見其面色微異。卽切示曰。此時要緊。正宜著力。大眾朗宣佛號。久誠亦仍隨默念。約數分鐘。氣絕。而口隨合。時民國十

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五。俞慧郁鈔集

民國李幼澄●●李幼澄。茹素念佛。已八年。民國二十年九月。病重。自言將生西方。須受戒。乃請定光寺聞道師。爲授五戒。而念佛益篤。臨終時。家人均跪牀前。助稱佛號。幼澄亦口微動。默隨念佛而逝。沒後三小時。頂猶微溫。俞慧郁鈔集

民國陳治●●陳治。字伯平。浙江人。宦游寓居江西。生平廉明慈善。奉佛有年。晚歲專修淨土。預知時至。攝有辭世西歸圖。並囑親友等。不必哀號痛哭。惟高聲念佛。以助西歸。蓋棺有待。因其長女珊。遠涉重洋。精研醫學。得家報。卽起程歸國。尙在途中。兩週始抵家。而治面貌如生。曾不少改。其時親友及誦經僧衆。數十人均見之。皆以爲奇。蓋其修持有素。臨終念佛。一心不亂。確爲往生淨土之證。俞慧郁鈔集

民國潘貞桂●●潘貞桂。山東濟寧人。少貧。素行無賴。民國庚申辛酉間。潘對鳧居士。募建濟南東關淨居寺。貞桂得聞淨土法門。一心傾向。閱初機淨業指南。卽戒殺長齋。凡有命生物。一概不傷。遇沈溺者卽救之。素酗酒。自此亦不入口。每日跪宣聖

號一炷香。習以爲常。又以時值兵亂。每於念佛時。懺悔前愆。涕泗交流。某年冬。忽染疾。及春三月。病篤。戒家人勿擾。失我正念。一日。自言有二童子現前。讚之不已。以手摩其頂。又一日。令其妻取新潔衣服。穿之。以便見三聖。少頃。云三聖來。令其妻速焚香。如是者三。又云。我決往西方。言訖遂逝。時年四十四。俞慧郁集

民國朱烜奎◎◎朱烜奎。字景辰。法名定奕。雲南玉溪人。性仁厚。工醫術。善書法。民國己巳年。皈依戒塵法師。戒殺茹素。專修淨業。辛未夏。初一夜。夢見阿彌陀佛。高十餘丈。金色晃耀。放大光明。相好絕倫。驚喜膜拜。旋又見白衣大士。摳衣而過。無所語。喜極而醒。未幾。將屆端陽。遂感傷寒。旋變爲痢病。至昏昧時。常常舉手作敲木魚狀。念佛不輟。雖病重。而神志清明。未終之前。自知不起。卽命其子購備臨終用物。入夜十時許。結跏趺坐。掐珠隨家屬念佛。有親友問病者。隨答數語。卽念佛不已。聲漸低。小念佛兩聲。遂逝。全身皆冷。頂門猶溫。翌日。沐浴更衣。頸骨不倒。通身柔軟。面色如生。逾七日。閣維。毫無穢氣。龕雖焚化。猶端坐。滿面現黃金色。衆見白煙如蓮狀。向西

而去。時民國二十年五月也。俞慧郁鈔集

民國沈荷生●●沈荷生，浙江蕭山。沈授人居士之子也。授人夫妻奉佛有年。荷生於民國二十年某月間，患病垂危。一日忽起，趺坐。所患若失。謂其父母曰：兒將生西。二親好自修行，將來於蓮池會上當再相見。我去矣。遂合掌念佛而逝。其時鄰人見一僧，以袈裟蒙首而出。俞慧郁鈔集

民國歐陽柱朱太宜人●●歐陽柱，字石芝，自號了一居士，廣東新會人。少業儒，專以變法圖強爲志。後見清政不綱，知事無可爲，遂屏絕政聞。從楊仁山居士學佛，皈心淨土。依觀無量壽佛經，修第十三觀，兼執持名號。于上海龍華鎮築小園，爲閉戶作觀之所。久之觀成，閉目開目，炳然在前。於是極意提倡，與人言必及淨土，則輿會軒騫，擊案高談，歡喜之情，見于顏色。其意蓋舉世出世間一切可喜之事，無一能勝于淨土者。故往往能感人歸于淨宗。其母朱太宜人，寡居數十年，清貞苦節。晚年由柱時以淨土利益進勸，亦修持無閒。至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七辰時，念佛寂然而逝。

瑞應頗多。柱所著決定生西日課，流行甚廣。復爲推行素食，戒殺護生計，講求蔬菜烹調法，必使悅口，令人放下屠刀，來歸我佛。嘗與同志，創設功德林蔬食處于上海。中外人士，頗多讚美。而通都大邑，接踵而起。素食之風日盛，利生之功實深。民國二十一年正月初，示微疾。日惟念佛，無一語及家事。有問家中如何部署者，柱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惟念佛生西，是真實事。世間事，一切不管矣。至十五日未時西逝。壽七十五。臨終安詳，毫無痛苦狀。微動脣舌，默持佛名。直至氣盡，脣乃不動。全身已冷，頂上猶暖。次日更衣，四肢柔輒。三日大殮，面容黃潤有光。第七日，常修淨課樓中，忽有白煙如雲，香氣馥郁，滿室繚繞。其時家中實未焚香。經時許乃散。而家人行經樞側者，聞餘香猶烈。其妻昔年曾問君終日孜孜淨業，有何足徵耶？柱曰：他日我去後，當放香與汝聞。其妻初以爲戲。至是果驗。丁桂樵述及近代往生傳。

民國任老◎◎任老，逸其名。杭州篔簹橋銀匠店，任咬臍之父。爲人忠厚，遇事忍辱，常拾字紙，不惜勤勞。後信鄰人鍾大朗之勸，日日念佛，求生西方。至民國二十一年，正

月二十九日。囑妻子焚香念佛。丑時生西。壽八十歲。

俞慧郁鈔集

民國陳性良

妻胡氏 妾沙氏

●陳性良。字錫周。安徽無爲縣人。久居商政界。中年得一子。

名天壽。頗聰明。十四歲夭。自謂居心仁厚。何以天嗣。遂于因果報應等事。完全不信。其繼配胡夫人。賦性慈善。篤信佛法。知其執不可破。乃密自修持。後復有娠。將臨產。忽大病。二十九日。不能言語。飲食轉側。體熱如火。身瘦如柴。名醫束手。絕無生望。一夕。夢老嫗。持長幹蓮華。從頭至足拂之。云。拂去業障。好生嘉兒。頓覺身心清涼。即驚醒起牀。便成好人。次日生子。與健婦所生無異。性良。方知佛慈廣大。信三世因果之理事。真實不虛。從茲夫婦吃素念佛。努力修持。救濟貧苦患難。齋僧修寺。一切善舉。盡力爲之。又知胡氏之病。瘡生子。確爲觀音救護。故常來普陀。朝謁大士。夫婦同皈。依印光法師。性良。法名了圓。胡氏。法名了常。民國初年。普陀屢有爲難。如全山陞糧。安置德僑等事。皆得其維持。又修多寶塔。與創建道頭牌坊等大工程。均其獨力經營。經費多其自任。可謂慷慨爲善。勇以報佛恩者。民國九年庚申。夫妻兒女五人。同

于北京法源寺。受菩薩戒。癸亥春。了常抱病。于二月二十八日。正念佛間。見兩童子。執長旛。上書西方。接引四字。乃請僧四位。念佛二十八天。病卽癒。至四月初。復覺不適。知歸期將至。一心念佛。求速生西。初五。請僧與家屬爲之助念。晝夜佛聲不斷。了常亦默隨念。初六午前。令備浴。浴已。著新衣。往佛堂燒香禮拜。歸卽移牀。西向。專心念佛。至亥時。見佛來。卽起坐。作合掌低頭狀。云。尙有三千佛。念完卽去。僧俗三十餘人。俱大聲念。了常遂高聲念佛而逝。面帶笑容。室有異香。次午入殮。頂尙溫暖。四肢柔輒。香氣猶存。又妾沙氏。十七歲歸。性良。漸受熏陶。亦起正信。皆皈依印光法師。法名了慈。受五戒。長齋念佛。後遭疾。久不癒。臥榻二載。信向益堅。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五。爲佛涅槃日。家集衆禮大悲懺。時逾午。侍疾者以大悲水進。了慈持盂。手戰甚。自言見水散作光明。徧照頭臂。性良在側代持。了慈見其手持蓮華。恐時已至。急延僧入房助念。了慈就榻作禮。言見觀音來。性良勸以一心專求菩薩。攝受往生。了慈自祝願。謂病苦已極。願早生淨土。我因病受重苦。願世人皆離此病。至午後二點鐘。又

云菩薩重來。請僧出。須沐浴易衣。方易上衣。復云。佛已遙臨。垂手接引。前有韋馱金剛翼從。不及更衣。仍請僧入房助念。了慈合掌。跌坐。連稱阿彌陀佛。尋曰。我去矣。泊然逝。手仍合掌不釋。時衆皆聞異香。翌午。頂猶溫。面色光澤如生。性良見妻妾皆得念佛生西之實效。信行益篤。先在津本宅立居士林。志在提倡。不收林費。辛未冬。有病。卽請千福寺僧。每日在房助念。以期常聞佛聲。成就正念。至壬申三月十一正午。謂見蓮華及佛菩薩。衆知時至。勵精念佛。午後二句鐘。端坐念佛而逝。徐蔚如居士向相契。且爲林長。夜歸家。見赴報。卽邀友往弔。時已八句鐘。仍見其端坐。面如生。手持念珠。全身柔輒。文鈔與愈慧郁鈔集及徐蔚如函述。

民國江庵南●●江庵南。安徽婺源人。晚年由江易園居士勸看淨土經典。乃信行。率二幼孫。每早誦經念佛。至民國壬申年三月。病疽發背。自知不起。念佛尤力。以是病雖劇。亦不覺痛苦。病篤時。親見西方極樂世界。卽力疾作書寄易園。書曰。弟病篤。三月二十五寅時。雷雨作後。天明如晝。忽現西方極樂世界真景。光芒無際。其中七

寶莊嚴寶樹寶塔。無奇不有。佛坐虛空。命弟上見。及至佛前。佛遠語難清晰。旋渙然散。如此知西方極樂世界。真確有也。自是念佛益勤。預命家人臨終勿哭。遺體冷透裝殮。至四月二十二日。念佛而逝。家人如命。念佛治喪。

愈慧都
鈔集

民國江任銓。○江任銓。安徽婺源人。少食餼。素行端謹。教授生徒。精勤稱職。晚年聞江易園居士。提倡佛法。闡揚淨土。任銓起信獨先。禮誦尤力。民國辛未年抱病。壬申春尤劇。而念佛如故。無痛苦呻吟狀。至四月二十三。忽瞑去。家人急請蓮友數人助念。既而復甦。謂家人曰。吾以宿業見冥王。謂當墮餓鬼道。以皈依三寶念佛。及家人助念之力。得以七日了卻多生業報。今釋回矣。次早令其次子念佛。又令其妻合掌對坐。徐曰。西方接引聖衆已至。吾當行矣。遂端坐而逝。

愈慧都
鈔集

民國李國泉。○李國泉童子。四川涪陽李西庚之子也。童子讀書性鈍。唯每早晚見其父念佛誦經。頗注意。未之禁。亦不待教。隨聽其父念誦。於大悲呪。便能成誦。後每午學歸。必禮佛趺坐。誦大悲呪三遍。念佛多聲。以爲常。民國壬申。常隨其祖出游。

每以此去崑崙山及西方極樂世界各若干程問。又一日舉大乘經中語問其父。至仲夏初二忽患寒熱頭痛證。數醫罔效。十二思食鮮蓮子。十三早族婦送來蓮華蓮房各三。供佛。童子在牀卽知。索蓮子食。十八九腹痛日甚。迭索其父呪大悲水與服。可立止片晌。其夜乃父念大悲呪。兩徧未畢。忽見其身前現紅光一團。如斗笠大。光射帳頂。霎時童子昏睡稱安。乃父亦退臥別榻。卽夢見古裝戴盔者三人立其牀前。旋聞大叫腹痛。驚醒起視。神色大變。心尙明了。口催家人圍繞念佛。遲明。勉起趺坐。合掌大叫阿彌陀佛一聲。痰響而絕。半日頭額猶溫。面現紅光。暑天逾日掩棺。亦無臭氣。七月初二從俗除殃。夜半遙聞天樂聲。天明驗各處之灰。皆現蓮華。李西庚述

民國趙可 ● ● 趙可名鵬搏。號塵仇。江西南城人。清孝廉。性俠重然諾。民國戊午年。被選爲省議員。指陳利病。有聲于時。丙寅年四十七。立志學佛。苦無書籍。適同邑黃曉浦居士。自南昌避兵歸。攜大乘經論及淨土書十數種。資之讀。從此謝絕外緣。閉戶念佛。每日六千聲。課畢虔閱金剛法華楞嚴華嚴諸大乘經。輒通其意。次年創修

廣度寺集縑素結社念佛。年五十發願長齋。期決定往生。辛未秋病幾殆。家人環請開齋資生。不爲動。壬申秋復病。至七月十八巳時。縑素先後集。同助念佛。有比濱漁居士語曰。塵仇心莫亂。可高聲應曰。我不亂。一刹那間。兩手結印。怡然長逝。黃曉浦述

民國陳益卿●●陳益卿浙江永嘉人。性剛直。以勤儉持家。對於佛法向無信心。有男女各二次女。皈依三寶。法名信蓮。益卿見其茹素念佛。甚不謂然。嗣聽吳璧華居士說佛法。卽信向。遂朝普陀。皈依印光法師。法名慧澄。在山復受五戒。歸家後。概不問家事。日赴水月庵。誦金剛經二十卷。一藏圓滿。放下身心。一心念佛。每言西方如此勝妙。若不極力求生。悔之晚矣。民國壬申春。常到慶福寺念佛堂念佛。承寂山法師極力開導。念佛益力。至六月間。對寂師言。我本年會生西方。迨七月杪。稍覺身體不舒。精神疲倦。八月初。臥病不起。至初八日。津涸喉乾。難于發聲。仍時時默持名號。不倦。至初十早晨。忽覩彌陀放光。卽起坐。目觀口念。兩手合掌。於巳時化去。至申刻。頂門猶溫。面色如生。年六十六。俞慧郁鈔集

民國朱兆法●●朱兆法浙江義烏人。少年有聲庠序。品學兼優。因家境清貧。教讀爲業。六旬後。耳犯重聽。始發心學佛。境况益艱。每代人誦經以維生計。暇仍自行念佛。民國壬申夏。忽雙目失明。妻早瞽。亦修淨課。兆法知宿業發現。益精勤念佛。求生極樂。至九月朔日。忽告妻云。阿彌陀佛。約重陽前接我生西。汝宜及早助吾宣念佛號。增結勝緣。妻恐不實。禁勿語。兆法亦悔失言。以掌批頰自戒。至初三日。復勸誠其妻。加功念佛。二載後。余隨阿彌陀佛來接汝。余不日將去。屆時慎勿哭泣。囑畢。卽同其妻入佛堂。照常課誦。至初四日午刻食粥畢。云。嗣後不再食矣。亟至佛前頂禮。跌坐念佛。音調清潤。體態安詳。至未刻。合掌含笑。泊然而逝。殮時。頂門獨熱。俞慧郁鈔集

民國陸鴻達●●陸鴻達廣東潮安人。家貧。備於商肆。年老無子。境益困。有親故周粟者。教其念佛。求生淨土。鴻達聞而信受奉行。卽立定課。朝夕精勤。十年如一日。民國二十一年冬。年七十二。偶患胃病。仍念佛不輟。一夜二更時。忽起坐。呼妻助念禮佛。自以左手結印。右手摩胸。既而合掌。高聲念佛一聲而逝。手足柔軟。面潤澤。有喜

色。半日入殮。頭額猶溫。俞慧郁鈔集

民國金榮軒●●金榮軒安徽廬江人。因經商虧折。心懷抑鬱。遂致發狂。但雖神經錯亂。而最喜入寺廟焚香禮佛。甚虔。後有奉佛女士王今梵。知爲宿業所感。授以念佛法門。令其念佛懺悔。求生西方。榮軒聞之喜。卽長齋念佛。每晨起盥漱畢。便合掌西向。高宣佛號。餘時均常念佛。人問其念佛何爲。他反問人何不念佛。每見羣兒。皆教之念佛。市人多仍笑其瘋。榮軒亦笑市人之瘋。民國壬申秋。臥病不起。僅飲白水。仍念佛不輟。及冬某日。忽云。我將行矣。急急歸根。家人又以爲譫狂復作。徐子瑤居士云。歸根者。返本還源。葉落歸根之意。殆欲皈依三寶。往生西方乎。榮軒聞之曰。善。乃請濟林法師。爲授三皈。法名今潔。且先已氣息奄奄。至皈依時。精神忽振。令其自稱法名。均能朗答。皈依後三日。酉時。忽語其妻曰。我去矣。汝等快念佛。舉家乃同聲助念。榮軒則合掌端坐。面西安詳而逝。年四十一。次日入殮。顏色如生。其妻因而信佛茹素。每日率子女念佛。爲榮軒回向。地方人士亦多生信向。佛特刊

民國林鴻猷●●林鴻猷字雲游福州人。天性孝友。穎悟過人。學品兼優。並通英語。歷任海關各職。均矢勤矢慎。恪盡職守。信奉佛法。皈依印光法師。長齋念佛。因久在政界。作事認真。積勞成疾。至民國二十二年正月。病日劇。幸各蓮友常來助念。佛聲不絕。至二月初六午八時許。自知時至。命人扶起端坐。靜聽衆人助念佛聲。自亦隨念。目復注視牀前所供佛像。至九時安然坐逝。時年四十五。早智立○此版成後卓又來函云林之信佛好

友李炳珍時尙未知林已逝世在瓊州海關於二月十三夜忽夢見林服僧服來云已西歸言訖便隱字忽醒云

往生女人第四

元念佛婆●●念佛婆不詳其姓氏。元至順庚午。浙西連歲饑饉。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有司令坊正倩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一婆子兼旬不腐爛。每日居眾屍之上。人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囊。貯念阿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爲買棺殮。焚之。煙燄中現佛菩薩像。光明燁燁。因此發心念佛者極眾。山庵雜錄

清楊氏●●楊氏卽清乾隆時袁子才之祖母柴太夫人之外祖母也。老而無子。依

其女洪夫人

即柴太夫人之生母

居靜住一樓三十年足不履地。虔奉觀音大士誦經念佛不

輟。性慈善。若聞樓下笞婢聲。則徬徨不能食。有婢上樓。必分己食與食。至九十七歲。將終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用木盆進。則曰。不可。我此去當踢蓮華。須盥面銅盆。濯足已。俄聞梅檀妙香繞空。楊氏卽跌坐而逝。異香三晝夜始散。海南一勾

清張氏 ● ● 張氏。金山人。歸王生。其伯姑王氏。修淨業往生。事見淨土聖賢錄續編。

張氏自幼卽信淨土。爲人淡樸。素善病。而念佛不輟。受三歸五戒。不願有家。柰幼已許字。遂於嘉慶二十年于歸。年餘。歸寧母氏。適病劇。延道俗行人同聲念佛。無何喘急。囑扶起。面西坐。誦彌陀經及佛名。目熒熒上矚。面含笑容。頃之乃瞑。極蓮集

清林節母 ● ● 林節母。姓顏。號惠芳。廣東潮陽林之琦之妻。之琦家貧苦學。不得志。

鬱鬱致疾死。節母方有孕。踰月生子。名道遜。節母性賢淑。外家富盛。資遣饒豐。故能安之。孝舅姑。和妯娌。守志撫孤。家世奉觀音。節母禮尤虔。後因手觸芒刺。痛不可忍。百醫罔效。一夕。忽夢菩薩爲之撫摩。與一豆。啖之甘。旣覺。疾頓瘳。由是遂茹素念佛。

日有恆課者十五年。臨終猶以世虔奉佛。囑其子媳。先一月。飭婦裁衣裙。令如佛制。時至。念佛坐逝。壽六十五。沒後。其子夢隨青衣人航海。至一處。殿宇輝煌。有人曰。汝母優婆夷。往生安樂國。時在嘉慶道光間。近代往生傳

清丁氏女 ●●丁氏。金山人。卽張氏姒也。其伯姑王氏。勸之念佛。同日秉受歸戒。王

先逝。丁氏見其臨終正念。愈自感奮。剋時課誦。回向西方。居常作諸功德。並戒殺放生。一師王氏遺法。有女適太原。病瘵。教之念佛。安然化去。逾年。丁氏病中滿轉側維艱。臨終力疾起。面西坐。呼家人誦彌陀經。及佛號。甫百餘聲。觀其若有注視。問見佛菩薩否。首微頷之。頃之。聲息俱滅。時道光八年五月初九日。種蓮集

清邵媪 ●●邵媪。常熟邵子寅之母也。素奉佛。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微疾。忽謂子寅曰。汝於明日迎妹歸。子寅從之。而莫測其所謂。次日妹歸。媪曰。吾今日欲逝。以了母女因緣耳。女聞而哭。媪笑曰。死生一幻相也。遂與言他事。至午。曰。時至矣。子寅問何往。媪以手指空曰。佛來。遂逝。種蓮集

清陸孺人●●陸孺人。蘇州包心愚之妻也。事姑孝。嘗侍疾。不解帶者累月。心愚故勇於爲善。凡造橋修路。施衣放生諸事。恆戚然於心。孺人必盡力贊成。幼嘗浮海禮普陀。中年後。足不踰閩。晨起誦經呪及佛號。四十年無閒。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感微疾。告子婦曰。夜夢古衣冠三人相招。謂我念佛至誠。卽日令我見佛矣。初八日。凌晨。西向念佛而逝。年八十五。種蓮集

清錢氏●●錢氏。名蘭貞。蘇州人。幼卽端靜。適顧姓。後因懷孕。遘疾甚危。半體皆冷。神識瞽亂。有至戚省之。勸其夫立誓戒殺。誦觀音聖號。從之。三日汗下。其疾若失。自是。錢氏歸心淨業。每夜焚香。誦大士號。雖嚴寒酷暑。勿閒也。道光二十八年冬。染咯血疾。漸增劇。延至二十九年。十月八日。忽曰。苦海茫茫。三日可出矣。初十日清晨。令設香案於牀右。曰。今日決定往矣。口中仍念大士名。頃之。忽稱阿彌陀佛。至申刻。聲漸微。向西吉祥而逝。翌日天明。頂猶溫。年二十九。種蓮集

清易特墨太夫人●●易特墨太夫人。法名蓮如。滿洲正紅旗人。勤儉仁慈。惠周嫺

黨相夫教子孜孜不倦。故依太守勒通阿札分轉拉芬阿二公出仕卓著政聲秉母訓也。太夫人中年茹素潛心淨業。每日定課誦佛號兩萬聲。二十餘年無閒。光緒元年壽六十二歲。忽於冬月望後神氣不爽。告家人曰。我見佛像數尊。眾童男女手執幡幢均來接我。已自定期於二十七日午時往生西方。因將存儲衣飾俵散媳女諸人。並囑持身處世俱以方便爲本。餘無他言。屆期趣令闔宅眷屬環跪念佛。遂合掌跌坐。朗宣佛號而逝。蓮種集

清姚嫂◎姚嫂四川綵陽人。夫少亡。再醮夫姚雕匠。雕匠吸煙而懶。姚嫂自行傭度日。其夫仍頻來索錢。無則毆打。必索得乃去。姚嫂仍忍淚傭作。從無怨言。長齋多年。夜則靜坐。低聲念佛。人少知者。後在家小恙。一日跌坐牀上。云聞音樂聲。又見大手掌現阿彌陀佛四字。復言見大蓮華。微笑而逝。時光緒初年間。懺業僧述

清沈貞女◎沈貞女沈雪峯居士之女也。幼時聽父母講因果。卽戒殺放生。稍長聞議婚。輒涕泣不食。問其志。云俟經義稍通。須出家爲尼。父卽贊許。且初通文字。僅

讀金剛。彌陀。心經。大悲咒。尚不通其義。惟一心念佛而已。及母沒。卽長齋。二十一歲之五月。偶患時證。纏綿二十餘日。其父時時囑其念佛觀佛。一心西向。至三十日早。時而昏迷。其父卽呼其名而警醒之。示以往生西方之樂。令其安心念佛。至未刻。忽令人扶起。向西而坐。合掌念佛。時因縣令母病。其父往診。少頃。忽開目。四顧問父何在。眾云。出外。女云。無事。不必尋他。但傳語請其放心。我頃間。已蒙二菩薩引去。業蒙佛授記。下品下生。因有兩次割肱療親之孝。改爲下品中生。幸父親時時提撕。請其放心。不必記罪。時僕婦孫姓者。亦長齋念佛。聞此情形。云。小姐是童女修真。得此利益。我輩半途修行。恐趕不上。女云。念佛只要真心。不在半途。不半途。又囑親屬云。汝等平時念佛不真心。恐不得力。若能真心念佛。到此方知受用。大家勉之。我去矣。卽閉目長逝。其父至酉時回來。按之頂猶熱。俞慧郁鈔集

清某貞女●●湖北黃陂東鄉。清光緒間。有某貞女。忘其姓名。幼稟宿慧。父母爲擇壻。誓不嫁。從師受菩薩戒。持名念佛。足不出閨闈。嫂方抱子。一日其嫂令其爲兒取

便溺衣。貞女曰。吾心卽佛心。吾手卽佛手。不可以不淨觸也。嫂哂曰。妹異日嫁得夫婿。獨不養子耶。貞女悵立良久。不得已。以兩指拾與之。年及笄。嫁期近矣。微示有疾。屢告父母。速備後事。嫁之前一日。貞女含笑曰。西方極樂。兒幸往生。母以爲念。乃跌坐合掌。遂化去。坐缸三年。啓視之。體貌如生。近代往生傳

清陸嫗●●陸嫗。蘇州閶門外人。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光緒丁丑二月十二日。忽自梳沐更衣。危坐念佛。未幾。寂不聞聲。至晚膳時。往候視之。已閉目逝矣。俞慧郁鈔集

清譚氏●●譚氏。湖北黃岡人。適黃家。小康。艱於子嗣。習聞觀音大士靈異。發願誦經。祈子。未幾。連產一子二女。一日。恍然悟曰。生死事大。吾何不求解脫也。遂受菩薩戒。於室之樓上。葺佛堂。朝夕禮拜。長齋念佛。數十年如一日。生西之前數日。預告家人曰。吾將於某日往生。極樂。其速爲備。母得涕泣。及期。熏香沐浴。易新衣。跌坐合掌。含笑而逝。村中人。同聞天樂。競奏。逾時始散。時清光緒間。年七十。近代往生傳

清張貞女●●張貞女。名寶芳。號曇影道人。江蘇常熟人。家世奉佛。女年十三。卽歸

依三寶。專心淨土。兼讀華嚴。法華。圓覺。諸經。及常看淨土十要。禮念之餘。手不釋卷。十六長齋。日誦佛三萬聲。十八得咯血疾。次年六月。扶病受五戒。八月疾革。請佛像供牀前。然臂香。力稱佛名。吉祥而逝。時光緒九年八月十三日也。常州李上善。乃策勵貞女念佛之人。是夜夢女來別。云蒙觀音接引。已得中品下生。俞慧郁鈔集

清白氏●●白氏。朱純夫居士之外祖母也。中年寡。既而兒媳相繼逝世。痛夫哭子。雙目失明。一無生趣。百事灰心。潛修淨業。行住坐臥。力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絕口。至光緒某年。年六十六歲之八月間。忽示微疾。急促其女歸。朱居士隨母至。見其端坐牀上。似無病者。語曰。余準於二十六日寅時西去。故促汝來也。其女答語含悲聲。卽止慰之。至二十五夜半。命其女爲之沐浴更衣。且進飲食。復洗面盥手畢。再端坐牀上。時親族羣聚二十餘人。至五更許。命人人手執一香。口中各高念南無阿彌陀佛。白氏自亦高念。天將微明。似來一陣香氣。又彷彿有音樂聲。而白氏念佛聲音漸低。已而停念。迫視之。已逝矣。近代往生傳

清許太夫人●●許太夫人曾爲杭州工業學校校長許炳堃之母也。生平專事念佛。一任親友非笑。後病中仍念佛。自知不起。乃呼其夫及子媳等。囑咐後事。平日愛念甚深。至臨終時。囑畢。卽合掌念佛。一切不顧。無絲毫留戀情態。帳後甚暗。有人在牀邊帳外。乃令讓開。云佛來矣。隨復合掌念佛而逝。時清光緒十八年。俞慧郁鈔集

清王母●●王母朱夫人。浙江山陰王楚辰之德配。心三爲广二居士之母也。年二十六歸王。家頗富。篤信佛法。自建廟奉觀音大士。及天醫神。又且施濟貧病。放生惜字。各善舉。無不提倡盡力爲之。此雖王君所爲。實由夫人陰相。又於于歸後。卽蔬食。衣唯粗布。日則紡織縫紉。夜則禮佛誦經。竟歲不出外戶。沈默寡言。親戚過訪。寒溫之外。輒談因果。及王君卒。二子皆幼。夫人奉姑撫子。孝慈兼盡。備歷艱辛。爲心三聘婦。婁氏未娶而喪明。親族咸勸退婚。夫人絕不見聽。卒娶之。且囑心三善視。夫人初則默誦心經。日有定數。孀居後。則一心念佛。以期定生極樂。宣統元年三月。姑沒。則親理喪葬。哀勞致疾。四十餘日。竟不起而沒。臨終前二日。囑二子備衣棺。曰。吾後日

午後當逝。復誠曰：願汝等進德修業，勉爲完人。屆時極安舒，心三問所見。曰：毋擾吾

正念，囑點燈籠於室門，遂安坐而逝。沒後，兩手柔輒。

近代往
生傳

民國沈氏●●沈氏，浙江寧波陳梅蘭之祖母也。其夫亡時，年僅二十一，守節撫孤，長齋奉佛，持大悲呪，觀世音經，心經，並念阿彌陀佛，甚虔謹。雖睡眠，亦念念不忘。民國三年，年七十，無疾而終。後將其枕蓆在門外燒化，濃煙直上，上現佛像一尊，高尺餘，端坐蓮臺，越一小時始散。王鶴堂之母，往爲助念，親見其事。

俞慧郁
鈔集

民國李媪●●李媪，山東禹城李更軒之母也。性恬靜，寡言笑，衣食精麤無所擇。三十歲後，長齋奉佛，家事悉委子婦。戚婭過從，聊談寒暄，輒念阿彌陀佛，弗輟。子孫相繼夭，皆稍事惋惜，卽不爲所牽，依然掐珠念佛。因是，人多竊笑，竟有面嘲爲癡媪者，亦不之瞋。或問念佛何爲，媪曰：予深厭此娑婆，願臨終生西方，脫輪迴苦耳。年近期，頤步履猶昔。一日晚殮後，如常禮念，忽謂其孫婦曰：今夜將有事相煩，可遲睡。孫婦漫應之。比更深，往視，已面西跏坐逝矣。時民國三年八月四日，壽九十六。

近代往
生傳

民國周氏●●周氏浙江象山石浦鎮。紀傳長居士之母也。中年卽失所天。守節撫孤。孝以事姑。及姑沒。哭之痛。母子二人。形影相弔。艱苦備嘗。乃感娑婆之苦。卽歸依三寶。長齋念佛。求生西方。早晚禮拜誦念。虔篤無間。雖家事冗忙。仍常默念佛名不輟。又逆境淒涼。猶節食減用。以施貧乏。佛前香燈。午夜不息。及子傳長成立。孝以事親。經紀有方。商業發達。家道浸昌。周氏益本其悲懷。力行公益。廣植善因。民國甲寅三年十一月。臥病不起。至乙卯正月十三逝世。其間心神清爽。終日面西臥。閉目念佛。迭見紅燈光明。諸佛菩薩現金色身。由西而來。及夢見祥瑞不一而足。家人亦有時聞異香。將終時。呼兒孫至。囑曰。時刻已到。我卽往生西方。汝等各持香念佛。送我西歸。切勿哭泣。語畢。清水漱口者三。卽合掌舉手作拜佛勢。隨念南無阿彌陀佛三聲。乃自卸其帽而逝。容色悅豫。直至酉刻。週身悉冷。頂門猶溫。俞慧郁鈔集

民國陳氏●●陳氏安徽婺源葉永昌之妻也。性慈惠。好靜潔。年四十。以長子病瘵。禱於佛。發願茹素。既而子病不起。乃深厭無常。奉持齋戒。爲夫置妾。家事悉委子婦。

己則別居淨室。供奉觀音大士。朝暮禮拜。虔持佛號。專修淨業。數十年如一日。好布施。周困急。有來乞者。必樂與之。復勸念佛脫苦。民國五年十月卒。卒之夕。語諸眷屬曰。汝等且睡。吾其往生西方。毋故驚怪。語已。仍念佛不輟。迨晨。諸子往候。見其端坐。西向。安然逝矣。次日入殮。焚化沐浴衣巾。五色光起。中湧蓮華。旁有二龍圍繞。見者驚歎。時年七十三。俞慧郁鈔集

民國陸貞女●●陸貞女。江蘇鹽城人。自幼在般若庵修行。拜尼爲師。取名法誠。每日除看華嚴經外。早晚專門念佛。至六十餘。微疾。念佛坐逝。後依坐龕火化。衆見火光。上有紅蓮。順風向西飛去。俞慧郁鈔集

民國王婆●●王婆。江蘇邵伯符家莊人。家清貧。賣麻綫度日。無別好處。祇知念佛。一日忽對人云。我見持長幡人來接我。要同諸位永別了。人因見他無病。不信其語。過數小時。果閉目端坐。安詳念佛而逝。俞慧郁鈔集

民國葛夫人●●葛夫人。長沙鄭太史沅之夫人也。太史精研內典。夫人病不出戶。

亦常念佛。夜中暗坐。常見白光。不知所自。雖不問外事。輒有先覺。太史偶爲說佛經義理。領悟逾于常人。民國己未春。預知逝期。曾語太史。謂當小別。臨終之時。異香滿室。俞慧郁鈔集

民國王氏●●王氏。淮安人。中年寄食天津吳公館。性淳厚。常念佛不輟。民國八年五月。朝五臺山。至文殊洞。謂同行曰。予願在此念佛修行。所到之處。唯拜佛菩薩。不言餘事。至北臺頂。同人具茶。亦不顧。拜起。望南臺走。同伴朱氏。及顯通寺僧智慧等尾之行。至下坡。徧覓不得。行數里亦不見。衆甚疑之。至七月。有臺後樵夫。謂王氏在三十里外小嶺上松下。向西端然坐逝。觀其衣容。如纔坐者。始昇回顯通寺。後將遺骸移往文殊洞安葬。近代往生傳

民國曾氏●●曾氏。法名志修。江西吉安景原村人。家訓幼嫻。德性生成。年及笄。歸梁事翁姑。以孝和。妯娌以禮。人咸敬之。生子女各一。均早殤。既而夫病。親試湯藥。衣不解帶。禱諸神願。以身代。數月天沒。哀痛餘生。矢誠出家。請於父母翁姑。俱不可。因

暫茹素居家。歷久志愈堅。遲及民國丁巳年。浴佛節日。以燒香赴本里龍塘寺。苦求尼師。蒙收納。始得專心事佛。帶髮修行。爲三寶弟子。自是日依佛前。燒香換水。誦持觀音。彌陀。金剛。諸經。繼以佛名。晝夜六時。週而復始。如是者三年無閒。一日微覺不適。仍依觀音座前。合掌趺坐。念阿彌陀佛。直至戌刻。佛聲頓息。視之。竟寂然逝矣。時民國八年九月也。近代往
生傳

民國雷太夫人●●雷太夫人。湖北李開侁居士之母也。在世八十七年。屢經世變。迭遭閔凶。持己待人。一以勤儉慈悲爲本。生平懿行。難以詳述。至民國七八年來。因見開侁居士研究佛理。精詳垂問。瞿然自省曰。吾其夢乎。自茲以往。吾其爲西方之歸乎。於是回向淨土。一以彌陀爲皈依。每日早晚。依法十念。其餘靜坐之時。均念佛不輟。且坐必焚香。而必西向。臥室中。靜夜時聞異香。又自念佛以來。凡接見者。咸以淨土法門相勸勉。人咸謂。老耄學佛。非有夙慧。不能如此。至己未夏秋間。嘗呼開侁告曰。予將去矣。身後事。汝其速備。自後氣血漸衰。念佛益猛。臘月初十前後。瀕危復

安。自囑家人念佛。並念金剛經。晝夜不停。問疾者。亦令念佛。勿雜他語。二十以後。日漸微弱。仍日起坐。合掌念佛。旬日中。初見紅華圍繞。次見金光三道。自西來。彌留之日。恆稱佛來了。佛來了。及仍常念佛。臨終安詳。無諸痛苦。眉際現一佛字。移時始散。家人隱聞音樂聲。近代往生傳

民國歐陽安人。○●歐陽安人。湖北王錫璠之母也。性勤儉。寡言笑。足不出戶庭。居常食觀音齋。不知念佛。民國己未冬。偶患咳嗽。後病痊。飲食銳減。至庚申夏。粒米不進。惟飲淨水。其子念母。衰年絕食。自難久存。遂投誠三寶。請僧代爲懺悔。適逢滿居士心如。教以放下萬緣。一心念佛。病當可瘳。錫璠歸以告安人。安人聞便深信。卽發願實行。惟病久氣衰。念不成聲。七月四日。錫璠思惟。母病日重。氣力益衰。恐念佛不力。難以生西。迺往黃州安國寺。謁霽峯和尚。請僧多人。於次日舉行念佛。是晚八時。安人忽安然熟睡。至十二時始醒。呼璠曰。吾夢二人以肩輿乘余往遊一地。道路平坦。絕無障蔽。有青衣老嫗。狀類觀音大士。引過石橋。見一蓮池。廣大無垠。赤白蓮華。

一齊開放。二人將余運置其中。一大蓮華上。曰。樂哉。此土也。忽然驚醒。反覺此土汗穢。此身不快。璠再請僧念佛一藏。爲上品上生之助。至初七日。璠與諸子輩環跪念佛。囑諸僧剋勵以念。錫璠與家屬亦另行加念。此後安人每睡。則見青衣老嫗。引遊蓮池。時呼曰。好大蓮華。初九夜十二時。佛藏已圓。安人曰。堂前有和尚來矣。移時。又曰。明日上吉。吾將西去矣。璠遂預備一切。次日。形容端好。耳目聰明。忽指曰。彼地有一螞蟻。勿踐蹋之。又曰。安國寺老和尚至。請來爲我生西之助。家屬出視。鬚峯上人果來。請至榻前。念佛持呪。至晚八時。安人端坐臥榻。神色如恆。目向上視。寂然不動。如入禪定。視之。已西逝矣。近代往
生傳

民國唐氏 ●唐氏法名仁緣。江蘇無錫人。幼喜誦經。性至孝。十歲時。父患肺癰。唐氏每日夜半起。誦經畢。卽遠往摘帶露絲瓜。盈筐搗汁。於黎明進之。歷月餘。父病竟痊。年十八。適倪姓。遽值咸豐庚申之變。其父禦寇陣亡。全家殉難。僅其弟潛叟逸出。越五年。亂平。唐氏乃羣拾衆骨。齧右手三指血。淋漓徧灑之。卽時悉得辨認。營葬父。

骨並埋餘骨。其弟以流離道路。感受寒溼。大病瀕危。唐氏爲之誦經禮懺。料理醫藥。數月始瘥。至是。遂與夫異室。受優婆夷戒。所居兩楹。灑掃潔淨。供佛菩薩像。敬禮誦經。日有定課。倪家固清貧。以鍼疔所入。養姑。餘則濟人急。兼放生。見人必苦口勸善。民國庚申七月三十日。忽曰。我今日當逝。出蓮華瓣一包。命爲燂湯沐浴。易服法服。端坐而逝。壽七十八。近代往
生傳

民國陳母●●陳母周夫人。陳文中居士之母也。生平奉佛極虔。清光緒戊戌間。卽長齋。供奉大士像。時其子文中。未聞佛法。妄以世俗愚孝。力請開齋。卒未獲許。逮其子信佛後。始知其母長齋。爲具多善根福德因緣者。民國庚申夏。其子嘗以淨宗妙法奉告。陳母始知發菩提心。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九月杪。忽抱病。其子卽恆詳述往生淨土之樂。悅其視聽。至冬月初一日。精神飲食俱減。初二正午。忽聞喚念佛。其子卽集家人。爇香圍繞。念阿彌陀佛。陳母亦如常時。趺坐合掌念佛。歷二時。始就枕假寐。醒云。見一衣紅緞衣人。授以彩旗。時其子願捨宅爲寺。助母往生。陳母聞而樂。

之初五晝倚枕念佛。並自言好好者再。問何爲好。曰西方好。口仍念佛。念至十句鐘。靜息少頃。復高聲念佛八九聲。念畢。卽安然逝矣。額際漸冷。頂門獨溫。文中等始終率全家懇切念佛相助。至午後二時始爲更衣。頂猶溫煖。壽六十四。近代往生傳

民國劉氏●●劉氏法名慕蓮。陝西臨潼人。幼而慈祥貞靜。年十八歸同邑康某。中歲夫沒。遂持齋虔修淨業。民國甲子春。其子迎養至滬。居數日。卽徧參諸方高僧。叩求法施。歸而修持益精進。未明卽起。危坐念佛。及誦各經。呪辛酉染疾。毫不感苦痛。臨終時。但向家人一笑。無復餘語。至大殮日。面色如生。周身柔輒。近代往生傳

民國貧婦●●浙江慈溪一貧婦。未知其姓氏。家甚貧。子不孝。常罵詈之。一日被子罵心苦難受。訴之鄰近寺僧。僧曰。汝已知苦。何不賣去。婦曰。如何賣得了。僧曰。汝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臨終佛來接去。則永離眾苦。但受諸樂。便把苦賣了。婦曰。我母子共房。牀竈俱在一室。牀下尙作豬圈。如此邇遶。何能念佛。僧曰。無妨。汝在家時。祇管常念。暇時可來寺拜佛。婦卽依教奉行。專求脫苦。念佛無閒。二三年後。將終前。

數月。卽預示其子云。至某月日。我當生西。汝勿外出。當爲我料理。盡母子之道。其子不信。不久又作是言。及期前數日。其子忽聞異香撲鼻。不知何來。到處徧覓。不見焚香所在。乃憶母言。莫非是實。至期。乃在家守候。見母自沐清潔。穿淨衣。果端坐念佛而逝。時在民國十年前後。如此貧婦。一無所知。念佛數年。尙能預知時至。異香先發。安然西去。可見淨土法門。真無人不堪修者。在佛頂時。親聞定法師說。借當時未詳問其姓氏年月。○德森記

民國江母 ● ● 江母郭太夫人。江味農居士之母也。其子奉佛。江母亦歡喜信向。平日功課。心經七卷。佛號五千聲。未嘗閒斷。民國辛酉春。抱病。未病之前半月。精進念佛。且自朝至暮。歡喜異於常時。其病胃弱不思食。四月二十四日。精力不支。遂臥牀。六月初二夜間。其子方念佛。江母忽於睡眠中坐起。合掌跏趺。喚其子曰。我若如此而去。汝以爲如何。其子連聲讚歎。初十後。數日中。得趙雲韶居士等助念。至十五午前十時許。雲韶文舟等。念佛良久。江母曰。歇歇罷。時候尙早也。十二點三十分。欲起坐。眾扶之起。甫坐定。自將衣履理好。急揖向西。仰首凝睇而笑。須臾卽逝。下午五六

時徧體皆涼。頂門溫煖。次日下午三時入殮。猶體軟如綿。面色光彩。近代往生傳

民國陳貞女●●陳貞女。法名聖性。揚州甘泉陳仲齡之次女也。與其妹。皆自幼茹素。年及笄。父故母欲爲擇聘。貞女卽痛哭流涕。誓撤環瑱以養母。至老不嫁。妹以出家焚修爲願。貞女以居家侍奉爲志也。母知其志不可奪。遂任之。母有潔淨癖。凡婢媪之任使。皆不稱意。惟貞女。則烹飪浣濯。能體親心力役。服勞不容旁貸。暇則念經禮佛。日無虛曠。縱佳節盛會。從不遊觀。盡心孝養。篤修淨業。如此。後歸依三寶。受菩薩優婆夷戒。及母去世。痛極終天。此後依弟而居。修持愈謹。晚年其姐之子張紹春。迎往其家。喜其信佛。志道相同。遂不復歸。過年餘。自知不久住世。遂至其妹之尼庵。以期正念往生。未久。示微疾。促紹春與三弟至。命請具德僧爲薙髮作尼。兼爲說戒。又令死必火化。紹春許之。遂沐浴著法服。端坐念佛。諸尼及親屬。同念佛相助。久之氣絕。大衆仍念佛二小時。面相光華。遠勝生時。時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丑時。壽六十三。雖臨終爲尼。以無幾日。兼欲顯彼一生守貞盡孝之真心。故仍以貞女稱焉。

印光
文鈔

民國黃氏●●黃氏廣東東莞人。適盧姓。僑居南洋吉隆坡。民國戊午年。皈依三寶。法名圓結。早晚念阿彌陀佛。日有定課。朔望聖誕加虔。辛酉年中秋後。微疾。日久不癒。至壬戌正月二十七晚。自起禮佛繞拜。云四大金剛在此侍候。言奉佛命來接我往生。期此月盡去。促眷屬燒香湯來。我欲沐浴。迨親眷齊時。即指示身後事。條理井然。沐梳畢。自易壽裝。精神煥彩。拈香禮佛甚誠懇。諸人問曰。四大金剛尚在否。答曰。現在神廳某處站立。復向一女居士。請念大悲呪水與飲。飲畢。又請大眾代其致意。皈依師。言我已往生。甚自在安樂。請勿憂慮。再向各人問訊告辭。辭畢。乃坐。合掌念佛十餘聲。又開眼。合掌大笑。向各人道。汝等日夜辛苦。我今自在去矣。遂端坐而逝。

近代
往生
傳

民國蕭俞氏●●蕭俞氏。湘人。適江西吉安南溪村蕭姓。自幼茹素念佛。青年失偶。守節撫孤。修持益力。年及古稀。而精神益健。耳目聰明。民國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夜夢至一大殿。百寶莊嚴。萬人瞻仰。座上有金身大佛。俞氏近前禮拜。佛語之曰。汝應於二月一日往生西方。今可暫歸。勸衆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昭然。絲毫無爽等語。覺後。遂徧告家人。並囑自明日起。全家均同心齋戒念佛。以助生西。又召其三女歸寧。自是念佛持呪。日夜不絕。至二月初一日夜。持誦之聲益急。夜半時。斂衣端坐。其聲漸微。忽環視家人。一笑而逝。及大殮。肢體柔輒。面色如生。近代往
生傳

民國徐夫人●●徐夫人。浙江黃巖徐上麟之女。同邑張子遠之妻也。雖桂子盈庭。蘭孫繞膝。多入仕版。政聲卓著。人皆慕之。而夫人不以爲喜。每諄諄以作官須造福。持家須惜福。誠其子孫。一生無他好。惟長齋念佛。戒殺放生。及勤儉操作。恤貧振困。禮佛誦經。及將沒。預以某日當去戒家人。屆日。則設香案中庭。西向拜。云佛來接引。乃趺坐以逝。時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壽七十四。近代往
生傳

民國馮宜人●●馮宜人。法名妙和。包培齋居士之室也。性樂寂靜。厭憤鬧。二十一歸居士事舅姑以孝聞。嘗夢覩人屠豕。先就屠者豕。繼就屠者爲一婦人。旁一媪爲

除衣飾。宜人呵曰。柰何以人爲豕。媪曰。我等見爲人。屠者視之則豕也。醒而鄰家適屠二豕。如所夢。恍然曰。人與豕。一轉移間耳。遂誓不食豕肉。居恆喜蔬食。持殺戒。爲婦女放生會。既而居士蔬食奉佛。宜人繼之。京畿水災。更爲婦女製衣會。仁民愛物。天性自然也。民國戊午秋。從微軍和尙受三皈。兼持八關戒齋。由是專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方。暇則寫經持呪。勇猛精進。曉夜不遑。嘗於禮佛時。見佛像漸高大。觀世音菩薩像。閃爍若有光。先後所覩。瑞應非一。壬戌春。抱病。至閏五月。居士復延全朗和尙。就其家授五戒。宜人受戒時。冥想十方聖衆。圍繞道場。身心爽然。語人曰。受戒已訖。可以行矣。復語居士曰。吾死。當以桐棺布衣斂。自是。病日劇。居士爲延僧衆。助念佛號。宜人一心傾聽。怡然稱善。易簀前二日。自起櫛沐。捨報時。西向注目端視。若有所覩。手結彌陀印。泊然而逝。閱九時許。全體久冰。頂門猶煖。手足柔輒。面如生時。民國十一年六月。年五十一。

近代往生傳

民國李母 ●●李母周夫人巴東李質夫之妻。雲巖之母也。素性慈良。粗知書理。平

時善談因果。光緒乙巳歲。卽長齋。每日持誦救苦經。其子以世俗之孝。力諫開齋。李母未從。又有外道勸其入門。亦拒之。民國十一年五月。有沈蔭周居士。同其子雲巖。受宜昌定慈居士教。於野三關立佛教會。李母聞之。欣然樂從。乃皈依三寶。未幾染疾。卽乘養病之暇。日持佛名不怠。迨後氣力已衰。聲難成句。仍默念之。兩月之久。未曾閒斷。至七月初四。忽謂諸子曰。頃見一人如僧狀。執旛立前。卻無何言語。次日黎明時。又諭家人云。今日吾必去矣。汝等可善侍之。其子雲巖。知其母將往生。遂請蔭周往。行甫近宅。卽聞號泣聲。急趨詢之。云將告終。蔭周卽令婦孺勿哭。同念佛號。少頃。李母忽睜目相向。並同稱佛號十餘聲。安詳而逝。越三日歸葬。其夕。質夫公就寢。合眼未寐。見其立於前。曰。我已快樂。公其勿慮。但須善教雲巖諸子念佛。各子媳當體吾衷。皈依佛法。是爲至囑。近代往生傳

民國徐母 ● ●徐母楊太夫人。法名賢證。安徽石埭徐平軒居士之母也。生性和藹。樂善好施。自幼崇信佛法。晚年行持益篤。受優婆夷戒。長齋念佛。嘗同其鄰居張夫

人設佛堂定課念佛。一日見佛像旁有一藍衣菩薩。疑張增請聖像。後數日視之。乃無詢張夫人云。無其事。又嘗見佛像。熙怡含笑。近視則無。遂自疑眼根昏眊。識者謂念佛所感之瑞像也。民國十年秋。皖地水旱奇災。以佛法慈悲之道。勉其子平軒。就省長委出辦振務。以救災黎。又將私蓄傾囊資助。十一年。其子迎養皖垣。時春秋已高。精神頗弱。親戚中有勸其開齋者。則曰。寧持戒而死。決不犯戒而生。十二年正月。病勢轉重。寒熱閒作。仍念佛不輟。二月二十一。令請僧來寓念佛。助其往生。並詢何時可以西去。其子答以後天齋日。徐母微笑頷之。歷數時。乃曰。吾已見釋迦牟尼文佛。及向所見藍衣菩薩。何獨未見阿彌陀佛。其子曰。時尙未至。時至自見矣。遂迎僧至牀前念佛。徐母亦隨聲同念。二十三日巳刻。復請僧入房念佛。平軒請接引佛至牀前。謂曰。佛來矣。徐母見佛歡喜。卽高聲念佛。數聲後。音漸低微。又微屈智願二指。結離怖畏如來手印。含笑而逝。三日後入殮。面貌光彩如生。頂猶微溫。四體柔輒。時蘇緯之君聞訃。自西來唁。沿途聞檀香氣。及至門前。香氣益烈。近代往生傳

民國潘太夫人●●潘太夫人甘肅敦煌人。夏繼泉之母也。性慈惠。寡言笑。雖一生夫榮子貴。數十年來。誕日從不置觴爲壽。優技歌劇。未一登門。不置高車華輿。素儉約嚴整。惜物力。不使絲粟之糜。獨樂善喜施。戒殺放生。備衣藥濟貧苦。不少吝。晚年篤信佛法。後願力益宏。捐資山東女子蓮社。一時閨閣信仰日衆。又廣請經典。分贈親故。每聞時局不靖。輒愀然曰。人心陷溺。大亂未艾。苦惱衆生。非佛法莫資挽救。遂發願於濟垣建佛刹。俾爲信衆修習之所。先自出千圓。並諭其子繼泉廣爲募集。近來專修淨業。昧爽起。誦心經。持準提呪。早晚以彌陀三萬爲定課。無少閒。民國癸亥二月二十九。稍惡寒。午間咳微帶血。至第六日。熱已略退。病狀殊無危徵。晡後神識清爽。稍進飲食。十鐘許。曰。吾病已大瘳。欲少眠。繼泉等潛伺戶內。聞喘息甚和。西向瞑坐。未幾。神氣少變。趨視。已端坐。坦化。年五十五。先是其女淑君。夢階庭現碧色茵。蒼巨如華蓋。太夫人謂此華屬我。女醒欲告。語未畢。太夫人遽曰。此華爲我有也。病五六日。始終無他痛苦。慈祥更逾平時。每日默念佛號。毫無人事。聖牽。屬纊後。越數

時。頂際猶溫。貌益怡悅。俞慧郁鈔集

民國張夫人●●張夫人。上海黃涵之居士之妻也。夫人素信佛。少時雖未親近善知識。卽知因果報應。罪福等事理。時其夫涵之居士年壯。尙新學。醉心歐化。力崇質驗。堅破迷信。甚謂人死魂魄消散。歸於烏有。因果輪迴之說。皆荒誕無憑。夫人深不謂然。時以罪福之理。婉轉規諫其夫。惜未得善知識開示。未知修行門徑。與佛法利益。民國六年冬。其夫任溫州道尹。始與西賓顧顯微。常與吳璧華。周孟由等諸居士交。顧卽歸心淨土。信仰甚深。朝夕研求。其夫始窺佛法涯略。方知夫人之言爲不謬。始自悔昔年知見之非也。越二年。其夫移治會稽。復得親近觀宗寺諦閑法師。普陀山印光法師等諸大善知識。由是乃知佛法修持之道。因得夫婦同心。專修淨土。壬戌春。外姑病沒。夫人哀毀逾恆。悲不自勝。遂向佛前誓持長齋。求脫母苦。癸亥夏。染病。親戚苦勸開齋。夫人堅執不許。並囑藥餌中勿用有生命者。病中一心念佛。兼作觀合眼。輒見佛相。及大士相。臨沒之日。夫人忽自面西右脅而臥。是日。其夫率家中

大小一概高聲助念佛號。直至氣絕。仍念佛不輟。臨終前三小時。夫人猶自默念佛號。並囑兒媳。於其生西後。須多念阿彌陀佛。囑畢。隨面現笑容。毫無悲戀。病苦等狀。安然而逝。時民國十二年六月初六酉時。近代往
生傳

民國毛母 ● 毛母牟太夫人。法名正牟。湖北沙市毛春亭居士之母也。幼孤。甫八齡。父母亡。依其王母爲生。性純敏。精女紅。粗知字義。十七歲歸毛。正家道中落。夫貿易。毛母代盡夫職。事翁姑。理家計。茹苦含辛。繼翁姑先後謝世。盡哀盡禮。足分夫勞。不數年。夫又亡。守節撫孤。備嘗艱苦。近年其子春亭。行商信佛。毛母亦歡喜信向。皈依三寶。定課念佛。民國十二年八月。偶感不適。其子一面延醫診治。以盡人事。一面請僧尼。與諸居士等。率同家屬男女。分內外念佛。至七日後。毛母毫無他病。心中清白。氣色自若。乃從容言曰。爾時吾閉目。卽見彌陀丈六聖像。作舉掌狀。言畢。面西側臥而逝。全身已冷。頂部猶溫。近代往
生傳

民國曹宜人 ● 曹宜人。安徽巢縣曹宅西居士之胞姐也。適李姓。性篤孝。因報親

恩齋戒念佛。期生淨土。精誠行持。寒暑無閒。逢人輒勸念佛。三十餘年不忘。年七十六。染微疾。越數日。自見二童子。手執長幡。伴佛來迎。天樂盈空。祥光滿室。病卽霍然。乃合掌向空膜拜。謂家人曰。空中徧覆羅網。每一網孔。皆有珠果寶物。我生平無甚功德。不過孝親憐貧。向不妄言而已。今竟得此好處。汝輩當趕緊念佛。西方確實是有無可疑的。我十五日當去。其夫曰。十五日干不好。宜人曰。汝可代擇良日。其夫曰。十八日可。二十一日最好。宜人曰。就十八日行。至日早。促家人焚香迎佛。香方熱。卽安然而逝。時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近代往生傳

民國王母 ●●王母何太夫人。王孟范居士之母也。年二十。歸王。事姑孝。民國丙辰秋。夫亡。夫人痛不欲生。常州治開和尚爲說法要。由是虔修淨業。求生西方。日有定課。七年如一日。辛酉壬戌兩年。大病瀕危。雖臥疾半載。而淨課益虔。癸亥春。舊恙時作。語孟范曰。欲修淨行。當自斷俗緣始。遂於七月杪。寄居寺中。八月。自知不起。罄其衣飾。命孟范爲之變價作佛事。遂延寶一法師。爲說三皈。法名顯憶。復延比丘晝夜

念佛。王母亦隨念不輟。十一月初九夜。語孟范曰。學佛之人。無所謂死。我若去時。當虔持佛號。母戚悲以亂我心。汝亦努力精進。蓮池會上相見有期。爾時方爲真眷屬也。至二十七日丑初。自合掌持佛名。其家屬及寺中比丘三十餘人。同聲助念。歷二時許。聲息漸微。仍說偈曰。累劫種蓮因。今生方成熟。務將諸外緣。斬盡不相續。感彼西方聖。垂手來接引。從此生蓮邦。誓度諸衆生。言訖。含笑而逝。至次日。手足柔輒。頂門猶溫。

近代往生傳

民國沈葆三妻。沈葆三。平日喜讀佛經。得知淨土法門。爲最勝異方便。遂發心念佛。其妻某氏。非笑之爲迷信。某年元宵。中堂燒紅燭。一燭上開一華。宛是蓮華狀。葆三見之驚異。招家人往觀。其妻又以爲迷信。且說那一燭若同時開一樣之華。方能使我生信。轉瞬間。見那一燭。果開出同樣蓮華。華上復現一觀音大士莊嚴妙相。眉目宛然。其妻見此靈異。驚奇不已。遂深自愧悔。大啓信心。隨夫念佛。數年來。無論如何忙碌。每日定課。俱不閒斷。至民國十幾年間。抱病。臨終前數日。葆三請人在其

榻前助念佛號。其妻亦隨衆念佛。擬七日得一心不亂。但病苦纏擾未果。臨終時。其數歲小兒。見威烈異光。從母榻前。直至門外。又見三金人。一金人手執蓮華。忽一人合掌坐蓮華中。面容宛似其母。隨金人乘異光向西去。鄰有韓姓老婦。久已專誠念佛。一日夢見某氏。乃問曰。人多說汝已生西方。究竟是否。某氏曰。自然往生。老人如不信。到吾家去問。吾每逢時節。或有事時。必歸家。凡家人聞香。卽吾歸去。從今後。不復回家矣。老婦往詢。果有此事。俞慧郁鈔集

民國焦女士◎◎焦女士法名心理揚州人。年十九。適本城管心存。越四年。管死。女士自歎命薄。矢志守節。入本城立貞堂。發心念佛。皈依長生寺性蓮和尚。至二十九歲。卽長齋。行持益勤。專念佛名。民國十三年正月。時年三十一。偶櫻疾。夢見觀音大士。謂曰。汝娑婆緣盡。淨土緣熟。準二十九日。我派人來接汝。然須先兩天落髮。請一大德說幽冥戒。女士謹依大士教。遂向堂董告辭。往求其師。二十八日。在長生寺安養堂薙髮。又請其師爲說幽冥戒。并開示種種。至二十九晨。女士見童子持旛來。知

時已至。加緊念佛。逾時安詳而逝。沒後三七日。茶毗時。火中有五彩光。直向西方。再於骨灰內。得像一尊。長二寸餘。跌坐合掌。貌肖女士。性蓮和尚。爲裝小龕。供於安養堂。至今猶存。俞慧郁鈔集

民國楊母 ● 楊母周太夫人。臨川人。江西高等法院推事楊日東之母也。性慈善。好布施。中年皈依淨土。常念佛名。每逢朔望。暨佛菩薩誕日。則沐浴齋戒。自朝至暮。念佛益虔。如是寒暑無閒。歷二十一年。臨終安詳念佛而逝。沒後。家人將其平時念佛所服之衫。張於竹篙上。用火焚化。觀者如堵。咸見兩袖及衣衿間。現龍鳳花紋。燦

爛奪目。黃曉浦述

民國某校書 ● 某校書。不詳其姓氏。甫逾笄年。忽省悟。潔身皈依佛法。專心淨土。屏棄鉛華。於上海虹口。賃屋一椽。奉母以居。誠心念佛。昕夕靡閒。平昔喜講佛像。禮拜供養。一室莊嚴。宛如清淨蘭若。先是。少有蓄積。曾託粵東梁君。爲其存貯。至民國十三年二月初。囑傭媪請梁至。梁來。乃告曰。修行未久。幸得解脫。某日當西去。某處

存款爲母氏養老。及已喪葬。營齋懺。助善舉。各用若干。幸先生爲處分之。梁曰。方當茂齡。何遽言此。校書默然不語。梁遂去。迨其預約之日。傭媪果來。以已生西告。梁嗟歎。亟往經紀喪事。並如囑處分存款。近代往生傳評曰。生爲女人。其業已重。爲女而復墮風塵。業重尤甚。但業海茫茫。回頭是岸。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某校書者。正在青春。便能反省。盡棄淫穢。力修淨業。不數年。卽得如願。以償預知時至。直往樂邦。可見淨土法門。人人堪修。有願竟成。佛性本淨。涅而不緇。所以龍舒有風塵之勸。此校書卽惠然肯來。捨穢求淨。校書尙爾。餘人更當奮發。願世人當生正信。切勿疑謗。

民國任恭人 ●●任恭人。海鹽朱韻泉先生之妻也。自幼篤信佛法。歸朱後。相夫教子。恪盡婦職。性嚴正。待人厚。光緒甲辰冬。夫棄世。恭人年五十九。因念世間如幻。人命無常。生出世想。卽以家事付子媳。已則放下萬緣。長齋念佛。精修不懈。民國丁巳冬。忽患半身不遂。手足痺痛疾。行動需人。乃靜居一室。心益定。念益勤。辛酉夏。其子調生。吉生。聞范古農居士談佛法。昆仲始發心學佛。且以之進勸其母。而恭人求生

西方之信願愈真切矣。甲子正月。調生有聽經之行。恭人曰。我年邁。汝勿久遠游。二十四日。復患傷風痰欬疾。至二十八。病劇。乃延女衆念佛資助。一聞佛聲。卽心安氣平。睡去。及醒。曰。頃夢一老媪。持糕餌。命食之。卽覺清快異常。因詢曰。我苦已解脫否。媪曰。解脫。汝速念佛。乃念佛百餘聲而醒。由是氣喘與半身不遂等病。皆全瘳。是夜卽安寐。次日黎明。忽聞香氣。身心適悅。了無病苦。至二月二十日。復覺脘膈不舒。病又篤。復延女衆助念。二十一日。自知不起。二十二。誠家人勿號哭。均須高聲念佛相助。恭人自亦隨念。直至夜半三句鐘。安詳而逝。壽七十九。初四肢皆冷。心下猶溫。衆仍高聲念佛。後煖氣上升。漸達於頂。直至次日夜半始盡。面色如生。家人將其平日

念佛之西方公據焚化。灰上現僧相。立蓮華上。近代往生傳

民國汪夫人 ● ● 汪夫人。安徽婺源江易園居士之妻也。生平孝順慈惠。濟急救貧。淡薄自奉。勤儉持家。自歸居士三十三年。凡有善願。夫婦必同心同德以助成。晚年見居士學佛。夫人亦虔心皈依。戒殺放生。誦經念佛。民國癸亥秋。病滯牀褥。不能如

常禮拜誦念。乃專念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二菩薩名。逝之先日夜。語侍疾者。取燭置牀上。兩手作舉香狀。謂樓上佛堂。木魚聲甚清越。牀壁間皆金字經卷。光耀燭目。汝見聞乎。及晨預告家人。今日卯未亥三時。須爲我供佛。自是不復語。有問疾者。頷之而已。果至未時。端坐而逝。神色自在。如入禪定。無愁苦相。數時後。通身冰冷。頂端猶溫。肢體柔軟。居士率家屬與友人輪流助念。自未至亥。佛聲不絕。時民國甲子十一月朔一未時。年五十。近代往生傳

民國朱母 ● ● 朱母楊氏。上海佛教居士林朱石僧居士之母也。生平持二六九月齋。有年。晚歲。其子石僧爲人真摯。奉佛專誠。朱母亦因而信佛彌篤。民國甲子秋。微疾。將終前。預延比丘邱尼來助念。至時。靜聽佛聲。安然而逝。熱氣自下而上。頂最後冷。顏色如生。近代往生傳

民國鄧女士 ● ● 鄧女士。名繼俶。秉性醇謹。幼卽好學。年十七。適揚州卞姓。善事翁姑。民國癸亥年。產後染病。甲子秋。來杭歸寧。延醫調治罔效。困頓牀褥。其母及姐。皆

久奉佛法。屢勸其念佛。女士尙猶豫。至臘月十三。病益劇。囑其姐代辦後事。其姐慰諾。復以人生如夢。佛法難聞。三界火宅。當求出離。勸其皈依三寶。求生西方。女士默有所悟。其姐卽曰。今日請大師來說皈依。可乎。女士曰。好。遂延卻非上人。爲說皈依。自是眷屬爲之誦經念佛。其夫亦來助念。卽承三寶加被。延二日。病輕減。痛苦漸除。身覺輕安。至十六晚。請其姐代謝念誦諸人。繼向僕婦孫媽道謝。囑其明晨早起。叮嚀再四。孫媽出以語人。衆料其明晨命終。乃預知時至。衆人念誦益勤。女士亦將念珠挂項上。以手數珠。隨衆念佛。其姐爲懸五彩西方三聖像於榻前。令其觀像念佛。女士一一依行。至將終時。云有金臉黃菩薩至。目左右瞬。狀極安詳。忽自結手印。念南無阿彌陀佛而終。時有楊福生童子。見觀世音菩薩。與諸聖眾。遙臨空際。接引向西而去。時民國甲子臘月十七辰時。近代往
生傳

民國林夫人●●林夫人孫慶澤之生母也。宿植德本。稟性淑賢。孝親敬夫。教子持家。實爲女流師範。而且篤信佛法。修持淨業。自少至老。無或廢替。夫人歸孫時。家貧。

甚操勞苦作。過於傭保。後漸富裕。兒孫滿堂。宜享逸樂。仍勞苦如舊。衣止粗布。洗滌補綴。尙不忍棄。見人飢寒。必施金推食。其心方安。人有求祈。量力相助。昆蟲螻蟻。甚至蛇蠍毒物。祇求設法令去。不肯令其受傷。平時每以因果報應。誡子孫。故其子孫皆篤厚。不染時病。民國某年冬。慶澤奉母避兵災於親眷家。其時心慮惶恐。夫人以裝老衣命攜之。亦不言其所以。至臘月遂沒。適得具殮。其心地安詳。宛若預知。臨終時。慶澤率家人同聲念佛。忽若發狂。將窗紙撕破。適二蝶大如掌。從窗櫺入。黃質。雜黑白章。繞尸而飛。驅之不去。歷大半日。殯殮畢。昇入他院。蝶亦隨棺飛翔。直至靈柩安妥。方始向西飛去。此蓋表其決定生西之祥也。印光文鈔

民國崔母●●崔母孫太夫人。崔祥鴻居士之生母也。性情沈默淳厚。行事勤儉。寬和。孝親相夫。持家教子。濟貧恤困。戒殺護生。皆足爲女流師範。而且篤信佛法。虔受歸戒。年逾七十。精修淨業。其子祥鴻。多方輔助。故得臨終不生愛戀。密默念佛。預知時至。正念分明。豎手示敬。端坐而逝。時在民國某年。印光文鈔

民國程母●●程母蒲太宜人。程春渠居士之母也。程家寒微。兩世皆以教讀餬口。程母甘淡泊。絕口不言富厚事。民國成立。春渠迭任縣知事。時以衣食奉獻。程母仍衣敝衣。食粗糲。鮮美者。解推於貧苦親鄰。慈心利人。數十年如一日。春渠自奉佛後。即勸其母念佛。民國乙丑三月二十五日。程母染疾。服藥數劑。病無增減。至三十日早。病即瀕危。春渠即於臥榻前。跪誦阿彌陀經四卷。往生呪百遍。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各數千遍。並以極樂世界圖像指母看。問見否。時程母口不能語。但爲點頭者四。至辰巳。忽見程母面目含笑。顏色溫潤。春渠即知爲生西之徵。率眾加緊念佛。未逾刻。程母竟一瞑而逝。越日大斂。全身俱冷。頂額猶溫。未斂之先。僧伽十餘人。來爲轉佛。鑪中香炷。結成蓮華一朵。足爲程母生西之瑞。近代往
生傳

民國李夫人●●李夫人。乃八不居士李柏農之妻也。于民國十四年。病已數月。忽於某月十二日。病勢大有轉機。次日益爽適。家人皆以爲慶。而夫人則反急處。後事一一分別妥當。十四日。命沐浴更衣。十五日早。言見菩薩。予以金磬。且聞梅檀香氣。

滿室。午後忽告居士曰。佛來矣。速爲我合掌。居士問佛何狀。曰。金身高大。莫可比擬。自是見佛者數次。至晚。頻問何時。屢促人扶之。跌坐。家人慰止之。乃向西臥。至子時。微笑而逝。俞慧都鈔集

民國程氏貞女寅貞 ●程氏。山西忻縣王建平居士之妻也。四歲失怙。八歲失恃。

卽歸王家爲養媳。王家貧。程氏稍長。事翁姑。撫兄女。孝慈兼盡。清貧苦况。難以筆述。民國三年。建平皈依佛法。程氏亦茹素。十一年。建平出家受具。法名力宏。程氏亦於十三年。皈依髻照上人。法名達聞。並率兒女等。均受五戒。自此一意念佛。專求往生。十四年四月初。有比丘尼生如。與程氏之長女安貞。終日相伴念佛。歷半月餘。至二十二日。程氏云。離開苦。早回頭。仍同生如等。念阿彌陀佛不輟。次日早五鐘時。盥漱畢。穿直綴。搭縵衣。趺坐。閱二十分鐘。安然西逝。至十一點鐘。入龕。頂仍暖。時年五十五。其次女寅貞。法名隆圓。幼卽茹素。矢志守貞。亦於十三年。隨其母與兄姐等同受五戒。姐早寡。乃同居修淨業。日有定課。數年如一日。寅貞於十六年九月初。示疾。仍

念佛不輟。十月十五日起。其姐等數人。終日念佛相助。至二十三日早。寅貞曰。抱病以來。多臥於牀。殊爲放逸。乃振作精神。跏坐念佛。衆亦助念。至下午一時許。復曰。吾父未來。而佛來矣。吾去也。卽端坐瞑目而逝。時年十六。近代往生傳。及愈慧郁鈔集。

民國饒氏 ● ● 饒氏。法名光達。江西彭澤許止淨居士之姪媳也。事姑孝。處理內政。莫不得堂上歡。樂施濟。好儉樸。民國十三年五月間。得怯證。其姑誨以念佛。偶忘念時。恍見一僧立前。教之。故病中念佛不斷。月餘瘡。乃持六齋。九月夢家人屠豕。諦視。乃其子大聲呼救。而衆不應。發願斷肉。乃得將子抱出。晨興泣告夫。隨姑長齋。先是其姑何氏。發心念佛。請止淨居士爲定功課。乃示以早晚共禮佛百拜。跪誦佛名萬聲。饒氏至是奉爲定課。而加念佛號一萬。坐臥不敢背西。自後恆夢游勝境。莊嚴妙麗。莫能形容。十四年二月初。其姑夜夢禮佛。舉首見饒氏侍坐佛旁。驚而寤。時饒氏方歸寧母家。不數日。而病信至。卽預料其不起。亦深信其往生。病歸。尙能禮念。後增劇。移居亭院養靜。四月二十八午時。暈去。其伯母高慕淨等。帶接引佛像。往助念佛。

漸清晰。其夫抱兒至牀前。饒氏揮令速去。轉身向內而臥。俄云。有長人入室。門外數人。遂聞蓮華香。饒氏見西壁張接引像。矚目良久。私謂侍人曰。真相好莊嚴也。又云。伯母等念佛固好。而面前之人念得尤好。二十九天明時。飲以檀香水。云。味美無倫。旋又云。何念佛之人多也。人問。認得否。曰。三伯母識之。即指止淨妻高慕淨。因接引像由其帶來故。遂合掌微拜者三。含笑而逝。至下午。仍身體柔軟。面貌如生。近代往生傳

民國郁貞女。●●郁貞女。揚州郁智朗居士之長女也。性孤潔。寡言笑。皈依印光法師。法名福峻。嚴持齋戒。禮佛誦經。虔修淨業。乃發洪願。守貞不字。力崇佛法。民國乙丑春。頸生痰核。中西醫頻投藥石。皆不效。繼復咳嗽嘔血。體弱益甚。而每日功課絕不稍懈。延至七月初。其父歸視。即頻聞呼父聲。其父詢其何欲。皆不語。繼問。念佛助汝往生可乎。始頷首稱是。乃供接引佛像於其牀西。俾助正念。其祖母。又早延比邱尼。日夜助念。至初五午後。神志清明如常。但四肢漸冷。復急促呼其父至。並欲起坐。眾囑其安臥。貞女乃自轉身向西。旋合掌作頂禮拈香狀。連續三次。舉畢而逝。時初

六下午五句鐘。至九時。跌坐易衣。四肢柔軟。額猶光亮溫熱。體極潔淨。面無病容。顏色如生。遺骸坐缸火化。骨灰和麪粉成丸。百有八顆。其父將丸投之江心。每投一丸。眾皆念佛。其父復誦偈云。福峻以骨肉。供汝眾水族。凡食此丸者。同生極樂國。此皆從貞女生時所囑。順其素志。俾增高蓮品。近代往
生傳

民國查童女●●查童女名六慶。九江查賓臣居士之女也。賓臣夫妻與童女皆歸依佛法。民國乙丑年。童女六歲。常言我此房屋逼塞的很。七月二十三。其母將往念佛林念佛。童女定要隨去。次日。即得微疾。終日自結手印。後病轉重。父母懇禱於觀世音菩薩。求加被令好。童女常言。我要去。其父母見其決定要去。遂問汝往何處去。彼即以手向西指。其父曰。汝去可也。童女即瞑目而逝。近代往
生傳

民國姚夫人●●姚夫人名澤潤。安徽桐城馬通白居易之妻也。幼受庭訓。深嫻婦道。孝事父母翁姑。數十年。歷經世變。深厭無常。專修淨業。年逾古稀。猶然強健。民國乙丑秋。示微疾。飲食漸減。而禮拜持誦無少間。至八月初四。始臥牀。胸膈氣不通暢。

囑其女君瑋及姪婦孫孝達代爲誦經。至初九夜。夫人見諸佛金光燦爛。伏枕作禮拜狀。又見觀音伸手下垂。已則仰握菩薩手。連稱菩薩名不已。囑孝達誦彌陀經。誦至佛土種種莊嚴處。夫人曰。如此境界。歷歷在前。吾所見不異經所云也。家人環侍念佛。有飲泣者。夫人責之。謂若等何得如此。以累吾也。至初十午刻。脣尙微動。久之遂逝。面色黃潤。眉額間朗明若鏡。頂上熱氣外溢。相距尺許。卽覺熏蒸。印光文鈔

民國沈婆 ● ● 沈婆。江蘇無錫人。生平心地甚好。見義勇爲。仁慈和樂。質直誠懇。樂成人美。克盡己力。里人多敬之。修持方法。乏人指導。僅聞人說十念往生法門。卽發大歡喜。篤信無疑。至心修持。二十年如一日。於民國十四五年間西逝。臨命終時。其十餘歲之小子。在外玩耍。忽見空中降下僧人無數。魁梧相好。光輝耀目。各踢蓮華。內有一非常長大之僧。手持蓮華。授與其母。忽見其母坐蓮華中。正在看得驚異。出神時。其姐愬愬高呼。迫令入內送母終。及沈婆瞑目後。宅內有異香。久聚不散。亦不知其香由何來。後其子恆與人言。見母坐蓮華後。因被姐呼入內。不及見其母。及僧

衆如何西去云。俞慧郁鈔集

民國林氏女普慧 ●林氏法名性悟。許屏仲居士之繼室也。母汪氏奉觀音極虔。

隨母常持觀音齋。二十四適許。許服官。賴蘇。林氏亦隨之。民國癸亥春。許應馬冀平之招。赴蕪湖聽諦閑法師講經。林氏偕往。法會圓滿。夫妻同皈依諦老。及返南京。卽杜門專修淨業。率全家子女長齋念佛。日有定課。其次女普慧亦發心出家。於蕪湖禹王宮禮覺明大師。已受沙彌尼戒。民國丙寅年六月病沒。林氏助之念佛。臨終狀極安詳。沒後頂溫肢軟。林氏以誦金剛經爲日課。每日念佛二萬。雖疾病未嘗閒斷。自言念佛極誠懇時。見彌陀坐金蓮華。寶池樓閣。了了分明。平日最喜讀印光法師文鈔。及最崇奉諦老印老。與覺明大師。嘗云。印老雖未得見。然讀其文。卽同見其人。又云。文鈔中誠敬二字。能切實做到。而持之以恆。必可得念佛三昧。又云。身爲苦本。愛爲苦根。不拔愛根。何能斷苦本。故自皈依後。不久卽斷欲。修梵行。丙寅七月起。臥病三月餘。每日仍念佛不輟。十月初六。爲女普慧西逝百日之期。因加勞念。疾增危。

篤。猶能力持佛號。延至二十七日。命家人清潔臥室。焚香甫畢。忽見三聖金容。光耀滿室。二十八。囑具艾湯洗手足。淨肢體。以便見佛。二十九晚。命子女環繞念佛。謂數日來。一句佛號。刻刻在心。頗能作得主。三十日早七時。自言佛來接矣。後遂不語。許居士。率子女環跪念佛。林氏至九時。氣息漸微。家人問。念佛聞否。則微頷其首。繼以接引像示之。遂含笑閉目。吉祥而逝。至下午二時。頂猶溫。五時跏趺坐缸。肢軀如綿。容色清愉。後茶毗。白煙向西馳去。是晚。女僕黃媪。夢其口宣佛號。旋轉極速。向西而

行。俞慧郁
鈔集

民國范氏●●范氏。臺灣人。家素貧。賦性悍烈。不信三寶。後因業報。患癭瘤。大如盃。癭破汗血潰流。日夜痛苦。民國十六年正月。聞說佛法因果報應之事。乃生大怖畏。至二月初八日。決意皈依三寶。禮茂峯大師。法名了香。遂專修淨業。晝夜六時。念佛不絕。其後痛苦漸減。稍獲安樂。由是益信無疑。精進修持。未及兩月。自知時至。臨終三日前。自言神游西方。親見勝境。種種莊嚴。微妙難量。至四月初六子時。見佛放大

光明勝如白晝。室內不燭。自明。家人媳婦一齊得見。范氏自言。佛及菩薩親垂接引。合掌微笑。念佛數聲。曰。吾往矣。遂逝。眾聞異香。直至天明未散。時年六十。近代往
生傳

民國朱節母 ● ● 朱節母。海鹽朱朗齋之女。徐平叔之妻也。天性醇淑。幼歲以賢孝聞。既嫁。孝翁姑。和妯娌。上下長幼。咸得歡心。年二十八。遂喪所天。所遺弱息。以養以教。備極艱劬。因遭肝病。醫藥罔效。有勸以學佛者。因發其祖所遺佛像經典。奉持虔誦。日以爲常。長齋念佛。篤志淨土。發心後。所患不藥而瘳。生平。嗇於自奉。豐於施捨。對於慈善事業。慷慨解囊。生女以童貞奉佛。爲營淨舍於杭州湖墅。母女同修。民國乙丑年。皈依印光法師。受師切實念佛。誓願往生之教。乃倍加篤摯。因告其家人。臨命終時。願在湖墅。以有女在側。可以助念如法也。至丁卯年。六月中旬。乃自海鹽至湖墅。瀕行。赴各處話別。皆言不再相見。七月初。體漸弱。飲食銳減。顧亦無病可名。其年八月。適印光法師爲印書事在杭。數請來開示。得切實勸勵。信願益篤。由是一句佛名。未嘗閒斷。十八日起。乃延僧助念。至九月初一日起。日惟飲水數匙。而念佛如

故。眷屬來視疾者。則勸以努力進修。對孫輩。且囑以勉爲善人。力行善事。至初七晨。自言佛來救我矣。向午。吳淨戒優婆夷來。則告以將生西方。並以同生西方相約。至戌時。則右脅吉祥睡。安然念佛而逝。體素多痰。臨終時。絕無痰聲。如入禪定。通身皆涼。頂門獨熱。至次晨。猶有餘溫。面色如生。俞慧郁鈔集

民國晉貞女●●晉貞女。法名修清。江蘇鎮江晉文林之女。幼聰慧。不食葷羶。七八歲。卽能助親絡絲。治田圃。十歲。則女紅紡績。儼若成人。年十三。見鄰里家室乖違。及產厄暴亡等苦。覺人生如夢。渾渾噩噩。遂立志不字。有出塵想。言於二親。詞意堅決。父母姑聽之。由是長齋念佛。雖操作。仍念佛不輟。如是修持。幾二十餘年。迨年四十。父母相繼棄世。弟妹婚嫁事畢。遂在鎮江焦東鄉後袁家門。觀音庵潛修。一意西歸。而作福念佛。愈爲勤懇。至民國丁卯年十月十一日。示微疾。預知時至。謂有來迎者。乃換衣履。端坐合掌念佛。至戌時。如入禪定。安詳而逝。遺言身後火化。投之江流。越

日。容貌如生。俞慧郁鈔集

民國何王氏●●何王氏上海人。本一無知無識之婦女。自二十九歲得聞淨土法門。遂皈依三寶。吃素念佛。深厭娑婆濁惡。決志求生西方。三十年來。精進不懈。于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九日。預知時至。囑家眷云。吾于今夜十二句鐘歸西。汝等至時。當同聲念佛相助。切不可悲哀哭泣。壞我正念。乃自行沐浴。著壽衣。先念大悲呪若干遍。次即專念阿彌陀佛。至十一句鐘。闔家大小同聲念佛。至十二句鐘。遂端坐念佛而逝。時年五十九。俞慧郁集

民國汪氏●●汪氏江蘇豐利人。王湛然居士之母也。汪氏素不知佛。聞湛然言佛法利益。即欣然起信。民國十七年夏。患乳巖。數月腫痛。至九月初八。其子邀數蓮友至家。勸汪氏念佛。告以瘡病往生兩大利。由是常掐珠念佛。後數日。疾益劇。目翳。飲食不進。自知不起。以後事囑咐家人。十九夜。蓮友復往視。爲說信願往生之要。汪氏歡喜信受。一心願生安養。翌晨昏沈危急。不省人事。傍暮漸甦。蓮友亦羣集輪流助念佛聲不絕。未幾。蹶然起坐。儼若無所苦者。逾時欲出臥室。隨衆同念。湛然勸止之。

謂臥念亦得生西。乃靜臥夜半。令人扶起。朗誦佛號十餘聲。字字分明。達於戶外。其長女問。見佛來否。曰。見來也。問。母去否。曰。去。後復安臥。延至次晚八時許。溘然而逝。壽六十三。蓮友與家屬。均同念佛相助。逝後四小時。徧身通冷。唯頂猶溫。愈慧郁鈔集

民國樂婦 ● ● 樂婦慧靜。浙江定海樂斌章居士之妻也。于民國十八年春。隨其夫至滬太平寺。同求印光法師。爲授三皈五戒。斌章法名慧斌。其妻法名慧靜。從此專意念佛。切實修持。至五月半間。得病。七月初。猶能勉強支持。禮拜念佛。後則臥牀不起。然常默念佛號。至八月初七夜。咳嗽一小時。遂睡著。夢見許多僧人。及諸童子。幢旛等。及醒。病苦全瘳。至初九夜。又夢見觀世音菩薩。與衆僧。及諸童子。初十夜。侍病者。及諸眷屬。見彼口念佛號。手作拜勢者十餘次。遂睡去。醒云。佛已來過。吾將往生。問何時去。則云不知。次日。令將所有衣服首飾。均變賣作善舉。勸家人爲善修行。明知因果。至午。眼忽發光。卽云佛來也。面作笑容。其身先已浴過。又令女傭再爲洗腳。自己洗面。眼光卽發。謂慧斌曰。佛與大勢至菩薩。及諸童子。接我到西方去。隨默持

佛號不數分鐘卽逝。俞慧都鈔集

民國周氏●●周氏浙江餘姚人。適張姓。素性淡泊。早有厭世想。晚年得其妹王周慧九指引。同皈依印光法師。法名慧中。由是力自懺悔。信受奉行。民國己巳年三月間。偶患肝疾。時發時癒。延至十月初。病似稍減。面色如常。初三夜。忽稱胸中不適。命招其妹。初四早。其妹遽邀蓮友多人。前來念佛。周氏聞之。頗感愉快。自亦循聲隨念。翌日黎明。忽命其女扶起。欲向外側臥。女從之。見其兩目開張。神色有異。乃曰。請我母一心念佛。勿管他事。而周氏兩目漸閉。合掌念南無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字字分明。念畢卽逝。目已緊閉。手仍合掌。如熟睡狀。腹部以下已冷。胸部至頂皆熱。家屬環繞高聲念佛。直至下午三時始息。俞慧都鈔集

民國蔣氏●●蔣氏法名妙修。浙江慈谿人。二十歲歸沈。二年夫亡。無子女。遂茹素念佛。四十餘年。專修淨業。鄉人咸敬之。民國十九年。七十一歲。二月病足。念佛益勤。冀早往生極樂。十一月初五。延僧衆結七念佛。時痛苦已除。神志寧靜。云數日來。佛

常現前。至初九日。近十時。正念分明。合掌云。吾去矣。卽安詳而逝。歷六小時。頂門猶

溫。俞慧郁
鈔集

民國劉二姑●●劉二姑。金陵人。寄居淮安河北準提庵。母女二人。精進修持。諷經禮佛不懈。每逢佛誕。建佛七道場。赴庵念佛者。頗踴躍。自行化他。數十年如一日。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又起佛七。至十四日。忽告女曰。吾明日西歸。已得中品中生。汝勿悲泣。向後汝領衆。以念佛爲主。極樂爲歸。勿想他道。勿壞吾規。言訖。猶默念佛號不已。果至次日。子時西歸。手足皆冰。頂門猶熱。顏貌如生。世壽八十。迨十七日入龕。面門忽現青蓮一朵。一時許方沒。俞慧郁
鈔集

民國錢母●●錢母侯氏。江蘇常熟錢君銍之母也。長齋奉佛。日課阿彌陀佛千聲。觀世音菩薩五百聲。寒暑無閒。雖年近八旬。而精神矍鑠。民國庚午年三月二十六。無疾坐化。壽七十九。俞慧郁
鈔集

民國江母●●江母汪太夫人。安徽婺源江易園居士之母也。一生辛苦持家。孝事

翁姑相夫教子。孝慈兼盡。民國七年。年已六十。聞其子易園居士。提倡佛法。演說淨土。即持齋念佛。日課佛號萬餘聲。兼持觀音普門品。普賢行願品。大悲呪等。暇則令兒孫輩。講說經典。及因果等事。以爲助行。至庚午歲五月末。示微疾。三十日。聞其孫有朋。講四十八願。猶令侍疾者諦聽。因問。明日是六月初一乎。及夜半睡醒。覺痰閉力微。欬吐不暢。乃令舉家念佛。易園復以佛法宏深。佛慈廣大。能專誠歸向。定蒙佛來接引。慰勸。江母力疾頷之。念佛歷一時許。至辰刻。遂安然坐逝。逝時雖不能出聲。仍尙默念佛名。遺言。不含錢。不著華冠繡服。不用紙錢冥器。惟項挂念珠。易園一一遵行。自辰至申。歷五時許。眾仍助念佛號。胡元吉述

民國魚貞女。●●魚貞女。法名德慧。寧波人。幼失怙恃。依姑母撫育。十四歲。姑母棄世。外祖母教養之。守貞不字。十八歲。歸心淨土。長齋念佛。二十二。於古林寺受五戒。後時患眼疾。幾於雙目失明。得受持三皈五戒之親眷傅氏。常智憐愍其苦。接至其家。專念阿彌陀佛。及調養經年。目漸清朗。因感此深恩。乃執弟子禮。師事傅氏。故常

謂非仗我佛慈悲我師憐憫焉能脫此黑暗之苦。自是朝夕奉養二十餘年不離左右。而自己信願行持愈加誠懇。每朝夕定課畢禮佛百數十拜。禮華嚴經二三百拜。嚴寒酷暑不少輟。柰體素柔弱。勤勞過甚。於民國十八年五月忽患腮腫。積久成核。至七月出頭。久不完口。延至冬月。病不可支。至十九年四月中旬。病勢加劇。自知不起。乃移至附近地藏庵寄居。入庵乃曰。自此我心安然矣。從此萬念俱寂。一心念佛。至六月十二日。請大衆助其念佛。常智請淨侶焚香榻前助念。如是者六晝夜。至第七日下午。告女傭曰。吾今日要去。爲我洗腳。甫洗畢。笑向大衆曰。敬謝諸位辛苦。吾卽去矣。遂端坐瞑目。脣齒微動。于申時安詳而逝。時年五十。至入缸。頂猶溫。面貌潤澤如生。茶毗後。靈骨潔白。骨灰中現金色蓮華兩朵。俞慧柳鈔集

民國李貞女●●李貞女。山東歷城人。皈依佛法。法名淨悟。早失怙恃。依養兄嫂。守貞不字。茹素十餘年。未聞法要。民國十三年。詣山東女子蓮社。由吳倩薌女居士。教以念佛。自是持名無間。復受在家菩薩戒。舊嬰痼疾。項瘡肺癆。逾二十稔。入歲寒熱。

閒作。日益枯槁。至行立扶壁。猶念佛不輟。至十九年十月十五早。自誦淨土文一遍。畢。告助念人淨興曰。吾今身無病苦。心不貪戀。無罣礙。彌陀當來。實堪歡慰。屬續前三晝夜。飲食俱絕。持名不輟。將終時。以手按胸云。有蓮華蕊。速澆灌令開。此華屬吾自有。復展兩手云。有大金臺。漫空而至。所見蓮華。小於金臺。阿彌陀佛二菩薩皆現。語次。念佛益力。聲甫畢。氣便絕。逾二小時。頭頂猶溫。俞慧都鈔集

民國朱氏媳

●●朱氏。適章姓。自幼卽敬奉觀音大士。深信因果。孝慈樂善。迨六十

八歲。聞其子說淨土利益。卽長齋念佛。歷十餘年。自發心以來。每早晚共念佛號一萬聲。餘則隨時默念。近二年。因避煩擾。常靜坐一室。念佛更加密切。前年抱病。有二三日不食不言。手脈全無。猶能向西靜坐。毫無痛苦狀。瘳後。家人詢問當時情境。答謂。覺坐蓮華。心甚愉快。至民國近二十年左右之六月間。復患寒熱病。其子日率眷屬輪班念佛。逝世前一日。向家屬曰。吾尙有一二日。汝等可暫休息。但衣鞋等件。則要換好。至第二日巳刻。卽面西端坐。垂目不言。其子復率眷屬環繞念佛。不二十分

鐘卽安然坐逝。面容怡悅。數小時後。頂猶溫。最奇者。當朱氏入殮時。其孫女因哀痛過甚。致昏迷。及醒。云曾見西方大放光明。觀世音菩薩。手執楊枝。率同無數菩薩。從空而至。見其母親。卽朱氏之媳某氏。亦於前數年。念與祖母。卽朱氏相隨在後。神情光彩。與生前大不相同。一切景物。莊嚴燦爛。觀此哀痛頓忘。中心愉悅。莫可言喻。俞慧

集

評曰。凡生西方者。無論男女老幼。悉成童男相。而此女。仍見其母與祖母之女相者。乃須令其認識。權示原相。非不變作童男也。願閱者。無庸懷疑致詰。

民國張媪●●張媪。揚州東關人。性淳厚。與人無忤。早寡。乃長齋念佛。求生淨土。精勤懇至。三十年如一日。民國某年秋。忽遭風痺疾。纏綿牀第。日以增劇。入冬。勢益殆。病中念佛。晝夜不輟。有來問疾者。輒搖手曰。勿妨吾念佛也。彌留時。家人環侍榻前。見其張目外矚。若有所見。詢之。則曰。有一大人。湧現虛空。身黃金色。放大光明。言已念佛轉急。復囑諸人助念。頃之。聲漸低微。奄然遂逝。俞慧 郁 鈔集

民國寶母●●寶母。江蘇如皋寶金波之母也。久歸佛法。篤修淨業。體素弱。於民國

庚午十月臥病。仍念佛不輟。至辛未二月七日辰。自云。見佛來迎。其子因設西方三聖像。請淨侶數人。虔誦佛號。助母生西。至下午十時。面佛像趺坐。念佛而逝。三日殮。手足柔輒。面如生。俞慧郁鈔集

民國陳氏●●陳氏。浙江平湖沈采人居士之妻也。裔出名門。夙秉禮教。相夫教子。一致仁慈。信奉佛法。久修淨行。但體質素虛。于民國二十年。爲嫁女葬親來滬。益以勞瘁。致引起肝胃病舊疾。迭經中西醫治。痛不稍減。惟專念佛號。則痛苦較輕。神智清明。某月之十日。在同德醫院。病革前。面露笑容。雙目若有所覩。沈居士詢其所見。曰。我見平湖雙塔。西塔何以大放光明。居士知其將逝。囑其念佛毋亂。至見佛像。再含笑以示。並附其耳。助念佛名不斷。少頃。笑容頓開。口脣翕張。作念佛狀。竟以一笑安然而逝。二時後。頂門猶熱。通身清潔。次日大殮。面色如生。俞慧郁鈔集

民國婁氏●●婁氏。浙江蕭山人。適陸姓。青年守志。慈祥奉佛。但拙訥無能。人多忽之。唯念佛甚虔。謹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病故。沒之前一日。忽諄諄教誡子媳。語言

暢利盡去從前拙訥之狀。繼云有二人持紅燈來接我生西。至次日午。卽安詳念佛

而逝。

俞慧郁
鈔集

民國二節婦●●節婦楊馮氏。江蘇東臺人。早年守節。無子。祇二女。馮氏性淡泊。寡言語。自幼茹素念佛。民國五年。受五戒於寶華山。日以念佛誦經爲事。并喜齋僧布施。迨民國二十年十月初一日。年五十五。稍示微疾。卽命請僧來家誦彌陀經。已亦同念。且自行坐龕。跏趺念佛。一笑而終。又節婦王依貞。亦東臺人。王志盛之女。幼嫻女則。粗通文字。年十九。適吳。不幸當年居孀。卽茹素學佛。截指自誓。以孝事翁姑。稱於鄉。並受持金剛。彌陀。等經。十餘載。一心精進。近專修淨土。昕夕禮佛發願。期生安養。民國十九年冬。染肺病。至二十年三月間。知疾不可爲。卽延蓮友十餘人。就近節婦臥房之所。起念佛七。晝夜不息。爲之資助。念甫三四日之早晨。節婦乃吉祥安臥而逝。其生母在家。同時忽聞空中有聲曰。二姐已西逝矣。往視。果然。越三小時。頂額

猶溫。年三十七。

俞慧郁
鈔集

民國桑氏女●●桑氏女遼寧遼陽人。父母茹素念佛。信心虔篤。女自幼相隨。信行尤切。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八日。隨其父至附近立山廟進香。居於念佛堂。至十七日。乃知時至。向其父言。阿彌陀佛。許明日子時來接我。便同其父出堂回家。啓其父請附近有道僧衆。助其念佛。其父從之。果於十八日夜半子時往生。異香滿室。殮時不散。初女與其父言。阿彌陀佛來接時。眾人皆聞音樂鳴空。往生後。面色如生。笑容不變。頭頂獨熱。俞慧郁鈔集

民國李四姑●●李四姑四川榮昌李大娘之次女。姐妹二人。皆長齋奉佛。四姑年十八。聞行修上人開示淨土法門。卽皈依三寶。力行念佛。求生西方。三年不懈。民國壬申年八月初晨起。卽言要離別。語畢。卽令然香。自結跏趺坐。少頃。卽言佛來迎我。遂念佛而逝。俞慧郁鈔集

民國田氏●●田氏名連雲。湖南芷江陳遜叟之妻。先年田氏病。遜叟爲之念佛。獲痊。以是日誦經呪。爲亡父母超度。田氏亦因之念佛。性慈孝。歸陳時。得翁姑歡。卽持

觀音齋戒殺生喜施捨。民國壬申年。年七十一。七月中。病瀉。自知不起。即命延比丘尼。助其念佛。生西。至二十四日子時。安詳西逝。貌如生。頂額逾二時猶溫。俞慧郁鈔集

民國顧氏●●顧氏。蘇州朱家園。蔣德瀨君之德配。青年篤信佛教。皈依印光法師。法名德超。修持淨業。精進不懈。於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西。前四日。偶感不適。知世緣將盡。請其胞兄顧聖悅。及延比丘尼數人。至家助念佛號。復連電促其夫返蘇。示以行期。臨終時。神識安定。毫無繫戀痛苦狀。移坐面西。合掌含笑而逝。

經四小時。頂猶溫煖。俞慧郁鈔集

民國王氏●●王氏。名馥齡。適黃姓。幼奉耶教。然頗信佛。入寺見佛菩薩像。必膜拜。民國十九年。滬上法藏寺。興慈法師講楞嚴經。偶隨觀音庵某尼聽講。大生感覺。自此每日往聽。至圓滿日。即皈依興慈法師。法名德參。復聽說淨土法門。即虔誠念佛。精進弗懈。後患瘡。久不癒。病日劇。至二十一年冬。請如三能修二法師。先後臨榻前開示。又請興慈法師。至家授優婆夷戒。興師勉以懇切念佛。並令王宅眷屬人等輪

流助念。親友來視疾者。多憐其痛苦。王氏反無悲態。但請誠懇念佛。云：大家可在極樂相會。臨終前七日。卽不服藥。謂早一日去。卽早一日樂。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病益劇。氣息微弱。仍念佛不輟。忽命諸人遠離病榻。自行端坐。合掌念佛。聲雖微而不斷。向西點首者三次。助念諸人。見其如此。咸生歡喜。念佛聲愈暢亮。其兄等一再問其已見佛及諸菩薩乎。王氏點首者再。并答謂親見彌陀及菩薩云。延至二十三日午。前呼吸漸弱。猶微念佛號。復命扶起正坐。面含笑容。作合掌勢而逝。經六小時。頂猶溫暖。大衆助念。佛聲達一晝夜。次日入殮。四肢柔輒。面色較生時明潤。俞慧郁鈔集

補遺第五

古今四衆皆有。但多未詳時代。

惠鏡 ○ ○ 惠鏡。溜州人。出家後。住悟真寺。苦行。心欣淨土。自造釋迦彌陀二像。供養禮拜。年六十七。正月十五夜。夢一沙門。身黃金色。謂曰：汝欲見淨土否。答：欲見。問：願見佛否。答：願見。沙門以一鉢授之。令觀。鏡觀鉢內。忽見廣博莊嚴。黃金爲地。金繩界。

道宮殿樓閣重重無盡。聲聞菩薩海會聖眾圍繞世尊。而爲說法。爾時沙門在前。鏡在後。漸進至佛前。沙門忽不見。鏡合掌立。佛言。汝識導汝之沙門否。卽汝造釋迦像也。汝識我否。卽汝所造彌陀像也。釋迦如父。我如母。娑婆世界眾生如赤子。譬如赤子墮於深泥。父入深泥抱持至岸。母在岸抱持養育。教誘不復入泥。釋迦教濁惡眾生。示以淨土路。我在淨土攝取。令不退轉。鏡聞之。歡喜踊躍。忽無所見。夢覺。彌增信樂。後又夢前沙門告之曰。汝十二年後當生淨土。果至七十九而卒。時鄰僧夢見百

千聖眾。自西來迎。空中音樂。眾皆得聞。

三寶感
應要略

道如。道如并州晉陽人。乃綽禪師懸孫弟子。發願爲救受苦眾生。造阿彌陀佛丈六金像。精勤供養。忽於像前夢一冥官呈牒曰。此閻羅王隨喜師願牒書也。如開視文云。阿師爲救三途受苦眾生。造阿彌陀佛像。像入地獄。教化眾生。宛如生佛。放光說法。地獄中業微輕者。皆離苦得樂。如夢覺。自是彌加專一。齋日。像冒放光。十人中五六得見。又有人夢如現金色身。入地獄說法。或爲餓鬼說法。如此感應甚多。定

知所願不虛。三寶感應要略

僧感●●僧感并州人持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夢身生羽翼左觀經文右彌陀經文欲飛而身重又誦二年夢羽翼長欲飛少輕更誦二年飛騰無礙即向西方到極樂世界見一佛二菩薩云汝誦經力得到極樂邊地汝回娑婆每日誦四十八遍千日後方生上品感夢覺如說修行三年而終臥處生蓮華七莖七日不萎。三寶感應要略

道詮師母●●道詮讀智度論宗仰龍樹發願云大士龍樹證歡喜地往安樂國輔弼

彌陀十方攝生願垂哀憫得生彼國更造龍樹三尺像供養專心祈願夢一沙門云三年後汝可生安樂國詮曰我有師母豈先捨壽沙門曰俟白阿彌陀佛還來告汝後三日又夢沙門云以汝言白阿彌陀佛云汝師後十二年卒汝母後二十年卒加汝壽卻後二十三年方生彼國詮復問我父母師友生淨土否沙門曰同心發願必生無疑詮喜問君何人沙門曰我是龍樹汝造我像故來告之其後母師皆符佛記詮果於後二十三年正月十五卒時紫雲蓋庵音樂盈空奇瑞非一。三寶感應要略

宋法雲

母○王齡張啓吳彥
英金廷珪錢安人。

●●法雲

字天瑞。姓戈。江蘇長洲人。父母禱佛。夢一梵

僧云。吾欲寄靈於此。迨生。顏如所夢。瑞相奇特。襁褓間。見僧則欣然欲趨。五歲辭親。禮慈行。彷彿公爲師。九歲薙髮。二十進具。紹聖四年。首從通照法師習天台教。次年。投天竺敏法師。諦受玄談。最後得法於南屏清辯大師。政和七年。學士應安道請住松江大覺教寺。及薦錫普潤大師之號。自是學者輻輳。凡八年間。環講法華。金光明。涅槃。淨名。諸大乘經。繼因慈母年邁。思報親恩。遂謝事歸寧。廬於祖墳。曰藏雲。假道問津者盈戶外。仍造西方三聖像。廣以化人。其母後有微疾。雲就母臥榻。夜講心經。念阿彌陀佛。佛放金光。母及四方。無不瞻覩。殊祥既兆。臨終怡然。火餘。舍利燦如圓珠。閱數日。現蓮華迹二莖。紹興甲子。寺僧率眾請其歸寺。疑是蘇州景德寺。因名義集首序。及行業記。俱以景德標名。作眾依止。乙丑。迎像入寺。敝華閣以舍之。大興蓮社勝會。集千人。結課觀經念佛。及建八關齋會。與金光明。法華。大悲。圓覺。金剛等會。並作西資。士夫名賢。欽其高風。爭先趨之。終成超越。若王齡。張啓。吳彥。英。金廷珪。錢安人等。俱生淨土。雲編集翻譯。

名義註解金剛經及心經疏鈔著息陰集等並行於世自行化他能事既畢於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索浴更衣端坐西向召弟子曰汝等各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慎勿怠墮又書偈云瓊樹蠹雲霄紫雲臺更高無生生彼土不動一絲毫汝等持此并遺書達於知識我之最後爲請定慧堂頭寶幢法主依此起龕舉火餘無他事言已默然而蛻是夜鐘聲遠聞異香滿室既斂龕幃眾猶聞其口稱佛名琅琅在耳闍維舍利無窮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七翻譯名義集後附普潤大師行業記。

法船●●法船寶坻人初出家遇睡僧懈融開示念佛晚遊廬山慕遠公蓮風令大小精舍四十餘處六時念佛以船爲宗臨寂趺坐說偈云吾年六十七世緣今已畢一心念彌陀西方在咫尺九江府志

明寂光●●寂光字三昧姓錢廣陵人母感異夢而生年二十一出家初從雪浪習賢首教既徧參名宿紫柏雲棲皆器重之得具於慧雲馨祖專精毗尼慧雲中興律學光有力焉後登廬阜江州眾信請住東林池中白蓮不種自生符遠公再來之讖

又於塔龕中得晉陶侃所奉文殊金像。愍山目驗。爲記刻石。住六載。闡揚淨土。宏宣梵網。四方學者雲集。後遷江淮。江神爲之請戒。於維揚興石塔寺。掘地得舍利小金塔。及斷碣。有坡公石塔得三昧之句。名號符合。嘗演戒於金陵大報恩寺。浮屠放光者二十餘夜。都人請住寶華寺。寺爲梁寶誌道場。妙峯立銅殿於山巔。光至。開千華大社。學侶輻輳。院宇重新。崇禎癸未。奉詔主修報恩。宏光改元。金陵設壇懺薦。特賜紫衣白金。敕文武百官迎謁於寺。稱國師焉。乙酉。六月四日。寂於山寺。先三日。命侍者進曆示化期。曰。吾大明律師。說法利生。垂四十年。於願畢矣。當與眾別。屆期。命具浴。更衣跏趺。令眾念佛。端坐而逝。壽六十六。坐四十一夏。塔於寶華。額曰光明金剛。諡淨智律師。所著梵網直解。已入清藏。及著十六觀經懺法行世。九江府志。四集高僧傳。

妙光●●妙光。九江謝氏子。幼業漁。晚投孤山白泉寺出家。禪誦精勤。誓生安養。將逝前。募薪材。積如巖。念佛入坐。聲響清越。命眾舉火。火不燃。手自灼紙取燄。時煙霧中。恍見金色如來。眾感念佛。聲震林木。因建塔寺側。九江府志。

民國覺照●●覺照不詳其所出住江北某縣收成鎮羅漢院。一生嚴持戒律專修淨土。民國二十年冬月一日夢至一處見大山阻隔徐步前行豁然開朗放大光明照其體蓮華寶樹條現目前見長者曰此西方也盍往之。照曰願往隨復與長者約期云我於月杪請院中宏台法師爲治一切善後事竣卽來言訖而夢境便滅。其時宏台法師在鹽城永寧寺主念佛七照致書相招卽便回去爲作佛事。照果於臘月初四辰時自坐缸中面西而逝逾二小時通身皆冷頭頂獨暖茶毗眾見火光之上現出祥雲冉冉西去。郭介梅杯渡齋文集

民國長齡●●長齡浙江鎮海人。中年於茅山某寺出家。普陀普濟寺受戒。初頗具道心。繼因住小廟自由應酬偶交羣小傳染惡習竟蕩檢踰閑酒肉無擇。晚年深生慙愧痛念前非聞普陀伴山庵了清和尚起念佛堂專修淨土齡惠然肯來討單念佛。常聽了公開示頗知淨宗門徑乃盡除一切惡習專以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民國二十年普陀西北海中岱山人士請住該地蓬萊山超果寺爲棲息修淨地。但

年老身衰。遂發喘疾。至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早起。預知時至。語眾曰。須速請數僧來念佛。助我生西。及僧至。又曰。時值中元。宜先做普利。三日圓滿。乃請眾至臥室。商助念法。齡自舉腔。與眾同念。炷香畢。曰。甚善。十二早。親置檀香水中。具浴清淨。搭衣持具。令人扶至大殿。拈香禮佛畢。卽回臥室。令取龕至。及入龕。趺坐。面現笑容。曰。此時念佛。與平時不同。應作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十六字念。言時。口念手拍。樂不可支。眾曰。遵命。卽舉腔念。齡曰。不差。可與我闔龕門。旋向大眾合掌曰。阿彌陀佛。汝等伴我數月。諸感照顧。眾須努力念佛。容後西方再會。言畢。放掌。仰左手膝上。右手靠龕壁。卽垂首而逝。毫無痛苦。身心泰然。面不改容。時七月十二日。年六十。又觀口述。淨函述。評曰。佛言。五逆十惡。臨終十念。皆得往生。此雖爲宿種。今熟。亦全由現生之信願行力。與佛慈力感應道交之所致。齡師多年放逸。晚景回心。臨終得此瑞應。殆亦雄俊惟恭之流亞歟。又觀師云。普陀僧眾。雖數十年來。常聆印光法師之弘讚淨土帶業橫超之殊特妙法。眾猶疑信參半。今見齡師得此效果。始信觀經

妙法與印老人之誠言爲可依。一時山中頗多感發。弘揚淨土。真可暢佛本懷也。

隋尼大明●●尼大明。每入室禮念。先著淨衣。口含沈香。文帝后甚重之。將終之日。

眾聞沈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而沒。西歸直指

民國尼能開師恭學如●●尼能開。江北鹽城山東會館內天后宮住持。生平以清規律

己。慕師公學。如一生修持淨業。寂後茶毗。出舍利三顆。及碧色寶劍二枝。由是熏修

益勤。看經有省。民國二十年秋。夢文殊菩薩示以逝期。遂集眾念佛坐化。寂後頂上

暖氣如煙。尙有聲音。郭介梅杯渡齋文集

天竺婆羅門●●昔天竺阿輸沙國。一婆羅門。愚癡無智。愛婦情深。不知厭足。其婦

信佛。擊金鼓唱阿彌陀佛。時夫拉入宿。婦乃與約。每夕同擊金鼓唱佛畢。始宿。婆羅

門如言。行至三年。病死。五日復蘇。泣語婦曰。吾死將入鑊湯地獄。鬼卒以鐵杖打罪

人。擊鑊發音。吾驚魂昏憤。記汝擊金鼓念佛聲。遂唱南無阿彌陀佛。頓時鑊湯如涼

池。蓮華彌滿其中。所冀罪人。皆坐蓮華上。得生淨土。冥王歡喜。放吾還世。卽說偈云。

若人造多罪。應墮地獄中。纔聞彌陀名。猛火爲清涼。三寶威應要略

李趙待●●李趙待。雍州人。其父發惡見。撥無佛法。觸神責。吐血死。趙待本歸心大

勢。至念佛。更爲父造三尺勢。至金像。始就雕刻。日地大震動。經二月畢。夢金人頂戴

寶冠。云。汝先識地震否。我乃大勢。至汝造像。我赴請來。此舉足下足。大千震動。三惡

眾生皆離苦。我依念佛門。入無生忍。攝取十方念佛眾生。汝造形像。兼修念佛。汝父

離地獄。我授手接往淨土。趙待欲瞻禮。忽夢覺。悲喜交集。修念益精進。三寶威應要略

張元壽●●張元壽。并州人。家以殺生爲業。雙親亡後。元壽戒殺。專念阿彌陀佛。回

向救親。造三尺高阿彌陀佛像。供養禮拜。一夕。夢室中有光。光中乘蓮臺者二十餘

人。於中二人呼元壽曰。吾是汝父母。生平雖亦念佛。而殺生業重。死墮叫喚地獄。雖

墮地獄。以念佛力。熱鐵煬銅。受如涼水。昨日有沙門。身長三尺。來說法。同業者二十

餘人。聞法皆離地獄。將往生淨土。以是因緣。故來告。說已向西方而去。三寶威應要略

民國小王●●小王。湖北孫厚在居士之家役也。因姓王。故人呼曰小王。居士家奉

佛寄寓上海。王亦隨之。在居士家傭役久。受熏陶。晚年亦發心念佛。口向訥澀。不良於言。初念佛亦不成聲。但頗誠篤。念之久。一夕夢人將其舌抽掣之痛甚。醒後即言語通暢。念佛亦流利。因而信願益切。念佛益虔。念至二年餘。即不聽其念。人問故。王曰。我念佛已成片。今不念自念。故不須作意出聲。念人亦任之。自念佛經五年許。其子十五歲。在學堂肄業。一日呼歸。語曰。我今日要去。汝須助我念佛。眾人見其毫無病苦。皆不信。反非笑之。王曰。我不妄語。人問。去何處。曰。歸家。問。何家。曰。西方極樂世界之老家。有信者謂曰。汝子尚幼。須汝多留數年。照顧之。方能成立。王曰。時節已至。吾不能留。聽他去罷。遂命子同聲念佛。眾人旁觀。看其如何去。王乃端坐牀上。高聲念佛。繼而噴嚏二聲。玉筋下垂。安然坐逝。後於留雲寺茶毗。時白煙直上。缸口上煙中現蓮華一朵。缸內骨灰間亦有一蓮華影相。時在民國十六七年間。龍梓述

佛化鸚鵡。引人念佛。●●安息國人。不識佛法。居邊鄙。氣質愚。時有鸚鵡。鳥黃金色。青白文飾。能作人語。國人愛其身肥力強。問曰。汝以何爲食。鳥曰。我聞唱阿彌陀佛。

名卽以爲食。若欲養我。但唱佛名。不須別食。諸人聞之。競唱佛名。鳥卽飛騰往還。馴甚。鳥曰。汝等欲見豐饒土否。答。欲見。鳥曰。若欲見。當乘我羽翼。諸人乘之。力猶少弱。鳥勸令念佛。卽飛騰虛空。向西而去。國人歎異曰。此是阿彌陀佛。化作鸚鵡。引攝邊鄙。現身往生。卽於其地立精舍。號鸚鵡寺。每齋日。修念佛三昧。自是安息國人。初識佛法。念佛往生淨土者甚多。三寶感應要略

佛化大魚。引人念佛。●●執師子國。海上有島。編戶五百餘。捕鳥爲食。忽有無數魚來。唱南無阿彌陀佛。島人不解佛法。依其音。唱南無阿彌陀佛。魚卽近岸。頻唱。殺之。而不去。肉甚美。且久唱得者。味最上。少唱得者。味漸劣。人嗜魚肉。遂皆念佛名。後一人死。三月後。乘紫雲。放光明來。謂眾曰。吾得生極樂世界。彼佛哀我等愚癡。化作魚身。勸以念佛。汝觀魚骨。皆是蓮華。見者感悟。乃戒除殺生。同皆念佛。三寶感應要略

民國尼德成●●尼德成。姓方。安慶富紳習之公之女。九歲投本城靜室庵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生平和藹待人。戒律嚴身。尤以禮拜持誦爲事。早年專誦金剛經。中

年後則歷拜華嚴法華各大乘經。晚年轉而念佛。一生精進修持。晝夜翹勤。寒暑無閒。數十年如一日。兼好隨喜作諸功德。尤能提倡佛法。捐款興學。并建蓮社。領女衆念佛。復常請法師講經。或延居士演說佛理。故安慶一隅。年來佛法漸興。成力爲多。民國二十一年春。掩關三七日。專誠念佛。淨境中見我悲常寂四字。并聞佛呼其名。告以往生時日。出關。卽囑衆爲之預辦後事。至六月。果圓寂。茶毗。獲舍利數粒。長圓各異。有一粒長約半寸。五色璀璨。觀者皆歎希有。世壽六十五。戒臘四十一。黃健六述

民國余氏●●余氏安徽合肥李萼樓居士之夫人。父適中。官皖泗州知州。母慶氏。夢老尼授珠而生女。故字女曰慧珠。幼隨親居皖。讀書。通大義。年十六。遭危疾。復夢老尼撫摩。遂瘳。及長。歸李。二十三歲病。又夢老尼命持金剛經。乃發願於持誦外。自書金剛經百部。一夕。燈下寫經。燈花爆響。散爲霞彩。滿室通明。久之方斂。自是每執筆作書。右手大拇指甲上。卽現圓光如鏡。照見自己面目。釋筆便隱。數十年皆有此象。因而信佛愈篤。三十後。隨夫官湖北。常喜至寺禮佛。及每就月霞心淨二尊宿前。

求開示。尤愛讀佛典。四十後。卽長齋。皈依諦閑法師。授念佛法門。復命名智德。晚居蘇州。闢淨室。供佛。禮地藏經。兼持佛號。民國十七年。五十二歲。微疾終。沒後。頂熱。兩日不散。斂時。肢體輕軟。貌如生。足爲生西之證。生平曾割肱兩次。療父及夫疾。李尊樓述

民國馮氏。●馮氏。湖北周霽光居士之夫人。霽光本耶教徒。近信佛。民國壬申年。皈依印光法師。命名慧朗。馮氏早年皈依昌宏和尚。長齋念佛已八年。壬申歲。又皈依印光法師。命名慧獨。癸酉年。四月初。嬰疾。至十九日卯時坐逝。將終前。自令人爲之沐浴更衣。後遂跏趺坐脫。遺言。當遵佛制。說法坐龕火化。其夫一一依行。請僧說法入龕。至二十五。於漢陽歸元寺。請僧念佛舉火。後收靈骨。檢出宛似菩薩立蓮座上。骨質一尊。像粉紅色。蓮座翠綠色。共約二寸高。鮮明可愛。另一翠綠色寸許骨質。其夫霽光。不知所以。函呈印光法師請示。印老云。生前熏修八年。臨終坐化。火餘得斯奇像。定係心力感成。亦屬舍利。可信其定生西方。超凡入聖。德森據霽光來函。及依印老言述。

淨土聖賢錄三編終

(下冊下完)

淨土聖賢錄

補編

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師諱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郿陽趙氏子。幼隨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闢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卽投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明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師生六月卽病目、幾喪明、後雖瘳、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卽不能視物。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幸師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於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卽生了生脫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爲苦本、卽於閒時、專念佛號、夜衆睡後、復起坐念佛、卽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事竟、而目亦全瘳。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爲歸、卽造端於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篤、聞紅螺山資福寺、爲專修淨土道場、遂於二十六歲（光緒十

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臺，畢仍回資福。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爲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衆以師作事精慎，進之。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卽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寺衆見師勵志精修，咸深欽佩，而師欬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衆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爲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卽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爲蓮篷供養，與諦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諦老爲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乃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人雖不知爲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於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八年（五十九歲）復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爲一。九十兩年、復有增益、乃先後鉛鑄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十一至十五年間、迭次增廣、復於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浹於海內。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禪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徐氏跋云、大法陵夷、於今爲極、不圖當世尙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又云、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故當初徐居士特持書奉母、躬詣普陀、竭誠禮覲、

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寧波觀宗寺皈依誦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爲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故爲各賜法名。此爲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爲之緣起也。師之爲文、不獨佛理精邃、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於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致、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衆多。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鴈往、而乞賜法名。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卽依教奉行、喫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卽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僕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

而出輪迴。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啓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爲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此卽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因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眞修實踐之士，咸樂親近。致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且師以法爲重，以道爲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陶在東知事，會稽道黃涵之道尹，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齋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縉素欣羨，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當今競尙浮誇之秋，而澹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

與救濟飢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爲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
困、解圍後、卽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託人速匯振濟。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
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卽
取存摺、令人速匯一千圓助急振。匯後、令德森查帳、摺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
一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
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卽對衆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
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撥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爲倡。及回蘇、衆在車站迎接、請
師上靈巖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摺飭匯訖、而後伴衆登山。師之導衆救災、
已飢已溺之深心、類皆如是。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
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並訂定寺規。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馮夢華、王一
亭、姚文敷、關絅之、黃涵之等諸大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於其間、一一皆仗師之德
望、啓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

師勸募及自捐者，爲數頗鉅。卽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爲贊勸。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復滂溥中外。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卽轉錫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衆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爲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礙大衆清修，特函囑陳錫周居士，轉託要人疏通，其事遂寢。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准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卽函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設法，並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衝。由師捨命力爭，始得苟延殘喘。及某君長內政，數提廟產興學之議，竟致

舉國緇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諦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請願，而議未實行。逮某君將退，又頒驅僧奪產條例，期次第剝奪，以達滅教目的。幸條例公布，某即交卸，得趙次隴部長接篆，師特函呈設法，遂無形取銷。繼囑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始將條例修正，僧侶得以苟安。二十二年（七十三歲）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唐尉遲敬德造供三佛存焉，全寺爲學校占據。山西五臺碧山寺廣濟茅篷，橫遭厄運。兩皆涉訟官廳，當道偏聽一面之辭，二寺幾將廢滅。各得師一函，忽轉視聽。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之基礎。資福亦從茲保全，漸次中興。二十四年（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爲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載，羣爲震驚。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師，關黃屈等諸居士，同至報國叩關請示。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返滬開會，公舉代表，入都請願。仗師光照，教難解除。江西廟產，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三次

大風波、幾有滅盡無遺之勢。雖由德森歷年呼籲、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亦多次設法。終得師之慈光加被、感動諸大護法、羣起營救、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此其犖犖大者。其他小節、於一函或數言之下、消除劫難、解釋禍胎、則隨時隨處、所在有之、不勝枚舉。非師之道德、足以上感龍天、下孚羣情、烏能至此。

師之無緣慈悲、化及囹圄、及與異類。民十一二年、應定海縣陶知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宣講、乃推智德法師應聘。師令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淨土法門各要旨、獄囚亦多受感化。及滬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師爲名譽會長。講師鄧樸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姓名喬恂如等居士、皆師之皈依弟子。由師示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淨土、爲講演之要目。而獄官監犯、因之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喫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於異類也、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師由申太平、赴蘇報國、鋪蓋衣箱、附來臭蟲極多。孳生之蕃、致關房會客牕口與外之几上、夏秋之間、均常見臭蟲往來。有弟子念師年老、不堪其擾、屢請入內代爲收拾、

師皆峻拒不許。且云、此只怪自己無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蟲之擾、乃告之曰、畜生、你來打差、當遷你單。蝨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無此感應、夫復何言。泰然處之、終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歲）臭蝨忽然絕迹、師亦不對人言。時近端午、德森念及問師、答云、沒有了。森以爲師年老眼花、故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確已淨盡、了無蹤迹、殆亦爲師遷單去矣。師在關淨課外、常持大悲呪加持水米、以賜諸醫束手之危病者、輒見奇效。一日報國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師在山聞之、賜大悲水令灑之、白蟻亦從此絕迹、此爲二十七年夏事也。師之法力神應、類多如此。

師固不喜眷屬、故無出家鬻徒。然渴仰親近、迭承訓誨、深沾法益、在家二衆、不可勝數。其出家緇侶、除與諦老法師爲最相契之蓮友外、而久承攝受、飽餐法乳、仍承以蓮友相待者、過去則有了餘和尙、現在尙有了清和尙、及眞達二人。確居學人之列者、已故則有圓光、康澤、慧近、明道諸師。現在尙有妙蓮、心淨二和尙、及蓮因、明西二師、與妙眞、了然、德森等、暨現在靈巖報國二寺諸師。此乃專指常久親近、屢蒙教導

提攜、沐恩戴德、有逾鬢度恩師者。若隨緣請益、通函問道、及讀師之文鈔、與流通各書、而沐法澤者、蓋亦不可勝舉。然則師雖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實多數賴以爲師。師又宿誓不作寺廟主、自客居法雨、二十餘年、晦迹精修、絕少他往。自民國七年、印安士全書以來、迭因事至滬、苦乏安居之所。真達於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時、爲師特闢淨室一間、從此來滬、卓錫太平。而力護法門諸君子、如南京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淨、嘉興范古農、滬上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綱之等諸居士、或因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咨詢、亦時蒞太平、向師請益。至各方投函者、更僕難勝數。則太平蘭若、名傳遐邇、亦自師顯。至民十七年（六十八歲）師因厭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覓地歸隱。真達乃與關綱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大居士商。三居士遂將蘇州報國寺、舉以供養。卽由弘傘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達以數千圓修葺。故十八年、師離山在滬、校印各書、急欲結束歸隱。時有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數人、建築精舍、決欲迎師赴香

港師已允往。真達乃以江浙佛地信衆尤多，一再堅留。終以法緣所在，遂於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往蘇，卽就報國掩關。先是木瀆靈巖，真達請示於師，立爲十方專修淨業道場，一切規約章程，悉秉師志而定。三四年來，以舊堂狹隘，不能容衆，正在設法改建堂寮，從事刷新。適師至蘇，與靈巖咫尺，內外施設，請益多緣，而仰承指導，日就振興。靈巖迄今，推爲我國淨土宗第二道場者，豈偶然哉。師在關中，佛課餘暇，圓成普陀、清涼、峨眉、九華各志之修輯，及函復弟子學人問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諸文亦已有文鈔續編印行，多爲師至蘇以後之所賜者，可謂恆順衆生，無有疲厭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歲）冬，爲時局所迫，蘇垣勢不可住，不得已，順妙真等請，移錫靈巖。安居纔滿三載，孰料智積菩薩顯聖之刹，竟爲我師示寂歸真之地耶。

師之示寂也，預知時至。二十九年春，復章緣淨居士書，有云：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又云：光將死之人，豈可留此規矩。逮冬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至二十八日午後一

時、卽命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告衆曰、靈巖住持、未可久懸、卽命妙真任之。衆表贊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爲升座之期。師云、太遲。改選初四、亦云遲了。後擇初一、卽點首曰、可矣。旋對衆開示本寺沿革、達兩小時餘。後雖精神漸弱、仍與真達等、時商各事、恬適如常、無諸病態。初三晚、仍進稀粥、許食畢、語真達等云、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初四早一時半、由牀上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卽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云、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竟、卽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真至、承囑咐云、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後不復語、只脣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衆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數日之間、一切安排、如急促、妙真實任住持等、雖不明言、所以確是預知時至之作略。身無一切病苦、屢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觀師之一生自行化他、及臨終瑞相、往生蓮品、當然不在中下。師生於

清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時。寂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靈巖賴師以中興、而得師示現生西模範、時節因緣、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茲謹卜明年辛巳二月十五佛涅槃日、適師西逝百日之期、舉火荼毘、奉靈骨塔於本山石鼓之東南。

師之葉落歸根、悟證如何、吾人博地凡夫、皆無他心道眼、不敢妄評。唯讀師迭次出版之文鈔、與本年新印之續編、及凡經手流通各書、其提倡念佛、發揮道妙、自行化他、篤切修持之實行、有功淨土、足徵爲乘願再來之人無疑也。凡信願念佛、洞明淨宗確旨之士、當不致有何擬議。達等隨侍最久、知之頗詳、爰將師之一生行業、略述梗概、而爲之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臘月初八日

真達妙真了然德森等頂禮敬述

寶一老人行實

寶一老人。諱祥珍。河北省清河縣高氏子。生而穎異。相貌堂堂。年七歲時。有相士告曰。若能出家。必證道果。師欣然悅從。遂詣本縣鄭家集錫福菴祝髮。學習經典。及世間文字。壯年受具。南北參學諸大善知識。如赤山老人等。

民國初年。歸心淨土。詣京北紅螺縣紅螺山資福寺。專心念佛。該寺爲蓮宗十二祖徹悟大師。別號夢東禪師。所創淨土道場。冬季結七念佛。夏季開講法華會議。楞嚴文句。彌陀要解等。每夏不綴。稱經文爲母文。註解爲子文。主座復講。專人負責。回講名小座。凡住僧皆輪流登座講演。多寡不拘。是以人才多出其地。如諦閒大師受法之前輩。曾參學於此。近代印光大師。亦在彼參學多年。其弘揚淨土志願。實基于此。徹祖略歷。及往生靈驗。詳載於夢東禪師遺集。

師到彼靜心修持未久。被請爲維那。領衆堂內。行持三年。昇任後堂代座講經。約七年之久。因前任住持退居。被推爲丈席。歷十月餘。後以民戶砍伐樹木。佔寺邊地。前

任之退居及監院等。多主張爭訟。師獨主讓。意見未和。遂聲明退休。隱於北京拈花寺東閉關房。有居士等。仰其高風。親往請教。求受歸戒者。亦復不少。至民國十年。覓妥東直門內北小街之極樂菴。修其殘破。慘淡經營。居然成一專修淨土之清淨道場。

民十二年。朱將軍慶瀾。任東北特別區行政長官兼護路總司令。欲建修寺廟一座。以期宣揚佛法。挽化人心。親至北京。託友禮請先師。前往弘法。辭不獲已。携同居士二人。前往哈埠。住於十八旅兵舍。臨時修理佛堂一所。稱爲極樂西院。善男信女。歸依受戒者。頗多。曾講夢東禪師遺集多日。領衆念佛。不遺餘力。彼時定西尙爲居士。任佛教宣講堂講員。常往聽法。受益良多。次年函請出家祝髮。蒙賜法名澄念。字如光。因緣結於此時。

先師一生專修淨土。期求往生。至冬初。該寺工程未竣。毅然辭去。歸北京極樂菴靜修。民廿四年夏。曾以念珠一串。分成三份。贈師叔蓄一。一賜定西。暗示不久分離之

意。此珠刻尙珍藏紀念。

廿五年春示疾。囑弟子念佛相送。如蓮法師在側。佛聲稍帶悲音。師以手招之。告曰。生極樂世界。乃是樂事。豈可含悲。其心不貪戀。意不顛倒。足可驚人。少刻念佛聲中。吉祥而逝。時在舊曆三月十八日午時。遵囑三日沐浴入棺。定西親見瑞相。三七後。閻毘時。白煙如雲。嫋嫋西向。香氣四方皆聞。舍利數百粒。白如珂雪。四衆爭先供養。最靈異者。有名醫劉顯哲。歸依座下多年。請得舍利兩粒。另闢靜室。香花供養。夜間放光數次。白日細觀。竟成十粒。當地報紙數次登載。四衆弟子感戴不忘。常結報恩佛七。又於東直門外三里許。淨極塔院內建白玉石寶塔一座。永垂紀念。師住世六十九年。僧臘六十二年。戒臘五十年。

師喜捨淨土五經。及放生事業。演講淨土十要全部。法華楞嚴多次。有爲福田中興極樂庵。新創淨蓮寺。慈舟律師住持八年。演講華嚴經三部。提倡蓮社。淨土道場。不勝枚舉。茲當往生二十六週年。定西爲紀念先師懿範。特印淨土五經一千部。敬送

有緣。以滿老人之慈心。而略錄老人一生行實。以爲自警。時維一九六一年辛丑彌陀聖誕日。親教弟子澄念別字定西拜記。

慈舟大師傳

中輪沙門道源

慈舟大師。湖北隨縣人。俗姓梁。父諱禮簡。法名眞法。母黃氏。法名寂智。師幼年習儒。且隨父母學佛。既長常懷出世之志。而以親老不克如願。清光緒辛丑。師年廿五歲。開始教讀。爲儒師者十載。宣統二年春。眞法老居士西歸。師痛先父之早逝。感人生之無常。爰再請出家於慈母。母泣告曰。「汝父往生。汝姪林立。勿得更爲老朽使汝不遂所願。汝出家可也。」於是拜別慈顏。與其妻室同時出塵。師投本縣佛垣寺。禮照元老和尚爲剃度師。易法名曰普海。慈舟其號也。時年三十四歲矣。是年冬於漢陽歸元寺。大綸心經律師座下。受具足戒。次年回剃度本寺。侍照老念佛。中華民國元年。在本縣天齊寺。結夏安居。二年夏。遠赴揚州長生寺。親近元藏老法師。聽習楞

嚴於冬赴鎮江金山江天寺。依止慈本禪師參究禪那。三年夏。復往揚州寶綸寺聽元藏老人講法華。是年秋。月霞老法師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師往執弟子禮焉。詎開學未久。因故于冬季遷全校於杭州海潮寺。師隨往專究華嚴。至五年畢業。朝拜普陀。九華兩聖地。六年春。侍月老於漢陽歸元寺。講楞嚴經。暨武昌中華大學。講起信論。月霞老法師。實爲中興華嚴宗之大德。如近年以來。宏法南北者。若應慈戒塵。持松。常惺諸龍象。皆爲當年華嚴大學之學子。師於時獲益獨深。歷年以來。專宏華嚴者。良有以也。七年春。應河南信陽賢首山之請。開講大乘起信論。是爲師宏法之始。講畢與慕西法師結伴。朝禮五台。歸至北京。聽諦閒老法師講圓覺。八年。靜修于武昌普度寺。九年春。於歸元寺聽德安老法師講觀經疏鈔。是年秋。於漢口九蓮寺。輔了塵戒塵兩法師辦華嚴大學。是爲師辦僧教育之始。至十二年春。華校圓滿。住持汗口棲隱寺。是年夏。應杭州靈隱寺之請。開辦明教學院。不幸因江浙戰事而中輟。秋至上海寶山寺。講演普賢行願品。冬復應常熟虞山興福寺惠宗和

尚之請。籌備法界學院。十三年春。正式開學。十四年。至河南開封講地藏經。十五年。至安徽當塗講般若經。十七年春。師以歷年積勞身弱多病。乃離學院赴蘇州靈巖山念佛靜養。時學子中不忍離師。隨侍入山念佛者十八人。是年秋。應鎮江竹林寺之請。創辦竹林佛學院。仍以病體不支。於十八年春。返回靈巖山。嗣應印光老法師。真遠老和尚之請。接任靈巖住持之職。開建「常年打七」念佛堂。印老真老且親爲外護焉。十九年夏。由山至汉口武昌兩佛教會各講起信論一部。講畢回山。二十年春。復應武昌洪山寶通寺之請。講圓覺經。更應該省佛教會之請。在武昌抱冰堂。再講圓覺經。是年秋。福州鼓山虛雲禪師派人來鄂迎請。師不辭山水。同往鼓山。籌辦法界學院。二十二年秋。正式開學。講演華嚴大經。至二十五年春。圓滿。復應諸大護法之請。於福州城內法海寺。再辦法界學苑。而是時青島湛山寺倓虛老法師。派人蒞福堅請。既不獲辭。遂同至青講演比丘戒相。提倡結夏安居。教風爲之丕變。是年秋。倓老法師同王湘汀居士等邀請。住持北平淨蓮寺。以南北遙遠。無法兼顧。乃

于二十六年春正月。將福州法界學院遷移來平。二月初開講華嚴大經。至二十八年秋圓滿。期中常應本市廣濟寺。拈花寺。居士林暨外埠。天津。濟南各處禮請。講演經論未及詳記焉。三十年春。師之開示錄出版。是爲師之言教刊行化世之始。是年秋開示錄第二集出版。三十一年。師結夏于安養精舍。爲衆講演普賢行願品紀錄成冊。及師所集之毗尼作持要錄同時出版。三十二年春。天津功德林請師講阿彌陀經。其講記卽行刊出。三十六年夏。師在極樂庵講孟蘭盆經。其講錄亦卽印行。是年秋。應靳雲鵬老居士之請。至天津居士林弘法。並於當地監獄講地藏經。旋因福建陳大蓮老居士之請。至天津居士林弘法。道經上海訪興慈持松諸同學。駐錫普濟寺。居半月。赴榕羅鐸端居士等迎師駐錫舍利院。院中供有印光弘一兩大師之舍利。環境清幽。爲榕郊勝地。嗣以海潮寺地藏庵等之堅留。遂暫住焉。三十七年春。鼓山湧泉寺。曾有請師復興法界學院之議。事未決。而陳大蓮居士及邵武双泉寺已一再促駕。乃於初夏。率領隨從學僧數人赴閩北。先至双泉寺。寺在邵武城外三

十里許。山中爲閩北名利師。結夏於此。爲寺衆及四方參學人等。講四分戒本。及四諦要義。安居期滿。赴泰寧。該地爲陳大蓮居士家鄉。抵達之日。縣民手持香花。迎于郊外。自南門至北門外之天王寺。途程約二里許。所經之處。民衆瞻禮萬人。空巷鞭炮聲不絕于耳。盛況空前。師于天王寺講普門品半月。圓滿復應善信之請。至距城四十里之「古台岩」。是冬講大乘起信論於岩洞中。住洞四月。頗爲靜謐。因得爲隨從學人。專心講解。精審透闢。咸沾法益。該論述記亦已問世。三十八年春。應香港之請。遂離泰寧。至福州。而以不果行。仍住舍利院。爲學人講梵網經及四分律要義。台灣緇素曾函請來台。終以因緣不足。未能來台。後應北平信徒之堅請。遂返北平。仍駐錫于安養精舍。不幸於四十六年彌陀誕辰。師竟捨報西歸。嗚呼。時至今日。衆生之苦。已不堪言狀矣。而能救衆生之苦者。捨佛教其誰歟。第觀佛教緇素。方在度其狂然茫然之生活。誰知負此責任。誰能負此責任。自苦不救。遑云救他。幸于是時有應運而生之大德興焉。慈舟大師。以佛徒之不識教義也。爰創辦法界學院。以育

僧才。雖南北遷徙。不以爲勞。又以僧教育之。必以毘尼爲基礎也。乃提倡戒律。不違佛制。近年南北各刹。多有遵行「安居」「持午」之制者。實大師提倡之力也。至于以淨土法門。普攝羣機。啓建四衆共修念佛會。與創辦互助往生會等。皆規模昭著。無待贅述焉。嗚呼。方冀大師常住世間。致佛教于復興之地。救衆生于慈航之舟。遽聞生西不禁爲佛教悲。爲衆生悲矣。大師示生于前清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往生于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六日（農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世壽八十二歲。僧臘四十八載。

附記 民國三十年。道源曾寫一篇之弘化事迹。不復能知。乃請問于懺雲法師。但自三十八年之後。懺師亦不能知。不得已乃將懺師所寫之一段。插入略歷之中。勉爲應世。附記于此。以待詳知大師之歷史者寫一完善之傳記。則幸匹焉。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寫于台灣基隆市正道山海會寺

弘一大師傳

僧 睿

師俗姓李。原籍浙江平湖。先世營鹺業於北平。遂寄籍焉。父筱樓公。官吏部。與遜清合肥相國李文忠公爲同年進士。俱出瑞安孫渠田學士門下。爲人樂善好施。風世勵俗。表率一方。師之品格。多秉承乃父。長兄早年見背。次兄長師十二歲。而先天羸弱。爲恐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父年六十有八始生師。當誕生時。雀含松枝。降其室。此枝至今滅度時猶懸諸牀前。其珍貴可知。師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志學之年。卽知愛國。謂中華老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與其眷屬奉母南下。初賃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翌年己亥。與寶山名士袁希濂。儒醫蔡小香。江陰書家張小樓。婁縣詩人許幼園。本以文會友之旨。設文化社於南市青龍橋之城南艸堂。號稱「天涯五友」。時師方弱冠。詩文詞賦冠一社。書法整齊挺秀。深得漢魏六朝之秘。尤工篆書及石刻。氣息古厚。不類少年之作。庚子三月。與常熟烏目山僧德清。湯伯遲。及小樓。幻園。希濂等。創辦海上書畫公會於福州路之楊柳樓臺。一時

名家如高邕之朱夢廬諸先生咸加贊許。並入會焉。既而師入南洋公學肄業。小樓希濂先後東渡留學。幻園入仕途。書畫公會遂以消歇。師於公學畢業後。與海上同志穆恕齋等。設強學會於南市。按期講愛國衛生自立之道。以開風氣。並附設學校。以培後進。時論賢之。乙巳。師送母暨眷屬北上。而自行東渡。卽入東京美術專門學校肄業。並以其餘力從事音樂之研究。中國學生之得入東京美專者。以師爲破天荒焉。師天資高敏。年考輒冠其曹。曾聯合留東同學會。延年李道衡吳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師爲領班。設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一時名噪中外。同時加入同盟會。畢業回國。任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辛亥後。應先烈陳英士聘。主上海太平洋報筆政。藉書畫文字以宣傳革命。爲南社巨子。復膺浙江師範學校之聘。主任圖畫音樂七載。在校時與夏丐尊姜丹書經亨頤諸先生最相得。而吳夢非金杏甫豐子愷曹聚仁劉質平李鴻梁李增庸黃寄慈蔡丐因等。皆其得意門生也。師初好究宋元理學及道書。曾效留候辟穀修養。寒假時獨詣虎跑。

大慈寺。斷食三星期。據云並無痛苦。反覺輕快。而心思靈敏。逾於常時。自是常來虎跑。一日適該校延某士演講。睹其傲氣凌人。一幅官寮醜態。恥不屑往。拉夏丐尊等遊湖消遣。適一僧迎面而來。丐尊云「安得此僧風度。」師頻頻點頭。無何馬一浮居士介紹一友彭先生至虎跑出家。師當場目擊。大爲感動。而出家之念。自此始矣。民國七年。師三十九歲。乘校暑假。將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各友及學生。復將平生所雕金石封於西冷印社石壁之中。刊字於壁曰「印藏。」獨往虎跑求剃髮出家。遂於七月十三日。禮了悟和尚爲師。正式剃染。法名演音。字弘一。晚年號晚晴老人。取李義山詩「天意憐幽艸。人間愛晚晴」句。又號二一老人。取「一事無成人漸老」與「一錢不值何消說」之古意。當剃度時。天津與上海家眷。悉莫知之。有妾日籍。按師在俗有一妻一妾二子。聞息。抱兒求見一面。再三哀懇。不得。僅語人代達云。「當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妾無奈。繞房啼悲而去。從此塵緣悉脫。一肩瓶鉢。恆無定蹤。偶與舊交相值。淡然處之。似隔人世。同年九月。受具靈隱。

寺。庚申夏。研教於新城貝山。書十善業道經等贈崔旻飛居士供養。爲其亡母回向。辛酉。客永寧城下寮。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釐訂戒律。化蹟爲晰。爲經叢新寶典。丙寅春。來甬。掛搭七塔寺。雜僧叢中。爲丐尊所識。強挽至上虞白馬湖。與亨頤等爲築室湖上。曰「晚晴山房」。擬留師長居。無何。復飄然不知去向。丁卯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銳氣用事。倡議滅佛。師在吳山常寂光寺聞訊。去函主政諸君。（皆其舊友及門生）嚴詞正告。惡風遂寢。是冬與尤惜陰謝國樑結伴赴暹羅。道經廈門。爲緇素所留。遂止焉。己巳夏四月。赴永嘉。戊辰之滬。訪城南艸堂。秋重至廈門。豐子愷寫護生畫祝師壽。冬赴晉江。庚午正月。至承天寺。居三月。赴永嘉。秋在白湖講五戒相經箋要。辛未春。朱子橋將軍請師在慈溪五磊山。創辦南山律學院。無何停辦。壬申冬。自來廈居妙釋寺。癸酉正月。在寺講含註戒本。二月。萬壽巖請講。隨機羯磨。四月。來泉開元寺。結會講律。腊月。詣城南草庵度歲。甲戌元旦。在庵講含註戒本。春末。常惺會泉諸法師聘。赴南普陀講大盜戒。囑瑞今法師創辦養正院。栽培

青年佛徒。並訓示青年應注意四項。卽「惜福。習勞。持戒。自尊。」請扶桑藏經。校對南山三大部。四月至七月。結夏安居。日食一餐。是冬萬壽岩請講彌陀經。編彌陀義疏擷錄一卷。乙亥春。蒞泉開元寺講一夢漫言。入惠安淨峰過夏。十月應承天戒期。講律學要略。不久大病。往艸庵休養。丙子春。飛錫南普陀。夏詣鼓浪嶼日光岩閉關。向海外請藏經萬餘卷。冬來萬石度歲。丁丑春。應倭虛法師請。遠涉青島。寓湛山寺講律。編羯磨隨講別錄等書。過滬。丐尊居士苦留一談。秋返廈。駐萬石。時廈戰雲緊張。各方勸師內避。師爲護法故。不去。題其室曰「殉教」。戊寅二月。在鼓浪嶼了閒別墅講經畢。轉赴漳州南山寺及尊元經樓。講彌陀普門等經。適廈島淪陷。乃經同安梵天寺。折回安海水心亭。住匝月。爲民衆演講佛法。成安海法音錄一冊。至承天過冬。特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句。以分贈各方。己巳春。赴永春普濟寺閉關。著在家便覽。己卯秋。爲師六秩大壽。子愷居士畫護生續集再祝。諸弟子爲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蹟圖。覺音與佛學半月刊均出專刊慶祝。冬赴南安靈應寺。修

補經律。過水雲洞度歲。庚辰夏。來泉福林閉關念佛。壬午春。應惠安石縣長請赴靈瑞山講經。四月回百原。旋應葉青眼居士等延住溫陵養老院（即古小山書院）。七月廿一日。教衆演出家剃度儀式。並開示出家要自尊人格。爭佛體面。陰曆八月十五十六兩日。爲衆講八大人覺經後。即感精神不振。同時爲晉江中學學生寫中堂百餘幅。廿三日漸示微疾。然力拒醫藥及探問。一心念佛。廿七日完全斷食。只飲開水。猶勉強爲人作書（因約期已至）。廿八日下午自寫遺囑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不得干預。」並蓋私章。九月初一下午。書「悲欣交集」一紙交蓮師。此爲法師最後之墨寶。至初四晚七時三刻安詳西逝。初六日送龕於承天。十一日茶毘。靈骸暫存俟後建塔。距生紀元前三十二年九月廿日。世壽六十有三。僧腊廿四。律宗自唐南山宣祖重興。至南宋靈芝照祖繼興。歷元明清計七百餘年。雖代有提倡。然已失南山真脈。緣此時三大部已亡於扶桑。至清末徐蔚如居士復自扶桑請歸。重刊於天津刻經處。然錯誤

遺漏特多。令研者皆望涯而退。師發願畢。生精研戒法。誓護南山律宗。徧考中外律叢。校正三大部及其他律藏。二十年來。幾無日不在律藏中探討精微。發揚深顯。務期戒律一藏。大著僧海。普及四衆。宏法徧海內。而以閩南爲最久。著作等身。而以寫字結緣爲最廣。生平以德勝威。克己復禮。利人無微不至。處事一毫不苟。儉樸惜福。世罕其匹。每對學者談及佛法。式微世風日下。未嘗不痛哭流涕。而不自已。常抱殉教之志。發願重來度生。一生最崇拜靈岩印光大師。故亦效大師之風。不收徒衆。不主寺刹。一領破衲。落落自處。仍與初出家時無以異也。嗚呼。寶筏西去。羣倫失依矣。

湛山倅虛大師傳

師諱隆銜。字倅虛。河北寧河王氏子。俗名福庭。父諱德清。母張氏。世有隱德。母夢梵僧求寄宿。翌日師生。時光緒元年六月初一日也。三歲不能呼父母。惟言吃齋二字。至五六歲。母又夢師爲僧。十一歲入鄉塾。讀四子書。十二歲偶至外家。其從母望見之。儼然僧也。十四歲輟讀習商。不卒業。有出世志。十七歲成婚。旋夢至冥司。出世志

彌堅。十九歲營商瀋陽。值中日之戰。倉促旋里。父已逝世。入軍營任事。藉以贍家。醫卜星相雜技。皆學習之。更值母喪。欲出家爲道士。不果。二十六歲。聯軍入京。輾轉兵火中。逃至營口。設濟生堂藥店。並入宣講堂。講述因果。以餘暇研讀楞嚴。深有會心。民國三年。著陰陽妙常說。在上海出版。其後自言爲佛教與外道雜糅之作。不足存也。是年赴北京紅螺山資福寺聽寶一老和尚講經。欲出家。又不果。

民國六年。四十三歲。決志脫白。離家潛赴天津。由清修院清池和尚介紹。禮涑水縣高明寺。印魁和尚剃染。赴浙江觀宗寺圓具。留寺習教。時諦閑大師住觀宗。傳天台教法。道譽遠播。師傾心請益。進境奇速。諦公欲使公宏化北方。亦特予指授。有虎豹生來自不群之褒。七年。諦公赴北京。師隨往。明年諦公又赴五磊山傳戒。清池和尚爲教授。師赴天津清修院代主院事。戒期後仍返觀宗。

九年。同學觀宗住持禪定法師。欲爲觀宗請藏經。偕師北上募緣。抵營口。師所設藥店尙存。夫人某氏。聞師開示。遂皈依禪定法師。長齋念佛。子四人。二子後亦出家。十

年師赴阱陘講經匝月。旋至瀋陽萬壽寺任僧學主講。創建營口楞嚴寺。十二年。創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並與瀋陽般若寺。各寺相去遠者千餘里。師仍任萬壽寺主講。抽暇巡迴督導。並隨地講經。十二年。主講期滿。任哈爾濱極樂寺首任住持。十三年。極樂寺成。十四年。諦公付師以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眷。法名今衡。是年赴北京柏林寺講楞嚴經。任西直門內南小街彌勒院住持。設佛學院。赴日本參加東亞佛教聯合會。由是往來於華北東北各省。十七年。繼任北京法源寺住持。法源爲故都名利。奉軍總參議楊氏欽師道行。力主其事。北伐軍至。師交待清楚而去。十八年。請諦公至哈爾濱傳戒。師遂退院。赴瀋陽般若寺辦僧學。二十年。營口嚴楞寺成。延禪定法師爲首任住持。明年長春般若寺成。弟子澍培爲首任住持。時甫經九一八之變。瀋陽僧學解散。前東省特別行政區長官朱子橋將軍。曩爲極樂寺有力外護。斯時在陝西主持賑務。請師至西安傳戒講經。任大興善寺住持。設佛學院。二十一年七月。諦公遷化。師聞訃奔喪。並受影印宋版藏經會之託。携磧砂藏經玻

璃版。乘船至潼關換車。渭河沿岸。盜賊出沒。備歷艱險。卒得安抵上海。是年應善信之請。創建青島湛山寺。二十三年。任湛山寺首任住持。三十一年。重興天津大悲院。三十三年。由湛山退院。工程尙未全部完成。

師中年出家。佩台宗法印。生平職志以講經宏法。建寺安僧爲主。狀貌魁梧。聲如洪鐘。每一升座。四衆雲集。披隙導覈。莫不如所願聞。以是縉紳擁篲。檀施山積。建寺始於東北。迄於青島。皆宏廣精嚴。極鳥革翬飛之盛。而以湛山爲最。並以餘力恢復各舊寺。瀋陽般若寺。天津大悲院。其最著者。儘可能於各寺設佛學院。造就後起人才。亦以湛山爲盛。世以湛山大師稱之。生平以教演天台。行宗淨土爲本。平時教導後學。修止觀念佛。逢人亦諄諄勸人念佛。門下以念佛功深預知時至而得解脫者。不知凡幾。綜計三十年中。講心經六十四遍。金剛經四十二遍。彌陀經二十四遍。楞嚴經十三四遍。其他經論疏注各數遍不等。行化所及。躬自擘劃。或援手指導。與夫弟子秉承宗旨。凡建十方叢林九所。宏法支院十七所。佛學院十三所。皆以教演天台。

行宗淨土。住持佛法。又先後延請慈舟弘一兩律師至湛山講律。推之同系各寺。皆持午結夏。嚴淨毘尼。北方佛教中不多睹也。

抗日勝利。長春般若寺於三十六年請師傳戒。翌年南返。值長春戰爭。崎嶇道路者十有三日。始達瀋陽。轉車返青島。應座下之請。縷述生平事蹟。弟子大光筆記爲影塵回憶錄。三十八年。應香港衆善信請。南來香港弘法。駐錫荃灣弘法精舍。陸續創立華南學佛院。佛教印經處。圖書館。天台精舍。弘法佛堂。諦公紀念堂。青山極樂寺。清水灣湛山寺等。師已年登耄耋。仍講學接衆。日無暇逸。居恆示人學佛要旨爲看破。放下。自在。以合於楞嚴三德。聞者意解。師以市廛奮起。南遊參學。於三年之中。盡窺奧秘。北歸大作佛事。精藍遍地。著述等事。說法如雲如雨。直接受其甄陶。與間接蒙其影響。歸向佛門者。無慮數百萬人。洵爲乘願再來。足以增輝教史也。五十二年夏曆六月二十二日示寂。世壽八十九。僧臘戒臘皆四十六。法臘三十八。八月十二日遵制荼毘。縑素弟子奉旛檀沉香千餘斤。香聞數里。檢獲舍利四千餘粒。塔建於

九龍清水灣之湛山山麓。所著述及弟子記錄者。爲金剛經講義。金剛經親聞記。心經義疏。心經講義。心經親聞記。心經講錄。楞嚴經妙玄要旨。普賢行願品隨聞記。普門品講錄。大乘起信論講義。天台傳佛心印記註釋要。始終心要義記。信心銘畧解。證道歌畧解。念佛論。湛山文鈔。講演錄等。弟子大光并影塵回憶錄及示寂記輯爲湛山大師法彙。編入中華續藏經中。

定西大師傳

大師諱澄念。字如光。別字定西。遼寧省海城縣人。俗姓于。世業耕讀。父廣和。母周氏。皆深信佛法。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一日寅時。俗名潤棠。字澤普。幼好跏趺樂入佛寺。童年受書深維世相無常。衆生多苦。每發救度之願。民國元年十八歲。入鄰鎮佛教宣講堂爲講員。轉任牛莊古城爲督講。歸依鎮河寺得然老宿。二十六歲赴瀋陽萬壽寺受五戒。牛莊信衆爲購市房八間。園田二畝。作講堂基礎。值父

病故。遂辭督講。南上迎柩歸葬。旋任濱江省講堂主任。

民國十二年。哈爾濱地方長官朱慶瀾請寶一禪師宏法。寶公宗門尊宿。倡導淨土。深入淺出。萬衆信仰。師聽講之次。遂蒙剃度。嗣後一門先後發心出家。太夫人法名同德。夫人法名如性。女法名清淨。明年赴普陀法雨寺。從達圓和尚受具。返往上海留雲寺。嚴淨毘尼。深求義解。出語輒驚長老。時倭虛大師得天台正傳於觀宗諦閑和尚。在哈爾濱建極樂寺。邀師協助。師遂重返哈市。歷任寺內要職。

民國十八年。諦老蒞哈爾濱傳戒。倅公提議以師爲極樂寺第二任住持。得佛教會通過。并蒙諦老錫名今念。付以天台法卷。是爲台宗四十四世。後六年爲民國廿四年。復蒙寶一禪師傳法。爲磬山十三世。卽臨濟四十二世。

師住持極樂凡十七年。整肅清規。歷久彌堅。嚴過午不食之戒。十方雲水。歸之如壑。以荒遠初闢之區。座下常數百衆。六時行道不輟。更於寺內。增建準提殿。地藏殿。藏經樓。七級寶塔。重建齋堂大廚。請得梵筴本龍藏及大正藏。並創立佛教中學。培植

緇素青年。組織慈善會。收養無家兒童數百人。供其食宿。乃至擴展佛經流通處。倡設居士林。凡可以昌明正法者。無不興舉。

師既道風遠播。東北各地聞而興起。珠江縣佛光山創普照寺。望奎縣創寂光寺。海倫金華峯居士捨宅爲海慧寺。莫不由師領導。而黑龍江省城東南五里之大乘寺。則爲地方善信於建成之後。請師住持。繼以擘劃擴充。遂爲本省之最大叢林。師于民國二十八年。在極樂寺傳戒。三十年在長春般若寺傳戒。其後復在吉林省城觀音堂設佛學班。專講天台三大部。台教因而大明。諸方邀請講經。往往趾踵相接。凡歷三十餘縣。歸依弟子不可勝計。

極樂寺基址崇宏。像設莊嚴。惟無固定寺產。專恃每年佛誕舉行法會。接收十方佈施。而寺前廣場數百畝。租與臨時攤販。尤爲大宗收入。攤販以售飲食者爲多。每屆會期。屠宰牲禽無數。師聞而傷之。邀集外護。呈請地方當局。劃定廣場周圍數百丈。爲法會區域。屏除葷血。雖蝦子鷄卵亦不准携入。或謂如此。則食客稀少。攤販折閱。

或影响地租收入。師謂果爾。吾願託鉢供衆。於是毅然行之。攤販皆改製素食。是年獲利倍蓰。遂爲常例。此爲海內諸山罕見之事。師之大慈利物。有如此者。

民國三十五年。師卸寺事於瀋陽般若寺。創念佛堂。率緇素弟子同修淨業。又二年。倭公邀赴青島湛山寺專究法華。是年冬日。樂果法師由寧波來。遂同赴上海法藏寺。旋承靈巖山妙真和尚讓住浦東海會寺。聚集學人。繼續研究法華文句記。以竟青島之願。

三十八年。倭公應香港佛教同仁之聘。任華南學佛院院長。召師與樂公同往。師住荃灣弘法精舍。第一班學僧畢業。有願隨師結茅習靜者。遂承茂蕊法師贊助。於芙蓉山施地萬四仟餘尺。初名東林淨舍。嗣改東林念佛堂。領衆清修。間應各佛教團體信徒禮請。或講演大乘。或主持法會。隨機宏揚。皆滿所願。於是善信雲集。檀施山積。東林念佛堂由數間木屋改建大雄寶殿。觀音閣。藏經樓。復建印光大師紀念堂。舍利塔。崇樓傑宇。巍然一大道場。擬訂各種規約。以持戒念佛爲主。十餘年如一日。

遠近莫不欣仰。

五十二年師示微疾。請慧僧法師繼任東林住持。五月初七日。召弟子囑後事。每日專持佛號。有探病者皆親切話別。並留偈曰「病是菩提誰是病。無身無病沒菩提。一輪明月當空照。卽見彌陀七寶池。」又曰「君來看我兩相通。不見形容語亦空。舉念彌陀聲未斷。吾身卽在佛音中。」十三日午時示寂。戒臘三十有九。世壽六十有八。弟子遵遺囑。缸殮。啓建念佛道場四十九日。塔于荃灣芙蓉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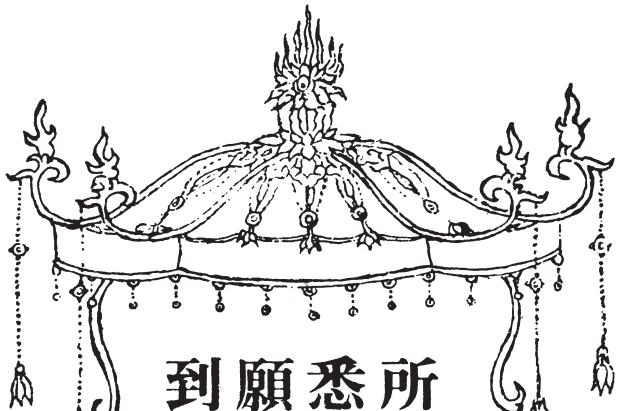
贊曰。末法修行。惟念佛一門。頓超生死。此理經歷代發揮已成定論。大師得台教真傳。乘臨濟正印。而四十年中。專倡念佛。可謂知先務矣。生平頗多靈迹。在哈爾濱時。有狐仙求戒。故極樂寺爲狐仙設位。列於護法。在香港印光大師紀念堂落成攝影片上。稠人隙地中。發現僧鞋足影。而不見其人。其他類似之事頗多。今不著以師之宗說兼通。解行並懋。光輝象教。儀範緇林。固不待靈感而後重也。

歲次癸卯之旦。優婆塞遼東蔡運宸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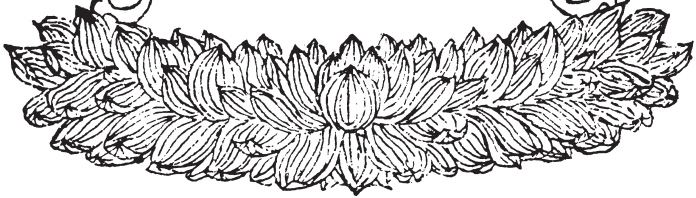
印光老法師慈訓



莫	老	輪	無
換	實	迴	常
題	念	路	迅
目	佛	險	速



到願悉所
佛令以有
莊一廻成
嚴切向佛
之皆諸功
彼清羣德
岸淨生法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八年／西元二〇一四年六月

淨土聖賢錄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11)三九五一一一九八

傳真：(011)三三九一一三四一五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七七九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二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53、297 開南商工→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630、270、263、245、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